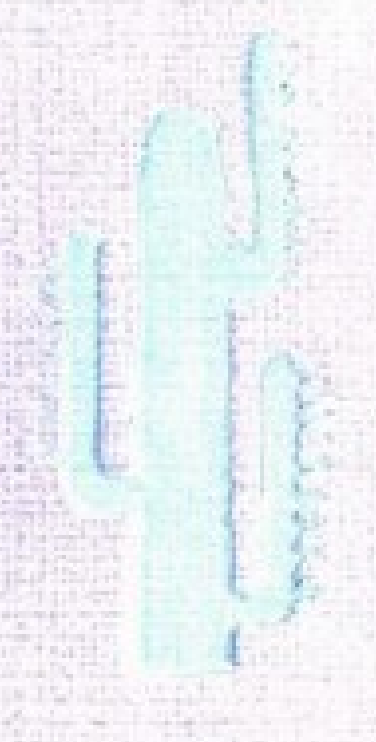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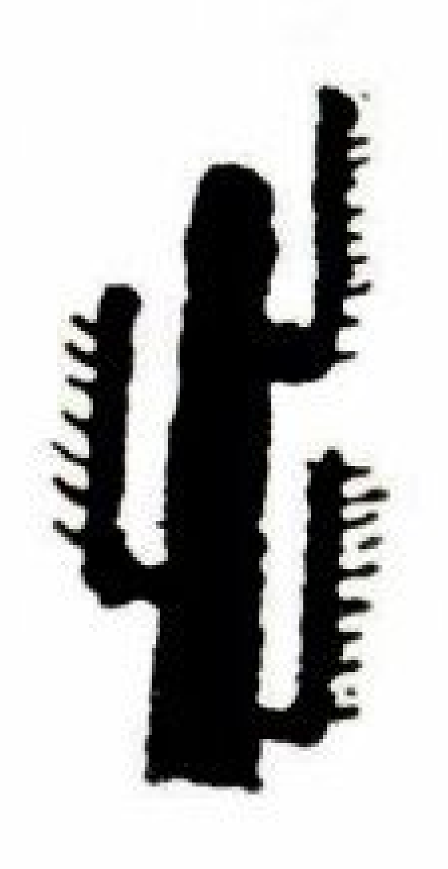
LADING MEIZHOU WENXUE CONGSHU

大埋伏

〔巴西〕若热·亚马多著

孙成敖　范维信译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大埋伏

〔巴西〕若热·亚马多著 孙成敖 范维信译

（滇）新登字01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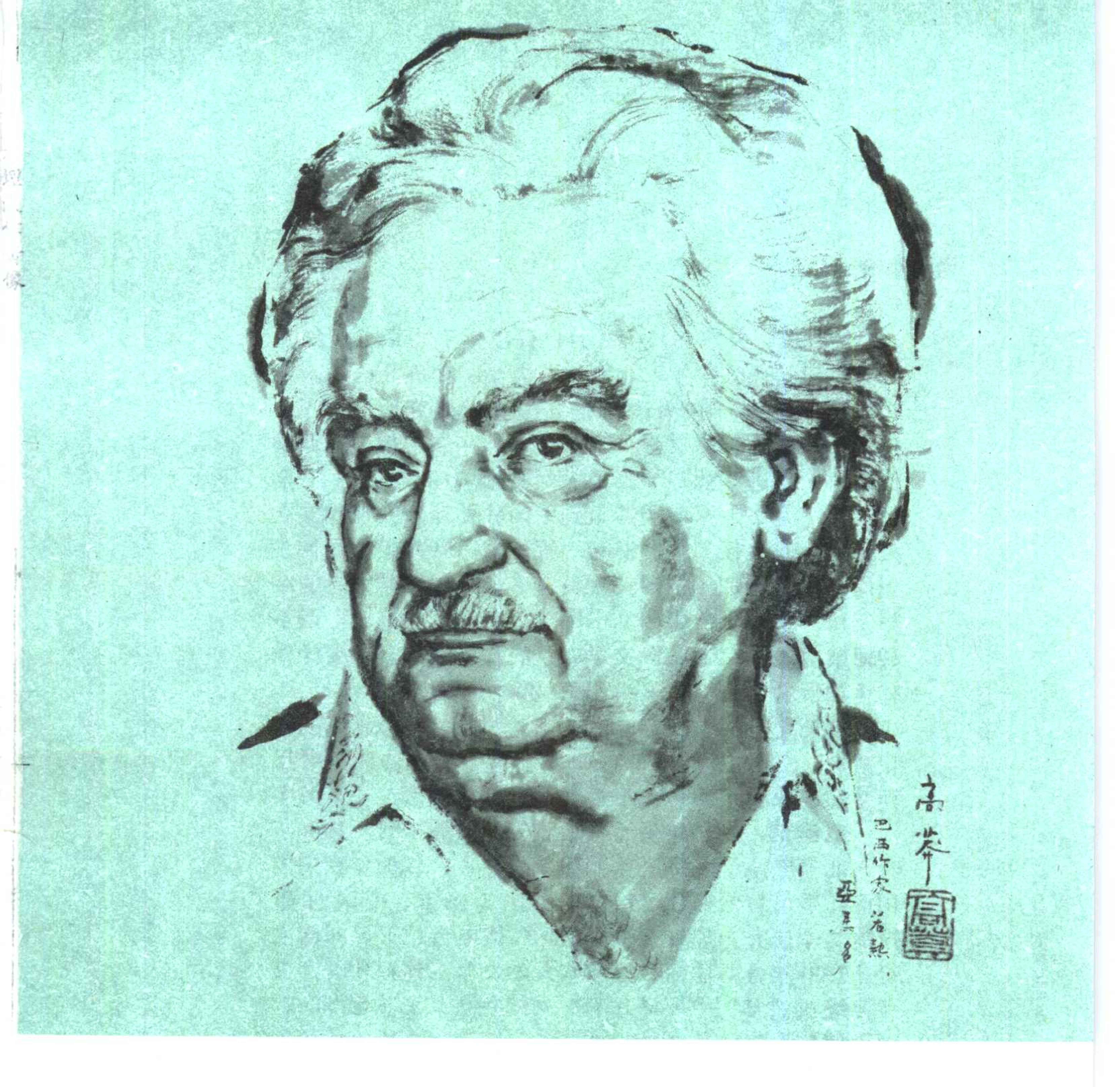
Jorge Amado

TOCAIA GRANDE

根据葡萄牙欧美（Europa-América）出版社1984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张守义
作家画像：高　莽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大　埋　伏
〔巴西〕若热·亚马多　著
孙成敖　范维信　译
责任编辑：刘存沛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印装：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云南新华彩印厂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1　字数：447 000
1991年10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二版第2次印刷
印数：1 501—6 500
ISBN 7-222-01808-5/I·466　定价：18.90元



若热·亚马多　　　　　　高　莽　画

译者简介

孙成敖，男，1943年2月11日出生于北京市丰台区大灰厂村。1961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该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理事。1983年曾赴巴西坎皮纳斯大学进修葡萄牙语及巴西文学。1987年5月至1991年7月由国家教委借调到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馆文化处工作，先后任二等秘书和一等秘书。1979年起开始发表译著。曾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的编写工作，撰有"葡萄牙文学"、"若热·亚马多"等多种词条。是《拉丁美洲文学史》的作者之一。主要译作有《加布里埃拉》、《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金卡斯之死》、《可可》、《恶与善》、《秋天的松鼠》、《下巴颏儿》、《埃·德·安德拉德诗选》等巴西及葡萄牙的长中短篇小说和诗歌等约一百二十余万字。

范维信，1940年生于河北省安平县满子村。1960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葡萄牙语专业，1964年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葡萄牙语组工作，现为译审、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拉丁美洲部主任。1988年曾赴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文学院葡萄牙语言文化高级班进修。主要译作有《女奴伊佐拉》、《死海》、《大使先生》、《老船长外传》、《庄园之梦》、《安塔列斯事件》等中长篇小说及短篇小说几十篇。1991年春荣获巴西圣保罗艺术评论家协会颁发的1990年度"国外最佳翻译奖"，成为第一位获得此奖的中国翻译工作者。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出版说明

拉丁美洲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充满创作活力的大陆。拉丁美洲文学早就表明，它具有其他地区文坛少有的活力，并且已经占有受到当代文坛特别关注的地位。它为当今世界提供的新的文学发展模式和经验，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

为全面、系统并有计划地向我国广大读者、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介绍拉美优秀文学作品，满足阅读、欣赏、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社与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经过友好协商，决定从1987年起合作翻译出版“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丛书以拉美现当代名家名作为主，全部从西班牙及葡萄牙文原文译出。

在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的支持下，我们拟通过几年的努力，使拉美优秀文学作品的介绍工作在我国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特色，为繁荣新时期文学，为世界文化积累和交流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云南人民出版社

前　言

巴西是南美洲最大的国家。在普通的中国人心目中，她是个遥远的、具有某种神秘色彩的、并不为人熟知的国度。提起巴西，人们多半会联想到足球、狂欢节和桑巴舞；至于外界最熟悉的巴西著名人物，则莫过于“球王”贝利和“百万书翁”若热·亚马多了。前者用魔术般的球艺征服了世界，后者则以其丰富多彩的作品叩开了巴西文学通向世界的大门。

若热·亚马多（1912—）是一位才华横溢、勤奋多产的作家，在巴西拥有最广泛的读者，其作品多年畅销不衰。不仅如此，他的许多作品还被译成近五十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受到欧美和世界其它地区读者的喜爱。在我国，从五十年代至今，已有十几部亚马多作品的中译本问世，对于中国读书界和创作界来说，若热·亚马多的名字已不算陌生。

或许有人会问：亚马多何以如此受到其国内及国外众多读者的青睐？我以为，只要读一读这位巴西作家的作品，就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亚马多的每一部作品都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如同一幅幅绚丽多彩的巴西民族风情的画卷，真实而准确地描绘出巴西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和认识价值。正是由于亚马多作品中的这一特点，使他成为当代巴西文坛上最成功的作家之一。今天，他的又一部力作《大埋伏》的中译本与读者见面了。可以肯定，这部小说将会给喜爱亚马多作品的中国读者带来新的感受。

《大埋伏》初版于1984年，一经问世即成为巴西当年的畅销书，读者纷纷争购，欲先睹为快。这部史诗般的作品记述了巴西东北部盛产可可的巴伊亚州一个小城市——托卡亚格朗德——的兴衰史。亚马多以幽默酣畅，独具魅力的文笔，刻画出了这个小城市的真正缔造者：一群充满生命活力和创造精神的男男女女。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这部作品对于了解巴西民族的构成及其文化特色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可以说，托卡亚格朗德就是整个巴西民族的缩影——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在这个南美大国，白种人、黑种人、印第安人、阿拉伯人、黄种人以及混血种人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民族，他们共同的名字就是“巴西人”。这种民族的融合，必然带来文化上的融合，并在文学、艺术、音乐、舞蹈、哲学、宗教等方面表现出来。亚马多的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大埋伏》就带有这种文化融合的烙印。他在书中塑造了一大群典型的巴西人：有市长、议员和警察，有主教、律师和商人，有农民、赶驴人和铁匠，也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妓女。这些社会地位迥异、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巴西民族大舞台上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生生不息地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繁衍，创造着他们自己的生活、文化和现实社会。

亚马多准确地把握了书中不同种族、不同性格的人物的特点，比如：印第安人的深沉、内向和敏锐的直觉；黑人的吃苦耐劳、活泼开朗和笃信巫术；阿拉伯人的善于经商，时而精明狡诈，时而慷慨重义；混血种人的热情浪漫和果敢豪放；白人带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文明特点的理性和务实精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埋伏》是一部文化内涵极其丰富的佳作，读它尤如品尝一杯香醇的美酒，会使人陶醉在一个具有异国情调的艺术世界里。

笔者不揣冒昧，愿借此机会向喜爱亚马多作品以及有兴趣了解巴西民族风情的读者朋友推荐此书，相信读者朋友不会失望。

丁文林

1990.12.于北京

目　　次

落脚点

村庄

献给四海为家的泽莉娅。

献给在巴黎的
阿利塞和乔治·雷亚尔德，
阿尼·克劳德·巴塞特和安特瓦内特·阿莱伊。

献给莉吉娅和费尔南多·萨比诺。

献给伊塔苏塞和拉伊蒙多·萨·巴雷特，
以纪念巴西利奥·德里维拉。

“某些词典和百科全书的条目，某些著述，把我说成是出生于皮兰吉镇。实际上可恰恰相反：是我目睹了它的诞生和发展。当我摇摇晃晃坐在父亲身后马鞍的靠背上，第一次路经该镇时，那里仅有三间孤零零的房舍，火车站远在塞格罗·德·埃斯皮尼奥。”

（若热·亚马多：《一个伊列乌斯市的孩子》）

“可可——你的苦难结出的硕果，
可可——平淡的生活和径直的死亡。”

（埃利奥·波尔沃拉：《献给我已故父亲的十四行诗》）

“我们能够对付洪水和瘟疫，却无法与法律相抗衡：我们屈服了。”

（卢皮斯西尼奥，一位幸存者）

伊里索波利斯诞生七十周年暨升格为市并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城市和市政府所在地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在南方的报纸上有了某些报道。朝气勃勃的市政府虽然为此花费了一大笔钱，但是却未曾受到指责：为宣传伊里索波利斯市的伟大，史诗一般的过去和光彩夺目的现在，所做的一切都会赢得掌声和赞扬。除了刊登收费的文章外，里约①和圣保罗市的报纸还报道了使庆祝活动大放异彩的主要事件，尤其是普鲁登西奥·德·阿吉阿尔上校②和伊纳西奥·佩雷拉大夫半身塑像的揭幕仪式——一个座落在市政府广场，一个座落在主教堂广场——两个仪式都极为隆重。

自从政局急转直下，安德拉德父子死后执政的那些无能之辈下台之后，庄园主普鲁登西奥便连续在五年一度选出的市政府里发号施令，为所欲为。有时他亲自出任市长，有时由他选定的亲戚或干亲家担当此职。这位上校的管理才能和对政务的热忱至今依然能在市区的周围找到令人钦佩的证据，其中包括那条用英国制造的六角形石砖铺成的街道。是的，先生，从英国进口的石砖！这是伊里索波利斯市民的骄傲，而对上校滥用公款的指控随着岁月的流逝却已化为乌有。

---

① 里约热内卢市的简称。

② 对大庄园主的一种称呼。

至于伊纳西奥大夫，此人是上校的姻亲和顾问，一位才干出众的公民。为了令人赞许的宗旨——募集资金修建主教堂——而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作为该委员会的主席，伊纳西奥大夫从事过最为崇高的工作，履行过最富有责任感的使命。这座宏伟的天主教堂是该市居民的又一个骄傲，是那些勇敢之人信仰和理想的象征。那些勇士为两位仁慈的先驱者的大无畏精神所激励，和他们一起铺放下了这一地区的奠基之石。伊纳西奥大夫是位能干的管理人员，他想出办法，在兴建教堂的同时，还修建起一座豪华的别墅，至今他的后裔依然居住在里面。在政治狂热达到顶峰之时，许多人诽谤和诬告伊纳西奥大夫，指责他不廉正自守，然而却找不出任何真凭实据。指控容易，证据难寻。

人们撰写颂扬文章，用必要的强调和修辞来回忆普鲁登西奥上校和伊纳西奥大夫的丰功伟绩，把他们载入歌颂爱国者的篇章、历史教科书和堪为后代人楷模的行列。这一切均属照章办事，以取悦于那些大人物、知识界人士和青年一代——他们是祖国的希望——取悦于所有能够承认并欢呼致力于公共事业的伟大先辈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的人。

在庆祝活动焰火的光亮之中，整个巴西，从奥亚波克到舒伊，都可以看到伊里索波利斯市那闪烁着光辉的面貌。该地区首屈一指的诗人在一首自由体诗中写道：伊里索波利斯市“诞生于漫长而温煦的白昼的彩虹之中，诞生于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和兄弟般的情谊之中”。这位诗人的大名你肯定已在赞扬声中听人提起过。

在由文人、政客和记者们撰写的纪念文章中，几乎全都略去了这座城市的最初名称，其理由不言而喻。在被称做伊

里索波利斯市之前，此地被叫做托卡亚格朗德①。

当人们众口一词说是的时候我却说不。我要去发现和揭示阴暗的一面，因其卑鄙和恶劣之故而从历史教科书中被抹去的那一面。我要深入到龌龊的开创时期，去体会用烂泥和鲜血制成的陶土的坚固性——它足以对抗和战胜暴力、野心、邪恶和文明社会的法律。在贞节碑尚未竖起之前，我要讲述那些并非圣洁的爱情故事。当众人说是的时候我却说不，因为我不受其他承诺的约束。

① Tocaia Grande的音译，意为大埋伏。

地　　点

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一位可以信赖的男子汉，在一处美丽的地方设下了一个埋伏。

在一间住房尚未盖起之前，河左岸的小山脚下便已挖掘了坟墓。上午将过时分，埃利亚斯·达尔特罗上校骑马而至，率领着为数不多的几个卡潘加① ——四个留在庄园的萎靡不振的家伙——来到此地，明白了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连一个可以报告事情经过的人也没有活下来。就在这天中午，没有标记的墓地下面掩埋了尸体，几块石头标明了最初几座坟茔的位置。

上校打量着血肉模糊的尸体。贝里洛手里握着枪，还未来得及射击便被击毙：一颗子弹掀去了他的头盖骨。上校扭过头去，深知这场血战意味着一切都已结束，他已无法继续

① 大庄园主雇用的武装打手。

战斗下去了。上校把痛苦压在心头而没有流露，没有让随行的人察觉出来。他提高嗓门，下达了命令。

尽管风狂雨骤——大雨倾盆，乌云翻滚，雷轰电闪——一些秃鹫还是被血和裸露在体外的内脏吸引而来，在那些忙于搬运尸体和挖掘坟坑的人们头顶盘旋。

“快点，要赶在发臭之前。”

2

在把上校从塔瓜拉斯火车站护送回来的路上，一行人默默无语。直到快上小桥的时候，走在最前面的纳塔里奥放慢了毛驴的脚步，和上校并肩而行，才声音温和地对上校说道：

“上校，我知道一个非常合适的地方。要是您愿意多走几步路，也就半里格① 远，我可以指给您看。沿着河往上走，一会儿就到。”

合适的地方？干什么合适的地方？博阿图文拉·安德拉德上校不禁大吃一惊，因为纳塔里奥所说的恰恰与他所想的不谋而合。上校圣洁的妻子埃尔内斯蒂娜太太懂得招魂术，她曾断言有些人具有看破其他人在想什么的本领。一次，上校由正在法律系读书的儿子文图里尼亚陪同，来到首都某剧院观看一场幻术和传心术表演。表演者是一对夫妇，女的满头金发，完全配得上一位比她那胡子稀疏、瘦骨嶙峋的丈夫

① 长度单位，一里格等于六公里，

更加健壮的男人。瘦骨嶙峋，两颊凹陷，面色蜡白，俨然一具僵尸，但是却精通传心术，就像阅读白纸上的黑字一样，对别人深藏在脑海里的想法一目了然。目空一切的大学生文图里尼亚认定这一切全然是一场骗局，可却又找不到证据，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上校不想深究这种无法解释的现象。他虽然具有传奇般的神勇，对世间的一切都毫无畏惧，然而面对超自然的神力却感到一种难以控制的胆怯。他的确需要找到一处合适的地方，可纳塔里奥是怎么猜到的呢？

上校满腹狐疑地注视着这位工头的面孔，纳塔里奥则莞尔一笑。纳塔里奥的脸宽得像个印第安人，头发乌黑而平滑，圆鼓鼓的面颊仿佛苹果一般，一双小眼睛，目光显得十分锐利，对自己能身为工头感到颇为得意。尽管他很乐意担任这一职务，在可可庄园里负责农活，但最近却主要忙于武装械斗——一场造成大庄园主们四分五裂的殊死混战。他一直效力于博阿文图拉上校，在以前的几次械斗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正是在那些日子里，纳塔里奥这位年轻的逃犯得到了提升：卡潘加，工头，武装打手的头目，上校的心腹，无所不管的人。他负责考虑各种问题，并且作出决定。

上校很注意选词用字，竭力避免使用武装械斗这个字眼，闭口不提枪战、埋伏和造成伤亡的血战这类词汇。不管械斗多么残酷，谈起来的时候总使用他认为最为文明和少为暴烈的一个词：政治。

“政治开锅了，纳塔里奥先生，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不然我们就要完蛋。政治已经到了危险关头！”

一个星期之前，在阿塔拉亚庄园大房子的阳台上，上校和工头谈过一次话。已经证实的消息表明，埃利亚斯·达尔

特罗上校正在准备动手。埃利亚斯·达尔特罗上校是位政治领袖，卡斯卡维尔庄园的主人，他的可可种植园与博阿文图拉上校的庄园紧靠在一起，本是朋友和同党的两位上校于是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因为双方都认为自己才是那块广阔的空无人烟的土地以及从腹地延伸到科布拉斯河两岸的茂密森林的唯一主人。上校在议论这个消息时，只是透露了一点心迹：

"咱们的邻居昏了头，他甚至派人到阿拉戈斯州去雇用武装打手。塞尔希培州有的是人，多得数不清。纳塔里奥先生，你要注意……"

"我正在注意，上校。"

"要么我们小心留意，制定出一个计划，周密地设下一个埋伏，要么被人家打得头破血流。我必须谨慎从事，在开阔的平地上，谁都不是我们邻居的对手。"为了不说出对手的名字，他用了"邻居"二字。

上校只是空泛地提了提，因为他尚未制定出计划，没有设想出如何进行埋伏。后来，在伊列乌斯市，他才进行周密的构思。可工头怎么会提到某个地点，触到他的心事，回答了他尚未提出的问题呢？

一个非常合适的地方。博阿文图拉上校感到心跳加剧：难道纳塔里奥也有能看透别人想法的本领吗？此人具有印第安人的血缘，对这种人是永远无法摸透的。上校急需找到一处合适的地方设下埋伏，这是他秘密制定出的计划中的关键所在。正当他绞尽脑汁考虑这一问题时，工头却恰恰一语点破。在上校尚未开口宣布已作出的决定之前，纳塔里奥径直道出了他的想法。

“合适，干什么合适，纳塔里奥？”

纳塔里奥平静的脸上泛起了微笑。假如他不是长着一双目光锐利的小眼睛，简直如同一个温驯、文静和头脑简单的人。只有那些对他了解颇深的人，那些在关键时刻看到他是如何行事的人，才知道在他那张文静的面孔背后隐藏着的果断、聪慧、骁勇和指挥才干。

“设一个大埋伏合适，上校。我没见过比它更好的地方了。”

毫无疑问，这纯属巧合，不可能有其它的解释。幸好如此。倘若纳塔里奥果真能透视出别人的想法，上校唯一的选择便只能是派人把他干掉，这将令人感到遗憾：踏破铁鞋也难以找到一个如此能干的打手。纳塔里奥追随上校十五年多了，他的忠诚已经多次得到证实。在以前的武装械斗中，他曾两次救过上校的命。纳塔里奥刚来到阿塔拉亚的时候，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他在普罗普里亚的一家妓院里杀死了一名商人后来此寻求庇护，当时谁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如今，纳塔里奥已成为一个闻名遐迩、备受尊重的人物。有人喜欢他，有人怨恨他，所有的人都惧怕他。当他开口讲话时，人们静静地洗耳恭听。当他掏出武器时，必然会天翻地覆，危险异常。

纳塔里奥忠心耿耿，干得十分出色。为了酬谢他，上校已经答应，一旦动乱结束，便送给他一块土地，并且要到公证事务所办妥手续，纳塔里奥可以在上面种上可可树，开辟一个种植园。不管纳塔里奥是否懂得传心术，上校都不会因为这一许诺而后悔：纳塔里奥受之无愧。

“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设下一个圈套。”上校避免使用埋

伏这个字眼，“只要有一棵位置好的树和一个枪法准的人就行了。”

纳塔里奥更加笑容可掬了：

“您说得对，可我讲的是一个大埋伏，我们需要设下一个大埋伏。据说埃利亚斯上校雇佣的打手要从这里经过，前往伊塔布纳市，就在最近几天，一共有二十多人……”他又加重语气说：“先生，一条枪和一个人是不够的。”

他们已经了解到埃利亚斯上校的活动情况。埃利亚斯上校招募了打手，有些是从很远的外地雇佣来的，一个个都经过精心挑选，以保证那个一文不值的律师上台执政，州长已经担保此人将当选为市长。这场争斗只与这一地区的主人们有关，州长为什么要卷入其中呢？既然他没有本事作出决定，为什么却要这么干呢？博阿文图拉上校不想与州长闹翻，但是伊塔布纳市的市长选举情况特殊，不管是好是歹，是通过一项协议还是通过一场械斗，都是由上校们决定的，谁更加具有实力或是更加足智多谋，便由谁来指定市长候选人。选举闹剧应该在作出决定之后举行，不过是要使既成事实合法化罢了，而决不能是在此之前。他的邻居却自作聪明，把选举日期提前，宣布那位律师必胜无疑，企图把他推上市长的宝座。文人搞的诡计，博阿文图拉上校憎恶这种诡计。

办法是取消选举。选举，狗屁！靠一支笔来任命，武装打手将替代选民。欲达此目的，仅仅向法官提出要求是不够的。和选举一样，取消选举也应该是在既成事实之后决定。最近几天，上校一直呆在伊列乌斯市，拉拢一些人，向一些人作出许诺，对另一些人进行威胁，收买了公证事务所的书记官，当然，和往常一样，住在洛雷塔旅店，躺在柔软的床

上，享受着阿德里亚娜温暖的肉体。阿德里亚娜是上校供养的一个妓女，表面上只属于上校一个人所有。博阿文图拉上校制定了周密的计划，为取得完全的成功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现在只差找到一处合适的地方和打探出邻居雇佣的那些打手前往伊塔布纳市的确切日期了。必须要做到万无一失。

走过河的拐弯处，纳塔里奥停下了毛驴的脚步：

“骑着毛驴爬不上去，上校，没有路。”

他们把毛驴交给了两个卡潘加。纳塔里奥抽出刀，砍倒脚下的灌木丛，开辟出一条小路来。腰粗体胖的上校攀住树枝，在碎石上一步一滑地攀登。值得花费这么大的气力吗？但是，当他们来到小山顶上，看到一片无际的荒野和延伸在河两岸的峡谷——景色太好了，令人眼花缭乱——时，上校不禁脱口喊道：

“这个地方太美了！”

纳塔里奥赞同地点了点头：

“上校，等到动乱结束和您履行了诺言时，我就在这里安家。这个地方肯定会成为一座城市的。也许我看不到了，但肯定会如此。”他凝视着远方，目光仿佛超越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上校再一次感到满腹狐疑：难道纳塔里奥真能测见未来吗？也许如此，可又无法断定。确实有这样的人，埃尔内斯蒂娜太太不只见过一次。阿德里娅娜也相信传心术和占卜术，在这方面妻子和情妇相似，但在其它方面她们又是何等地不同啊！

纳塔里奥接着说：

“我已经得知，为了绕过阿塔拉亚，埃利亚斯上校的人将经过这里，然后渡过河去。您看到那条小路了吗，上校？

那是唯一的一条路。如果您愿意的话，就请下达命令，我和几个人就埋伏在这上面。我敢向您保证，对方的人一个也休想从这里到达伊塔布纳市。上校，要设下一个大埋伏，没有比这个地方更加合适的了。从这儿的小山顶上，只要瞄准、开枪，就能把他们全送到地狱里去。”接着他又微笑着说：“上校，上帝仿佛是有意安排了这么一处地方。”

博阿文图拉上校不禁心跳加剧。除了超自然的神力之外，纳塔里奥有时也同样使他感到恐惧不安：当纳塔里奥把上帝看作是他的同谋和上校的盟友时，神态是何等地平静！幸好此人是为他效力的，有胆有识，一个可以顶上十个。

“纳塔里奥，你是个天生的军人。如果你参军又赶上打仗的话，肯定能晋升为军官。”

“上校，要是您真的这么认为，当真觉得我配当军官，那就请您给我买个上尉军衔吧？”

“国民军上尉的军衔？”

“您可不要后悔。”

“我答应了，你很快就可以当上上尉。从现在起，你就可以把自己看成是上尉。”

“上尉纳塔里奥·达·丰塞卡愿为上校效劳。”

不可能有比这儿更加合适的地方了。

3

离开庄园之前，纳塔里奥仔细地检查了一遍来复枪、大

口径步枪、短枪和手枪：用重金购买来的头等精良武器，每一支都经过精心挑选，涂上了黄油，拿起来就能使用。他反复考虑过每一个细节，要避免出现任何意外差错，不能允许疏忽大意，不能存有侥幸心理。他已向博阿文图拉上校作出保证，从卡斯卡维尔庄园出发的卡潘加，一个也休想从这里经过，继续前往伊塔布纳市。他是以自己的信誉和上尉军衔来担保的，上校已经到伊列乌斯市去等候消息了。

连续下了一个多星期的雨，路已经变成一片片泥塘，每走一步都极为艰难，要耗费三倍气力。为了尽量缩短埋伏时间，纳塔里奥一直在等候埃利亚斯·达尔特罗上校下令让手下的武装打手出发的消息，然后再布置自己的人马。

消息却迟迟未到，因为那些注定前来送死的人推迟了两天才离开卡斯卡维尔庄园的藏身之地。然而雨越下越大，最后只好顶风冒雨上路了：时间紧迫，已经约定好了抵达的日期。将近中午时分，埃利亚斯上校心急火燎地下令出发，向贝里洛作了最后的交代：到达伊塔布纳市后去找卡斯特罗律师，并听从他的指挥。由科罗伊尼亚担任响导，为他们带路。此人是位无处不去的猎手，熟悉道路，对这一偏僻地区了如指掌，将能带领他们远远地绕过阿塔拉尼亚庄园。为了瞒过博阿文图拉上校及其手下人的耳目，这次行动的准备工作是在极端秘密情况下进行的。除了贝里洛和科罗伊尼亚之外，其余的人并不知道他们将前往何处。这些打手是雇来打仗的，既不是心腹，也不负责指挥，知道的情况越少越好。

“你这个家伙怎么啦？”天色已黑，当一行人离开大路拐进小道的时候，贝里洛向科罗伊尼亚问道：“是中了邪还是害怕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正加倍小心，免得迷失方向。”

可能是这样。野兽踩踏出来的通向河边的小路已经被泥水弄得难以辨认。科罗伊尼亚俯下身子，闻着地上的气味，向前行进着。每走一步都需要花费极大的气力，仿佛背上承受着巨大的重量。野猪突然飞奔而过，毒蛇发出咝咝声响。贝里洛事先已与埃利亚斯上校约定好，要在小桥的另一侧过夜，看来很难实现这个计划：天色已黑，他们还没有走出那片原始丛林。全依赖于向导的本事了，而向导却越来越加神色慌张。贝里洛提高了警惕，死死地盯着瘦瘦的卡罗伊尼亚。

与此同时，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的人已经从真正的小路上下来了。尽管一路上也十分艰辛，但毕竟及时赶到，设好埋伏，在那里等候着。

4

一身泥水，上下淋透，分散在小山顶上一棵棵树后的武装打手们凝神专注，紧张地等待着，狂风怒号，雷声轰鸣，被闪电击中的大树倒地时发出可怕的巨响。他们竭力要从暴风雨的喧嚣声中辨别出脚步声来。他们对托卡亚的恶劣气候早已习以为常，并且久经危险与战斗的考验，一直在和死神结伴而行。尽管如此，在大自然的狂怒面前，在世界末日仿佛就要来临之际，却依然无法抑制死亡行将到来的不适之感。他们力图保持平静，不使自己惊慌。更使他们惧怕的乃是纳塔里奥：人们总可以从暴风雨中逃生，然而却不可能产生逃脱工

头子弹的奇迹。

布置好埋伏，确定好每一个人的位置，纳塔里奥就如何以及何时开始行动作了明确指示。他要求保持安静，强调了业已规定好的责任：谁要是瞄不准，小心自己的脑袋！随即他自己埋伏在悬崖边上，紧贴在一棵树干上，从那里可以控制整个峡谷。

紧握着一把德国制手枪，纳塔里奥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他将发射第一枪，作为其他人开火的信号，并宣判贝里洛的死刑。贝里洛是从阿拉戈斯州招募来的枪手，以其生性邪恶而臭名远扬，是对方小分队的头头。然后就收拾向导科罗伊尼亚，不管这个不幸的家伙能否逃脱第一阵枪击。虽然他与科罗伊尼亚相识多年，对此人却毫无同情之感：同时效力于两个主人，为了钱可以不惜出卖自己，不值得可怜。科罗伊尼亚出生于埃利亚斯·达尔特罗上校的庄园并在那里长大，受到了上校的尊重和信任，可是为了得到一笔钱，却向上校的仇敌提供了宝贵的情报：这支小分队的精确人数——一共二十七个，简直是一支军队！——他们所携带的武器以及出发的日期和时辰。他还许诺，当小分队接近埋伏地点的时候，他将模仿猫头鹰的叫声。也许他能做到这一点，也许不能。

纳塔里奥警惕地辨别着任何可疑的声响：开路时折断树枝发出的声音，在泥泞的地面上脚步打滑时发出的声音，人喊叫声和悄悄的谈话声。对方沿小路而来，这里远离阿塔拉亚庄园，因为深信已经把危险抛在了后面，这些家伙很可能放松了警惕。甚至他也许能听到猫头鹰的叫声，但对此他却深表怀疑。最大的可能是，一来到这附近，科罗伊尼

亚便会溜之大吉。科罗伊尼亚是个老猎手，对哪里可以藏身、从什么地方可以逃离了如指掌。纳塔里奥是这么想的，事实也果真如此。假如他相信了这种犹太式人物所讲的话，必定要丧失下令开火的良机。这个言而无信的家伙没有履行他的许诺。

侧耳细听，纳塔里奥这个印地安人白人混血儿辨别出了或几乎是本能地猜测出了脚在泥泞中轻微移动和小心翼翼的落地声，立刻向手下人作了个手势。凝神注视，在闪电的光亮中，他看到了贝里洛。纳塔里奥作好射击准备，但没有急急忙忙地扣动扳机，他要让贝里洛继续往前走，好让其手下人全部进入准确的射程之内。见鬼，这个婊子养的为什么紧握着手枪？为什么脚步落地时如此小心翼翼并且不停地向周围环视呢？

贝里洛举目四顾，观察着周围的动静。纳塔里奥伸出手臂，认真地瞄准——上校，我要开枪了——一枪便击中了贝里洛的头部。小山顶上立刻枪声大作，下面的沼泽地里一片混乱。埃利亚斯上校的武装打手们胡乱地开枪，不知道该向何处射击。

正如埃利亚斯·塔尔特罗上校所证实的那样，这确实是一场大屠杀。好一场大埋伏，从未有过规模如此之大的埋伏，即便当初巴西利奥·德·奥利维拉家族和巴达罗家族武装械斗时期也未曾见到过，它必将要载入史册。

5

埃利亚斯上校手下的卡潘加一个也未能幸免。他们都是著名职业枪手，有的来自腹地，有的来自勇士辈出的塞尔希培州，有的甚至来自阿拉戈斯州。当博阿文图拉上校的手下人紧随着纳塔里奥冲下山去的时候，几乎已经不要花费什么气力了：把受伤的人击毙；把几名企图冲上去，在树林中找到隐身之处，然后进行垂死挣扎的家伙撂倒；追击两、三个冒险要从原路逃回的蠢货。

在把最后这几个人干掉之后，黑人埃斯皮里迪昂在一块巨石附近发现了科罗伊尼亚的尸体，科罗伊尼亚肯定是企图躲藏在这块巨石后面逃跑的。纳塔里奥此时恍然大悟，为什么贝里洛紧握着手枪、行进时是那样小心翼翼和丝毫不放松警惕了。

科罗伊尼亚是被刀砍死的：心脏被掏出，生殖器被割掉。看来，这是那位被打死的从阿拉戈斯州来的勇士的惯有做法。纳塔里奥认为，干掉科罗伊尼亚完全正确。假使贝里洛未能做到的话，他也会承担起这个任务。纳塔里奥甚至对他们选用刀来处死科罗伊尼亚的做法也表示赞同：捣鬼者不值一颗步枪子弹的钱。但是他不赞同贝里洛的残忍：用枪还是用刀处决一个内奸是一码事，而虐杀一个倒霉的家伙则是另一码事，两者大相径庭。

二手货的武器用处不大，纳塔里奥不让手下人捡回去。乘

着夜色，他们离开了此地。在黑人埃斯皮里迪昂的率领下，其他的人返回了阿塔拉亚庄园。纳塔里奥则穿过小桥，朝火车站走去。他要从那里按照约定好的措词给上校发一封电报，只是在署名上有个小小变动：把纳塔里奥改成为纳塔里奥上尉。

来到河的拐弯处，纳塔里奥朝身后望了望，回想着什么，脸上露出了愉快的微笑。他没有忆及枪战、倒下的尸体、被打掉头盖骨的贝里洛和被刀砍死、心脏露在胸膛外面、生殖器被割掉的科罗伊尼亚；映入他眼帘和脑海里的乃是暴风雨中的夜景：暴雨冲刷着小山和峡谷，河水猛涨，宛如一位孕妇，何等地赏心悦目！白昼或是黑夜，阳光灿烂或是大雨滂沱，这一带没有比这里更加漂亮的地方了。在这里定居要胜于任何其它地方。

行将获得学士学位的文图里尼亚开始参与政务大事。

1

满脸洋溢着热情，动不动就发出心满意足的笑声，在塔瓜拉斯火车站，前来欢度圣若昂节的文图里尼亚，拥抱着纳塔里奥说道：

“这么说埃利亚斯上校已经丧失勇气，要求投降了……”

纳塔里奥纠正道：

“埃利亚斯上校这种人是不会要求投降的，文图里尼亚，他只会要求暂时休战。”

纳塔里奥在主人的儿子面前毫无拘束。当他来到阿塔拉亚庄园寻求庇护被上校收留时，文图里尼亚还不满九岁。少年公子和年轻的卡潘加形影不离，与他同坐在一匹马的马鞍上四处游逛，跟他学会了各种鸟儿的叫声和使用武器。第一个和文图里尼亚睡觉的妓女便是纳塔里奥领来的。这位脸上长着雀斑的妓女名叫儒莉娅·萨鲁埃，往来于各个庄园之

间，专靠与黄花后生颠鸾倒凤为生。

“一码事。”这位大学生骑马上路之后接着说道，“作为政治首领，埃利亚斯已经完蛋了。算他有运气，是和老爷子打交道，而老爷子心慈手软。换成我的话，我要让这帮家伙彻底完蛋：荡平他的庄园，烧毁他的可可林，让他手里端着破瓢沿街乞讨。可我爸爸却动了隐恻之心，手软了。你不认为老爷子应该充分利用这次机会，一家伙干到底吗？”

纳塔里奥没有提高嗓门，他了解这个小伙子说话办事考虑不周：

“也许应该这么办，也许不应该这么办。不过，假如你认为上校没有彻底搞垮他是因为心慈手软，那你可就错了。不是心慈手软，而是老谋深算。我们需要砍光丛林，种上可可树，这就需要停止械斗。文图里尼亚，要开垦的地面大着呢。要是博阿文图拉上校放火烧了埃利亚斯上校的庄园，眼下我们就必然要全力以赴地与他展开一场血战。烧毁可可林就等于是烧掉钱，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你父亲知道该如何行事，心里有数，所以他能高高在上地发号施令。真打起仗来的时候他毫不迟疑，从不动摇。不过，只有当我们找不出其他办法的时候才应该动武。”

“难道这是您对我讲的话吗，一个手指头扣着扳机过日子的人，博阿文图拉上校的纳塔里奥？”

纳塔里奥莞尔一笑，一双小眼睛几乎眯成了一条缝：

“你就要大学毕业，成为博士了，可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干每件事都需要一套学问，比如开枪打仗，进行幕后交易。上校想要你当调停人，去伊塔布纳市与他们打交道。他对我说：‘文图里尼亚需要开始学着办事了，这一次让他去

处理一切，我想看看他干得怎么样。'你千万不要忘记，伊塔布纳市所有的人都对埃利亚斯上校唯命是从，就像干儿子对干爸爸一样。有些人所以肯把枪捡了回去，只是因为他下达了命令。到了那里以后，你可别讲什么要放火烧掉埃利亚斯上校的庄园，不然的话，你会把事情彻底办砸的。你的头脑有点过于发热，还是把这股热劲儿用在女人身上吧……"

"您提到了女人，纳塔里奥，妙得简直无法对您说……"文图里尼亚随即讲了起来。

纳塔里奥没有透露，上校所以决定不亲自前往而是派儿子去，因为最棘手的问题已经解决，协议中的主要之点已经确定。新土地的丈量结果将通过公证登记在册，原定的选举已被取消，将重新确定新的日期和候选人。新的候选人也许仍然是州长支持的那个律师。在议论可能的市长候选人时，上校开玩笑地问纳塔里奥：

"纳塔里奥，你不想当伊塔布纳市的市长吗？"

说完就笑了起来。

纳塔里奥没有笑，他声音温和地说道：

"不，我不想当伊塔布纳市的市长。伊塔布纳市最没有权力的就是市长，从前发号施令的是埃利亚斯上校，如今是上校您。当我管辖一个地方时，哪怕它是世界最后的一块弹丸之地，发号施令的人必须是我，是我，而不是任何其他人。"

2

在里约热内卢定购的军衔尚未到达，但这并不妨碍纳塔里奥在伊塔布纳市执行和平使命时，在各种场合都被当成上尉对待。不仅庄园里的卡潘加和工人这样称呼他，商人、庄园主、律师乃至以院长为首的法院官员也都以对其职位和名声应有的尊重称他为上尉。

在文图里尼亚的帮助下，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给法官写了一封信，对其派出的代表大加赞扬。上校边写边读，文图里尼亚和纳塔里奥在一旁听着：

“……我的儿子，法律专业大学生……”

文图里尼亚插嘴说：

“法律专业大学生，不，爸爸，我正在毕业班读书，十二月份就要毕业了，我是准学士生。”

“……准学士生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菲略……”

“爸爸，不要用菲略，写成儒尼奥尔，跟我签名时用的一样，这个名字更有现代味儿。”

“我说菲略就是菲略，我已经写上了，不改了。我不喜欢这种带有外国味儿的名字，你不是英国人或瑞士人的私生子！”上校结束了争论，接着边写边读道：“……和土地占有者、我的主要助手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

土地占有者和上尉，可见上校不是忘恩负义之徒和吝啬小气之辈。在丈量新土地以便随后在公证事务所造册登记时，

上校让人把几块地置于纳塔里奥名下，这些地足够开辟出几片可可种植园。当然不能与上校的财富相比，上校如果不是该地区最大的庄园主，也是最大的庄园主之一，但这毕竟是生活中的一个好的开端。上校不吝啬，但同样也说不上是慷慨大方，因为对这一大片无边的原始丛林的丈量和登记工作实际上是在那个大埋伏之夜进行的，真正的书记官乃是纳塔里奥。在伊塔布纳市的公证事务所，只不过是将把已经取得的战果合法化罢了。水到渠成，上校喜欢名正言顺。首先是一场埋伏，然后是幕后交易。更确切地说，首先是一场阴谋，然后是法律。

与其说是一个和平使团，莫如说是一支出征部队：十五个人全副武装，带队的是黑人埃斯皮里迪昂。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埃利亚斯·达尔特罗上校已经退出了战场，或者说已经放弃了原有的责任，退出了政界。人和武器不过是要显示一下阿塔拉亚庄园主人的力量，炫耀一下他的财富和权势。上校认为，为保证刚刚谈判好的和平得以实现，必须如此。

上尉所到之处，溢美之词和问候之声不绝于耳，伊塔布纳市一片欢乐的节日气氛。一切都平平安安，法官显得极为和蔼可亲，称文图里尼亚为同事，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卡斯特罗律师——贝里洛本应向他作番自我介绍——如果不是令人讨嫌，也会令人感到同情，他将成为一个俯首贴耳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市长。文图里尼亚终于管住了自己的嘴巴，没有过分自吹自擂，没有宣称他是勇士之王，没有掏出德国制造的手枪——招人喜爱的武器，一件珍宝——进行威胁，甚至当他在夜总会里喝醉了酒，想要去抓多拉莉塞（伯南布哥州

人，埃尔梅内吉尔多·卡布苏上校供养的妓女，上帝保佑，上校当时不在场）的手腕时也没有这样做。纳塔里奥劝止了他，把他领了出去。

在公证事务所，由于上校早已打通了关系，所以毫不费力地给新丈量的土地登了记，领取了土地证书，使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合法地占有了大片荒原，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合法地占有了几块土地。

在旅馆和妓院里，白天和夜里都热闹凡非。阿塔拉亚庄园的卡潘加们挥金如土，新的政治首领的威望大为提高。天上的至尊者是上帝，世上的至尊者便是博阿文图拉上校。

当纳塔里奥从温布佐罗街经过的时候，坐在沿街门坎上的玛丽娅·达斯·多雷斯指着他的背影，对刚从拉加尔托来的妓女泽济妮娅·多·布蒂娅说道：

“那个家伙是纳塔里奥，博阿文图拉上校的卡潘加，坏透了，比谁都凶恶，连他自己也数不清究竟犯下了多少罪行。你可能不相信，可能确实有的女人迷恋上了他。”说完便轻蔑地吐了一口唾沫。

泽济妮娅·多·布蒂娅是个娇美的混血女人，乳房丰满，臀部滚圆，虽然初来乍到，消息却十分灵通。

“我听说的不是这样。这个人是纳塔里奥上尉，很有钱，是位传奇式人物，心地善良，据说他从未粗暴地对待过女人。”

说完便目送着纳塔里奥，发出了一声充满欲望的叹息。泽济妮娅·多·布蒂娅正值芳龄，风姿如玉，是男人们你争我夺的对象。她朝着一个正在玩土的黑人小孩喊道：

“马努，快跑，追上前面走的那个小伙子，请他为你祝

福，告诉他我正在等他，他什么时候想来都行，不需要带钱。”

对一些人来说，纳塔里奥是名罪犯，没有灵魂的打手，没有心肝的匪徒；对另一些人来说，他则是名勇敢的上尉，心地善良，女人们所钟情的男人。

3

文图里尼亚将和母亲——集一切美德于一身的典范埃尔内斯蒂娜太太——一起到伊列乌斯市度过他最后的几天假期。在离开庄园去该市之前，文图里尼亚想认识一下布置过大埋伏的那个地方。他要亲眼看看，实地了解，以便回到首都之后，可以把细节一个不漏地讲给他的同学和那些与他一起寻欢作乐的朋友们听。纳塔里奥领他去了：

“你会看到天堂是个什么样子。”

临时修起的墓地石头中间，草木旺盛，丛林茂密，鲜花盛开。这里打过一场大埋伏的消息早已不径而走，而且越传越加离奇，吸引了许多好奇者离开大路，来到此地。那条由牲畜踩踏出来的小路，由于走的人多了，开始渐渐加宽，最后变成了一条人行道。为了抄近，一支驮运可可的驴队第一次踏上了这条道路。

文图里尼亚坚持要爬上山顶，结果累得气喘吁吁；他像父亲一般高大，像母亲一般肥胖。站在一棵正开着花的树后面，文图里尼亚掏出了德国制造的手枪，瞄准一只蜥蜴开了火，山谷里立刻回响起一阵清脆的枪声。

“一定非常惊心动魄，对吧，纳塔里奥？我已经感到毛骨悚然了。”

纳塔里奥听到了吗？他正凝眸远望，目光仿佛超越了空间和时间的局限。每个人都需要在自己最喜爱的地方安个家，和妻子及儿女们住在那里。纳塔里奥有妻子，还有四个孩子。

“人们总在战场上树立起纪念标志，老爷子也应该让人在这山顶上立一个标志。”

为什么呢？难道它的名字在人们口头流传还不够吗？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居民的到来，设置埋伏的地方最后只被叫作托卡亚格朗德了。

过 夜 之 地

黎巴嫩天主教徒的上帝把流动商贩法
都尔·阿博达拉引向一个天堂般的地方。

1

由于迷失了路，法都尔·阿博达拉才发现了这片美丽的地方，其时，从草草堆成的坟茔上面长出的木瓜树结出了它的第一批果实。法都尔是位身材硕大，手、脚、胸部和头部都大得出奇的黎巴嫩人。在伊列乌斯市和伊塔布纳市的夜总会里，人们称他是土耳其苏丹①，但在可可庄园之间的道路上，把他视为上帝使者的庄园工人们却叫他为土耳其人法都尔，或简称法都尔先生。眼前的景色使他眼花缭乱，法都尔以为自己来到了《圣经》中所描绘的伊甸园。他的流动货箱里总放着这本书，因为一旦有机会又有必要的时候，法都尔先生总要以极为低廉的收费为孩子们洗礼命名。

他放下了日益变得更为沉重的货箱和折尺——用它发出

① 从前巴西的一般人错误地把阿拉伯人叫做土耳其人。

嘎嘎的响声，向居住在这穷乡僻壤里的富人和穷人们宣布商品和时装交易行将开始。货箱里的货品一应俱全，既有生活必需品也有奢侈品：纺织品、丝绸、印花布、短靴、针、线、顶针、带子、花边、香皂、镜子、香水、草药、彩色圣像以及挂在脖子上抗黄热病的咒符。

他脱下外套、衬衫、裤子和裤衩——背上留有被货箱背带勒出的痕迹，肩上磨出了老茧——脱下凉鞋，下了河。这一段河面宽阔，宛如一只大澡盆，河水清澈见底，黑色的岩石上面翻腾着急流。法都尔游得十分开心，就像孩童时代在故乡小河边洗澡时那样，用手拍打水面，溅起了串串水花。他在这两处地方找到了相似之处，只不过这里的小山和峡谷里生长着的是棕榈树而不是椰枣树。他饱吃了一顿又香又甜的木瓜果，这是天堂的圣餐，上帝的馈赠品，黎巴嫩天主教上帝的馈赠品。

为了避开阳光，法都尔躲进了一棵贾亚树①的树荫下，满地都是掉下来的熟透了的贾亚果。法都尔一边捡拾着贾亚果，一边暗暗笑话自己：这么大的一个人竟脱得一丝不挂。他回忆着少年时代身穿阿拉伯长袍捡拾椰枣时的情景。那时候他就已是个手拙脚笨的大块头了。离开故乡近十五年了，肉质粗糙而发酸的贾亚果和长熟后肉质细嫩而发甜的椰枣味道极不相同，两种水果都是上帝馈赠给人类的礼物。

法都尔从舅父萨伊德·阿博达拉那里学习到了要信仰上帝。萨伊德·阿博达拉是位黎巴嫩天主教的神父，不仅极善劝化，而且胃口颇佳。常有人自远方而来，带着椰枣和葡萄

① 巴西的一种果树。

找他求教。他一边大把地往嘴里塞着椰枣和葡萄，一边解答来人提出的问题和宣布收成的好坏，甜甜的果汁沿着长长的黑色胡须向下流淌。

十五年来的变化太大了。舅父现在已经认不出他来了，法都尔在一个接一个地吃着贾亚果的同时心里想。他已经里里外外都变成了另一个人，更喜欢吃贾亚果而不是椰枣，至于葡萄则想都不去想它。有雅卡果①吃就足矣，尤其是熟透了的软软的雅卡果。他已在这里的丛林中重新诞生，那个身穿阿拉伯长袍的孩子永远留在了大海的彼岸。

上帝把世人的生活分为两个部分：义务和享乐，悲伤与欢笑。在这里，在傍晚的清风中嘬食着贾亚果，听着小鸟儿的啼鸣，看着它们飞来飞去，这乃是上帝百宝箱中的珍珠，他感到极度快活。几周来他一直忙忙碌碌，脚不停歇地四处奔波，每时每刻都会遇到险境。一个流动商贩是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的，现在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是上帝使他迷了路，以便能有一天的休息，使身心都可以得到放松。

为什么不永久地留在此处，留在这田园诗般的峡谷里，像蜥蜴一样躺在石头上晒太阳呢？他向庄园工人学会了吃蜥蜴肉，味道美极了。这里有足够的吃食，有丰富的野味和水果，有香甜的雅卡果，有清澈洁净的泉水，简直犹如天堂。法都尔·阿博达拉尽情地大笑一声，把鹦鹉和蜥蜴吓得赶忙逃去。这个天堂般的地方只缺少一样主要的东西：女人。

想到女人，法都尔立刻想到了泽济妮娅·多·布蒂娅：此时此刻，她正在伊塔布纳市与别的男人寻欢作乐。有一

---

① 巴西产的一种水果。

次，法都尔神魂颠倒，留给泽济妮娅·多·布蒂娅两张小米尔雷斯①的钞票和一面带框的镜子。但是，他不能仅仅因此就要求泽济妮娅回绝其他的男人。一位迷人的姑娘，迷人吗？泽济妮娅曾笑嘻嘻地当面对他说道：

“你这个土耳其人，见了生葱头都啃！”

“土耳其人，不，还要再加上两个字。我的土耳其王妃，我乃土耳其苏丹，您的主人和奴隶……”他佯装风雅，可惜发音欠佳。

2

法都尔太喜欢这个地方了，于是决定就在这里过夜。他捡来了树枝，生起了火，好把毒蛇赶走。然后穿上短裤和衬衫，躺倒在干枯的树叶上面，思潮起伏，迟迟不能入睡。皓月当空，河边响起了青蛙的叫声。

到达巴西已经十五个年头了，法都尔是为了寻找工作和发家致富而来的。发家致富是世人共同追求的目标，上帝给了人们灵魂和智慧。有些人严格地履行了上帝所赋予的使命，挣到了钱，得以安家立业；有些则未能做到这一点：胸无大志又愚蠢笨拙，或是仅仅因为不肯干活，懒惰成性，游手好闲。他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在伊列乌斯市科埃略旅馆的赌桌前，有个名叫阿尔瓦罗·法里亚的人，此公颇具胆

① 巴西当时的货币名称。

量，聪颖过人，假如他愿意的话，完全可以像他哥哥那样成为一名上校，成为拥有房产和可可庄园的百万富翁，然而他却成了一个无处安身的流浪汉，一贫如洗，今天都不知明天的日子该怎么过。如果不是靠他哥哥若昂接济，不靠赌场上令人生疑的运气和善于耍些小手腕让人上当受骗，此公必定要尝尝挨饿的味道。

直到此刻为止，法都尔一直像头毛驴似的在拚命干：穿行于丛林之中，冒着各种各样的危险——毒蛇、黄热病、歹徒的威胁乃至凶手的冷枪。在流动四方的售货过程中，纳塔里奥上尉赠送给他的那支手枪与装满商品的货箱同等重要。

他还没有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离达到这一步尚相差甚远。随着可可庄园的兴起，某些村落开始应运而生，他已经决定，在庄园附近的某个十字路口之处，在运输驴队过往的地方，开办一个商店。到目前为止，虽然连这一步也尚未做到，然而他却没有理由抱怨：毕竟他已经有了一笔积蓄，尤其是在开始放高利贷之后。

辽阔的天空繁星闪烁。富阿德·卡兰是伊塔布纳市的一位杰出公民，能用阿拉伯语和葡萄牙语两种文字阅读书籍，学识远远胜于当地为数不多的几位律师，法都尔的“土耳其苏丹”这一绰号便是此人的发明——在夜总会里，法都尔身边总围有妓女——他曾对法都尔断言说，这里看到的星星与他们的出生地东方天空中闪烁的星星是不同的。“土耳其苏丹”对此虽然并不怀疑，但是却无法进行区别：所有的星星都很相似，都是些遥远而美丽的宝石，只要拥有一块就能成为富埒天子。至于映在水面上的月亮，这里和那里的则完

全一样：宛如一枚暗黄色的硕大的金牌，圣徒圣乔治[1]正在那里骑着马与恶龙苦斗。富阿德所说的东方，即他们的出生之地，已经消失在遥远的一方，要想重新见到它，必须要乘船飘洋过海。那里的星星与这里的不同，水果也与这里的不一样，但是法都尔并不惦念故乡的水果，他喜欢贾亚果要胜过椰枣。这里的星星也比那里的多。

遥远的故乡已经被忘却。法都尔·阿博达拉——妓女们的土耳其苏丹，庄园主住宅里的土耳其人法都尔，庄园工人低矮小屋里的法都尔先生——十分明白，他到这里来是为了扎根此地，所以没有购买回程的船票。在移民乘坐的帆船中，他已经哭尽了所有的眼泪，一滴也没有留下。法都尔不仅变换了领土和大自然，而且变换了祖国。他是个纯正的出生在黎巴嫩的黎巴嫩人，出于无知，人们才把他称为土耳其人，但是如果善于进行观察和作出判断的话，人们将会毫无保留地宣布，他乃是一位具有伊列乌斯市人信念的居民。

一位公民的祖国，就是他流汗、哭泣和欢笑之地，就是他为了生存和立业成家而努力拚搏之地。是上帝的手指引着他来到了这个陌生的过夜之处。繁星满天，只有他只身一人与黄夜为伴。法都尔不仅承认并且适应了他新的祖国。这里不是他出生和洗礼命名的地方，但这纯属无足轻重的区区小事，墓地要远比摇篮重要得多，而他的墓地必将建在这可可

① 巴西东北部一些地区，当地居民把一些传说中的圣徒奉为本地的守护神，伊列乌斯市的守护神为圣乔治。圣乔治（死于公元 303 年左右）是罗马皇帝德奥克里兴麾下的一名士兵，因信仰基督教而被斩首，遂以殉道者的身分被封为圣徒。据传说，他曾为拯救国王的女儿（代表教会）而杀死过一条龙（代表魔鬼）。

之乡。不是眼前的这种没有任何标志的坟墓——何人、何时与为何而修建的？啊，那将是一座贵族般的墓地，大理石的墓碑上用烫金的字母书写着死者的生平。十五年来，这个来自东方的后生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巴西人。

千真万确，他已经和公证事务所的书记官乌巴尔多·马杜雷拉——一个与他一起寻欢作乐的伙伴——讲妥了办理证件的事，并且在价钱上还打了折扣。一个证件齐全的巴西人，一家商店的老板，结了婚并且做了父亲，生意兴隆，财源茂盛，金钱滚滚而来，假如上帝肯帮忙的话，这一切很快就将成为现实。他将像赛义德神父所命令的那样去履行自己的天命。在悲喜交加、笑声与哭声交织在一起的离别时刻，舅父为他祝福时说道：

"去履行上帝的意愿吧，法都尔，我那死去的姐姐马拉玛的孩子。这里的日子太难了，我没有办法再抚养你了，你到巴西挣钱去吧。你会成为一个富翁，而一个富翁能得到他的同类的敬重，也会得到上帝的青睐。"

说完便在空中划了一个十字，然后把手递给法都尔让他吻别。手举着牧羊杖，小伙子下了山，开始了他的长途跋涉。这里的上帝和那里的上帝是一样的。

3

数月之后，法都尔才重新回到了这个地方。他继续从事

着艰辛的货郎生涯，不管日晒雨淋，总是弓身背着沉重的货箱。顾客们怀着热烈而亲切的心情想念着他，因为法都尔很会待人接物，讲起话来风趣动听。他喜欢听也喜欢讲故事，不时发出一声惊呼，做出令人信服的手势或是纵声大笑。法都尔以善于胡编乱造而著称，但是他所讲的故事诙谐风趣，生动感人，在这没有任何娱乐消遣活动的偏远地区，他讲的故事在那些可怜而贪婪的听众中间引起了高度的评价：

“比童话故事还感动，我都掉泪了……”

“听到女人和猴子的那一段，我简直笑破了肚皮。这个土耳其骗子就会瞎编……”

法都尔的众多顾客包罗了各种各样的人：十分富有的庄园主以及他们的妻室和子女，几乎一文不名的承包工和庄园里的雇工，神气十足的卡潘加和他们的姘妇，此外还有妓女，这是法都尔最好的顾客，购买的东西最多。这位流动商贩对不同阶层和不同种类的顾客一视同仁，他十分高兴地到承包工低矮的住房里去进餐，可爱吃拌有面粉和菜汁的火烤咸牛肉了。

妓女们都十分喜欢法都尔，他从不拒绝以脂粉、发油和香水或是用小笔借款的利息代替现金支付她们。当被情爱弄得神魂颠倒竟至失去了理智的时候——这种情况极为罕见——这位土耳其苏丹也会白白送给她们一些东西：镶嵌着玻璃假宝石的闪闪发光的戒指以及价格低廉戴上去却十分漂亮的耳环。妓女们收到这些式样精致的小玩意儿时颇为激动，看得比收到一张五米尔雷斯的钞票更为珍贵，因为这是礼物，是爱的标志，而不是嫖客按章所付的钱。法都尔是位多情的男子，不时地会坠入情网。他偏爱那些肌肉丰满、胸

脯高高隆起的姑娘：乳房大大的，用大手去抓正合适。他不喜欢瘦削的女人，正如众人颇有道理地所说的那样，只有掘墓人才喜欢骨头。

庄园和村子里的人都认识并尊重他，法都尔成了不少孩子的教父。在他那里赊购相对比较容易，但是到了该付款的日子——或早一天，或晚一天——他必定会来讨帐。如果顾客变换了住址，不管搬到什么地方，哪怕要跑再远的路，法都尔都会把他找到，决不讲任何情面。可以延期偿还，但与此同时，法都尔把银行的一套有关利息的规定引进了偏僻的可可之乡。除了商品，这位流动商贩的货箱里还装有“开明和进步”。

法都尔谨言慎行，平易近人，曾有人把他看成是一个怯懦之辈——那么大块头却那么小的胆量——，然而这种看法并未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特伦西奥性格暴躁，在腹地当过土匪，而法都尔先生却敢手持一把普通的折刀，前去找他讨债。他双目圆睁，用锋利的刀刃——一把用来削桔子皮和揿疮疤的小刀——紧逼着特伦西奥的喉头，不仅当场收回了三米尔雷斯的欠款和利息，而且还使特伦西奥向他赔了礼，道了歉。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纳塔里奥几乎笑破了肚皮，认为这简直是一场喜剧。尽管如此，由于他十分敬重这位流动商贩，依然送给了法都尔一只手枪作为礼物：有些时候，光靠手的力气和一把小刀是不够的，干亲家，一只枪能够让人不得不尊重你。

法都尔摆脱了胆小鬼的称谓，却从未能摆脱贼胚的指责。这种指责一日甚于一日，到处流传，不仅人人皆知，而且众口一词。每当他来到庄园时，在临时摆设的货摊前，人们一边叫他是土耳其贼胚，一边与他讨价还价。法都尔陈列

出来的商品颇具吸引力，令人眼热。他佯装出一片热忱受到伤害的样子，威胁说他要收起印花布和饰针，梳子和胸链，皮带和腰巾——都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到下一个庄园去出售。生意照旧进行，欢呼声和诅咒声、笑声和叹气声、骂人话和奉承话混杂交织，有人叫他是贼胚，也有人称他是好心的土耳其人。

人们在当面叫他贼胚的时候并非是真的动了气，也不是想要辱骂他，而是为了讨价还价能买到便宜货品和增加买卖双方的快乐。毫无疑问，法都尔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人，但同时又正如他自己竭力宣扬的那样，是个好人：

“土耳其贼胚是你们大家的老娘。你们要知道，假如不是我法都尔，一个好人，一个信仰上帝的人，谁肯跑到这种鬼地方来为你们效劳？你们不应该骂我，倒是应该感谢我，请我喝口酒。一群没有良心的家伙！”他不拒绝喝烈性白酒，但是在夜总会却只喝兑了白兰地的苦艾酒。

在庄园高大的住宅里，上校们虽然腰缠万贯，但并不因此抱怨就会少些：

“土耳其人，你的偷窃手段也太过份了。哪儿见过这么差劲的合金怀表——从来不是银制的——要价竟这么高呢？这简直是在武装打劫，产多少可可也不够……”

法都尔发誓说，在伊列乌斯市，同样质量的一块表，千真万确是银制的，价钱要比他的高出一倍。在庄园女主人们贪婪的目光之下，法都尔打开了货箱，心里却关注着厨房里的动静，从那里飘来了饭菜的香味，其中尤以费诺阿达①的

① 用红小豆和肥肉、腊肉和下水做成的杂烩，是巴西一种典型的传统食品。

最为诱人。对法都尔来说，任何菜肴也无法与费诺阿达相媲美：大块的肥肉、腊肉和烟熏肉，此外还有下水。在贪吃方面，法都尔酷似他当神父的舅舅。

一个好人，一个有用之人，他甚至能帮助那些行将死去的人尽快和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而前往另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每逢这种痛苦的时刻，他都能大力相助：无论求生的欲望何等强烈，都无法抵抗法都尔那粗大的嗓门和话语。他那悲伤的祈祷歌声使那些残忍成性的卡潘加们都掉下了眼泪。

在偏僻的可可之乡，没有种植园而想要积蓄起钱来就必须要学会多种本事。肩背货箱的流动商贩法都尔还可以行医，需要的时候也能充当神父的角色。他会切开脓包，取出浓核，用氧化水清洗伤口，再涂上碘酒消毒。他的货箱里总放着四种药：百病灵、妇女健身剂、圣拉扎罗药膏和蓖麻油。他用这四种药医治百病——天花和黄热病除外，对这两种该死的疾病谁都无计可施。在这既无医生、又无药品、没有一处诊所的内地，他接待并治愈了很多病人。

在黎巴嫩的村庄里，法都尔曾给萨伊德神父做过助手，因此他毫不迟疑地为这里的儿童们洗礼命名。没有他的帮助，这些孩子将成为异教徒，死后无权进入天堂。他为那些未曾举行过婚礼而同居的人们祝福，使他们的罪过得以勾销，以便获得新的社会地位，同时还为举办一次庆祝活动——既可以喝到酒又能够跳上舞——找到了借口。法都尔先生喜欢跳一种由手风琴伴奏的巴特科萨舞，据姑娘们说，他是个极为理想的舞伴。

自从拥有了武器之后，法都尔·阿博达拉决定扩大他的活动领域，开始放起高利贷来。在从事这项业务时法都尔异常

小心谨慎，只肯把钱借给那些他认为有偿还能力的人。借期有严格的规定，利息的多少计算起来十分复杂。他的上衣外套里面明显地别着一把手枪，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纳塔里奥上尉送给他的礼物，是他们之间友谊的明证。

通过放债，他的积蓄不断增加，永远地放下货箱，开办起一个小店铺的日子已经来到了。现在只差选择一个最有发展前途的建店地址——尚未有竞争对手的新兴建起来的村庄。

4

法都尔向人描述了他迷路和过夜那个地方的景色，并且得知，此地名叫托卡亚格朗德。人们所以这样称呼它，因为几年前，为了争夺最后的几片丛林，上校们之间进行了残酷无情的武装械斗，一场可怕的大埋伏就设在这里，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如今，科布拉斯河两岸的片片丛林，已经没有一块土地仍无归属了。

谈论热烈的时候，那些心怀鬼胎的人，那些贫嘴多舌的人，对这场著名的大埋伏妄加抨击。然而法都尔懂得，对背信弃义和耍弄阴谋要给予应有的评价。对这些人所讲的话，他只是从一个耳朵进去，又从一个耳朵出来。有些说法，最好是不要知道。

法都尔对另外一些消息却十分感兴趣。在周复一周、月复一月的奔波和永无休止的操劳中，他从承包工的家里、上

校们的阳台上和过往行人的口中获知：运载可可的驴队——离开庄园前往塔瓜拉斯火车站——渐渐不再走原来的老路，转而取道托卡亚格朗德，那里是个理想的过夜之处。不知从何时起，路经这条小路的驴队变得比走真正大路的还要多了。

法都尔认识一个名叫拉扎罗的脚夫，是个独眼龙。一天，他在强调托卡亚格朗德作为过夜地方的种种优越性的同时——科布拉斯河在此处形成了一个盆地，牲畜可以安安稳稳地呆在那里而不冒任何危险，有充足的牧草可食又无处能够逃走——抱怨在这么一个合适的地方却还没有一个酒吧间，哪怕它再小，总可以卖点烟、酒、点心、糖果、盐和食糖。在托卡亚格朗德开办酒店是个聪明之举，很快就可以发大财。

法都尔听得十分认真，他继续上路销售商品和讨还借款，后来他返回伊塔布纳市再次采购商品并与泽济妮娅·多·布蒂娅相会，他们之间的恋情可说是命中注定，因为泽济妮娅·多·布蒂娅并不是个乳房大大、体态丰满的女人。这之后他想办法与一支驴队搭伴路过了托卡亚格朗德。当他看到这里已不再是一处无人居住的地方时不禁大吃一惊：除了用来堆放干可可的木板房仓库之外，几间泥墙土房已经盖好，还有几间正在修建之中。在此卖笑的妓女不乏来客：附近庄园的护林工和承包工，路经此地的卡潘加和在这里过夜的脚夫。手风琴演奏的乐曲声、歌声、煤油灯的亮光和矮小房间里寻欢作乐时发出的喘息声使这里充满了生机。清晨，随着驴队的出发，它开始显得有些沉寂；一到傍晚，便又开始热闹起来。

上一次到达这里的时候，法都尔觉得是上帝的手指引着他而来。当他自以为迷失了方向时，天主一步步地将他带到了此地。并非如他过去所想象的那样，上帝这样做只是为了让他好好地休息一天，而是要向他指明，这里是他应该光荣地履行自己天命的地点。不能迟疑不决，在继续上路之前，法都尔·阿博达拉采取了必要的措施。

纳塔里奥上尉察看他的领地。

1

口头协议，这就足够了。在他们之间，签字划押搞个书面协议，不仅毫无必要，而且意味着彼此间的互不信任和互不尊重。根据这一协议，纳塔里奥得到了阿塔拉亚庄园总管的头衔——工头不是为国民军的一名上尉而设置的职务——每个月都有权利到自己的庄园去呆上几天。因为纳塔里奥干得十分出色，再高的工资也难以报偿，所以上校送给他几块地作为酬谢，如今这些地已经开始开辟成为可可种植园。好心的博阿文图拉上校用下面的话了结了这件事：

“纳塔里奥，从现在起，我们之间已经不再是老板和雇员的关系了，咱们平起平坐了。”

“只要您活一天，我都是您的人，一切都听您的吩咐。”

“这我知道，我了解你的一片忠心，我会想法回报你的。”

纳塔里奥神态严肃，他还有话要说：

“上校，如果您同意我开口的话，我还有一件事想求您。”

还有一件事？上校不禁感到吃惊，他注视着纳塔里奥，说：

“你讲吧。”

“济尔达又要生孩子了。孩子出生后，我想请您和埃尔内斯蒂娜太太为他洗礼命名。”

“这就是你想求我的事？”上校把手伸向纳塔里奥：“让我们握手，干亲家①。洗礼命名的那一天，我们好好热闹热闹。这是第五个孩子了，对吧？”

“是的，上校。我已经有两个小子和两个丫头了。”

“外面还有多少，纳塔里奥？”

“一大群，上校，我都算不清了。长得都像我，仿佛是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

一般说来，上尉每月在自己的庄园里只呆上三、四天，为了支付为数不多的几个承包工的工钱，察看一下活计进展的情况，观望一番郁郁葱葱的庄园景色，这也就足够了。但有一次，他在那里停留了三个星期，带领着工人们拓平最后的一块丛林。假如完全交给雇工们去干，连上帝也无法预计他们何日能够完成。有他在场指挥，谁也不敢偷一点懒。

土地面积不大，据内行人讲，是个年产量在五百阿罗巴②上下的小庄园。上尉的看法恰恰相反，他将这片种植园命名为“好望庄园”，并且断言，第一次开花结果之后，用不了两年，可可产量就可以达到那些眼熟的人所预计的五百阿罗巴的一倍。这里土地肥沃，再加上纳塔里奥多年以来直至现在仍然为上校照管着财富，在管理可可园方面比任何人都更加

① 受洗礼孩子的生父（母）与教父（母）之间的称谓。

② 重量单位。一阿罗巴约等于15公斤。

在行，有他的精心管理，每年产量保证可以达到一千阿罗巴。谁如果怀疑这一点，纳塔里奥就准备与谁打赌。这还不包括将要开辟出的种植园，丛林已经拓平，很快也要种上可可。

望着可可树苗在潮湿的树荫下茁壮成长，上尉心花怒放。已经挖好的树坑完全符合要求，坑与坑之间的距离精确无误，几乎无可挑剔，上尉亲切而急速地打量着，一双小眼睛真如钻石般闪闪发光。世界上种植什么也无法与种植可可相比，它的收益比任何其它作物都来得更多更快。种植可可就等于是播下金粉而收获金条。这是业已证实了的真理，好望庄园的主人咧开嘴微笑着，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现在需要的只是耐心和等待。

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送给自己原来的卡潘加的这些土地位于托卡亚格朗德附近，谁也不知道上校这样做是出于有意还是纯属巧合。在那个遥远的暴风雨之夜，纳塔里奥紧握着德国制造的手枪，眼前展现出河边的峡谷。他久久地打量着，尽管一片漆黑，却依然望得十分清楚。上尉把自己的庄园命名为好望庄园，于是就有人极不慎重地对这个名称的缘由进行猜度和琢磨，并且暗喻它与那个暴风雨之夜有关。有些人的舌头长而且锋利，尤其是想象力过于丰富，毫不理会许多谨言慎行之人的反复告诫：贫嘴多舌一分钱也休想挣到，相反，却很容易挨上从大树后面射来的一颗子弹。既然昔日的那个卡潘加已经不复存在，如今走在路上的乃是上尉和庄园主，为什么还要旧事重提呢？

托卡亚格朗德位于阿塔拉亚庄园和好望庄园之间，两者之间的距离不超过一里格半，最多两里格，骑上马转眼之间就到了。每当往返于两个庄园的时候，上尉总要抄近走那条

小路，这样他可以随时了解托卡亚格朗德所发生的变化。对这里的变化上尉不仅十分关心，必要时还会进行干预。

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上校的圣塔·马里亚纳庄园一望无际，除了种植可可之外，还饲养牲畜。这个庄园座落在科布拉斯河的发源地，与生长着卡阿廷加① 的荒野接壤，距离铁路线十分遥远，因此上校决定，要在一处合适的地方修建起一座仓库，存放干可可果，从那里把它们卖给出口商，然后由出口商运往伊列乌斯市。得知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上校的这一计划之后，纳塔里奥建议他把仓库修在托卡亚格朗德。上校喜欢这个地方，采纳了纳塔里奥的建议。由于这个地点十分合适，上校宣布还要在托卡亚格朗德修建一个牲畜栏，供送往伊列乌斯市和伊塔布纳市屠宰场的牲畜落脚休息用。纳塔里奥的建议太好了，为了表示谢意，上校派人给上尉送去了一头小母牛。

罗布斯蒂亚诺上校派出的工人砍去杂木，和泥备料并修建起第一批小房子的时候，上尉一直在现场观看，他还目睹了第一个妓女到达此地时的情景。这位妓女名叫雅辛塔，然而大家都称她为科罗卡②。由于上了年纪，不能再到各个庄园去招揽嫖客，她便定居在托卡亚格朗德，等候上门的脚夫，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把那里当作落脚投宿的地方了。

在推荐这个地点时，纳塔里奥向罗布斯蒂亚诺上校透露了他的打算：不久就要在峡谷的小山顶修建一所住宅。这个想法由来已久，一直在上尉的脑海里打转。只要一有钱他就动工，原有的为数不多的几个钱都用在好望庄园那里了。

---

① 巴西东北部地区的一种灌木。

② 葡萄牙语意为又老又丑的女人。

2

心满意足的纳塔里奥上尉午后不久来到了托卡亚格朗德。离开阿塔拉亚庄园的时间比原来预计的要长，他急着赶回去。上尉并没有想在此地停留，可是这里的情景不同往常，几个男人正忙于砍伐和运送树木，使他不由得在雅辛托住的棚屋前面让毛驴停下了脚步。难道是罗布斯蒂亚诺上校决定要提前修建牲畜栏吗？衰弱的老妓女出现在门口，只见她衣衫褴褛，贴身长裙的破洞处露出了干瘪的胸部。

“午安，科罗卡。”纳塔里奥骑在毛驴上招呼道。

“午安，纳塔里奥……”接着又改口说：“纳塔里奥上尉。”从前，当纳塔里奥还是个小伙子时，两个人曾睡过很多次觉，有些时候，看到纳塔里奥付不出钱来，科罗卡便让他暂时挂欠。可最近主动找纳塔里奥上尉的妓女实在太多了。“你回来了？这次耽搁了不少日子，遇上新的女人了吧？”

“除非拓荒用的砍刀把也是女人……告诉我，这么热闹是怎么回事？是罗布斯蒂亚诺上校在修建牲畜栏呢，还是有什么其它鬼名堂？”

“法都尔先生雇了几个人在给他造房子。是木头房，不是泥墙土房，更不是我住的这种房子。我在里面接客，透过裂缝从外面就能看到。”

“土耳其人法都尔？他要在这里盖商店吗？”上尉陷入了沉思：“盖在什么地方？你指给我看看。”

“贝尔纳尔达大概知道，法都尔先生在这儿住了一夜，跟她一起睡的觉，后来就决定在这里盖房。”

“哪个贝尔纳尔达？是弗洛伦西奥的女儿吗？”

“就是她。大约半个月前，她离开了她的爸爸，跟一支从博卡多里约来的牲口队到了这里。她新来乍到，男人们都想跟她睡觉。”

临走之前，纳塔里奥问道：

“科罗卡，缺钱用吗？”

“我宁肯饿死，也不伸手向人要钱。”

上尉笑了，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好一个嘴硬的老太婆：

“我还欠你一些钱，记得吗？老早以前的事了。”

“很有可能。”

纳塔里奥给了她一些钱，然后就到正在干活的几个工人那里去了，并通过他们了解到了法都尔的打算。这位流动商贩交给巴斯蒂昂·达·罗萨一笔钱，让他带人来砍树，准备好足够的木料，打算修建一所正面有两个门、里面有三个单间的住房。在这一带，只有靠近铁路线的塔瓜拉斯才有这样宫殿般的住房。你看，法都尔先生还把木匠卢皮斯西尼奥从塔瓜拉斯弄到这里来，替他打柜台和货架。活儿不少，而且催得很急。巴斯蒂昂·达·罗萨发表议论说：

“上尉，这个土耳其人准是发疯了。在托卡亚格朗德，用不着这样大兴土木。”

纳塔里奥摇了摇头，不同意这种看法。疯了？他可不这么认为。上尉毫不怀疑地坚信，托卡亚格朗德迟早会发展成为一个城市，而临近它的塔瓜拉斯，将来只不过是个被人瞧不起的破败的小村庄，一个麻疯病院。

3

和贝尔纳尔达栖身的茅舍相比，雅辛托的小屋也堪称是宫殿般的住房。四根木桩撑地，上面胡乱地铺着不多的棕榈树叶，这就是贝尔纳尔达的住处了。里面有一张旧床，三块石头上面架着一只瓦锅，除此之外便一无所有了。

纳塔里奥下了毛驴，环视了一下四周。贝尔纳尔达正从河边回来，从头到脚都湿漉漉的，手里拿着刚刚洗过的一件连衣裙和一件衬裙，湿透了的衣服紧贴着皮肤，里面黝黑的身子看得一清二楚，从披散的头发上掉下来的水珠一滴滴地沿着脖梗向下流淌。一认出来客，她先是一愣，停住了脚步，接着就张开双臂，朝他急跑过来。在纳塔里奥的眼睛里，浮现出了另一种景象：一个两岁的小女孩，离开正在玩耍的泥坑朝他跑来，脏乎乎地光着身子骑在了他的脖子上。刚来到阿塔拉亚庄园的时候，纳塔里奥曾在弗洛伦西奥和他的姘妇安娜的家里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弗洛伦西奥不在庄园里下地干活，他担任着更加重要的工作：负责照看武器和卡潘加。

贝尔纳尔达现在有多大年纪了呢？当小女孩的形象与阳光下浑身是水的少女模样合为一体时，纳塔里奥暗自问道。纳塔里奥认识她的时候，贝尔纳尔达还是个吃奶的小孩，从某种意义上讲，她是在纳塔里奥的照料下长大的。弗洛伦西奥的居室有两个房间，安娜在小客厅里为客人架起了一张吊床，地上是一个由木箱改成的小床，小贝尔纳尔达就睡在里

面。半夜时分，当贝尔纳尔达哭着醒来时，安娜极少醒来给她喂奶：在隔壁的房间里，累得要死的安娜正在酣睡，根本听不到女儿的啼哭声。纳塔里奥把小女孩从小床上抱起来，回到吊床，将她放在自已的胸脯上，摇动着哄她入睡。

博阿文图拉上校把阿丰索神父带来为小教堂落成祈祷的时候，贝尔纳尔达最多不过五岁。埃尔内斯蒂娜太太让人在庄园里修建起一座小教堂，以履行她对圣徒圣若泽的许愿。圣徒圣若泽是他们的保护神，上校的生命要归功于他们——圣徒圣若泽和及时扳动了枪机的纳塔里奥：上校，请允许开枪。庆祝活动历时两天，来客多得不计其数，甚至连巴伊亚市都有人前来参加。神父主持了弥撒，为圣像献祭，为姘居的男女主持了婚礼，给一群孩子和一些尚为异教徒的成年人施行了洗礼。神父贪食无度，酒量惊人，每到一家都要大口大口地痛饮。上帝谦卑的奴仆，上校无条件的追随着，信仰基督的楷模，伊列乌斯人热衷于公益事业的典范，阿丰索神父贪食暴饮，一个人和一个团队吃得一般多，因而对上帝犯下了罪过。

纳塔里奥利用这次机会，和已经与她姘居了一年多的济尔达结了婚。济尔达的父母都被天花夺去了生命，纳塔里奥在通往阿瓜普雷塔的路上遇到了这位无家可归、面色苍白、身体瘦弱和胆战心惊的孤女。一群无赖紧跟在她的后面，犹如一群公狗在追逐一只没有主人的母狗，每个人都带有武器。与其说是看上了她，莫如说是为了凑乐，纳塔里奥也参加了这场竞争，并且把马内·巴拉加多送进了天堂：这个家伙不认识纳塔里奥，竟然掏出了手枪。既然这位瘦弱的女人使一个男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纳塔里奥立刻把她带回家

去，并且让她生了一个儿子。

济尔达沉默寡言、顺从听话、勤劳肯干又喜欢干净，把泥墙土屋收拾得令人感到舒畅。她不仅变得身体健壮、面色红润，而且赢得了上尉的尊重和喜爱，永远地留下来了。她从哪里来的胆量，竟敢向她的男人兼主人讲出了要与他结婚的愿望呢？在神父面前举行宗教仪式，以免触犯上帝的法律，但没有必要在法官面前举行世俗仪式。

在收留济尔达之初，纳塔里奥还住在弗洛伦西奥家里，可以说，是当着贝尔纳尔达的面，在那张单人吊床上使济尔达怀上孕的。贝尔纳尔达继续睡在这个房间里，可由于济尔达的到来，她失去了在吊床上的位置，不能再在纳塔里奥的胸脯上面摇来荡去地入睡了。

为孩子们举行集体洗礼命名仪式时，安娜邀请纳塔里奥和济尔达做贝尔纳尔达的教父母。心灵手巧的济尔达用旧布头做了一个娃娃送给了教女。纳塔里奥虽然什么东西也没送，但却满足了贝尔纳尔达的最大心愿：可以管他叫教父，吻他的手，从他那里得到祝福。

弗洛伦西奥还留在阿塔拉亚庄园时，贝尔纳尔达呆在教父母家里比呆在亲生父母家里的时间还要多。在她十岁左右的时候，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弗洛伦西奥与博阿文图拉上校发生了分歧：卡潘加的骄矜使他不肯到地里去干重活。弗洛伦西奥去了博卡多马托庄园，庄园主本温多上校正需要一名好样的打手，以对付那些承包工人。纳塔里奥和济尔达主动要求把教女留给他们照料，但弗洛伦西奥根本不想谈起这件事，因为他们需要贝尔纳尔达帮助照看妹妹：安娜在这段时间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为伊拉拉，乳名叫伊拉。

当后来出了事的时候，济尔达认为，当时弗洛伦西奥就对贝尔纳尔达没安好心。

弗洛伦西奥搬走之后，纳塔里奥便很少见到贝尔纳尔达了。十三岁时，贝尔纳尔达已经长成为一个令人垂涎的美丽姑娘。在偏僻的可可庄园，对女人的垂涎是无法克制和没有节度的，因为只有极少数的男人才有幸得到一个女人。所有身穿裙子的女人都富有魅力，都有享用价值，连母驴、母马都不例外。一场脑血栓病使安娜永远地瘫痪在床，又聋又哑，变成了一个废物，除了要花钱和增添麻烦之外，已经一无用处。与此同时，贝尔纳尔达却变得花容玉貌，令人迷恋。躺在瘫痪在床的妻子身边，弗洛伦西奥从卧室里听到了睡在客厅的女儿发出的阵阵鼾声，诱惑力实在太强烈了。这个老酒鬼又能怎么办呢？在别的男人与她同床之前，他先使女儿失了身。谁都不想卷入这件事，不值得这样去做。为争夺土地而展开的武装械斗刚刚开始之时，弗洛伦西奥就在腹地的圣弗朗西斯科受雇为卡潘加，出生入死建立了赫赫战功。女儿是他的，应该由他来照管这个家，他认为怎么干好就怎么干。

4

边松开鞍绳，边用脑子计算，上尉得出了结论：贝尔纳尔达大概是在十四五岁之间。如果她生活在伊列乌斯市，还会是个不懂事的傻孩子，还会在玩着布娃娃。但在这个地

方，她已经成为一个成年人，一个开门拉客的妓女了。

贝尔纳尔达张开双臂跑了过来，刚刚洗好的衣服掉在了地上。但是，快到纳塔里奥身边的时候，却又停下了脚步，低下了头。倚在毛驴身上，纳塔里奥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尽管出于无意，还是眯起双眼打量了教女的全身：灵敏而苗条，铜色的肌体结实健壮。上尉感到一阵心乱，相互矛盾的情感和冲动交织在一起，仿佛一分为二地把他变成了两个人，耳边响起了过去的那个小女孩亲昵的声音：

“教父，请为我祝福。”

但随即面临的却是眼前的现实：

“收到我的口信了，是吗？”

“口信？我刚刚从科罗卡嘴里知道你在这儿。出了什么事？”

上尉松开毛驴，放它找草吃去了，它不会走远。不等贝尔纳尔达回答，他便进了屋，在用两块木板塔成的床上坐了下来。贝尔纳尔达跟了进来，站在他的面前。房间太小，她几乎碰着了上尉的膝盖。

“告诉我究竟出了什么事？”表面不带感情色彩的冷淡声音中却流露出一种明显的关心。

贝尔纳尔达抬起头，面对着教父，说道：

“我实在无法忍受了。父亲从庄园一回到家里，就只干两件事：喝酒和打人。”接着又缓慢而沉重地说：“还有教父知道的那件事。”

贝尔纳尔达用手搓揉着裙子，这是她心理难过的唯一表示：

“家里没有吃的，只有酒。我们所以没有饿死，一方面

靠的是邻居的救济，一方面我钻进林子里，谁肯出钱我都答应。不过这么做很危险，万一让父亲知道，他非杀死我不可。”

纳塔里奥只是听着，没有讲话。贝尔纳尔达悲咽难噤，几乎哭出声来，但却把它强压在喉咙里，她的意志已经在长期的煎熬中经受了磨炼。她拉起裙角，用它来冷却发烫的眼睛。上尉注视着教女那结实的大腿，端详着她那臀部的曲线。贝尔纳尔达的日子太难熬了。可怜的孩子！上尉不禁一阵难过，一种哀怜之情油然升上心头，然而却继续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大腿，欲火难耐，直至姑娘把裙角放下，接着说道：

“我是他的女儿，可他却把我变成了他的姘妇，人人都知道这件事。妈妈活着的时候，不能讲话，不能动弹，我屈从了父亲，免得让妈妈一个人孤零零地死去。现在妈妈死了，我们把她埋葬了，我也就离开了家。”她再次抬头正视着教父，说：“如果谁以为我甘心情愿，那他就想错了。母亲当时病成那个样子，我是因为没有办法才留在家里的。”

她是因为没有办法才留在家里的，此话千真万确。纳塔里奥只是说：

“我不知道安娜死去的事。”

“有二十多天了，我让人到阿塔拉亚给你带去了口信，难道他们没告诉你吗？”

“我出门了，现在才回去。伊拉呢？”

“她留在父亲身边了。”

“万一他像对你那样，也要与伊拉发生关系呢？”

“与伊拉？她还太小，还不到十一岁，还没有来月经”。

“我的这位干亲家会考虑这么多吗？在里约多布拉索，

卢伊扎·莫科托妓院有个十岁的女孩子，据说是她父亲使她失的身。这个地方，多的就是可可树和这一类的父亲。”

贝尔纳尔达没有讲话，事实的确如此。静默中，上尉千思万绪。欲火中烧。他用脚把棕榈叶子做成的门推上，伸出手，摸了摸教女贴在身上的裙子。贝尔纳尔达一动不动，也没有低头。

他的教女，一个脏乎乎的小姑娘，光着身子朝他跑来，骑在了他的脖子上。纳塔里奥想给她一枚硬币，但她却不肯要，一心只想抓住他的皮帽沿，骑在他的脖梗上。贝尔纳尔达是在他的吊床上睡大的，贴在他的胸脯上发出阵阵鼾声，纳塔里奥挠她的脚心时就咯咯笑出声来。小女孩的全部世界就是教父，除去他，便只有一片苍凉冷落的沙漠。

他不只是教父，几乎如同生身父亲。可那又怎么样呢？她的生父是弗洛伦西奥，可当他想占有她的时候她也没有拒绝，跟他一起同床了一年多的时间。虽说并非是心甘情愿，但毕竟是依从了。纳塔里奥抚摸她的肚腹，贝尔纳尔达依然一动不动。但是，当纳塔里奥的手指碰到她的乳房时，贝尔纳尔达微微一笑，低下了头。上尉把她拉上了床。

一阵充满渴望与快意的啊啊咿咿的喘息声之后，贝尔纳尔达轻轻地抚弄着教父的脸，微笑地说道：

“我一直在想，总有一天，我要这样和您躺在一起。”

她偎倚在上尉汗水涔涔的胸脯上，就像小时候睡在他的吊床上时一模一样：

“我有好多次都梦见跟您发生这种关系。当我想得到一件东西时，就会梦见它。教父，您也是这样吗？”为了把纳塔里奥留下来，好偎依在他的怀里，贝尔纳尔达随口说道：

“梦是骗人的，毫无用处。我要是想得到一件东西，就去干，就去拿。”接着又柔声地说：“这比做梦要强上百倍。我也早就想跟你发生这种关系了。”

多么让人感到心花怒放的话语：教父早就这么想了，早就有和她躺在一起和占有她的欲望了。当肉体和灵魂都毫无羞涩地互相赤裸和互相奉献的时候，人生中的不幸和苦难顷刻之间会在亲吻与爱抚的光明世界里烟消云散。啊，多么美好，我亲爱的教父，让我们尽兴地满足吧，我需要以此来补偿那些充满恐惧和烦恼的无穷无尽的日日夜夜！啊，我亲爱的教父，何等久长的愁苦！何等久长的忧伤！让我们尽兴地满足吧，不要离去！

“教父不会马上就走，是吧？天还早呢。”接着，她又满含歉意地说道：“我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供您享用，只有我本人，如果教父还想再玩玩的话。”

两个人都想再玩玩，他们尽兴地求欢作乐，直至夕阳西下，门外响起了毛驴的叫声。在穿靴子的时候，上尉问：

“那个土耳其人是怎么说的？”

“他要在这儿开个店铺，说这个地方有发展前途。他该回来了。”

“等他回来的时候，你让他到阿塔拉亚去找我。你首先告诉他，河水拐弯的那个山头，就是那个最高的，早就归我所有了。”

教父的话就是真理，就是法律，贝尔纳尔达的提问只不过是为了能让上尉再多呆上一会儿：

“是和庄园一起买下来的吗？”

“庄园是上校送给我的，我受之无愧。那个山头我同样

也受之无愧，只是我不知道它是谁送给我的：上帝还是魔鬼。我知道它归我所有，谁也休想占用。”

临别的时候，他没有付钱给贝尔纳尔达。如果那样做，贝尔纳尔达是会难过的。姑娘不是为了要钱，而只是想得到欢乐。但是，在离开此地之前，上尉跟巴斯蒂昂·达·罗萨和卢皮斯西尼奥讲好，由他出钱，利用替法都尔砍伐下来的多余木料，盖一所有三间卧室的小房，他的教女和科罗卡可以住进去，在里面接客。谁赢得发号施令的权威，谁就要负有义务。应该履行这些义务。

在使一位榨糖厂主人的头上长出了两个犄角①之后，黑人卡斯托尔·阿布杜因·达·阿顺桑又动手打了他一顿。

1

黑人卡斯托尔·阿布杜因·达·阿顺桑来自雷孔卡沃，并从那里带来了蒂桑·阿塞索②的绰号。这一绰号永远地保留了下来，极少有人称呼他的原名，而是都叫这个快活的小伙子为蒂桑。与此同时，他却把黑色王子的称号永远地留在了雷孔卡沃。伊塔瓦苏男爵阿德罗阿尔多·穆尼斯·萨拉伊瓦·德·阿尔布克尔克每次称呼他黑色王子时都带有明显的谑笑口吻，而男爵夫人玛丽·克劳德·杜克洛·萨拉伊瓦·德·阿尔布克尔克——或简称玛达玛③——在这样称呼他时，则双眸闪动，莺舌百啭，肛门扭摆。

① 对妻子或情妇有外遇的丈夫或男人的一种谑称，意为“戴绿帽子”。

② 蒂桑意为黑木炭，阿塞索意为炽热的，合起来为炽热的黑木炭。

③ 由法文Madame转成的葡萄牙语语汇，此处意为贵妇人。

是肛门，而不是臀部，这是混血姑娘鲁菲娜在高大住宅里的厨房里宣布的，引起了一片讥讽的笑声。尽管处于热恋之中，鲁菲娜的看法依然十分客观，因为玛达玛的臀部甚小，故而无法扭动。臀部虽小，却长着一双含情脉脉、令人神魂颠倒的大眼睛，透过透明的丝织上衣，以其外国女人特有的寡廉鲜耻，展示出一对虽小却十分坚挺而撩人的乳房，白皙得令人神往。每当年轻的卡斯托尔身着耀眼的佣人服装，用银制的托盘端着晶质玻璃酒杯出现在餐厅时，玛达玛就用法文低语道："我的王子。"声音里充满了欢娱。

每当身穿黄绿色服装、宽松的袖子上印有红色标记的卡斯托尔来到备餐间时，鲁菲娜低语的声音里同样也充满了欢娱："蒂桑·阿塞桑，啊，我的蒂桑！"鲁菲娜的身段完全无愧于富有的榨糖厂主人或庄严的、受人尊敬的主教大人享用，只见她裸露着双脚、裸露着双肩，高高耸起、色如蜜糖般的乳房——令人心醉神迷——不是寡廉鲜耻，而是胆怯羞涩地半裸在长裙的开领处，臀部象在潮水中摇摆着的小船，在卡斯托尔的面前晃动：蒂桑燃起了她胸中的熊熊欲火。

玛达玛从一本时装书上为自己的贴身男仆选择了一种服装式样，并亲自监督了缝制工作。然而，卡斯托尔穿上这套佣人服装却显得很不自在。他更喜欢在唯一的亲人克里斯托旺·阿布杜因灼热的打铁作坊里干活时系在腰间的围裙。男爵夫人把他从铁砧边拉了去，要把这位铁匠学徒变成自已的贴身仆人，为她牵马，成为她钟情的男人。一个奴隶是不能有自己的意志和看法的，尽管如此，尽管身着滑稽可笑的仆人服装，干着仆人所从事的家务，卡斯托尔的举止却毫无媚态，脸上总挂着颇富感染力的笑容。炽热的黑木炭也好，黑

人王子也罢，这个轻率冒失的小伙子使鲁菲娜彻底昏了头，她竟然不顾一切后果，把玛达玛气得暴跳如雷。

2

黑人的床第功夫无可比拟，这是马德莱娜·卡米告诉玛丽·克劳德的。马德莱娜·卡米是玛丽·克劳德的同窗学友，如同她的姐姐一般。在修女开办的圣科埃乌尔学校，这两个漂亮而放荡的女学生是无话不谈的挚友。她们互通消息，彼此讲述各自的打算和梦想，谈论宗教，谈论妓院，急切盼望着“解放”的日子快快到来。

马德莱娜的丈夫是名炮兵中校，在瓜德罗普指挥着一支部队。从瓜德罗普归来之后，马德莱娜斩钉截铁地宣称：1.命中注定，所有的中校都要成为温驯的忘八，连他们之中最呆痴的妻子也无法阻止其履行这一天命；2.在床第功夫方面，任何人也绝无可能超过黑人。就第一条而言，最好的证明便是马德莱娜的丈夫本人，是他把黑人多敦带回家来充当勤务兵的，而黑人多敦恰恰又是第二条的最好和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由于同或多或少是位殖民地贵族、或多或少是位混血儿和阔佬——就财富而言，不是或多或少，而是多之又多——幸福地缔结了姻缘，玛丽·克劳德就成了男爵夫人和榨糖厂的女主人。她动身来到摇远而神秘的热带，那里是她甜密的绿色甘蔗王国及其黑人奴隶的所在地。她随身带来了华丽的

服装和大量药品，也带来了忧虑不安的亲人们的叮嘱和马德莱娜所提供的颇富刺激性的信息。初来乍到的时候，这里的一切都令她感到新奇与兴奋，使她兴高采烈和满面笑容。但不久之后，她就觉得生活单调乏味了。

她对乡下的舞会感到厌倦；她的华丽服饰和欧洲人的习惯总要引起那些落后的、专爱背后讲人坏话的女人的妒忌与反感。她尤其厌倦男爵大人的骄矜和愚陋，此公妄自尊大，寡欢少欲。为了避免打哈欠和受孤寂的折磨，玛丽·克劳德白天骑马，夜里则纵欲求欢。她是一位勇敢的骑手，有时只身一人，有时由公爵陪伴，骑着雷孔卡沃地区最暴烈的良种好马，在原野上奔跑。

在实际生活中，对丈夫言行十分关注的男爵夫人发现，和中校一样，命中注定，所有的男爵也都要成为温驯的忘八，想去阻止他们不这样做纯属徒劳。既然如此，一个虔诚的妻子，就应该胜任其肩负的责任，帮助丈夫履行他的天命。一天，男爵和夫人在甘蔗园周围散步，谈论着有关马及其它动物品种的优劣与美丑，阿德罗阿尔多男爵指着一个正在作坊里打铁的年轻黑人，要玛达玛夫人注意观看那个品种极其优良的动物：

“你注意看他的脊背、大腿、双头肌、头部，亲爱的，真是一个漂亮的动物，一个完美无缺的典型。你仔细看他的牙齿”。

玛达玛顺从又满怀兴趣地打量了一番，用水汪汪的大眼睛久久地注视着这个完美无缺的典型，这个漂亮的动物，仔细地观察了他那洁白的牙齿和无忧无虑的笑容。不幸的人！一条粗布腰巾遮盖住了他那最妙不可言的部分。

男爵的父亲是一位选购马匹和奴隶的行家，男爵从他那里继承了高超的才能，堪称一位种族学权威。然而，玛丽·克劳德却从圣科埃乌尔学校修女那里获知，经过洗礼命名，黑人同样获得了灵魂。虽然黑人的灵魂具有殖民地性质，是属于第二等的，但已经足以使他们有别于其他动物。上帝的慈悲是无限的，修女多米尼克谈起在野蛮的非洲腹地布道的传教士们所具有的大无畏精神时，曾经这样说过。

"不，我的朋友，他根本不是一个动物，而是一个人，传教士为他施过洗礼之后，他就具有了一个不朽的灵魂。"

"一个人？"男爵不禁哈哈大笑。

当伊塔瓦苏的领主用法语谈笑风生，俨然一位学识渊博的贵族，对人类的愚昧无知颇感开心的时候，便因其目空一切而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一位与男爵同名的学士——阿德罗阿尔多·里贝罗·达·科斯塔——是圣托阿马罗的一位文学家，听到男爵纵声大笑，毫不留情地糟践他所崇拜的诗人波德莱尔①所使用的语言时，为了博得听众的欢心，便背着男爵把其蔑称为法国佬：这位诗人才子虽然不谙世事，大大咧咧，但也还没有达到公然去惹男爵大人大发雷霆的地步。

"请不要对我的话心存芥蒂，亲爱的，不过你的看法实在荒谬。哪儿见过把一个黑人说成是人的呢？我再重复一遍，是个漂亮的动物，肯定不如我们那匹蓝宝石马聪明。"

"非常漂亮，是的，非常漂亮的一个人，一位王子，一位黑人王子！"

"黑人王子！玛达玛，你真令人可笑。简直要使我笑破

① 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著名诗人。

肚皮。”接着便专横而高傲地捧腹大笑起来。

粗暴的讥笑，妄自尊大的神态，男爵的冷潮热讽终于使玛达玛信服：天命就是天命，这是上帝决定的。她收留了卡斯托尔，并且毫无悔意。即使榨糖厂主人已经察觉出，为什么玛达玛要使这个铁匠学徒转变身份，如今成了为他们端菜上饭的佣人，他也会佯装糊涂，因为他自己也和甘蔗园里的混血姑娘们纵欲求欢，对她们为所欲为，仿佛农奴制至今依然未被废除。

这位封建领主夺去了许多处女的贞操，但只和鲁菲娜保持着长久的关系。在高大住宅的厨房里，鲁菲娜神气活现，如同一位贵妇人，除了令人尊敬的主教大人送给她的镶有珍珠的十字架之外，身上还配带着手镯、耳环、项链、饰针等多种装饰物。男爵的慷慨没有止境，仿佛这些贵重的礼品依然不够似的，他还固执地要教育这位混血姑娘，使她的举止如同一位外国女人那样高雅，可惜却未能获得成功，因为鲁菲娜更喜欢自然而然地与男爵大人一起寻欢作乐：一个极为嘴馋的人，不需要在食品中增添什么调料。

长话必须短说，因为要讲述伊塔瓦苏这位领主如何当上双料忘八的详情细节，会不恰当地在本书所要讲述的有关托卡亚格朗德的故事中占去过多的篇幅。仅请注意，时隔不久，这件事便已经是人人皆知：卡斯托尔·阿布杜因，以其十九岁青春年华所具有的力量和纯真，在两个战场上——玛达玛金光闪闪的战场和鲁菲娜铜光闪闪的战场——同时作战，为男爵大人高贵的额头装饰上两只坚实粗壮又美丽动人的犄角。

3

寂静的房间里响起了男爵的鼾声，玛达玛细润而芳香的肚腹贪婪地抽缩着，沁出了一层薄薄的汗珠：她正在思念黑色王子，垂涎欲滴地回忆着卡斯托尔身体的各个部位：厚厚的嘴唇，尖利的牙齿，粗实的舌头，宽阔的胸膛，健壮的大腿，啊，还有那阴茎！

请原谅我用了阴茎这样一个污浊的字眼，显然它不属于玛达玛的用语。她不可能讲出这样的字眼，不可能用如此粗俗不堪有失高雅的词汇来提及那个绝无仅有、首屈一指的怪物——只要看上一眼，鲁菲娜就会忘乎所以，玛达玛的阴门就会湿润。阴门，这依然是个不幸的、俗气十足的词汇，是厨房里干粗活的人们惯用的字眼。上帝原谅我的多嘴，玛达玛过去也是厨娘，并且使用过这个字眼。

尽管男爵夫人的触觉过于敏感，感情极易激动，然而，即使在云雨交欢的高潮时刻，也依然头脑清醒，在用词上保持着法国加里亚人的逻辑性和准确性，总能根据其不同的状态和功能，找到恰如其分的法语词汇，来称呼那个漂亮的妙不可言的圣物。

对男爵的鼻烟和过分考究感到厌烦，对仁慈和慷慨的主教大人满身的香水味感到憎恶，鲁菲娜在温柔的男爵夫人歇息满头曲卷金发的那个宽阔的胸膛里寻找到了慰藉和关怀：那是卡斯托尔·阿布杜因·达·阿顺桑、蒂桑·阿塞索、

黑人王子、锦衣玉食的佣人、曾在克里斯托旺·阿布杜因的打铁作坊里当过学徒的小伙子的胸膛；他和他叔父阿布杜因的头脑都是尚戈① 铸成的。

在雷孔卡沃甘蔗园和榨糖作坊里，在圣费利斯、卡肖埃拉、穆里蒂巴、圣托阿马罗、马拉戈吉皮乃至州府巴伊亚市，到处都在议论着这件事。有人说，“忘八协会”——头上长出犄角之人的保护神——有了一位新的杰出的会长，即伊塔瓦苏的男爵，又称法国先生。此公的犄角大得出奇，是双料的忘八，是温顺的公牛之王。“一位温文尔雅的戴绿帽子的人”。这一亲切而友好的定义出自男爵夫人的玉口，啊，只有鲁菲娜的阴唇才能和男爵夫人的玉口相媲美。鲁菲娜的阴唇和男爵夫人的玉口均功能卓越，妙不可言，这是阿德罗阿尔多·穆尼斯·萨拉伊瓦·德·阿尔布克尔克和卡斯托尔的一致看法。前者身为男爵、.贵族和榨糖厂厂主，后者是出生在甘蔗种植园里的黑人奴隶。这便再一次证明，在真理面前，是不分什么智者和愚氓、富翁和穷鬼、贵族和平民的。

4

为了避免对伊塔瓦苏的男爵阿德罗阿尔多·穆尼斯·萨拉伊瓦·德·阿尔布克尔克作出错误的判断，为了不造成他也具有落后守旧的榨糖厂主人——他们维护传统偏见，不配

① 非洲黑人宗教传说中的光与火之神。

作一位文明的欧洲妻子的丈夫——的那些缺点的印象，那就应该指出，男爵夫人和铁匠学徒之间的奸情并不是导致卡斯托尔动手打人和逃走的直接原因。一切迹象表明，男爵对玛达玛奉献给他的富有诗情画意色彩的犄角并不感到震怒，而是把它们威严又漫不经心地安在了自己的头上，为那些野蛮的、有欠公正的榨糖厂主人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后者会杀死竟敢与黑人通奸的妻子和情妇；在结果那些胆大妄为的黑人之前，还要先割掉他们的生殖器。

男爵所以高高地举起皮鞭，在鲁非娜赤裸着的脊背上留下了道道血印，乃是因为混血姑娘的态度使他异常愤怒：鲁非娜忘恩负义，缺乏对他应有的尊重，伤害了他视为最最神圣的情感：鲁非娜乃是属于他的财产。他在这个不知感恩戴德的女人身上花费了知识和金钱：是他使鲁非娜荣幸地失去了处女的贞操，并且经常与她同床共枕；是他力图教会鲁非娜掌握高雅的交欢方式，而这个野性十足的无知女人却拒绝照办；是他使鲁非娜成为其姘妇，从而提高了这个女佣，干家务活的牲畜的身价，更不用说男爵还送给了她许多衣服和装饰品了。混血姑娘鲁非娜的背叛行为深深刺痛了男爵的心，因为这不是他已经厌恶了的妻子的那种简单的一时的任性行为，不是那种可笑的轻浮可以赦免的罪过，而是对主人的一种严重的侮辱，可耻的对抗，卑劣的嘲弄，所以是不可原谅的。这种过失是必须严惩的罪行。容忍这样的非礼行为，无异于动摇伦理和社会的基础。

正因为如此，一天，男爵清晨骑马归来，突然撞见鲁非娜和卡斯托尔正在从前奴隶居住的房间里纵欲求欢，而且采纳的是无知的蠢人才使用的低级姿势——混血女人躺在下

面，黑人压在上面——所以才不禁勃然大怒。我们应该承认，男爵不能不采取这种态度。卡斯托尔立刻起身逃走，但听到了鲁菲娜的喊叫声之后又返身折回。男爵正发疯般地教训着鲁菲娜，卡斯托尔一把将鞭子从他的手中夺了过来，断成两半，朝远方扔去。男爵立刻给了卡斯托尔一拳，一边侮骂，一边威胁道：

“狗屁王子，肮脏的黑人，我要让人把你的睾丸割下来。”

脸在火辣辣地发烧，目光一片模糊。黑人王子也好，狗屁王子也罢，只见卡斯托尔左手抓住了男爵的上衣，抡起右手朝他的脸上打去，直至有人从高大住宅和榨糖作坊赶来，他才停下手。人们犹如过节一般感到兴奋，因为不是每天都能看到一个榨糖厂主人挨打的场面的。

卡斯托尔逃走了，男爵悬赏要他的脑袋和睾丸。假如他未能及时逃走，即使男爵夫人肯为他求情的话，他也不会得救。男爵夫人不想这样做，她对黑人的背信弃义痛感伤心：啊，马德莱娜，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一个黑人，也是人世间最最卑鄙的一个男人。玛达玛卧病不起，哀愁郁闷地在床上躺了几天。后来终于振作起来，并准备和男爵一起前往欧洲旅行，去欢度第二个蜜月。理应如此。

卡斯托尔先是搭乘一只运载糖和酒的小船沿帕拉瓜苏河顺流而下，后来逃到了州府巴伊亚市，躲在一位名叫热尔特鲁德斯·德·奥顺的黑人老太太家里。热尔特鲁德斯认为，巴伊亚市距离圣托阿马罗太近，无法保证像卡斯托尔这样一个黑人的生命安全，因为他被指控犯有极其严重的罪行：狗胆包天，竟敢抬眼打量主人那完美无缺、冰清玉洁的妻子；

受到斥责之后，又企图强奸无力自卫、可怜巴巴的侍女；这个愚蠢的打算落空之后，继而又图谋杀害榨糖厂的主人。警察已经接到命令，正在到处搜捕，要把他抓入监狱。从雷孔卡沃赶来的拳术师们则奉命要把他干掉，也在串街走巷地寻找他。

藏在一只双帆船的底仓里，卡斯托尔由巴伊亚市来到伊列乌斯市。在蓬塔尔和奥利文萨之间一片耶林的空地上，卡斯托尔向着奥里沙神① 祈祷。黑人教会的神父阿罗卢接待了他，把他推荐给了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上校。这位上校十分富有，他不拒绝给信奉非洲教的黑人一碗饭吃，也不拒绝接受阿罗卢神父的祝福和启示。在金黄色的可可之乡，阿罗卢神父享有与主教大人同等的甚至是更高的威望：是他首先来到此地，对阳光和雨水行使着不可争辩的控制权。

5

跟随着一支驴队，卡斯托尔在托格亚格朗德落脚过夜，其时，他在圣塔马里亚纳庄园已经干了五年的铁匠活计。他此行的目的地是伊塔布纳市，更确切地说，是该市妓女们居住的那些偏僻的街道，以便享受一番女人的温存。对一个在雷孔卡沃榨糖厂曾尽兴地品尝过本国及外国女人风味的男人

① 巴伊亚州黑人所信奉的神明。

来说，在巴伊亚州南部的可可庄园里太需要得到女人的性爱了。

然而，他对这里的生活心满意足，除了叔父之外，他并不想念雷孔卡沃的任何人。即使现在可以返回，他也不会那样去做。在那里，他不过是个奴隶，唯一的权利就是低声下气地服从主人。他虽然被称为王子，在丝绸被褥和缎面床垫上，在精致的葛布被单里，给男爵安上了犄角，然而，即使躺在玛达玛的床上，他也依然没有自己是个自由人的感觉。为了追求自由，他不得不痛打了主人一顿，不得不甘冒生命危险，跋山涉水，千里迢迢来到可可之乡。还好，所做的一切都得到了报偿。

庄园里缺乏女人，这一点，他通过跟随驴队外出得到了补偿：在集镇，在村庄，在城市，他都能得到妓女的柔情。卡斯托尔已经成熟，变成了一个安安稳稳、和蔼可亲的黑人。他办事麻利，神气十足，待人热忱，去的时间间隔稍长，有些妓女就抱怨他好久没有露面：要使一个节日搞得热热闹闹，谁也没有他那样大的本事。

卡斯托尔是个心灵手巧、技艺高超的铁匠，在圣塔马里亚纳简易的打铁作坊里，他为庄园干着各种各样的活计：在牲畜身上打上烙印，为供人坐骑和运货的牲口钉上蹄掌，磨刀，修理铁锹、锄头、镰刀等各种工具。为了娱乐消遣，他也精心地打制刀子、匕首、牲口佩带的挂铃、送给女相识的戒指以及送给阿罗卢神父的礼物：象征着奥舒西①的弓与箭，象征着司水女神奥顺和大海女神耶曼娅的空心圆扇以及

① 巴伊亚州黑人信奉的神明。

光与火之神尚戈的双头斧子。上校一个劲地夸奖他心灵手巧，技艺高超，把他看成是一位艺术大师。蒂桑精心制作了一对颇有价值的马蹬，送给了这位庄园主。

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上校是个好人，他腰缠万贯又极有权势，但却不摆贵族的架子，不眼睛朝上，看不起庄园工人。即使如此，卡斯托尔依然梦想着在一个新建起的村落里盖起一间打铁作坊，独立经营，而不为老板，哪怕是再好的老板卖命效力。

蒂桑·阿布杜因在科罗卡的协助下，为著名的武装打手曼努埃尔·贝尔纳尔德斯的情妇拔下了一颗臼齿。

1

入夜时分，已经成为一片宿营地的托卡亚格朗德同往常一样十分热闹。突然间，远处传来了一阵阵痛苦而绝望的哎哟哟的呻吟，声音越来越凄厉。有人在哀呼着救命，似乎什么人快要死了。佩德罗·西加诺的六弦琴骤然而止，此人浪迹四方，没有固定的去向，什么都干，但又一事无成。瘾头极大的赌徒们停止了轮盘赌。脚夫和庄园工人被吵醒了，起身出门，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简易床上，睡在科罗卡身边的黑人卡斯托尔撑起半个身子，全神贯注地侧耳细听。

“好像在杀什么人。”妓女科罗卡说。

“我去看看、”卡斯托尔边说边穿上裤子。“我马上就回来。”

“我也去。”科罗卡仔细听了一阵说：“是女人的哭声。”

在托卡亚格朗德周围，危险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并非出于偶然它才赢了这样一个名称——，尽管最近一个时期这里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骚乱。有时人们能听到一声枪响，有时有人持刀行凶，因为玩牌也会发生殴斗事件。几天前，为了决定谁与贝尔纳尔达过夜，两个家伙几乎动起刀子来。发生过流血事件，但没有死过人，都是些无足挂齿的小事。尽管如此，这里的住户和过往行人在听到痛苦的喊叫声和呼救声时，仍然不免胆战心惊。

在存放从圣塔马里亚纳庄园运来的可可和脚夫及看守可可的卡潘加们休息的库房后面，出现了三个人影。明亮的月光下，科罗卡和卡斯托尔辨清了来人的模样：一个是位年轻的混血女人，皮肤黝黑，头皮浓密而曲卷，用手捂着一边脸，不停地呻吟着，假如不是这副怪模样，可以断定她长得挺漂亮。有两个人陪伴着她，一位是个瘦削的汉子，混血儿，年纪已经不小了，另一位是个老太婆。科罗卡迎上前去：小事一桩，不过是有一个女患者要到伊塔布纳市去求医。病情并不严重，因为她还能自己走路，而不是像垂危病人那样用吊床抬着。科罗卡不无讥讽地说道：

“因为一颗牙疼就这么大喊大叫？因为这一点小事就把我们给吵醒了？真不知害羞。”

愁容满面的老太婆怒气冲冲地对科罗卡说：

“太太，要是换成你，你也会这样。快三天了，她一直在疼，一刻也不得安宁。从前天开始，疼得越来越厉害。真可怜。”

接着，她提高了嗓门，好让围上来的人都能听到：

“我们是去塔瓜拉斯，看看在那儿能不能找到一位高

手，把她的牙拔掉。如果找不到，就到伊塔布纳市去。这是我的女儿，他的女人。”

她指了指一直沉默不语的汉子。老太婆想把一切都讲出来，显然，一路上她一直反复地对人们解释：

“依我看，准是有人诅咒过她，所以才……”

不等她讲下去，汉子使用粗暴的声音打断了她的话：

“够了！你讲得太多了。”

汉子腰间别着一把匕首，肩上扛着一支来复抢，眉头紧皱，心疼地注视着拖着哭腔呻吟的年轻女人。不用老太婆解释，人们立刻从汉子脸上流露出的不安与关切的神情中察觉出，这个女人是他的。卡斯托尔笑嘻嘻地主动说道：

“太太，如果你是在找一个能为她拔牙的人，那就用不着去塔瓜拉斯了。这里就能拔，请跟我来。”

汉子迈步来到黑人面前，问：

“到哪儿去？”

“到罗布斯蒂亚诺上校的库房去，让我来看看她的牙是怎么回事。”

“你能治牙疼吗？”这不仅仅是一个提问，汉子的声音里显然含有怀疑和警告的味道。

卡斯托尔毫不迟疑，莞尔一笑地回答说：

“能治，先生。我们走吧，太太。”

汉子作了个手势，一行人朝库房走去。卡潘加们让开一条路，他们对这件事同样也极感兴趣。围观的人越聚越多，佩德罗·西加诺、贝尔纳尔达、卢皮斯西尼奥、巴斯蒂昂·达·罗萨以及庄园工人和脚夫们都赶来了。他们相互低声耳语，侧目打量着这位身带武器的汉子。木匠卢皮斯西尼奥朝

巴斯蒂昂·达·罗萨作了个手势，后者也用手势进行回答，表示明白他的意思。两个人都认出了这位满面愁容的汉子：此人已上了年纪，又热恋着这位姑娘，这就使他变成一个更加危险的人物。卢皮斯西尼奥感到脊骨发凉：一切都可能发生。

蒂桑请这个女人坐在几个麻袋上面，张开嘴巴。女人却一动不动，继续呻吟，等候着汉子作出决定。汉子又问了一遍：

“你真会治吗？”

黑人又笑了，诙谐而滑稽地说道：

“我已经对阁下讲过了。”

“我不是什么阁下，不是你的阁下，也不是任何人的阁下。我是曼努埃尔·贝尔纳尔德斯，住在伊塔卡雷，不喜欢开玩笑。我马上让她坐下来，但是一切风险都要由你承担。”接着便柔声细气地对那位女人说道：“过来，坐下，克洛林达，张开嘴，让小伙子看看你的牙。”

在汉子以威胁的口吻报出自己赫赫大名之前，卢皮斯西尼奥和巴斯蒂昂·达·罗萨便已经认出他来了。在巴达罗家族与巴西利奥·德·奥利维拉上校进行武装械斗时期，曼努埃尔·贝尔纳尔德斯是个受雇于巴达罗家族的武装打手。在最后一场交战中，子弹打光了，只剩下了他一个人，肩上被子弹击中，浑身是血。尽管如此，他却没有投降，不肯屈服，用匕首又刺伤了三个人。被俘和被捆绑起来之后，对方的人准备将他折磨至死。巴西利奥上校没有同意：这样的男子汉不该遭到虐杀。他下令释放了曼努埃尔·贝尔纳达斯，并主动地与他握了手。此后，曼努埃尔·贝尔纳达斯开始

定居于伊塔卡雷，种植玉米和木薯，并拥有一间磨房。能够与他齐名的只有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

此时此刻，所有的人无不为黑人蒂桑的性命担心。这个小伙子勤劳肯干，能说会道，颇为大家所喜爱。钉马掌时他的手稳当而有力，做铁匠活时他的指头敏捷而灵巧。看上去他只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太爱管闲事，什么事情都要插手，什么问题都想解决。一个魔鬼王子。他将为自己的胆大妄为付出高昂的代价。谁让他没事找事呢？可以断定，他没有治牙病的本领，也不曾治过牙病，只不过是个心灵手巧、喜欢逗哏取乐的黑人罢了。

年纪轻轻，他就和男爵大人的合法妻子及其宠爱的情妇发生了关系，冒着生命危险，在峡谷与山岗，在甘蔗林与榨糖厂，在绿色的原野和蓝色的天空，跨上了只归榨糖厂主人所有的坐骑。现在他又俨然摆出一副经验丰富的治牙专家的架式，早已把胆怯抛到九霄云外了。

“非常荣幸地认识您，曼努埃尔先生。我叫卡斯托尔·阿布杜因，因为是个铁匠，所以大伙儿都叫我蒂桑。我过去还有其它的绰号，如果哪一天您愿意知道的话，我可以讲给您听。现在我们就来为您的夫人治病。我叫人反复念叨过，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牙疼。上帝保佑，我一直没有牙疼过。”他咧开嘴一笑，从一侧到另一侧露出了两排雪白的牙齿。

2

“太太，上面还是下面？左边还是右边？”

“下面，就是这儿。”

围观的人凑拢过来，个个都想看个明白。他们的目光从曼努埃尔转向卡斯托尔，从牙疼的女人转向老太婆。蒂桑让科罗卡把油灯举到与克洛林达的脸一般高的位置，在来回晃动和冒着黑烟的灯光下，蒂桑刚刚能够看清楚。他把手指伸进右侧，直至病人呻吟得更加厉害，他在一颗臼齿上摸到一个小洞时才拿了出来：“是一颗糟牙。如果姑娘愿意，如果有人能找来一把钳子，我可以把它拔下来。”

曼努埃尔·贝尔纳尔德斯又发话了，依然带有怀疑和威胁的味道：

“你拔过牙吗？”

在这种偏僻的地方，一个钉马掌的人最终是会成为一名兽医的。卡斯托尔不止一次地给驴和马拔过牙，但却还未曾给一个男人或女人拔过。可这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拔过的牙不计其数。”

在库房的抽屉里，人们找到了一把钳子。黑人又让拿点酒来：

“让姑娘喝上一口，这样疼得会轻一些。”

一个脚夫拿来了大半瓶酒。蒂桑尝了一口，称赞说味道不错。他对克洛林达解释说：

“会有一点疼的，如果你想把它拔下来，就必须挺着。”他的微笑给人一种信任感，“但是只疼一次，然后就过去了，再也不会疼了。”

“那你就行行好吧。”

黑人彬彬有礼地把酒瓶递向曼努埃尔：

“来一口吗？它可以使人头脑清醒。”

“不喝。”一直站在女人身边的曼努埃尔紧握着来复枪，脸上毫无表情。

卡斯托尔佯装没有看到：

“不喝？是不喜欢喝，还是因为你是新教教徒？可是，不管是否喜欢，姑娘是不能不喝的。”

从拿瓶子的样子来看，人们立刻看出克洛林达是不会拒绝喝上一口的。她甚至不再呻吟了。

“夫人，现在请张开嘴。科罗卡，油灯！”

蒂桑的手指触摸着女人的牙床，每挪动一下，病人都不舒服地躲闪一次。在死一般的静默之中，围观的人个个提心吊胆，神情紧张，对每句话和每个动作都十分注意。老太婆从女儿手中拿过酒瓶，自己也喝了一口，蒂桑笑着说道：

“老人家，你这是干什么？你也要拔牙吗？拿好这个。”他把钳子递给了老太婆，转身对缺乏教养的汉子说：“曼努埃尔先生，请把匕首借给我用用。”

“干什么用？”

“马上你就知道。我需要把牙床剥开，好让钳子把牙齿钳紧。”

他接过匕首，又吩咐克洛林达再喝一口酒。

“她会喝醉的。”老太婆大吃一惊。

“醉得越厉害越好。”

佩德罗·西加诺点了点头，看到了并且赞扬了呻吟着的女人的勇敢精神：她仰起脖子又喝了一口。

“你要做好准备，会有点疼的。”卡斯托尔提醒说。

“不会比现在更疼。”酒不仅没有使她产生醉意，反而增添了她的勇气。

蒂桑要科罗卡移动油灯，好使他看清楚姑娘张开着嘴的里面，然后用匕首尖一点一点地剥开牙床。血沿着女人的舌边流了出来。曼努埃尔·贝尔纳尔德斯扭过脸去，眼望着前方。除了女人发出的含混不清的呻吟声之外，没有任何其它的声响。每当感到匕首尖拨动的时候，克洛林达就要抖动。

“好了！”卡斯托尔说道，“老夫人，把酒瓶递给她。”

他把匕首还给了它的主人。曼努埃尔·贝尔纳尔德斯在斜纹布裤子上擦了擦匕首上的血迹。蒂桑等女人喝完酒，就让她张开了嘴巴，尽管如此，要把钳子伸进去仍有困难。同样，用钳子夹住那颗龋齿也决非易事：虽然这位钉马掌的铁匠动作相当灵巧，仍然有两三次钳子夹住了已经压扁了的牙床，疼得克洛林达浑身直抖。黑人放下钳子，要用手指去拨开牙龈，乘此机会，女人身子一晃，猛地站了起来。看都没看她一眼，曼努埃尔·贝尔纳尔德斯就说道：

“既然说过愿意，现在就要挺住，小伙子已经打过招呼。来，坐下，别再站起来了。”

这是一道命令，然而语气温和，曼努埃尔并没有提高嗓门，他从来不粗声大气地与克洛林达讲话。这位混血汉子很爱这个女人，贝尔纳尔达心中想道，不禁为蒂桑担起心来：要是黑人把这个女人的嘴巴弄伤，而又不能把牙拔下来，人

们必将目睹一场悲剧发生。她环顾四周，从其他人的脸上也察觉到了同样的优虑。啊，圣母马利亚！

那个女人平静下来，蒂桑终于用钳子紧紧夹住了那颗臼齿。只见他站稳脚跟，猛力一拔，不料女人的身子也向前一倾，结果牙齿没有随着钳子拔出来。黑人又耐心地重新开始。任务艰巨，几分钟的时间却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围观的人紧紧地挤拢成一圈，有人——大概是贝尔纳尔达——粗粗地喘了一口气。曼努埃尔·贝尔纳尔德斯这一次提高了嗓门，厉声要求道：

“这次一定要拔下来！”

油灯光下，卡斯托尔微微一笑，接着便伸进钳子，直至感觉到已经紧紧地夹住了牙根。他请两个男人来帮忙，按住克洛林达，不让她动弹。没等有人站出来，曼努埃尔·贝尔纳尔德斯作出了决定：

“不需要任何人，我一个人就足够了。”

他把来复枪靠在可可麻袋上，两只手紧紧抓住了女人的脖梗。黑人站稳身子，用尽全身力气——一个给牲口钉蹄掌和趁热打铁的工匠的力气——猛烈一拔，钳子带着污血从女人嘴里拔出，中间夹着一颗已经变了形的臼齿。卡斯托尔举着钳子，说：

“姑娘，这就是你的牙齿。”

克洛林达吐了一大口唾沫，用手擦了擦腥红色的口水，拿起酒瓶，像喝水似地把剩下的酒喝个一干二净，然后道谢说：

“小伙子，上帝会报答你的。请原谅我合作得不够好。”

曼努埃尔·贝尔纳尔德斯把抢扛在肩上，凑过来说：

“握握手吧。”边说边伸出了手，“请原谅我对你的不信任，因为我看你年纪太轻。拔牙是个苦活，我要付多少钱？”

“一分钱也不用付，我不靠拔牙为生。”

谁也不知道从哪里又冒出了一瓶酒，一只一只手地传给了他们。曼努埃尔·贝尔纳尔德斯握着瓶口，喝了两大口，然后用上衣袖子擦了擦嘴。在把酒瓶递给黑人蒂桑的时候，汉子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上帝保佑，我不是什么新教教徒，只是刚才我不想和你一起喝酒。”接着便告辞说：“如果有一天你用得着我的话，就去找我，你已经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了。”

佩德罗·西加诺拨动了琴弦，奏起了阿拉戈亚地区的科科舞曲。欢快的舞曲令众人不能自已，个个都感到双脚发痒。老太婆情不自禁地率先以轻快细碎的脚步跳了起来，她最喜欢的两件事就是喝酒和跳舞。众人以她为中心，围起一个圆圈，伴随着舞曲的快速节奏，拍起手来。蓝眼睛的白人巴斯蒂昂·达·罗萨把贝尔纳尔达带到圈子的中心，配成了一对极其出色的舞伴。已经平静下来的克洛林达，用邀请的目光望着身边的汉子。曼努埃尔·贝尔纳尔德斯又微微笑了起来，放下了肩上的来复枪，他已不用再为姑娘的牙疼而心急火燎，不用再为可能要动手杀人而保持高度的紧张了。从装满可可的麻袋里飘溢出一股强烈的香味，和人身上散发出的汗臭味混为一体。这是当地人所熟悉的两种气味，无论哪一种都无与伦比。

“蒂桑大夫……”科罗卡一边把油灯挂在门上的一颗钉子上，一边开玩笑地叫道。

舞会已散，他们又回到了简易床上。科罗卡并非香气袭人和举止高雅的男爵夫人，也没有鲁菲娜的苗条而充满青春活力的身段。但是，为了满足一时的急需，她并不亚于男爵夫人或是鲁菲娜，甚至比她们其中的任何一位都好：既具有男爵夫人玛达玛的智慧，又具有混血姑娘鲁菲娜火一般的激情，堪称一位顶呱呱的供男人享用的妓女。

3

潮湿的燥热，泥浆和尘土，把可可之乡划分成两个不同的时期。和阳光一样不可缺少的雨水，一下就是半年。无休止的霏霏淫雨，很容易转成热带的狂风暴雨。如果雨季过长，就可能酿成灾难，使需要阳光和热量的可可嫩果不等成熟就烂在树上。上校和工头们，都抬头仰望天空，或是找寻着可能降雨的预兆，或是找寻着可能放晴的征象，以便可可树能在雨季中开花，可可嫩果能在日照下茁壮生长，成熟后的金黄色的果实犹如一片片烈火燃烧，这样就可以使得天独厚的可可产区保持其传奇色彩。各种有关这一地区的传闻不径而走，整个巴西都在流传着发生在这里的那些令人胆战心惊的故事。

为了谋生和发财致富，有的人自北而下，有的人自南而上，各种各样的人野心勃勃地汇集到了这片新开辟的生产黄金果的土地，他们之中有工人、农民、罪犯、冒险家、妓女、律师乃至劝说异教徒皈依的传教士。还有来自大海另一侧

的阿拉伯人、犹太人、意大利人、瑞士人和德国人。此外，也不要忘记伊列乌斯——孔基斯塔铁路线上和巴伊亚州西南铁路公司以及飘扬着大不列颠国旗的领事馆里的英国人，这些人严守着英国人绅士派头和嗜酒如命的传统。英国领事把一家人留在了伦敦，在伊列乌斯市雇用了一位寡言少语的印第安女人为他料理家务。上床之后，小巧的印第安女人一丝不挂，仿佛一位森林女神，或许真的就是森林女神。领事先生使她生育了一个漂亮的儿子：一个眼睛碧蓝的土著人，一个肤色深褐的外国人。

可可作为一种新的种植物，能使人腰缠万贯，也把人变得残酷无情。可可产区的人们，虽然张口必称上帝，在设置埋伏和进行幕后交易时也徒然地叨念着它的名字，但却少有对宗教的虔诚。为了得到雨水，得到阳光，上校们轻易地向上帝许愿，每年都履行着向天国许下的不同的诺言，企图以此买通诸位圣徒，使其大发善心，赦免人们的罪过——如果可以把为争夺土地而发生的种种事端称之为罪过的话。

远在殖民地时期，远在尚未种植可可之前，圣徒圣乔治被白人放在帆船上的神龛里，带到了此地，并被宣布其为卡皮塔尼亚① 的守护神。这位武士出身的圣徒骑在马上，高举长矛，严格地履行着守护神的职责。放在贩奴船的船仓里，被黑人奴隶带到此地奥舒西则栖身在森林密处，他是树木和万兽之王，坐骑是一头箭猪，或一头巨大的野猪。欧洲来的圣徒和非洲来的神灵合为一体，在圣像游行的舁架中，在伊

① 1504年，葡萄牙国王把刚刚沦为该国殖民地的巴西划分成若干部分，以卡皮塔尼亚命名，馈赠给一些贵族和其他显赫人物，作为他们世袭领地。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1541年。

列乌斯市主教堂的主祭台上，或是在阿罗卢神父的草棚里——阿罗卢生为奴隶，躲进了草棚，在那里等待着解放——主宰着阳光和雨水，倾听着祈祷和赞歌，享用着弥撒和供品。在黑人的圣堂中，一边悬挂着卡斯托尔·蒂桑·阿布杜因在铁砧上打制的弓与箭——奥舒西的象征，一边是正在斩杀恶龙的圣徒圣乔治色彩鲜艳的画像。画像是阿拉伯人法都尔·阿博达拉馈赠的，当生意允许他稍事休息的时候，此人对上帝十分敬畏。

对人和牲畜来说，庄园通往各个村落、集市、属于英国人的火车站、伊塔布纳市以及伊列乌斯市港口的大道、小路和崎岖的山径，都意味着接踵而至的威胁：令人咋舌的深沟，望而生畏的泥潭，陡坡，峭壁，每走一步都隐伏着危险。在这种路上，步伐稳重的慢腾腾的毛驴和母骡要远胜于飞驰的牝马和公马。

有些上校为自己的富有和勇敢而神气十足，这些头发浓密，肤色黝黑的上校俨然一幅英国贵族模样，喜欢炫耀带在惯于扳动枪机的手指上的闪闪发光的大戒指，为他们供养的女人——这些衣着华丽花费甚大的妓女来自巴伊亚市、阿拉卡儒市、累西腓市甚至里约热内卢——在商店开立帐户，骑着纯种的良马，在城里的街道上招摇过市。但是，当返回庄园的高大住宅时，一路上却坐在母骡或毛驴安稳的背上。有些母骡或毛驴跑起来并不亚于最好的马匹。

驮运干可可的驴队，从庄园出发，前往火车站或是伊列乌斯市和伊塔布纳市，瑞士人和德国人开办的出口商号的总部都设在这两个城市里。老弱毛驴留在庄园里，负责把种植园里的软可可运往发酵池。驴队沿着难以通行、充满危险的

道路行进，在漫长而艰苦的旅程中，脚夫们挑选出一些条件优越的地方作为落脚过夜之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过夜的地方几乎都变成了路边的一个个居民点，其中有些发展成为村庄和乡镇，成为未来城市的前身。另一些则变化不大，只不过拥有一排房屋，一名妓女和一个小酒店而已。

光阴荏苒，寒暑易节，托卡亚格朗德渐渐成为脚夫们偏爱的投宿之地。这些脚夫来自广阔的科布拉斯河流域，那里有为数众多的可可庄园，该地区最大的几个庄园就座落在那里。精明能干又富有远见的土耳其人法都尔修建店铺的消息刚一传开，托卡亚格朗德很快便盖起了一批新的住宅：茅舍、矮屋，木棚。有些是泥土房，有些是木头房，最差的是用干草搭成的茅舍。

为曼努埃尔·贝尔纳尔德斯漂亮的姘妇克洛林达拔牙的故事发生数月之后，卡斯托尔在这里建造起了第一间用石头和石灰砌成的房子，以便收放铁砧和铁锤。据那些专爱搬弄是非的人说，铁匠得到了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儒上校的帮助，他预支给黑人一笔钱，不收利息，也没有规定偿还期限：

“这个黑人十分精明，要是他不上当受骗的话，一定会富起来的。他胆子大，是从外国女人那里学来的，所以对什么都无所畏惧。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爱管闲事的人。”

路边的小居民点

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法都尔·阿博达拉饱尝恶梦之苦，一心想要成亲。

1

富足美好的日子迟迟未至，法都尔的耐心和勇气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和痛苦的折磨。然而他毫不动摇地信守着自己和上帝缔结的协议：他要完成自己应该承担的部分，上帝也不会不履行其应该承担的部分。法都尔不时地回忆起那庄严的协议：上帝指引着他来到此地，目的是让他在这里安身立命，发财致富，以完成他的天命。他几乎总是谦卑地为此祈祷，绝望的时候也会愤怒地诅咒。

有些时候，他也曾犹豫动摇，几乎到了举手投降的地步。当他在托卡亚格朗德惨淡经营其规模有限、发展迟缓的商店之时，能够即刻受益的其它令人动心的出路曾展现在他的面前。为了赢得他的心，魔鬼制造了种种奇迹，企图使他就范：各种令人咋舌的安排，极有诱惑力的建议，让这个孤苦零丁的商人产生了奇妙的幻觉。

为了使他屈服，魔鬼随心所欲地使用了泽济妮娅·多·布蒂娅的影象。这个残酷无情的女人，下流而骄横地闯进了他的卧室，在他急切需要休息的有限时刻里，前来与他纠缠。在生意最为忙碌的日子里，结束了一天的劳累之后，疲乏已极的法都尔一头瘫倒在床上，希望能得到必要的休息，好好地睡上一觉，做一个美滋滋的好梦，在令人舒心的梦境里，成为一个腰缠万贯备受敬重的阔佬。每逢这种时刻，泽济妮娅·多·布蒂娅必然要前来找他的麻烦，结果是与他所期望的恰恰相反，在梦境里他总是焦虑万分，争吵不休。只要他一合眼，这个女人就会一丝不挂地闯进屋来，令人眼花缭乱，神魂颠倒。

法都尔闭上眼睛之后，泽济妮娅便展示出她身体上那最妙不可言的部位，那里是真正的天堂，欢愉的乐土，美味的珍馐，醇香的玉液。展示出来却又不肯奉献，这个狗娘养的女人企图通过淫荡地挑逗和开心地戏谑，把法都尔引入歧途。招引他的时候搔首弄姿，嗲声嗲气、柔情似水；拒绝他的时候粗暴强横、轻蔑鄙视、侮辱咒骂，使用的是毒蛇般的语言。

你钻到这个肮脏的角落、这个偏远的穷乡僻壤来干什么？无知的土耳其人，一个大蠢蛋！过去，至少你还能到伊塔布纳市来，在我的怀里恢复一下流动商贩的疲劳。你喜欢跟女人寻欢作乐，我们都叫你土耳其苏丹，任你随意挑选。可现在，你只是偶尔地才从你那蛇洞里，从那令人作呕的虱子窝里钻出来一天。才来到城里，就马上又准备返回了。采购完货物之后，剩下的时间刚刚够你喘口气来放松一下，可怜的土耳其人，你蠢笨得活像头毛驴。

法都尔企图抓住她，泽济妮娅躲闪着，从床上逃开，一个劲地对他进行挑逗引诱，整个通宵，法都尔也休想碰触到她或是使她化无情为有情。随着第一头毛驴的叫声，在黎明行将到来之际，泽济妮娅便化做一阵清烟消失了。

醒来之后，法都尔疲惫不堪，浑身是汗，欲火中烧。天已破晓，他依然朦胧地看到泽济妮娅的乳房、大腿、臀部、柔软的肚腹和那最妙不可言的部位！明天我一定要离开此地，甩手不干了。峡谷里传来阵阵驴叫马嘶，脚夫们就要到了。在继续上路之前，他们要到这里来喝上几口酒。

到了伊塔布纳市，法都尔总是恳求泽济妮娅到托卡亚格朗德来一次，说是要送给她很多东西。泽济妮娅向他要了一笔路费，答应很快就去：毫无疑问，在年历上永远都不存在那个日子。

2

在这个可怜的路边小居民点，的确有不少蛇和虱子。危险无时不在，来自丛林和沼泽地里的蛇大多有毒，随时能置人于死地。如同被丢弃在路上的废物，如同收集来的破烂，托卡亚格朗德屈指可数且又上了年纪的妓女，刚刚能够满足为数不多的脚夫和从一个庄园前往另一个庄园去的伐木工和承包工的需要。其实，只消熬上两、三天，他们就可以赶到伊列乌斯和伊塔布纳市，那里有足够的妓女准备接客，然而，这些情欲似火的男人却迫不及待，忍受不住等待的煎

熬。在这个小小的居民点，他们没有挑选的余地，可是对饿得要死的人来说，再糟糕的食物也要往嘴里送，吃过之后还会满意地咂咂嘴唇。

只有贝尔纳尔达与众不同，是个例外，长得十分标致。这位妙龄少女迷人而又整洁，身体健壮，黝黑的皮肤和乌黑的头发闪闪发光，活像一个洋娃娃，一头野性十足的小牝马。是生活中的不幸使她流落到这里，还是她有意选择了这个地方呢？她从未流露过要离开此地前往大城市去卖笑的意愿。假使她肯这样做，无论在伊列乌斯市还是在伊塔布纳市，在阿瓜普雷塔还是在伊塔皮拉，肯定都会有上校愿意给她提供住处，在商店里为她开立帐户，把她据为己有。曾经有人劝她收拾包裹，到另外的地方去谋生挣钱。我喜欢这里，她说道，然后便莞尔一笑。

刚刚在这里定居下来的法都尔，衡量过一番利弊之后，曾建议贝尔纳尔达与他同居，帮助他经营商店，与他分享那张大床。在定做床和床垫的时候，法都尔曾对卢皮斯西尼奥这样说道：你要注意我的个头，而且要记住，经常会有妓女来陪我睡觉。

贝尔纳尔达深表谢意，然而没有答应。法都尔先生，您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想和我睡觉，我随时都听您的吩咐，由您来选择地点，睡在您喜欢的床上，只要向我一招手就行了。如果您愿意，可以付钱给我：和一位举止如此彬彬有礼的公民、一位感情如此炽热和经常光顾她的男人一起睡觉是可以不收钱的。但是要和我同居，非常感谢，可我不愿意。她不想和法都尔同居，也不想和任何其他男人同居。贝尔纳尔达把这件事告诉了科罗卡：

“你知道吗，法都尔先生送给我一瓶香水。法都尔先生是个好人，他要我跟他住在一起。”

“是姘居吗？”

“我是说住在一起。”

“和这个土耳其人住在一起？那你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真是有福气。”

“我不愿意。我不愿意把我和他或是任何其他男人拴在一起。”

“为什么不愿意呢？”

“我只跟爱我的男人一起生活，真正爱我的。”

“我原以为你对这个土耳其人有点感情。”

“可能有，不过，我不会因为一点感情，或是因为钱，就跟一个男人一起生活。”她沉思着，低下头解释说：“在一起生活，像夫妻一样，只是为了专一的爱情一起过一辈子，这会使我心里难受。不能这样，对我来说，这种情况已经了结了，最好还是当一名妓女。”

这两个女人才认识不久，都是初来乍到，彼此刚刚熟悉。科罗卡没有吭声，把要提的问题和准备进行的规劝嗾了回去。贝尔纳尔达抬起头来，笑嘻嘻地说道：

“托卡亚格朗德的男人都蛮漂亮的：法都尔先生，佩德罗·西加诺，巴斯蒂昂·达·罗萨，其中最漂亮的要属我的教父。”

令人着迷的贝尔纳尔达使所有的男人都对她产生偏爱。入夜之后，她便成了脚夫们你争我夺的对象，并不总能满足法都尔一个人的渴望，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当法都尔因挑选的余地太小而感到厌烦时，这位阿拉伯人就会从伊塔布纳

市弄回一个妓女来。这要花一大笔钱呐。

3

当法都尔给脚夫们端上一天中卖出的头一遍酒的时候，才在柜台边彻底醒过来。早晨的酒钱赚得最为辛苦：黎明时分，天还没有大亮，甚至都来不及上趟厕所和洗个澡。如果可能的话，他情愿把这点赚头让给其他的人，而他只去做赚钱更多又不那么使人劳累的生意。

他在丛林里大便，必须时刻提防着毒蛇。他下到河里，洗去满身的汗水、虱子的臭味和夜里的梦境。他用黑木炭磨擦牙齿，以此代替刷牙。他把铁三角架下面的余灰吹得冒出火苗，然后用罐头盒装上水烧开，冲上一杯咖啡。这个铁三角架是出自亚洲人之手的奢侈品，有一次他到塔瓜拉斯去收债，用很低的价格便把它买到了手。法都尔的心境重新平静下来，对人生及其种种不如意的事默默地进行思考。眼下的生活并不容易，但是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法都尔坚信，如果他半途而废的话，立刻就会后悔：上帝不会赐福给那些对他并不虔诚的人。为了无愧于上帝所给予的恩赐，为了成为一个腰缠万贯、人人敬重的富商，他应该经得起严峻无情的挑战。

他用大手掰开熟透了的软雅卡果——仿佛一罐金黄色的蜜汁——，然后取出多汁的果实，果汁沿着嘴角向下流淌。接着又烤上了一块腌牛肉。他已经向卡斯托尔·阿布杜因定

做了一把烤肉叉，这位心灵手巧的铁匠用一只手牢牢地钳住放在砧上的物件，另一只手准确无误地抡着铁锤。腌牛肉的油脂一滴滴地落在木薯粉上，什么东西也没有它的味道香美，此乃伊列乌斯人最喜欢吃的食物。一块腌牛肉，一把木薯粉，为了不使味道太咸，还要再加上熟透了的香蕉。雅卡果、腌牛肉、香蕉、方糖、贾亚果、曼加巴果①、乌布斯果②，各种香味混杂在一起，香喷喷的味道好极了。嘴馋的日子，用小刀削尖一个树枝，叉上一个巴蕉，放到火上烧烤，直至变成金黄色。为了不至于烤糊，去掉皮之后，再裹上一层木著粉，堪称美味佳肴。

轻风徐徐从河边吹来，夜里接客的妓女们正在安静地休息。蒂桑走出家门，收取捕获到的野味，重新安放上狩猎用的夹子。可可仓库的看守和为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儒上校修建畜栏的工人们还没有开始一天的工作，只有小鸟儿的婉啭啼鸣打破了托卡亚格朗德黎明时分的宁静。这是法都尔最为惬意的时刻；喝完滚烫的咖啡，坐在商店的门坎上，点燃烟斗，打量着四周赏心悦目的景色：峡谷、河流、小山、树木和一排简陋的小房——土耳其苏丹正在他的帝国里休息。

法都尔绝不离开此地，博士的劝告、卡潘加的威胁和女人的诱惑都不能动摇他的决心。能够迫使他放弃这一念头和改变其人生目标的女人尚未出世。谁要是被女人弄昏了头脑而丧失理智，谁就必将掉进贫困的深渊，为众人所不齿，成为他们嘲讽讥笑的对象。即使泽济妮娅·多·布蒂娅率领着一

①② 均系巴西出产的水果。

支由伊列乌斯和伊塔布纳市夜总会里最漂亮的妓女组成的狂欢队伍前来，也休想使他改变初衷，误入歧途。任何一个女人，不管是身为妓女的泽济妮娅——在偏僻的街道里卖弄恋情——还是颇有身份的处女阿鲁扎或富有的寡妇儒萨拉·拉莫斯·拉巴特——这两个女人都主动地要做他的未婚妻，都谎话连篇并善于勾引男人——全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对这位虔诚的基督教徒的诱惑，形式可谓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然而所有的诱惑都充满了虚幻的快乐和现实的危险。

法都尔一边考虑着自己的计划，一边注视着河边，尤其是被称为“贵妇浴盆”的那一段——这个名字是法国化了的黑人卡斯托尔取的。“浴盆”四周有石头围绕，中间是湍急的河水，妓女们都在这里洗澡和洗衣服。谁知道，洗过澡之后，贝尔纳尔达会不会露出自己充满青春活力的妩媚身躯，让冷清寂静的清晨充满节日的欢愉呢？

贝尔纳尔达真是个琢磨不透的谜。法都尔想起了往昔的情景：在拜倒在贝尔纳尔达石榴裙下的一群男人当中，法都尔受到了特别的青睐，因为贝尔纳尔达经常在他的身边，一连几个小时听他讲述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巫婆的故事，《圣经》里的故事。此乃这位土耳其人的拿手好戏。上床以后，贝尔纳尔达情欲似火，笑容满面，然而偏偏不肯和他同居，不肯停止妓女生涯，提高自己的身份，成为法都尔端庄稳重的姘妇。她喜欢继续当妓女，向所有的男人敞开大门。法都尔百思不得其解：贝尔纳尔达犹如可兰经一样难以琢磨：对不信此教的人来说，这本书的内容极为深奥难懂。

一次，法都尔和科罗卡闲谈，顺便问这位妓女，她对贝尔纳尔达的荒谬做法是否能够做出一番解释。科罗卡回答说：

“谁能够猜得透呢！女人的头脑像一口黑咕隆咚的深井，是看不到底的。我知道这件事以后也大吃一惊。但是，要是我对你讲出下面这件事，法都尔先生是一定不会相信的：在伊塔布纳市，我认识一个女人，她的丈夫是一家商店的老板，很爱她，可她却离开了这位有钱的丈夫，当了妓女。这个女人名叫瓦尔德莉塞，长得非常漂亮，却偏偏喜欢当妓女。世上的事比人们想象的更荒唐，法都尔先生，这就是我能对你作出的解释，更多的我就不知道了。”

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一群吉卜赛人聚集在托卡亚格朗德。

1

居民点兴建起来不久，一群吉卜赛人曾路经此地。尽管发生过种种不快，当地的人却依然怀念着他们。这群吉卜赛人虽然只停留了一天一夜，实际上也没有发生多少可以值得讲述的事情，然而他们的身上却有着一种难以抗拒的魅力，一个有待于揭开的奥秘。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总是提起他们。

这群吉卜赛人是午后不久抵达此地的，在河对面茂密的树林中搭起了帐篷。谁也说不清楚，这群人是因为在小桥附近迷失了方向，还是有意到这里来的。

他们卸下了四周围着花布，外面遮着皮革、里面放满了物品的大篷车。女人们点燃了火，男人们把马和毛驴带到河边去饮水，只有年纪最大的优素福，立刻穿过石头地，径直朝法都尔的小店走来。此人满头白色卷发，耳朵上挂着一对耳环，指头上带着戒指，宽宽的腰带上别着一把匕首，只穿

一件背心而没穿上衣。俨然是一位国王，科罗卡在看见他时想道。

远远地看上去，仿佛人很多，实际上，包括儿童在内，也不超过二十个人。第二天，在托卡亚格朗德的对面遇到宿营的吉卜赛人时，纳塔里奥·达·丰赛卡上尉认为，这就已经够多的了。幸亏上尉及时赶到，阻止了土耳其人，使他购买毛驴的生意未能成交。但是对前一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则是在听别人讲过之后他才知道的。

2

所有的人都知道，当时在沿海地区和腹地流传着的一种说法：吉卜赛人属于一个令人疑惑不解的民族。吉卜赛人不跟伊列乌斯人或是任何一个人们熟悉的民族混杂相居，不与塞尔希培州人或土耳其人、葡萄牙人或混血种人以及任何其他民族的人彼此通婚。有谁参加过吉卜赛人与巴西人之间的结婚典礼？至今尚未发生过这种事情。他们单独的一群，都是些货真价实的巫师和小偷，专靠欺诈来谋生度日。

骑着偷来的马匹，吉卜赛男人一个个俨然像贵族、伯爵、男爵、公爵或侯爵。屈身在大蓬车里肮脏不堪的垫褥上，身穿破旧的花布衣衫和宽大的褶裙，腕子上带着手镯，胸前佩带着项链，如果不是听凭命运的摆布，不是满口脏话，不是打着赤脚，吉卜赛女人将会被视为公主。只看他们的外表，有人甚至撰文宣称，吉卜赛人乃是巴比伦王室的后裔。他们

浪迹天涯海角，履行着自己的使命。不管怎么说，最好与他们保持距离，在和他们做生意时务必小心谨慎，要把最值钱的东西收藏好。哪儿见过一个没有固定楼身之地的民族呢？谁也不能信任他们。

连遭受迫害最甚的印第安人都有自己的楼身之地，尽管这一带——在十分遥远的过去，帕塔肖部族在这里曾占据过大片领土——留给他们的区域很小很小。印第安人曾是丛林和河流的主人，他们捕鱼、狩猎、跳舞、作战，其中的绝大部分已惨遭杀害，因为他们对种植可可毫无用处可言。零散的幸存者力求在屈指可数的几个偏僻的角落里继续生活下去，但是最微不足道的借口都可以成为虐杀他们的理由。印第安人依然意味着某种危险，但已经是微乎其微，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没有听到过某个村庄成为印第安人攻击的牺牲品这类消息了。这类攻击确实发生过，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当时托卡亚格朗德尚不存在。

即使有一张科布拉斯河流域的地图，也不会标出托卡亚格朗德这个居民点。妓女们接连不断地光临此地，像吉卜赛人一样，不等把被窝睡热，便又匆匆地离去了。她们接待脚夫和过往行人，在动乱的夜晚，冒着风险来挣钱谋生。荒野里修起来的房舍吸引来了妓女、承包工和伐木工。承包工来自可可种植园，伐木工开辟出来的空地上已经开始种上了可可苗：先是斧砍火烧，接着再用铁锹和锄头平整土地。极少数妓女盖起了草棚，在此地定居下来。她们决心留在这个一无可取的地方，必然有其正当的理由。

受到迫害的印第安人有其楼身之地，不幸的妓女有其楼身之地，吉卜赛人有的却只是马背、大篷车里的床铺和一双

脚掌。谁也信不过他们，但是又有谁不迷恋那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耳环，不喜欢货真价实或是以假乱真的珠宝，不希望知道自己今后的命运呢？

3

为把吉卜赛人路经托卡亚格朗德一事讲述得明白无误或是更加扑朔迷离，就必须简要地谈谈古塔这姑娘，当时，她已经满身飘溢着烟草的甜香味了。

古塔自吹见多识广，到过许多地方，然而，在她的妓女生涯中，却还从未遇到过一位真正的吉卜赛人。刚从阿马尔戈萨来到伊塔布纳市，她便与在路上相逢的佩德罗·西加诺①一见倾心，但是这段恋情俄顷即逝，极为短暂。佩德罗·西加诺肤色暗深，头发平直，有印第安人的血缘，只是他的姓和喜欢撒谎骗人与吉卜赛人一模一样罢了。古塔因为其姓氏而错把他当成吉卜赛人，和这位四弦琴手海誓山盟，但和他只同行了几里格的路程，便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分了手：小伙子，再见了。没有不散的宴席，你不要生气，不要对我有什么抱怨。说完，就又开始了她新的寻觅。

没有不散的宴席，古塔从最令她销魂的蜜月中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令人心醉神迷的蜜月极为短暂，性格古怪的索萨·纳西尼奥只是一时的感情冲动，很快就对古塔感到厌

---

① 西加诺是葡萄牙语中吉卜赛人一词的音译。

倦了。在阿马尔戈萨，有数不清的女人任索萨·纳西尼奥挑选：种植园里采摘烟叶的姑娘，晒场上烘烤烟叶的姑娘，作坊中大汗淋漓地卷制雪茄的姑娘。

土地的主人，种植园的主人，卷烟厂的主人，醇香雪茄的主人，仿佛光有财富还不嫌够似的，索萨·纳西尼奥——大名为伊纳西奥·贝克曼·达·席尔瓦——还从其荷兰父母身上遗传了一双蓝眼睛。他身材修长，笑容可掬，待人彬彬有礼，是个出色的情种。他对手下的女工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当凝神专注地在她们中间走来走去的时候，常常会看中某个正值妙龄的混血姑娘。索萨·纳西尼奥的蓝眼睛就会变得模糊不清起来，立刻会把这位姑娘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来上班。当索萨·纳西尼奥突然想得到一个女人的时候，任何一位男子也不会像他那样激动炽热又柔情似水，和蔼可亲又殷勤温存。蜜月一过，激情也随之结束，当初是一时性起，同样，厌倦也是突然而至：他会把姑娘重新打发到原来干活的地方去。没有不散的筵席。

没有必要在古塔和索萨·纳西尼奥的恋情上花费过多的笔墨，因为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可以补充。快满十四岁时，古塔便已经长成一个大姑娘了。她的大腿根发痒，身上散发着烟草的甜香味，时刻准备在床上享受男人的温存。她焦急地等待着索萨·纳西尼奥的青睐，不是因为索萨·纳西尼奥是个老板，而是因为他长得漂亮。得到索萨·纳西尼奥要她去办公室上班的口信时，早已作好准备的古塔立刻激动万分地赶去了。和在她之前的姑娘们一样，古塔没有理由抱怨。喜爱也好，厌恶也罢，索萨·纳西尼奥都知道该怎样服侍一个女人。漂亮和虚假都酷似一个吉卜赛人，这就是人们

给索萨·纳西尼奥所下的定义。

古塔的情况与其他姑娘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但她不肯再回到作坊里在大腿上面卷制雪茄了，而是心甘情愿地开始了妓女生涯。她没有留在阿马戈尔萨，因为她不愿见到索萨·纳西尼奥从大街上走过时却不肯理睬她，而这将会使她感到痛苦。古塔没有生气，没有抱怨，没有流泪，也没有诅咒，这一切统统都无济于事。她收拾好包袱，对母亲去世之后不管是好是坏都像母亲一样照料她的姨妈说道：

“姨妈，请为我祝福，我要到外地去了。”

“傻丫头，为什么不留在这里呢？面包店的瓦尔德马尔先生看上你了，他已经对我讲过了。”

在阿马尔戈萨，无论是面包店的瓦尔德马尔先生还是其他任何男人，都只会使她厌恶这个地方。头上顶着包袱，古塔前往科尔塔芒，成了该地年纪最轻的妓女。后来，她来到了可可产区：此地收入极高，人们挥金如土，这一消息到处流传，颇使妓女们为之动心。

她很快地学会了许多东西，自以为见多识广，什么都懂，可以不受制于任何一个男人：既不像其他女人那样因为男人们的朝三暮四而诅咒抱怨，也不接受任何要她做小老婆的建议。即使能过上优裕的生活，成为一名腰缠万贯的上校手中的奴隶。她愿意随心所欲地到处游荡，去城市，去乡镇，去农村，甚至去像托卡亚格朗德这种充满危险的不毛之地。她要自由自在，不依附于任何人。她已不再是妙龄女郎，但依然能使过往行人垂涎欲滴。她的大腿根部依然发痒，身上依然散发着烟草的甜香味。

见多识广，到过许多地方，然而古塔却一直无法忘掉索

萨·纳西尼奥的音容笑貌：仪表堂堂，长着一双外国人的蓝眼睛，令人神魂颠倒，身不由己。无法忘掉他那文雅的举止，如簧的巧舌和甜蜜的话语——这一切都是假的，是为了诱人上钩的。可假的又怎么样呢？他身为主人，完全可以对她施以强暴，就像使用盘子或是便壶一样地占有她。然而他却没有这样做，相反，对待古塔宛如对待一位名门望族的贵妇人，而不是一个属于他所有、听命于他的女佣人。不管古塔如何晨夜不停地寻觅，却再也没有遇到过像索萨·纳西尼奥这样相貌英俊又温文尔雅的男人。她也曾经产生过激情，在其他男人的怀抱里快乐地呻吟过，然而任何一个男人都不同于索萨·纳西尼奥：漂亮而虚假，酷似一个吉卜赛人。

刚一听说吉卜赛人在河对岸搭起了帐篷，古塔立刻跑出家门。她要弄清楚，人们所说的酷似究竟是真是假。她也许会重新见到那已然消失的面容，重新听到那骗人的甜言蜜语，重温在阿马尔戈萨那散发着烟草甜香气味的欢乐之夜的情景。

古塔碰到的第一个吉卜赛人便是优素福。当时，这位吉卜赛人正倚在法都尔先生的柜台上侃侃而谈。朝河边走去的时候，古塔远远地看到了优素福。为了作出正确的判断，她来到了优素福的身边：除了身高之外，他和索萨·纳西尼奥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此人已上了年纪，秃顶周围的一圈头发上满是灰尘，衣服破旧得活像一个可怜的流浪汉。尽管如此，古塔依然透过外表，在他身上察觉出或是臆想出了某种高傲和庄严的气质，甚至超过了阿马尔戈萨的那位富埒天子。超过了索萨·纳西尼奥？这个想法未免荒唐得过分了。

然而，当她看到站在马旁边的米格尔时，却认为这个想

法丝毫不荒唐过分。她已经不再去考虑什么酷似、英俊和虚假了，对索萨·纳西尼奥的回忆不再使她感到痛苦，就在那一瞬间，这种回忆烟消云散，变得十分遥远了。

寻觅终于有了结果，古塔可以无憾地死去了，但必须和这位巴比伦王国的国王一起睡觉之后再去死，哪怕只睡一次。这位国王站在河的对岸，正朝她微笑呢。

4

硬币在柜台上叮当作响，如果绝对需要的话，为了避免造成怀疑和不信任感，他准备用现金支付所购买下的食品。在这种偏僻的荒野，小心行事为妙：这里墓地上的十字架比居民住的房舍还要多。但是付钱的不幸时刻尚未来临，一场战斗才刚刚开始，优素福企图重新把话题拉回到牲口的好坏优劣的问题上来：

“我拥有最好的牲口，头等的呱呱叫的牲口。”

法都尔只是漫不经心地表示想买一头毛驴，但却并不急于就具体条件进行讨论，而是先把这件事放一放。与吉卜赛人做生意，必须机敏狡诈。他转了个话题：

“你们想多待些日子吗？”

“在这里？呆着干什么？连需要修锅的人也找不到一个。”他唾了口吐沫，露出了金牙：“跟谁作生意呢？只有阁下您一个人。”

“过了一会儿，等驴队来了，你会看到这里热闹极了。

有庄园工人，还有妓女，人多得很。”

“人多得很？”

优素福打量了一下周围的荒野、寥寥几间矮房、可怜巴巴的茅舍以及科罗卡和贝尔纳尔达居住的小木棚，最后把目光落在了存放干可可库房门口的那个看守身上。考虑了一番之后，得出了结论：

“此处是这条河边最好的落脚点，请原谅我的坦率，阁下，它本不该是这副模样。”

他收拾好所买的东西，把它们放进麻布口袋里，反反复复地数着硬币，却迟迟不肯交给法都尔：

“如果阁下愿意的话，我可以把牲口带到这里来，把所有的牲口都带来，任阁下挑选。现在就带来。”

法都尔并不在意优素福使用的这种过时的称呼——左一个阁下，右一个阁下——而只是感到很有趣；吉卜赛人真是绝顶聪明，这种阿谀奉承不过是他们骗人的一种手段罢了。假如他同意的话就立刻挑选毛驴，这就等于是默许要买下来：

“你疯了不成？过河把它们带到这里来？为什么要这么费事呢？”

“阁下说过要买一头毛驴……”

“我只是说说而已，用不着这么急。过一会儿我过河去，我们有的是时间。”

“我不准备在这里久留。”

“你们要留下来在这里过夜，不是吗？”

优素福没有正面回答，却故意否认说：

“为了看看这里的热闹景象吗？这样做值得吗？请原谅我的坦率，可是我的确怀疑。”

接着，他又提出了一个更为省事的办法：

“阁下跟我走，马上把你要买的毛驴挑选好，免得被别人买走了。”

法都尔寸步不让：

“现在不行，顾客们很快就要到了。你明天上午再来吧，如果毛驴能过河的话，我就看上一眼。”

强迫是无济于事的，优素福对法都尔这种谨慎与狡诈的做法早已习以为常。如果是跟其他人打交道，他可以以不变应万变，不过此公是个土耳其人：

“既然如此，为了阁下，我就在此地过夜。”

“愿意的话你就留下来，但无需为我。”

优素福把硬币堆放在柜台上，把手伸进裤兜，掏出一个用手绢包成的小包，里面是许多黄澄澄的精巧的小装饰品。法都尔对这类小玩意不屑一顾：

“我做过多年的流动商贩，现在还剩下一批这种小玩意儿没有卖掉。你要买吗？价钱十分便宜。”

“流动商贩？”优素福有些气馁，把手帕系好，又塞进了裤兜，接着重复道：“流动商贩！”

然而，他很快就恢复了常态，突然迅速地放在柜台上一个灰色的小纸包：他是从哪里变出来的呢？法都尔先生怎么没有发现呢？

“请看看这个，并请告诉我，你的存货里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他打开纸包，露出了一个圣像盒①，上面还带着一根链

① 一种胸坠儿，制成扁圆状小盒，内藏圣像，一般用作情人间馈赠的信物。

子。土耳其人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涌到嘴边的激动的喊叫声咽了回去。他吃力地转过脸去，只听见优素福说道：

“连伊列乌斯市也找不到这样的圣像盒。”

他用指尖提起链条，把圣像盒放到了这位商人的眼前；圣像盒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证明它价值连城。

“阁下还有什么好说的？”

法都尔再装出无动于衷的样子也是徒劳，优素福从土耳其人小心翼翼地伸手来接圣像盒的姿势中，已经看出了他对这件东西极感兴趣。这件宝物完全是根据女人脖颈的粗细精确地设计出来的。

“请看，这是阁下送给夫人的多么好的礼物，纯金的。请仔细看看，它的做工有多么精巧。”

“我还没有结婚，也没有相好的妓女。”任何一位妓女，包括泽济妮娅·多·布蒂娅，也不值得他去送这么贵重的礼物。

法都尔没有贬低这件东西的价值，没有说它是假的，也没有说它式样难看。他是个经验丰富的流动商贩，对这类制品十分内行，懂得如何鉴别它们的价值。链条一钱不值，是件赝品，但圣像盒本身确实是真金的，非常值钱，肯定是偷来的。他打开圣像盒，又检查了一遍里面，然后用手掂量了几下。他没有说这东西不值钱，但却否认了它的用途：

“我根本不想知道它是不是纯金的。我没有人好送，要它没用。对我来说，它一钱不值，买它干什么呢？”

“干什么？以后再转手卖出去，准能挣一大笔钱，阁下是在开玩笑，你知道得很清楚，它是纯金的，做工也非常好。”

一切取决于要价的多少，很可能是一笔极好的交易：这件珍宝在伊塔布纳市或伊列乌斯市可以卖上一大笔钱。但是法都尔没有流露出来，没有采取主动。他把圣像盒放在柜台上，摇了摇头，又耸又耸肩，仿佛不想再谈论这件事了。他不想急于做成这笔交易。

法都尔不急，优素福也不急，他对土耳其人故意作出的并不想买的姿态漠然置之，毫不在意。就在这时，优素福发现有一位当地的汉子朝商店走来。法都尔也看到了，此人是木匠卢皮斯西尼奥。油腻肮脏的柜台上，放在优素福和法都尔之间的圣像盒闪闪发光。优素福等卢皮斯西尼奥走进商店，向他道了一声午安之后，重新提起金属链，炫耀着那金光闪闪的圣像盒：

“类似这样的物件，无论是伊列乌斯市，还是巴伊亚市，阁下都是见不到的。它是我的祖父母从欧洲带来的，作为遗产传到了我的手里。”为了证法自己的说法，他用吉卜赛人使用的语言讲了一句话，但立刻又用葡萄牙语向卢皮斯西尼奥问道：“这位先生认为如何？”

木匠卢皮斯西尼奥对吉卜赛人讲得又快又难懂的话及其举止颇感惊奇。他不是这方面的行家，不敢保证是纯金制品，然而对它的做工却十分欣赏：

“一件完美无缺的艺术品。是真金的吗？”

优素福对这一提问大为不满，他指着法都尔说：

“你问问他，要是你真想知道它是不是真金的话。简直是开玩笑！”他用灰纸把宝物包好，放进了背心的口袋里：“我并不想卖。”

法都尔离开柜台，从货架上取出一个装有半瓶酒的酒

瓶，拧开瓶塞，像往日一样，倒给了卢皮斯西尼奥一杯酒。在喝下之前，他向仍然怒容满面的吉卜赛人问道：

“你也来一杯吗？”

三个人举起杯子，优素福慢慢地品尝着，没有像其另外两个人那样一口气喝干。这时候，法都尔不露声色、未带任何暗示地说道：

“我不是想买，我没有人可送，也没有人可卖，只是出于好奇我才想知道，这件圣像盒你准备卖多少钱。只是圣像盒，不算链子。”

优素福慢慢地把酒喝完，咂了一下嘴，对酒的质量表示赞赏。他又从背心口袋里取出灰色纸包，打开，把圣像盒放在柜台上，突然又拿起来，塞到了土耳其人的手里：

“您先收起来，明天再说。您看看它是不是纯金的，有多重，成色如何。明天，等您挑选毛驴的时候，阁下决定是还给我，还是留下来。您定个价，看看它值多少钱。”说完便松开了手：“明天我们结帐，一起算清。”

不等法都尔作出任何反应，优素福便提起装着食品的口袋，把准备用来付款的硬币收起来，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怎么能这样干！”法都尔叫了起来：“回来，把你的东西拿去。”

为时已晚，吉卜赛人早就走远了。卢皮斯西尼奥目瞪口呆，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要求法都尔向他作一番解释。法都尔重新把圣像盒仔细检查了一番。谁赊账给吉卜赛人，谁便一准是个傻瓜、白痴。但是，这件圣像盒再不值钱，其价值也要数倍于优素福买下却没有付款的货物：干肉、红豆、糖和一瓶酒。不存在赊账不还的危险。如果说有

人吃亏，也只能是优素福这位吉卜赛人。为保险起见，结账的时候，法都尔准备把手枪别在腰带上。

刚刚走进商店的科罗卡，一见到圣像盒便拍起巴掌来：

“太漂亮了！伊利迪奥上校的老婆玛尔塞莉娜太太也有一个，可根本没法与这个相比。”她转向土耳其人问道：“是法都尔先生买下的吗？准备送给谁？是要结婚了吗？”

5

吉卜赛人马乌里西奥蓄着浓密的髭胡，臂上纹着图案，头上扎着头巾，用铁块敲击着一口大锅的边沿，走遍了托卡亚格朗德的每一个角落，告知人们，手艺高超的小炉匠们已经来到此地，可以修理金属制品、铁壶和铁锅。他的阵阵吆喝声纯属多余，因为此地没有一口铁锅需要修理，人们对所使用的陶土制品和洋铁皮杯子用不着什么高超的手艺。玛丽娅·吉娜朝吉卜赛人的宿营地走去的时候，发现马乌里西奥把太阳抓在手中，放进了大锅里。黄昏降临，暮色越来越重，令人感到恐惧和神奇莫测。

吉卜赛孩子个个都是不知疲倦的宵小，乘着住户不在家的时候，闯进他们的屋里乱翻一通：当地居民离家外出都不锁门。没有东西可偷，除了木匠卢皮斯西尼奥和石匠巴斯蒂昂·达·罗萨干活用的工具以及老热里诺和他手下负责看管可可仓库的卡潘加们使用的某些用品之外，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法都尔已经提醒卢皮斯西奥要小心提防。长着满头浅

黄色头发的巴斯蒂昂·达·罗萨正在附近一个庄园里包工，已经把工具全部带走了。

永远无法知道这些孩子的确切数字，突然间他们就冒了出来，天真、漂亮、贫穷、不幸，有大有小，个个肮脏不堪，眼角上带着眼屎，胆子极大，用锐利的目光搜寻着一切可偷的东西，伸着手向人们讨要零钱。虽然没有什么可偷的，有些东西还是不翼而飞了：一块破镜子，一把缺柄的小刀子，热里诺陶土制成的烟斗，尼塔·博阿·本达的布娃娃，全是些无用的小玩意儿。

直至暮色低垂，马卡科斯庄园的驴队在荒野中消失之后，在瓦莱里奥·卡肖朗的协助下，马尼尼奥领来了当地的妓女，她们成了吉卜赛人的仅有的主顾。这些妓女的裙子口袋里总会存着几枚硬币，用来支付看手相的钱，或是购买一件使人不能不为之动心的装饰品：一对耳环或是一个玻璃戒指。但是这类玩意儿售出的极少，因为在法都尔先生的商店里，积压着大量存货，卖价与吉卜赛人的一样，甚至更加便宜。不管怎么说，妓女之中总还是有人买了一两件，因为吉卜赛女人巧舌如簧，吉卜赛男人的眼睛使她们心醉神迷。过河回来的路上，对阿尔贝尔托一双深不可测的眼睛恋恋不舍的古塔，向她的同伴和竞争对手们说：

“一下子来了四位巴比伦王国的国王。我要告诉你们，最年轻的那位是属于我的，请你们别去找他。”

带有魔幻色彩的夜晚，充满乡间气息的傍晚，太阳落进了马乌里尼奥携带着的大锅里面。阿尔贝尔托讲着神奇的故事，发生在巴比伦王国王宫里的故事。谁不知道这些故事呢？每周都有人来兜售这类小册子，有关的童话交口传诵，人们

在催眠曲中这样唱道：

巴比伦的国王莅临，
还有他的王公大臣。
巴比伦的国王莅临，
我要与他相爱，
我要与他成婚。

6

前来看手相的妓女们显得兴奋而激动，认真地倾听着吉卜赛女人贴着她们耳根所讲的话——使用的是一种奇怪的语言。吉卜赛女人生下来就具有占卜的天赋，连那些发誓不听信谎言的蠢牛般的妓女也伸出手来，手心里放着一枚硬币。

为使求看手相的人去掉疑心，做到坚信不移，女预言家们总是先从某位女主顾的过去谈起，把已经发生的往事说得毫厘不差，仿佛曾亲眼目睹过一般。求看手相的妓女只要肯再添上一枚硬币，吉卜赛女人就可以为她们预测未来，就可以保证她们得到地位显赫的上校们的青睐，成为他们的小老婆，过上富足的好日子，就能够使她们击败自己的竞争对手，获得专一而永久的恋情。吉卜赛女人零售爱情，并且价格低廉。

日落之后，看手相的市场便开市了。给贝尔纳尔达看手相的是位年纪最大又最为狡诈的吉卜赛女人。老太婆对反复唠叨那些空洞而又准确的预言已经感到厌烦。她拿起少女伸

给她的手——贝尔纳尔达确实还是位少女——，说有位老头子曾经欺侮过她；总是有老头子欺侮少女的。千真万确：只是这么简单地一提，就表明她对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知道得一清二楚，使贝尔纳达尔惊愕地张大了嘴巴：

“说得对，我知道这个老头子是谁。”

除了父亲之外，不可能是其他的人。但是贝尔纳尔达不愿意回忆起他和那段往事来：

“我想知道将来的事，从现在起往后的事。我想知道，他是不是会一辈子都喜欢我。”

“你的男人？”

老太婆的目光从贝尔纳尔达的手上移到她的眼睛上，看出了她心存焦虑又满怀激情。

“你希望他只属于你一个人，是吗？你不愿他喜欢任何其他的女人，对吗？那好，你再付给我两百雷斯①，我为你做一次祈祷，让他今后永远不爱别的女人。”

“为什么我一定希望他只属于我一个人呢？”贝尔纳尔达感到惊讶，“他与多少个女人相好都可以。”

老太婆不禁有些意外，重新打量起少女的那张绷得紧紧的脸来。所有的女人，毫无例外地都希望某个男人专情于自己。她们付钱请吉卜赛女人祈祷和施展法术，用以加害于她们的竞争对手。这个少女的想法实在荒唐，老太婆企图从她那张满是忧愁的脸上找出答案，深感困惑不解地问道：

“那你究竟希望什么呢？”

“我希望知道他会不会厌烦我，会不会不理睬我，会不

① 货币单位，一千雷斯等于一米尔雷斯。

会嫌弃我。”

“你交给我二百雷斯，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你。”

老太婆一心想得到这笔钱，为了促使贝尔纳尔达下定决心，接着又补充说：“我识血脉，知生死……”

贝尔纳尔达掏出了二百雷斯：

“请你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会爱我一辈子吗？”

少女话音里流露出来的忧虑闯进了老太婆的胸膛，直抵她那颗已经迟钝麻木的心脏。她丢开重复了不知有多少遍的那一成不变的公式，只讲了不幸的少女所希望听到的预言：

“会爱你一辈子的。”

“你刚才说什么知生死……”

“你将死在他的怀里。”老太婆预言道。

7

瓦莱里奥·卡肖朗指着河对面的大篷车说：

“吉卜赛人……”也许因为他正在想着妓女，所以接着说道：“我从来没有跟一个吉卜赛女人睡过觉。”

“不单单是你，任何人都没有睡过。”马尼尼奥赶了一辈子毛驴，头发都已变白，他阅历甚广，生活经验丰富，在众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从不随心所欲地发表意见：“吉卜赛女人在勾引傻瓜上当的时候，竭力地卖弄风骚，可真到了上床的时候，却又逃之夭夭，把你甩掉。谁也别想跟她们睡成觉。”

“马尼尼奥先生，这纯粹是胡诌。”

“你胎毛未褪，什么都不懂。你见到过卖身的吉卜赛女人吗？在什么地方？我年纪比你大多了，从来没有在妓院里见到过一个吉卜赛女人。伊列乌斯市的妓女来自全世界，就是没有吉卜赛人。”

瓦莱里奥·卡肖朗虽然不过是脚夫的帮手，却像个卡潘加似地喜欢吹牛：

“如果有吉卜赛女人跟我调情，我准能把她搂在怀里，你等着瞧好了。”

“你这个人不知天高地厚。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看好这些毛驴，吉卜赛人可不是好东西。”

“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

法都尔曾对优素福说，很多脚夫、伐木工、承包工要来此地宿夜，身上都带着钱。请阁下原谅，但对此我深表怀疑，吉卜赛人回答道。他的回答不无道理，因为那一天路经托卡亚格朗德过夜的人最少，除了马尼尼奥和瓦莱里奥·卡肖朗赶着的马卡科斯庄园的驴队之外，只有来自圣塔马里亚纳庄园的一群牲口落脚，给仓库运来了一批干可可果。脚夫名叫多林多；是个身体健壮的混血儿，沉默寡言，而他的帮手是个精明的黑人孩子，名叫都都·特拉梅拉，十五岁，话特别多，两个人的话全让他一个人讲了。

两支驴队共有三个大人和一个孩子，加上三名伐木工和一名承包工。这后四个人是前来找妓女睡觉的。总共是八个人。除此之外，还有混血儿佩尔仁蒂诺，他是入夜之后，赶着两头驮着货物的毛驴来到此地，准备前往阿塔拉亚庄园的：那里已经着手准备次日的午餐和晚饭了。在土耳其人的

屌毛店铺——脚夫们都这样称呼法都尔的店铺，以便招惹得他暴跳如雷，听他高声地喊叫——，佩尔仁蒂诺问这位商人，是否知道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眼下在什么地方。阿塔拉亚庄园的这位管家约好在托卡亚格朗德与他会面。

“他托我从塔瓜拉斯运来了一批货，对我说，今明两天他要到这里来。”

“他还没到。要是你愿意的话，就把货留在我这里，上尉来的时候，由我交给他。”

“我把货就留在这里。如果你同意的话，现在就把货卸下来。我可不是傻瓜，不想当着吉卜赛人的面干这件事。这是博阿文图拉上校从伊列乌斯市买来的一批货，为举行一次大型的庆祝活动准备的。”

土耳其人想澄清一个正在流传着的消息：

“这什说，博士这次真要回来了，对吗？”

“一点不错。”

“什么博士？”瓦莱里奥·卡肖朗问道，他是和马尼尼奥前来喝酒的，顺便买上一块咸肉干，点着一堆干草堆烤一烤，就着木薯粉和方糖一起吃。

“上校的儿子是个法学博士，律师，外出已经六个月了。”

“到什么地方去了？去干什么？”

“到里约热内卢去了，去寻欢作乐。”

“好极了。我听说他是个很有胆量的人。”瓦莱里奥·卡肖朗兴致勃勃地说道。

“像他老子。”马尼尼奥开口了，他对从前发生过的事情了如指掌。“博阿文图拉上校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胆怯。”

“除了勇敢之外，还贪恋女色。”

现在轮到佩尔仁蒂诺说话了：

“在这方面，博士也像他父亲。”

一个吉卜赛男人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手臂搂着一个妓女的腰。店铺里的人都认识这位妓女：古塔，一个床上功夫颇佳的混血女人。她浑身是胆，骄矜自负，喜欢冷嘲热讽，对一切都满不在乎。

8

投宿的过往行人不多，繁星满天的原野却极为辽阔。暮夜披上了一层魔幻的色彩，一轮圆月挂在河流的上空，照亮了整个托卡亚格朗德山谷：小山、荒原、低矮的房屋、脚夫们休息的地方以及河对面吉卜赛人的大篷车和放牧毛驴、马匹的草地。

玛丽娅·吉娜认识王子和仙女们所走的那条路，踏着撒满月光的石头渡过湍急的河流，去寻找把太阳收进锅底的那位吉卜赛人。可以肯定，可以绝对地肯定，是他放出了月光，在无垠的天空中播下了繁星。为什么他不唤吉娜来帮助他放牧牲口呢？吉娜一定要找到他，必须如此，这是上帝的安排，很久以来，吉娜就一直等候着他。

有人对她说起了巴比伦王室和从纸牌上逃离出来的四位国王抵达该地一事。含混不清且相互矛盾的话语，观看手相，午后一阵突如其来的骚动，玛丽娅·吉娜对这些毫不感到惊讶，她早已看惯了精灵鬼魅，听惯了他们的声音，与各

种神怪打过交道：狼人①、无头母骡②、巨人阿达马斯托尔③、穿金佩银的桑肖夫人④以及身着缀满星辰的斗篷的所罗门国王⑤。

胆怯羞涩、稳重谨慎、未老先衰的玛丽娅·吉娜蛰居在她的角落里，身上裹着破旧的衣衫，嘴上总是挂着令人生畏的微笑，或是自言自语，或天晓得在与谁说话。她自己肯定知道，但却秘而不宣。如果有人问起，她就把食指放在嘴唇上边，示意此乃秘密，笑得越发历害。上床之后，有时她疯疯颠颠，竟如走火入魔一般。也许正因为如此，几乎只有外乡人才找她过夜，而那些认识她的男人，只有实在毫无办法的时候才肯与她同床。她把男人搂在怀里，常讲出一些令人无法理解的话来，时而痛哭流涕，时而纵声狂笑，并且不肯收费，仿佛突然间找回了她已经失去的恋情，于是她并不认识的嫖客便成了他的丈夫或情夫，而她自己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再是那个温驯顺从的玛丽娅·吉娜了，不再是钻进密林深处，正当所有的人都以为她已永远消失的时候，却身穿着树叶和鲜花返回的那个玛丽娅·吉娜了。温驯顺从不会伤害任何一个人。

在吉卜赛人抵达之夜，玛丽娅·吉娜踏着月光铺成的地

---

① 巴西神话中一种半人半狼的生物，夜里出来恐吓归途中的行人。

② 巴西神话中的一种生物，原是一位美丽的姑娘，因为一次情欲冲动，委身给一个教士，变成了无头的母骡，夜里出来恐吓归途中的行人。

③ 葡萄牙神话中的大地神之一，化身为非洲的好望角海岬。

④ 巴西东北部地区神话中的一个人物。

⑤ 《圣经·旧约》中的人物，以色列王大卫和拔示己所生的儿子，大卫死后他继位为王。

毯，和巴比伦王室一样也在履行着自己的天命。她的嘴上满含微笑。

远远地就可以认出是谁在走动：月光铺满了道路，赶走了黢黑的夜色。但并非全部夜色，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指出，吉卜赛人的四个骗子中最年轻的那位米格尔和坠入情网、浑身是胆的古塔是在托卡亚格朗德的什么地方消失的。他们钻进了哪个隐蔽之处、藏到哪片黑影里去了呢？

最后一个见到他们俩的是都都·特拉梅拉：在可可仓库和法都尔店铺之间，他看到米格尔和古塔正搂在一起走路，两个人如此神魂颠倒，虽然月色如银，从小黑孩身边经过的时候，竟然没有发现他的存在。

“上帝保佑！”饶舌的小黑孩低声自语，因为他想到了当这两个人来到妓女古塔的茅草屋时可能会要发生的事情。多林多一准在那儿焦躁不安地等候着她呢。多林多如痴如狂地迷恋上了古塔，他必然会气得七窍生烟，怒不可遏。

看来，这一对情侣没有到茅草屋去，和法都尔的想象相反，三个人并没有在那里相遇。当老优素福离开荒野，前去寻找脚夫，准备向他们兜售各种各样的小商品以及马匹时，和玛丽娅·吉娜一样，米格尔和古塔也消失在熠熠闪烁的月光之中了。青蛙用低沉的歌声赞美着天上的一轮圆月。

9

给女人看手相的人年纪越大，长得越丑，就越能赢得她

们的信任。如果伸出手来的是个男人，那么，用指甲划动显示命运的掌纹，用目光凝视顾客的眼睛，大谈什么绝望的恋情的吉卜赛女人则应该年轻而富有魅力，在低声细语中还要不无许诺和引诱。

儒莉娅丑得像个魔鬼，由于上了年纪，已经弯腰驼背。当她来到脚夫面前，提出要为他们观看手相时，正在忙着烤咸肉干的马尼尼奥拿他的帮手开心说：

“卡肖朗，你等待的吉卜赛女人来了……”

“哎呀呀，不收钱我都不干。”瓦莱里奥·卡肖朗喃喃说道。

但是，当玛莱娜跟随着优素隔来到这里时，他却把手递给了这位吉卜赛姑娘。优素福来此是为了出售和交换牲口兼做其它别的生意，玛莱娜则是为了给人看手相。仅仅是看手相吗？已经被她盯上的卡肖朗认为，这位吉卜赛女朗还示意将满足他的许多欲望。卡肖朗这样想是颇有道理的，因为一个吉卜赛女人唯一的活计就是最不知羞耻地和男人调情。

“漂亮的小伙子，不愿意让我给你看看手相吗？”玛莱娜边说边朝脚夫的帮手走来，接着便不无挑逗性地莞尔一笑：“来吧，漂亮的小伙子。”

自命不凡的卡肖朗把手在裤子上擦擦干净，递了过去：

“给你……”

玛莱娜弯下身子时，从上衣的开领处可以瞥见她的一对乳房。瓦莱里奥·卡肖朗刚看了一眼那对丰满得恰似两个苹果般的乳房，玛莱娜便立刻挺直了上身，好一个故意挑逗却又不让你占着便宜的女人。

正值芳龄的玛莱娜身材修长，体态优美，脸似一轮明

月，臀部丰满滚圆。她拿起瓦莱里奥·卡肖朗的手，紧紧地攥着他那粗糙的手指，收走硬币，用指甲沿着那条表示命运的掌纹划动起来。瓦莱里奥感到一种颇具刺激性的轻微痒感从手掌心一直往下，传到了睾丸上。

瓦莱里奥忙于用另一只手在吉卜赛女朗身上摸索，几乎没有听到她那喋喋不休的话语。但是，他未能摸清玛莱娜臀部的大小，因为这个魔鬼一直用目光和微笑对他挑逗，同时却又躲闪着身子，要他再掏出一枚硬币：

“漂亮的小伙子，再给我一枚硬币，我接着给你说……”

瓦莱里奥·卡肖朗想远离这里，到丛林深处，躲开马尼尼奥和优素福的视线，听她接着往下说，同时还要接着在玛莱娜的身上乱摸索。此刻，马尼尼奥和优素隔正悠闲而愉快地在一起交谈着。优素福对这个地方没有好感：土耳其人说过往的行人很多，可人在哪儿呢？马尼尼奥笑着说道：

“你多停留几天就会看到的。”

“不，我可不是个傻瓜，我得抓紧时间。”

瓦莱里奥也要抓紧时间，他已经浪费得太多了，已经让吉卜赛女郎从手中拿去了三枚硬币。他想抓住玛莱娜的手腕，玛莱娜却闪开了身子，对他莞尔一笑，吐了吐舌头，一双恳求似的乌黑的眼睛含情脉脉地望着他，再次挑逗说：

“漂亮的小伙子，再掏出一个钱来！”

在玛莱娜搔首弄姿的挑逗面前，漂亮的小伙子缴械投降了。他终于把手伸进衣袋，摸到一枚硬币，用手指夹了出来，然而他没有像玛莱娜要求的那样，把钱放在她的手掌上，他还不至于傻到那般地步。瓦莱里奥·卡肖朗把闪闪发光的硬币夹在手指尖上，一边朝丛林方向退去，一边挑衅地

说道：

“你过来拿呀……”

没等瓦莱里奥把话说完，玛莱娜出奇不意地把身子一扭，一个舞步上前，把硬币从他的手中抢了过去；身子一扭，一个舞步，瓦莱里奥从未见过如此美妙又不知羞耻的动作。他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玛莱娜已经撒腿跑了。等他想要追去时，荒野里已经不见了这位吉卜赛女朗的身影，所看到的只是正朝法都尔商店走去的优素福，魔鬼玛莱娜已经消失在月色之中了，但是瓦莱里奥还能听到她的笑声在耳边回响，和青蛙的呱呱叫声混合在一起。

马尼尼奥令人信服的讲话声和不急不忙的笑声从火堆那边传来，他正在烤咸肉干，煮咖啡：

“你不听我的话，结果是自讨苦吃。吉卜赛女人就是这样，她们非常会作戏，挑逗得你想入非非，可到了动真格的时候，却又逃跑了。

“婊子养的！”瓦莱里奥·卡肖朗高声叫骂起来。

10

如果说确实发生了些值得记述的事情，那完全是因为脚夫多林多也来到了这片荒野的缘故。假如不是如此，怒气冲冲的瓦莱里奥·卡肖朗是不会把他的威胁变成行动的，这样也许就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了。多林多是从法都尔的小店铺来到这里的，正憋着一肚子火。瓦莱里奥·卡肖朗和多林多

的愤懑和怒火加在了一起：两个人的遭遇一样，都成了被革赶出教会的吉卜赛人同样的阴谋诡计的牺牲品。当混血儿佩尔仁蒂诺宣布，所有的妓女都已离家外出时——承包工和三个伐木工可以为他作证——众人的恼怒更是达到了顶点：不管他们怎么寻找，在托卡亚格朗德这个小小居民点的范围之内，竟然没有碰到一个接待脚夫和过往行人的妓女。一场灾难，简直是世界末日已经降临。

瓦莱里奥·卡肖朗企图用酒来消除吉卜赛女郎指甲的划动在他睾丸上产生的无法消除的感觉。玛莱娜划动的是他的掌心而不是睾丸，但是这种爱抚却使这位脚夫的帮手的睾丸感到发痒，而酒的热量竟不足以驱走那凉丝丝的轻微的痒感。这个婊子养的吉卜赛女人使他中了邪，把他变成了一个玩物，大捞了一把，将他的钱弄走了。瓦莱里奥·卡肖朗本打算用这些钱到伊塔布纳市去一趟，在莉迪亚妓女公寓找黑女人弗拉维亚娜过夜。必须要找到这个女魔鬼。无论她在什么地方，也要把那些宝贵的硬币收回来，并且要好好教训她一顿，让她知道，不能随便跟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开玩笑，不能滥用他对她的信任。跟一个吉卜赛女人睡觉是什么滋味呢？瓦莱里奥·卡肖朗一口接着一口地喝着酒，依然感到吉卜赛女郎的指甲在抓挠着他的睾丸。

多林多愤懑的理由则不同，但也有和瓦莱里奥·卡肖朗一致的地方：都是因为吉卜赛人来到托卡亚格朗德的缘故。在土耳其人的小店铺里，他手里攥着酒瓶，竭力想摆脱无法忍受的醋意。他在法都尔的店铺里得知了所发生的不可思议的奇迹，然后便找脚夫们作伴去了。他脸色阴沉，紧闭着嘴巴，一声不吭。瓦莱里奥·卡肖朗大声诅咒着，同时吹嘘自

己的勇敢无畏；多林多则默默无言，慢慢咀嚼着自己的痛苦。他的帮手小黑孩都亲眼目睹了这场魔术般的奇迹，在土耳其人的店铺和可可库房，他讲述了多林多的遭遇，夸大了他的师傅所忍受的痛苦。

和往常一样，不声不响地听过都都的讲述之后，马尼尼奥对小黑孩的某个观点表示了异议在他看来那是最根本的一点。他认为，多林多根本不必自认为带上了绿帽子，不必感到古塔背叛了他，从而使他受到了凌辱。马尼尼奥阅历丰富，对生活中的坎坷了如指掌，他的见解总是令人信服的。

众所周知且显而易见，如果男女双方不是情投意合，不是彼此相互吸引，美妙的爱情之花是不会绽开并大放异彩的。单相思毫无用处，如果得不到对方的响应，就会一无所获，陷入痛苦和抑郁之中，十分可悲。

这样的事屡见不鲜，马尼尼奥本人就有过这种体验：他曾迷恋过满头红发的祖米拉·福加雷乌，而这个硬心肠的女人却不理睬他，不想知道也不想听他诉说衷情。更有甚者，她所爱上的男人竟是一个侏儒，比正常人矮了半截。这似乎绝不可能，然而却是事实。痛苦，马尼尼奥感到痛苦，但他没有流露出来，没有进行报复，也没有声称有人在他的额头安上了犄角。在这种痛苦的折磨中，最糟糕的是，遭到冷落的人自以为受到了伤害，因为无法忍受这种痛苦而大闹一场。

无论如何，要不是遇到正在荒野火堆边喝酒的瓦莱里奥·卡肖朗，多林多也许会并无困难地咽下满腔怒火。不管马尼尼奥怎样劝阻，瓦莱里奥·卡肖朗依然固执己见，一定要去找那个吉卜赛女人算帐，并且把可怜的多林多也拉上了。多林多这个蠢货自以为是被人戴上了绿帽子。既然古塔从未

爱上过他，那么绿帽子又从何说起呢？

11

在可可仓库，刚把货卸下来交给老热里诺，多林多便急急忙忙地朝古塔的小屋奔去：一个汉子抢在了他的前头，而且付的是要与古塔睡上一整夜的钱。那一次，多林多费了好大的劲才克制住自己，没有把那间茅草房推翻，也没有与那个竟敢抢在他的前头，夺去了他的位置的家伙干上一仗。他的位置，怎么是他的，为什么是他的，古塔不禁质问道。古塔不能容忍任何一位公民发泼撒野，更不用说是像多林多这样一个从未使她产生过欲望，她也从未作出过任何许诺的人了。她从未对多林多产生过兴趣，如果多林多狂热地希望与她睡觉，那就请稍安勿躁，耐心地等待，她会按其职业所要求的那样，彬彬有礼地接待他。对他以及对任何男人，古塔都同样地做到了无可挑剔的地步：感谢上帝，和她睡过觉的男人从未抱怨过什么，他们几乎都要再次前来找她便是明证，因为除了令人欢愉和无可挑剔之外，古塔身上散发出的烟草的甜香味和大腿根部的熊熊欲火牢牢地吸引住了他们。

在空无一人的茅草屋里，多林多等候了很久很久，古塔却迟迟不归。最后，因为等候的时间太长了，多林多才决定离去。莫非这个妓女厌烦了托卡亚格朗德这个地方，到塔瓜拉斯、费拉达斯、马库科或是阿瓜布雷塔去了？这个该死的瘟神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一定要找到她落脚的地方，哪怕

是她去了伊塔布纳市，尽管那里有二十多处妓女公寓。

多林多怏怏不乐地从那条只有几间房屋的小街返回，前往法都尔的店铺，想喝上几口酒来消愁解闷。在那里，多林多遇上了他的帮手都都·特拉梅拉，并从这个饶舌人的嘴中得知，古塔根本没有离开托卡亚格朗德。但是都都无法说出眼下她在什么地方，因为她魔术般地消失了。她，还有那个吉卜赛男人。

“就像我看到的那样，眼瞅着他们魔术般地消失了。”

“眼瞅着什么？”

“魔术般地消失了。”都都解释说：“我亲眼看见他们两个人紧搂在一起，一直盯着他们，可他们到哪儿去了呢？魔术般地消失了，只能是这样。”

多林多更加难过，更加感到遭受了凌辱。碰到古塔和一个嫖客睡在一起让他伤心，但他并不抱怨或者责怪：古塔是为了谋生，仅此而已。但是，当他得知古塔和一个吉卜赛人搂抱在一起，在月光下与他寻欢作乐，不是在床上和那间茅草屋里，而是躲在丛林中一棵树后面无所顾忌地开怀大笑时，便不禁深深地感到痛苦了：这已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动了真情。那个可恨的家伙使古塔中了邪，世界上不可能有比吉卜赛人更可恶的了。

土耳其人法都尔另有所虑，他随口问道：

“你迷恋上古塔了？”

“哎哟哟，难道你还不知道吗？”都都·特拉梅拉代为回答说。

多林多一声没吭，付清已经喝掉了的和瓶子里还剩下的两份酒钱之后，提着瓶口，朝脚夫们点燃起的火堆走去，在

那里，作为一个遭到不幸的同伴，多林多受到了应有的欢迎和尊重。大家都知道了所发生的事情，都都已经把详情告诉了他们。出于值得赞赏的本能，为了安慰多林多，瓦莱里奥·卡肖朗也把自己上当受骗的经过讲了一遍。那个魔鬼般的吉卜赛女郎同样也像一缕烟似地从他和马尼尼奥眼前消失了。

“马尼尼奥先生，这是你亲眼看到的，不是吗？”

脚夫马尼尼奥既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他正忙于啃咬粗方糖，并往嘴巴里塞进了一把木薯粉。

12

没过多久，聚集在火堆边上的人和酒瓶就多起来。混血儿佩尔任蒂诺到下蛤蟆街去了一趟，要把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的一个口信转告给贝尔纳尔达，但是却没能见到这位姑娘。回来的时候，他带来了一个令人惊慌的消息：妓女们都不见了，所有的妓女，无一例外。

“所有的妓女都不见了！啊，都不见了！”他伸开双臂，以表示灾难是何等巨大，“所有的妓女！”

这一消息很快就得到了承包工和三个伐木工的证实。这四个人都在奥斯蒙多·罗沙上校庄园里干活，离此地有数里格远，他们不辞辛苦地远远赶到托卡亚格朗德，专程来寻找一段时间以来在这里卖身的妓女，但是在这个小小居民点范围之内，却连一个妓女的影子也没有碰到。

脚夫们在这里落脚，为的是夜里有个女人陪伴，高高兴兴地娱乐和放松一下。脚夫们休息的地方都是妓女们的栖身之处，是饮酒和热闹的场所。承包工和伐木工沿着崎岖小路从庄园步行到此，为的是去熄灭妓女草屋里的油灯，发泄一下欲火。显而易见，已经没有油灯供他们去熄灭，没有女人的乳房和肉体供他们休息和纵欲求欢了。

佩尔任蒂诺感到奇怪，通常纷乱嘈杂人来人往的下蛤蟆街，莫名其妙地一片沉寂。三、四个男人和他一样也万分惊讶，围着一间茅草屋转来转去，证实了妓女们确实已经离去；“犹如一只只候鸟”，文人墨客们是这样来形容妓女到处流动这一特点的。所有的妓女全都离去了，而且似乎是彻底地一去不复返了。

贝尔纳尔达和科罗卡住的小木棚里空无一人，佩尔任蒂诺既没有把口信带到——纳塔里奥上尉让佩尔任蒂诺告诉贝尔纳尔达，第二天他将路经托卡亚格朗德——也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和他一起过夜的妓女。万般无奈之下，欲火难熄的佩尔任蒂诺只好前往玛丽娅·吉娜住的那间偏远的茅草屋，去找那位最不受欢迎的妓女。托卡亚格朗德的妓女全都无影无踪了，连疯疯颠颠的玛丽娅·吉娜也不见了。灾难，实在是一场无法挽救的巨大灾难。

在脚夫们过夜的地方，混血儿喝干了马尼尼奥递给他的酒瓶之后，便怒不可遏地高声大喊起来，质问上帝，他究竟把妓女弄到什么地方去了。既然不是耶稣基督的受难日和安葬日，为什么妓女要躲藏起来，把大腿夹紧呢？肯定是吉卜赛人在捣乱，只能如此。这些无法无天的家伙，这些异教徒。

只要法都尔先生也关闭他的店铺，到其它地方去挣钱，

那么托卡亚格朗德就彻底完蛋了。

13

承包工和三个伐木工也大失所望，更加坚定了瓦莱里奥·卡肖朗的决心，促使他采取行动。他的行动得到了多林多和佩尔仁蒂诺的鼎力支持。四个庄园工人垂头丧气地回去了，再次去拿起他们的铁锹、锄头、斧子和镰刀，整日地砍伐森林和栽种可可树苗。他们是走了很远的路专程来寻找女人的。在丛林中，在庄园里，为数极少的女人都已有了主人，被看管得严严实实，任何不慎或是胆大妄为之举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或是行为不慎的女人，或是胆大妄为的汉子，如果不是两个人一起被杀掉的话。他们前来纵欲求欢，可却遇不到一个妓女，不禁对这个可怜的鬼地方嗤之以鼻。

和佩尔蒂诺不同，伐木工和承包工不准备和妓女睡上一整夜的觉，因为天亮之前他们还要赶回庄园去。这些人只要能发泄一下肉欲便心满意足，然而连这么一点希求都未能如愿以偿。那个颇为自负的雅辛托·科罗卡钻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别看她满脸皱纹，已经上了年纪，但据说还能一口气接待和打发这四个人。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是一个个地分别接待，因为作为一个有自爱心和知廉耻的女人，她是决不肯做出那种荒淫无耻、猥鄙秽亵的事情来的。在伊列乌斯市，有些妓女——通常是外国妓女——同时与两、三个嫖客一起周旋。然而，即使在年轻的时候，即使在城市里豪华的公寓里

接客的时候，雅辛托也从未干出过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来，无论嫖客出多么高的价钱她也不肯。

为了从失望中摆脱出来，四个不幸的汉子在法都尔的小店铺里喝了一阵酒，看到荒野里点燃着的火堆，又凑过去聊了一会儿，证实了混血儿佩尔仁蒂诺所说的托卡亚格朗德正在经历着一场灾难的话：

“他们可以证明，我是不是在撒谎骗人。”

瓦莱里奥·卡肖朗激动起来，凭借着酒劲，发出了威胁：我们去把妓女们找回来，并且要让这群异教徒明白，我们这些赶毛驴、砍伐树木和拓荒种地的人是靠满身汗水来挣钱谋生的，任何一个流浪汉也休想损害我们这些公民的权益而不受到惩罚。跟一个吉卜赛女人睡觉是什么滋味呢？

承包工和伐木工不想与他们一起行动：如果现在不快点赶回庄园去，他们就会误了一天的活计。马尼尼奥竭力劝阻，费尽了口舌，然而谁也不肯听他的话。瓦莱里奥·卡肖朗、多林多和佩尔仁蒂诺这三位英雄好汉，下定决心要过河去好好教训一顿这伙吉卜赛人。为了以防不测，马尼尼奥也同他们一起去了。

都都·特拉梅拉没有参加这一行动，除了一把刀子之外，他还没有其它武器。马尼尼奥小声地嘱咐他，让他带一个口信给法都尔先生：你去把这里发生的事告诉他，要快，要赶在一场祸乱发生之前。

四个人朝河边走去。四周一片寂静，竟然没有一点声息，马尼尼奥感到十分惊讶：青蛙停止了呱呱的鸣叫。在这神奇之夜，在这撒满月光的道路上，在这繁星灿烂的天空之下，青蛙都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它们和妓女一道，全不见了。

14

过河之后，马尼尼奥作出了最坏的准备；他将再一次目睹一场毫无道理的暴力事件。毫无道理又毫无用处，他知道得太清楚了。在可可之乡的路上，他赶了一辈子毛驴，深深懂得这一点。在一次偶然发生的殴斗中，他曾经失去了一位帮手：泽·达·利亚谨言慎行，是个好人，却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丢掉了性命。

对瓦莱里奥·卡肖朗，马尼尼奥并不担心：这家伙喜欢吹牛，何况他醉意未消，如果不是腰里别着一支枪，是不会发生什么危险的。这是一支过了时的大口径火器，需要从枪口处往里装子弹，但依然能打死人。几个月前，就是在托卡亚格朗德，卡肖朗在一次轮盘赌中赢到了这支枪，从此便一直带在身上。对佩尔仁蒂诺，马尼尼奥所知甚少，但他是博阿文图拉上校手下的人，理应像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一样，既勇敢善战，又冷静慎重。最令马尼尼奥担心的是默默无言、自以为蒙受了奇耻大辱的多林多。有的人服服贴贴地带上了绿帽子，不会去伤害他人，虽然遭到鄙视，却倒可以保证平安无事。有的人则不肯被安上犄角——真正的或想象中的——这种人十分危险，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情来，他们内心里燃烧着怒火，一旦爆发出来，任何人也休想扑灭。踩着滑溜溜的石头过河的时候，马尼尼奥搀扶着摇摇晃晃的瓦莱尼奥·卡肖朗，而他真正担心的却是多林多。

他们是从大篷车后面进入丛林的，因而没有能够看到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但却听到了一种极为古怪的声音——连马尼尼奥都无法确定这是什么声音，就更不用说其他的人了。这声音越来越响亮，而且十分和谐悦耳。是音乐，对的，先生，不过既不是手风琴、吉它或四弦琴发出的声音，也不是教堂里演奏的那种乐曲，因为它虽然也悦耳动听，但却毫不庄重严肃，而是既柔和又激昂，既欢快又忧伤，这一切同时混为一体，使人情不自禁地要跳起舞来。马尼尼奥不知道自己在驴背上度过了多少个年头，不知道自己的确切年龄，只知道满头卷发已经开始变白，但是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从未听到过这般美妙和令人动情的乐曲。

当乐曲声升入星空并在丛林中扩散开来的时候，从河对岸赶来的四位汉子——其中有三位准备报仇雪耻、收回宝贵硬币和女人，并扬言要手持武器把吉卜赛人强行赶出此地——不由得止住了脚步。美洲豹、蛇、蟋蟀和猫头鹰等动物也都一动不动，凝神专注地倾听着。现在马尼尼奥明白了，为什么听觉灵敏的青蛙中止了它们的鸣叫。

几位勇士继续前进，但放慢了脚步，刚刚小心翼翼地越过大篷车，眼前立刻展现出一个十分奇异的场面。消失的妓女有站有坐地全都在这里，整整八个，一个也不少。两个吉卜赛人，一位是马乌里西奥，一位是米格尔，手里拿着当地人从未见到过的一种乐器，正在为妓女们和其他的吉卜赛人演奏。玛丽娅·吉娜时哭时笑，优素福带着耳环和戒指，贝尔纳尔达紧挨着给她看过手相的那位吉卜赛老太婆，阿尔贝尔托用胳膊搂护着玛莱娜，后者正在给一个婴儿喂奶。男女老少，全都聚集在这里。巴比伦王室和一轮圆月沉浸在死一般

的寂静之中。

法都尔·阿博达拉没有放慢脚步，他和都都·特拉梅拉一起急匆匆地赶来了。小黑孩想亲眼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事，以便事后可以大肆渲染一番。土耳其人一路小跑，想及时追赶上瓦莱里奥·卡肖朗等人。听到树枝被折断的响声，瘦削的科罗卡离开了她所倚着的一棵树，面对着刚刚赶到的这伙人，严厉地把一个指头放在嘴唇上，示意他们保持肃静，几个人便都没有出声。法都尔认出了吉卜赛人使用的乐器：小提琴。

醉意未消的瓦莱里奥·卡肖朗向前跨出一步，挥了挥胳膊，要其他的人也跟上来，但却无人响应。他想要取出大口径火枪，却被马尼尼奥一把夺了过去。看到古塔坐在地上，正出神地倾听演奏的乐曲，多林多想喊她一声，把她痛骂一顿，可是刚一张开嘴巴，就被土耳其人用大手给捂住了。“不知好歹的家伙”，混血儿佩尔仁蒂诺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优素福从后面走过来，停在了马乌里奥和米格尔的身边。他不像一位国王，而像一位原始丛林之神。那一夜，在托卡亚格朗德吉卜赛人举办的音乐会上，在两把小提琴演奏出的极为甜美的乐曲中，又加入了优素福那神奇而悦耳的横笛声。

安德拉德·儒尼奥尔学士路经这小小的居民点，对托卡亚格朗德的前景表示悲观。

1

按照与混血儿佩尔任蒂诺的事先约定，以及给贝尔纳尔达带来的口信，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一大早就来到了托卡亚格朗德。刚一看到河对面吉卜赛人的宿营地，他便飞快地赶过河去，及时地拦住了法都尔·阿博拉达，不让他去买那头样子相当不错的毛驴，以免受优素福的欺骗。

法都尔·阿博拉达对金银首饰和各种小百货十分内行，但对毛驴和马匹却所知甚少，他已经准备买下这头毛驴，价钱正好是优素福开始时所要的一半。这两个人都异常狡诈，看看他们如何地讨价还价，听听他们那些拐弯抹角的谲词，真是大开眼界。两个人时而高声指责，时而拖着哭腔喃喃地抱怨，都声称自己成了对方贪婪、吝啬和不良居心的受害者。在无休止的争吵中，不时会冒出几句阿拉伯语和吉卜赛

人专门使用的语言——在伊塔布纳市的夜总会里，知识渊博的富阿德·卡兰曾用这种语言向法都尔讲述过故事，所以他敢断定，这位吉卜赛人所讲的就是这种语言。

虽然声称自己大失所望，承受了损失，但优素福依然准备以商人法都尔所提出的价钱成交这笔生意。正在这时，上尉赶到了，使这笔生意落了空。和法都尔握过手之后，上尉又朝在一边守护着牲口的马乌里尼奥和米格尔点了点头，然后问道：

“法都尔，你在买毛驴？”

“上尉，你觉得这头怎么样？”

“让我看看。”

上尉说着便走近毛驴。在优素福疑虑的目光注视之下，他摸了摸它的臀部，又掰开嘴巴，看了看它的牙齿：

“干亲家，你是有钱没处花了吧？为什么要买这么一头淘汰下来的毛驴呢？你是不是发疯了？难道你也和一次买下两头毛驴的雅梅斯大夫一样，自以为是占了便宜吗？”说完便莞尔一笑，想起了那位决意要经营种植园的无知大夫胡乱糟踏钱的情景来。

“被淘汰下来的？这是什么意思？我从来没听说过。”认出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之后，优素福不想与他争辩，而是装出一副无知的样子：“我听不懂你的话。”

纳塔里奥没有回答，相反，法都尔对优素福想诱使他上钩的企图显得很不高兴，犹如野兽一般地立刻大喊大叫起来。优素福对此并不予以理会：这个土耳其人和他一样地明白，无商不奸，做生意都是要骗人的。

“如果这头不行，你再另选一头好了。”

在马乌里西奥和米格尔守护的牲口中间转过一圈之后，对毛驴和马匹了如指掌的上尉劝法都尔一头也不要买。只有一匹小公马不错，将来能长成一匹疾驰如飞的好马。可是为了在托卡亚格朗德和塔瓜拉斯之间的崎岖小路上运货，法都尔需要的是一头没有任何毛病的壮实的毛驴。

“在塔瓜拉斯集市上，你能碰上一头合适的。在那里买会更加保险一些。”纳塔里奥建议道。

然而，在争论圣像盒的价钱时——在此之前两个人已经商定了——上尉没有发表意见，因为他对珠宝首饰并不内行。优素福想毁弃前约：

“如果不买毛驴，价钱就要另定……”

“什么？另定？我们已经商定了，怎么能改变呢？”

“如果不买毛驴……阁下……”

“阁下你是婊子养的……”法都尔真的大动肝火了：“这笔生意与那笔生意有什么关系？我按已经商定的价钱付款，一分钱也不多给。”

法都尔掌握着主动权，因为圣像盒在他的手里。他从裤兜里掏出一沓经过贴补的旧票子，在手指上吐了口唾沫，开始数了起来。

“我不想卖了。”优素福说。

“太晚了，我已经买下了。”法都尔把钱递了过去，他已经按照原来商定的价钱点好了钞票。

优素福的手按在匕首柄上，默默地考虑着眼前的局势。马乌里西奥和米格尔也凑了过来，站在他的身边。假如只有法都尔一个人，尽管他的块头很大，满脸怒气，腰间别着一把手枪，仍然可以对他进行威逼恐吓，强行把事情了结。但

是，连吉卜赛人也知道纳塔里奥·达·丰塞卡的大名及其赫赫伟绩。优素福终于接下了法都尔递过来的钱，傲慢地又重数了一遍，他一向是信守诺言的，然后一句话没讲，便转过身准备离去。上尉叫住了他：

“这把鞭子你想卖吗？”

悬在优素福腕子上的鞭子与众不同，颇为别致，出自能工巧匠之手。鬃辫的缌子上套着一只只戒指般的圆环——是银的还是普通金属的呢？经过精雕细刻的鞭柄上镶嵌着饰物——是骨头的还是象牙的呢？优素福慢慢转过身来：

“今天我已经损失不少钱了，不想再卖什么了。”

“你痛痛快快地把价钱告诉我，如果合适的话，我就买下了。”

银的和象牙的，金属的和骨头的，吉卜赛人优素福和阿拉伯人法都尔再次争论起来，不过此时双方的表情显然都十分轻松。上尉打断了他们的争论，用法都尔认为偏高的价钱买下了这把鞭子。

吉卜赛人的大篷车随即转动起来，朝小桥的方向走去。

2

“你买这个玩意儿干什么？准备卖掉还是送人？”当法都尔把用灰纸包着的圣像盒在柜台上打开的时候，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惊奇地问道。

法都尔满意地哈哈大笑，打开了一瓶经年的白酒：

“我没花几个钱就把它买下来了，实际上它要值钱得多，这方面我是内行。不过在那头毛驴的价钱上，差一点我就上了那个婊子养的当，幸好你及时赶到了。上尉，准是上帝把你派来的。”

他透过店门朝河的对面望去，大篷车已经在远处消失了。

“《圣经》上说得好：欲害人者，反遭人害。上尉，《圣经》这本书真是无所不包。这个吉卜赛人想占便宜，结果反而吃了亏。”

“真那么值钱吗？”

“在伊列乌斯或伊塔布纳市，我准能卖一大笔钱，要远比我买时的价钱高得多。只要拿到夜总会去，肯定会有一位上校愿意买走它。”法都尔摇了摇他的大脑壳：“送人？我没有未婚妻，也没有老婆，即使有的话，我也不是能送得起这么贵重礼物的百万富翁。这是一笔好买卖。上尉买鞭子给的钱太多了，你这个人太性急。如果你再跟他磨上一阵，吉卜赛人肯定会降价的。”

“很可能是这样，不过我缺乏做生意的那种耐心。我买它是准备送礼的，送给一个男人。”

“我知道，你买下来是准备送给小博士的，不对吗？”

把一个块头那么大的人称之为小博士，可能会被看成是恶意的玩笑，是不尊重的表示，但纳塔里奥认识他的时候博士还是个孩子，而法都尔则是看着他长大成人的。在里约热内卢市度过漫长的假期之后，文图里尼亚行将返回故里。在伊塔布纳市和伊列乌斯市的夜总会，在火车站，在阿瓜普雷塔、塞格罗德埃斯皮尼奥和塔瓜拉斯，在乡镇和一些小村

庄，在庄园的高大住宅里，这一消息已经成了人们谈话的中心。

“这一带到处尘土飞扬，到处都是烂泥坑，让文图里尼奥在这种鬼地方四处奔波，他一定会抱怨的。上校除了想让他担任律师之外，还希望由他来管理阿塔拉亚庄园。上校已经为他买了一头毛驴和一匹良种母马，还是我帮助挑选的呢，都是上等的好牲口，只供文图里尼亚乘坐。”上尉那双小眼睛闪出了光亮：“上校可喜欢他的儿子了，喜欢得你都无法想象。”

“他这么喜欢是有道理的，文图里尼亚是上校的独生子，现在又成了博士，哪个当父亲的会不喜欢呢？”法都尔的眼睛也闪出了光亮：“等我有了儿子的时候，我也要送他们上大学当博士。不过我喜欢什么律师。我的儿子一个当医生，一个当神父。”

“神父也是博士吗？”

“怎么不是呢？而且比别的博士还要高出一等。上尉，神父是上帝的博士，头上要戴王冠呢。”

回忆起往事，纳塔里奥的嘴角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文图里尼亚是我抱大的。”上尉在空中抽了一个响鞭，“他会喜欢这把鞭子的，好看而且好用。”

这把无与伦比的鞭子，正好与一位年轻的学士、百万富翁和在政界举足轻重、在法院发号施令、在公证事务所说一不二的可可上校的儿子相般配。就土地问题打官司，整个伊列乌斯地区没有哪一位律师能与他相比，能与他抗衡；文图里尼亚不仅拥有别人所拥有的一切，还拥有别人所不具有的东西。

纳塔里奥了解这位年轻人的爱好，了解他随心所欲、办事从不考虑后果的特点。上尉是看着文图里尼亚长大的，教会了他许多事情，并多次帮助他从险境中，特别是从妓院和夜总会里逃脱出来。在少年时期乃至上了大学之后，每当这位公子哥过于放纵的时候，上尉享有责备他的殊荣。上尉曾不止一次地管教过他，因为文图里尼亚酒量不行，轻易地便会因为喝醉了酒而昏了头。看到他大学毕业，成了律师博士，纳塔里奥和上校一样地为他感到骄傲：

“要搞土地的黑幕交易，谁都不是他的对手。”

“现在上校可以发号施令，为所欲为了。上尉是他的人，而我又是你的干亲家，这太好了。”

两个人干了杯，为安德拉德·儒尼奥尔博士——法律系的毕业证书上写的是博阿文图拉·达·科斯塔·安德拉德·儒尼奥尔学士——行将归来表示祝贺。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终于能够实施其野心勃勃的政治方略了，这一规划是在前一年十二月份儿子大学毕业时制定的，眼下是五月底，已经过去六个月了。

3

在伊塔布纳市商业大街，上校拥有一幢楼房，从十二月份起，小楼门口就挂起了一块闪闪发光的牌子：博阿文图拉·达·科斯塔·安德拉德·菲略博士，律师。安德拉德·菲略是接受洗礼时所起的名字，儒尼奥尔则是外国人使用的

名字，而身为庄园主的上校厌恶一切带有外国味的东西。小楼的底层用来存放干可可果，不断有人和牲畜进进出出，阿塔拉亚庄园的脚夫们把运来的货物卸在这里。上校虽然住在伊列乌斯市，但却主张文图里尼亚把事务所设在伊塔布纳。伊塔布纳是个发展中的新城市，那些迟早必将会属于上校的土地就位于该市范围之内，而这又并不妨碍文图里尼亚在整个地区从事律师事务。看来，五月份这位年轻的律师将要来到事务所，承担起许许多多正在等着他完成的艰巨而繁重的责任。

文图里尼亚大学毕业成了一件远近尽人皆知的大事。几个月过去了，人们对为此而举办的各种庆祝活动依然记忆犹新。庆祝活动始于该州首府，然后延续到伊列乌斯和伊塔布纳两市，最后在阿塔拉亚庄园宣告结束。

举行毕业典礼的那天上午，巴伊亚教区——巴西最大的教区——的红衣主教在巴西利卡大教堂主持了弥撒。在冗长的布道词中，他告诫这些法律系毕业生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法律与正义，履行从事律师职业者应该履行的神圣使命”。在肃穆静寂的大教堂里，听到主教的这番话后，上校小声地嘀咕道：讲得倒是漂亮，可全是假的，毫无意义。这些大学毕业生不过是些糊涂虫罢了，却摆出一副大人物的架势。不容置疑，他们是必不可少的，是有用处的，但恰恰是为了给违反法律和践踏正义的行为披上一层公正的外衣而已。培养出这样一个人来要花费一大笔钱呐。如今上校家里也有了一个，听任上校支配。

当晚，在法律系壮观的礼堂里，州长亲自主持了颁发毕业证书的庄严仪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们身着黑色的学士

服，宣过誓之后，从州长手中接过了装有毕业证书的小盒。埃尔内斯蒂娜的眼睛里一直闪着泪花。经过无数次与命运搏斗的考验，肉体和灵魂都已坚硬如铁的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也鼻子一酸，用上衣袖口悄悄地擦去了一滴眼泪。上校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崭新套服，开司米的布料是从英国进口的。

第二天是个星期日，在卡纳瓦莱斯科俱乐部，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们为其亲属和巴伊亚市上流社会举办了一次舞会，前来的太太和小姐们个个衣着华丽，男人们穿着熨烫得笔挺的白色礼服。上校和埃尔内斯蒂娜也来了，从头到脚一身新装。肥胖的埃尔内斯蒂娜被束胸和腰带裹得很不舒服，上校因为穿上了硬领衫和闪闪发光的皮鞋感到颇不自在。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兴高采烈，欣喜若狂，与梅达瓦尔和萨·巴雷托——与文图里尼亚同班的另外两个伊列乌斯人——的家人们一起，大喝着法国香槟和苹果牌的白兰地；可可庄园已经开始“生产”博士了。

凌晨时分，舞会结束之后，文图里尼亚作东，与他的几位最知心的好友，一起来到了法国女人昂里埃特——其口音、精明和收入都足以证明她是法国马赛人——的妓院，继续寻欢作乐。博阿文图拉上校为儿子慷慨解囊相助。

昂里埃特在组织高级节日聚会方面堪称是首屈一指，她自己称这种聚会为“仙境”。这所鲜为人知的妓院是贵族们寻欢作乐的场所，里面的妓女个个如花似玉，花花公子们为她们挥金似土，上流社会的先生们为她们支付一切费用。前来这所妓院的有雷孔卡沃的绅士、下城的批发商、上城的富贾、法官、高级军官、权势显赫的政客以及神父和贵族。从妓院

老鸨、衣着入时的法国金发女郎开始，温文尔雅又雍容华贵的妓女们一个赛一个地令人垂涎欲滴。精明过人的昂里埃特唯利是图又熟谙生财之道，她把自己的接客时间分给了三位头等的客人，他们不但腰缠万贯，而且挥金如土。昂里埃特又是位浪漫而狂热的女人，她把所有的余闲时间都留给了年轻英俊的若热·梅达瓦尔。巧得很，若热·梅达瓦尔是文图里尼亚的挚友，同住在一所学生公寓里，也是同一天大学毕业。梅达瓦尔是班上的诗人，颇得姑娘和妓女们的青睐，是她们追求的对象。他作诗，并且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在家庭举办的节日里，少女们经常朗诵他所创作的一首名为《献给你美发上的月光》的十四行诗。这首诗是写给一位匿名为"H①，地中海热情而迷人的鲜花"的女人的，诗中把她的满头金发喻为"撒满月光的麦田，金光闪闪的春天。"恩里埃特披着散开的闪闪发光的金发，主持了这一次的节日聚会。正如诸位所看到的那样，那一天同样也是她的节日，正因为如此，这位妓院老鸨不能陪伴做东的男主人，在他的怀抱里纵欲求欢，而是让自称只委身于港务局长的红发女郎雷贝卡接待了他。所有的妓女，无一例外，都自称只委身于某一个男人。

弥撒和舞会，颁发证书仪式和妓院里的纵欲求欢，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但却永远地留在了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的记忆中。他每每怀着应有的骄傲和某种伤感，回想起当时的场景来：望弥撒的时候，他跪在地上，对主教大人充满欺骗性的布道词感到甚为好笑；颁发证书的仪式则令他心情激

① 昂里埃特的第一个字母为H。

动，百感交集；在舞会上，虽然衬衫的硬领和闪光的皮鞋使他感到不适，他却依然满面春风，喜形于色。至于妓院里纵欲狂欢的情景，他是在肤色黝黑的多明加斯·贝雅弗洛尔的怀抱中得知并加以证实的，时间是庄严的、令人激动的庆祝活动过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多明加斯·贝雅弗洛尔自称只委身于蒙塞尼奥尔·达·西尔瓦——修道院院长，一位集所有美德于一身的圣洁的男人。

4

耍笔杆子的学士玩弄的阴谋诡计要比大口径手枪和卡宾枪更加厉害，众所周知，上校对这种人一向心怀敌意。但在儿子大学毕业时，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却丝毫不想掩饰自己的快乐和满意之情。一个儿子大学毕业，这在伊列乌斯地区尚属鲜见，不仅能使做父母的感到由衷的高兴，成为他们骄傲和受人尊重的理由，而且还意味着，上校早已制定出来的计划很快将会付诸实施。

供儿子上大学要花费很多的钱，法律专业的教科书极为昂贵，用在妓女身上的钱更是可观！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拥有无边无际的种植园，每年都能收获数千阿罗巴的可可果，在伊列乌斯和伊塔布纳两市均有房产出租，银行的存款还有可观的利息，在巴伊亚州是位赫赫有名的富翁，因此，他的儿子在首都学习和生活上的花费都必须要大大方方，非如此便会有失身份，所以要供他大学毕业绝不是一件

开玩笑的小事情。

虽然如此，也完全值得这样去做：博士的头衔抵得上一座上好的庄园，是一把能打开政界和缔结美好姻缘的钥匙。手里拥有一位大学毕业的儿子，上校就无需其他学士来为他料理法院和公证事务所的事务，也无需再选用其他的人去完成重要使命，无需把权力委托给他们，处处依赖他们了。这样一来，上校就可以免受背信弃义和弄虚作假之害，就不会突然间大吃一惊：比政界更加尔虞我诈的只有司法界，正因为如此，政界和司法界总是沆瀣一气。

但是，对毕业后最初几个月的生活如何安排，文图里尼亚却另有自己的打算。经过数年之久的苦苦攻读和考试，整日埋在课本的条文之中，现在他理所当然地要求要好好地度上一次假。不是像学生时代每年年终在伊列乌斯和伊塔布纳市的那种一般的度假，在夜总会里找上几个三等妓女就行了，而是要在里约热内卢市，要像一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那样去度假。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曾和一些同学进行过一次为期只有十五天的旅游，像猪一样糊里糊涂地——十分恰当的用词——去了解过共和国的首都。这一次，一月份和二月份他都要留在首都，从新年前开始，直至狂欢节结束。一个如此刻苦学习的大学生——整个大学期间仅仅留过一次级——此刻有权得到应有的补偿：带上足够的钱，在里约热内卢好好地玩上一番。

上校听后表示同意：归根结底，多两个月或者少两个月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在已制定出的计划之中，上校最大的心愿是看到儿子能在公证事务所里大放异彩，充当辩护律师，在法院里发表演说，管理庄园，参与政治，竞选州议员

或伊塔布纳市市长，而现在并没有什么急事需要 他 马 上 处理。

5

午饭之前，纳塔里奥上尉在小木屋前骑上母骡，向贝尔纳尔达和科罗卡道声再见，远远地朝法都尔挥了挥手，便出发前往塔瓜拉斯火车站，迎接行将归来的安德拉德·儒尼奥尔博士去了。埃尔内斯蒂娜已经到伊列乌斯市等候儿子，将陪同他一起回来。为了掩饰内心的激动与兴奋，上校故意留在了阿塔拉亚庄园，在那里等候着与儿子见面。当上校打开文图里尼亚发来的电报——邮差从塔瓜雷 斯 送 来 的——得知儿子行将归来和抵达庄园的具体日期时，纳塔里奥可以证明，他是何等地激动与兴奋。上校一直在为恰如其分地迎接博士儿子的归来做着准备，如今儿子终于决定要从里约热内卢回来了：文图里尼亚原来答应狂欢节一过便马上回来，然而眼下已临近圣若奥节了。上校的宽脸膛上流露出喜悦的心情，默默地把电报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嘴巴和眼睛乃至整个面孔都绽出了笑容。他对纳塔里奥说道：

“纳塔里奥，我们的博士回来了，已经到了 伊 列 乌 斯市。”

正当上尉回想着这些情景的时候，突然看到前方有个女人的身影，嘴里正在唱着一首上尉儿时在佩罗佩里亚听到过的民谣。在圣弗朗西斯科河边，纳塔里奥曾听过运水女人这

样唱道：

巴比伦王国的国王莅临，

我要与他相爱，

我要与他成婚。

头上顶着一个小包袱，手里拿着根叶子和花儿都已经发蔫的树枝，嘴上挂着快乐的微笑，玛丽娅·吉娜赤着双脚，正在毫无目标地向前走着。

“玛丽娅·吉娜，你这是到哪儿去呀？”上尉问道。

“前面不远的地方，上尉先生。”玛丽娅·吉娜本不想说出她的隐秘，她要把它深埋在自己的心底，不过纳塔里奥曾帮过她一次忙，玛丽娅·吉娜一直记着这件事：“他正在前面等着我。他先走了一步，因为他必须把太阳从大锅里取出来，放到天上去，这样天才能亮。”

“他究竟是谁呀？”

玛丽娅·吉娜喜欢和上尉交谈，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像他那样彬彬有礼和令人敬佩。生活分为两个不同的世界，玛丽娅·吉娜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所以很容易把它们混淆起来。

“他先把太阳捉住，放在大锅里，放在了大锅的锅底，然后与另一位国王一起演奏了月亮上的音乐。”玛丽娅·吉娜莞尔一笑，许诺道：“等我一知道了他的名字，我就告诉您，但只告诉您一个人。”

烈日当空，像钟表一样指示着时刻，如果火车不误点的话，再过一会儿，文图里尼亚就要在塔瓜拉斯站下车了。文图里尼亚是否还记得玛丽娅·吉娜呢？

纳塔里奥是在阿塔拉亚庄园认识玛丽娅·吉娜的。这个

女人小时候神经就不正常，两眼呆直，常常无缘无故地发笑，把阴部露出来给男人看。那时候，文图里尼亚刚刚品尝过女人的滋味，情欲似火，一看到女人的那个部位就不能自已。

“玛丽娅·吉娜，你还记得文图里尼亚吗？”

这位妓女停下脚步，手里握着树枝，站在路当中，从另一个遥远纷杂、充满着梦想与虚幻的混乱世界召唤着记忆：

“上尉，你说的是谁？”她记得上尉，当狼人开始痛打她的时候，是上尉挺身而出，使这个毫无防卫能力的女人免除了疼痛，把狼人砍为三块，这个可恶的东西从此便再也未曾虐待过她。“我记不起来了。”

“文图里尼亚，上校的儿子，阿塔拉亚庄园的，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上校的儿子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上校本人，他最喜欢和我睡觉，心肠可好了。”

有些人由于玛丽娅·吉娜疯傻呆痴而不肯和她同床，他们担心这样做会受到神灵的惩罚，因为上帝对疯傻呆痴的人是敬重的，谁要是伤害了这种人，可能会因此而付出高昂的代价，或是在这个世界上，或是以后谁知道在什么地方呢。文图里尼亚不相信这一套，在飘散着可可香味的巴尔卡萨①下面，他不止一次地把玛丽娅·吉娜压在了身子下面。但是纳塔里奥却从不知道，甚至从未怀疑过上校本人也曾与玛丽娅·吉娜发生过关系。

“你说的是博阿文图拉上校吗？”

---

① 一种用来晒凉可可果的船形物。

“他胸脯上长着很多毛，用手去摸可舒服了。”

说完她又开始慢慢朝前走去，两眼发直，咧开的嘴唇露出了快乐的微笑：她要去寻找巴比伦王国的国王，太阳的主人。上尉塞给她手里一些钱，玛丽娅·吉娜把钱掖进了裙腰里。

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用马刺一踢，母骡快速地向前跑去。如果火车按时抵达的话，文图里尼亚很快就要到了。大学毕业的博士，难道他还能记得玛丽娅·吉娜吗？

6

不是十二月，也不是五月，上校的计划再次推迟了。究竟要等到何时呢？不知道，因为文图里尼亚无法确定具体的日期：高级专修班没有明确地规定结业的期限，也许要延长几个月，五个月或六个月，究竟是几个月，文图里尼亚也不知道，但最多到十二月就可以结束了。他怎么能放弃这样一个机会呢？这种机会不是每天都能遇到的，全国各地乃至国外都有人来报名，争夺区区有限的几个名额。上校被告知，在报名者之中，有阿根廷人。阿根廷人，是的，先生。他，文图里尼亚，在里约热内卢市暂短的度假期间，与著名的教授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此才能得以注册入学。暂短？五个月，上校扳着手指头数道：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

上校从儿子寄来的长信中得知了他的这一打算。在这封

信中，文图里尼亚列举充分理由，把他要延长学业的决定告诉了父母亲：他将要参加一个重要的有关土地法的高级专修班，这对于一个想要在可可之乡成功地从事律师职业的人是必不可少的，他必将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

这封信的语言十分难懂——满是学士们所使用的词汇——上校因此而深感狐疑，于是要求儿子回到伊列乌斯市来，当面好好地解释一番，而不要以为有封信来就能作出决定。

上校认为，儿子已经读完了法律系的课程，无名指戴上了大学毕业生专用的红宝石戒指，会客厅的墙上挂上了镶在镜框里的大学毕业证书和毕业照，他已经能够开始工作，沿着上校规划好的道路迈步前进了：担任辩护律师，与富贵人家——至少要和他的家产一样多——的女儿结婚，，进入政界，担任重要职务。上校从前正是为此才拚命操劳，手持武器参加械斗，不惜流血，甚至以生命来进行冒险的。他看不出为什么还需要继续念书。他不是已经大学毕业，不是已经拿到博士证书了吗？

碰壁之后，文图里尼亚不得不从里约热内卢市返回，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的决定进行辩护。

“你们迫使我中断了学习，少上了课程！”他抱怨道。

充满爱怜之心的埃尔内斯蒂娜奋起支持儿子。每当她得知丈夫作出一项决定时，一般是不敢与上校进行争论的，极少与他的意见相左。但这一次，她却一反往日的小心谨慎，出人意料地坚决为儿子说话，要求上校理解并提供必要的学习费用，让儿子多学一些知识。文图里尼亚无非是想多学点东西，这是应该赞扬的，为什么要不同意呢？

“讲课的都是些著名的教授，一流的专家。”文图里尼亚站在客厅中央，高举着胳膊进行争辩。

上校仿佛看到自己的博士儿子正在法庭上发言：声音浑厚，手指上翘，胸有成竹地回答着各种提问。他默默地听着文图里尼亚所陈述的理由以及妻子的胡言乱语：一个大字都不识的文盲，仅仅会写自己的名字，埃尔内斯蒂娜懂得什么课程和学历的事呢？虽然并不高兴，但是上校最终还是被迫地让步，对儿子的做法表示同意。

上校所以作出这一决定，埃尔纳尼·塔瓦雷斯博士的看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位博士是伊列乌斯市民事法官，得知文图里尼亚的来信之后，对他要报名参加高级专修班的想法甚表赞赏，因为土地法是法律专业的一门新课程，对一个土地纠纷极多、幕后交易甚盛的地区来说尤其大有用处。儿子在谈话中显得十分好学，这一点同样也使上校动了心。吃过午饭，送走客人之后，上校和儿子从黄昏一直谈到深夜。吃晚饭的时候，文图里尼亚说，仅仅拿到大学毕业文凭和戴上学士戒指还远远不够，他想为今后能应付裕如地从事律师职业和参与政界事务切切实实地作好准备。他要在学识方面赶上那些专家学者，并力争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不要忘记阿根廷人在这场争论中所起的作用，他们从那么遥远的地方赶来，参加在巴西举办的高级专修班，如今也在注视着上校最终将会作出何种决定。虽然勉强，但并没有生气，上校难过的只是儿子将要再一次离开他的身边：

“好吧，你上到年底为止，我希望你新年的时候回来。我已经老了，累了。”

土地法高级专修班的名额并无限制，凡是报名的大学毕

业生都可以参加，其招收对象主要是那些想通过考试进入农业部、司法部或法院担任公职的人，目的在于提高他们的身价。文图里尼亚偶然知道了有这样一个专修班，立刻跑去报了名，但却很少去上课。至于阿根廷律师，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到专修班来学习，没有一个人从巴西著名的专家学者的授课中得到好处。

间接地从专修班得到好处的阿根廷人是阿德拉·拉·波尔特尼娅，私下里人们都称其为金母狗阿德利塔。她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剧院赢得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此次前来里约热内卢市，为的是在夜总会里表演探戈舞。她是按照歌星而不是妓女的标准收费的。把一位外国艺术家占为己有，这对一个伊列乌斯的小伙子来说，无疑地意味着无上光荣，何况阿德拉·拉·波尔特尼阿还如痴如狂地爱上了文图里尼亚：“为了你，我可以舍弃一切！”

7

几天之后，在纳塔里奥·达·丰塞卡和两名武装打手的陪同下，文图里尼亚来到了托卡亚格朗德，这时候，阿拉伯人法都尔·阿博达拉才从文图里尼亚本人的嘴中，得知其非同一般的学习情况。按照上校的吩咐，文图里尼亚要路经伊塔布纳市——从那里路过一下，在事务所见见我的那些朋友，告诉他们，年底你就回来，还会再拿到一张毕业证书，成为有关土地法方面的博士。身为该市政界领袖的博阿文图

拉·安德拉德上校是位令人敬畏的极有权势的人物，他的儿子、大学毕业生安德拉德·儒尼奥尔博士到达该市的时候，不能像一个没有文凭的蹩脚律师，不能可怜巴巴，身边连个保镖都没有。最起码也要由上尉和两个保镖护送，骑上一匹上好的良种牝马，手里握着马鞭。

纳塔里奥对文图里尼亚谈起了那只圣像盒的事，并说服他取道托卡亚格朗德前往伊塔布纳市。在阿塔拉亚庄园，无所事事的文图里尼亚无时不在思念着阿德拉。从前，每当他把一个女人搞到手的时候，总要向上尉炫耀一番，上尉也总是听得津津有味。和过去一样，这一次，文图里尼亚又神气活现地把他与阿根廷女人的风流韵事偷偷地告诉了纳塔里奥。这一回可不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不是供养在妓女公寓的姘妇，没有给其慷慨大方的保护人的头上戴上绿帽子；也不是搔首弄姿、矫揉造作的大家闺秀，这些人往往在住宅后院的门口，匆匆忙忙地用手让他获得快感。这一回乃是至高无尚的阿德拉，阿根廷舞台上的皇后，“充满激情的探戈舞表演家”。一个梦幻般的女人，身材高大，皮肤白嫩得宛如牛奶一般，身子仿佛是雕刻出来的：站起来的时候俨然是一尊塑像，上床之后却像火山爆发一样炽热。最令人神往的那个部位是玫瑰色的，啊，阿德拉的那个部位，纳塔里奥，我简直无法对你形容！

文图里尼亚抱怨说，他在伊列乌斯市未能找到一件配得上阿德拉的礼物：戒指、耳环、手镯、宝石。他跑遍了所有的商店，结果一无所获，见到的都是些骗人的假手饰。在这位天仙般的美女面前，他会感到十分难堪，因为他曾答应过阿德拉，要从巴伊亚给她带回去一件赏心悦目的珍宝。上尉

想到了土耳其人法都尔从吉卜赛人手中买下的那个圣像盒，谁知道它会不会使这一难题迎刃而解呢？

文图里尼亚在法都尔商店门口的拴马桩边跳下马来，阿拉伯人快步迎上前去，热情地躬身施礼，对上校心爱的儿子的突然光临感到极为高兴。

“我听上尉说，您已经回来了。博士，这次您就留下来不再走了吧？”

“这次还不行，法都尔，我还不得不在里约热内卢市再学习一段时间。”

你不是读完了法律系课程，已经大学毕业了吗？这位商人虽然没有流露出自己内心的惊讶，文图里尼亚还是一眼就看出来了，于是便向他作了一番解释。对伊塔布纳市的同事以及熟人们避不可免地将要提出来的各种问题，文图里尼亚早已作好了该如何回答的准备。

“是高级专修班的课程：土地法专修班。我已经拿到了一张博士文凭，这次再拿它一张。”

“双料博士！”纳塔里奥惊叫道。

文图里尼亚并没有作出详尽全面的解释，尽管如此，法都尔还是用两只大手鼓起掌来，表示祝贺：

“我给您来点什么庆祝一番呢？这里的好东西只有酒。有一种白兰地，可我不想请您喝它。”

文图里尼亚打量了一眼货架，上面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酒，有的里面放着树叶、水果和木块，其中的一个瓶子里装有一条暗红色的无毒蛇。这些廉价酒都是卖给承包工和脚工们喝的。法都尔从货架上一处背人的地方取出一个几乎是装得满满的酒瓶，扭下瓶塞，擦了擦瓶口，摇晃着大脑袋，得

意地说道：

“这是一种特制的白酒，是黑人尼科德莫斯在费达拉斯市酿造的。”他把酒瓶放在晨光中照了照，这种以木薯为原料的白酒呈现出一种浅蓝色的光泽。“我是专门给配喝它的人留起来的，上尉可以证明它的味道如何。”

“头等好酒”，纳塔里奥说道，“劲头大得不得了。”

“我有办法对付。”土耳其人说完便笑着走出门去。

商店后院长着一棵卡儒果树，上面挂满了已经长熟的黄里透红的果实。法都尔摘下四、五个拿了进来：

“喝完之后，吃上一个卡儒果，酒劲就过去了。”

“我不需要这个……”文图里尼亚几乎生起气来，接着便一口气喝下了法都尔刚刚给他斟上的酒。

“你从吉卜赛人手里买的那个物件在哪儿？博士想看看。”喝完一杯酒后，纳塔里奥吃起卡儒果来，果汁沿着他的嘴角往下滴。

“我去拿。”

文图里尼奥自己又斟上了一杯酒：这种木薯酒果然与其它酒不同，虽然不是香气扑鼻，可味道很好，喝下去胸口感到火辣辣的。当法都尔把那件宝物垫上手绢放在柜台上面的时候，纳塔里奥把酒瓶递给了法都尔，让他收起来：

“我们不能把它喝光。去伊塔布纳市还有一段路程，而这种酒的酒劲太厉害。你们谈吧，定下价钱来，我去看一个人。”

他不愿意充当买卖双方的调停人，而且知道贝尔纳尔达正焦急地等待他。贝尔纳尔达一天比一天漂亮了。

8

因为是朋友，法都尔以略多于付给优素福价钱的两倍，把圣像盒卖给了文图里尼亚。在伊列乌斯市港口的酒吧间，或是在伊塔布纳市的夜总会里，他一准能卖上高得多的价钱，可正如法都尔所说的那样，这件宝物只配卖给博士。他重复着优素福的伎俩，让自吹对珠宝十分懂行的文图里尼亚自己先出个价钱：

“博士，您出的价，就是我要的价，随便您给多少。”

文图里尼亚哗哗地数着崭新的票子，同时又要了一杯酒：

“上尉到哪儿去了呢？他把马牵走了。”

“只能在贝尔纳尔达家里。”

两个人一起出了商店，从居民点的一排茅舍前面走过去。站在小屋门口的巴斯蒂昂·达·罗萨举起帽子向文图里尼亚问好：

“早安，博士先生。”

他们穿过一片野地，简易棚里，头一天夜里点燃的火堆的余灰还在冒烟，小鸟儿正在啄食脚夫们吃剩下来的食物。两个人来到下蛤蟆街，半裸着身子的妓女们站在茅草房的门口，好奇地打量着他们。有谁没有听说过上校大学毕业的儿子文图里尼亚呢？古塔朝他们走了过来：

“文图里尼亚，你不认识我了吗？

文图里尼亚摇了摇头，没有认出这位胆子颇大的妓女。这一带，跟他睡过觉的女人太多了。

“她是古塔。”土耳其人提醒道

古塔一直走到文图里尼亚的面前：

“你喜欢我身上的气味，想不起来了吗？”

甜甜的烟草味，文图里尼亚想起来了。想起来之后，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张五米尔雷斯的票子，递给了古塔，这可是一大笔钱呐。三杯木薯酒下肚之后，酒劲从胃部上升到了头部，小博士——一个块头颇大的男子汉！——浑身感到轻飘飘的，变得慷慨大方起来。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奴隶。一想到阿德拉，文图里尼亚仿佛闻到了一股檀香味。他摸了摸上衣口袋里的圣像盒。在交给阿德拉之前，他要在里面放上一张自己的照片，让阿德拉佩戴在洁白如玉的胸前，佩戴在一对乳房的中间：啊，阿德莉塔那丰满的乳房！

在小木屋前，文图里尼亚看到了那匹良种母马。他没有喝科罗卡端来的咖啡，但却并无恶意地与这位妓女开起心来：

“科罗卡，你还活着呀？你这个可怜的老太婆还在卖淫呀？”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奴隶。

科罗卡不是任何人的奴隶，而卖淫这个词只能意味着一件坏事。老妓女回答道：

“你现在成了博士，讲的话我们都听不懂了。从前，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常跑到我床上来睡觉。教会你怎么跟女人玩的，难道不正是我这个可怜的老太婆吗？”

文图里尼亚又破费了一张五米尔雷斯的票子。他是从科罗卡那里学会如何延长快感的窍门的，而在此之前，别的女

人总是一转眼的功夫就把他打发走了。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再见了，科罗卡。”

鞍子是上等皮革制成的，用来束马胸的是条纯银的链子。安德拉德、儒尼奥尔学士骑上高头大马，打量了一眼这个小小居民点的房舍和住户，然后向阿拉伯人法都尔·阿博达拉挥手告别：

“我真不知道你在这么一个鬼地方干些什么。如果你想挣钱的话，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到伊塔布纳市去呢？”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奴隶。“如果你愿意去的话，我可以帮你的忙。这个地方没有发展前途，永远不会变得比猪圈更好些。”

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没有听到文图里尼亚讲的这番话，此刻他正在房间里忙着穿裤子和靴子，贝尔纳尔达全身赤裸，在床上笑眯眯地望着他。

9

又过了几天，当上尉再次路过托卡亚格朗德时，才得知学士所做出的这一悲观的预见。文图里尼亚到里约热内卢去了，高级专修班、授课的专家学者和令人厌烦的课程在等待着他，阿德拉·拉·波尔特尼阿、金毋狗阿德利塔、妓女以及探戈舞和纵欲求欢的夜晚在等待着他。

慢慢喝下一杯木薯烧酒之后，纳塔里奥向法都尔讲叙了

年轻的博士在伊塔布纳市受到热烈欢迎的情景：

“简直像圣子耶稣降临一样。”

上尉通常是谨言慎行的，但知道法都尔是富阿德·卡兰的好朋友，所以谈起了那一热闹非凡的夜晚在夜总会发生的一件趣事。当文图里尼亚第一百遍地重复，他所以要回里约热内卢市是为了结束土地法专修班的高深课程时，富阿德·卡兰高叫起来：

“为了什么？我的上帝，为了什么？有关土地法，谁还能比上校，也就是你的父亲和我的朋友懂得更多呢？这里执行的土地法难道不就是他制定的吗？文图里尼亚，你骗不了我，你到那里去肯定跟女人有关，快痛痛快快地讲给我们听听吧。”

衣着考究、刚刚从首都归来的安德拉德·儒尼奥尔学士，既未有损于专修班的尊严，又兴致勃勃如数家珍似地讲起里约热内卢市声色犬马、纵欲寻欢的放荡生活来，尤其是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高贵而艳丽的女人。在伊塔布纳市的夜总会里，在粗俗的上校和贪婪的博士们之间，布宜诺斯艾利斯舞台上的名星、剧场里的皇后、阿根廷女郎阿德拉一时间大放异彩。

至于托卡亚格朗德今后的前程，上尉对文图里尼亚的看法并不感到奇怪：

“干亲家，你听我的话没错。文图里尼亚对女人和法律在行，他在这上面花了钱，可对种植可可却一窍不通，对这个地区一点也不了解。”而他，纳塔里奥，对这些却了如指掌：“你可以相信我的话，托卡亚格朗德一定会发展成为一座城市。”

一个又一个的夜晚，在荒凉的托卡亚格朗德，法都尔·阿博达拉夺去了少女阿鲁扎的童贞。

1

是的，正如前面已经讲过，现在又要加以证实的那样，魔鬼不断变换花样，对法都尔·阿博达拉进行诱惑。优秀公民法都尔是位黎巴嫩天主教教徒，上帝把他安排在被文图里尼亚称之为猪圈的荒僻之地，而后却又把他遗忘了，至今他依然是个等而下之的商人。商人？最好还是称他为微不足道的小店主吧。

在备尝艰辛、孤苦寂默的日子里，无论醒着还是睡着的时候都一心想快快发财的法都尔·阿博达拉，经受着魔鬼的种种诱惑。入夜之后，坐在小油灯下，他冥思苦索，琢磨着生意上的事，考虑着如何盈利，如何赚到大把大把的钱，然后开办家俱店、服装店。在托卡亚格朗德，在法都尔那张独自一人入睡的大床上，除了以泽济妮娅·多·布蒂娅为首的妓

女们那赤裸淫荡的肉体之外，又增加了提议中的未婚妻那处女膜和主动送上门来的寡妇那灼热的春情——两个女人都如花似玉，又都欲火中烧。

师范学校女学生阿鲁扎住在伊列乌斯市，是豪华家俱和床垫商店老板雅米尔·斯卡夫的独生女儿和唯一的财产继承人。这位胆怯羞涩的未婚妻不仅保持着处女的贞洁，还拥有丰厚的嫁妆。并非如此胆怯羞涩和如此贞洁，只看表面现象经常会使人上当受骗，而失去了处女的贞洁，任何嫁妆也是无法弥补的。

儒萨拉是位寡居不久的遗孀。她虽然是横遭众人鄙视的先夫遗留下来的残羹剩饭，却依然令人垂涎欲滴。作为遗产，先夫卡利尔、拉巴特不仅留下了位于伊塔布纳市商业街的东方商店，还留下了一堆罕见的绿头巾，准备在儒萨拉再婚之夜捐赠给在合欢床上和柜台边名正言顺地替代他的男人。

在渴望得到贞洁的处女之时，在强行占有多情的寡妇之际，脑袋上却早已戴上了绿头巾，哪里见到过这种事情呢？吃的都是别人吃过的剩饭菜。

雅米尔是位慈爱的父亲，儒萨拉·拉莫斯，拉巴特是个快活的寡妇，他们在择婿和选夫上都有着自己独特而明确的见解，然而在对阿拉伯商人法都尔的天资和才干的看法上却是一致的，因此都把他视为最理想的候选人，并且在野心魔鬼——最令人生畏的魔鬼之一——的帮助下，略分先后地险些把他领到了神父和法官的面前，两次都差一点使法都尔做了新郎。

在伊列乌斯市，法都尔险些错把阿鲁扎看成是圣洁的处女：一位学士已经抢先于他使其失去了童贞。在伊列乌斯

市，法都尔尚算及时地发现寡妇们都有魔鬼缠身：为了扑灭熊熊的欲火，仅仅一个魁梧高大的黎巴嫩汉子是远远不够的。

法都尔·阿博达拉经营任何生意都得心应手，精明干练，做爱的本领更是出类拔萃，无与伦比。富有而高贵的儒萨拉是怎么得知土耳其人的这些宝贵品质的呢？待到适当的时候，人们或许会茅塞顿开，一清二楚，但是现在就可以提前告诉诸位，泽济妮娅·多·布蒂娅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在这些爱情的圈套中，富商的独生女阿鲁扎身着伊列乌斯市教会学校蓝白两色的学生服，伊塔布纳市中心生意兴隆的东方商店的主人儒萨拉从头到脚穿的是一身黑色的孝服，但是，对法都尔来说，真正具有价值和可以信赖的却是在街角处拉客的微不足道的妓女泽济妮娅·多·布蒂娅。

2

前往伊列乌斯市采购商品、交付帐款和观看大海的法都尔，与阿尔瓦罗·法里亚一起，应邀前往生意兴隆的豪华家具和床垫商店老板雅米尔·斯卡夫——一位颇有身份的人物——家里共进晚餐。

在靠近港口的希克酒吧间，接到邀请的法都尔感到十分惊讶，因为他与雅米尔认识虽已有好几年了，但两个人的关系并不密切。他们只是偶而地在酒吧间、夜总会或妓女公寓

见过几次面，彼此握握手寒暄几句，如此而已。每次到位于蓬塔尔的塔肖饭店去吃午饭——海鲜加啤酒——之前，在酒吧间里慢慢地喝着开胃酒，听着阿尔瓦罗·法里亚侃侃而谈，对法都尔来说，真可谓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阿尔瓦罗·法里亚满腹经纶，却不肯干事，能像他那样高谈阔论的只有富阿德·卡兰。这两个人一个在伊列乌斯市，一个在伊塔布纳市，论起学识来，一位更比一位渊博精深，都是闪烁着耀眼光辉的名流文士，

在雅卡米尔家，珍馐味美，佳酿醇香——阿尔瓦罗悄声地对法都尔说——而且还有一个漂亮迷人的女儿。雅米尔个头不高，蓄着浓密的髭胡，好动而不好静，讲起话来喋喋不休。做为东道主，除了邀请客人共进晚餐之外，饭后还要带他们一起去蒂尔德妓院。这所刚刚开业的妓院位于乌里昂区，里面有法国女郎接客。

3

虽然只邀请了阿尔瓦罗和法都尔两个人，晚餐却如同一次真正的宴会，阿拉伯和巴西两种风味的菜肴种类繁多，饭后的甜食也相当考究。法都尔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基贝① 的味道极佳，蜜汁杏仁糕——法都尔最喜欢吃的一种甜食——香软可口。在夸奖这些精美的食品时，土耳其

① 一种典型的阿拉伯风味菜。

人被告知，晚餐是主人的独生女儿、未来的小学教师阿鲁扎做的：一个手艺高超的女厨师。当然，她是在许多女佣人的帮助下烹调出来的。

共进晚餐的时候，阿鲁扎显得有些羞涩，一直默默无语，只是当别人向她问话时，才用一两个最简单的字做答。当其他人被阿尔瓦罗·法里亚讲的笑话和趣闻轶事逗得哈哈大笑的时候，她却不露一丝笑容。入席之前，雅米尔向法都尔夸奖了阿鲁扎，说他为有这样一位学识丰富的女儿而深感骄傲：

“到十二月份她就从师范学校毕业了，会弹钢琴，会背诵诗歌，在学校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我为她一向舍得花钱。”

他稍稍停顿了一下，仿佛在计算为了供这位女财产继承人上学究竟花去了多少钱，接着，便历数起阿鲁扎的优点来：

“虔诚，勤快，听话。”

雅米尔没有说女儿长得漂亮，但是当法都尔看到阿鲁扎走进客厅时，却不由得大吃一惊。雅米尔向他介绍道：

“法都尔朋友，这是我的女儿阿鲁扎。”

法都尔伸出大手，彬彬有礼地莞尔一笑。阿尔瓦罗，法里亚讲得很有道理，阿鲁扎果真是迷人地漂亮：曲鬈的头发，厚实的嘴唇，大大的眼睛，细细的腰身，白衬衣里有一对丰满的乳房，蓝裙子下面富有弹性的臀部。很少为细瘦修长的身段和线条美而动情的法都尔，却把阿鲁扎看成是他理想中美女的化身。谁能跟她结婚真是太有福气了。雅米尔接着介绍道：

“这位就是我对你说过的我的朋友法都尔·阿博达拉。”

阿鲁扎只是迅速地瞥了法都尔一眼，用低得几乎听不见

的声音说道：

“您好。”

太漂亮了，整个伊列乌斯市也找不出比她更漂亮的姑娘了。法都尔想用一个恰当的词汇来形容阿鲁扎，最后在《古兰经》中找到了：公主，伊斯兰的公主。

4

晚餐结束，雅米尔满意地打了个饱嗝之后，便邀请众人到客厅去喝咖啡。大家一起向门已经打开的客厅走去。

“阿鲁扎，你要到哪儿去？”

正要悄悄地溜出门去的阿鲁扎停下了脚步，眼睛并不望着父亲，回答道：

“到贝莉妮娅家去，一会儿就回来。”

“你不能走，家里有客人，应该留在这里。”

阿鲁扎回转过身子，坐了下来。喝过咖啡之后，雅米尔吩咐女儿说：

“把钢琴打开，给客人们弹几支曲子听听。”

姑娘顺从地打开钢琴，首先弹了一曲《卡雷萨表姐》。阿尔瓦罗鼓起掌来，显得特别高兴。确实，他刚才吃得心满意足。接下去，阿鲁扎又弹了《浪花》和《艾丽赛》两支曲子，然后便想结束她的演奏，雅米尔却要求道：

“我要听的曲子呢？你就不弹了吗？”

阿鲁扎重新坐好，又弹起了《土耳其进行曲》，众人专注

入神地听着，都有些兴奋不已。一曲弹罢，当法都尔和阿尔瓦罗热烈地鼓掌时，姑娘站起身来，对父亲说：

“现在我可以走了吧？”

一个固执的姑娘，法都尔心中想道，同时感到客厅里的气氛有些紧张。尽管唇髭下面露出了微笑，雅米尔的声音里显然带有某种恼怒：

“现在不行，过一会儿也不行。你坐下来，和法都尔先生随便谈谈。”

说完，他便与阿尔瓦罗就当地的政治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阿鲁扎和法都尔简单地交谈了几句，法都尔企图使阿鲁扎对《圣经》和《古兰经》产生兴趣，但没有成功。阿鲁扎紧紧咬着嘴唇，甚至不肯装出在听他讲话的样子：如同一个正在受罚的学生，还是像一位因为梦想和打算受到威胁而感到惊恐的少女呢？

阿鲁扎的母亲若尔达娜的目光显得颇为不安，朝客人法都尔微微地笑着。她不能让这种沉默的场面继续下去。雅米尔也已经察觉到了这一点。若尔达娜找到了能使法都尔感兴趣的话题，她谈起了阿拉伯的各种甜食，介绍着它们的配方，详尽地描述如何使用蜂蜜和芝麻。

若尔达娜不是一般的肥胖，而是简直如同一个圆桶，但从脸上还能看出她昔日如花似玉的容貌。二十年前，她的父亲沙菲克要她与雅米尔结婚，若尔达娜顺从地答应了，那时候，她是伊列乌斯市最迷人的伊斯兰公主。在长相上，阿鲁扎漂亮得象她的母亲；在坚定和固执方面，却酷似她的父亲。

外面的街道上，有人正用口哨一个劲地吹着《土耳其进

行曲》里一个欢快的片断。

5

在前往蒂尔德妓院的路上——据阿尔瓦罗·法里亚讲，那里的妓女虽然是冒牌的法国女郎，但在梳妆打扮上却是超群绝伦——雅米尔·斯卡夫停下脚步，挽起法都尔的胳膊，急切而紧张地想要知道他对阿鲁扎的印象如何。

“漂亮极了，如同一位公主，而且在学校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雅米尔突然问道。

“你愿意和她结婚吗？”

紧接着，又心情慌乱，几乎是喘着粗气地说道：

“我的商店生意相当好，我还要在伊塔布纳市开设一个分店，我在里约多布拉索买下了可可园，阿鲁扎是我的独生女儿。”他再次问道：“你愿意和她结婚吗？”

问题提得太突然了，搞得法都尔竟不知所措，以至对接待他的法国女郎的礼貌也未能给予应有的注意。后来，在马梅德小旅馆的房间里，他明白了雅米尔·斯卡夫的意图：已经决定要为阿鲁扎选择未婚夫了。

雅米尔为女儿选择未婚夫并强迫她接受，这是天经地义、值得称道的好事。他是一位疼爱女儿的父亲，关心阿鲁扎的幸福与前途，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女儿能有个幸福的家庭，过上安定的日子，继续富有下去。依照这一无可非议、

经受过反复考验的好传统，做父亲的应该为女儿的命运负责，在尚未婚配的单身汉中，挑选出一个最好的人来，把女儿和嫁妆一并给他。少数做为父亲的忽视了自己的责任，在这种事关重大的问题上，任由对爱情如饥似渴、举止轻率和尚不成熟的少女自己去选择和作出决定，结果造成了婚后的种种不幸：妻子落泪，家庭解体，遗产被挥霍，财富被毁灭！雅米尔·斯卡夫认真而努力地在可可王国里寻找着最好的人选，最后看中了在偏远的角落里经商的法都尔·阿博达拉。

法都尔需要考虑一番，下次再来伊列乌斯市时将会作出回答。当然，对雅米尔所给予的荣耀和信任，他深表感谢。

6

第二天上午，当前往车站去乘火车时，或许是因为偶然，或许是出于有意，法都尔·阿博达拉来到了孔基斯塔斜坡脚下。坡顶上，是乌尔苏里纳教派的修女们开办的培养师资的圣母马利亚教会学校，该校为伊列乌斯市和整个可可之乡所有的富家小姐颁发毕业证书。女学生们有的走读，有的住校。上午，充满青春活力的走读生们笑语欢声地走上坡顶去上学，下午，再从坡顶走下来回到家里。斜坡下面，那些追求她们的小伙子急躁不安地走来走去，等候着她们。

一看到法都尔背着货箱，一副流动商贩的模样，手里拿着帽子向她致意的时候，阿鲁扎不由得轻轻地喊了一声——也许是因为绝望，也许是因为兴奋——接着便指给她的同

学、邻居和无话不谈的女友贝莉妮娅看：当时两个人正在谈论着法都尔。法都尔继续前往火车站，穿着蓝白两色学生服的少女的身影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

课间休息的时候，在学生们喜欢前往的芒果树下的一个偏僻的角落里，阿鲁扎呜呜咽咽地哭起来。贝莉妮娅一筹莫展，不知该如何是好。但是，二年级的寄宿生阿乌塔·罗萨这个极不安分、胆子又颇大的姑娘，却立刻给正处于热恋之中的可怜少女阿鲁扎想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可以使她避免非与父亲为她选定的未婚夫成亲不可的危险。贝莉妮娅站在坡顶上望着法都尔，证明了阿鲁扎的看法：与同阿鲁扎热恋着的那位文质彬彬的大学毕业生恰恰相反，法都尔是个五大三粗的乡下佬，是个蠢笨如牛的白痴。

只有阿乌塔·罗萨才能讲得如此坦率：把生米煮成熟饭，这便是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做还能体会到无穷的乐趣，但刻不容缓。为此，他们必须要鼓足勇气，做好一切准备，敢于和家庭及社会进行抗争。修女安娜·德·若苏斯悄悄地检查过阿乌塔·罗萨秘密收到的信件，按她的话说，这姑娘就像一条长着人面孔的母狗。住校生被牢牢地紧关在学校的高墙之内，阿乌塔·罗萨却不仅能与她的恋人、新闻记者若泽·儒利奥·卡拉桑斯相互通信，而且肯定还曾背着人与他在什么地方幽会过，否则，这位《伊列乌斯报》的编辑兼制版人怎么能在他所写的、由贝莉妮娅转交的信件中，用如此清楚准确、情意缱绻又低级下流的语言，像解剖一样详尽地描述了这位师范学校女学生身体的各个部位呢？这些部位通常都是小心地隐藏在蓝白两色的学生服里面的。拆看这些恋情似火的信件，修女安娜·德·若苏斯同时犯下了两种

罪过：一是阅读了它们，二是把它们又悄悄地放回了阿乌塔·罗萨的床铺下面而没有向校长报告。安娜·德·若苏斯对阿乌塔·罗萨有些心慈手软，因为这位姑娘虽然举止轻佻，但却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须知，安娜·德·若苏斯在进入修道院之前，同样也是位年轻的姑娘，也谈过恋爱。

精明的阿乌塔·罗萨出谋划策，阿鲁扎听过她那令人信服的主意之后，不由得神魂颠倒了。

7

在孤寂落寞的托卡亚格朗德，法都尔·阿博达拉温存或是粗暴地，耐心或是急躁地，在梦中或是在不眠之夜里无数次地使阿鲁扎失去了少女的童贞。

或是独自躺在床上，或是和妓女在一起，法都尔欲壑难填地占有着阿鲁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近两个月之久：从伊列乌斯市返回之日开始就仿佛有一只蓝色的苍蝇在他脑袋里嗡嗡作响，眼底总闪现着师范学校女学生那充满魅力的身影，直到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儒上校告诉他阿鲁扎已经结婚的消息后才结束。有的夜晚，他一连三、四次地使阿鲁扎失去了童贞。

因为担心姑娘害怕或生气，在脱去她蓝白两色的学生服时，在开始接触她的肉体时，法都尔尽力使自己变得温柔些和慎重些。他小心地给姑娘以爱抚，偷偷地吻她的双肩和脖梗，通过轻轻的触摸，暗示她露出那珍藏起来的宝物：神仙

才能享受到其中的快乐。少女渐渐地被解除了武装，羞怯变成了渴望，在法都尔的进攻面前，阿鲁扎终于步步退却了。

在被人遗忘的托卡亚格朗德，在用干草填塞起来的可怜巴巴的床垫上，被单是粗印花布制成的，散发出臭虫的气味。阿鲁扎赤裸裸地躺在床上，乖乖地献出了少女的童贞。丰满的乳房，一切都使大土耳其人称心如意。上帝终于对他表示了怜悯。

他们不断变换着姿势，每次的时间、位置和速度都各不相同，而阿鲁扎的那个美妙部位也每次都不相同。在关键时刻，法都尔能听到她的喊叫声，当然必定还有血汁随之而出：同西罗卡的喊叫声和血汁一模一样。在可可之乡一个偏僻的地方，流动商贩曾强力和花言巧语兼施，迫使毫无防卫能力的西罗卡乖乖就范。瞬息之间——虽然十分短暂，然而却十分残酷——阿鲁扎变成了小西罗卡。

一次又一次地采摘下童贞之花。她那童贞之花却永远美丽、灼热，随着法都尔梦幻中的愿望而不断改变着形态。有时浓密密，有时光秃秃，只见一片柔软；有时候像一朵盛开的玫瑰，主动地奉献出来，有时候又恰似一朵纯洁的花蕾，收藏紧闭着。这棵刚刚破土而出的幼芽，时而高傲地耸然直立，时而又胆怯地隐蔽起来。

阿鲁扎的童贞之花千变万化，有时如同贝尔纳尔达的，有时类似达莉拉的，有时与纤小的科蒂妮娅的相同，有时和肥大的马列塔的一样，有时又恍若科罗卡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女人的，个个都完整无缺，没有人触动过。有时还与泽济妮娅·多·布蒂娅的毫无二致，仿佛一座尚未有人闯入的深渊。只有喊叫声没有发生过变化，一直犹如黑人西罗卡因为

疼痛和不幸而发出的抱怨与哀叹。

由于夜里纵欲求欢，早晨醒来的时候，法都尔的眼圈发黑，疲惫不堪。他常常是一入睡便脱光少女阿鲁扎的衣服，把她召唤到自己的怀抱里来，待到交欢结束时，人已经睁开双眼醒来了。在托卡亚格朗德，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土耳其人那畸形和粗野的大手就是阿鲁扎·斯卡夫的处女膜。

8

与阿鲁扎交欢的梦境并不总是令人心旷神怡和畅快无比的。当迷恋女色的阿拉伯人法都尔一夜接着一夜贪婪而毫无节制地纵欲之际，三个人物的不时前来，常使他感到惶惑不安。

正如诸位已经知道的那样，当法都尔一做爱，阿鲁扎便发出像西罗卡那样的喊叫声，法都尔感到手指所沾上的血污也是西罗卡的：那还是他刚刚开始成为流动商贩不久所发生的事情，为了使西罗卡同意与他倒凤颠鸾，法都尔送给这位少女不少礼物，并对她做了很多的许诺。即使如此，他还是不得不用手弄开西罗卡的大腿。过了一段时间，他得知西罗卡在马库科当了妓女，因为要做人工流产而死在了那里。这种事屡见不鲜。

有几个夜晚，正当法都尔就要做爱之时，淫荡放浪的泽济妮娅·多·布蒂娅不请自来，出现在他床上。土耳其蠢驴，笨头笨脑的傻瓜，你以为这位姑娘的是完整无损的吗？

说完便用手一指，法都尔随即看到，阿鲁扎原来已经有了缺口：肯定有位学士捷足先登，用口哨吹奏着《土耳其进行曲》，在他之前占有过阿鲁扎。他所得到的不是一位白璧无瑕的处女，而是一条绿头巾。

为什么雅米尔·斯卡夫白白地要你娶走他的独生女儿，把开设在伊塔布纳市的家具分店交给你，使你轻而易举地得到一大笔财富呢？其中必然有重大的原因，还能是什么原因呢？泽济妮娅·多·布蒂娅当面嘲笑起法都尔来：你将用你巨大的身躯和你的野心为他的女儿遮丑。一个白痴，一个笨蛋，一个雇佣兵。为了钱你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难道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有一次，正当法都尔气急败坏地要把泽济妮娅·多·布蒂娅赶走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在朦胧的晨曦中，他发现有一条可以致人于死命的漂亮的绿色毒蛇正在床脚下面爬行。在把毒蛇打死之后，法都尔陷入了沉思：泽济妮娅·多·布蒂娅是为了救他一命而来的。仅仅是为了救他一命吗？还是为了不使他走进死胡同，不让他在他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抬起忘八之神的舁架，去参加伊列乌斯市的圣像游行呢？到那时候，后悔和脱身就为时太晚了。

黎巴嫩天主教的上帝也骑着雷鸣来了，在暴风雨之夜闪电发出的光亮中露出了身形，要法都尔履行已经与他签订好的协定。是上帝牵着法都尔·阿博达拉的手，沿着无法通行的崎岖小路，穿越过丛林，领他来到此地，要他在这里履行他的天命：通过辛勤的劳动诚实地去挣钱。不需要成为听命于富翁的小伙计，不需要成为名誉扫地的女人的丈夫，而是要靠自己的汗水发财致富。

绿色的毒蛇，疲惫不堪的夜晚，一大早就要起来接待脚夫们，还有那难熬的孤独寂默，上帝啊，难道我要留在此地，千辛万苦地操劳，以赎回我的原罪吗？在伊列乌斯市，等待着我的是摆着丰盛而精美食物的餐桌，不用花费气力就能过上的安逸舒适的生活，此外还有那如花似玉的伊斯兰公主的处女膜。

天空中乌云密布，在即将破晓时分，黎巴嫩天主教的上帝在乌云和大雨中离去了，让这位黎巴嫩商人独自一人去回味处女的滋味，去琢磨那些难以做出的决定。

9

经过一番苦思冥索和权衡了各种利弊之后，当法都尔决定再次前往伊列乌斯市，准备把雅米尔·斯卡夫所提议的婚事付诸实现的时候，圣塔马里亚纳庄园的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上校来到了托卡亚格朗德。在负责看守可可仓库的卡潘加的头头老热里诺那里逗留了一阵儿之后，上校在法都尔商店前下了马。他是从伊列乌斯市来的，给法都尔带来了朋友阿尔瓦罗·法里亚托他转告的一个口信。阿尔瓦罗·法里亚好逸恶劳，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在酒吧间赌场和夜总会，总能见到他活灵活现地谈论着该市所发生的各种事情。他要求上校，不要忘记把雅米尔·斯卡夫女儿结婚的事详详细细地告诉阿拉伯人法都尔。

谁？阿鲁扎？两个月前她还没有订婚，怎么会这么突然

地就结婚了呢？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把两只手放在肚子上，形象地做了个手势，示意阿鲁扎的肚子大起来了。

怀孕了？两个月前她并没有怀孕。可据那些喜欢交头接耳说短道长的长舌妇讲，她应该怀上孕了。不管若尔达娜如何伤心流泪，不管雅米尔如何暴跳如雷，阿鲁扎和刚从法律系毕业的埃皮塔西奥·纳西门托博士承认了他们已经把生米煮成了熟饭，声称他们是因为感到绝望才决心这样做的。这位年轻的律师是不久前乘坐巴伊亚那航运公司一艘轮船来到伊列乌斯市的，准备尽快开始其律师工作。他的确这样做了。

恼怒和指责全都无济于事，雅米尔·斯卡夫是位现实主义者，他决定尽快让他们结婚，使女儿能戴上花环和披上面纱，出现在教堂举行的婚礼仪式上，抛撒出那象征着处女贞洁的橙花。假如再拖下去，阿鲁扎的肚子就要大起来了，上校笑着说道，因为两个人该做的都已经做过了。贝莉妮娅和阿乌塔·罗萨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后者兴高采烈地抓到了新娘抛撒的花束①。

法都尔只是听着，没有讲话。等到上校骑着马在路上消失之后，他才用阿拉伯语恶狠狠地骂了一句。自此之后，他再也没有梦到过阿鲁扎，再也没有去与她同床。在托卡亚格朗德孤寂的夜晚，泽济妮娅·多·布蒂娅又成了那张大床上唯一的女皇。

---

① 谁能抓到新娘抛撒的花束，象征着谁继新娘之后第一个结婚。

儒萨拉·拉莫斯·拉巴特，卡利尔·拉巴特的遗孀和财产继承人，前往托卡亚格朗德。

1

法都尔·阿博达拉是在塔瓜拉斯的集市上认识卡利尔·拉巴特的遗孀和财产继承人儒萨拉·拉莫斯·拉巴特的，当时，这位土耳其人正在购买他所需要的两头毛驴，一头用来把货品运到托卡亚格朗德，一头供他乘骑。挑选得十分认真，就像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教给他的那样，检查毛驴的牙齿和蹄子，指出他臆想出来的毛病，而对明显的优点则表示怀疑，乐呵呵地与曼努埃尔·达·拉帕讨价还价。

“法都尔先生，你发发善心吧，至少也要凑个整数。”

“一分钱都不能再加。”

儒萨拉就是人们心目中那种标准的美女，任何一个男人见了都会为之倾心。她是个混血女人，青铜色的皮肤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看到儒萨拉穿过马匹和毛驴径直朝他走来，停

在他的面前，目不转睛地打量着他，法都尔不禁一阵心慌意乱，那笔生意险些告吹。他呆呆地楞在那里，一动不动，如同傻子一般。看到这种情景，曼努埃尔·达·拉帕决定接受法都尔所出的价钱，以免这笔生意落空。

“你就是法都尔·阿博达拉吗？”儒萨拉开口了，接着就无所顾忌地发出了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她的眼睛闪闪发亮，目光炯炯有神，和她讲话时那种病恹恹有气无力的声音——越来越低，仿佛马上就会晕过去似的——恰成鲜明的对比。她柔弱而迷人，是塔瓜拉斯集市上病态美的化身，不认识她的人，第一次见到她和听到她讲话的声音时，立刻便会产生一种责任感：应该挺身而出去保护她，使她免受阴谋、欺诈和背信弃义之害。法都尔不认识她，过去从未与她见过面。

费了很大的劲，土耳其人才摘下了帽子，亲切友好又彬彬有礼地向她致意，随即偷偷地从上到下、从头到脚地打量了她一番，猜想藏在她衣服里面的肉体该是副什么样子。儒萨拉时时处处都要表明自己是位寡妇，裙子、丝绸上衣和遮尘的头巾全是深浅不一的黑颜色。虽然身着丧服，但从她那炽热的目光和艳红的嘴唇中却看不出悲伤痛苦和思念亡夫的影子。如果说她曾经为丈夫的去世哭泣过一段时间，那么现在已经不再为他落泪了。她重新开始生活，又恢复了欢乐，娇媚动人地出现在集市上，在阳光下闪耀着异彩，主动地向男人们做出许诺和发出邀请。她的手里握着一把银柄马鞭，富有肉感的嘴唇半启，露出了完美无缺的洁白牙齿。

“我听人讲过许多有关你的事情。”她没有说明是听谁讲的和讲了些什么，仿佛话里隐藏着某种秘密。“我叫儒萨

拉。你认识东方商店的店主卡利尔·拉巴特吗？”

法都尔举目端详，发现儒萨拉带有叶形图案的头巾遮盖着的耳朵后面别着一朵血红色的玫瑰花。这一发现使他兴奋起来。这位混血女人来自何处？是来自库里博卡族印第安人打仗的密林还是吉卜赛人到处流动的帐篷呢？多少不同种族的混血才能造化出这样一位神话般的、令人为之心醉的美人呢？

“认识，我只是见过他，但没有什么交往，听说他已经死了。”

“我是他的遗孀。不懂得怎么做生意。唉，我太可怜了。”

接着便举起鞭子，抵着高大魁梧的土耳其人的胸口，用傲慢同时却又情意绵绵的口吻说：

下次再来伊塔布纳市的时候，到我家里来坐坐，让你看看我的商店。我正在物色个人来帮助我。一个寡妇，谁都不把她放在眼里。唉，我太可怜了。”

说完一转身子，朝一个马僮走去。在一匹花马身边，马僮正牵着缰绳等候着她。上马之前，儒萨拉突然把头巾一把扯了下来，让比她身穿的裙子和丝绸上衣还要黑的一头黑发顺着后背披散下来，直到腰部。法都尔干嗾了一口唾沫，简直看傻了。在马僮的帮助下，儒萨拉翻身上马，稳稳地坐在了马鞍上，然后回过头来望望法都尔，向他挥手告别，一分钟之后，便消失不见了。

曼努埃尔·达·拉帕伸出手来，收取法都尔买两头毛驴的钱时，说道：

“法都尔先生，她可是个不可多得的女中之魁。”

骑着一头毛驴，赶着另一头毛驴，法都尔朝托卡亚格朗德走去：可怜，啊，我太可怜了！活像一个被发配到边远地区的犯人。

2

自从在塔瓜拉斯集市上见到了那位名叫儒萨拉·拉莫斯·拉巴特的寡妇和财产继承人之后，整整十五天中，法都尔·阿博达拉一有空闲就会胡思乱想。在那些动作和话语的背后，在那凝视的目光和柔弱的声音里，究竟隐藏着什么意图呢？

带有花边和装饰物的上衣把脖子裹得紧紧的，表明了她的谦恭和羞怯；虽然下身穿着一件又宽又长的裙子，土耳其人法都尔依然能猜想出她那坚实的乳头、丰满的乳房——他用大手去抚摸一定会很惬意——发达的臀部、青铜色的平坦的肚腹和那令人神魂颠倒的下身。他仿佛脱去了儒萨拉的裙子、上衣及其不可胜数的装饰物，看到她一丝不挂地置身于热闹的集市上的牲畜中间，任何一匹母马的体魄都无法与她相媲美。她对法都尔有意，法都尔更是渴望能得到她。也许因为法都尔的欲望太强烈了，虽然入睡时他还在想着儒萨拉，想着她极端的娇媚俏丽和异常的大胆主动，结果却未能在梦中占有她。

唉，我太可怜了，儒萨拉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哀叹自己成了寡妇和不会经商：对她来说，这的确是两个严重的问

题。她总是叨念这句话，其用意何在呢？为什么她要邀请法都尔到伊塔布纳市去看望她呢？是为了雇他到东方商店去当店员，也许还答应给他一定的好处，分给他一小部分盈利吗？他不想受雇于任何人，情愿在托卡亚格朗德自己开的店铺里起早贪黑地苦干，也不肯仰人鼻息。

或许身为一个年轻的寡妇，想要再找一位丈夫去照料她，去经营布店的生意？她年轻、富有，而且长得又是那么漂亮，在伊塔布纳市，在伊列乌斯港，一定会有许许多多的男人跟在身后拚命地追求她，为什么她要在塔瓜拉斯的集市上，在一群牲畜之间，主动地与他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店主搭话呢？她不是完全可以在庄园主、商人和大学毕业的博士中间挑选一位丈夫吗？她肯定是在寻找一位可以信得过的店员，至于丈夫，则根本轮不到他法都尔的身上。

不难看出，在出乎意料地遇到儒萨拉和听过她那模棱两可的简短谈话之后，法都尔对他们之间关系的发展前景并没有陷入到神魂颠倒的地步。对儒萨拉可能要雇他去当店员并分给他一部分商店的盈利的想法，法都尔不屑一顾。至于可能是有意要选择他来做丈夫的想法，他则认为是绝不现实的海市蜃楼。他，法都尔，一个孤苦伶仃的阿拉伯人，因为一点点蠢事就会头脑发热，把点燃的一堆稻草看成是一场熊熊大火。儒萨拉的丈夫，东方商店的主人，这只是他在托卡亚格朗德闲歇的午后白日做梦而已。尽管如此，在下次前往伊塔布纳市时还是要去看望她，至少也要再见上她一面，看看这位高傲的女人，一饱眼福。不可多得的女中之魁，曼努埃尔·达·拉帕讲得太好了。

法都尔心里想着儒萨拉进入睡乡，有几个夜晚——十分

罕见——他梦见了儒萨拉，用身子碰碰她，用胸脯撞撞她，仅此而已。这位混血女人挣脱出他的怀抱，庄重而羞涩地从他的梦境中慢慢离去。法都尔发现之后，立刻紧追不舍。就在他无休无止地在她的身后拚命追逐的时候，眼前的儒萨拉却变成了泽济妮娅·多·布蒂娅，主动地把身子交给他，对他进行挑逗，但接着却又从床上逃走了。他还没有来得及把坚硬似铁的那个玩意儿放进火炉里去体会其中的温暖，儒萨拉两只似火的眼睛已然爆发出了一阵阵火星。法都尔从未见到过如此端庄圣洁、慎重理智的寡妇。

3

法都尔坐在门槛上，心里想着儒萨拉，在水烟袋冒出缕缕烟雾中，眼前浮现出了这位寡妇的幻影。恰在此时，他看到活生生的儒萨拉从马上跳下来，把缰绳递给了马僮。法都尔·阿博达拉刚刚从河里洗澡回来，脊背和颈部还感到阵阵潮热。在午后强烈日光的照射下，托卡亚格朗德正在沉寂中昏昏入睡。

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法都尔一下子竟既未感到惊讶，也未感到奇特，仿佛他所目睹的乃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一件事情罢了。他甚至把目光从儒萨拉的身上移开，打量起那位马僮来：一个年纪轻轻的黑人，衣着整齐而干净，骑在一头佩有鞍具的毛驴上，牵着缰绳朝树荫下走去。猛然间，法都尔意识到这个场面太令人难以置信了，他揉了揉眼睛，看

着这位混血女人朝他走来，甚至来不及起身去迎接她。

“为什么你不到伊塔布纳市去看望我呢？让我白等了。”

“我还没有去伊塔布纳市。”法都尔好半晌才如梦方醒。

“既然你没去，我就来了。唉，我太可怜了。”她举目向周围打量了一眼：“这个地方太荒凉了，你隐居在这里干什么呢？”

儒萨拉摇了摇头，表示颇不赞同。她的头发向上盘起，一把精美的玳瑁梳子如同一件装饰品插在发髻的最高处。不等法都尔作出回答，便接着说道：

“你就站在这里不动吗？就不请我进屋去吗？什么都不拿出来让我喝一点吗？”边说边走进了土耳其人的小店铺。

儒萨拉停在柜台边，打量了一眼货架上摆着的又少又差的商品，再次摇了摇头，表示颇不以为然，但是未加任何评论。

法都尔陪着她，还在发楞。上帝啊，这是真的呢，还是太阳晒昏了他的头，使他在大白天产生了幻觉呢？他不知道该给她喝点什么——没有任何配得上她喝的东西——于是问道：

“你想喝点什么呢？”

“我喝点凉杯里的水。”儒萨拉指了指窗台上放着的水壶。

她绕过柜台，朝里面走去，看遍了所有的房间，最后跨过了卧室的门槛：

“我喜欢睡大床，可这么大的床我却从未见过。”

“因为我的块头大。”法都尔不无骄傲地说道，同时把

盛着凉水的缸子递给了儒萨拉。

儒萨拉小口地喝着，不停地咂着嘴，仿佛是在品尝珍稀的美酒，同时再次打量着法都尔，深感这个男人很合自己的意愿。她半张着湿润的嘴唇，一双眼睛含情脉脉地望着法都尔：

“这张大床，睡上两个像你这样块头的人都绰绰有余。”

讲完这句意在言外的话之后，儒萨拉莞尔一笑，把缸子还给了土耳其人。

“谢谢。你去伊塔布纳市，一定要去见我，我好给你看看我的商店。我一个人不会经营。”她又重复了一遍在塔瓜拉斯集市上所说过的话。是雇他去当店员呢，还是——只有上帝知道——想要跟他结婚呢？“你什么时候去呀？”

不等法都尔开口，她又用娇滴滴甜蜜蜜的声音叮嘱道：

“不要耽搁，尽可能早点去。我不能等一辈子呀。唉，我太可怜了。”

说完便转过身子，准备离开卧室，从托卡亚格朗德返回伊塔布纳市。法都尔焦急地问道：

“你这就要走了吗？”

“我留在这里干什么呢？我是专程来看你的。”

法都尔眼前一阵发黑，心急火燎，焦躁不安，甚至来不及把门关上，就朝儒萨拉扑过去，一把将她搂在怀里。儒萨拉既不躲避，也不推挡，只是用那种需要得到保护人所特有的柔弱声音喃喃说道：

“可怜可怜我吧，不要对我这样。难道你还看不出来，我是个寡妇，需要再婚吗？如果我一下子昏了头，今后可怎么做人呢？唉，我太可怜了，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去爱……”

法都尔一声不吭，没有回答：话可以留待以后再说。他双眼模糊不清，感到混血女人的身子在他怀里颤抖，更是欲火中烧，急不可耐了。他一把扯下儒萨拉的上衣和胸罩，露出了她的上身——啊，多么丰满的乳房，抓在手里是何等地惬意。儒萨拉轻轻地呻吟起来，法都尔又扯下她的长裙和衬裙。

他把不可多得的女中之魁抱到了藏有臭虫、用干草填塞的床垫上，儒萨拉浑身上下只剩下了一双高筒靴。法都尔急不可耐地解开了裤扣。

儒萨拉高高的发髻散开了，长长的乌发像缎子被单一样铺在床上。两个人如痴如狂，整整一个下午都沉浸在爱的欢愉之中。

4

“啊，上帝呀，我这是干了些什么呢？我怎么会这样傻呢？我简直成了一个失去了理智的寡妇。我为能找到一个丈夫而来，却名誉扫地而去。啊，我太可怜了。”

当两个人气喘吁吁结束了第一次做爱之后，儒萨拉眼泪汪汪地望着趴在自己身上、紧紧压着她的乳房和大腿的土耳其人。法都尔竟然没有脱去儒萨拉的长筒靴，自己也没有脱去衣服和把门关上。儒萨拉很会讲话，为了表示自责和痛苦，还流下了几滴悔恨的泪水：

“现在你已经达到了目的，可以嘲笑我，蔑视我，叫我

是放荡的淫妇，把我赶出门去。是我的过错，我在伊塔布纳市呆得好好的，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呢？正当我需要有丈夫照顾我和替我经营商店的时候，我却做出了这种事来。那一天我不该在塔瓜拉斯见到你，并且失去了理智，变得昏头昏脑，不能自制。我没有力量去进行抵抗。这太不应该了，啊，太不应该了！”

儒萨拉一个劲地责备自己。法都尔从床上爬起来，关上门，脱去衣服：脱光之后，一丝不挂的法都尔显得更加高大魁梧了。儒萨拉躺在床上，侧目打量着他：不止是一个好丈夫！他勤劳肯干又十分贪婪，身强力壮又笨头笨脑，和前夫卡利尔·拉巴特一样，也是个天生要戴绿头巾的快活的傻瓜，而且块头更大，长得更漂亮，造爱的本领更强。儒萨拉可以奉献给法都尔许多东西：俊俏的容貌，富有魅力的肉体，大量的钱财，伊塔布纳市货色最为齐全的布店，还有她的高傲，她的大胆，她的娇媚，她的温柔，她那似火的情欲。一个偏僻地区的小店主，还能希望得到什么呢？

土耳其人认为，现在不是谈论什么寡妇的名誉以及失去它之后又如何得以恢复的时候，但又不得不耐着性子默默地听着儒萨拉那无休无止令人心烦的唠叨。即使在法都尔给她脱靴子的时候——多么好的一个男人——儒萨拉也没有停下口来，而是令人感动地为她事先早已预料到的过失承担了责任：

“是我的过错，是我没有及时地回绝你。不过我不在乎，反正已经这样了。”

她突然决定结束刚刚开口要讲的一大串话，因为此时法都尔躺在了她的身边，用光滑的大手温柔地挤压着她，抚摸

并轻轻地捏着她，手指在划来划去。儒萨拉一阵颤抖，呻吟着，紧紧偎在法都尔毛茸茸的怀里，立刻感到有一个挺硬的东西顶在了她的大腿上。她又开始喃喃地唠叨起来：

“我把身子交给了你，现在你会把我想象成是一个堕落的女人，还怎么会愿意跟我结婚呢？”接着提高了嗓门，用清晰的声音明确地表示道：“我以我母亲的灵魂发誓，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犯下这样的过失。除了我的丈夫之外，我从没有跟任何其他男人有过这种事情。我简直是昏了头，啊，我太可怜了！”

两个赤裸着的身子紧紧抱在一起，儒萨拉微微张开了大腿，声音再次变小了：

“我失去了名誉……落在了你的手里……”她抚摸着法都尔的脸，温情脉脉地说：“但我并不后悔，你这个坏男人！是你迷住了我的眼睛，是你勾引了我！”

即使名声扫地我也不后悔，多么动听的话语，法都尔不禁心潮激荡，当需要在可能承担风险的重大问题上作出决定时，法都尔通常都十分慎重，但这一次却一反常态，一口就答应了下来。只有上帝知道，在了解和证实了某些事实之后，他是否还会履行自己的承诺。

“你别担心，过几天我就去伊塔布纳市，在那里咱们再好好谈谈，把事情决定下来。你不要不放心商店的事。”

“真的吗？你来经营商店吗？你来照顾我吗？”

“你放心好了。”法都尔只讲了这么一句话。

5

听过儒萨拉这么一番充满绝望的话语之后，法都尔确信，她此次前来的目的是想要找到一位理想的丈夫，使她结束那度日如年的寡居生活，并替她管理商店，以保证能获得盈利。为了征服法都尔，儒萨拉以自己的肉体和名誉为赌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是纯属玩弄计谋还是出于圣洁的真诚呢？是幼稚烂漫还是居心叵测呢？是感情冲动无法自制还是早已策划好的圈套呢？

高贵而多情的儒萨拉，一见面就向他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我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自从我在集市上见到你的那一天起就失去了理智，总是在想着你，变成了一个应该受到诅咒的女人。现在我已经掌握在你的手中，也许能够得到幸福，也许一辈子要忍受不幸。”她再次问道：“你是真心爱我呢，还是让我受一辈子苦呢？”

现在不是思考问题的时候，不是澄清疑团和猜测的时候，更不是作出许诺的时候。法都尔没有回答这个焦急的提问，而是一把将她搂在怀里，一分钟也不能再等了。儒萨拉把湿润的双唇送上去让他狂吻，大胆地把舌头伸进他的嘴中，还用牙齿轻轻地咬他。法都尔摸遍了她的全身，接着便占有了她。

土耳其人如痴如狂地与他做爱，难道这就是给她的肯定

的答复吗？毫无疑问，的确是这样，因为从此以后，如果失去了儒萨拉，听不到她那喘息和呻吟声，闻不到她身上的汗味和香水味，看不到她那几乎要晕过去的模样，法都尔还怎么能继续活下去呢？两个赤裸着的身子紧紧地融合为一体，穿越了沙漠，渡过了海洋，充满着渴望与欢愉，到达了世界的尽头，一个似野性十足的壮马，一个似正在发情的騍马，两个人的性欲都犹如熊熊的烈火，难分高低上下。

傍晚时分，儒萨拉梳里好发髻，那个狡黠和满身散发着香水味的黑人马僮牵来了马，她翻身骑了上去。当两个人吻别的时候，法都尔终于许诺道：

“过几天，我们在伊塔布纳市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

临走之前，儒萨拉把最后一张王牌亮在了桌面上——最好说是亮在了床上。这个庄重和悲伤得令人无法安慰的寡妇，一边穿着撕破了花边的内裤、衬裙、胸罩和黑色的上衣以及长裙一边表示：刚刚发生过的事情今后再也不会发生了。谁要是想要与她在床上干那种甜蜜而危险的把戏——她低下头，羞涩地这样说道——就必须在此之前先带她去在神父和法官面前举行婚礼：她不能因为给亡夫的头上安上犄角而遭人唾骂。卡利尔·拉巴特活着的时候，她没有使他的头上长出犄角来。她感到有责任尊重他的亡灵，必须这样做才能免得人们背后说她的闲话。除了前夫之外，她没有跟任何其他男人上床睡过觉，法都尔是第一个也将是最后一个。唯有这一次她被爱情蒙住了眼睛，失去了理智，身不由己地让法都尔占有了她。不，这种事今后决不会再次发生了！无论是她所爱恋的法都尔，还是另外一个向她求婚的勤恳而诚实的男性公民——这样的男人是不会有的——要想在床上把她搂

在怀里，则只能是结婚之后，而决不会像这一次那样在结婚之前。作为夫妻可以，作为情妇不行。唉，我太可怜了！

儒萨拉骑上马，身后紧跟着马僮，急急忙忙地返回伊塔布纳市，好把这一个好消息张扬出去。虽然法都尔没有把话说得十分明白，没有明确肯定地做出承诺，但是儒萨拉却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从他变了调的声音里察觉出了他内心的想法，所以毫不怀疑，土耳其人必定会前来向她求婚。她已经把自己那令人无法忘怀的味道留在了法都尔的皮肤、嘴巴和胸口上，从现在起，法都尔这个幸运儿离开她就会无法活下去。儒萨拉对此坚信不移，她可以去请神父和法官来主持婚礼了。

在与童年时代一位女友的偶然交谈中，儒萨拉早就了解到了法都尔——很快就可以成为她的未婚夫了——的两大可贵之处：做为商人，谁也不像他那样肯干和能干；在造爱本领上，谁也无法与他相匹敌。刚才，她已经证实了上述两点的可靠性。要在托卡亚格朗德这种偏僻地方赚钱的商人，必须要十分精明和十分肯干。至于造爱本领，感谢上帝，这位寡妇已经有了切身的体会。

当儒萨拉已经消失在通往塔瓜拉斯的路上时，阳光还没有从河面上消逝，第一批驴队尚未出现。儒萨拉来的时候没有人看到，走的时候也没有人发现，只有科罗卡一人是个例外，当时她正好到小店来买煤油：

“法都尔先生，是你让人从伊塔布纳市找来的妓女吗？”

6

一个宁静的傍晚，在充满生机的伊塔布纳市，法都尔把旅行包放在充满欢乐的尚都妓女公寓泽济妮娅·多·布蒂娅的房间里，开始了盆浴。泽济妮娅把水放在大壶里烧热，然后用打上肥皂的干丝瓜瓤子为他擦背——文明所创造的奇迹！用风雅的话讲，法都尔·阿博达拉准备给小山鸡①喂食了。

“看看这只小山鸡，你都忘了它的模样了。”

多么大的一只山鸡，简直是独一无二，无以伦比！听到这个词，泽济妮娅·多·布蒂娅满怀对故乡的思念，哼起了一支塞尔希培州的爱情小曲：

山鸡啊山鸡
你是爱情的标记
快在我的身上
把你的小巢筑起……

洗过澡之后，在喂山鸡的时候，法都尔发现，泽济妮娅郁闷不乐，仿佛有什么心事。准是塞尔希培州的家里传来了什么烦心的消息。泽济妮娅出生在靠近布蒂娅市的拉加尔托镇，供养着一大家子人的生活：疾病缠身又嗜酒如命的父亲，还有上了年纪的母亲、祖母和几个姑妈，所有这些可怜

① 在巴西巴伊亚州，山鸡也有男性生殖器的含意。

的女人都靠她寄钱维持生活。

法都尔有些奇怪，泽济妮娅在这一次的交欢中显得格外狂热和陶醉，在他的怀里，激动而痴迷得简直不知如何是好，像是一位恋人第一次或最后一次把自己的身子交给自己所钟情的男人。这并不是说往日她冷漠淡然或缺乏情趣，恰恰相反，她是个感情炽热的女人。泽济妮娅和法都尔彼此情投意合，相互十分了解，和这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兴致勃勃，情欲似火，并且从渴望与激动中，能够看出她对他的一片真情实意。正因为如此，任何其他的女人都不像她那样能使法都尔感到完全的满足；也正因为如此，法都尔从不把泽济妮娅与他所认识的其他妓女同等看待，尽管她与大土耳其人所欣赏的那种女人恰恰相反，乳房不大，臀部也不丰满。在偏僻的托卡亚格朗德，能够进入这位土耳其苏丹梦境中的妓女，只有泽济妮娅·多·布蒂娅一个。

和她一起睡觉的时候，法都尔便忘却了生活中的种种烦恼，得到了歇息和幸福，仿佛是找到了一个宁静的安乐窝和避风港。他们之间的情意由来已久，早在法都尔还是一个流动商贩的时候便已经开始，当时，泽济妮娅刚刚来到伊塔布纳市从事妓女生涯。

在托卡亚格朗德，当法都尔在幻想中营造空中楼阁，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位腰缠万贯的大富翁时，第一件要办的事情就是把泽济妮娅从尚都妓女公寓中接出来，给她找一套房子，不管花多少钱，也要让她过上舒适豪华的生活；送给她最昂贵的礼物，雇一个女佣来伺候她，请裁缝把她打扮得像皇后一样。他希望泽济妮娅只跟他一个人睡觉，任何其他男人都不能占有她。作为他的姘妇，法都尔将在她的陪伴之下，消除

各种各样的生意——所有的生意都十分兴隆——给他带来的疲劳和家庭使他产生的厌倦。关于家庭，法都尔考虑得不多：有一个谨言慎行和顺从听话的妻子，生几个身体健壮的孩子。

在妓女公寓寒酸的房间里，傍晚的霞光透过天窗照射进来，又消融在粗棉布被单的暗影上面。泽济妮娅与过去显然不同，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使她失去了往日的那种欢乐。她没有像往常那样，土耳其人长土耳其人短地戏弄他，没有拿他开心取笑。也不向他讨还并不存在的债务，以此来讹诈他，更不像过去那样无忧无虑地乐个不停。虽然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感情炽热和不知满足，但显然忧虑重重，沉默寡言，仿佛有什么心事在折磨着她。一定是家里发生了不幸的大事，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其它原因呢？

7

房间里越来越暗，天色已经快完全黑了。法都尔丢下怀里的泽济妮娅，气喘吁吁地跳下床来，担心迟误了与富阿德·卡兰在罗穆洛·桑帕伊奥的酒店里会面。每天在喝开胃酒与掷骰子的这一神圣时刻，他的这位朋友都要在那里，卖弄学识，谈论城里上流社会的趣闻轶事。泽济妮娅仍然躺在床上，没有像她所从事的职业要求的那样，起身帮助法都尔穿好衣服：

“已经晚了，是吧？”

“是有点晚了，我得快点走……”

“跑着去吧，你的未婚妻可能等不及了。你要在她找到另一个男人并且跟他一起上床之前赶到才行。”。

泽济妮娅讲的话太奇怪了，而且声音也显得蛮横无理，无所顾忌。法都尔感到惊讶，不等穿上裤衩，便大惑不解地问道：

“未婚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想否认吗？整个伊塔布纳市都在谈论这件事……”

“什么事？你痛痛快快地讲出来。”

“所有的人都知道你和儒萨订了婚，你有胆量否认吗”？

明白了是什么事情之后，法都尔不禁一楞：他只是答应要去看望她，而那位寡妇却把他的这一含含糊糊的求爱的表示变成了同意与她结婚的正式许诺。儒萨是儒萨拉的贬称，泽济妮娅把它砸在了法都尔的脸上，如同一种侮辱，一记耳光。法都尔提着裤衩，问：

“儒萨是谁？”

“就是那个开口便是‘唉，我太可怜了’的儒萨，你不要对我说你不认识她……前几天，富阿德·卡兰还来过我这里，对我说：‘泽济妮娅，你要知道，你的法都尔发了疯，要和卡利尔·拉巴特的遗孀结婚了。’我一下子楞住了，不肯相信：‘这不可能，我不相信会有这种事。’但是他说这是千真万确的，说你就要成为新国王……”泽济妮娅突然闭口不讲了。

“有话直说，全都告诉我，什么国王？”法都尔提高了

嗓门。知道人们在背后议论他和嘲笑他，土耳其人心里很不舒服。

“和卡利尔一样，忘八国的国王，那个大好人死去的时候，头上长满了犄角。”

法都尔做梦也没想到，从泽济妮娅嘴里听到的竟是这样的话。对此他毫无思想准备，仿佛头上猛然重重地挨了一击。他双目圆睁，张着嘴巴，干咽了一口唾沫：

“她死去的丈夫当过乌龟？你不是在撒谎吧？”

“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去问问富阿德嘛，他对什么事情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你想问谁就去问谁，在伊塔布纳市，所有的人都知道儒萨拉的大名。”

法都尔的眼睛变得朦胧不清起来，仿佛又看到了那位身着黑色孝服的冰清玉洁的混血女人，听到了她那娇媚羞涩的声音：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犯下了这样的过失，除了我的丈夫之外，我从没有跟任何其他男人有过这种事情。可一见到你这个坏家伙，我就失去了抗拒的力量，贞洁怎么能与命运相对抗呢？她用母亲的灵魂发誓，然后便分开了大腿。好一个无耻的婊子，她的表白原来全是圈套，全是假的。母狗，母牛，婊子，比婊子还要婊子！法都尔总是自夸见多识广，什么都懂，怎么就相信了她的鬼话呢？毫不怀疑，洋洋得意，自命不凡，他法都尔·阿博达拉竟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不可抗拒的情种，按照寡妇的意愿，满怀恋情地找她来了。想到这里，土耳其人不禁用阿拉伯语破口大骂：

“臭婊子！臭婊子！货真价实的臭婊子！”

“你有时聪明，有时糊涂。一见到长得漂亮的女人，一看到有人送钱上门来，你就什么也看不清了，哪怕送来的是

一对犄角。”泽济妮娅打量了一阵儿法都尔那副心如乱麻和目瞪口呆的模样，接着说道：“或许是你真的不在乎，故意装作看不见吗？这里的人都是这么说的。”

赤裸着高大魁梧的身躯，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仿佛有一只癞蛤蟆卡在喉咙里，怎么也咽不下去。“臭婊子！臭婊子！”，法都尔从床沿上跌落了下来，竭力控制住自己的声调、愤怒和羞涩：

“这里的人都说些什么？”

“说……说你是因为看上了东方商店才要跟她结婚的，一点也不考虑其它问题，不在乎她的名声好坏。还说你为了钱而出卖自己的灵魂。假如你以为儒萨结婚后会变得和过去不同，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她裤裆里有一团火，任何一个男人也无法扑灭它。”

心如死灰，法都尔站在地上，仿佛掉进了井底，仿佛被一堆粪便所掩埋。忘八，一个让人戳脊梁骨的忘八。他摇了摇大脑袋，说：

“我原来不知道她是这么一个人，我一直住在托卡亚格朗德。”

“这件事与我无关，我本不该插手，这样做对我一点好处也没有。如果我聪明一点的话，就会什么都不讲。假如你和她结婚，就能成为一个非常有钱的阔佬，就可以给我弄间房子，我也就可以不再当妓女了。富阿德甚至还向我表示祝贺，说你会成为一个大阔佬……”泽济妮娅不由自主地哭泣起来：“……大阔佬，可是满身臭气，他就是这么说的。你听到了吗？”

她停顿了一下，想止住哭泣，接着又哽哽咽咽地说道：

“如果你与她结婚，我就一辈子都不想再见你了。”说完便失声大哭起来。

她不想再强忍住泪水，咬紧牙关来硬挺，把抽泣憋在胸中，而是用双手捂着脸，泣不成声，泪流满面。望着泽济妮娅·多·布蒂娅脸上晶莹闪光的泪珠，听着这位妓女因为他的缘故而抽泣不止，因为他将要成为儒萨拉的富有但却戴着绿头巾的丈夫而烦恼和痛苦，法都尔重新鼓起勇气，不再感到怨恨和屈辱，站起身来，彻底地从愤怒和惭愧中摆脱了出来。

黎巴嫩天主教仁慈的上帝来得太及时了。儒萨拉是个端庄圣洁的寡妇也好，是伊塔布纳市名声最臭的女人也罢，都已经与他毫无关系了。他已经不再去想与她结婚的事。眼下他唯一关心的是泽济妮娅的泪水，是这位不幸的妓女那无法控制的哭泣以及她的痛苦、怨愤和伤心。这一切都已表明，泽济妮娅真心地爱着她。

“这么说，你是因为这件事才闷闷不乐的吗？不是家里有人生病或是有人死了吧？”

“你以为我没有感情吗？”

夜幕低垂，天全黑下来。客厅里，尚都点起一盏油灯。

8

“的确，我是让她给迷住了。”法都尔向泽济妮娅·多·布蒂娅讲述事情经过时坦白地承认道。这一富有戏剧性的

错觉虽然为时不长，却几乎把他的命运和儒萨拉·拉莫斯·拉巴特——即那位张口便是“唉，我太可怜了”的儒萨——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儒萨拉可以赢得一位大夫和世人的尊重，而他所赢得的则是伊塔布纳市货色最为齐全的布店和乌龟国国王的称号，从此更名为法都尔·达·曼西当①。感谢黎巴嫩天主教仁慈的上帝，为了拯救他，再一次把泽济妮娅化为护卫天使，让他及时地摆脱了危险。鉴于这次的危险太大了，泽济妮娅没有像法都尔受到阿鲁扎的诱惑那次一样，只是在他的梦境里出现，而是亲自把他从耻辱中拯救了出来。

泽济妮娅很了解这位寡妇的情况，把儒萨拉在安葬和痛哭她那头上长满犄角的亡夫之前以及之后的所做所为都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法都尔。她讲出了一大串有幸与儒萨拉有染的男人的名字，其中有些法都尔是认识的，只要他愿意，很容易便能证实泽济妮娅所讲的话到底是真是假。但是土耳其人已经深信不疑，不想多此一举了。

后来，在夜总会里，富阿德·卡兰又补充了一些新的情况，介绍了儒萨拉奇异的艳史，扩充了与她有染之人的名单。各种类型的公民都被卷入了儒萨拉的爱河急流，谁也不能指责这位混血女人对某种男人怀有什么偏见，只要能被她激发起情欲的男人她都同等看待，一遇到适当的时机，就会把他拉上床去。学识渊博的富阿德·卡兰对法都尔说：我的好朋友，儒萨拉患的是色情狂症，无法医治。泽济妮娅也曾说过，儒萨拉裤裆里有一团火，任何一个男人也无法扑灭它。

① 曼西当意为极其温驯的意思，全名即为极其温驯的法都尔。

如前所述，少女阿鲁扎和法律系学生埃皮塔西奥·多·纳西门托的恋情可以写成一篇令人感动的故事，虽然其中也有一些非分之举，而有关儒萨拉的风流韵事，则需要写成一部厚厚的小说。阅读是富阿德·卡兰最大的癖好，其次才是女人和赌博。据他的真知灼见，儒萨拉的浪漫史完全值得大作家博卡西奥动笔写出一部长篇佳作来。这部作品一定诙谐有趣而又极富刺激性，女主人公虚情假义淫乱无行，男人们上当受骗然后如梦方醒，其中不乏扣人心弦的事件，例如一位名叫贝贝托·帕索斯的回乡度假的大学生企图自杀的动人悲剧。儒萨拉对所有男性都感兴趣，尤其偏爱那些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人，身边总离不开一个穿得整整齐齐的马僮，随时可以满足她的情欲需要。想起那位马僮，法都尔不禁破口大骂了一句。富阿德对法都尔的愤慨深表同情，因为他同样也在儒萨拉布满礁石的爱河中航行过，那时候的马僮是个又高又壮的黑人小伙子，不仅胆大如牛，而且性情暴躁。法都尔和富阿德一起用阿拉伯语咒骂起儒萨拉来。

在有关托卡亚格朗德的故事中，儒萨拉·拉莫斯·拉巴特只是一个次要人物——骑马到过托卡亚格朗德，在那里只停留了有限的几个小时——在此，我们不能用更多的篇幅去描述她那不可胜数的风流韵事：未婚的少女，已婚的太太，觅寻新的丈夫来经管东方商店和乌龟王国的寡妇，唉，我太可怜了！我太可怜了的儒萨，色情狂症的受害者，裤裆里的一团火烧得她不得安宁，身边随时需要一个马僮，差一点就成了法都尔的合法妻子，就可以改名为儒萨拉·拉莫斯·阿博达拉。我们将永远地与她分手告别，虽然这样做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和怀念："一个不可多得的女中之魁。"对

骒马、母骡和牝驴十分懂行的曼努埃尔·达·拉帕所下的断语万分正确。

魔鬼企图用儒萨拉来诱惑法都尔，再次向他发动进攻，以改变他的天命，夺走他的灵魂，破坏他与上帝达成的协定。为了一个美貌的女人和垂手可得的财富，啊，法都尔·阿博达拉，你要把灵魂出卖给魔鬼！不，他没有出卖，仁慈的黎巴嫩天主教上帝关怀着他，派遣特使挫败了魔鬼的阴谋。这位代表上帝意志的特使不是别人，正是妓女泽济妮娅·多·布蒂娅。

法都尔感到十分惊讶，泽济妮娅怎么对儒萨拉竟如此了解。不管怎么说，儒萨拉毕竟是位令人尊敬的商人的遗孀，十分富有，身分高贵，属于上流社会，而且漂亮迷人，相反，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泽济妮娅却只不过是位妓女。然而，当泽济妮娅谈起儒萨拉的时候，却仿佛从小就认识她一样。

“我怎么不了解她呢？儒萨也是拉加尔托镇人，我们是一起长大的。还很年轻的时候，她就离开了家，跟一个推销员跑出来了。等我在伊塔布纳市再次见到她时，她已经和卡利尔先生结了婚，并且使他的头上长满了犄角。”

回顾这件事情的始末，只有一件事使土耳其人法都尔感到不是滋味：混血女人儒萨拉滥用了他的信任，诱惑了他，使他成了人们的笑柄。只是脱身出来，不像儒萨拉渴求的那样去与她订婚，固然能使她大失所望，但这还不足以使法都尔感到满足，他要让儒萨拉知道，他对她是何等蔑视。恰在此刻，法都尔想起了那个使他神魂颠倒的下午科罗卡问他的那句话来：法都尔先生，是你让人从伊塔布纳市找来的妓

女吗？

法都尔把自己突然冒出来的一个得意的想法告诉泽济妮娅：他要派一个人到寡妇家里，送给她一笔钱，数目与跟妓女睡一个下午觉所应付的钱一样多。这是一种侮辱的表示，以此发泄一下他的怨愤。泽济妮娅对这一作法表示赞同，但却认为所给的钱数不够，低于儒萨拉应该得到的，有损于法都尔对妓女一向慷慨大方的好名声。这位寡妇不同于在胡同街角拉客的一般妓女，她十分走运，爬上了上流社会：身为寡妇，表明她曾经结过婚。她不仅漂亮，而且富有，雇有贴身女仆和随身马僮。此外，她不辞辛苦地前往托卡亚格朗德，那天下午，法都尔一共与她做爱了多少次呢？难道当时他不喜欢她吗？她长得漂亮又情欲似火，不同于一般的妓女。

所付的钱越少，对她的侮辱就显得越大，法都尔争辩道，但最终还是被泽济妮娅说服了。后者坚持自己的看法：不希望法都尔被人看成是一个吝啬鬼。如果要付钱，数目就应该恰如其分，甚至还可以再多一点。法都尔认为她的理由相当充分，最后决定送去的钱数为付给一般妓女的两倍。这仍然低于儒萨拉所值的身价，须知，这位混血女人不是为了钱才干这种事情的。

法都尔想把瓦德科找来，一个在尚都妓女公寓什么事情都干的黑人小孩，其中包括传送口信。让他把这笔钱送去：这是法都尔先生派我送来支付给你的钱。泽济妮娅笑着把钱抢到了自己的手里：

“你用不着那么认真，把钱胡乱花在儒萨身上。这等于是白白向外扔钱，她会一笑了之，然后把它送给马僮。最好给我，我正需要给家里寄些钱去呢。”

在法都尔·阿博达拉外出将归之际，赫赫有名的马内济尼奥率领歹徒袭击了托卡亚格朗德。

1

法都尔需要抵制魔鬼的诱惑：白日里做梦，入睡之后又要忍受痛苦的折磨，情欲似火的妓女和闺秀主动上床来找他，腰缠万贯的寡妇要与他订婚，答应送给他布店、家具店，使他很快成为富翁，过上舒适快乐的日子。多么迷人的幻觉！不仅如此，做为男人们残忍和贪婪的牺牲品，他还面临了另外一场严峻的考验，足以使坚韧性比他稍差一些的公民灰心丧气地逃离此地。在开始大量赚钱之前，法都尔·阿博达拉在托卡亚格朗德赎清了自己的全部原罪。

从前，在当流动商贩的时候，他至少还是自己时间的主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伊列乌斯市和伊塔布纳市停留上一周的时间，尽情地享乐一番：听听富阿德·卡兰和阿尔瓦罗·法里亚能使人增长知识的高谈阔论，下几盘争夺激烈的象棋

和色子棋，玩玩使人入迷并需要冒冒风险的扑克赌博游戏，逛逛夜总会——伊列乌斯市有两个，伊塔布纳市有一个——和妓女公寓，那里到处都闪烁着文明之光，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法都尔都能得到充分的满足。

流动商贩的顾客没有固定的购货日期和时间，他们只要留神去听小贩到来时用铁尺发出的欢快的嘎嘎声就行了。但是开办一个商店——开始时只不过是个很小的店铺——，店主人就必须随时守在店里，接待顾客，才能赢得他们的信任与尊重。在一个新兴起的居民聚集点经商，作为此处接待过往行人的唯一店铺的主人，法都尔不能再像当流动商贩时那样自由自在了：收起商品，往肩上一搭，什么时候高兴就什么时候动身，想到什么地方去就到什么地方去。如今，法都尔必须按照钟点开门营业，离开托卡亚格朗德就意味着可能要出现问题和发生风险。

他延长了两次外出之间的时间，缩短了在外停留的天数，尽管如此，在开始阶段，每当他前往伊列乌斯市或伊塔布纳市去买货和付款——买货是一门艺术，一门投机和诈骗的艺术；付款是一门学问，一门研究期限和利息的学问——的时候，虽然把在那里停留的时间压缩到最低限度，心里依然没有片刻感到过踏实和平静。哪怕是用来聊天、赌博、去夜总会和妓女公寓显得十分短暂的夜晚，他也总是在惴惴不安地惦记着远在托卡亚格朗德的店铺。虽然有科罗卡的照管和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这把保护伞的庇护，他第一次外出时所发生的不幸仍然有可能重演。

由塔瓜拉斯返回的驴队给他送来的第一批货物抵达时像过节一般热闹。从那之后，法都尔整整有三个月没有离开

过托卡亚格朗德。这批货不但数量多，而且品种齐全，从咸干肉到麻布裤子和牛仔裤，从白酒到棉线，从面粉、猪崽到枪弹，真是应有尽有，令人目不暇接。为了采购这么一大批商品，法都尔不仅用去了自己的全部积蓄，而且还借了债。小店的一半放的是食品和饮料，另一半是日用百货。铺面虽然不大，但毕竟大大不同于流动商贩的货箱。

所有的人都跑来帮他卸货和收拾整理，其中有在这里定居的为数不多的男人和女人，也有路经此地的过往行人，全部加在一起，参加小店欢快而热闹的开业典礼的不足二十个。为了庆祝这个好日子，法都尔燃放了六个花炮，免费请大家喝了一轮酒，随即就开始售货了。

一直到商品库存有些不足，法都尔才决定离开小店几日，再次到伊列乌斯市和伊塔布纳市去采购。这一次对该购些什么商品他已经有了经验：什么货销售得最多，买进多少合适，哪种牌子最受顾客欢迎。卖的最多的是咸干肉、白酒和食糖，十二条麻布裤子减了价才卖出两条，不过所有的牛仔裤都已经售出，如果还有的话也不会剩下。

半夜时分，法都尔把门闩好，以免被人看到，然后便在油灯下反复地数着一卷钞票。这些钞票的面值都不高，脏乎乎的，有些已经破损，都是用浆糊补好的。他找出一条红色大围巾，把钱包好，上面打了个结，然后用别针把它别在裤子右边口袋的最下面，这是他当流动商贩时从庄园工人那里学来的办法。至于许许多多的硬币，他先是按不同的面值把它们分成几堆，每堆都用一张纸包起来，然后统统放进了一个皮袋子里，捆在上衣里面的皮带上。科布拉河两岸，无论是在崎岖的小路上，还是在平坦的大道上，人们都悄悄地

议论说，土其耳人法都尔腰缠万贯：收藏有大量的钞票，还有钻石戒指和金币。有人声称，他曾偷偷地看到过法都尔收藏的英镑，金灿灿的闪闪发光，耀人眼目。谁也未曾想到，除了留在店铺里余下来的货品之外，法都尔的全部家当——资金和盈利——统统都在他的红围巾和皮口袋子里。

接待过清晨的顾客之后，法都尔在一个鞋盒的盒盖上，吃力地用大写字母写了个通知，贴在了店铺前最醒目的地方：主人不在，暂时停业。他从里面用木栓把店铺的两个前门别好，用钥匙把后院的门锁好，把手枪插进皮带，一大早就和泽·拉伊蒙多结伴走了。泽·拉伊蒙多从阿塔拉亚庄园赶来了一大群牲口，他们可以同行至塔瓜拉斯火车站，差不多有三个半里格的路程。

和他们一起搭伴而行的还有科罗卡，她要去火车站看望一个叫泽莉塔的妓女。干瘪瘦削的科罗卡轻得几乎没有一点分量，泽·拉伊蒙多让她骑上一头名叫“圆月”的母驴，双腿分开，坐在装满了可可的麻袋的货驮上面。这头母驴身强力壮却又十分温驯，是这一群牲口的首领，脖子下面挂着一串丁当作响的铃铛。科罗卡神气活现地骑在上面，俨然像工头的妻子，庄园主的姘妇。法都尔肩上背着干粮袋，想到在伊塔布纳市可以享受到的种种欢愉，不禁开心地笑了。只是坐上火车之后，当他想要剥开一只柑子时，才发现他把心爱的刀子忘在了托卡亚格朗德。

2

法都尔走后的最初两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把牲口驮的货物卸下来之后，脚夫及其助手们便向法都尔的店铺走去。店铺是用价格低廉的木料盖成的，位于一排泥土房的尽头，这排房前的路最初被称为毛驴街，以后的若干年内又叫做正街。那时候，铁匠蒂桑·阿布杜因还未搬到此地定居。他迁来之后不久，便在托卡亚格朗德盖起了第一间用石头和白灰盖成的房子作为铁匠作坊。在此之前，法都尔的店铺是当地最主要的建筑物。

汗水涔涔，满身尘土与泥泞的脚夫及其帮手们口干舌燥地来到托卡亚格朗德，需要喝上几口酒来消除疲乏，恢复气力，并且根据季节的不同，或是以酒御寒，或是以酒消暑。他们看到法都尔贴出的通知后，如果其中有人能识几个字，就会把它念给其他人听，否则，就从妓女们那里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他们笑骂着，抱怨土耳其人不该在这个时候离开店铺外出采购。

“这个该死的土耳其人，偏偏今天……”

“为什么不找个人来替他代管呢？”

“他能找谁代管呢？”

“佩德罗·西加诺就在这里，闲着没事干。”

“如果店铺是你的，你会交给他来代管吗？”

过往行人都感到很需要这个店铺。自从法都尔在托卡亚

格朗德开办了这个小小的店铺之后，他们的日子就比过去方便得多了：在这里可以买到生活必需品，不再需要自带口粮在此过夜了。此外，当有人从镇上或城里归来，由于把最后的一点钱都花在了妓女身上而一无所剩的时候，法都尔和做流动商贩时一样，通常赊销给他们所需的商品，当然要有人担保并且要付少量的利息。议论一通之后，人们总要回忆一番这个唯利是图和精明狡诈的土耳其人讲过的一些话和办过的一些事，但说到底，他毕竟是个好人。最后，人们便分头去找妓女了：

“看看去，看看那些小妞是不是也关门歇业了。”

妓女在什么地方也呆不长，总是有些人要来，又有些人要走，所以人数难以确定。一直留在这里的不过有六个，她们都集中住在河前边的一排茅草房中，与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上校存放可可的仓库遥遥相对。最近，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雇用巴斯蒂昂·达·罗萨和卢皮斯西尼奥，要为科罗卡盖一间小屋，在选择地址时，科罗卡拒绝盖在毛驴街上：

“我就想盖在这里……妓女的住处盖在正街上不合适，那儿是一家一户的人住的地方。”

卢皮斯西尼奥十分惊讶：

“科罗卡太太，哪儿来的一家一户的人呀？”

出于对老年人应有的尊重，卢布斯西尼奥称科罗卡为太太，并请科罗卡为给他当帮手的年纪尚小的儿子济尼奥祝福。

“不久就会有的，你走着瞧好了。”

“真的吗？”

“我的小屋就盖在这里，靠近蛤蟆街，这比将来让我搬走要好。如今一切都不分你我，没有任何差别，但是，将来谁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呢？”

下蛤蟆街就是这样诞生的。脚夫及其帮手们朝那个地方走去，寻找只有女人才能带来的乐趣。由于法都尔的店铺关门停业，他们去蛤蟆街比往日要早，希望能在那里找到点酒或是一杯咖啡喝喝。还有一些人则留在野地里，拣拾熟透了的软软的雅卡果吃：为了填饱肚子，任何其它食品在味道和营养上都无法与它相媲美。

3

第三天傍晚，在滂沱大雨中，赫赫有名的马内济尼奥带领着另外两名匪徒——希科·塞拉和然让——来到了托卡亚格朗德。他们所骑的毛驴身上光秃秃的，脖子上的一条绳子代替了笼头和嚼子：这些毛驴原本都配有极好的鞍具，受到精心的饲养和照料，是专门供上校们骑的。为了告诉人们他们的到来，三个人鸣着枪进入了这个居民聚集点。

他们先在头一批到达的脚夫们过夜的地方停了下来，如今那里已经盖起了一个草棚，用来遮挡阳光和雨水。脚夫们已经点起了一堆火，一边在上面烤着咸干肉，烧着芋头，煮着咖啡，一边谈论着生死存亡的问题，也就是说可可种植的情况，这是一个永恒的、总是令人兴奋不已的话题。佩德罗·西加诺摆弄着手风琴，刚刚向在场的人提出了一个诱人的建议：

凑上不多的几个钱给他，再找上两、三个妓女，组织一次小型舞会。前来拉客的黑女人达莉拉非常赞同这个想法：夜晚举办一场舞会比什么都更能使人感到开心。在床上跟女人寻欢作乐比跳舞更好，一个脚夫的帮手垂涎欲滴地望着达莉拉的臀部提出了异议。这个屁股大大的黑女人多么神气，可是哪里有钱跟她睡觉呢？枪声和驴蹄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三个土匪打听土耳其人的店铺在什么地方。往前走就是，不过店主人外出了，这几天不开门。

“我们去开。不认识我的人请听好，我叫马内济尼奥。”他打量了一眼所有在场的人，然后就朝店铺的方向走去。

毋庸置疑，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好枪法，希科·塞拉才瞄准了身边树上的一个贾亚果，一枪把它打了下来。骑上毛驴之后，又伸手摸了一把达莉拉的屁股：

“小黑妞，就在这儿等着，我马上就回来。”

佩德罗·西加诺断定，这几个家伙是得知法都尔先生外出之后才到这里来的，因此肯定没安什么好心。他放弃了要组织一次舞会的念头，这一夜必定凶多吉少。

“他们是抢商店去了！”

“完全可能……”用鞭子把扒拉着火堆的两名脚夫之一表示赞同。“马内济尼奥这个家伙是披着人皮的恶魔。他原来是特奥多罗·达斯·巴拉乌纳斯上校手下的一名卡潘加，许多人死在了他的枪下。不到一个月之前，他在阿瓜普雷塔杀死了一名大夫，是个在逃犯。其他两个人我不认识。”

一位刚把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上校一大群牛送往伊塔布纳市之后返回的牲口贩子见过另外的两个人，并且知道他们恶名昭著。希科·塞拉只会打埋伏杀人，自从马内

卡·萨上校认为再也用不着他，把他从莫罗阿祖尔庄园打发走之后，就一直到处浪荡。至于那位高大汉子，人们肯定听说过然让·凡尚这个名字。此人不仅穷凶极恶，而且头脑古怪，是女人的煞星和专搞鸡奸的傢伙。

“啊，我的上帝！”达莉拉喊叫了一声，撒腿便跑，去通知其他妓女，赶快躲进丛林中去。

牲口贩子介绍了这两个人的情况之后，建议大家都躲到罗布斯蒂亚诺上校的库房去，那儿总共有三个带枪的男人，日夜值班看守可可果。到库房去不仅安全，还可以避避越下越大的雨。他不愿留在这里，拿生命当儿戏，首先提起步枪，站起身来。

“我们就一点都不管吗？”佩德罗·西加诺所以这样问只是为了免受良心的谴责，因为他自己也并没有打算去阻止土匪抢劫法都尔的店铺。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牲口贩子拔腿朝库房方向走去。

“有哪个疯子会为了土耳其人去甘冒挨上一枪的危险呢？这是他的事，跟我们无关。”脚夫用鞭子把将火堆扒拉开，站起身来，也走了。

其他的人也纷纷随着脚夫而去，拒绝了佩德罗·西加诺的建议：至少也要去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他们喜欢巧舌如簧、精明狡诈的土耳其人，但是还不至于为了他便去和残忍成性的土匪、毫无心肝的杀人凶手去进行较量。只有那个年轻胆大的脚夫帮手，蹑手蹑脚地来到一棵雅卡果树的后面，从那里远远地望着法都尔的店铺。大雨倾盆，乌云笼罩着天空。

佩德罗·西加诺也来到了那棵大树底下。法都尔曾经多次

送他吃的或者喝的东西，然而佩德罗·西加诺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想给法都尔帮什么忙。他所以甘冒这种风险，是因为他凭空产生了一种直觉，并想要加以证实：马内济尼奥、希科·塞拉和然让破门闯进店铺绝不会是为了去偷红小豆、烧酒、咸干肉和烟丝。他很想知道，他们的真正意图究竟是什么。

那个头发黄中透红的小伙子则只是出于好奇，出于想要见识一下和学上一手的强烈愿望。他当脚夫帮手的时间不长，这是第一次遇到一伙土匪逞性妄为，为非作歹。过去他只见过妓院里骚乱闹事的情景，意思不大。

4

争夺原始丛林的后期，为了占有尚未开垦的土地，上校们之间的角斗方式由打埋伏进行暗杀演变成为幕后交易，多余出来的卡潘加们无所事事，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只要能得到一点酬金，就可以去干杀人的勾当，甚至仅仅为了行窃，也会残害无辜。来到巴伊亚洲南部为富有的庄园主们充当武装打手的卡潘加多达数百人，他们分别来自腹地的三个州和三条河的流域，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开辟了可可种植园，这种人没有特殊情况是不会动用武器的。大多数人则留在原来的庄园里，成了大小工头、上校们的心腹或是管家。然而也有一些人不适应这种新的生活，到处抢劫行凶，制造恐佈，对当地居民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这些家伙后来都一个个地被收拾掉了，但在此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出现了劣迹昭著、恶名远扬的凶神，其中最令人感到恐怖的土匪之一便是马内济尼奥。此人参加过巴西利奥·德·奥利维拉和巴达罗家族之间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武装械斗，后来成为特奥多罗·达斯·巴拉乌纳斯上校手下的一名卡潘加，以凶暴残忍而远近闻名。他不愿效力于任何其他上校，又不想放下手中的武器，于是便决定组织起一伙人来，到庄园、村镇和偏僻的乡下去行窃抢劫。他一个人就已经闹得四处鸡犬不宁了，如果再带领着一伙出类拔萃的土匪，不难想象，又将会如何为非作歹。最早与他搭伙的是希科·塞拉和然让。

路经一个庄园的牧场时，他们顺手牵羊偷来了毛驴。谁也没有看到他们——看到了又能怎么样！希科·塞拉对上校们的权势多少有些畏惧，马内济尼奥对他的畏首畏尾大加嘲笑：

“如果你害怕的话就请滚蛋，我希望跟我一起干的人个个都是真正的男子汉。”

在塔瓜拉斯镇瓦尔萨胡同里，他们偶然从妓女们的捕风捉影的谈话中得知，法都尔乘坐火车前往伊塔布纳市去了。这些妓女责怪法都尔办事过于粗疏，欠缺考虑，简直像个疯子，像个白痴：把多年当流动商贩积攒下来的钱财收藏在家里，拔腿就离开了托卡亚格朗德，留给哪个胆大妄为的人翻出来拿走。妓女们还对收藏的地点进行一番猜测：在卧室的床垫底下？在店铺的商品之中？她们都从各自绝对信任的相好们那里听说过此事，所以一致相信，法都尔腰缠万贯，家里收藏着装有金币的大口袋。

5

三个人把毛驴拴在店铺前的木桩上，企图撞开正面的两个门，结果却未能成功。里面的木闩异常牢固，充分证明了木匠巴斯蒂昂·达·罗萨的手艺是何等高超。他们绕着房子转了一圈，找到了后院的进口处，从这里破门而入则容易多了：马内济尼奥对着锁眼开了一枪，但无济于事，于是希科·塞拉拚尽全身力气，从远处朝着门猛撞过去。门开始活动了，然让接着再撞，终于把它撞开了。

进屋之后，他们点起了几盏油灯，狂风暴雨顺着门缝刮进来。他们认为没有必要留下一个人来在外面放哨，三个人一个比一个更加出名，谁敢来找他们的麻烦，向他们发动进攻呢？他们每个人都拿起一瓶酒，对着瓶口喝起来。此时，三个人都需要喝上几口：马内济尼奥为了稳定情绪，以便在寻找宝物的过程中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此人乍看上去颇为粗莽，然而却颇有心计——然让因为总是受着口干舌燥的折磨；希科·塞拉则是为了壮胆——他的专长是打埋伏，躲在一棵大树的后面，等候着要干掉的对象前来，一枪把他打倒，从未失过一次手。

从最里面的几个房间开始，三个人把屋子里一切能收藏东西的地方都翻了个遍。在当厨房用的最小的一个房间里，除了放锅的支架和一些瓶瓶罐罐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现。在睡觉的房间里，铺着脏乎乎的床单的大床上放着法都尔的那把

刀子。然让把它放进衣袋之前，颇感兴趣地端详了一番这把长长的精致的钢刀：他正好需要这么一把刀子，以便让那些被他捉住屁股时犹如野兽一般大喊大叫的妓女安静下来。他不由得微微一笑，把瓶子里剩下的酒一口气喝光，然后将空瓶向墙上砸去。

马内济尼奥和希科·塞拉把床垫撕开，将里面的干草扔了一地。然让又拿来了酒。三个人一齐动手，把大床折毁了。这张大床也是木匠卢布斯西尼奥的杰作，是他从盛产巴西红木等优质树木的原始丛林中砍伐来的木材，然后精心打制而成的。他们到处寻找可能藏匿金币口袋的地方，结果大失所望。

在另一间存放货品的房间里，利用中间歇息的时候，三个人兴高采烈地把随身带来的口袋装满了一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把眼下对他们没有用处的东西全部毁坏。当发现麻布裤子时，三个人如获至宝；先是喝了几口酒以示庆贺，随即脱下打着补丁的牛仔裤，穿上了这些布料昂贵的新裤子。希科·塞拉穿上一条之后，又在外面套上了一条。他们在商品库房里搞到了不少令人眼花缭乱的小玩意儿，但是依然没有发现金银财宝的影子。

“准是藏在店铺里了，我们应该从那里开始搜寻。”马内济尼奥判断说。

他小心翼翼地走到门口，朝外看了一眼。外面大雨倾盆，一片漆黑，除了狂风怒吼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声响。马里济尼奥脸上露出了笑容，为自己无愧于享有的名声而感到骄傲：没有任何人敢于前来与他们作对。在他们未到一地之前，人们早已知道了他们的赫赫大名。

6

只有贝尔纳尔达一个人企图甘冒风险。当达莉拉惊恐万状地前来报信，要妓女们都躲到丛林中去的时候，贝尔纳尔达正在接待一个脚夫，对达莉拉的劝告毫不理会。入夜之后，对骂、喊叫、威胁、恐吓在这里已经是司空见惯，而且往往是闹腾得越凶，起因也便越加荒唐可笑。然而这一次却与以往不同，一种紧张不安的气氛有增无减，并且迅速地蔓延开来。贝尔纳尔达已经满足了脚夫的欲望，自己也享受到了其中的欢悦。她穿上连衣裙，走出门去，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回来后，她对脚夫说：

“土匪正在抢劫法都尔先生的店铺。”

贝尔纳尔达没有听到脚夫的回答，也顾不得他是否付过了钱，立刻又冒着大雨冲出了门外。她淋得像落汤鸡似地来到了野外脚夫们歇脚的棚子里，一个人影也没有。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呢？难道和女人一样，也全躲进丛林里去了吗？显然，他们不是守护法都尔先生的店铺去了，因为从那个方向没有传来任何声响。她又朝可可库房奔去：在那里，至少可以找到三个看守可可果的卡潘加。她顶着呼啸的狂风，离开了棚子。四周无一点声响，寂静得令人感到恐怖。

听到她的脚步声，库房的一扇门敞开了一条缝。贝尔纳尔达已经习惯于在黑暗中辨清目标，立刻认出了一名看守的身影。她喊了一声他的名字，门完全打开了。

库房里面，三名看守和那位牲口贩子手里握着枪，担任警卫。脚夫及其帮手们坐在地上，正用纸牌赌博，但是心思都不在牌上，而是想着那三个土匪。他们看了贝尔纳尔达一眼，谁也没有开口，继续赌牌。这些人都知道，贝尔纳尔达不是来拉客的：人人都想找她睡觉，她从来不需要出门拉客。雨水顺着贝尔纳尔达的身子往下流淌，地面上很快就留下一滩水，连衣裙紧贴在她的皮肤上，清清楚楚地露出了乳房、肚腹、大腿和臀部的轮廓，在昏暗的灯光下，犹如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幻影。

"听说土匪正在抢劫法都尔先生的家。"

没有人回答。牲口贩子本想开口，但是又咽了回去，只是着迷一般地注视着贝尔纳尔达：啊，我还从来没有跟她睡过觉！

"究竟是不是这样？"

牲口贩子把目光从这位大胆泼辣的妓女那湿渌渌黑糊糊的阴毛部位移开，肯定地点了点头，说：

"若昂·凡尚、希科、塞拉和马内济尼奥，没有比这三个人更坏的家伙了。"

"你们采取了什么措施了吗？"

给她开门的那位看守对她的问题感到十分惊讶，不动声色地回答说：

"措施？他们是冲着店铺来的，抢过之后就会离开这里的。"

贝尔纳尔达数了一下在场的人：看守、牲口贩子、脚夫及其帮手加起来一共是九个，其中四个手里有枪，其他的人也有刀和匕首。

“他们一共才三个人，可光是这里你们就有九个……”

见众人都不吭声，她向前跨出了一步，朝地上啐了口唾沫：

“九个全是胆小鬼。”

“没有一个臭婊子敢说我是胆小鬼……”一个一直没有说话的看守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

他朝贝尔纳尔达走去，准备给他一记耳光，教训教训她，让她学会尊重男人。但是，老热里诺的严厉训斥使他没敢动手。

“泽·佩德罗，你疯了吗？”

中止了赌博的人们松了一口气，又重新玩起油腻肮脏的纸牌来。老热里诺朝贝尔纳尔达走去，声音又变得柔和起来。他是负责看守仓库的头头，贝尔纳尔达的指责并未使他感到气恼：凡是了解他的人，谁也不可能指责他是个胆小鬼。但他清楚地记得，这位多嘴多舌的妓女是纳塔里奥的人，如果哪个看守胆敢动手的话，就连上帝也无法使他免于一死。热里诺不仅要对可可负责，也要对自己手下的人负责。

“贝尔纳尔达，采取什么措施呢？请你告诉我，因为我不知道。我们跟这件事毫无关系。我们拿了钱，为的是看管上校存放在这里的可可。如果他们跑到这里来闹事，他们就会尝尝子弹是什么滋味，上校是因为这个缘故才给我们钱的，仅仅是因为这个缘故。”

“可他们正在抢法都尔先生的商店，还有人说，他们要把我们女人都抓去，一个一个地收拾。”

“我们留守在这里不是为了保护土耳其人的商店，也不是为了你们妓女的安全。你是怎么想的呢？难道这里是一座

城市吗？这个鬼地方只有一个小店铺，几个妓女，还有我们四个为上校看守库房的人：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如果你愿意的话，就留在我们这里，保证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

贝尔纳尔达站在门口，既伤心又失望，既紧张又不安。热里诺走到她的身边，毫无愠色地对她说：

“如果你不愿意留在这里，如果你决心要为土耳其人去送命，你也可以走。我们不会离开仓库的，如果他们闯到这里来，我们自然会教训他们。每个人都只有一条命。”

7

抽屉里、货架上和柜台厚厚的隔板中间都没有，这个异教徒土耳其人把金银财宝藏到什么鬼地方去了呢？在售货的房间里，他们同样把东西一件件地翻腾个乱七八糟，然而，如此这般地搜寻是徒劳地使人感到疲惫而已。一定会藏在某一个地方，马内济尼奥再次断言说，因为他的两个同伙都想急于离去：喝得醉醺醺的然让要去找那个黑人妓女，希科·塞拉则担心有人会向他们发动突然攻击。

藏在什么鬼地方了呢？装面粉的口袋里？装小红豆的口袋里？装玉米的口袋里？他们把店铺的前门彻底敞开，愤怒地把货品向外扔去，在大雨中堆成了一座小山。他们把红小豆、玉米、大米、面粉和食糖满地抛散，用匕首把咸干肉剁得个七零八碎。为了壮胆，希科·塞拉用手枪朝着酒瓶一阵

乱射。躲进丛林中的妓女们听到这些响声之后，吓得屁滚尿流。

佩德罗·西加诺和那位脚夫的帮手，冒着大雨躲在树身后面，竭力想看个清楚，但在一片黑暗之中，却只能见到几个人影在移动。然让和希科·塞拉把货品一件件地堆在一起，马里济尼奥在上面倒了一圈煤油，点着了火。接着，在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口角，互相威胁，嗓门越来越高。然让要把房子放火烧掉，马内济尼奥拚命地喊叫，制止了他：装钱的袋子肯定藏在房间里的某个地方，马内济尼奥准备在土耳其人外出归来之后再返回到这里，用枪威逼着法都尔，让他乖乖地领着他们找到放钱的地方。

毫无头脑的然让还企图在这里多停留一段时间，以便去找那位黑人妓女。马内济尼奥对他的话根本于予理睬：

"如果你想让脚夫们把你杀死，那你就一个人留下好了。我们走！"他向希科·塞拉命令道。希科·塞拉巴不得赶快离开此地呢。

两个人飞快离去的时候，朝着天空鸣了几枪，以示辞别。然让向四周寻视了一眼，像个痴人似地固执地留在原地未动。在如此漆黑的夜晚，即使那个丑陋的黑女人在大雨中等待着他，他又怎么能看得见呢？最后，他终于放弃了原来的念头，朝着脚夫们野外宿营的方向——他是在那里遇到那个黑女人的——发射了一排子弹，然后骂了一句，骑上毛驴，气急败坏地追赶他的两个同伙去了。既没有找到金银财宝，也没有搞到那个黑女人，然让不由得又恼怒地骂了起来。

火顶不住倾盆大雨，渐渐地熄灭了，随风飘散起一股强

烈的玉米、食糖、红小豆和咸干肉被烧焦的气味。佩德罗·西加诺和那个头发黄里透红的小伙子从树身后面转出来。从火堆前面经过的时候，佩德罗·西加诺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径直朝店铺里走去：谁知道他的运气会不会比那几个土匪要好呢？他也深信不疑，土耳其人收藏着许多金币，不是一个口袋，而是一大箱子。脚夫的年轻帮手还不大懂事，而且不知道有关法都尔如何富有的传闻，能捞到一些幸免被大火烧毁的东西便已心满意足了。很快，可可库房里的男人和躲进丛林中的妓女也赶来了，贪婪地争抢起房间内外未被土匪抢走和未被大火烧毁的物品来。就这样，盛传中的法都尔·阿博达拉的一部分财富，即他未能带在身边而是留在了店里的货物，一夜之间便化为乌有，荡然无存了。

简直是出于奇迹，有两瓶白酒竟然未被怒气冲冲的马内济尼奥、畏首畏尾的希科·塞拉、口干舌燥的然让·凡尚以及那些贪得无厌、趁火打劫的男男女女们发现，落在了佩德罗·西加诺的手中。靠着这两瓶酒的酒力，在众人都已离去之后，他只身一人继续留在那里，不知疲倦地东翻西找，四处搜寻，一直坚持到午夜之后。

8

四处漂泊的流浪汉佩德罗·西加诺声称，法都尔·阿博达拉的愤怒诅咒使得天空和大地震颤不止，鹦鹉成群地逃进丛林的最深处，刺猬钻进了树洞，蜥蜴躲到了石头下面，野

猪四处逃窜，毒蛇警惕地吐出信子以防不测。

抢劫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当法都尔回到托卡亚格朗德的时候，目睹他归来的人们所讲述的情景同样也颇富戏剧性。他们看到法都尔紧握着双拳捶打着自己的胸口，然后绝望地把一双张开着的大手向空中高高举起，指向那粗心大意、忘记了自己职责的黎巴嫩天主教的上帝：临行之前，法都尔曾把住宅和货品的安全交由他来负责。他张开嘴巴，像一只受伤的野兽大吼一声，然后扯开嗓门，抱怨上帝在他最需要和最艰难的时刻抛弃了他。由于他讲的是阿拉伯语，所以这一场面便显得更加动人心弦。与上帝对话，法都尔一直使用阿拉伯语，因为他不知道万能的黎巴嫩天主教的上帝是否懂得葡萄牙语。他用葡萄牙语发誓要报仇雪恨，但是这些誓言却无任何实际意义：何时、何地和怎样来实现这些誓言呢？永无可能。

怒气冲冲地与上帝对过话之后，法都尔感到他那颗忍受着巨大痛苦折磨的心轻松了许多。上帝没有抛弃他，与过去看到泽济妮娅那赤裸着身体却又无法得到的恶梦相比，这一次无非是使他的性格和信仰经受一回更加严峻的考验罢了。况且，上帝在土匪抢劫的时候安排他离开了托卡亚格朗德，恰恰是为了救他一命。

人们看到他渐渐平静下来，一言不发，久久地打量着被翻腾得一塌糊涂的店铺，仿佛想要把这一情景永远牢记在脑海里。随后，他把卢皮斯西尼奥找来，向他交代了明确的任务：首先把柜台和货架修好，至于那张大床，则无需急于动手。就在回到托卡亚格朗德和亲眼目睹了商店被抢之后的一番景象的当天，法都尔先生便重新开始营业，接待起顾客来了。

他从不主动向人谈起这件事，不过当有人与他提及此事时他也并不迴避，但讲起话来十分谨慎，似乎心境已经平静，不再去想这件事了。他不仅未抱怨别人没有去为他守护住宅和店铺的大门，并且还为他们的做法寻找到种种理由进行辩解：只有疯子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抢救那些装有食糖的口袋和一团团棉线。他从热里诺那里得知了贝尔纳尔达当时的态度以及说服她留在可可库房里以免受土匪们的糟踏与杀害是何等地困难。如果这个漂亮的小妞想去干预那伙土匪所干的勾当，啊，那就永别吧，贝尔纳尔达！而且完全可以想象，她在被害之前，将会受到何种的蹂躏：由然让·凡尚指挥，那三个人将会野蛮地同时对她施以强暴，两个人强奸她，一个人鸡奸她。土耳其人对老热里诺的作法表示支持：你做得很对，贝尔纳尔达实在是犯了傻病。

法都尔没有讲他要离开此地，到另外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去经商或是重新去当流动商贩，仿佛这次抢劫事件反倒坚定了他要留在托卡亚格朗德的决心。然而，他却自此失去了往昔的那种欢乐，不再像从前那样与顾客有说有笑，斗嘴开心了。不管人们如何引逗，他的嘴唇从未露出过一次微笑。这个会讲故事、诙谐健谈、想象力丰富、乐趣无穷、深受妓女们喜欢的土耳其人究竟有什么心事呢？妓女们不安地互相询问，法都尔先生今后是否还会重新露出笑脸，是否还会开口便是玩笑。

他埋头苦干，拼命赚钱，渐渐摆脱了因为蒙受损失而产生的悲伤与愤怒。然而还有一件事情折磨着他，使他夜不成眠，心情难以安静：没有办法报仇雪恨。每逢想到那些闯进他的店铺、毁掉和抢去他的宝贵财富的三个土匪依然逍遥自

得的时候，他便感到异常痛苦：这些家伙过着舒服的日子，而他却无可奈何，没有办法去收拾他们。法都尔因此而深感悲哀，一直郁闷不乐。

9

回到托卡亚格朗德一个多星期之后，法都尔·阿博达拉已经听够了人们的议论，重又开始和过去一样，埋头于店铺的生意了。一天，临近中午时分，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来到了托卡亚格朗德，把母骡拴在店铺门前的木桩上。法都尔急忙从后院迎出来，招呼和款待这位朋友，同时准备就店铺遭到抢劫一事与他好好谈一谈。

与法都尔所期望的完全相反，上尉只字不提那场祸事。他小口地品味着法都尔为他准备的好酒，东拉西扯，谈起了博阿文图拉上校：多亏上帝保佑，上校的身体一直很好，但是又多少有些伤感，因为文图里尼亚博士在毕业庆典活动之后又前往里约热内卢市去了，并且似乎不急于回来。上尉还讲起了自已种植园的情况：他已经开始在“好望”庄园种植了可可树，将来的收成一定错不了。

法都尔一向为自己能有上尉这样一位朋友而感到骄傲，所以上尉的这种全然无动于衷的态度使他大为惊讶和沮丧。费了很大的力气，他才抑制住了自己，没有把内心的不悦和失望表露出来。

纳塔里奥对土耳其人一直十分敬重，早在法都尔还是流

动商贩而他却已经成为一个令人注目的人物时，便曾送给过法都尔一支枪，并且让法都尔当了他一个儿子的教父。自从法都尔在托卡亚格朗德开办起商店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变得越发密切了。然而，上尉对一周前发生的令人胆战心惊的抢劫避而不谈，只字不提，并不像一位仗义的朋友那样准备帮助法都尔报仇雪恨。

卷好一支烟后，纳塔里奥让法都尔为他点着，却不肯再喝为他斟上的酒了，因为他要继续赶路。只见他离开柜台，挺直了身子，把手伸进卡其布上衣的口袋，从里面掏出了土耳其人前往塔瓜拉斯时遗忘在床上的那把刀子。

“干亲家，这把刀是你的吧？”

边说边把刀放在了柜台上。法都尔·阿博达拉的心猛地一跳：

“是我的，上尉。恕我冒昧地问一句，它怎么会到了你的手里呢？”

“干亲家，还用问怎么到了我的手里吗？”

然后他朝门口走去，又拉着母骡回来，把脚伸进脚蹬里，看到法都尔一双眼睛流露出来的焦急的问号，骑上母骡回答道：

“我知道了发生的那件事之后，很快就找到了他们。干亲家，三个家伙都不是好东西。”

土耳其人的眼睛一亮，嘴上露出了笑容，同时又恨不得大哭一场。然而他想得到证实：

“上尉，是三个吗？”

“三个，都埋在一个坑里了。干亲家，下次见。”

10

满面春风，纵声大笑，逗趣开心，和女人眉来眼去，讲故事，与人争论，精力充沛，胃口极佳，尽享着人生的乐趣，一言以蔽之，在托卡亚格朗德，人们又听到了法都尔·阿博达拉那粗大的嗓门发出的说笑声。一次，人们终于凑了几个钱，佩德罗·西加诺于是拿起了手风琴，又找来了妓女，组织了一场夜间舞会，其中跳得最起劲的便是这位土耳其商人。法都尔先生又变得与从前一模一样，他渴望报仇的心愿已经得到满足，不必再为此苦恼伤神了。

然而，还有一件事情使他牵肠挂肚。他必须要外出进城，去添购货品，交付欠款，了解市场的动向和满足他那众所周知的欲望，为此他必须关门停业，使店铺成为形形色色的过往行人窥视，和强盗、窃贼以及结帮搭伙的土匪攻击的目标。

毋庸置疑，那三个土匪的可悲下场已经广为人知，其中不乏人们编造出来的许许多多令人毛骨悚然的细枝末节。至少有五种完全不同的说法，但在有关三个土匪的死法上却都十分恐怖吓人。一些多嘴饶舌的人断言，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在土耳其人的店铺里入了股，可以分到红利。当有人问到法都尔先生时，他并未予以辟谣：为了保护好商店的大门，这种传说要胜于任何一种武器。

尽管如此，每当库房里的商品渐渐少下去的时候，法都

尔的脸上和言谈举止当中都会明显地蒙上一层心神不安的阴影。啊，如果能找到一位能干而且又信得过的男性基督教徒，把柜台、钱箱和手枪交给他来负责，法都尔就能够心境坦然、欢天喜地地离去了。商店不用关门，可以照常营业，有这样一个无所畏惧的男子汉来照管店铺，夜里就睡在里面，也许上次的那种抢劫事件就不会再次发生了。店铺由这么一个人来看守，再加上有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的影子庇护，那就可以万无一失。不幸的是，在托卡亚格朗德却找不出一位具有如此优秀品质的男性公民来。

有些人感到荒唐可笑，有些人大吃一惊，解开这一死结、突破这一难关、承担起这一责任和肩负起这一任务的竟是——简直令人无法想象！——老雅辛塔·科罗卡。在出事的第二天，科罗卡坐在那头挂有响铃名叫"圆月"的毛驴的货驮上，和泽·拉伊蒙多的驴队一起从塔瓜拉斯回到了托卡亚格朗德，因此及时地看到了商店遭到抢劫之后的情景和估算出了所造成的损失。她默默无言地摇了摇头，没有上前去搭话，没有问东问西地打搅法都尔。

一天夜里，科罗卡察觉出法都尔内心的忧虑，因为在两个人做爱的过程中，土耳其人通常总是笑语欢声，兴奋异常，而那一次却竟然一声不响。当为他热心和仔细地擦洗下身时，科罗卡主动地说道：

"法都尔先生，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放心地出门去，由我来替你照管商店。交给我好了，你尽管放心。"

雅辛塔手里拿着一块肥皂，在一个洋铁皮的小脸盆——通过分期付款从法都尔那里买来的——前弯下身来。身高腰阔的法都尔一丝不挂地站立着，惊讶地打量着雅辛塔，久久

地琢磨着她，仿佛过去从未见过一样。

“你是说，在我外出离开的时候，商店照常开门，由你来负责一切，卖货、收款和找钱吗？”

科罗卡把肥皂放在脸盆旁边，拿起一块干净的布，小心地把法都尔的下身擦干：

“你只要把价钱给我写出来就行了，我认识字。夜里我就睡在柜台上面，一直等到你回来。”

说完便挺直了上身，在油灯的光亮下，她那瘦骨嶙峋、衰弱无力的躯体突然变得高大起来，眼睛里闪出了熠熠光彩。

“你？”法都尔张着大嘴，吃惊地注视着她。

这是黎巴嫩天主教的上帝跟他开的一个恶意的玩笑，再次把他丢弃到厄运里而不管不问。法都尔恼怒交加，心中质问苍天：我正在绝望地想要找到一个严肃而能干的男子汉来帮我的忙，在这种不幸的时刻，上帝啊，难道你提供给我的就是这个又老又瘦的妓女吗？

也恰在此时，一道闪光照亮了法都尔·阿博达拉的心。他明白了，勇敢、智慧和正直不是男人、富豪和强者的专利，任何人都可以拥有这些品质，哪怕是又老又瘦的妓女。论起床第功夫和给人当顾问的本领来，科罗卡难道不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女人吗？

“你？”他又重复了一遍，但语气已经完全变了。

“是的，先生。我，玛丽娅·雅辛塔·达·伊玛库拉达·孔塞桑，也就是你们叫做科罗卡的那个女人。我识字，会签名，能算账，过去在里约多布拉索曾经照管过一个小店。至于说到害怕，我只感到过一次，就是我爱上了一个男人的

时候。是他教会我识字的。”

她把布放在肥皂和脸盆旁边，微笑着结束了她的话：

“我从来没有学过偷东西，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小 村 庄

在托卡亚格朗德定居之后，黑人卡斯托尔·阿布杜因深感寂寞。

1

光光的脊梁上背着一只鲜血淋淋的箭猪，肩头挎着一个装满了猎物的袋子，腰间系着一块粗布，狩猎神奥舒西从丛林中转出来，朝河边走去。阳光下，从其高傲的姿态和所捕获的猎物上，埃皮法妮娅一眼便认出了这位迷人的森林和猛兽的主宰。前一天，她曾远远看到了光和火之神尚戈在铁匠坊里生起了炉火。狩猎神奥舒西也好，光与火之神尚戈也罢，总之，黑人蒂桑·阿布杜因携带着砍刀和猎枪，穿过一片平地，来到了河边。

在由急流构成的宽阔的“贵妇浴盆”里，埃皮法妮娅正沐浴着轻风，在河里洗澡，以消除劳碌了一夜的疲乏。身边的石头上，放着她刚刚洗过的宽松的长裙和一块肥皂。她出生于巴伊亚市，在七门街的克克家里，曾遵照司水女神奥顺的旨意，剃光了满头鬈发。司水女神奥顺是狩猎神奥舒西和

光与火之神尚戈的妻子，温驯流水的母亲。想到这里，埃皮法妮娅不禁一阵战栗，顿时感到冷彻骨髓。

在前边不远的地方，猎手把猎物放下，那里的河面更为宽阔，箭猪的咽喉处中了致命的一枪，从伤口流出的血染红了一大片土地。他解下腰间系着的粗布，放在袋子、砍刀和猎枪的旁边。又长又宽的砍刀他是亲手打造的，锋利无比；装小猎物的皮袋子同样也是他自己缝制的。只见他举起双臂，沉入水中，以便洗去脊背上面的血污。埃皮法妮娅抬起上身，想看得更加清楚些。

在露出水面时，蒂桑终于朦朦胧胧地看到了湍急的水流中间坐着一个女人：司水女神奥顺的化身、所有河流的主人到她的王国最偏远的省份巡视来了。猎手用指尖抵着前额，要赶在这一幻影在阳光下消失之前，对她表示敬意，一个劲地向她致以问候。然而幻影并未消失，他终于看清楚了，原来是埃皮法妮娅，于是他挥了挥手，为了与她搭话，便示意向她借肥皂用用。埃皮法妮娅站起来，露出了那迷人的身躯：紫红色的尖尖的奶头，丰满的乳房，苗条的腰身，滚圆的臀部和近似幽蓝的黑色皮肤。年富力强的埃皮法妮娅到处流动，哪里热闹便赶到哪里去，可可之乡崎岖小路上常常见到她的身影，真是个自由而富有魅力的黑女人。

踏着一块块光滑的石头，竭力保持着身体的平衡，埃皮法妮娅拿着肥皂走了过去，黑玉一般的身体闪耀着蓝色的光亮。把肥皂递给对方之后，她便蹲下身子，看着猎手打上了肥皂：河水源于埃皮法妮娅的肚腹，她便是司水女神奥顺，狩猎之神奥舒西和火与光之神尚戈的妻子。

送还余下的肥皂时。黑人猎手抓住了埃皮法妮娅的手，

仔细地打量着她。

“你叫蒂桑，我听人讲过……”埃皮法妮娅低声细语地说道，顺从地跟在他后面。

两个人手挽手下了河，蒂桑使她紧贴在自己的胸前，带着她向上游慢慢游去，为他们的相遇感到异常欣喜。埃皮法妮娅已经不再感到头一天夜里因为接客而产生的疲劳了。当看到岸边的箭猪时，她嗲声嗲气地问道：

“是你打死的吗？”

蒂桑微笑着点了点头，显得十分高兴：今天能猎获到这么一个大傢伙真太是时候了。这是狩猎之神奥舒西或是火与光之神尚戈馈赠给他的礼物，说不定也许是主神奥沙拉赐给他的呢。在铁匠作坊的一个角落里，他设立了神龛，敬奉着神灵的象征：弓与箭，一把有两个头的锤子。蒂桑向埃皮法妮娅解释，为什么他感到如此高兴：

“明天是星期天。”

“星期天又怎么样？在这种鬼地方，星期天和平日又有什么不同呢？”

埃皮法妮娅新来乍到，对当地的习俗还不了解。这里的习俗不多，但每一种的形成都曾使人花费了极大的气力，都需要聪明才智，尤其是需要耐心。然而，当卡斯托卡·阿布杜因·达·阿顺桑决心要干成一件事情时，是决不会半途而废或是打退堂鼓的。

“以后我再告诉你。”

他把温驯流水的母亲那服服贴贴的身体放平在石头床上，凝视着她的脸，抚摸着她那带有长长细沟的肚腹。但是，他没有去看也没有感觉到这些细沟，而只看到了她那张喘息

着半启开的嘴巴和那双眯缝着的脉脉含情的眼睛，只感到了她那柔软而鬈曲的阴毛是何等地令人心旷神怡。急流使两个迷人的身影时隐时现，河水冲走了残余下来的肥皂。

2

白天冷冷清清，寂然无声，令人烦闷难忍，过惯了人多而热闹生活的黑人卡斯托尔·阿布杜因·达·阿顺桑——绰号为蒂桑——带着自己的财富，来到这块偏远的土地，并在那里盖起了用灰浆和石头砌成的房子之后，不禁有一种烦乱郁闷、物质匮乏和无依无靠之感。他已经摆脱了罪过，如果说他曾经有过罪的话，然而却未能摆脱莫大的孤独和寂寞的挑战。

他独自决定在此定居，只需要对自己一个人负责，成了命运的主人。他曾求助于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上校，从他那里借到了建造作坊所必需的贷款，但是并未征求过上校的意见和顺从他的心愿，不想依附于上校或任何其他的人。他从圣托阿马罗甘蔗园必死无疑的险境中逃身时还很年轻，从那以后便一直这样独立自主地行事。蒂桑是个孤儿，父母亲均为已获得解放证书的黑人奴隶，由于一个外国女人的任性妄为，他变成了一名小丑和奴仆。经历了一场向为所欲为的暴君以及警察和黑人拳术师的挑战之后，才终于摆脱了榨糖厂主人的统治，挣开了奴隶的枷锁。如今，任何人也休想再对他发号施令了。惩罚过男爵之后，他再也不知道什

么是胆怯和驯服。

男爵悬赏要他的脑袋，迫使他离开了节日活动连接不断的雷孔卡沃，永远地把充满光彩和荣耀的榨糖厂撇在了身后：主人居住的高大住房、小教堂、马厩、榨糖作坊、蒸馏器以及蔗糖渣子。他再也没有跟在披金戴银、一个比一个更加富绰的圣徒们的舁架后面参加过圣像游行。在向尚戈等诸神表示敬意而举办的夜间节日活动中，过去的黑奴棚里，另一个黑人替代了他的位置，在乐队中敲击中鼓。他对尊贵的夫人及其贴身奴仆们不屑一顾，对与贵族太太们通奸时的种种考究和散发着薰衣草香味的混血女人那夺目的光彩视如敝屣。他永远地舍弃了法国和巴伊亚式的豪华，撇开了甘蔗种植园和巴拉瓜苏河上的小舟以及榨糖厂主人建立在奴隶脊背上面的那种文明。

他只怀念一个人：教会他手艺的呱呱叫的铁匠教父克里斯托旺·阿布杜因。在呼唤神灵的节日活动中，乐队总是以罐鼓为开端进行演奏，克里斯托旺·阿布杜因则是一名无可比拟的指挥。雷孔卡沃的节日活动总是一个紧接着一个。

雷孔卡沃的节日活动总是一个紧接着一个，但是蒂桑对此并不怀念。他对托卡亚格朗德为数甚少且又野味十足的妓女已感到满意，他喜欢这里尚未开发的原始风光，喜欢大片大片的原始丛林和令人目眩的金黄色的可可种植园。在榨糖厂的欢娱中，他扮演着一种可悲的角色，即使在主人房间洁白的葛麻布的床单上与男爵夫人通奸的时候，他也依然是个佣人，是个区区家奴。在托卡亚格朗德，他则是个自由人，向孤寂进行挑战，撒播着另一种节日的种子。

他爱上了托卡亚格朗德美丽的景色，相信它的未来是光

明的，决心在这个新诞生的脚夫们歇脚过夜之地定居下来。在这里，他不愁没有活计可干，挣的钱不仅可以维持生活，还能够存起一些来以偿还上校贷给他的款。自此之后，他再也无需出租自己粗壮的胳臂、灵巧的双手和聪明的大脑了。在雷孔卡沃的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在托卡亚格朗德，一切则刚刚开始。

当他点燃炉火，拉动风箱，在铁砧上挥舞锤头的时候，当他在围观的妓女、脚夫、卡潘加、法都尔先生和佩德罗·西加诺等人的欢呼声中，抬起那头名叫“雷茄”的毛驴的一只腿，为它钉上新掌的时候，托卡亚格朗德还只不过是一个运送干可可果的驴队歇脚过夜的地方，一个没有任何家庭住户的小小居民点：在下蛤蟆街，只有一排妓女们住着的茅草房；在毛驴街，除了罗布斯蒂亚诺上校的可可库房和土耳其人法都尔的一个出售烧酒、烟草和食糖等商品的热闹的小店铺之外，便是一排泥土房。

只是当卡斯托尔来此之后，在毛驴街的一排土房中，才增加了几间未修顶棚的砖房。由于盖起了铁匠作坊，这个路边的小小居民点才渐渐发展成为一个小村庄，迎来了一些新的住户：石匠、木匠以及他们的帮手。和当初卢皮斯西尼奥、巴斯蒂昂·达·罗萨被法都尔雇到这里来干活时的情况一样，石匠巴尔比诺、木匠吉多和泽·卢伊兹及其妻子梅伦西娅也是临时在这里落脚，准备干完活就走的，结果却留了下来。巴尔比诺是个专业石匠，堪称一位建筑大师。吉多呢，正如他本人不无自负地强调的那样，是位细木匠，而非一般木匠。泽·卢伊兹矮矮胖胖，嗜酒如命，他的妻子梅伦西娅又高又壮，盛气凌人，两个人临时修起了一座砖窑，为卡斯托

尔盖房烧制瓦片。为了满足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上校大量的需求，夫妻俩扩大了初时烧制砖瓦的场地：这里的泥土质量好极了。

梅伦西娅是一家之主。她决定在这里定居之后，就想修建一座用石头砌成的住房，和丈夫住在里面：在砖窑旁边的草屋里，完全是出于奇迹，泽·卢伊兹才幸免被一条毒蛇咬伤。在沿河一带的蛤蟆街，有些地段景色非常漂亮，但是梅伦西娅却要把住房盖在毛驴街，紧挨着卢皮斯西尼奥的住处，远远地离开妓女们住的那些茅草房：那里是嘈杂喧闹并充满罪恶及丑行的场所。身为已婚妇女，梅伦西娅并不拒绝与妓女们交往，同她们互道早安和午安，但是要与她们做邻居，则未免太鱼龙混杂了：她们不是同一类女人。科罗卡对木匠所讲的那番话是极有道理的：只有一家一户的人才享有住在正街的特权，哪怕是在托卡亚格朗德这种偏僻的地方也是如此。

在蒂桑到此地定居和升起鼓风炉之前，正如法都尔的店铺遭到抢劫的那个夜晚老热里诺对贝尔纳尔达所讲的那样，这里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为了不使托卡亚格朗德变成一个凄苦悲伤的不幸之地，当务之急是要迅速改变为数不多的居民们那种彼此间互不关心的习俗。在久远的过去——如果说时间并非真这般久远，至少感觉上如此——卡斯托尔·阿布杜因曾面含微笑，勇敢地与男爵夫人同床，勇敢地解开鲁菲娜的衣扣抚摸她的乳房，勇敢地使男爵大人蒙受耻辱和痛苦。那么，在托卡亚格朗德，他也同样地面含微笑，勇敢地迎接孤寂的挑战。

3

在托卡亚格朗德，对蒂桑·阿布杜因来此定居最感到高兴的是法都尔·阿博达拉。黑人铁匠为那头名叫“雪茄”的毛驴换上新掌的那天下午，当作坊前围观的人们发出一片欢呼声的时候，法都尔·阿博达拉高兴得竟至拿来了一瓶烧酒，免费让大家喝了个净光。

法都尔和蒂桑是在罗布斯蒂亚诺上校的庄园相识的：黑人在那里给上校的牲口钉掌，土耳其人背着流动货箱在那里卖货。一次，两个人同时路经塔瓜雷斯，在印第安人阿莉塞的妓女公寓欢快而热闹的舞会上见了面。正当舞会进入高潮之时，来了一伙闹事的家伙，结果使舞会在一阵拳打脚踢和枪声之后宣告结束。黑人不仅打了一个歹徒的耳光，还把他的手枪夺了过来——没有本事使用枪支的人就不该把它从腰间掏出来，否则很容易把武器和勇气一起丧失掉。

托卡亚格朗德的安宁随时都有可能受到可怕的威胁，法都尔把蒂桑当作维护当地安全的又一个可靠的保障。千真万确，当法都尔外出的时候，科罗卡一丝不苟地履行着自己的诺言，替土耳其人照管着店铺，托卡亚格朗德的居民也没有再受到土匪的袭击：在决定这样做之前，任何一个胆大妄为的家伙至少也应该好好地想上两遍。危险已经减少，无论怎么说，黑人蒂桑的铁匠作坊是使窃贼和歹徒们感到垂头丧气的一个重要因素。土耳其商人和黑人铁匠已经开始结盟，达

成了如下的协议：两个人将不同时离开托卡亚格朗德。当一个人需要外出时，另一个人则留下来负责作坊和店铺的安全，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

驴队总是晚间到达，第二天清晨离去，白天的生活单调乏味得令人难以忍受。法都尔和卡斯托尔这两个离乡背井的人，每当无所事事的时候便要聚在一起闲聊。他们互相追忆往事，讲述巫婆的故事，或者只是默默无言地呆在一起，土耳其人清洗水烟袋的烟垢，黑人给铁制品的物件添加花边。

法都尔喜欢观看卡斯托尔干活——有粗有细，鬼斧神工——注视着他把废铁料变成送给女人的戒指或饰针等礼物，把旧洋铁皮变成小桶和火盆等有用的物件。当土耳其人讲述《圣经》以及东方的先知、官吏、神奇的魔术师和袒露着肚脐的女人等故事的时候，谁也不像卡斯特尔听得那样入神：大睁着眼睛，兴致勃勃，聚精会神，不时地发出阵阵叫好声和笑声，从不漏过任何一个细节，哪怕是在这位阿拉伯人讲到精采之处，为了叙述得更好而使用阿拉伯语的时候也同样如此。

有时候，某个妓女也会在他的身边坐下来，听法都尔讲述故事，与他们一起闲谈。有时候不止一个，而是两个或者三个。每逢这种时候，卡斯特尔领唱歌曲，其他人则随着节奏拍巴掌，随着他一起唱：

清晨已到来，
东方已发白。
啊，玛妮妮娅！
我们一起去，
给花斑牛挤奶。

妓女们总是嘲笑法都尔先生的发音，可他却毫不理会，依然起劲地与大家一起合唱：小时候，他曾在黎巴嫩家乡小村庄的教堂里唱过圣歌。如果碰上佩德罗·西加诺也在场，妓女们就会要求卡斯托尔在手风琴的伴奏下独唱。黑人铁匠会唱很多民歌和小曲，所以从不推辞：

假如上帝问我，
你希望得到什么。
我愿在你的红裙边，
把今生今世度过。

蒂桑庄重而炽热的歌声久久地在丛林中和人们的心头上回响。生性活泼的祖莱卡听得如醉如痴。这位褐色皮肤的妓女想象力丰富，她断言说，树上的鸟儿停止了啼鸣，专注地倾听着黑人的歌声。铁匠卡斯托尔·阿布杜因才华出众，魅力无穷，他的歌声使鸟儿悄然无声，蛇虫迷醉，征服了所有在场人的心。这位魔术师般的黑人性格开朗，总是给人们带来欢乐。假如没有他的存在，托卡亚格朗德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4

从前，为了知道是几月几号和星期几，人们必须要到可可库房去，那里靠近门口的墙上，挂着托卡亚格朗德唯一的一本日历。墙上贴着一幅漂亮的彩色画，映入人们眼帘的是欧洲冬季的山野风光：白皑皑的雪山，一只长毛大狗脖子上

套着一副雪橇，令人惊叹不已。画的上面挂着一本厚厚的小型日历，每一页上都写着几月几号和星期几，这是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上校送给他忠实的卡潘加老热里诺的新年礼物。

热里诺为自己能拥有这么一件宝物而甚感骄傲。他把画指给妓女和脚夫们看，向他们重复着从上校那里听来的话：外国的冬天冷极了，大桶里总是装满了烧酒以应急需。这已是人们所能期望的最漂亮和最能给人以知识的日历了，然而却很不可靠，因为老热里诺经常许多天不按时撕下日历，而每当想起上校的叮嘱往下撕的时候，又总是随心所欲，为了节省，有时扯下一张，有时扯下两张，最多不会超过三张，住在这里的人和过往行人又几乎全都不认识日历上印着的字和标出的数码。正因为如此，它总是比实际上的日期要晚，所以谁也说不准是已经到了三月底还是到了四月初，是星期三还是星期六。哪一天是应该休息的星期日呢？那时节，托卡亚格朗德没有星期日。

由于人们不知道雨季是提前还是推迟，所以便很难推测出科布拉斯河两岸种植园可可收成的多少和质量的好坏。

这种混乱对有些人来说无关紧要，但却使另一些人感到焦虑不安。土耳其人法都尔要从顾客手中收取赊欠的帐款和借出去的带利息的债款，要付给供货人货款，而这些都有着确切的日期，他全用阿拉伯文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梅伦西娅认为，根据上帝的规定和要求——这里指的是制瓦匠的这位傲慢的妻子所信奉的上帝，因为法都尔信奉的上帝不那么正统，竟然允许星期天也照常经商，而且价格和盈利显然都要高于平日——星期天是必须休息的日子。贝尔纳尔达则心

急如焚，因为她必须算好哪天是教父要来的日子。

教父的前来乃是她生活的支柱。从前，教父总是来去匆匆——唉，停留的时间太短暂了！——只是在往返于阿塔拉亚庄园和博阿维斯塔的路上顺便呆上一会儿。最近，上尉开始整夜地陪伴贝尔纳尔达了：唉，一整夜也依然太短暂了！由于热里诺的那本荒唐的日历，连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也不得不改变了自己原有的习惯和时间安排。

5

妓女们从切身的经历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能让人高兴的事也能让人伤心，反之亦然。在那短暂而又漫长的一夜，贝尔纳尔达从正反两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结论的正确性。恰恰从那个最令人伤心的夜晚开始，正当贝尔纳尔达感到将要永远失去教父的时候，上尉却决定要改变自己的时间表，延长了在这里停留的美好时光。贝尔纳尔达把抽泣抑制在喉咙里，她有过强忍泪水和把啼哭抑制在胸中的经历；随后甜蜜地笑起来，当她猜到其中的原因及其结果时甜蜜地笑了。

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每月要前往好望庄园一次。上午十点左右到达托卡亚格朗德，在返回阿塔拉亚庄园时，下午四点左右又在这里跳下母骡，停留的时间都甚短，而且不是总和贝尔纳尔达呆在一起，因为所有的人都想见见他，和他聊上几句，了解一些新闻。上尉和法都尔两个人一谈就是很长时间。

无论上午还是下午，贝尔纳尔达和上尉在床上尽兴之后，分手前还要再谈上几分钟。这时候，科罗卡总要给上尉送来一小杯加了糖的热咖啡。从阿塔拉亚来的时候，纳塔里奥总是谈家里的事，讲讲济尔达和孩子们的情况：你的教母让我带来她对你的祝福，这块布料是送给你做裙子的。从好望庄园返回的时候，除了新的可可种植园之外，就没有其它话题了。当上尉兴致勃勃地谈起长势良好的可可树苗，对前景表示乐观时，贝尔纳尔达便高兴地拍起巴掌来。相反，如果上尉估计雨季会过长，可能要把可可树苗淹死，乐观的前景面临着威胁时，贝尔纳尔达则祈祷雨水不要过多，太阳快快露面。分手的时候，她不会忘记要上尉转达她对教母的问候，并求教母为她祝福。临别前，贝尔纳尔达愁眉不展，伤心至极：必须又要等上漫长的一个月，才能再次投进教父的怀抱。她的欲望是如此地强烈，所以总觉得上尉停留的时间太短暂。什么时候教父才能和她一起整整睡上一夜，从傍晚直到第二天黎明呢？教父，什么时候呢？

很久以前的一个下午，在品尝科罗卡送上来的咖啡时，教父不是出乎意料地说过吗？十五天之后，当他参加完塔瓜拉斯火车站站长洛沦索·巴蒂斯塔一个女儿的婚礼返回之时，要在托卡亚格朗德住上一夜，在教女的床上好好地尽尽兴。和她睡上整整一夜？啊，我的上帝！没有比这更令人高兴的消息了，贝尔纳尔达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激动得难以自持，要求教父再重复一遍确切的日期。不会错的，过了下星期天，等到再下一个星期天，不到两周的时间，就要和她睡上一整夜了。

不会错的，纳塔里奥骑上母骡上路之后，科罗卡又重复

了一遍。日历上，星期一到星期六都是用黑体字标出来的，星期天则是红体的，以便和平日有所区别，说明它是圣日，是假日。幸好热里诺那里有本挂历，因为在托卡亚格朗德，所有的日子都是一样的，假日活动只有过一次，即根据佩德罗·西加诺的提议，很多脚夫和过往行人也都参加的那次夜间舞会。

从前，贝尔纳尔达对可可库房墙上挂着的那本日历从未感到过兴趣，现在却变得格外关心了，每天上午都要去看，以证实时间果然在慢慢地流逝。看到小小的日历上第一张红页纸出现又消失了之后，她开始等候着第二张的出现，见到她如此心急火燎，兴奋异常，库房的一个看守说道：

“这个小妞，莫名其妙地高兴，同时又显得心神不定。”

“贝尔纳尔达的脑子有毛病。”想起法都尔店铺遭抢的那天夜里她大动肝火的情景，热里诺断言说。

贝尔纳尔达哪里想象得到，这本漂亮的日历少撕去了三页呢？那一天，一个承包工事先讲好要和她睡上整整一夜。手握砍刀和锄头干活的承包工挣点钱很不容易，辛辛苦苦地存起来，一心想不慌不忙地与这位有名的贝尔纳尔达好好地玩上一夜。贝尔纳尔达被承包工压在下面，一动不动，脑子里想着教父。就在这时，她听到门外有一阵轻微的响动，侧目一看，发现门外有人把匕首捅进门缝，正在拨动门拴。贝尔纳尔达大吃一惊，身子猛地晃动了一下，承包工错以为贝尔纳尔达感到了快意，便快活地呻吟起来，并马上加快了速度。多么好的妓女，果然名不虚传！

贝尔纳尔达立刻断定，是教父提前来了。她想迅速起

身，但已经迟了。在小油灯昏暗的灯光下，她看到一个人的身影映在了床上。来人站在房间门口，并未提高嗓门——只凭威严就够了——命令道：

“伙计，快点给我出去！”

昏暗中，承包工没有认出上尉来。此人是个膀阔腰圆的黑白混血儿，对在妓女家中常会发生的乱子已经习以为常。他以为进来的这个人是个醉鬼，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草包一个。他继续压在贝尔纳尔达的身上，粗声粗气地说道：

“出去，为什么？别跟我来这一套！”

“因为是我在命令你。”

“你是什么人，要来命令我呢？”承包工慢慢地起身，准备教训一通这个傲慢无礼的家伙。

“我是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说完便侧过身，把门口让了出来，手枪在油灯光下寒光闪闪。

“看在上帝的份上，上尉，千万不要开枪！”

承包工抓起裤子和衬衫，急忙朝门外跑去，径直钻进了丛林，一直到自以为已经脱离险境之后，才停住了脚步。他的运气相当不错，就在想要动手教训对方之前认出了上尉，否则便将必死无疑。经过这场使他亡魂丧胆的虚惊之后，哪怕是最好的女人——的确是好极了！——他也绝不会再找她睡觉去了，就是分文不收也不去！

贝尔纳尔达窘迫地站起身来，一声不吭，甚至没有请求教父为她祝福。纳塔里奥收起手枪，阴沉着脸，厉声问道：

“我告诉过你，今天我要来这里过夜，难道你忘了吧？”

“教父说是星期天来，今天我还到热里诺先生那里去看过日历呢。”

从隔壁房间传来了科罗卡的讲话声：

“真的，是我陪她去的，日历上写的是星期四。”说完，她又忙起自己的事情来了：她接待的嫖客被吓得要死，准备付钱离去。科罗卡安慰他说：“你放心好了，小伙子，用不着害怕。”

上尉在床边坐下来，解去了腰带，然后开始脱靴子：

“去洗一洗。”

贝尔纳尔达立刻朝河边跑去，刚到半路，又匆匆忙忙跑回来，拿走了肥皂：光用水洗不净身上遗留下来的那个承包工的汗味和痕迹。

洗得干干净净之后，当她浑身湿漉漉地赶回家来，准备与教父同床共枕时，却发现教父佯装睡熟了，连裤子也没有脱。贝尔纳尔达楞住了，不知该如何是好。她在床边坐下来，用潮湿的手指轻轻地抚弄着上尉的脸颊，上尉连眼睛都没有睁，便侧过身子，把脊背给了她。是真正睡觉了，还是不留情面地怪罪着她呢？在昏暗的油灯光下，教父看到了她被另外一个男人压在下面，所以生气了，不想跟她亲热和交欢了。

教父从未流露过醋意，从未把教女当作情妇来看待，只能跟他一个人睡觉。每逢路经托卡亚格朗德的时候，他心醉神迷地把教女搂在怀里，仿佛真正痴情于她，至少是这样的。他们并不情话缠绵，也不海誓山盟地互相许诺，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他们已经同睡在一张床上了。一个是骑手，一个是座骑，配合得可谓天衣无缝；一个是公狗，一个是母狗，犹如饿狼一样互相吞噬。中间休息的时候，他们便谈论可可种植园和上尉一家人的情况，谈论心里所牵挂的事情和

种种打算，谈论上尉将在小山顶上给自己和济尔达修建住房。教父，什么时候盖呀？上尉并不付钱给她，真情实意的性爱是无需而且也是无法计算价钱的。如果贝尔纳尔达偶尔尚不满足，还想再多得到一点爱恋，也从不让上尉有所察觉，从不进行暗示或直率地提出要求，而只是满足于上尉所给予她的一切。

贝尔纳尔达坐在床沿上，呆呆地望着已经入睡的纳塔里奥。在这个倒霉的夜晚，她无法入睡。让教父诅咒她，鄙弃她吧，这真是天大的不幸。可她是多么渴望能与教父睡上一个整夜啊！她没有要求或恳求，教父就主动地做出了这一决定，教父同样也怀有这种欲望。现在教父就在身边，却犹如陌路人，冷冰冰，把脊背给了她。一切都完结了，她永远地失去了教父。早知道这样，她宁肯教父不来，因为鄙弃比不来更糟糕。

上尉最后真的睡着了。贝尔纳尔达听到他发出鼾声之后，缓缓地站起身来，然后像从前那样，躺进了教父的怀里。那时候，上尉睡在吊床上，还是个单身汉，贝尔纳尔达是个小姑娘。她回忆起美好的以及苦涩的往事来：父亲占有了她，母亲可怜巴巴地死去了，饥饿、出逃和与教父的重逢，在茅舍粗陋的床上第一次与教父交欢，教父送给她一对金光闪闪的耳环，每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她都要神气十足地戴起来。通过一步步的回忆，她终于渐渐发现了表象下面掩盖着的实质，明白了教父所以怒气冲冲，所以冷淡她，鄙弃她，不过是故作姿态，以掩饰自己的醋意和痛苦罢了，而这恰恰说明教父喜欢她，没有把她视为一个普通的妓女，没有把她与许许多多在这偏僻的可可之乡和教父睡过觉的窑姐

儿们等同起来，教父与她之间不是那种瞬息即逝、只能使人感到快乐却不能使人受到折磨的恋情。

天亮之前，纳塔里奥轻轻地把贝尔纳尔达的身子从自己怀中挪开，以免把她弄醒，然后起身，走出房间去解手，洗澡。贝尔纳尔达吃惊地从床上跳下来，戴上耳环，跑着去找教父。远远地，她看到教父正蹲在丛林里。两个人在河边相遇了，贝尔纳尔达凝视着教父的眼睛，说：

“我没有过错。”

“你已经对我说过了，即使如此，我也还是生了气。”

贝尔纳尔达帮他脱下裤子，夜幕和星星渐渐隐去，天亮了。没有恼怒，没有鄙视，也没有对她蛮横无理或是进行威胁，有的只是情爱的折磨和醋意的痛苦：即使如此，我也还是生了气。这令人伤心，但也令人高兴。

分手的时候，纳塔里奥提醒说：

“七天之后，我再回到这里来过夜。你用手指头数好，不能再算错了日子。”

上尉本想用责备和警告的语气来讲这句话，但却未能做到：他用手抚弄着教女的头发，贝尔纳尔达从教父那严肃和带有愠色的脸上，看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6

在托卡亚格朗德定居之后，黑人蒂桑使这里开始永远地有了星期天：他把当地居民聚集在一起共进午餐，这不仅有

助于避免人们无事生非、犯罪和失去希望，而且有益于商业和宗教活动，并能促使大家和睦相处。

黑人蒂桑是位经验丰富的老猎手，莽莽丛林为他变换口味提供了必需品。这位铁匠喜欢交友，在捕获猎物多的日子里，总要拿出一部分来送给近邻：这次送给一个人，下次再送给另一个人。一位妓女曾经问过他，为什么不出售而是送人，可以卖不少钱呐。他问答说，打猎不是他的职业，他是靠铁匠的手艺谋生的。当他决定腌制干肉，然后组织星期天聚餐的时候，同样也未曾考虑到要营利，而只是想改善一下饭食，把当地不多的居民聚集在一起。

腌制干肉的打算立刻得到了法都尔的支持——谁知道，这会不会是桩好生意呢？——也得到了重新返回托卡亚格朗德的黑人妓女达莉拉的通力协作。这位迷人的妓女主动相帮并没有什么其它企图，也并非因为她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为得到报酬或其它好处，而是完全出于自愿。

当土匪然让·凡尚那个鸡奸犯威胁到她的时候，达莉拉被吓得魂不附体，匆忙离开了托卡亚格朗德，显然希望到一处没有这种风险的地方去安身。得知后来发生的事情之后，她又重新回到了此地，发现这里有了不小的变化：人多了起来，盖起了新房子，风险比过去减少了，增添了一个铁匠作坊。

法都尔曾听说过三个土匪的不良用心和然让的邪恶企图，所以显然十分得意地把他们的死讯告诉了达莉拉。这位妓女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曾引起轰动，人们议论纷纷，消息不径而走，一直传到了伊塔布纳市。在两个收获季节的间隙，达莉拉在那里谋生。传得那么远吗？一点不错。

“据说把那个畜生给阉了，干得好，上帝有眼。”

有关三个土匪的死法，流传着几种相互矛盾的说法，其细节都令人毛骨悚然。法都尔不想去辟谣，只是转个话题而已。

正当达莉拉和土耳其人兴致勃勃地闲谈之时，卡斯托尔来了，邀请土耳其人与他搭伙：难道法都尔不想在一种可能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的投资中与他合伙吗？他想腌晒咸干肉，从前他从未制作过，但是尝试一下花费不了多少钱。在罗布斯蒂亚诺上校庄园，他曾见过腹地人把牛肉淋上盐水，然后放在阳光下晒成干肉，味道比一般的腌牛肉干还要鲜美。他出猎物，土耳其人出盐，你看如何？

达莉达扭动臀部，躲开阳光，声称她是醃制这种干肉的行家。她出生在腹地，那里牲畜成群，人们就靠替拉乌尔上校把鲜肉腌制成干肉谋生——顺便提一句，正是这位上校使她不再是处女了——除了牛肉之外，也腌制猪肉以及各种其它小动物和禽类的肉。那里还炸小鸟儿吃，并拿到集市上出售，吃的时候连骨头一起嚼。

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三个人：蒂桑提供猎物，法都尔提供盐，达莉拉负责制作。这个公司——如果能把这样一个互助小组称之为公司的话——很快就扩大了。卢皮斯西尼奥和巴斯蒂昂·达·罗萨支起了晾晒咸肉的架子，其他妓女也纷纷前来帮忙。制作干肉时河边热闹非凡，人们说着笑话，彼此插科打诨，笑声朗朗，其乐无穷。要干的活儿不少，可肉却不多，但是每个人都能分享一份。法都尔发现，这桩生意是不会赚钱的，但尽管如此，也还是值得去干：在这个世界上，并非一切都是为了钱。

烈日当空，天公作美，在人们紧张忙碌的那些日子里一直没有下雨，保证了制作的成功。当达莉拉穿着高高的木屐，把握十足地宣布腌干肉已经可以放在火上烤食的时候，人们立刻临时举办了一次真正的节日宴会。在一个瓦锅里，贝尔纳尔达和科罗卡把一部分咸干肉和红小豆放在一起煮了起来，祖莱卡用油锅炒面粉，科蒂妮娅以雅卡果为原料制作甜食。大家凑了一些钱，从法都尔那里买来了一瓶白酒。土耳其人减价出售，也尽到了自己一份义务。节日宴会在一片欢快的歌声中结束。

星期天中午聚集的念头就是这样产生的。蒂桑比任何人都更为积极，是他提出的这一建议，众人则以热烈的掌声表示赞同：每周大家聚餐一次，好好地吃上一顿，并一起聊聊天，开开心。开始的时候人数不多，但很快其他人也纷纷地前来参加了。

每逢星期天中午，托卡亚格朗德为数不多的居民便聚集在荒野的帐篷里：蒂桑和法都尔，热里诺和可可库房的几个看守，吉多和巴斯蒂昂·达·罗萨，巴尔比诺和卢皮斯西尼奥，科罗卡和贝尔纳尔达，泽·卢伊兹和梅伦西娅，祖莱卡和达莉拉，还有会制作甜食的科蒂妮娅。她们之中有的出东西，有的出力气，几乎所有的人都来参加聚餐，都尽了自己的义务。当佩德罗·西加诺赶上聚餐的时候，为众人奉献的便是音乐。除了唱歌，人们还要跳舞。

梅伦西娅为星期天的圣日而赞美上帝，法都尔低声地用阿拉伯语跟着她一起祈祷，妓女们则口中念着阿门。过往的脚夫们推迟了出发的时间，以便和众人一起吃喝。

应埃皮法妮娅的请求，黑人卡斯托尔·阿布杜因组织圣若昂节庆祝活动。

1

一天清晨，黑人卡斯托尔·阿布杜因正在给一头名叫皮阿萨瓦的毛驴钉铁掌，突然发现作坊里的火炉旁边躺着一只小狗。他认为，这只狗属于对托卡亚格朗德周围的小路了如指掌的拉扎罗，或者属于科斯梅——拉扎罗的儿子和帮手，一个喜欢卖弄的黑人小孩——而且准是新近才有的，因为黑人铁匠不记得他们的驴队曾有过狗。这只狗浑身湿渌渌的，正在利用重新上路之前的这段时间靠近火炉取暖。对拉扎罗的命运蒂桑并不羡慕：这些日子天气太糟糕了。

由于道路——名符其实的道路已不复存在，人们是在连绵不断、充满险情的烂泥地上滑行——状况糟糕透顶，拉扎罗直至深夜才赶到托卡亚格朗德：走得本来就很慢，半路上皮阿萨瓦又掉了一只铁掌，一瘸一拐的，更加推迟了抵达的时间。这么晚才赶到过夜的地方，一个妓女也找不到了。

一大早父子俩就来到铁匠家的门口，想在火车出发之前赶到塔瓜拉斯。科斯梅捆紧罩在货驮上面的帆布，以防货物被连绵不断的毛毛细雨淋湿。拉扎罗看着卡斯托尔为毛驴钉掌，对铁匠准确而熟练的动作钦佩得五体投地。父子两人身上各披着一条麻袋，遮住头部和肩部，代替了雨衣，裤子高高挽起，打着赤脚，在烂泥上面滑行，灰濛濛的天空一片阴沉，令人心情烦躁。

和夏季不同，笼罩天空的不是那种转瞬间即飘逝而去的云朵，从天而降的也不是那种突如其来的暴雨，云消雨停之后，便又是晴空万里，留不下任何痕迹。冬季已经开始，霏霏淫雨连绵不断，白昼天色阴惨，夜间寒气袭人，远望是灰濛濛的一片，脚下到处都是烂泥塘。

在偏僻的小村庄，在落脚过夜的地方，脚夫及其帮手们总要在妓女们的身上寻求温暖，在小酒店里借酒驱寒。上路之前，拉扎罗和科斯梅要到法都尔的店铺里去喝上几口酒。头天夜里他们来得太晚了，没有找到妓女。在女人及其它方面，父子两人的兴趣极为相近，有其父必其有子嘛。走在路上，他们默默无言，时刻小心着陡坡和悬崖，心里都在想着去找贝尔纳尔达睡觉的事。只要这样一想，就能够减轻疲劳，缩短艰辛的路程。如果不能与令人垂涎的贝尔纳尔达睡在一张床上，其他妓女也能凑合。

蹄掌钉好了，皮阿萨瓦欢快地叫了一声，踢腾了几下，回到毛驴群中去了。付钱的时候，拉扎罗开心地说：

“你看它有多么高兴，又有心思找母驴交配去了。”

科斯梅赶驴队上路，卡斯托尔祝他们一路平安，然后便走进了作坊。再过一会儿，当雨下得小一点的时候，他就要

收取猎物去了。火炉旁边的那只狗抬起头，摇了摇尾巴。黑人跑出门外，两只手在嘴的四周围成个喇叭形，高声喊道：

“拉扎罗！你们的狗！”

拉扎罗停下了脚步：

“什么狗呀？”

“跟你们一起来的那只狗。”

“跟我们一起来的？没有狗和我们一起来呀，你准是大白天见了鬼了。”

如果不是跟拉扎罗的驴队一起来的，那么又是跟谁来的呢？狗的主人准会找上门来，铁匠想道。为了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卡斯托尔在光与火之神尚戈的椅子上坐下来——他把从丛林中弄回来的一块方型大石头放在神龛旁边，称之为尚戈的椅子——然后向狗伸出一只手去。那只骨瘦如柴的狗想站起来，费了很大的劲才用四条腿支撑住了身子，然后摇晃着尾巴，吃力地走近了黑人铁匠。从更近的地方打量这条狗，只见它疲惫不堪，惶恐不安，肮脏透顶，瘦得仿佛骨头要戳破肉皮似的。蒂桑断定它是一条没有主人的野狗，是一条寻找残羹剩饭和发情的母狗。它可以自己跑来，同样也会自己跑走。

蒂桑轻轻地抚弄着它的脑袋，仔细地摸了摸它的全身：狗的屁股被人狠狠地打过，伤势不轻，当黑人摸到这个部位时，它叫了起来，在黑人用力按的时候，叫得越发厉害了。伤势虽重，但并未伤着骨头。在黑人蒂桑为它做检查的时候，它一个劲儿地摇晃沾满泥泞的尾巴，向铁匠讨好献媚。这只狗的毛很少，中等个头，显得十分可怜。

2

听到狗叫，埃皮法妮娅好奇地从里面走出来，想看看出了什么事。她的腰间围着一块带有花形图案的印花布，两只乳房袒露在外，仿佛毫不在意清晨的寒凉。看到这只摇尾乞怜的脏狗，埃皮法妮娅大吃一惊，甚为同情地问道：

"这个可怜的牲灵是从哪儿来的？"

"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怎么来的，从哪儿来的，卡斯托尔都无法做出回答：它突然出现在作坊里，靠近火炉边取暖。突然？埃皮法妮娅历来对任何事物都不感到突然，对最难解释的事物也能加以阐明，任何事物在她看来都不是含混不清、模棱两可或是难以琢磨的，恰恰相反，一切事物都清清楚楚，极易理解，只有卡斯托尔·阿布杜因是个例外。

"这是你的干亲家开的一个玩笑。"她指的是埃舒①，一个爱开玩笑的调皮的魔鬼。"你仔细地听我一说，自然就可以解开这个谜。你不是每逢星期一都要为埃舒上贡品吗？你的第一口酒是为谁喝的呢？难道不正是为了他吗？请你回答我：谁见过猎人打猎不带狗的呢？埃舒是不会亏待敬重他的人的。"

说完，拿起一个瓢，舀来一瓢水，那只狗贪婪地喝起来，

① 非洲黑人信奉的魔力无边的神灵，类似天主教中的魔鬼撒旦。

但是对给它端来的头一天吃剩下的肉和红小豆却心怀疑虑，久久地用鼻子嗅来嗅去，欲食而不敢，不相信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它畏畏缩缩地望着卡斯托尔和埃皮法妮娅，仿佛是在请求他们做出十分肯定的允许。从前它曾因此而挨过很多次痛打。

满怀恻隐之情，埃皮法妮娅把盛着食物的瓦片推到可怜虫的鼻子下面。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它才一口便把肉和红小豆吞食了下去，否则的话，它将要悔之不及。吃过之后，它伸出舌头，舔了舔蹲在蒂桑身旁的黑人妓女的手。

“太可怜了，都快要饿死了。”

“它挨了打，而且很厉害。”

“身上这么多泥，都看不出它的颜色来，不知是白的还是灰的。不过你看，它的胸部有一块黑，额头上也有一块，说不定还蛮漂亮呢。”

“漂亮？”

卡斯托尔笑了，不敢相信。他还没有见过像埃皮法妮娅那样有着一颗金子般心肠的人呢。这位妓女无疑是十分高傲和狡黠的，但是心地却很善良，人也很能干，任何其他妓女都无法与她相比。他打了个响指，招呼着那个逃到这里来的可怜的牲灵——埃皮法妮娅就是这样满怀恻隐之情称呼那只狗的。

“过来，可怜的牲灵。”

狗一用劲，终于站立起来，吃力地走近卡斯托尔。它汪汪地叫了几声，竖起了尾巴，报答黑人铁匠的恩赐：在火炉边取了暖，还得到了水、食物以及爱抚。从此以后，“可怜的牲灵”就成了它的名字。

除了埃皮法妮娅这个熟谙奇迹和巫术的权威之外，任何其他人永远无法知道这条狗是从何处而来以及又是如何到这里来的。没有任何有关它的准确消息，哪怕是令人生疑的传闻，甚至无法做出任何猜测。没有人前来认领，也没有像蒂桑所预料的那样跑掉。如果说，它过去没有主人的话，那么现在则已经有了。它喜欢这个家，感谢它这位朋友，从此蒂桑成了它的主人。

3

乌云密布，天色阴沉，埃皮法妮娅头顶连绵不断的濛濛细雨，走到作坊门口，抱怨道：

“我心里闷得慌，很不舒服，好像有人在诅咒我。完全可能。”

蒂桑站起身来，想澄清一个几天来一直折磨着他的念头：

“你的心情的确不好，你打算……”

这天上午，没有一丝阳光和温暖。不知是否出于有意，埃皮法妮娅打断了蒂桑的话：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糟糕的地方，连圣若昂节都不热闹一下，真让人扫兴！”

但是蒂桑继续把他要讲的话说了出来：

“你打算离开这里，是真的吗？”

埃皮法妮娅扭动着被雨水淋湿的脖子和乳房，朝卡斯托

尔走去。来到黑人面前之后，便把手搭在他那宽宽的双肩上，面对着他，用抱怨和挑战的口吻说道：

“你对我离开这里一点也无所谓。”

讲完，精明的黑人妓女便把整个身子贴了过去：她了解蒂桑身上的一切。考虑了片刻之后，蒂桑回答说：

“你是想知道，我会不会因为这件事而生气，继而闷闷不乐，然后你好笑话我。你完全可以自己做主，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并不是合法的夫妻。你不止一次地说过，好事不会久长，记得吗？但是你不要以为你走不走我满不在乎。”

“就是满不在乎。你不喜欢我，也不喜欢任何其他女人。不过总有一天，你会真心地喜欢上一个女人的，到那时候，你就会感到心满意足了，就会知道什么叫享受了。”她把蒂桑紧紧地搂在怀里。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怎么不喜欢你？难道你就没有看到，就没有感觉到吗？”

埃皮法妮娅感觉到一个硬梆梆的东西顶在了自己的大腿上：

“上床干那种事，你是喜欢的。喜欢我，喜欢祖莱卡，喜欢贝尔纳尔达，喜欢达莉拉，甚至喜欢科罗卡，哪一个你不喜欢呢？我们都是一伙可笑的小丑，从我开始，都迷上了你蒂桑。据说你在塔瓜拉斯时也是这样。你知道，你是个什么人吗？”

黑人铁匠把身子紧贴在她身上，那个玩意儿越发地坚硬了。埃皮法妮娅心醉神迷地闭上了眼睛；精明、狡诈又有什么用处呢？她喜欢蒂桑，迷上了他，他们之间的战斗总是以她放下武器投降而告结束。

“有时候我想，你不过是一个大孩子罢了，没有心眼儿，没有主见。看起来是这样，其实你是个魔鬼。”

“你还没有回答我，你是不是想要离开这里？”

埃皮法妮娅没有放开蒂桑，但身子贴得不那么紧了：

“你真想知道吗？我活了这么大，没有一次过圣若昂节而不玩跳火堆，不烤青玉米，不吃坎日卡①，不跳集体舞。”她看了看门外，乌云密布，淫雨霏霏，天空像灌了铅般地沉重：“马上就到六月了，对我来说，哪个节日也没法跟圣若昂节相比。”

把憋在心里的话讲出来之后，埃皮法妮娅感到既畅快，又难过。她又把整个身子紧贴在蒂桑的身上，虽然被雨水淋湿了，却仿佛比火炉还要灼热。此时此刻，她对两个人谁将先举手投降已经不感兴趣了。

“我没有想过在这里呆了这么长的时间。是你把我的脚给拴住了，可你却从来没有要求我留下来。”

“需要这么做吗？”

“什么事你都总是有话可说，简直就是魔鬼的化身。本来我已经和科蒂妮娅商量好了，不过为了你，我可以忘掉圣若昂节。”

“你真的这么喜欢过圣若昂节吗？”

“太喜欢了！”

埃皮法妮娅喜欢燃烧着的火堆，喜欢吃甜薯、青玉米、坎日卡、蕉叶粽子和蜜汁饼，喜欢喝热尼帕波②酒，喜欢跳集体舞。她应该得到这一切，其他所有妓女也都应该得到这

① 巴西圣若昂节吃的一种风味食品。

② 热尼帕波是巴西东北部的一种特有果树，其果浆专用来酿制果酒。

一切。蒂桑抚摸着埃皮法妮娅那骄傲的臀部。这个精明的黑女人高高在上地发号施令，男人们对她言听计从，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而得到的却是她的皮鞭和马刺。眼下，她偎依在蒂桑的怀里，温温顺顺，服服贴贴，谁又能相信呢？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到人多的大地方去过圣若昂节。不过你要知道，无论如何，托卡亚格朗德这里也要欢度这个节日，节日的前夜和节日的当天。”

“谁去组织呢？你吗？”

“我也喜欢过节，也很想过节。”

“你要为你的黑妞儿组织节日活动吗？”

“为你，也为大家。”

“你太狡猾了，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大的本事。”

“那你就等着瞧好了。”

埃皮法妮娅犹如一只被驯服了的母狗，叹息了一声，嗲声嗲气地说道：

“我身上中了邪，被你给迷住了。你这个坏家伙居心不良，是魔鬼埃舒，是狗。”

“我是卡斯托尔·阿布杜因，姑娘们都叫我蒂桑，是个好小伙子，道难你认为不是吗？”

那只狗看到，他们两个人笑着过后，双双回到作坊后面的房间里去了。当听到吊床上发出阵阵快活的呻吟声时，“可怜的牲灵”把脸埋在两条前腿的中间，睡着了。

4

铁匠作坊门口响起了欢快的笑声。埃皮法妮娅来了，两只手抱着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

“我在河里碰到的，觉得挺好看，就给你带回来了。”

埃皮法妮娅经过风风雨雨，见过各种世面，肉体和心灵都历受磨练，是个成熟的女人，然而又童心未泯，有时天真顽皮得像个孩子，活泼快乐，经常会产生出一些奇怪的念头来。一块小圆石，一个水果，一朵野花，或是一条吓人的绿色小蛇，每天她都要送给蒂桑一件礼物。当然，最主要的馈赠乃是她随时都可以奉献的肉体。黑色的圆形大石头表面平滑，在地上滚动，埃皮法妮娅厚实的嘴唇露出了猥亵的笑容，问道：

“它是不是很像一个男人的睾丸？”

像，像极了，确实像一个又黑又大的睾丸，只能是主神奥沙拉的，不可能是其他人的，蒂桑毫不羞涩地笑了起来。骄矜傲慢使埃皮法妮娅显得有些飞扬跋扈。她虽然自负而专横，同时却又可爱和迷人。

“主神奥沙拉的睾丸！我把它放到神龛上去。”

黑人所信奉的诸神都住在神龛里，法力强大却又贫穷潦倒。卡斯托尔用铁皮打制成了一个圆形扇面，中间镶嵌了一面小镜子，做为埃皮法妮娅奉献给司水女神奥顺的礼物。这个扇面金子般地闪闪发光，堪称一件珍品，放在神龛里，供

司水女神、温驯的水之母享用。埃皮法妮娅经常把它从神龛上取下来，既做扇子用，又当镜子照。他们两个谁更加骄矜自负呢？是司水女神奥顺，还是她的这个女儿呢？

埃皮法妮娅有一个用非洲珠子制成的黄色项链，这是她的最大的财富。另外便是一套神奇的贝壳，可以用它来占卜。有些妓女害怕她，与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胆战心惊地说她是个女巫。

在两个可可收获季节之间，埃皮法妮娅来到了托卡亚格朗德，时逢夏季，正值阳光灿烂，路面安全好走，大地一片生机，绚丽的自然景色无与伦比，掩饰了这个小小居民点的贫穷与寒苦。没有可可果可以运输，过往的驴队明显地减少了。有些妓女感到如坐针毡，纷纷离开此处，到居民更多嫖客数目稳定的地方谋生去了。由于对手甚少，而且对手们又缺乏竞争能力，在下蛤蟆街和卡斯托尔的作坊，埃皮法妮娅几乎成了绝对的主宰。在炎热的夏季里，除了贝尔纳尔达之外，她是最受欢迎和最为时髦的妓女。埃皮法妮娅并未把贝尔纳尔达算进她的竞争对手之列，因为那个小妞儿还是个新手，在一张行军床上接客，住在小木房里，一副盛气凌人的模样，嫖客必须要主动找上门来才行。

埃皮法妮娅觉得法都尔一表人材，来到托卡亚格朗德的第一天夜里，便投入了他的怀抱，后来又多次与他同床共枕过，对他高超的做爱本领极为欣赏，但是却没有被他迷住，因为从远处一看到正在火星飞舞的作坊里干活的蒂桑之后，她便立刻看中了蒂桑。爱恋每次都只能专注于一个人的身上，否则便不是真正的爱恋，而是欺骗和背叛，如果不是以动刀动枪结束，也会以咒骂和哭泣告终。埃皮波妮娅认为，

男女之间的爱恋是一件十分严肃和十分复杂的事情。它既能使人感到幸福，又能使人遭受折磨；两个人之间既和谐一致，又无法避免冲突；既有斗争，又需要和解，而和解则更能使人加倍地体验到爱的甜美，激发起强烈的欲望。

她的脑袋是由司水女神奥顺塑造而成的，或者说，她就是温柔与自负的化身。随心所欲，不受任何约束，在某些时候，她更像战神央桑的女儿，高举着战旗，发号施令。对她的随心所欲，蒂桑面带微笑予以宽容，认为这很有趣味，总是满足她的要求。但想要对她发号施令，却是任何人也无法做到的。

就在两个人河边相遇的那一天，当他们在作坊的吊床上继续纵欲求欢的时候，一心想登上皇后宝座来发号施令的埃皮法妮娅说道：

“你不要仅仅因为我喜欢上了你，就想骑在我的头上发号施令。我们不是合法夫妻，好事不会久长。今天我跟你睡在吊床上，明天我就可能离开这里，到能使我过得更称心的地方去。”

“我不喜欢对别人发号施令……”卡斯托尔趴在她的身上，“……也不喜欢别人对我发号施令。”

一个肤色近似焦油一般的黑女人，一个死无葬身之地的穷妓女，却高傲得俨然一位白种人，一个腰缠万贯的外国妞儿。身为职业妓女，却骄矜得像一位已婚的的贵夫人，动不动就要生气发火。听到蒂桑这句话之后，她立刻穿上裙子，趾高气扬地朝外走去：

“如果你想身边有个女人的话，就另找一个吧，永远别想再得到我了。”

恼怒过去之后，她又后悔地前去求和，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失。埃皮法妮娅不止一次地撞见蒂桑和其他女人在一起：是你让我另找一个的……

埃皮法妮娅大发雷霆，无法自持，以棍棒和石块威胁，甚至要用巫术致这些女人于死地。有些妓女十分倾心于蒂桑这位漂亮的黑人，却又害怕埃皮法妮娅的巫术。然而也有人敢于冒此风险，无所畏惧的达莉拉便是一个例子。达莉拉的肌体如同壁垒森严的城堡，蛇虫的毒液和天花病毒均无法侵入，怒气冲冲醋意大发的埃皮法妮娅的巫术也对她无可奈何。达莉拉自称是天花之神奥巴卢瓦耶的女儿。

尽管高傲自负，脾气暴躁，埃皮法妮娅还是个蛮不错的女人。颇值得看一看她是如何勇敢无畏地穿过荒野与烈日相抗衡的。当年，卡斯托尔发现男爵夫人洁白如雪的皮肤闪烁着金色的光泽。如今，他看到埃皮法妮娅黑玉般的皮肤闪烁着蓝色的光泽。埃皮法妮娅与高贵的男爵夫人酷似一对孪生姊妹。

在主人居住的高大房舍的餐桌上，男爵夫人身着巴黎时装，敞领处插着一朵从花园里摘来的罕见的鲜花。男爵刚刚离开房间，在旁边的阳台上点燃了一支雪茄——男爵夫人厌恶烟味——不知廉耻的男爵夫人便用手势把蒂桑招呼到跟前来，用法语低声地呻吟着，仿佛马上就要晕过去：

“亲爱的宝贝儿，”她拉宽敞领，露出了乳房：“快来亲一口。”

埃皮法妮娅到作坊来的时候，巴伊亚式长统裙的敞领外别着一朵从丛林中采摘来的野花，弯下身来，让蒂桑把花取下，同时露出她坚实的乳峰：

“我觉得挺好看，就给你带来了。”她有气无力地说道，仿佛马上就要昏死过去。

不知廉耻，自负，娇媚，随心所欲，专横，在所有这些方面，这两个女人都一模一样，其目的也都只有一个：对他发号施令，给他套上鞍辔，以便驾驭他，让他俯首贴耳，惟命是从。

5

夏季令人心情愉快，日子十分好过。埃皮法妮娅既是一个快活的、淘气的和笑声不断的孩子，又是一个成熟的、炽热的和整洁的女人。无论是在床上、舞会上和星期天的聚餐会上，还是平日随意的聊天中，她都是一个惹人喜欢的伙伴。不管她在哪里出现，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只要有她在场，女人们下河洗衣服时便会笑语欢声，因为她了解很多趣闻轶事，会讲很多笑话。埃皮法妮娅专横跋扈，洋洋自得，令人敬佩，又使人害怕。

所以使人害怕，是因为她懂得巫术，通过那套神奇的贝壳，能够发现如何把一个男人牢牢地拴在女人身上，或是相反，如何终结一场最刻骨铭心的恋情，如何使一对男女结合与分离。她的办法十分灵验，万无一失，人们都是这样认为和这样说的。这绝不是谣传的谎言，因为证据就在身边，发生在科蒂妮娅、泽·卢伊兹和梅伦西娅三个人之间的事情便是一个例子。这件事引起了人们的纷纷议论，既让人惊讶，

又使人兴奋。除了巫术，还有什么能够使泽·卢伊兹变得如此痴迷癫狂呢？

来到托卡亚格朗德之后，在尚未盖起自己的草屋之前——不到半天，草屋就在一些人的主动帮助下盖好了，所有这些人都为能取悦于这位新到的妓女而感到高兴，法都尔赊给了她草席、肥皂、针线和其它一些小商品——埃皮法妮娅暂时在科蒂妮娅的草屋里栖身，两个人成了好朋友。过了一段时间，应这位个子矮矮的女人之求，埃皮法妮娅施过一次巫术：把挑选出的一些树叶和蒂桑捕获的一只鸫鸟的心脏一起放在了制瓦厂的路上。立竿见影，丑短身材的泽·卢伊兹随即拜倒在科蒂妮娅的石榴裙下，和她同桌吃饭，同床睡觉，大手大脚，把烧制砖瓦挣来的钱挥霍一空。两个人个子正好一般高，真可谓是天生的一对。

发现丈夫挥霍无度之后，梅伦西娅并不相信什么巫术。贪图酒色是男人们无法克服的恶习，一个贤慧的妻子不能去禁绝他们，但是却应该加以限制。梅伦西娅正是这样做的。周末，她只给丈夫一点点钱供他去花费，这对一个坠入情网、慷慨大方得如同一名上校的泽·卢伊兹来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正当泽·卢伊兹企图偷拿经过千辛万苦才攒下来的积蓄时，被梅伦西娅当场抓获了。梅伦西娅自有对付丈夫的好办法，这个办法过去曾多次被证实行之有效：一把抓住丈夫伸出来的手，狠狠地痛打了他一顿。谨小慎微的制瓦匠从痴情中摆脱出来，又和往昔一样成了一名模范丈夫：喝酒更加自由了，但是只有星期天才能离家外出，和其他女人睡上一次觉。对这种处境他应当心满意足。

埃皮法妮娅往返于河流和丛林之间，从科蒂妮娅的草屋

前往科罗卡和贝尔纳尔达的住处，从可可库房前往土耳其人的店铺，转上一圈之后便来到作坊，久久地留在那里，安静地看着铁匠卡斯托尔干活。通过这种方式，能确保没有任何其他女人来打他的主意，主动地献身给这位已经有了女主人的汉子。

当她怀疑蒂桑和别的女人睡觉或是准备要一起睡觉的时候，内心里便醋意大发，但嘴上却不说什么，甚至不想让人察觉出来。所有的妓女都想跟蒂桑睡觉，一群贱货。一次，达莉拉差一点使她失去了理智，这个臭女人对她毫不尊重。

夏季里阳光明媚，鸟语花香，埃皮法妮娅对一切都报以微笑，对一切都予以谅解。但是冬季来临，一切变得阴沉、寒冷和凄怆。过往驴队多了起来，当然，钱也会滚滚而来。即使如此，霏霏淫雨和遍地烂泥，尤其是卡斯托尔·阿布杜因的骄矜与高傲，却依然使埃皮法妮娅难以忍受。这个铁匠不知改悔地贪恋女色，是个善于伪装的黑人骗子。

正因为如此，当个子矮矮的科蒂妮娅不再需要埃皮法妮娅为她施巫术——我看不上一个挨女人打的男人！——决定要到更繁华的地方去过六月的节日时——圣安托尼奥节、圣若昂节和圣彼得节，这三位圣徒都是她所崇拜的对象——埃皮法妮娅毫不迟疑地对她说道：

“我跟你一起去。”

“你对蒂桑感到厌烦了吗？”

埃皮法妮娅刚想说“是”，话到嘴边却又变了：

“是他感到厌烦了。”随后便望着霏霏淫雨，若有所思地接着说道：“说他喜欢我吧？可是却从来没有向我表白过。”

正如诸位所知道的那样，埃皮法妮娅并没有照她们所说

的那样离开托卡亚格朗德。科蒂妮娅同样也放弃了原来的打算没有到其它地方去。一听说黑人铁匠要筹办圣若昂节，科蒂妮娅立刻跑去，主动表示她愿意酿造过节不可缺少的热尼帕波酒：从树上掉落下来的热尼帕波果都烂在地上了。

“你会造吗？”

在她的出生地塞尔希培州圣科里斯托旺市修道院的厨房里，科蒂妮娅从修女们那里学会了酿造这种果子酒。

“你当过修女？”卡斯托尔大吃一惊。

“我曾想过要当修女，可是没有当成。”科蒂妮娅歌喉般的嗓音里流露出了某种深切的怀念之情。“我在修道院里当过佣人，一方面是因为吃饭不要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侍奉上帝。修道士努诺是位葡萄牙人，每天都来主持弥撒。一天，他在一座大钟后面把我搂在了怀里。”科蒂妮娅满怀思念地回忆说：“他的个子可高了，我才到他的肚脐眼。他脱去了教士袍，扒下了我的裙子，然后我们就……”

回忆起在修道院的那段美好岁月——日子过得何等地舒心快乐啊！——科蒂妮娅叹了一口气说：

“可这件事被其他的修女发现了，于是我就被赶出了修道院。”

6

淫雨霏霏，到处一片泥泞。冬季从四月底开始，至十月初结束，正是全部早熟可可果和部分晚熟的可可果的收获季

节，是一年之中最繁忙热闹的几个月。寒气逼人，雨水毁坏了道路，但是从午后直至午夜，托卡亚格朗德却处于紧张忙碌和激动兴奋之中。金钱淌流如同河水，情感爆发有似火山。

铁匠作坊里炉火熊熊。无论是白天，还是在夜晚的灯光下，黑人卡斯托尔·阿布杜因都在光着脊梁干活：为毛驴检查蹄子，需要时便换上新铁掌；修理鞍具；试试匕首和砍刀快不快，然后把它们磨得无比锋利；此处还修理和调试枪支。蒂桑的铁匠坊和法都尔先生的店铺，犹如上帝在这里开设的两个分店，随时准备着为脚夫们排忧解难。至于余下来的问题，便要由妓女们来解决了。

冬季来临，蒂桑一直忙碌不停。但他认为，这只是小打小闹罢了，当初在这里建起铁匠作坊时，他想要干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给毛驴钉蹄掌，很好，这可以使他不愁吃穿。然而，他还要靠打制铁锅、桶、壶、砍刀以及匕首挣钱来偿还向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上校所借的债款。每当蒂桑前去偿还一部分贷款时，庄园主罗布斯蒂亚诺都显得热情友好，一再表示，他并没有向黑人逼债，但同时又说，如果其他人也都像铁匠这么诚实地按期偿还债务的话，那么科布拉斯河一带的事情都会好上加好的。

蒂桑并不得意洋洋，他知道，靠铁匠作坊真正赚大钱的时机尚未到来。但他同样清楚，这一天迟早会来临的。从科布拉斯河的发源地圣塔马里亚纳庄园到托卡亚格朗德周围的繁茂丛林，这里曾经发生过一系列的武装械斗、打埋伏等流血事件和幕后的土地交易活动，在此之后的若干年间，便开辟出了无边无际的新的可可种植园，新栽上的可可树用不了许久就会开花结果。到了那个时候，人们挣到的钱会多得无法计

算，托卡亚格朗德人将不会再靠赚驴队和脚夫们的钱来维持生计了。

蒂桑常打制一些戒指和其它装饰品送给妓女。在雷孔卡沃，他通常是以甜美的话语和柔情蜜意来酬谢她们的。按照土耳奇人大得出奇的手指的粗细，黑人铁匠做了一个铁指节套，送给了法都尔，可称得上是一件异乎寻常的武器——异乎寻常一词用得十分恰当。送给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的是一把雕刻精致的长长匕首，上尉全名的缩写字母连在一起，经过炉火加热，烙印在上面。这把匕首专门用来收拾某些不知羞耻的土匪，纳塔里奥总把它带在腰间：任何时候都无法预料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前往好望庄园和再从那里返回时，上尉总要同法都尔以及卡斯托尔聊上一会儿天。有些时候，或是在土耳其人的店铺，或是在黑人的作坊，三个人聚在一起，一边慢慢地喝酒，一边谈论着各种话题：可可的收成和价格，伊列乌斯市和伊塔布纳市发生的骚乱和打死人的事件，女人们的种种变化，等等，等等。

“这是从哪儿来的？”上尉看到黑人脚边的那只狗后问道，“是别人送给你的，还是你买来的呢？”

“既不是别人送的，也不是我买来的，是它自己跑来的。”

“上尉，最好让这条狗留下来。”法都尔笑着说，“这个黑人与魔鬼有关系。”

“我已经听说了……。”纳塔里奥莞尔而笑，表示赞同。“一条好狗很顶用呐。我过去有过一条，一步也不离开我，后来被毒蛇咬了一口，死了。现在我家里有好几条狗，

整天跟孩子们一起玩，可却没有一条顶用的。”

他轻轻地抚摸着那条狗，“可怜的牲灵”摇了摇尾巴，却没有从黑人的脚边站起来。上尉改换了话题，向蒂桑问道：

“听说你正在筹办圣若昂节的庆祝活动？”

“有这个打算。让大伙儿高兴高兴，让姑娘们开开心，而且我本人也喜欢过节时热闹一番。上尉的意见如何？”

“我不是说过，他跟魔鬼有关系吗？我也被卷进去了，到时候我要出糖，出盐，还要出钱买青玉米和干椰果。他还想燃放烟火，请个手风琴手来呢。”土耳其人笑着抱怨道。

“老弟，你别抱怨，你也特别喜欢热闹。我见过你背着货箱，跑十几里的路，去参加节日的庆祝活动。”

“你说得一点不错。”

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一边卷着烟，一边转向黑人说道：

“我认为你做得很对。托卡亚格朗德正在发展，用不了很长时间，就会变成一个小镇。现在已经到了让它文明起来的时候了。”

“离一个小镇还差得太远。”法都尔的笑容消失了。

来的时候，自南向北，返回的时候，自北向南，为了路过托卡亚格朗德，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横穿了科布拉斯河两岸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对上校们新开辟的一望无际的大可可种植园了如指掌，对那些像他一样的人物新开辟出的较小的种植园里的每一棵可可树都心中有数。他点燃卷好的一支烟，预测说：

“看着可可树长得这么快，真让人心里感到高兴。今年这些树就很可能会开花结果。我等得心急如火了。”

这里所有的人都已等得心急如火，眼睛里流露出贪婪和期待的目光，心在胸膛里跳得更快了。上尉，但愿这是一位天使借你的口在讲话！阿拉伯人双手合在一起，举向天空：

“今年就开花结果？上尉，四年就行了吗？可可树不是要五年才结果的吗？”法都尔的声音炽热而充满柔情，仿佛他所讲的不是可可树，而是第一次春情萌动的少女。

“我看今年就能结果。我已经跟巴斯蒂昂和卢皮斯西尼奥讲好了，让他们在好望庄园为我修造木桶和船形木器。”——木桶是把去掉硬皮的软可可果放进去发酵用的，船形木器是用来晒干可可果的——“如果上帝保佑，如果风调雨顺，是不会等到明年才结果的。”可可果的生长需要适时而充分的雨水和阳光，这样才能长势良好，既不会干瘪，也不会烂在树上。

对木匠、石匠以及梅伦西娅和她的丈夫泽·卢伊兹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又开始有人雇他们干活了。与此同时，也需要欢度一下圣若昂节，以便让生活不仅仅只是干活、打猎、喝酒、跟女人调情睡觉以及那讨厌的霏霏淫雨和满地泥泞。

7

现在是该讲一讲祖莱扎的时候了。她是去年冬天来到托卡亚格朗德的，而有关她的情况，我们却讲得很少。据她说，为了倾听卡斯托尔·阿布杜因·达·阿松桑的歌声，小

鸟儿都停止了啼鸣。这个褐色皮肤的女人喜欢幻想，在一群大胆地到蒂桑的作坊里来卖弄风情的妓女当中，她显得谨言慎行和胆怯畏缩。她几乎总是躲在一边，脸红红的，举止很有分寸。如果不是她在这里从事妓女生涯，人们肯定会把她看成是一位大家闺秀。

其他妓女可能比她更漂亮、更年轻、更骄矜，上床之后也更加情欲似火，但是男人们却最愿意找她，因为任何其他妓女在与人相处方面都无法与她相比：温文尔雅、羞涩胆怯又殷勤热情。但是科罗卡却常说，祖莱扎表面上谦恭怯懦，实际上却清高自傲得很，硬得简直像块石头：

“祖莱扎很清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自尊心很强，不会假模假样。”

的确，当祖莱扎突然作出一项决定时，任何人也休想使她回心转意。她固执己见，但又不失温柔文静，喜欢幻想。如果有谁以为所有的妓女都毫无二致，都是些没有感情的轻浮的贱货，那可就大错而特错了。雅辛塔说过：

“每个妓女都有自己真实的一面和伪装的一面，卖身的方式也各有不同。”

在高傲、凶狠、狂妄的埃皮法妮娅来到托卡亚格朗德之前，蒂桑和祖莱扎两个人平平静静地相好了很长一段时间，双方之间的感情从未被愠怒、恶言恶语和彼此不睦披上过阴影。由于两个人的关系和谐愉快且又持久，曾有人断言，当作坊修好之后，黑人铁匠有了自己的住房时，他们最终是会同居的。但是蒂桑放荡不羁，贪恋女色，并没有请祖莱扎前来和他同居。高傲而含蓄不露的祖莱扎也没有进行过暗示，仍然和过去一样，只要蒂桑对她有所偏爱，便已感到心满意

足了。两个人的相处依旧同过去一样平平静静。

看到埃皮法妮娅盛气凌人和神魂颠倒的模样，看到卡斯托尔对这位新来的妓女极感兴趣，祖莱扎不声不响地退了出来。没有进行争吵，没有发生丑闻，甚至没有听到哪怕是间接的辱骂。祖莱扎不再到铁匠作坊去了，不再去收拾猎物，将其做熟，然后与蒂桑一起进餐了。然而她并没有与黑人反目为仇，对他既未心生怨恨，也未在他和埃皮法妮娅之间作梗，甚至和后者相处得相当不错。她小心翼翼地回避着，但却并非心甘情愿。科罗卡断言说：如果谁以为她无动于衷，那就大错特错了。

祖莱扎不再去铁匠作坊了。但依然和大家一起聊天、唱歌，一起跳节奏感很强的科科舞。当蒂桑放开歌喉，使小鸟儿停止啼鸣的时候，祖莱扎便若有所思地望着远方。开始时，蒂桑并没有把祖莱扎的回避当成是一回事，以为只要他一招手，祖莱扎就会向他跑来的。

的确，有一次，当埃皮法妮娅又大发脾气，铁匠去找祖莱扎，要和她一起上床睡觉时，祖莱扎并没有拒绝。但是，交欢刚刚完毕，祖莱扎便起身下床，穿好衣服，准备离去。黑人大吃一惊，而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祖莱扎竟伸手要他付钱。她是做为妓女来的，所以要求黑人付钱，以此表明，这次交欢与过去不同。她不想留下来与他整夜厮守在一起，继续与他寻欢作乐。过去因为两人相亲相爱，所以和他睡觉不收费，而现在的情况已经和往昔不同。

卡斯托尔一下子愣住了，惶惑不安地注视着她，不知该讲些什么是好，尴尬地给了她几枚硬币。祖莱扎收了下来，但是，当她跨出作坊门口的时候，却又把钱丢在了地上。她

温温和和地来了，又温温和和地去了，始终高昂着头。

蒂桑没有笑，没有将这视为儿戏，没有把祖莱扎的做法看成是对他的一种侮辱或是冒犯。这是一个教训，谁知道呢？只有此刻，蒂桑才终于明白，他使祖莱扎经受了何等痛苦的折磨——不是因为他和另外一个女人睡觉，而是因为他迷恋上了这个女人之后，就把祖莱扎混同于其他许多妓女，没有做出一点使她感到心满意足的事情来，仿佛她乃是一位奴隶。躺在吊床上，黑人蒂桑陷入了沉思，心里一直有个解不开的疑团：在做爱进入高潮之际，祖莱扎气喘吁吁地搂抱着他，这是因为她同他一起进入了高潮呢，还是为了履行妓女的责任，故意装出一副感到了快意的样子呢？

自此之后，蒂桑对祖莱扎便极为客气，虽然他再也没有要她到自己的吊床上来一起睡觉，但是只要遇到机会，却总是要有意地突出一下这位妓女。祖莱扎则依然回避蒂桑。一般人都认为，他们之间的恋情已经彻底结束，已经成为历史，所以谁都难以相信科罗卡用十分平静的口气所做出的断言：

“祖莱扎还爱着蒂桑，心里一直想着他。”

只有埃皮法妮娅觉得科罗卡讲得极有道理，并且补充了有力的证据：为什么祖莱扎依然不要蒂桑的钱，而是白白地跟他睡觉呢？谁见过没有自己意中人的妓女呢？何况是在这个没有任何其它事情可干的偏僻之地。

一个星期天，大家又聚在一起共进午餐——前来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了。午餐之后，人们又说又笑。梅伦西娅毕竟是位浪漫的女人，她请求卡斯托尔为众人唱几支小曲——黑人会唱很多首民歌！蒂桑说，他要首先唱一个祖莱扎最爱听的小调：

“一个你总要我唱的小调，记得吗，祖莱扎？”

“哪一个？噢，我知道了，是《玛丽娅，你就要出嫁》吧？”祖莱扎不再紧绷着脸，首先鼓起掌来。

蒂桑开始唱了，两只眼睛凝视着祖莱扎，仿佛周围不存在任何其他人似的。

玛丽娅你就要出嫁，
我衷心地为你祝福。
我要送你一件礼物，啊咿，啊咿，
虽然价钱便宜……

看到此情此景，坐在黑人身边的埃皮法妮娅怒气冲冲地起身离去了。既然她对其他妓女一向称王称霸，怎么会就此善罢甘休呢？只见她朝地上狠狠地唾了一口，然后又用脚在上面用力一蹭。

8

根据佩德罗·西加诺的建议所举办的舞会，本来是想要欢庆一下圣安托尼昂节之夜，结果却是以一场混战而告结束，有人开了枪，有人流了血。他提出这个诱人的建议并非出于庸俗的赚钱的目的，当然，如果略微有些收益的话就会更好。但是，当他拉响手风琴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而只是希望以适当的方式为最值得尊敬的一位圣徒举行一次节日庆祝活动罢了。是佩德罗·西加诺以充分的理由，说服大家同意举办这次舞会的，他却不应该为后来发生的不幸事

件承担责任。谁也没有要求他这样做。

的确，当他冒着寒风细雨来到托卡亚格朗德时，只是想在这里住上一夜，如果可能的话，和一个妓女同睡在一张床上，暖和一下自己的身子。他的目的地如果不是费拉达斯、阿瓜普雷塔、里约多布拉索或伊塔布纳，那便是塔瓜拉斯了，不过他自己也说不准。哪里六月份的节日活动玩得开心而且是免费招待，可以随心所欲地大吃大喝与跳舞，佩德罗·西加诺就将赶到哪里去。但是，当他目睹托卡亚格朗德为欢度圣若昂节正在做的准备活动之后，不禁被迷住了。

准备活动本身就已经如同过节无异了。一个多星期，人们利用一切闲暇忙碌不停，为数寥寥的居民仿佛突然间增加了几倍，竟完成了如此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准备工作。在返回庄园的时候，脚夫们利用空的货筐驮来了法都尔商店里买不到的东西，诸如青玉米、干椰果和各式烟火及鞭炮，还有妓女们所需要的一些希奇古怪的玩意儿。此外还准备了一个大汽球，由于蒂桑和科罗卡两个人严守秘密，其他人谁也不知道。

当看到巴斯蒂昂·达·罗萨、卢皮斯西尼奥、泽·卢伊兹、吉多、巴尔比诺等人忙忙碌碌，把从前最早在这里落脚过夜的人搭起的旧棚改建成了一间宽敞的大草棚——用树干做成简陋的支架，牢牢地打入地里，结实的地面修得平平整整——佩德罗·西加诺便决定不到别处去了。他来的正是时候，因为法都尔刚刚收到卢卢·桑福纳托人带来的口信，对不能应邀前来托卡亚格朗德在圣若昂节上演奏深表遗憾：他在这一带鼎鼎有名，各地的人们都争着请他去助兴。

想帮忙又干不惯力气活，佩德罗·西加诺便指手划脚地充

当起指挥的角色来。他不辞辛苦地东奔西走，向男人和女人们发号施令，直累得口干舌燥。

女人们忙得不可开交，什么活儿都干。她们帮助男人改建草棚，把男人在丛林里砍下的用于节日篝火的木柴运回来，把树枝收集起来堆放在一起，在石头上临时架起锅灶，制作坎日卡和其它风味食品。在埃皮法妮娅的帮助下，勤快的科蒂妮娅开始酿造热尼帕波酒：把果壳去掉，取出带有苦味的果仁，经过压榨之后，便得到了制作这种酒用的果汁。科蒂妮娅干得十分熟练，边干边回忆起修道院望弥撒时喝的果酒的味道——醇香极了！——还有努诺修道士的种种美德——啊，太多了！——这位葡萄牙修道士风度翩翩，用他那悦耳的话语对科蒂妮娅说：到这里来，漂亮的姑娘。科蒂妮娅听从了他的话，于是他便把科蒂妮娅占有了。佩德罗·西加诺来到锅灶旁，自告奋勇地品尝起酒的味道来，以确定何时为最佳火候。此人不仅手风琴拉得极好，玩起牌来周围一带谁也不是他的对手，而且味觉灵敏，是位出类拔萃的各种食品和饮料的品尝专家。

人们原计划在旷野的大草棚前点燃起巨大的篝火，而且是两堆：每夜点燃一堆。但是，由于砍下的木柴太多，在梅伦西娅的建议下——其建议得到了蒂桑的支持——决定把多余的木柴送给那些想在自家门前点燃起小堆篝火的人，以便烤烧甜薯和青玉米。如果有谁愿意的话，还可以拿回家去少许坎日卡和一瓶热尼帕波酒，在大家欢聚在一起过圣若昂节之前招待左邻右舍。过节时候，人们要吃蕉叶粽子、坎日卡和蜜汁饼，喝热尼帕波酒，做跳火堆的游戏，当然还要跳舞。

在那些日子里，法都尔店铺的生意要比平常好得多，售出了很多货品。不过他也主动为节日庆祝活动捐献了一些食品、调料和少许现金。蒂桑在丛林中增加了陷阱的数目，以便保证捕到足够的猎物，此外还捐献了一些钱，用来购买青玉米、干椰果和烟火。人们也不能忘记，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也对节日庆祝活动给予了赞扬。他对不能对这里来过节深表遗憾，并且慷慨解囊，以他和贝尔纳尔达以及科罗卡的名义捐了一笔钱。然而，这两位妓女——几乎所有的其他妓女也都是如此——并没有因此便不再为节日活动捐出自己挣的一些钱。

青玉米、干椰果、食糖、食盐全部分到女人手中，带皮的热尼帕波果树下多的是，每个人都承担了这样或那样的任务，一般说来还不止一项。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人们三五成群，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聊天、逗趣、争论、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此外还要喝上几口酒来驱邪祛病——冬季里有两种讨厌的邪祟：一是令人心烦意乱的淫雨，二是使人筋骨瑟缩的寒冷——因为他们并非铁铸钢打的人。

不是人人非去不可，没有规定上下班的时间，没有总管，也没有工头。如果说，法都尔和蒂桑在进行组织和指挥的话，那也是十分地小心翼翼，不使人察觉出来，而且他们也同样地拣重活干。谁也没有指挥谁，自从那次星期日聚餐时卡斯托尔建议要欢度一下圣若昂节以来，人们一直是这样干的。

看到无人出任指挥，佩德罗·西加诺站了出来，指出了这一个不足，纠正了那一个谬误，主张扩大节日庆祝的范围：欢度圣若昂节，好极了。但是，为什么要歧视六月份其

它两个圣徒的节日呢？既然这三位圣徒都受到人们同样的崇拜和同样地神力无边。为什么不以欢庆专司婚姻大事、未婚男女的保护神、圣徒安托尼奥的节日开始，然后以欢度寡妇的保护神、圣徒佩德罗的节日而结束呢？迄今为止，在托卡亚格朗德，还没有一个待嫁的少女，也没有一个泪水汪汪的寡妇，但这无关紧要，迟早会有一天，由于上帝的恩惠，这两种满腹苦衷的人都将会多得不计其数。他，佩德罗·西加诺，愿意以他的手风琴，不收分文地在圣徒安托尼奥节日之夜为大家演奏，把一场舞会搞得热热闹闹。届时，将点燃一堆小的篝火，尝上几块坎日卡，喝上几口热尼帕波酒，跳起科科舞①、波西米亚舞②和马祖尔卡舞③，做为欢度圣若昂节前夕之夜的一次预演。烟火和集体舞留给圣若昂节。

佩德罗·西加诺毫不费力地说服了大家。在这孤寂而贫穷的偏僻之地，没有任何能比举办舞会更令人感兴趣的事情了。只有当佩德罗·西加诺偶尔在这里歇脚，或是一名手风琴手、一名大提琴手、一名四弦琴手偶尔在此地过夜的时候，才能组织起一场舞会来，而这种机会是十分难得的。

既然在雷孔卡沃，六月的节日始于一号，先是欢庆十三天的圣安托尼奥节，然后以通宵达旦的圣佩德节的舞会而告结束，蒂桑不禁自问道：为什么他就未曾产生过这种想法呢？

---

① 源于巴西阿拉戈亚州的一种转圈舞蹈。

② 源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一种舞蹈。

③ 源于波兰的一种舞蹈。

9

妓女之间的吵架恰恰如此：像稻草燃烧一样，飞溅起的火星很多，而余下的灰烬却很少。来得突然，但很快就烟消火灭。出乎意料地爆发，加剧，达到高潮，然后便失去势头，减弱，熄灭，最终连一点烟也没有了。

圣安托尼奥节夜间舞会开始的时候，埃皮法妮娅和达莉拉之间的一场厮打，虽说没有达到惊心动魄的地步，却也令人感到振奋，就像随后所证实的那样，它曾使得米扎埃尔勇气倍增。米扎埃尔是位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混血儿，从他的那种大无畏的举止可以推断出，此人正春风得意，钱包鼓鼓的。他在伊塔布纳市卖掉了一大群从腹地孔基斯塔贩去的牛，然后由一老一少的两名帮手陪伴，由该市返回腹地。三个人都身着皮外套，骑着高头大马，身上携带着武器和现金。傍晚时分，他们在托卡亚格朗德下了马。欢度圣安托尼奥节？好极了！

在佩德罗·西加诺手风琴的伴奏下，不多的几对舞伴跳得正欢，这时，埃皮法妮娅突然离开吉多的怀抱，扬言要敲碎达莉拉的脑壳。达莉拉正与前面刚刚提及到的米扎埃尔一起跳着舞，只见她立刻甩开了自己的舞伴，对埃皮法妮娅高喊道：

“有种的你过来！”

吉多和米扎埃尔站在一旁观看：谁不喜欢欣赏一场女人

之间拳脚并用的厮打呢？

埃皮法妮娅瞄准达莉拉的左眼，一口唾去，击个正中。两个人开始对骂：

“你这个肮脏的黑女人！”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婊子！”

两个人都是黑人妓女，肮脏且不知羞耻，但又是两位颇受欢迎的头等妓女，是当地两位公主。在托卡亚格朗德，妓女们一般都很不起眼，要想成为受欢迎的头等妓女，占据公主或是女皇——贝尔纳尔达是当地的女皇——的宝座，并不需要很高的条件，只要模样长得俊俏，或是有点教养就行了。不管怎么说，埃皮法妮娅和达莉拉都卓卓如鹤立鸡群，令其他妓女们心生妒忌。

达莉拉用手把左眼上的唾味擦去，随即便给了埃皮法妮娅一记耳光。两个人先是相互揪着对方的头发，接着便拳打脚踢，乱抓乱骂起来。周围立刻围上了一圈人，兴高采烈地为双方加油。

“我敢打赌，达莉拉准能取胜。”米扎埃尔发出了挑战，以此向他的舞伴表示敬意。

“我来跟你赌双倍的钱。”吉多毫不示弱地应战。

佩德罗·西加诺一边继续演奏着手风琴，一边从一条长长的木凳上站起身来——祖莱扎一直陪伴着他坐在卢皮斯西尼奥制作的这条长凳上面——，走到围观的人群中。值得指出的是，这位手风琴手一刻也未停止过演奏，哪怕是当这场厮打行将全面开展之际，也只是放低了声音而已。虽然他身无分文，却也参加了打赌，断定埃皮法妮娅必将获胜。塞巴斯蒂昂·达·罗萨则纯粹是出于一种体育精神，才与佩德

罗·西加诺打赌的，目的只是为这场比赛助威加油，而不是幻想要赢钱，因为他知道，佩德罗·西加诺是个负债累累的人物。

吉多认为，由于祖莱扎的卷入，这场赌博自然而然便不再算数了。除了科罗卡之外，所有在场的人对祖莱扎的做法都大吃一惊。当时，达莉拉眼看就要败下阵来：埃皮法妮娅用力一扯，把达莉拉的印花布裙子拽了下来——是那条旧裙子，因为新的她准备留待圣若昂节时再穿——，把她的臀部展现在观众面前。达莉拉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想匆匆退出战场。就在这个时候，一直注视着这场厮打的祖莱扎从坐着的凳子上站了起来，对准埃皮法妮娅便是一脚，因为她穿着木底鞋，所以占了便宜。见到有人帮忙，达莉拉立刻扭动着赤裸的臀部，重新朝对手身上扑去。围观的人群中立刻爆发出一阵喊叫声、鼓掌声和口哨声。

“没本事的东西，两个人打一个。好，让我一个人来对付你们两个。”

但是，埃皮法妮娅并未能做到一个人对付两个人，因为个子矮矮的科蒂妮娅也卷入了这场厮打，她站在了埃皮法妮娅一边，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勇敢。四个人在地上滚成一团，围观的人不仅看到了达莉拉的臀部，也看到了埃皮法妮娅的两个乳房：她的长外衣的扣子被扯掉了。

由于祖莱扎的卷入，这场厮打的真正原因便一目了然了。在女人们看来，这一原因如果不能说是高尚的，却可以说是合乎情理的：为了争夺黑人卡斯托尔·阿博杜因·达·阿松桑的青睐。

妓女们都倾心于他，为了他而彼此对骂与厮打。其原因

果然如此，并且立刻得到了证实：

蒂桑——啊，一个多么神气的黑人！——走近这四个连抓带唾厮打成一团的妓女——半裸露的身上沾满了灰土——，并未提高嗓门命令道：

“姑娘们，今天就到此为止了，让我们好好地玩玩吧。”

手风琴的声音重又响亮起来了，欢快而节奏感甚强的乐曲使人们不禁心痒难忍。无情无义的黑人铁匠把脊背转向四位勇士，将手伸给了梅伦西娅，邀他一起跳起舞来。梅伦西娅是位正经八百的已婚太太，对妓女的种种胡闹颇不赞同。达莉拉穿上裙子，重新回到了米扎埃尔的怀抱。埃皮法妮娅则依偎在了吉多的胳膊里。法都尔邀请科蒂妮娅与他结为舞伴：土耳其人的身材比努诺·德·桑塔·马利亚传教士更加高大魁梧，但科蒂妮娅并未因此感到畏惧，因为从前在侍奉上帝的时候，她曾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祖莱扎依然同往常一样温顺，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仿佛根本没有卷入过一场厮打，接受了巴斯蒂昂·达·罗莎的邀请。这位绰号为金胡子的汉子，脱下了木底鞋。在结实干硬的地面上，女人们都赤裸着双脚，宛如波浪般轻盈地翩翩起舞，身上闪烁着汗珠的光泽，散发出腥臊的气味。

边拉着手风琴，边用脚跺着地面打着节拍，佩德罗·西加诺在草棚中央一对对的舞伴之间跳个不停。所有的人都已将著名的手风琴手卢卢·桑弗纳置于脑后。圣安托尼奥节的气氛开始热烈起来。

10

啊！西加诺倡议举办的这场舞会气氛热烈得过了头。混战不仅限于妓女之间的厮打与对骂，还发生了更加可怕的殴斗，造成了灾难与不幸。群情激愤，局势险恶，在最大的一场混战之中，人们听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宣言。宣言出自阿拉伯人法都尔·阿博达拉之口，表达了所有在场的人——身穿皮上衣的那三个十足傲慢的牲口贩子除外——的感情。宣言的话语十分简单，却带有一股血腥味，读者将在适当的时候了解到它的内容。

由于吉多和米扎埃尔之间发生了争吵，平地再次起了风波。这一争吵缘于妓女们厮打时两个人打赌一事：米扎埃尔把赌注押在露出了臀部的达莉拉的身上，吉多则断定露出了乳房的埃皮法妮娅将会取胜。因为某种没有披露的原因，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原因，而仅仅是为了寻衅闹事，几口酒下肚之后，米扎埃尔宣布，达莉拉赢得了胜利，并且要吉多立刻付钱给他。

当时人们正在喝科蒂妮娅酿造的味道醇香度数甚高的热尼帕波酒，连音乐也暂时停了下来。米扎埃尔和吉多两个人恶言恶语地争吵起来，互相威胁，谁也不肯退让，多亏土耳其人法都尔出面干预，才没有动手打起来。每当举行舞会的时候，土耳其人都习惯于对这种事情进行干预，因为为数不多的妓女彼此之间总是寻衅生事，制造冲突，进行野蛮的厮

打。法都尔只需凭借众人公认的道德权威（身为商店老板，很多人都欠他的债），几乎总是可以把厮打的双方分开。当然，如果必要的话，他也会使用暴力。

土耳其人法都尔不理会另外两个一声不吭、面带敌意的牲口贩子，伸出他的两只硕大无比的手，用钳子一般的手指分别抓住米扎埃尔和吉多的一只胳臂，横身在两人中间：

“只有女人才在这里面厮打，男子汉如果想动武的话，就请到外边去。只要你们愿意，甚至可以拼个你死我活，可这里是舞厅。”说完便松开了双手，打量了一眼米扎埃尔一老一少两个帮手，转身向佩德罗·西加诺问道：

“你怎么停止了演奏了呢？”

米扎埃尔因为没有拿到他认为吉多应该付给他的打赌所赢的钱，便低声嘟囔起来——你留给自己好了，我不需要，你把它塞进屁眼去吧——然后就在两个帮手的陪伴下转身离去了。幸好吉多没有听见他的话。此人不会主动寻衅闹事，但是万一有人向他挑战的话，则绝不会后退一步，而且会勇敢地迎上前去。孱弱者休想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稍有一点小病就会死在摇篮里。

米扎埃尔显然想找碴打上一架，他喝得越多，也就变得越加狂妄。他要求佩德罗·西加诺演奏他爱听的曲子，并侮辱性地把几枚硬币扔在地上做为赏钱。佩德罗·西加诺把钱拾了起来，他并不认为这是对他的一种侮辱。接着，米扎埃尔又跟可可库房的一名看守争吵起来，因为他想要达莉拉永远做为他的舞伴。随后，他便炫耀起他那匹名叫皮拉波拉的马如何不同凡响，声称自己是位美男子、大阔佬和勇士。“喘起粗气来活像只美洲豹，打起鼾来却活像只公猪”，在其

它地方见过米扎埃尔的老热里诺回忆道。人们在乐曲声中尽情地跳着舞，棚子里人声嘈杂，酒气飘溢，谁也不理会米扎埃尔的挑衅和自吹自擂。

舞会进行到深夜的时候，在比较冷清的一个角落里，又进行了一场新的争吵。争吵的一方是三个牲口贩子：米扎埃尔以及他的两个帮手老汉托托尼奥和小伙子阿皮里日奥；另一方是三名妓女：贝尔纳尔达、达莉拉和一只胳膊有残疾、脸上又满是雀斑的马尔加丽达·科托。开始的时候，仿佛只是为了争夺舞伴而引起的一场小小的口角，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而是三个牲口贩子不讲道理，非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这三个妓女不可。为了赶时间，不等天亮他们三个人就要继续上路，于是便硬要这三名妓女立刻停止跳舞，因为他们不想在未跟女人上床睡上一觉之前就离开托卡亚格朗德。时间紧迫，他们不能一直等到舞会结束，显然人们要一直跳到凌晨才会散去。快点，蠢女人，快点走。

因为过节的缘故，妓女们一致决定，六月份每逢节日之夜都一律不接客。过节就是过节，她们要痛痛快快地开开心：跳舞、娱乐、喝酒、说笑，假如遇到意中人，也可以谈情说爱，互表衷肠。节日的夜晚和其它的夜晚不同，其它所有的夜晚，她们都忙于接客，汗水涔涔地被陌生人搂在怀里，虽然并未感到快意，却要故意呻吟着，装出一副十分满意的模样。此刻，三名妓女一致拒收这位阔绰的牲口贩子和他的两个帮手要付的钱：请你们原谅，今天不行，下次再说吧。今天给多少钱都不行。

米扎埃尔选中了达莉拉，而把贝尔纳尔达留给了老汉托托尼奥，把马尔加丽达留给了小伙子阿皮里日奥。他曾在贝

尔纳尔达和达莉拉两人之间犹豫不决，最后选中了达莉拉，因为在刚刚发生过的那场厮打中，他看到了达莉拉露出来的臀部。老汉托托尼奥舔着嘴唇，兴奋不已。小伙子阿皮里日奥对科科脸上的雀斑和胳膊的残疾这些天生的缺陷毫无抱怨：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和什么样的女人都可以睡觉，而且多多益善。

伶牙利齿的达莉拉反复解释，但全然是徒费口舌；马尔加丽达的竭力推托——年轻的混血儿巴尔比诺刚刚开始与她谈情说爱，两人正打得火热——竟毫无用处；贝尔纳尔达的断然拒绝，同样也无济于事：老大爷，今天我们不接客。我们非让你们接客不可，老头子瓮声瓮气地说。

三个牲口贩子的个头都相当高，他们在此地逗留的时间已经不多。放开我，当老汉托托里奥企图把贝尔纳尔达拉到草棚外面去的时候，贝尔纳尔达大声喊道。她的极力反抗和满嘴酒气使托托尼奥迟疑不决。米扎埃尔抓住了达莉拉的手腕子，他已经失去了耐心，怒吼道：

"你们这些臭婊子，要是敬酒不吃，那就只好吃罚酒。"

手风琴声停了下来，因为佩德罗·西加诺需要喝口酒润润嗓子，于是大棚里的人们都听到了米扎埃尔发出的警告。妓女们好奇地凑了过来。美男子、大阔佬和勇士米扎埃尔以为她们是来与这三个该死的妓女抢生意的，便开口说道：

"我们已经选中了她们三个，用不着你们了。"接着便转过身来，用力一推达莉拉：给我走吧！

埃皮法妮娅向前跨了一步，汗水沿着乌黑的皮肤向下流淌。只见她面对着三个牲口贩子，满嘴喷着酒气，用略带嘶哑的声音说：

“不论是她们三个，还是我们大家，今天谁都不接客，谁也不跟你们上床。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找母牛过瘾去吧。”一则是为了保持平日的习惯，二则也是因为喝了过多的科蒂妮娅酿制的热尼帕波酒，她朝地上吐了口唾沫，随后用脚在上面蹭了一下。

一个有自尊心的男子汉尚且不能容忍另外一个男人的侮辱，何况是一个女人的侮辱呢。在动手之前，米扎埃尔说道：

“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三个人都要跟我们上床去睡上一觉。至于你这个泼妇，好好尝尝耳光的味道吧。”

一记响亮的耳光立刻响彻了整个大厅——大厅，这是土耳其人的说法，是跳舞的场所，娱乐的场所，而不是打架的地方——埃皮法妮娅身子摇晃，失去了平衡。紧接着，第二记更重的耳光把她打倒在地上。一股殷红的鲜血从厚实的嘴唇角边流了出来。

“好你个婊子养的！”达莉拉咆哮着，犹如一只挣脱了绳索捆绑的母狼。

11

“好你个婊子养的！”贝尔纳尔达也高喊一声，向前冲去。当三个牲口贩子明白过来时，已经被愤怒已极的妓女们团团围住。为了保护埃皮法妮娅，达莉拉扑向了米扎埃尔，企图卡住他的脖子。刚才，她们两个不是互为对手，彼此争风吃醋，拳脚相加吗？我们已经说过了，妓女之间的厮打，谁

也不会记在心上，那不过是自己人之间的争斗罢了。

所有妓女毫无例外地抱成一团，一起对付三个牲口贩子，断然拒绝了他们下的命令。假如她们在不想接客的时候却没有闭紧大腿的权力，假如她们不能成为自己肉体的主人，那么在贫困悲惨的生活中，还有什么是属于她们的呢？当时在托卡亚格朗德从事卖笑生涯的所有妓女——达莉拉、埃皮法妮娅、贝尔纳尔达、祖莱扎、马尔加丽达·科托、玛利塔·金泽·阿罗巴斯、科蒂妮娅、多丽塔、特特和西尔维娅·佩尔南布科——个个披头散发，醉意未醒，同仇敌忾。上面的名单上没有出现雅辛托·科罗卡的名子，这绝非是出于遗漏，而恰恰是出于钦佩和敬意：她单枪匹马，所起的作用却比所有其他妓女合在一起还要大。当缺乏经验的阿皮里尼奥掏出手枪进行威胁，以为用它便可以使妓女们不再乱抓乱咬的时候，科罗卡飞起一脚，正好踢中他的阴部。小伙子发出一声惨叫。在现场亲自耳闻目睹的佩德罗·西加诺证实说，远在数里之外的塔瓜拉斯火车站都听到了他那凄厉的惨叫。

老汉托托尼奥颇值得人们同情，三个牲口贩子当中最感到气恼的便属他了。他对贝尔纳尔达垂涎已久，眼看一场美梦就要成为泡影，无论如何也不肯善罢甘休。只见他抓住了贝尔纳尔达的腰部，然后把她按倒在地，接着便想摸她的乳房，扒下她的裙子，天知道，是否准备就在这个大棚里，在一片混乱的厮打声中，当着众人的面，就要把她占有呢？托托尼奥先是柔声细语地哀求：走吧……接着又咬牙切齿地大声命令：走！为了活动方便，他脱下紧身皮上衣，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失去了因为穿着紧身皮上衣人们对他所产

生的尊重。贝尔纳尔达乘机逃脱了。不等托托尼奥站起身来，腰宽体阔、行动迟缓的马利塔·金泽·阿罗巴斯已把她那肥大的身躯压在了这个倒霉家伙的上面。托托尼奥依然没有死心，看到贝尔纳尔达向米扎埃尔扑了过去，虽然他还倒在地上，却向小伙子阿皮里日奥恳求道：

“阿皮里日奥，抓住她，我马上就赶到。”

可是，科罗卡正用木底鞋在踢阿皮里日奥，拚力抵挡的小伙子又怎么能抓得住贝尔纳尔达呢？至于那只手枪，科罗卡已经把它塞进了两只干瘪乳房之间的敞领里面，因为如果让这个毛孩子把它得到，那她就有丧命的危险。

这一切都是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同时发生的。妓女们把米扎埃尔包围起来，又抓又唾，越来越凶。为了摆脱围攻，米扎埃尔奋力乱挥拳头，其中一击刚好打在达莉拉的脸上。达莉拉摇晃了一下身子，吃力地站稳了脚跟，没有倒下。米扎埃尔步步后退，看起来，在骑上皮拉波拉前往孔基斯塔之前，他难以从妓女们的拳打脚踢和恶语咒骂中摆脱出来了。和妓女打架是不明智的，绝不会有好结果。

12

虽然法都尔脸色阴沉，米扎埃尔看到男人们朝他走过来的时候脸上却露出了微笑，以为有了希望。他坚信不移，男人们将会理解和支持他，并帮助他制服那些该死的瘟神，强迫不肯听话的妓女去履行她们的职业义务：不管是谁，只要

想跟她们睡觉并且付钱，她们就必须乖乖地张开两条大腿，而不能讲什么时间是否合适或愿意不愿意。哪儿见过一个妓女还有自己的意志、接客的时间表和休息日呢？

土耳其人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不知什么缘故，妓女们一个接一个地都停止了跳舞，把男人们撇在一边，仿佛节日活动在最热闹的时候却突然结束了。他朝着这群该死的女人喊道：

"你们都在这里干什么？"

然而，当了解到这场混战的原因之后，便转身对米扎埃尔说道：

"这位朋友，你怎么一个劲地寻衅闹事呢？你到这里来的目的究竟何在？请到此为止，不要再胡闹下去了。"

一场混战暂时平息下来，争论代替了乱抓和乱打。米扎埃尔开始时显得很是小心谨慎，说：

"我们并不想动武，我们只是要几个妓女跟我们去睡上一觉，好让我们舒服一次。"

"他们要逼我们去跟他们睡觉，可我们今天全都不接客。"嘴角还在流血的埃皮法妮娅说道。

"宁死我也不去。"贝尔纳尔达的态度十分坚决。

"妓女必须要服从嫖客！"老托托尼奥反驳说，然后便朝漂亮的贝尔纳尔达凑了过去。

科罗卡已经不再用木底鞋踢那个小伙子了：

"我们是妓女，可不是奴隶。"随即把脸转向法都尔，仿佛在向他们进行挑战："法都尔先生，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你的想法和他们的一样吗？"

自以为很有道理，深信会得到男人们的支持，米扎埃尔

原打算请众人喝上一杯酒之后，便和他的另外两个帮手带着他们选中的三个妓女一同离去。就在这时，他不无惊讶地听到黑人卡斯托尔·阿博杜因说：

“你们难道不知道，奴隶制已经结束二十多年了吗？如果她们愿意的话就去，如果她们不愿意的话，就不去。”

米扎埃尔朝周围的人打量了一眼，目光从蒂桑转向泽·卢伊兹，从混血儿巴尔比诺转向皮肤白白的巴斯蒂昂·多·罗萨，从吉多转向卢皮斯西尼奥，从热里诺转向法都尔，从可可库房的看守们转向过往的脚夫和行人，从背着手风琴的佩德罗·西加诺转向身材高大的梅伦西娅，最后，两眼紧盯着黑人铁匠，说：

“奴隶制本来就不该结束，这样世界上就不会有像你这样胆大包天的黑鬼了。我不知道当时我到哪里去了，竟然没有把你的脑袋劈成两半。”随即又转向众人说道：“如果你们不想闹出乱子来，就请不要介入。”

说完，他的手便移向宽宽的皮带，一老一少两个帮手也凑近过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就在米扎埃尔掏出手枪之前，法都尔朝科罗卡微微一笑，然后语气平静地开口了，仿佛是在与人进行亲密的交谈，而不是下达命令：

“不要动枪，米扎埃尔先生，难道你不是叫这个名字吗？趁现在还来得及，请你马上离开这里。”接着又对桀骜不驯的黑人铁匠说：“冷静点，蒂桑！”

手已经放在枪套上，米扎埃尔依然难以相信：

“你们真要为这些下贱的女人动武吗？”

“如果你这位朋友想要强迫她们，我们是会动武的。你要知道，在我们这里，触犯了一个人，就等于触犯了所有

的人。”

“对极了。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就请自便好了。”梅伦西娅插话说。梅伦西娅十分注意维护自己作为已婚太太的声誉，所以不肯与妓女们作为邻居，与她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以使人们能够尊重她。现在，她两手叉腰，也挺身而出，仿佛这些妓女都是她的亲戚，她的侄女、外甥女或是姊妹。

法都尔接着说道：

“这是当地的规矩。”

如果说在此之前并未有过这样一个规矩，那么从此刻起，它便产生了。自诩为美男子、大阔佬和勇士的米扎埃尔自然不能后退：

“我让你们的规矩连同你们这伙混蛋统统见鬼去吧！”

不等他掏出手枪，蒂桑便飞也似地朝他扑了过去。“可怜的牲灵”原来一直躲在长凳下面，在手风琴的乐曲中昏昏欲睡，现在则离开了长凳，紧随着主人，注视着敌我双方的一举一动。

只是到这个时候，一场真正的武斗才算开始。法都尔抓住老托托尼奥的衬衣和腰带，把他高举起来，一下子抛出老远。妓女们开心地动手扒起小伙子阿皮里日奥的衣服来。这么多的男人都一齐参战，反倒显得缺乏勇气了。吉多已经急不可耐，他要求卡斯托尔把米扎埃尔让给他来收拾，因为他还有一笔帐要与米扎埃尔清算。但是蒂桑坚持要一个人来制服这位美男子、大阔佬和勇士，让他尝尝一个无所畏惧的黑人的厉害。“可怜的牲灵”围着他们跳来跳去，连吠带咬。

老托托尼奥撒腿便跑。为了保证得以脱身，匆忙中胡乱地开了一枪。他使用的是一支旧式手枪，谁也未曾想到应该

早把它夺下来。子弹正好击中了科蒂妮娅的前额。

13

人们把纤弱细小的科蒂妮娅的尸体安放在她用以接客和睡觉的吊床上——这张床是泽·卢伊兹在他们俩的黄金时代送给她的礼物——然后抬往当地的墓地，那里生长着木瓜树、叶子粗大的香蕉树和结满熟透了的血红色果实的樱桃树。舞会和骚乱进行之际，整整一夜都在下雨。但是，次日清晨，雨停了，太阳前来参加葬礼。

凌晨时分，几个男人在一棵开满繁花的腰果树旁边挖了一个深坑，这是该地被称作托卡亚格朗德之后所挖的第一个墓穴。米扎埃尔和阿皮里日奥离去之后，人们便拿起锹和镐前往墓地去了。小伙子阿皮里日奥离去前一直惦记着托托尼奥丢下来的鞍具。

当人们跑出大棚追赶托托尼奥时，这个老家伙跳上了卸下了鞍具的皮拉波拉的背上——米扎埃尔夸赞这匹马跑起来快得像一阵风——飞也似地跑远了。悲剧之所以发生——子弹射进前额或是撕裂胸部——更多的时候是因为凶手胆怯，而不是要故意杀人才扣动扳机的。

正因为如此，人们在痛打一顿米扎埃尔和小伙子阿皮里日奥之后便感到满意了。但是米扎埃尔和阿皮里日奥却吓得魂不附体——魂不附体一词用得十分准确——。米扎埃尔跪倒在地，一个劲地苦苦哀求饶他一命。气壮如牛，胆小如

鼠，对米扎埃尔其它一些劣迹有所了解的热里诺是这样评价他的。

一根长长的竹竿穿过吊床的两端，卡斯托尔和卢皮斯西尼奥一前一后地抬起，朝墓地走去。送葬的队伍里，哭泣声和说笑声混杂在了一起。人们谈起死者的时候都很宽宏大量，谁也不讲她的脾气不好，性格怪僻，而是赞扬她勇敢、真诚，夸奖她所制作的雅卡果甜食、炸香蕉球和热尼帕波果酒美味可口。前往墓地的路上，黑人蒂桑默默无语，回忆起科蒂妮娅生前讲给他的种种往事来：圣科里斯托旺修道院，望弥撒时饮用的美酒，修道院里的大钟，还有与她做过爱的仁慈的努诺神父。回忆起这些事来蒂桑不禁微微笑了，当要把尸体放进墓穴时，他问道：

“谁会念上一段祈祷词？她在修道院里呆过，几乎可以说是位修女，应该为她祈祷。”

在场的人一再努力尝试，却没有一个人能从头到尾念出一段完整的祈祷词来，甚至连很短的“万福玛利亚”也念不下来。遵照人应该以慈悲为怀的教导，梅伦西娅原谅了科蒂妮娅所犯的种种罪过，然而却未肯前往墓地去参加她的葬礼。尽管死者的罪过已得到赦免，但是假如没有一段祈祷词做为钥匙开大门的话，科蒂妮娅的灵魂也依然无法升入天堂——如果存在一个妓女的天堂的话。

孩童时代，在黎巴嫩故乡的小村庄，法都尔·阿博达拉曾给身为神父的叔叔当过圣唱团的团员。在回忆起“天主经”和“圣母颂”中的某些片断之后，这位商人扯起宏亮的嗓门，高声地为死者进行了祈祷。他用的是阿拉伯语，热忱满腔，情意真挚，悦耳动听，催人泪下。埃皮法妮娅无法自

制，竟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众人刚从墓地返回，太阳便消失了，冬季又来到了托卡亚格朗德。

14

没等冬季结束，埃皮法妮娅就离开了托卡亚格朗德。在这里欢度了圣若昂节和圣佩德罗节之后，她逢人便说，哪一次节日也没有像这次过得如此开心。

圣若昂节之夜，好几间简陋的住房门前点燃起了节日篝火，邻居们彼此登门拜访。五彩缤纷的烟火照亮了旷野，煞是好看。人们尽情地大吃大喝，妓女们个个兴高采烈。卡斯托尔·阿博杜因舞步轻盈优美，跳起结伴舞来谁也无法与他相媲美。埃皮法妮娅和祖莱卡一起做跳火堆的游戏，两个人结成了好朋友。

向天空放出大汽球把节日活动推向了高潮，除了蒂桑和科罗卡之外，其他的人都大吃一惊。濛濛细雨从天而落，众人聚集的大棚前面燃烧着一堆最大的节日篝火。人们把大汽球在篝火边充上烟气，点燃了引线，大汽球便冉冉升起，消失在夜空之中。隐没之前，和寥寥几颗依稀可辨的星星混在一起：假的星斗比真的星斗更加绮丽。

为了喝光科蒂妮娅酿制的热尼帕波果酒，也为了乘手风琴手佩德罗·西加诺尚未离去，人们又欢庆了圣佩德罗节之夜。

几天之后的清晨，卡斯托尔刚刚给埃利西奥那头名叫罗塞达的领头毛驴钉完掌——先用削蹄刀修好蹄子，然后钉上了四个亮锃锃的马蹄铁——便看到埃皮法妮娅已经做好动身的准备，正在等着他。头一天晚上两个人一起睡的觉，可埃皮法妮娅根本没提及要离去的事。她头上顶着一个包袱，里面装着旧衣服和拖鞋，这就是她的全部家当。

"蒂桑，我要走了。"她要和埃利西奥的驴队同行，免得路上连个伴儿也没有。"我能把你为我制作的那个带镜子的圆形扇面拿走吗？"她的目光和声音表明她已下定了决心，虽然多少流露出某些伤感，但同时又显得颇为骄矜与自负。

蒂桑把那面象征司水女神奥顺的带有镜子的铁皮制品从神龛中取出来，交给了埃皮法妮娅。他没有求埃皮法妮娅留下来，只是说：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

埃皮法妮娅打着赤脚，曲鬈的头发上顶着包袱，手里拿着那个带有镜子的圆形扇面，随着埃利西奥的驴队前往塔瓜拉斯去了。"可怜的牲灵"陪着她走了好长的一段路，但是当发现这位黑妞儿一去将不再复返，便掉转头来，又回到炉火旁边躺下了。虽依然又丑又瘦，但却已表明，它是一只勇敢的好猎狗。它守护着铁匠作坊，注视着主人蒂桑的一举一动。

路上，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遇到了一家塞尔希培州人，并要他们前往托卡亚格朗德定居。

1

如果唱着歌，再跟着几条狗，简直像一批朝圣者了。远远看到这一大家子人时，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心中想道。

纳塔里奥出生在圣弗朗西斯科河峡谷，年轻时游手好闲，从不放弃参加当地举行的任何宗教节日活动。他扮装过瞎子领路人，妓女的情人，修士的仆从。修士德奥斯科雷德斯①骑着阿波卡利波斯②母兽，在世界末日行将到来的前夕，呼喊着悔罪者，英勇无畏地走向最后的审判日。在他的一侧，预告未来的天使手里拿着的不是喇叭，而是一杆枪，正在进行瞄准练习。

① 《圣经》中的一个人物，是个异教徒。

② 《圣经》中象征世界末日的一头母兽。

参加复活节游行活动时，扮过耶稣蒙难的报信人，圣主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信徒，这位年轻的报信人敲响了恐怖的大鼓，在垂死者的节日上狂舞，四旬斋时接受涂圣灰，在一片赞美上帝的欢呼声中焚烧了犹大。在犹大的遗嘱中，留给民众的只有奇迹带来的恐怖和为履行诺言所付出的代价。啊，那里是没有公正可言的贫穷之地！在可可之乡，既没有朝圣者，也不存在奇迹。

2

在科布拉斯河沿岸的路上，经常可以看到一批批塞尔希培州人，陆陆续续地深入到附近的丛林中去，那里新开辟出的可可园正需要劳动力。从托卡亚格朗德路过的时候，他们顺便在法都尔的商店购买些生活用品，下到湍急的河里去洗澡，打听着各种消息。一些性子最急的男人，虽然钱很有限，却仍要拿出几枚硬币，去找女人寻欢作乐。这个地方太美了。

在贫穷的塞尔希培州故乡，流传着种种关于巴伊亚州南部的土地和可可种植园的神奇说法。那里的土地肥沃，很多地方尚未开垦，任人随意占有。可可园如同金矿一般，种植任何其他作物都无法与它相比。手握锄头和镰刀下田，赶着驴队运货，手执砍刀砍伐丛林，扛起枪来充当保镖，总之，不愁没有活计可干。只要敢想敢干，坚定果断，又会充分把握机会，谁都可以成为阔佬。

在集市上，人们讲述着这类业已经过证实的事例，说得千真万确，没有一点的虚构。可可之王恩里克·巴雷托上校的故事被写成诗篇，在六弦琴的伴奏下到处演唱，经过口口相传，已是人人皆知。“离开了西蒙迪亚斯时饥肠辘辘……”，到达可可之乡时还是个毛头小伙子，“他的资本只有一把砍刀”。先是做承包工，后来又当脚夫，“不分昼夜地赶着驴群”。不久，便在一个小村子里开了一家商店，“出售烧酒和弹药”。攒够了一笔钱之后便买下了一块地，把它“开辟成一片可可种植园”。当他如梦初醒时，“已经成为一位权势极大的人物”。被称为可可之王的恩里克·巴雷托上校出生在贫穷的西蒙迪亚斯，并在那里长大。每当逢年过节的时候，他总要给还留在故乡的亲戚们寄些钱去。那些麻木迟钝的塞尔希培州人仍然在贫困中挣扎，而他，可可庄园的上校，已经成为伊列乌斯市人了。

大道和小路上，走着一批批年轻的小伙子或壮年汉子，他们中有的已经结婚，有的还是单身汉。这些人刚到懂事的年龄或是能找到工作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时，便离开了处于封建制度下的乡村或是死气沉沉的小镇，前往巴伊亚州南部去了。

再见了，爸爸妈妈，请为我祝福吧，我要到伊塔布纳市挣大钱去。再见了，妻子和孩子们，我先走一步，到伊列乌斯市去挣钱，然后再把你们接去。在他们的行囊里，装着消灾解难的护身符，以免除染上黄热病和被毒蛇咬伤的危险；在他的心头上，则装着亲人们的思念和叮嘱、他们可爱的面容及其分手时抽泣呜咽和泪流满面的情景。父亲和母亲，妻子和孩子们，满怀期望地留在了家里。老人们一声不响，于

平静中重又对生活慢慢恢复了信心，对未来产生了幻想。感到后悔的女人们独守着空房，饱尝了孤苦寂寞的痛苦滋味。孩子们则等待着年龄一到，说声“再见”便准备离家出走。

夫妻同行的不多，携儿带女的更少，男女老少祖孙三代一起前来的尤为罕见。但也有这样的情况：一大家人决定一起动身，并希望永远守在一起，然而，这种因血缘关系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家族，最终却在可可之乡四分五裂了。他们之中有的在庄园里做工，有的在庄园主家的厨房里做饭，有的受雇去打埋伏，有的当了妓女。随着旧的传统的消亡，新的价值观念开始确立了。

不同的风俗习惯乃至不同的表达喜怒哀乐的方式相互交织，塞尔希培州人、腹地人乃至东方人连同他们不同的语言和腔调、不同的气味和口味、不同的祈祷词、粗话和民歌混杂，在这一交织与混杂的过程中，贫穷程度和野心大小各异的如此不同的家族既相互对抗又相互融合，任何事物也无法维持其原状而不发生变化。正因为如此，人们把到此地定居并开发这片新疆土的人称之为伊列乌斯人。

勤劳而坚毅的塞尔希培州人移民到了可可之乡。这里不愁没有活干，有些人还发了大财。这些都已成了行吟歌手演唱的材料，它使人产生梦想，诱使人穿上草鞋，动身前往巴伊亚州南部。在塞尔希培州人之间，存在着某种乡谊，只要有可能，他们总会互相帮助。

到达伊列乌斯市之时，一些塞尔希培州人往往随身带着某个地址：上写某位同乡的庄园，某位腰缠万贯的上校，在男人几乎走光了的小镇上，穷苦度日的人们总要提起他，行吟歌手也以他为题材进行演唱。

当年纳塔里奥逃出普罗普里阿的时候，也随身带着一位远房亲戚捎给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的口信。在一个四处潜伏着危险的世界，有个可以信赖的同乡会使人感到稍微安全些。

3

为了礼貌地回答老人的问候，在靠近这一大家子人时，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让母骡停下了脚步。老人脱下帽子，用疲惫不堪的声音道过午安之后，便向上尉问路。他想知道，他们走的这条路是否通往科布拉河两岸丛林中开辟出来的可可庄园，那里是否真的有人雇工。的确如此，收获季节就要开始了，可可果长势良好，看着都让人高兴。

其实不用问，纳塔里奥也知道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但是为了搭话，他还是问道：

“你们是塞尔希培州人吗？”

“是的，先生，”

“你们是一家人吗？”

上尉用眼睛数了数：除了三对夫妻之外，还有一个又高又壮的小伙子，一个梳着辫子的小妞，一个手拿捕鸟网子的小男孩。头上系着头巾的女人怀抱着一个不到一岁的婴儿，另一个年纪更轻的女人挺着个肚子，一共是十个人，很快就会是十一个了。上尉心里高兴极了。

“是的，先生，我们是一家人。”

“你们是从哪个地方来的呢？”

老人迟疑了片刻——万一消息已经传到此地了呢？——最后回答说：

“从马罗因附近来的。你听说过那个地方吗？”

“当年我到这里来的时候，曾经路过那里，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是普罗普里亚人。”

其他人都站着不动，认真地听着上尉和老人之间的对话。拄着一根树杈杈当拐棍、瘦骨嶙峋、灰白的鬈发上落满了灰尘的老太婆朝上尉迈近一步，怀里抱着孩子的女人也陪着她跨近了一步。同乡几乎就是亲戚了，和外乡人完全不同。这位来自普罗普里亚的公民很有身分，骑着一匹顶呱呱的母骡，坐在上好的鞍子上，说不定，他也许能帮他们的忙，成为他们的救星呢。站在烈日炎炎的路边，所以要多扯上一会儿不是没有某种原因的。这一家人口不少，尤其是出了那桩事之后，如何才能保持不四分五裂，各奔前程呢？老妇人不敢提出这个问题。她希望一家人能和睦相处，但是心里没有把握。

“这里见到最多的就是塞尔希培州人，但几乎都是年轻人，一家子一家子的很少，尤其是这么多人口的一个大家庭更是罕见。恕我冒昧，请问，为什么你们全家都一起来呢？”

一个汉子抢在老人前面回答道：

“我们那里找不到活儿干，听说这里有的是活儿可干，就是因为这个，没有其它别的原因。”

他没有看上尉，但是却打量了一眼其他人：问题已经回答了，任何人都无需再多嘴。回答是生硬而含混的，但是并无傲慢或挑衅的味道，只是有所保留、有所担心罢了，谁能

说得准呢？当儿子抢过他的话，伤了他的面子时，老人低下了头——凡事全由他出头露面和受到一家人尊重的局面已在马罗因那场乱子中宣告结束了。

纳塔里奥装作毫无察觉的样子，显得十分平静。他对这类事情太熟悉了，已经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见过多少人来到此地时枪口还在冒着烟呢？他一个个地打量着四个男人，心里琢磨着，他们当中是谁开的枪呢？他没有排除那个半大的小伙子。遇上这类事情，一个人的年龄往往可以加倍计算。

“就是因为这个，没有其他别的原因，回答得很对。你放心好了，我不是听忏悔的神父。人们一来到这里，就等于又获得了新生，过去的事统统一笔勾销。如果愿意的话，甚至可以更名改姓。”

这时，那个年纪最轻的男人松开了妻子的手，朝纳塔里奥走了过去：

“是他们欺负我们，把我们赶了出来。不是我们愿意到这里来的，而是被逼得没有办法。”

“住嘴！”刚才讲话的那位年长的汉子说道。

老人朝小伙子做了个手势，但刚到一半又止住了。上尉低头看了一眼小伙子肩上扛的来复枪，没有提问，也没有讲任何话。小伙子不顾父亲的手势，也不理会哥哥的喝令，毫无保留地把积压在心里的愤懑发泄了出来：

“你想象中的那件事并没有发生，她们不让我……”他指了指老太婆和挺着大肚子的女人——一个是他的妻子，一个是他的母亲。“我真恨不得把那个混蛋打死。”他看了一眼自己的手心，接着说：“哎，是她们把我的两只手给捆住了，使我的打算落了空！”

当时他曾怒火冲天，想拿起枪拚命，什么都不在乎了。小伙子刚刚结婚不久，年轻而漂亮的妻子已经怀有身孕，她紧搂着丈夫的脖子，苦苦哀求着：你要替我和孩子想想！母亲夺下了他的枪，宁死也不愿让儿子去犯罪，不愿让儿子被警察抓进牢房或是成为逃犯。

“我养了你这个儿子，不是为了让你成为凶手，不是为了让你在刑场上被枪毙。”从前，她的父亲和哥哥便是在这种徒劳的挑战中被人打死的。

这两个女人使他失去了开枪的勇气，结果只是空发了一通威胁而已。对参议员来说，威胁和企图犯罪并没有什么区别，不仅要两罪并罚，同时还要分别处治，所依据的便是在牲畜栏里颁布的所罗门的法律。

4

在烈日下的丛林路边上，塞尔希培州人述说着他们的经历，每个人都用特有的语调讲出了自己的那一部分。他们埋葬了过去，忘记了往昔的苦难，甩掉了压在身上的无用的重负，几乎恢复了冷酷无情驱使他们采取种种暴烈行动之前的状态。几乎恢复，但是不可能完全恢复：尽管创伤已经愈合，然而它却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痕迹。

上尉又听了一遍这种已经是不足为奇的讲述。一家男女老少辛勤耕耘，收成与土地的占有者兼牧场主、政治首领、州参议员对半平分。他们按时播种，届时收获，把自己所得

的部分拿到马罗因集市上出售。每逢星期天，女人们前往教堂，男人们则去酒馆，日子过得恬静而舒心。

一天，土地的主人无缘无故地收回了他所讲过的话，一切口头承诺统统不再算数。他们一家人必须交出耕地、住房、鸡舍、水井，有保障的生活和脸上的笑容，换来的只是十枚硬币。

老人被召进庄园，回来时带着参议员下令付给的那笔钱。无需讨价还价，或是收下，或是不要。他们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收拾好行装，去另寻栖身之所。眼睛发热，喉咙发梗，找谁去申诉呢？找主教大人？

的确，因悲痛欲绝而失去理智的女人能从主教那里得到安慰。参议员这一出乎意料的决定也伤害了主教的利益：这些善良的人畏惧上帝，每周都要给他送去肥肥的公鸡、精选出来的水果和新鲜的蔬菜。主教劝导他们应该忍耐，应该服从。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眯起双腿，十指交叉地放在凸起的大肚皮上说——由于参议员本性慈善，你们应该认为自己是颇为幸运的人。参议员是土地的主人——难道土地是你们自己的吗？——如果他愿意的话，完全可以一分钱不付就把你们赶走，也不给你们规定什么离开的期限。他需要那片肥沃的耕地，需把它变成牧场来放养牲畜，让地里生长出茂盛的牧草而不是木薯和红小豆。他喜欢饲养牲畜，这再合理不过了。参议员先生表现出了双倍的慷慨大方：第一，让你们耕种和收获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第二，付给了你们他本不应该付的一笔钱。主教大人还提到了参议员为他们规定了离开的期限，这样，在搬走之前，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周末的集市上把他们最后收获的农产品卖掉。上帝是伟大的，你

们应该感恩戴德才对。然后便为她们祝福。

如果不是怒不可遏，如果没有空发一通威胁，这件事本来不会节外生枝，惹出其它麻烦的。但是，得知有人竟暴跳如雷，竟口吐狂言声称要进行报复，参议员不禁大为生气：他不能容忍忘恩负义的行为。于是，他取消了搬离的期限，下令立刻把一家人赶出去——如果发现这个家庭中的任何一个成员还留在他的土地上，那就休怪他手下无情。

至于那个竟敢想要谋杀他的狂徒，则必须要好好地教训一顿。参议员派人把他抓起来，捆在畜栏边上的一个木桩上，不给水喝，不给饭吃，要活活地让烈日把他晒死。

参议员手下的人必须要把孕妇拖走，因为她死抱着丈夫的双腿不放，准备与他一起离开人世。老太婆则守在马罗因教堂圣器室的门口，一直等到主教出来见她。她本来是上帝羊群中的一头温驯的母羊，现在却突然发疯般地狂怒起来，仿佛是被魔鬼缠了身。主教先生，如果不把我儿子放开，我们全家都要回去，让他们一个一个地把我们全部弄死，首先从我开始，来它一场大屠杀。主教遇事总是不慌不忙，反复掂量，这一次却有些惊慌失措，肚皮一阵发凉。

“愿上帝宽恕你。我去看看能不能帮帮你的忙。”

参议员接受了神父的求情，再次证实了他的慷慨大度。他下令给那个无赖松了绑，及时地让他与属于劣等种族的家人团聚。但在此之前，却使用过去仁慈的奴隶制时代惩罚黑人的戒尺，狠狠地在他的掌心上打了二十四大板。

参议员不能容忍心术不正的恶人呆在他的领地上。塞尔希培州的土地、河流、树木、动物、道路乃至正义统统属于他所有。他还有一些小小的伙伴，即那些富有的榨糖厂厂

主，其余的人则全是奴隶。

5

“我们就这样被赶了出来……”

肩上扛着枪又有什么用呢？为时太晚，机会已经错过了。最好还是听从母亲的劝告，忘掉这一切，把掌心被打得火辣辣地肿胀起来一事置于脑后，不再去想它好了。

“结局完全可能会更加糟糕。”老太婆说道，“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苦日子到头了，我们已经活过来了。上帝一定会保佑你，让我们一家人永远守在一起。”

上尉对此事未加任何评论，不说是也不说非，不支持也不反对，不表示赞同也未进行指责。小事一桩，平平常常，无关紧要。老太婆说得很有道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只要一家人守在一起，他们就能够由苦变甜，过上富裕的好日子。这一家人口很多，不招惹是非又勤劳肯干，会种木薯、红小豆、玉米，会饲养鸡和羊，为了奠定根基和不断发展，托卡亚格朗德现在正需要这样的人家在此落户定居。有了第一家之后，其他的人家便会接踵而至。

“你们真想一家人守在一起吗？”

“我们是这么想的，但听说并不容易。”老人重新开始讲话，又成了一家之主。

“你叫什么名字？”

“安布罗西奥，随时听候您的吩咐。”

“这位大娘，你叫什么名字呢？”

“埃万热莉娜，人们都叫我万热。难道就真没有办法……”

“除了死之外，一切都会有办法的。”

上尉开始报出了自己的名字和头衔——这个地方的人都认识我。接着便讲起了托卡亚格朗德：离这里不到一里格的路程，是个正在发展中的小地方，景色美极了。河边有很多空地，他们可以在上面种植红小豆、玉米、木薯。这些地都没有主人，谁第一个到就属于谁所有。如果他们要到可可庄园里干活，那么一家人就只能分开了。

“那里的土地真的没有主人吗？”

“好开垦吗？”

“万一以后……”

地种好了之后又被赶走，老太婆已经目睹过两次这种事情了，是见证人，也是当事人。

“这里天高皇帝远，万热太太，和塞尔希培州不一样。塞尔希培州那里一切都已经有了主人。”

万热心里踏实了，不再担心和犹疑，她把这位普罗普里亚的汉子看成是命运的使者。但是老人安布罗西奥另有所虑：

“我们连开始种地要用的钱都不够。”

“这好办。你们到了那里之后，去找一个名叫法都尔的土耳其人，告诉他，是我让你们去找他的，他会提供给你们所需要的一切。”

上尉最后解释了他为什么如此热心：

“我从没见过比托卡亚格朗德更美的地方，但是必须有

了人家在那里落户定居，有了小孩子和家畜，它才能发展起来。”

刚才突然抢在老人之前回答上尉提问的汉子一直没有讲话，这时候开口问道：

“你是那里的人吗？”

“我已经说过了，我出生在普罗普里亚。但是，当我的末日来临时，我将会死在托卡亚格朗德。”

6

从塞尔希培州来的一大家子人扬起阵阵尘土，在小路上消失了。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思绪万千，回忆起了圣弗朗西斯科河两岸的峡谷和那里贫瘠荒凉、变化无常的牧场。丛林一片沉寂，上尉仿佛听到了阵阵哀怨和痛苦的呼叫。瞬息之间，他又和信徒德奥斯科雷德斯并肩而行，准备宣布世界末日和人民解放之日行将来临。然而，阿波卡利波塞却是一头慢腾腾的毛驴，为了与可憎恨的帝国进行对抗，这位身为预言家的信徒至少应该骑上狼人或是无头母骡。人生依然毫无价值可言，连惩罚黑人的戒尺都没有被废除，其它的事情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为什么要回忆起这些遥远的往事，自寻烦恼呢？他与他的出生地之间的联系早已断绝，眼下需要关心的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如今，匕首和手枪已经代替了旧式猎枪，这是口头协议得以执行和公正得以实现的保证。

纳塔里奥的嘴唇绽开了一丝微笑：当见到带着他的口信的那一大家子塞尔希培州人时，土耳其人肯定要大吃一惊。就在那一天上午，他们两个人还一起聊天。谈到托卡亚格朗德发展前景时，纳塔里奥曾无意地说道：

“法都尔老兄，正像我曾对你讲的那样，如果这里只能见到脚夫和妓女，而没有人家前来落户，那么此地就不会有大的发展。不过你不必失望，我很快就能搞到一些塞尔希培州人到这里来定居。现在已经开始有了这种需要：新的可可庄园就要结出可可果了，钱马上就会滚滚而来。”

“上尉，但愿这是上帝借你的口所讲出的话，现在所需要的正是钱。”

“难道你不相信吗？你知道周围这一带有多少个新的可可种植园吗？”

“要是不相信的话，我就不会留在这里了。只不过我原以为钱会来得更快一些，而现在却很慢。”

“法都尔，不用着急，凡事都要有一定的过程。过去来钱不多，因为种植园的可可树正处于生长阶段。老兄，你想过没有，等到这些种植园的可可树都结果的时候，将会是什么样子呢？必定是无边无际，一片金黄。到那时候，托卡亚格朗德将不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地方，会很快超过塔瓜拉斯，把它抛在后面。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就把我说的话记在一张纸上。”

“上尉，上帝是万能的。不过，什么时候你这位高贵的朋友才能把塞尔希培州人弄到这里来落户呢？”

“就在这几天，法都尔，就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

就在那一天的上午，从阿塔拉亚庄园动身路过托卡亚格

朗德的时候，上尉曾经这样说过。就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这句话仿佛是有意讲出来的，仿佛事先已经有所约定似的。这一大家子人到达托卡亚格朗德时，土耳其人必将大吃一惊。可惜的是，上尉无法看到他当时的表情，听不到叫他的大嗓门了。土耳其人将会就这种罕见的巧合与上帝进行对话。法都尔·阿博达拉的上帝就近在身边，几乎如同是他的一位家庭成员，一位强大的和亲密无间的朋友，一个生意上的合伙人。

上尉敬重法都尔，这位狡黠的土耳其人能说会道，懂得寻欢作乐，是个精明的商人，做起生意来有股拚命的劲头。他曾是个很有名声的流动商贩。时至今日，庄园里的人们还在不断为他不再去那里卖货而深感遗憾。此人颇有远见，当看到前往托卡亚格朗德的驴队和行人不断增加时，便来到这里定居经商，经历了艰辛的时日而不发一句怨言，忍受了各种苦难而没有退缩一步。他是上尉的一个快活的朋友与伙伴。

从塞尔希培州来的一家人抵达托卡亚格朗德，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开始修建自己的住宅。

1

夏日的午前，上了年纪的雅辛托·科罗卡和年纪轻轻的贝尔纳尔达这两个妓女正在小木屋的门口晒着太阳。木屋是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派人给她们修建的。雅辛托在缝补旧衣服，贝尔纳尔达在梳理头发：她的满头浓密的乌发非常漂亮，这一点她自己心里也有数。只见她一根根地仔细察看着，寻找着头虱。

正在重新费力地穿针引线的科罗卡侧眼看了一下同伴，打破了沉默与宁静：

“妓女一怀孕就不值钱了。早知如此，不如当初留在庄园里砸可可壳。”

科罗卡讲话的声音很低，刚刚可以让人听到。接着她又低声地不无同情地责怪起来，可目光却盯着自己手上的活

计，仿佛是在讲给自己而不是讲给任何其他人听似的。贝尔纳尔达听到的时候也同样如此，仿佛什么都没有听到，仿佛午前的宁静还在持续。

“为什么鬼迷心窍，一定要怀孕呢？看吧，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谁是这个不幸孩子的父亲，保准不知道！”

微风吹拂着河水和树冠，吹拂着贝尔纳尔达的满头秀发。科罗卡带着教训的口吻说：

“没有头脑的人就不要当妓女，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营生，而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职业。如果以为捉捉虱子，咧开嘴笑笑，在那个地方洒点香水，这样就可以当妓女，那就大错特错了。妓女和修道院的修女一样，也要舍弃一切：父亲、母亲、兄弟姊妹、自己的真名实姓以及生儿育女的权利。所不同的只是，修女会变成圣女，能够进入天堂，坐在上帝的身边。而我们却永远只能是妓女，永无出头之日的罪人。”

她遥望着河流和山丘后面的远方，强烈的阳光刺痛了双眼：

“躲在妓女家的一个角落里啼哭，鼻涕拖得好长，脸上脏乎乎的，身上一股臊臭味，这样的孩子我见的太多了，让人看着就心里难受。妓女的孩子是没有人保护的可怜虫。只有疯子才会以为妓女也可以生儿育女。最惨不过的事情就是妓女接客的时候还有孩子在身边。”

她停下手中的活计，仔细看了看已经退了色的上衣破洞处缝上的补丁，话却一直没有停下来：

“要是不知道怎么才能不怀孕，为什么不去问问那些上了年纪的女人呢？我就从来没有怀过孕，可我当妓女的时间已

经不知有多久了，两只手再加上两只脚的指头，都不够用来计算我当妓女的年头。不是现在人们才管我叫科罗卡的。”

她停顿了片刻，略有些迟疑，因为她从不肯把对往事的回忆讲给其他人听。但是，如果她不去救救贝尔纳尔达，这个无知的傻姑娘就将会因为一个孩子而永世背上沉重的十字架。论年纪，贝尔纳尔达可以当她的孙女。

“是我母亲教给我怎样才能和伊利迪奥睡觉而又不会怀孕的，当时我还是个年轻姑娘。上校单给我找了一套房子，我们就在那里同居。奥拉沃是同我睡觉的第一个男人，有痨病，不久就吐血死了。正在这个时候，上校看中了我，给我找了房子，要什么给什么，有时候我不要他也给我买。只要我一开口，他就让人给我送来，而且是要一个给两个。上了点年纪的男人爱上一个女人时都是这样。你算交上好运了，我母亲不止一次地这样对我说。但是不能怀孕，因为这是马尔科莉娜太太所不能容忍的。七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是个很体面的女人。难道你以为我生下来就只配当妓女吗？只是在上校死去之后，我的好日子才告结束。马尔科莉娜太太派人来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把我赶了出来。这是她穿上寡妇的孝服，成了庄园的主管之后，下达给打手们的第一道命令。”科罗卡的目光离开了手中的活计：“要是当时她让人把我打死就好了。”

从遮在脸前散开着的头发的缝隙中，贝尔纳尔达注视着科罗卡那茫然的目光。在强烈的阳光下，那双空洞无物的眼睛仿佛盲人的一般。科罗卡一边重新做起活计，一边接着说道：

“要是早问问我，我是会教给她的。只要对我说一句：

雅辛托，我们怎么才能不怀孕呢？可是她问过吗？不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就应该避免怀孕。”

她开始补起一条裙子来。在瞥了一眼贝尔纳尔达凸起的肚子之后，声音变得温柔起来：

“不过现在也用不着苦脑。我知道一个偏方。在从林里，我们可以采集到一种树叶，用它熬成汤药，百分之百地管用。有个女人，喝下去几个小时之后，当天就把胎儿打下来了，干干净净，一点不剩。这种药必须在洗澡时身子泡在水里喝下去。这个办法我是从已经死去的克雷米尔达那里学来的。她总是怀孕，这倒不是因为她想要怀孕，而是因为她就是这么一个女人，一和男人睡觉就怀孕。那么好吧，怀上多少，就打掉多少。”

她正面直视着面前的这位姑娘：贝尔纳尔达与她同住一室，同操一种职业，那么年轻，一点事都不懂。科罗卡不能看着她去受苦受难：

“我是在与你说话，把你看成是我的孙女。今天我就准备药水。味道很苦，可是能把孩子打掉。你今天下午四点左右时喝下去，明天一大早肚子里的孩子就没有了。听见了吗？”

贝尔纳尔达抬起头来，把头发向后拢去，最后迎着一直喋喋不休的科罗卡的目光，说道：

“请你原谅，可我不想喝任何药水把孩子打掉，我不会到从林里去采集那种树叶的。我知道你不是出于坏心，而是为了我好，只不过我所以怀了孕，是因为我想要怀孕，而不是因为无知。我父亲和我睡觉时我怀过孕吗？因为我不愿意跟他生孩子。当他掰开我的大腿时，我就把全身其它部位统统封

闭起来了。”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什么感觉也没有吗？”

“说出来你也许不相信，以为我是在撒谎。最初几次，我只感觉到气恼，只是想哭。到后来，连这种感觉也没有了。”她耸了耸肩膀，仿佛是要把过去经历的那种痛苦驱除掉：“我根本不想回忆那时的情景。现在我一点也不在乎我怀了孕。我所以怀孕，是因为我想要怀孕，我要把孩子生下来，谁也拦不住。”

说完她伸了个懒腰，把两只手放在肚子上面，有意让它更加显眼。随后她拿起科罗卡的一只手，吻了吻。

毫无办法，任何药水也无济于事。科罗卡点了点头，表示赞同。猜到了其中的奥妙之后，她便没有理由再责怪贝尔纳尔达了，讲话的声调于是变得亲切起来：

“我明白了，是他的孩子，对吗？”

不用讲出名字，贝尔纳尔达就知道科罗卡指的是谁，嘴唇流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对，你猜得不错，正是我教父的孩子。”她扬起头来，阵阵轻风吹动着她披在肩头上的乌发。科罗卡看到贝尔纳尔达眼望着南方，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在这个世界上，我还要得到什么呢？我还能向上帝祈求什么呢？但愿生下个儿子，和他一模一样。”

“他的孩子长得都随他。济尔达给他生的也好，其他女人给他生的也好，都长得像他。”

“我将要生的这个，在长相和胆量上都要跟他一模一样。”

每一个活着的人，不论多么卑微，多么贫穷，多么不

幸，多么孤单，都有权利享受这一点欢乐，而不可能总是在痛苦中挣扎。要做出何种的牺牲，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这是无关紧要的。雅辛托自己就曾为一时的情欲冲动而付出过高昂的代价，但即使是兴奋和欢畅结束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可怕的孤独和寂寞，她也从未后悔过。说到底，除了因为爱而感到苦恼、渴望、焦虑、幸福，还能对生活提出什么要求呢？值得为此去冒险，哪怕付出的代价再高，也仍然是合算的。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白白得到的。一切都要付出代价，有时候甚至要付出生命，我见过这种事。既然你是因为想要生孩子才怀了孕，而且准备把它生下来，那就谁也无权干涉，无权责难。不过，将来你要是抱怨的话，那可就无济于事了，你必须要默默地忍受。"

"抱怨，抱怨什么？你讲给我听听。你没看到我高兴得快要发疯了吗？"

贝尔纳尔达心花怒放，得意洋洋，简直是忘乎所以了。

"你有点忘乎所以了。你要为生孩子的事做好准备，连丛林里的野兽下崽还要进行准备呢？"

"到临近生产的时候，我再和你商量。"

"最好一次都商量妥。你准备到哪儿去生？在塔瓜拉斯，还是在伊塔布纳市呢？"

"我就在这里生。"

"就在这里生？你疯了吗？这里连个接生婆也没有。"

贝尔纳尔达又笑起来：

"没有？你不行吗？"

"我？"科罗卡不禁大吃一惊。"我从前干过各种各样

的事情，你可能不相信，我甚至护理过患天花病的人，不过却从来没有接过生。”

“那你就准备为我的孩子接生好了。”

老科罗卡沉默不语了。她不止一次见过生孩子的场面，在那奇迹般的时刻为产妇帮忙，送来盆、水和尿布。当地一些接生婆俨然皇后一般，她们脚步平稳，动作极其小心，说话干脆利落，本领高强，令人折服，手里握有上帝的权利，备受人们的尊敬。当科罗卡再次开口时，喉咙突然变得有些发梗和嘶哑，声音是从肺腑里发出来的：

“你真想让我为你的孩子接生吗？你认为我有这个本事吗？”她把针线和正在缝补的衣服放在了一边。

“只要你肯，没有你想干而不能干的事情。”

“给一个孩子接生，帮助他到这个世界上来，啊，上帝太值得赞美了！”她看了看自己一双瘦骨嶙峋的手，说，“我看我能行！”

“我生了孩子之后，咱们就成了干亲家了。”

“我们从圣若昂节开始，就已经是干亲家了，难道你忘了吗？我们是一起跳跃篝火的干亲家，现在又要成为生死之交的干亲家了。”

她摇了摇头，不无自责地说道：

“可我过去却主张，不等这个孽种生下来，就把他干掉。真是个老糊涂！”

两个人都愉快地笑了起来。初夏的一天，托卡亚格朗德一间小木屋的门口，两个正在晒太阳的妓女，一个已上了年纪，一个还十分年轻。她们发自内心的笑声宛如阵阵轻风，使树冠兴奋不已，使河水战栗不止。这是无忧无虑、纯粹由

于高兴而发自内心的笑声，

2

“只能是这个地方。”安布罗西奥停下脚步，十分肯定地说道。

河流的两岸是一片平原，四周环绕着陡峭的小山，构成了一块平坦的盆地。低矮茂密的植物覆盖着尚无人居住的河两岸。左岸，远处可以看到几间分散着的简陋的房舍。眼前，沿着路边是一排低矮的小屋，较为醒目的是不多的几间瓦房和木屋。旷野上，还有一间很大的草棚。

“那个汉子说得对，这个地方的确很美。”老人喃喃说道。

“是上尉。”老太婆万热纠正道，“他说他是上尉，纳塔里奥上尉。”

安布罗西奥和万热莉娜——人们都叫她万热——都瘦骨嶙峋，满脸皱纹，其实前者才刚满五十岁，而后者还不到五十。他们从自己的田园里被赶了出来，希望能寻找到一片土地，自耕自种，自享劳动成果。他们望着眼前古老而茂密的原始丛林，这是一片尚无人居住的土地，谁来开垦就归谁所有。难道这又是一场骗局，一场卑鄙的阴谋吗？为什么一个身为上尉的汉子要骗人呢？可怕的灾难发生在遥远的塞尔希培州，土地被人强占了，不过它已成为历史。

迪诺拉怀里抱着孩子，一直站在万热的身边。她转向丈夫

若昂·若泽——人们叫他让泽——对他莞尔一笑。长途跋涉结束了，他们总算能放下可怜的行李，可以安家了。她曾以为，他们将永远无法找到一处安身之地，在那里耕田种地，春播秋收，饲养猪和鸡，把现在的孩子养大，而且还要再生上一个。她曾担心孩子会死在路上，死在自己怀里：可怜的孩子营养不良，连哭的力气都没有，只是低声而缓慢地呻吟不止。

丈夫向前跨了一步，站在母亲和妻子的中间，用手指抚摸着妻子带倦容的面颊，回报她一个微笑。他，若昂·若泽，脸上许久没有露出过笑容了。在马罗因的那场灾难发生之前——是昨天发生的，还是已经过去许多年了呢？——迪诺拉在灌木丛中安置了家园，她的脸色红润可爱，眼睛明亮活泼，柔情似火，性欲强烈。入夜之后，若昂把她搂在怀里，两个人一起高高兴兴地嬉笑，一起快活地喘息和呻吟。

粗糙的指头，脏乎乎的结着老茧的手，刚刚触到迪诺拉的面颊，她那干燥的双唇便绽开了羞怯的微笑，仿佛创伤被敷上了神奇的油膏，不仅治愈了流露在表面的痛苦，也医好了隐藏在内心的悲哀。丈夫的手指头不仅使他感到温柔和安慰，也燃起了她的熊熊欲火。迪诺拉感到自己像死而复生一样，再次成为了一个女人：既会劳动，也会上床做爱。

周围美丽的景色却无法掩盖此地的贫穷，让泽面带愁容地说道：

"我原以为是一个小镇，原来却只不过是个居民点，一切都刚刚开始。"

落在后面的人也赶了上来，走到两位老人的身边。他们头顶烈日，在路的拐弯处停下来，凝望着眼前这片给他们以

希望的土地，打量着附近的小山和房舍，心情十分激动。究竟有无可靠的把握，他们还不敢断定。感到担心，有着疑虑，但是仍要千方百计地摆脱生活的折磨与痛苦。上尉的话使他们深受鼓舞：这里的土地不仅很多，而且肥沃。

“地很好，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地是很肥，看看那些树长得多么繁茂。”

“要开垦丛林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

“我看那个汉子……”

“是上尉！”万热再次提醒说。

“我看他指的是河对面的那些地。”手上挨过戒尺的阿格纳尔多指着对岸繁茂的丛林说，“只需把地开出来，种上庄稼就行了。”

“但愿如此，这样再好不过了。”尽管如此，让泽心里仍有疑虑：“只是怕没人买我们种出来的东西。”

“上尉说，很快就会有人买的。”

“愿上帝保佑。”

“上帝一定会保佑的。”

一家人又开始上路。老安布罗西奥拄着拐棍走在最前头，恢复了一家之主的尊严。万热抱起孩子，好让儿媳妇和她的男人手拉着手走在一起。阿格纳尔多伸出手，挽住了气喘吁吁的妻子，这位孕妇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了。

“快到了，莉娅，没有多远了。”但愿她不要提前把孩子生下来。“你为什么哭呢？”

“我太高兴了。”

“哪个是土耳其人的家呢？”

梳着辫子的小妞名叫迪娃，她回答了哥哥提出的问题：

“大概是那所房子。”她指着那间用石头盖起来的漂亮的作坊说。

“喂，走吧！”

这些疲惫不堪的塞尔希培州人朝那边走去，既有所疑虑，又不无信心；既担心厄运的降临，又对前途寄予期望。小男孩和半大的小伙子赶到众人面前，朝河边跑去。

“你们要到哪儿去？”

“妈妈，让他们去吧。连我都想下到河里去呢。”迪娃说道。她的头发上落满了灰尘，失去了柔性，脸上脏乎乎的，身上散发出一股臭味，太需要好好地洗个澡了。

“我也是这样。”挺着大肚子的孕妇说。

“不急着去，现在我们先要去找那个土耳其人。”

3

瘦猴一般的小男孩十二岁，他把捕鸟用的网子丢在岸边，脱去破衣烂衫，跳进了湍急的河水。

他的哥哥阿乌雷里奥回身向后看了一眼：一家人正走在路上，扬起了阵阵尘土，除此之外，便见不到任何其他人了。他脱去衬衫，接着便开始解裤扣，恰在此时，耳边却响起了一阵嬉笑声。阿乌雷里奥朝河的下游望去，突然发现，在石头围成的一个天然的大浴盆里，有一伙兴高采烈的女人。他愣在那里一动不动，双手紧提着裤子。这些女人随便得很，有的半裸着身子，有的一丝不挂，正在那里一边洗衣服、洗

澡，一边兴高采烈地聊着天儿。小伙子一下子有些神魂颠倒了，不知道怎样才能不使裤裆里的那个玩意儿硬挺起来。真是个富足而又慷慨之地，随意就可以看到女人的大腿、臀部、乳房和奶头。这一年，阿乌雷里奥十七岁。

小男孩在河里自由地游着泳。他首先征服了这条河流，然后将会征服这里的树木、猴子和小鸟。

4

鹰钩鼻子，鬈发，不纯正的语音语调，认出一个土耳其人并非难事。在石头盖成的房子里，他们见到了一个肤色极深的黑人，腰间围着一条脏乎乎的兽皮，正在炉前打铁。土耳其人绝对不会有这种肤色，迪娃不禁笑出声来。

蒂桑放下手中的活计，不明白这个梳着辫子的小妞为什么要笑，却也跟着笑了起来。随后，他又看到了两个老人和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远处，从河边走来的贝尔纳尔达正穿过旷野。迪娃感到很踏实，很自信。她的身体细弱瘦小，像个孩子，而神情却如同一个经过生活磨练的大姑娘了。

"那间大木头房子就是土耳其人的家，前面是店铺，后院是他住的地方。下午这个时候，法都尔不是在睡觉，就是在算帐。我领你们去吧。"

蒂桑好奇地陪着他们来到了店铺。法都尔正趴在柜台上，琢磨着记在一个本子上的名单和日期：借钱给他的人和向他借钱的人的姓名以及需要付款和收款的日期。

“是纳塔里奥上尉让我们来找你的，他说这里的土地适合种庄稼，还说你会提供给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土耳其人一个个地瞥了他们一眼：

“你们是从塞尔希培州来的？”

“是的。”

土耳其人马上做出了一个令塞尔希培州人无法理解的动作来：这位魁梧高大的汉子跪下来，把手举向空中，用阿拉伯语高喊起来。他在同一个可以信赖的大人讲话，仿佛此人便是上帝。法都尔满面欢愉，赞美的话语脱口而出：“我的干亲家纳塔里奥从来是讲话算数的。今天上午他答应说，很快就会送塞尔希培州人到托卡亚格朗德来安家落户，还没到傍晚，第一批就到了。上帝实在值得赞美！”

他站起身来，为了表示自己内心的巨大喜悦，开始拿出酒来请男人们喝。他略微想了一下，又到库房里取来了热尼帕波果酒——为了欢度去年冬天六月里的节日，死去的科蒂妮娅酿制了大量的这种果酒，这一瓶还是那时候剩下来的——，送给老太婆万热、生过孩子的迪诺拉、怀着身孕的莉娅和梳着辫子的迪娃四个女人喝。迪诺拉和迪娃喝果酒，莉娅要喝白水解渴，而万热则要喝烧酒。算上迪诺拉怀里抱着的孩子一共是八个人。但是，他们告诉法都尔，还有两个男孩子，他们跑到河里洗澡去了。

“塞尔希培州人！”土耳其人莫名其妙地高喊了一声。

他将帮助他们安置下来。土地就在那边，多得很，只要跨过河去就行了。河上没有桥，也没有船，要从河水湍急的那个地方踏着石头过去。冬天因为下雨，过河会困难些。地是上等的好地，正等着人去种。

“真的是没有主人的地吗？”

“现在已经有了，那就是你们。你们随便去挑选好了。难道上尉不是这样讲的吗？”

“他是收税员？是公证人？”

“几乎如此。”

若昂·若泽依然如鲠在喉：

“收下来的东西我们卖给谁呢？”

土耳其人伸开了他那巨大的双臂：

“丛林后面，到处都是刚要开始结果的可可园，是不会缺少买主的。”

就在同一天上午，他的干亲家曾这样讲过，而只有疯子才敢怀疑纳塔里奥·达·丰塞卡所说过的话。

为了最初几天不露宿室外，法都尔主张让他们住进大棚。那里是脚夫和其他过往行人落脚休息的地方，夜里很热闹，有时候还会成为跳舞和其它娱乐的场所。蒂桑脸上一直挂着微笑。他建议说，如果愿意的话，女人可以住进埃皮法妮娅原来住过的那间茅草房。科蒂妮娅的那一间已经被一个新来的妓女占了。特别是对怀有身孕和要喂养的婴儿的两个女人来说，这要比住进大棚好多了。只是房子的位置不好，在下蛤蟆街，那里住的都是妓女。

“那有什么关系呢？”万热说。

科罗卡到小店来买煤油，这个时候见到这么多的人不禁感到奇怪。

“都是塞尔希培州人，上尉让他们到这里来的。他们要在河的对岸开垦荒地，种植木薯、红小豆和玉米。”

“这里正需要这样的人来。”

男人和女人们陆续从毛驴街和下蛤蟆街赶来，喊喊喳喳地问长问短。人们纷纷为他们排忧解难，提供方便。有的人给他们送来了吃的东西。迪诺拉怀里的孩子被人抱来抱去。

5

纳塔里奥的妻子济尔达从牛车上跳下来时，人们所以没有点燃起鞭炮来欢迎她，仅仅是因为上尉忘了提前通知法都尔罢了。尽管如此，大家所表现出的热情却绝不亚于两个月前塞尔希培州人抵达时的那种程度。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终于决定开始在此地修建他的住宅，这件事标志着托卡亚格朗德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附近种植园里新长起来的可可树已经开花，就要结出第一批果实了。

几天前，巴尔比诺和卢皮斯西尼奥开出了一条小路，爬上了山顶，确定了建房的地点。巴斯蒂诺·达·罗萨和吉多正在博阿维斯塔庄园，忙着为上尉建造发酵可可果用的木桶和晒可可果用的船形木器。济尔达此次前来，是要与石匠和木匠一起，就工程的总体布局以及各种细节做出最后的决定。这是一项大工程，它的主人不是一位普通的人物，而且家庭人口众多：一个妻子和八个孩子，其中五个是妻子所生，另外三个是养子。奇怪的是，这八个孩子彼此长得都十分相像，济尔达则对他们也一视同仁，仿佛都是她亲生的一般。

当牛车还在远处吱吱作响时，当地的居民们便热情地赶到旷野去迎接她。纳塔里奥骑着一匹黑色的母骡，缓慢地走

在牛车的前面，带领着众人朝科罗卡和贝尔纳尔达居住的小木屋走去。这两个女人正在门口等候着。

济尔达带来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埃杜，排行老大，十三岁，身体健壮，长得和他的父亲一模一样。另一个是最小的儿子，出生在械斗年代刚刚结束、纳塔里奥赢得了一片土地并且把它开辟成可可种植园之后不久的日子里，博阿文图拉和他肥胖、圣洁的妻子埃尔内斯蒂娜做了这个孩子的教父和教母。为了向教母表示敬意，受洗礼时，孩子取名为埃尔内斯托。

济尔达身材瘦削，看上去弱不禁风，其实却很健康，精力充沛。她拉起裙边，跳下了牛车。教女贝尔纳尔达吻着她的手，说：

“为我祝福吧，教母。”

“愿上帝保佑你，我的孩子。你好哇，科罗卡，你越来越硬朗了。”

“上帝保佑你，我的身体还算可以。”

纳塔里奥跳下母骡，松开了它的肚带。他准备陪济尔达看过那座小山之后——他们的家将盖在山顶的一棵大树旁边——立刻继续赶路。埃尔内斯托从牛车上跳下来，用绳子牵着一只小狗。小狗显得有些害怕，咧着嘴，龇着牙，不肯往前走。济尔达用指尖敲了敲前来迎接的卡斯托尔·阿博杜因伸出来的手，对他说：

“蒂桑先生，这是我给你带来的一只小母狗，生下来才一个月。纳格里尼亚一窝生了六只小狗，听说你有一只公狗，就让这只给它当老婆吧。”

说完，开心地笑了一下。认识济尔达的人，对她持家和

照看亲生的和收养的几个孩子的方式都十分敬佩。对纳塔里奥来说，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位妻子：虔诚，谨慎，坚强。

“你要等它长大之后……”黑人蒂桑对在小狗身边不听话地跳来蹦去的“可怜的牲灵”说道。

他摸了摸小狗的脸，挠了挠它的肚子，然后把它放在地上。“可怜的牲灵”用爪子碰碰它，开玩笑似地汪汪叫着。蒂桑把这只小母狗取名为“奥费雷西达”①，一则因为这是他收到的礼物，二则因为这只狗虽小而胆子却很大，跳来跳去主动地向“可怜的牲灵”进行着挑逗。

纳塔里奥扯着埃杜的耳朵，对桑蒂说：

“这是我的大儿子，名叫埃杜阿尔多。我也把他交给你，留下来跟你学铁匠手艺。你要把他变成一个跟你一样的好铁匠。”

“你就放心地交给我好了。”

“我们进屋去吧。”科罗卡说。

炉子上煮着刚刚过滤好的咖啡，临时当桌子用的煤油箱的上面摆放着吃的东西：面包果、烤干肉、面食、芋头、熟透了的雅卡果和芒果。这种名为“牛心”的芒果是绿色的，熟透之后味道甜美，任何其它种类的芒果都无法与它相比。纳塔里奥只是匆忙地尝了几口，因为他急于赶路：

“我该走了，今天我还要赶到种植园去。你们慢慢闲谈吧，有的是时间。”

在陪丈夫和当地的居民前往小山之前，济尔达送给科罗卡一双拖鞋，上面带有一个红色的绣球，是来自伊列乌斯市

---

① 葡萄牙语ofrecida的译音，意为“主动送上门的”。

的一件上好的礼物。送给贝尔纳尔达的一个小包袱，里面装有婴儿用的小衣服：漂亮的睡衣、镶有花边的小鞋、和配有一根白带子的蓝色包头巾，全部是济尔达亲手缝制的。论起针线活来，谁也不如她心灵手巧。

贝尔纳尔达的肚子挺得老大。准是一对双胞胎，济尔达摸着教女的肚子开心地说道。贝尔纳尔达两眼肿胀，没能陪同教母一起爬上小山。卢皮斯西尼奥和贝尔比诺手握砍刀，把新开出的小路又加宽了一些。

自从陪同文图里尼亚——他很想了解大埋伏的详细情况——爬上这座小山的山顶之后，纳塔里奥再也没有来过这里。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当时，那场夜间的倾盆大雨、夜间的埋伏——一次大埋伏——刚刚过去不久。

落 脚 点

老妓女雅辛塔·科罗卡成了呱呱叫的接生婆。

1

“科罗卡太太，要是原先来过这里的人现在再来看看……看看这里的热闹劲儿……我的天！”木匠卢皮斯西尼奥指的是托卡亚格朗德发生的巨大变化。

他正跟雅辛塔·科罗卡朝旷野走去。每星期天上午，农民们用独木舟把农产品和家畜家禽运来，摆在茅草房前头等待买主。独木舟是安布罗西奥和他的儿子们用斧头砍倒树干，再由巴斯蒂昂·达·罗萨和他——卢皮斯西尼奥——凿成的。在这创世之初，师傅们，不论石匠还是木匠，个个都是多面手，而且有求必应。直到去年冬天，还没有人抱怨活计不足。雇用合同大都是在小店铺里达成的口头协议，往往不能按时付款，但绝不会赖帐，因为口头协议和书面担保具有同等效力。大多数情况下，活儿由大家帮着干：在当地，以工换工就是流通的货币。

马罗因的塞尔希培州人到达之后，又有两家来河对岸落户。他们开垦土地，种植庄稼，养鸡，养羊，养猪。毒蛇太多，房屋都建在木桩上面，房下边垒成猪圈。猪皮厚肉肥，不怕蛇咬，反而能咬死它们，以蛇肉为食。应新住户的要求，吉多和卢皮斯西尼奥打算在小河最窄的地方建一座小桥。河水暴涨时节，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上校不只一次丢失牲畜，所以对建桥的事也颇感兴趣。上尉也支持这一计划。

若泽·多斯·桑托斯一家来自拉朗热依拉斯，一共五口人：他，妻子和三个女儿。阿尔塔米兰多来自干旱的腹地，带来了妻子和一个女儿。女儿桑安自幼残废，今年刚满十三岁。每隔十五天，阿尔塔米兰多从罗布斯蒂亚诺上校的畜栏里买一头牛——当然是赊购，下半个月还钱——，屠宰后在星期天的市场上卖鲜肉，余下的腌成咸肉。若泽·多斯·桑托斯打算和安布罗西奥合股建一座面粉作坊：此地木薯长势旺盛。

“不久以前，”卢皮斯西尼奥接着说，“除了鸟儿、羊和驴队以外，这里什么活物也没有。记得吧，科罗卡太太？可今天……”

他指了指一群慌慌张张逃走的雏鸡说。梅伦西娅喂养的秃尾母鸡正领着一大群羽毛稀疏的小鸡觅食。法都尔店铺附近的雅卡果树下，一头老母猪正在拱食地上腐烂的果实，后面跟着一堆猪崽。

“当然记得……安布罗西奥这一家人可真勤劳，其他几家也不懒。他们心眼好。今天早晨，万热太太还给我送去一只挺肥的肉鸡呢，好像欠我什么情分似的。”

“难道她不欠你情分吗，科罗卡太太？”

“说到情分，倒是我该感谢他们，又没有办法报答。”她看了看自己干枯的双手和长长的手指，“只有上帝知道。”

两个人不停嘴地赞扬塞尔希培州人和腹地人，又说起烹调来。星期天上午总是这样，无所事事，东拉西扯。卢皮斯西尼奥认为，没有任何家禽肉比得上秃尾鸡的味道，科罗卡则觉得安哥拉母鸡比其他鸡都香。纳塔里奥上尉的妻子济尔达会做炸安哥拉鸡，尝过的人无不交口称赞，回味无穷！这种鸡有二十多种名称，养起来可不容易：它们爱在丛林生活，不习惯于场院喂养。

“万热太太说她要养这种鸡了。阿塔拉亚庄园养得多着呢，纳塔里奥答应给她带几个鸡蛋来，让她在这里孵出小鸡。”

“纳塔里奥的房子盖好了，家具也置办了。可他什么时候搬来呢？”

“要是依着济尔达，早就搬来了。可是，日子要由纳塔里奥定，只有他知道。纳塔里奥从来不肯盲目地干任何事情。既然还没有搬来，一定有不搬的理由。”

“说得对。”

上尉的理由不容讨论。他们无权插嘴，济尔达也无权过问，谁都不能打听。

2

这些变化是从头一年夏天塞尔希培州人到来的时候开始

的，但真正迅猛地发展则在附近庄园的头一批可可树开花结果之后。械斗结束，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和他的伙计、亲信们转而伐木垦田，建立庄园。

要不是开始有所收获，虽然有经验丰富、勤劳肯干的外地人种植庄稼、饲养家禽家畜，托卡亚格朗德也不会有太大变化。尽管如此，安布罗西奥和万热的到来成了划时代的里程碑：人们常说某件事发生在“那个炎热的晴天”之前或者之后，他们还记得，那一天迪娃错把黑人卡斯托尔·阿布杜因当成了土耳其人法都尔·阿博达拉，满脸堆笑地向他问候。

过了一个月，进入五月份，“好望”庄园的几头毛驴来到托卡亚格朗德这个毫无声息的不毛之地。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骑着黑色母骡，赶着小小的驴队来了，驮来了他的庄园收获的头一批可可豆。这一令人欢欣鼓舞的事件，人们自然要大事庆祝一番。

上尉的可可豆只有几个阿罗巴，与其他庄园的产量相比可以说微不足道。但是，倾尽全世界的黄金也抹不掉这位前打手心中的喜悦。毫无表情的脸上那双小眼睛发出兴奋的光芒，嘴唇上挂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庆祝活动一直延续到深夜，人们疯狂地跳舞，开怀畅饮。贝尔纳尔达格外欢喜，虽然腆着大肚子行动不便，但还是在教父怀里跳了个通宵。

3

从前，时间过得很慢，一连几个月平平淡淡。可是，自

从庄园开始出产可可豆，上星期发生的事已经是遥远的往事。日子一天天飞逝，昨天成了过去，那么前天，不用说，早已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了。

所以说，小伙子阿乌雷里奥和年轻姑娘迪娃驾着崭新的独木舟穿过小河，运来一些产品出卖的那个星期天该算是往事了。麻袋上摆放着蔬菜、秋葵、吉罗果和南瓜，虽说数量不多，却使当地居民大开眼界，甚至有人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

商品的品种和数量每星期都有增加。看到头几串辣椒上市，土耳其人高兴得欢呼起来：圆圆的黄辣椒气味呛人，长长的朝天椒红绿相间。南多干起卖鸟儿的生意来，和埃杜合伙，在树林里支上铺鸟器，捕捉鸫鸟、伯劳鸟、燕子和食蚁鸟，还制作粗糙的鸟笼。在蒂桑的作坊里，一只食鱼鸟扑扇着翅膀唱个不停。

只有莉娅蹲在茅屋前头，不紧不慢地帮着卖货。人们头一次看到她和丈夫、公婆以及小叔子一起露面的时候——是昨天还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正在货摊前给怀里哭闹着的胖娃娃喂奶。

很快，若泽·多斯·桑托斯和阿尔塔米兰多两家人跟安布罗西奥一样，开始在每星期一次的集市上出售产品。桑安跟在一群肥猪后面，怀里抱着两只猪崽，看那亲热的样子仿佛在爱抚自己的孩子。连衣裙领口下面，两个乳房已经开始丰满。她两条腿纤细，头发梳成一条条小辫，目光呆滞，但桀骜不驯，胆量过人，总是跟着埃杜和南多在河谷里奔跑。

初具规模的市场不仅吸引了当地住户，附近庄园的伐木工人和雇工也前来购买菜蔬，因为那里广阔的土地全都用来

种植可可了。买一块南瓜和红小豆一起煮食，买些吉罗果做汤，就着干肉，那该是美味佳肴了。除此之外，他们也为的是来这里走走，散散心，找个女人解闷。有人带来了吉他和四弦琴；里科·卡拉佩巴吹起口琴，乐曲优美，足以跟天堂的音乐比个上下高低。作坊里，食鱼鸟又开始呖呖啼啭。

妓女越来越多，房屋急剧增加，把原来寥寥几间茅舍连结起来，形成熙熙攘攘的胡同和街道。每天上午都举办舞会，而且热闹非常。只有蒂桑的午餐才表明只有星期天存在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去市场的路上，雇工们，不论是单个还是一伙，遇到科罗卡和卢皮斯西尼奥，总是摘下饰有羽毛的草帽，毕恭毕敬地拖着长声问候：

"你好，卢皮斯西尼奥先生；你好，科罗卡太太。"

从前，只有木匠和他的儿子尊称她"太太"，因为她年龄大：虽说是妓女，年龄大了也应受到尊重。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今天，新来的居民都恭恭敬敬地称呼雅辛塔为科罗卡太太，雇工和伐木工人的儿女们还请求她祝福呢。要是妓女连个"太太"也不配，那就真的成了下贱的女人了。接生婆则相反，历来受人们敬爱，堪称举足轻重的人物。

4

出乎人们所料，科罗卡度过了五十四个坎坷的春秋之后，接生的头一个婴儿竟然不是贝尔纳尔达的孩子。

当时，她在泽·拉伊蒙多身边睡得正香。拉伊蒙多是她的老主顾，以做爱本领高强著称，她也尽量施展身手，以便与他匹配，交欢以后还要交谈、嬉笑。突然，有人一边推门一边焦急地喊她的名字。

“是叫你的，大嫂。”睡在隔壁房间的贝尔纳尔达被吵醒了。

“马上就去。”

门口，阿格纳尔多淋成了落汤鸡，顾不上道声晚安就说：

“是接生婆吗？妈妈打发我来请你。快点，莉娅痛起来了。”说完，又重复了一句，“快点！”

事情来得突然，科罗卡不假思索便回答说：

“好，马上走。”

她赶紧穿上衣服。泽·拉伊蒙多睁开一只眼睛，问外边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吵吵嚷嚷。

“没什么，我去一下，马上回来。”

独木舟还没有凿好，阿格纳尔多只得淌水过河。科罗卡踩着河里的石头往前走，好在她已经习惯了。这时候，一直到小心翼翼地踩着长满青苔的石头以免掉进河里的时候，她才清醒过来，明白冒冒失失地到对岸去干什么。可惜为时已晚，不能走回头路了。有人阴差阳错，来请她接生，这罪过全在贝尔纳尔达身上。人们问起贝尔纳尔达，到哪里去生孩子，请塔瓜拉斯或者伊塔布纳市哪位助产士接生，这个没头脑的女人总是乐哈哈地说：既不去伊塔布拉也不去塔瓜拉斯，在这托卡亚格朗德就行，有雅辛塔大嫂呢！

“科罗卡会接生吗？”

“唉呀，那还用问？……她什么不会呢？”

就这样，科罗卡既不曾生过孩子也没有接过生就成了大名鼎鼎的接生婆。于是，女儿开始感到宫缩的时候，万热老太太马上想起了她。万热本人也有一些经验，她生了九个儿女，活了五个，四个夭折了。在马罗因农村的时候，她不只一次帮助德济德莉娅大嫂完成这种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包括她自己的另一个儿媳迪诺拉降生的时候。但是，老人不敢独自照看莉娅，这个儿媳太年轻，上次受了惊，精神还没有复原，晚上常常梦见丈夫被捆在畜栏边的木桩上，醒来吓得魂不附体：仿佛由于奇迹才保住了胎儿。

万热担心难产。为了万无一失，必须找一个手脚利落、经验丰富、技术高强的接生婆。她一再打听，人们都说，论能力，谁也比不上科罗卡。

5

莉娅直挺挺地躺在木板床上，两眼圆睁，不停地呻吟着呼唤丈夫。安布罗西奥和让泽心事重重地踱来踱去；迪娃手足无措；迪诺拉摇晃着怀里的孩子，不知如何是好；万热孤掌难鸣，惶惶不安，预感到大祸临头。大嫂在哪儿呢？怎么还不赶来？只有南多在隔壁房间里睡着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阿格纳尔多水淋淋地进来了，冲到莉娅身边，坐在床沿上，拉住妻子的手。看到丈夫到来，哭哭啼啼的莉娅稍微冷静了一些，但还在不停地呻吟。万热对儿子说：

“大嫂呢？”

“我来了，万热太太。祝大家晚安。”

科罗卡走到床边，以命令的口气对阿格纳尔多说：

“喂，小伙子，你给我出去，不许再进来，让可怜的莉娅安静下来。要是你跟她在一起，她今天生不出孩子来，永远生不出来！”随后又向安布罗西奥和让泽下达了同样的命令：“你们也出去，我不让任何男人呆在这间屋子里。”

她像个哨兵似地站在床边，直到看着男人们都出去了，才转身对迪娃说：

“姑娘，把油灯端来，照着这儿。”

说完，坐在刚才小伙子的地方，朝莉娅笑了笑，用手量了量孕妇的肚子和宫缩的大小：

“孩子，现在该使使劲了，把这个小崽子生出来。别害怕，生孩子不是病，”说着，摸了摸她的脸，“取名字了吗？”

“还没有呢，太太。”

科罗卡调兵遣将，应付裕如，仿佛生来就干这一行，接生已经是家常便饭。万热太太不再感到孤单，恢复了信心，俯首贴耳地听从大嫂指挥。科罗卡问有没有酒瓶子，迪娃赶紧拿来一个空瓶，里边还有烧酒味。

“使劲往里边吹！”科罗卡把瓶子递给莉娅，但马上又拿回来，“不是吹一口气，要不停地吹。我做给你看看。”

接着，传授起正确方法来。

“注意，憋足了气，就像我这样，一直吹到支持不住了为止，”她深深吸一口气，朝瓶口用力吹，“然后重新吹，不停地吹。”

她又命令烧一大锅水，准备让孕妇坐浴，为的是加速宫缩，让孩子快点出生：

“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接着，又埋怨迪诺拉抱着孩子站在那里，没有用处：

“傻乎乎地站着干什么？把孩子放下，让他去睡觉，你来帮忙。把盆端来，放在这儿！”

科罗卡从来没有生过孩子。但是，在妓院里，她目睹过无数次，有的顺利，有的难产。也曾为街坊邻里的大嫂们生产打过杂，对那些太太们的知识和经验深感钦佩。然而，她也见过生死婴和生下来以后夭折的，后者往往是因为接生婆粗心大意、无知或者是技术不佳的新手。她们自称助产士，其实是堕胎者，并且还收费。科罗卡常常笑着说，谁也不像她见过那么多妓女生孩子。现在情况不同，重任在身，孩子是死是活唯她是依，这倒是破天荒头一遭。况且，产妇是个已婚女人。

她感到肠子里一股凉气直冲胸部，但没有表现出来，没有被人察觉。表面看来，她镇静得很，还无忧无虑地和人们谈论庄稼和家禽家畜，说哪家的母鸡在孵小鸡，谁家的母猪怀了崽。偶尔打住话头，让莉娅继续朝瓶口吹气，要不停地吹，用力吹。宫缩间隔时间越来越短，每次的时间越来越长，孕妇觉得五脏六腑都撕碎了。唉呀，我活不成了！

科罗卡对产妇的疼痛置若罔闻，还逗她笑呢：

“怀上的时候你干得挺舒服，对吧？”

接着，又催促迪诺拉和迪娃快点烧水：

“快！再添点木柴！”

隔壁房间里，孩子醒了，哭着喊妈妈。迪诺拉想去照

看，被科罗卡拦住了：

“你忙着呢，让他爸爸去管！”

“让泽，你去一下，看看他有什么事。”

过了一会儿，若昂·若泽说：

“他拉屎了。”

“那你就给他擦擦！”不等迪诺拉离开用三块石头支着的大锅去照看孩子，科罗卡气乎乎地说。

女人们把开水倒进洋铁皮盆里——盆子和家里其他用具一样，是从土耳其人店铺里赊来的——把莉娅从床上扶下来，撩起裙子，让她蹲在盆上。

“哎呀，我受不了啦！把肉都烫坏了！”

“越热越好。”

万热和迪诺拉架着产妇的胳膊，科罗卡掰开她的双腿，让热气钻进体内。在热气薰蒸下，产门渐渐张开，疼得越来越厉害，宫缩一次比一次频繁。莉娅时而呻吟，时而呼喊。阿格纳尔多站在门口偷偷朝里面张望，心急似火；迪娃咬着指甲，惶惶不安。

等水凉下来，她们才把莉娅抬回木床上。

6

孕妇呻吟得更厉害了，女人们围在床边，通夜等待新生命降临，小王子是黎明时分来到的，男人们已经下地干活去了：往往天不亮就下地。遵照科罗卡的命令，迪娃也跟着去

了，给男人们背着吃的：干肉、木薯粉、蔗糖和一串香蕉。阿格纳尔多是被迫下地的，科罗卡不许他留在家里：

“当爸爸的在家只会添乱。”

科罗卡聚精会神、仔细观察。突然又一阵更剧烈的宫缩，痛得莉娅把刚要喊出的一声又咽了回去。张开的宫口露出了毛茸茸的头颅，但停在那里不动了。

“要生出来了。”科罗卡自言自语地说。

“卡住了。哎呀，我的上帝！”迪诺拉大惊失色，搓着两只手。

“住嘴！”万热中斥了一句。

幸亏大嫂把迪娃和阿格纳尔多打发到地里去了，否则他们一定会呼天抢地，大闹一通。万热伏下身子，紧张地注视着。

只见科罗卡蹲在莉娅身边，伸出手，一只在阴户一边，用手指展宽通道。接着，轻轻抱住婴儿的头，拉了出来，随后又拽出了满是血污的身子。莉娅最后一次宫缩，胎盘出来了。

婴儿浑身青紫，没有发出哭声。究竟是死是活？科罗卡托起来以后马上发现，脐带缠在脖子上，眼看就要把孩子憋死了。这种情况她见过不只一次，知道该怎么办，立刻解开脐带，让小生命喘气。

她接过万热太太递过来的一根鞋带，在脐带上量了三指的长度，用鞋带捆上，不等人们拿来剪刀——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谁也不知道剪刀在哪里——用牙咬断了脐带，在肚脐眼处打了个结。

随后，把血乎乎的婴儿扣在洋铁皮脸盆下面，用手掌敲

打盆底，直到听见哭声才停止：哭声表明孩子还活着。

“好极了，大嫂！”科罗卡掀开脸盆，托起婴儿让产妇看：“是个小男孩。”

孩子总算生下来了，这是科罗卡头一次接生。要是有人问她，是谁刚刚生产，是她还是莉娅，她不知道该怎样回答。焦急过后，母亲和祖母脸上露出笑容。迪诺拉一扫满脸痴呆的表情，跑到地里去报告好消息：是个男孩！是个小男孩！

万热把脸盆里的水兑好，准备给婴儿洗澡：

“助产士接生，我见得多了，可谁也比不上你的神仙妙手。雅辛塔大嫂，你可真是神仙妙手呀！”

神仙妙手。科罗卡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也不想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只得转身躲进隔壁房间，不料却抽抽咽咽地哭起来，眼泪顺着面颊簌簌落下。要是有谁在托卡亚朗德或世界其他地方说看见科罗卡哭了，人们一定以为他在撒弥天大谎。

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用烧酒干杯。

1

只要一支几头毛驴的小小运输队就能把“好望”庄园一季收获的可可豆全部驮走。但是，要运送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几座新庄园的产品，那就需要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了。械斗结束之后，阿塔拉亚庄园一再扩展，占地面积很快就要增加一倍，说不定产量能增加两倍。

作为上校农村产业的经营者，纳塔里奥本打算同时收摘上校赏赐他的那小片土地和上校广阔的庄园——上校借助干亲家、伊塔布纳公证事务所所长的影响获得了占有大片土地的权利。不过，纳塔里奥还是先为上校收获，然后再顾自己的小庄园。

如果把“好望”庄园称为珍室，那么阿塔拉亚庄园的土地该叫做什么呢？号称可可之王的恩里克·巴雷托上校常年雇用一位懂种植技术、持博士证书的农艺师指导，可他的庄

园在精耕细作和产量方面都不能跟阿塔拉亚庄园相比。在纳塔里奥上尉指挥下，伐木工和农工们都不敢怠慢，也不可能怠慢。当然，工钱从不拖欠，在计算每星期报酬时也从来没有出过差池。

应当说，曾经发生过一次欺骗伐木工和农工的未遂事件，但仅此一次而已。狡诈的佩里瓦尔多是负责支付工资的雇员，职务类似一般的会计。几个胆大的农工向纳塔里奥控告他在计算工人赊欠款项多加少减。控告查证属实之后，他被打发走了，但没有走出多远，刚刚迈过阿塔拉亚庄园的边界就成了秃鹫的口中餐：只用了一发子弹，不值得开第二枪。

“用得着吗？”博阿文图拉上校和纳塔里奥私下议论这件事的时候说，“狠狠揍一顿还不够？”

“按他干的坏事，也足够了；但凭他有意污辱人，不够。”

“污辱？这话怎么讲？”

“为了给自己开脱，那混帐东西一再说是你让他那样干的。他不仅贪污，还诋毁别人声誉。”

“婊子养的！竟然从穷人身上刮油。愿上帝保佑我。种植可可的人无需欺骗工人。伙计。你干得好。”

“按你的旨意干的，上校。”

这句话他已经听过多少遍？纳塔里奥总是按他的旨意干，而且干得恰如其分，从来不滥用他的信任或者自作主张。上校点点头，补充说：

“你既要照看我的土地，也要维护我的名声。”

纳塔里奥是个能力高强、富于责任心的经营者，向博阿

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提供的都是上好的可可豆——没有阿罗巴一般好的或者中等的——，而且数量大大超过行家们的估计。得知那些数字之后，前边提到的那位农艺师克洛维斯·班德拉博士不得不低下头，向上校表示祝贺。

虽说有了自己的产业，身为种植可可的好手，并且获得了国民卫队上尉军衔，纳塔里奥绝不让主子的利益遭受任何损失，仿佛阿塔拉亚庄园的一草一木都属他所有。当然，他也同样精心经营自己那块土地。在别人看来，那块面积不大的土地只不过是区区几公顷可可园；在他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手里，就是堂堂的“好望”庄园了。

2

在阿塔拉亚庄园主人住宅的餐厅里，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坐在长桌一头带扶手的椅子上，扫视了一下精心挑选来的诸位贵客，提高嗓门，不顾礼貌地打断了伊塔布纳市检察官的话——混蛋检察官正滔滔不绝地夸奖桌上的美味佳肴。

只听上校说：

“纳塔里奥，我的干亲家，你是个好样的男子汉！”

在法庭上能言善辩的弗拉维奥·罗德里格斯·德·索扎博士正以法律的名义对桌上的猪下水杂烩啧啧称赞，这时赶紧咽下后半句话，其他宾客也都闭口缄言，洗耳恭听。上校又重复了一遍，以便让诸位深信不疑：

“像他这样的好人为数不多。”

为了让所有来宾——他们都是伊塔布纳、塞格罗德埃斯皮尼奥和阿瓜普雷塔一带的精英——理解他对此人如何器重，此人又二十多年如一日对他如何忠心耿耿，他又问道：

“干亲家，多少年了？”

“已经二十多年了，上校。”

“当时你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可我一眼就看出你是个值得信赖的人。在这些年里，你从来没有辜负过我的信任。”

上校口气斩钉截铁，但还没有停嘴的意思：

“听说你在阿塔拉亚庄园以外建了新房子，要和妻子儿女搬到那里去住。是不是想离开我呀？”

“只要上校活着，只要你还乐于让我效劳，我就是你的人，听你使唤。我确实要搬到阿塔拉亚和‘好望’之间的一个地方去住，有一次我让你看过那个地方，还记得吗？”

只要上校乐于让我效劳我就是你的人！听到这句中听的话，上校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在此之前，他的确为纳塔里奥建造房屋的消息忧心忡忡。

“记得，干亲家，当然记得。怎么会忘记呢？我刚才的话是想告诉你，没有比干亲家更好的人了。我要让人们都知道，你从来没有干过对不起我的事。”

在这次为圣洁的妻子埃尔内斯蒂娜太太祝寿的午宴上，上校再次斟满醇厚的葡萄牙葡萄酒。他打发人从伊列乌斯运来两桶这种名贵葡萄酒，为的是午宴不仅丰盛，而且豪华，充满节日气氛。同样，也是为了欢迎儿子从里约热内卢归来。

他，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百万富翁，可可世界的总督，近来却闷闷不乐，寡言少语。有人私下传播流言，说

上校伤心的原因是现在成了博士的独生子在首都迟迟不归。是啊，在五年漫长而痛苦的岁月里，儿子上了一个大学又上一个大学，学了一个专业又学一个专业，仿佛是在收藏毕业证书。至于究竟钻研的是哪些专业，上校不得而知，只知道他花去了大笔钱财。

上校举杯，为他的干亲家、保镖和工头祝酒。为了争夺科布拉斯河两岸的丛林而进行的械斗结束后，他曾给伊塔布纳市法官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纳塔里奥是他的左膀右臂。他又重复了一遍：

“你从来没有干过对不起我的事！”

他看了看诸位宾客，目光中充满对往事的回忆：

“你曾两次救过我的性命。干亲家，为了你的健康，干杯！”

纳塔里奥毫无表情地坐在桌子的另一端，这时站起身来，高举酒杯：“上校，为了你的健康，干杯！”说完，一饮而尽。

众人仍然鸦雀无声，不知道东道主是否结束了他的演说。

出席宴会的宾客，正如前边所说，都是官高位显的人物，伊列乌斯市的民事法官和伊塔布纳市的刑事法官，陪同后者前来的是检察官和市政厅长；州众议员若昂·曼加贝拉博士，此人虽然年纪尚轻但以聪明干练闻名；圣塔·马里亚纳庄园的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上校；桑塔·奥拉依亚庄园的布里日多·巴尔布达上校；皮奥廷加庄园的若昂·德·珐里亚上校，他曾经在塞格罗德埃斯皮尼奥的械斗中与巴济利奥·德·奥里维拉并肩作战；“美景”庄园的普鲁登

西奥·德·阿基亚尔上校；新大马士革庄园的埃米略·马达瓦尔上校，他还在阿瓜普雷塔开有商店——其子若热是文图里尼亚的同班同学，也在里约热内卢鬼混，为报刊撰写文章，还出版了一本诗集，父亲大喜过望，到处向朋友们吹嘘。除这些人之外，还有精于土地交易的律师们和虽然年迈但胃口不减当年的老神父阿丰索。

政治家、法官、学士和神父都是上校的座上客，他们热烈赞同上校对前打手的夸奖。但是，只有庄园主们，上校们，才和他一样，了解事情的真谛，体味出忠诚的价值，领会其中包含着生与死的含义，一句话，只有他们才知道夸奖的原由。

3

在场的人都意识到，这次午宴是双喜临门。一是为圣洁而肥胖的老太太祝寿，二是欢迎他们的独生子博阿文图拉·达·科斯塔·安德拉德博士归来——上校一直叫他安德拉德·菲略，而在巴伊亚学习法律的时候，法学院和妓院的人们则称他花花公子文图里尼亚。毕业以后，他到里约热内卢作短暂旅行，说是去散散心，谁知在那里住下了，一住就是五年，偶尔来伊列乌斯看看，这次就是从里约热内卢回来的。在首都生活的怪癖如同瘟疫，使伊列乌斯的小伙子们头脑发昏，抛弃家庭和土地，似乎不承担任何应负的义务，无需爱亲生父母。

那个小马达瓦尔至少还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和诗，虽说这类职业谈不上有什么收入，但毕竟显得高雅，受人尊敬。不论去朋友的庄园还是在商店、酒吧间和妓院，阿拉伯人埃米略总是把名为《情人之爱》的平装诗集夹在腋下。而安德拉德·菲略——或者叫安德拉德·儒尼奥尔——却从来没有写过什么书，也不曾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他只会学了一个专业又一个专业，上校对他的毕业证书已经不再大惊小怪了：挂在伊塔布纳市事务所的墙上，毫无用处，虽然律师花费了大量钱财取得了宝贵的知识，但至今无人问津。

无论在伊列乌斯还是在伊塔布纳，上校再也打不起精神宣布“永久性”学生取得了什么新学位。“永久性的”还是“慢性的”？富阿德·卡兰嘲笑文图里尼亚时用的哪个形容词？莫非称他是“终身学生”？当着上校的面百般夸奖学士热心读书，转过脸就冷嘲热讽。

上校放弃了为把儿子拉回来而进行的苦斗，再也不指望实现旧日的勃勃雄心，决心让儿子前途赫赫的美梦化为泡影。然而，他仍然希望，在某次这种来去匆匆的探望时，上天显灵，让浪荡公子能回心转意，起码去事务所工作；埃尔内斯蒂娜太太只要一睁开眼睛就向圣像许愿，请求把孩子送回父亲家里来。一定要看到儿子在法庭上口若悬河、妙语连珠地为被告辩护，把检察官驳得体无完肤，否则上校死不瞑目。

文图里尼亚也举杯向纳塔里奥祝酒。他长胖了，显得更像母亲，但在粗犷的举止上则更像父亲。他手持酒杯，看了看上校，又看了看他的打手，也想说句俏皮话：

“纳塔里奥，你的枪法如何，还是百发百中吗？”

印地安人和白人混血儿毫无表情的脸上闪过一丝略带轻蔑的微笑：

“还凑合，文图里尼亚。”

接着是一阵寂静。伊塔布纳市检察官弗拉维奥·罗德里格斯·德·索扎博士又滔滔不绝地夸奖起桌上的猪下水杂烩来。

4

“想卖吗，干亲家？要是想卖的话，我愿意当买主。”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开玩笑地说。他刚刚看完“好望”庄园，对长势茂盛的可可和新开垦的土地赞不绝口。作物种得这样好，只有阿塔拉亚庄园能与之相比。

在此之前，上校察看了他自己广阔的领地。当年，他风华正茂，朝气蓬勃，从塞尔希培州来到巴伊亚州南部，占据了这块地方，把它改造成良田，种上了可可：在塞尔希培州，罗佩斯·马沙多有限公司的头一个土地经纪人就让他大失所望。在械斗初期，他又以优惠的条件买下了相邻的两座庄园，那时节伊塔布纳还叫塔波卡斯，火车还只是个梦想。后来，他又乘动乱之机得到了科布拉斯河两岸那片处女地，把地产增加了两倍，现在，新开垦的土地上可可已经开花结果，看上去让人赏心悦目。

文图里尼亚刚刚启程回里约热内卢——他还是老调重弹：一结束学业就回来，在那里耽搁是为了增长才干，无须

着急，既不是浪费时间也不是挥霍钱财——，上校就决定去巡视庄园。这例行的巡视必不可少，不亲自操心的人没有资格占有土地，出现差池也无权抱怨。太阳没有露头就骑上马在庄园奔驰，不时停下来看看每块土地的作物生长情况，为的是心里高兴，从头脑中驱散儿子远离留下的阴影——这阴影如同一根毒刺，时时噬咬着他的胸膛。这样做也是为了证实他的管理人经营有方。对于纳塔里奥，不仅应当表扬，而且值得尊重和感谢。所以，上校返回住所之前，对他说：

“干亲家，也想去看看你的土地和你修建的住处。那地方叫什么来着？”

“上校，叫托卡亚格朗德：大埋伏。”

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望着可可园的景色，回想起了逝去的岁月，想起了和纳塔里奥一起走过的道路。

“我听说过这个名字，脚夫们偶尔提到它。这么美的地方，这名字太难听了。”

“是啊，上校。可是，改不过来了。”

“纳塔里奥，生活中的一切都有它的原由，谁也无权更改。这就如同外号一样，一旦叫起来，就无法改变。”

庄园主走进地里，看到大树阴影下长势茂盛、花满枝头的可可，心中大喜过望：

“纳塔里奥，世界上没有比一棵果实累累的可可更美的东西了。你看这棵。”他指了指前面一棵可可树，树枝上的可可豆正在成熟，闪着深浅不一的黄色，“能和它相比的只有年轻漂亮的女人。这两种东西能让像我这样的老人高兴。”

年轻漂亮的女人，像已故的蒂布尔西尼奥和埃菲仁西娅太太的女儿那样年轻漂亮的女人。上尉随着上校的目光朝前

望去，马上明白了他的心事。两个人在树林的阴凉处停下来，望着金黄色的可可果，上尉才说出了那个令人垂涎欲滴的女人的名字：

"说起漂亮姑娘，上校，你注意到已故蒂布尔西尼奥的女儿萨克拉门托了吗？"

上校心里一颤：这个印地安人和白人混血儿看透了他的心思，这种事先前不止一次出现：印地安人有魔鬼血统。

"已经注意到了，纳塔里奥。你呀，不知道的都能猜得出来。"

5

为了忘却儿子远离，仅仅巡视庄园，察看可可豆发酵桶、暖房和船形晒架等设施还不够，上校需要更多的安慰。

埃尔内斯蒂娜太太到圣母院的圣器室向阿丰索神父诉说，到神殿向巫师佐拉维亚倾吐。在这种时刻，他总是泪流满面，拘怨儿子忘恩负义：是什么魔鬼附了他的体。上校从来不提儿子忘恩负义，在用词上他极为谨慎：把打埋伏说成"密谋"，把为占有土地而进行的流血械斗和杀手们进行的枪战——往往死伤累累！——说成是"政治动乱"。每当某个值得信赖的密友提起文图里尼亚在里约热内卢滞留不归，他总是耸耸肩膀，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年轻人嘛。这样做，朋友们就会免开尊口，说儿子缺乏责任感或不尊重父母。他从不怨叹，而是避免谈起那件事，把痛苦紧紧锁在心

底。但是，纳塔里奥对此了若指掌，知道“年轻人嘛”这个遁词和沉默之内蕴含着多少苦辣。

埃尔内斯蒂娜太太心灰意冷，潜心于教会——为了清除对浪荡儿子的思念，她不停嘴地吃甜食和巧克力——变得苍老不堪，臃肿肥胖。对于早年和丈夫在床上的淫荡行为，她连想也不愿意再想——在她看来，那是不折不扣的淫荡行为，因为夫妇间的关系绝不应超越生儿育女的范畴。她已经履行了妻子的义务，怀了孕，生了个儿子。本想再生个女孩，以便儿女双全，所以在以后的几年里还和上校同床，只不过次数越来越少。与丈夫进行房事的唯一目的是生个女儿，可惜不能如愿以偿。像大部分熟识的太太和女友们一样，她从来没有体验过甚至没有听说过“性交高潮”，也不曾在男人怀里兴奋地呻吟过。当然，也有为数不多的女人在夫妻的双人床上不顾廉耻，像妓院的女人一样哼哼唧唧，这种人不懂得自尊自爱，玷污崇高的夫妻关系，辱没了家庭女主人的身份。幸好，这种不要脸面的妻子为数甚少。为了满足男人的下流需要，有那些妓女们在——既有公共的，又有专用的，多得很。埃尔内斯蒂娜太太早就知道有个叫亚德里安娜的女人，十多年来一直是上校的情妇，但她并不介意。面对丈夫的冷漠，她也不感到委屈：多少年来，丈夫没有趴到她身上一次。让她平静地生活，感谢上帝！

圣洁的妻子这样想再好不过了。因为笃信宗教、极为贪食——圣像、鬼神、巧克力、果冻、糕点、可可甜食——，埃尔内斯蒂娜太太变成了一只牛蛙，而上校由于年龄关系，对女人越来越挑剔，觉得亚德里安娜已经不合胃口，成了重新热过的饭菜，隔夜的面包。两个人相好整整十一年了，亚

德里安娜失去了青春的活力和浪漫，总是说肚子痛，肠胃气胀，偏头痛，动不动就烦躁发火，整日整夜泡在神殿里求神问卜，成了第二个妻子，或者说头一个妻子的复制品，只是没有那么胖，也年轻一些。所谓年轻是相对而言，她三十有余，上校爱上她时的风韵已经荡然无存。老驴都想吃嫩草。

6

在挥动带把砍刀在可可园里劳作的女人当中，萨克拉门托如鹤立鸡群，没有哪一个农工、伐木工或者脚夫胆敢去打她的主意。

她并不盛气凌人或者趾高气扬，而是不言不语，表情严肃。十五岁了，似乎还不急于离开和母亲共住的土房，不急于委身于男人。要说眼馋，看到这个质朴而又高傲的妞儿在前面经过，看到她花布连衣裙遮盖不住的优美身条，哪个男子汉不眼馋呢？无论是一头白色鬈发的黑人埃斯皮里迪昂——他是上校最信任的打手，任务是陪同上校外出，平时睡在庄园主住宅，枪不离身——还是常常拿母驴、母骡和母马那隆起的阴部发泄性欲的脚夫助手们，有谁不眼馋呢？萨克拉门托那隆起的臀部，哎呀！

在庄园逗留的短短几天里，文图里尼亚也注意到了这个姑娘。他和纳塔里奥站在晒可可的船形木架旁边给他讲在城里干的风流韵事时——一个爱讲，一个爱听——曾指给他看那个妞儿。萨克拉门托站在发酵木桶里，在软软的可可豆上跳

舞，以便除去可可核，再送到木架上晾晒或暖房里烘干。她把裙子下摆提起，绑在腰间，大腿裸露，臀部随着轻盈的舞步扭动：

我的肤色像干可可，

我像软可可蜜一样甜……

“好漂亮的混血姑娘！纳塔里奥，你看，值得……”

“不值得你干什么，文图里尼亚。别伸手，她有主了。”

“你看中这只小母鸡了！祝贺你！”

“我怎么会呢？”纳塔里奥朝庄园主住宅把头一扬。

“老头子？”

文图里尼亚笑了：上校正站在阳台上看着在发酵桶里干活的母女二人：埃菲仁西娅和萨克拉门托。纳塔里奥转了话题：

“告诉我，你从土耳其人法都尔手里买的那件礼品送给谁了？”

“送给了一个叫卡丝的德国舞女。纳塔里奥，她可是个有刺激性的女人，像巴伊亚小辣椒一样辣。并且，还结过婚。”

文图里尼亚讲起了他上次去里约热内卢买首饰盒所发生的事。他到游艺场转了转——游艺场后边是赌场——，发现阿德拉正跟一个叫阿里斯蒂德斯的赌金收付人睡觉，而这个标致的阿根廷探戈舞女早先爱上了文里图尼亚。那两个人在床上干得热火朝天，竟然没有发现他进去。纳塔里奥，还记得你送给我的那把漂亮的小皮鞭吧？那次可派上了用场：把那个婊子养的打得血流满面，把那条母狗的屁股打得血肉模糊……

“这么说，你现在跟个德国女人相好？你真的喜欢外国女人吗？……”

德国女人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相好的时间不长，她跟丈夫到别处去了。当时，文图里尼亚正跟一个西班牙女人混得如胶似漆，她也是个舞女。纳塔里奥，世界上没有比那西班牙妞儿更美的了。

“你听说过一种叫弗拉门戈的舞蹈吗？用响板伴奏。”

响板是种外国乐器，纳塔里奥不知道。不过，有一次在伊塔布纳看杂技，倒是有个女人打着响板表演舞蹈，穿紧身上衣，宽宽的裙子，像是吉卜赛人，谁知道是不是西班牙人呢。为了把事情搞清楚，文图里尼亚扭动肥胖的身躯，用手和嘴模仿着响板的声音伴奏。

“很像……”纳塔里奥记起来了。

文图里尼亚停止表演，对纳塔里奥说：

“她嫉妒得要命，简直让人害怕。我不能看别的女人一眼，否则她就凶得像头猛兽，说要打死我。真的大吵大闹过几次，弄得满城风雨。西班牙女人爱上什么人时就是这样，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文图里尼亚心满意足，洋洋自得，总是以和女人打得火热吹嘘，仍然是当年在塔瓜拉斯和伊塔布纳嫖妓女的那个毛头小伙子，“你知道她叫什么吗？你万万想不到：叫‘药’！”

“‘药’？亏你想得出来！药，怎么取个这样的名字呢？”

文图里尼亚到里约热内卢去了，去找他的外国女人了，上校闷闷不乐，只得靠巡视可可园振奋精神。但是，这不足以让他脸上绽出笑容。

“上校，你的住宅里该增加个人帮助少奶奶扫地烧火。

少奶奶岁数大了，一个人忙不过来。”上尉没有说下去，也无需多说。

“你每次出的主意都很好，纳塔里奥。”

在“好望”庄园，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曾开玩笑地问他是否愿意出卖。看到小庄园和阿塔拉亚庄园一样管理得井井有条，上校并没有惊讶。令他惊讶的是，到了托卡亚格朗德以后，发现这个临时居民点竟然如此热闹。

7

来到法都尔·阿博达拉商店旁的拴马桩前，还没有下马，博阿文图尔·安德拉德上校就问纳塔里奥：

“几年了，纳塔里奥？”

“已经七年了，上校。”

“我记得很清楚，这里原是一片荒地。我还记得你说过，这儿迟早会发展成一座城市。现在还算不上，但也差不多了。”

此话显然言过其实，只不过这个临时居民点近年来发展很快而已。就在这几年里，法都尔受尽辛苦，虽说收入甚微，但一直不肯离开。

土耳其人慌里慌张地跑出门来扶上校下马：

“太荣幸了，上校，看到先生来到这不毛之地，太荣幸了！”

“你好，土耳其人法都尔。请让我告诉你，我惊得目瞪

口呆了。没有想到成了这么大的村庄。听说过了，但亲眼一看仍然吓了一跳。你不再东跑西颠，在这里安家落户，看来是做对了。常言说得好，阿拉伯人嗅觉灵敏，他们到哪里落脚，哪里就生意兴隆。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成为富翁，有自己的可可种植园了。”

“是上帝把我带来的，上校，是上帝把我拉来的。但是，一开始艰难得很，多亏了你身边的上尉我才留下来没有走。要不是他，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上校站在商店门前朝四下张望。河对面的田地一眼望不到边。

“好漂亮的玉米田！是塞尔希培州人？”

“大部分是。也有从腹地来的。”

“今天又有一家到了，是从埃斯坦希亚一带来的。”土耳其人说，“一共五个人。”

“从埃斯坦希亚来的？我是那里人，那是个等死的好地方。”多少年没有回过他出生和开始干活的城市了？自从父亲若泽·安德拉德死了以后。老父亲是埃斯坦希亚乐团的号手，从不肯忍气吞声。“埃斯坦希亚人心眼好，守规矩，勤劳，不像北边圣弗朗西斯科一带的人那样，”他狡黠地看了看纳塔里奥，“无法无天，惹是生非。对吧，纳塔里奥？”

对上校的玩笑，上尉并不气恼，笑着说：

“上校，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埃斯坦希亚仅仅是穷困，而在圣弗朗西斯科，到处赤贫，穷困倒成了一些人的特权。”

河边传来一声驴叫。在应法都尔之邀走进商店之前，上校

又望了望毛驴街新盖起来的房子，新房子确实不少。远处，旷野那边，有数不清的茅屋。

“那边是什么？”

“下蛤蟆街，妓女们的住处。原来只有五六个，现在多得数不清了。”

上校仍然没有进门，仔细观察此地的繁忙景象。罗布斯蒂亚诺上校的仓库门口，许多毛驴组成的运输队正在卸下干可可。畜栏里，几个身穿短皮袄的男人照看着牛群。附近，到处有猪、鸡和火鸡觅食。一群石鸡受了惊吓，飞也似地朝远处跑去。一位老太太正踩着石头过河。

“你的住宅呢，纳塔里奥？是那座吗？”上校指着黑人铁匠蒂桑·阿布杜因那所刷白灰的石头房子问。

“不是，上校。我的房子在那座小山上面。你要不想上去的话，从这儿可以望见。”

上校抬头仰望，看到了那座新落成的房屋：不愧为“好望”庄园主的住宅，能鸟瞰整个村庄。

“不需要上去了，这里看得见。不错，蛮气派的嘛。”

说完，朝他原来的打手、现在的干亲家满怀感情地一笑，想送件什么礼品布置新落成的住宅：

“家俱呢，纳塔里奥，买了吗？”

“已经买了，上校。大部分是让卢皮斯西尼奥在这儿打制的，有一些是从伊塔布纳买来的。”

上校望着纳塔里奥的新居，想了想：

“我发现干亲家母喜欢音乐，爱听歌曲。对吧？”

“爱听极了。”

“那么，我送给她一架唱机吧，跟我那架一模一样的。

放在家里，她想听的时候就听听。”在阿塔拉亚庄园，上校在无聊的时候就听听唱片。唱机是个新鲜玩艺儿，可以向别人显示自己的雅兴，大人物家里必不可少。

“谢谢你，上校。济尔达一定会高兴得手舞足蹈。”

法都尔再次邀请：

“请进，上校，这就是你的家。”

庄园主迈过门槛，把马鞭放在柜台上，扫了货架一眼，估量着商店的库存。这个阿拉伯人应有尽有，商店既是酒馆又是杂货店，还卖成衣和廉价布匹——棉布、麻纱和牛仔裤。

“上校，要是想休息一下，里边有吊床。家里寒酸，但愿意为你效劳。”

“就在这儿吧，法都尔，呆不了多长时间。”

外边响起脚步声，有人朝这边跑过来。原来是个女人，风吹乱了她的头发，神色慌张，看样子是有什么急事。不等在门口站稳，就气喘吁吁地喊：

“纳塔里奥上尉！纳塔里奥上尉！”

原来是个浅棕色的混血儿，年纪不大。只见她满脸汗水，两个尖尖的大乳房撑起了开领汗衫，像发现了什么重要事情一样瞪大了眼睛，不停地喘着粗气。纳塔里奥向前跨了一步：

“怎么回事，雷苏？”她叫玛丽娅·达·雷苏雷桑。

“科罗卡太太让我来告诉你，贝尔纳尔达生了个男孩，刚才生的。”她喘了口气，微微一笑，两片石榴色的嘴唇间露出了洁白的牙齿，“说让你放心，母子都平安。”

嘴上的笑容迅速扩展开来，她的整个脸都在笑：

“我看着他生下来的！”

纳塔里奥脸上，哪一块肌肉也没有动一动。要想发现这个印地安人和白人混血儿内心的激动或者脸上欢快的表情，必须从正面和反面、从里到外了解他才行。但是，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偶尔也猜一猜别人的想法：

“快去为儿子祝福吧，纳塔里奥。”他把手搭在干亲家的肩上，“不过，先要为他的健康干一杯。”

“我有一瓶烈酒，上好的茴芹酒，是珐尔哈特姊妹造的，我从伊塔布纳带来的。”法都尔说。

“以后再喝吧，土耳其人法都尔。茴芹酒是外国玩艺儿，不合适。拿烧酒来！不要忘了，让姑娘也喝上一杯。”

毛驴街传来欢快的声音：一队牲口到了，领头的母马头上和脖子上装饰的小铃叮哨作响。

面粉作坊和小桥：爱情的离合。

1

仅从外表上判断，就不难确定阿拉伯人，不论他是叙利亚人、土耳其人还是黎巴嫩人。他们同属一个种族，都叫土耳其人，特点极为明显：鹰钩鼻子、鬈曲的头发，含混而生硬的发音，并且吃在石臼里磨碎的生肉。头一批塞尔希培州人战战兢兢地到托卡亚格朗德的那天上午，跟着全家人朝刷白灰的房屋走去时，迪娃心里就是这样想的。

见到的不是土耳其人，却是个皮肤黝黑的铁匠，只见他光着膀子，一张满是油污的野猪皮系在腰间，遮住身体的下半部分。迪娃大吃一惊，不由自主地发出小女孩们特有的爽朗的笑声，铁匠则立刻以响亮的大笑表示欢迎。他咧开嘴，向外地人自我介绍说：

“我的名字叫卡斯托尔·阿布杜因，人们都叫我蒂桑，在这里给驴钉掌为生。”

迪娃安静下来，恢复了庄重的常态，感到心里踏实了。

她转过脸，看到母亲万热太太恐惧的眼睛里闪出希望的火光，安布罗西奥也打起了精神，驱散了脸上的乌云。这踏实的感觉从何而来呢？为什么预感到忍辱受屈、长途跋涉有了尽头，对将来有了信心呢？炉火熊熊，火花飞溅，黑人站在铁砧前面，满面春风，像一头居高临下的巨兽，像一棵挺拔参天的大树，既力大无穷又驯顺温柔，显然是个欢乐而又坦诚的汉子。迪娃又笑了，但不再是小女孩那爽朗的笑声，而是姑娘们羞怯的、遮遮掩掩的暗笑了。

卡斯托尔想猜猜她的年龄，但估量不出。她身体瘦弱，两腿纤细，两条辫子因落上尘土而显得僵硬，再加上那无拘无束的笑声，看来还是个小女孩。可是，一对乳房却冒冒失失地从衣服下突起，那双眼睛又神不守舍，脸上似笑非笑的表情显得若有所思。突然，铁匠发现她的年岁要大得多，是个成熟的大姑娘了。可能只有十三岁，也许已经十六七岁了。

黑人把他们送到法都尔·阿博达拉家门口——既是住宅，又是商店。迪娃低垂着眼睛，走在他旁边。蒂桑望着前方，神色坦然，话不绝口。“可怜的牲灵”摇着尾巴跟在后头。

2

她在路上度过了十四岁生日，要不是万热太太，谁也不会记起这个日子。在马罗因庄园的那段舒心的时光，他们还

庆祝生日，晚饭吃得好一些，做一个木薯粉蛋糕。要是正好碰上星期天或者什么节日，还要请邻居和干亲家们一起进午餐。现在，听从了那个骑着高头大马、自称上尉的男人的劝告，来到这个地方，谁知道能不能热热闹闹地为她过十五岁生日呢？

一路上风尘仆仆，疲劳睏倦，只有万热太太记得这个日子，因为她身为母亲，一直为最小的女儿的成长牵肠挂肚。迪娃身材矮小，瘦骨嶙嶙，仿佛停止了成长，永远不肯长大成人：已经太晚了。万热太太归咎于她所受的折磨。惊吓、失去房屋和土地、看见哥哥阿格纳尔多被捆住手脚挨打、粗暴和冷酷无情，这一切使小女孩长得瘦小，并且喜怒无常，时而悲伤，时而疯狂。十四岁了，还没有来月经，只有见了血才表明女人能找丈夫、生儿育女。莫非她永远这样干瘪吗？

来到托卡亚格朗德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老住户们送来了食品，土耳其人赊给了用具，一家人在旷野生火做饭。不过，吃这顿草草做成的饭之前，女人们到河里去洗了澡：身上太脏了。黑人蒂桑指给她们那个叫“贵妇浴盆”的地方，这名字是他取的，那里水流平静。迪诺拉给儿子洗了澡，迪娃拆开了发辫。看见迪娃从河边回来，黑人叹息了一声：她还是个小女孩。

卡斯托尔有副热心肠，到作坊里拿来一块咸肉给新来的一家人吃，随后又把女人们领到埃皮法妮娅的住处。给埃皮法妮娅盖起的这间房子还空着，没有住进别的妓女，也许它比别的茅屋盖得好，收拾得干净，也许由于人们以为她迟早要回来，况且这个女人生性暴躁，动辄发火，还会巫术。老太

太万热愿跟丈夫和儿子们一起留在野外，再说茅屋里边也住不下那么多人。于是，卡斯托尔就把其余几个女人领走了：迪诺拉和她的孩子、腆着大肚子的莉娅和迪娃。阿格纳尔多也跟着去了，想安顿好怀孕的妻子。“可怜的牲灵”朝着河面升起的圆月吠叫了几声。

木床已经残破不堪，几乎散了架，上面铺着一领草席，但很宽，用于干妓女职业绰绰有余，不论嫖客多么粗鲁，多么兴奋，动作多么异想天开。迪诺拉把孩子放到席上，躺在莉娅身边。阿格纳尔多拣来一些碎干柴，迪娃点着火，一股潮湿的浓烟升起来，热气像一床棉被盖在孩子和孕妇身上。臭虫立刻活跃起来，在床上乱爬。

黑人走了，连声晚安也没有说，莉娅觉得纳闷。不多一会儿，他又回来了：到他居住和干活的作坊里取来一个用得肮脏不堪的大吊床。就在这张床上，他接待妓女，和她们偎依着交欢，比如祖莱扎和埃皮法妮娅，当然还有别人。他亲自动手，把吊床两端挂在茅屋墙上的木楔上。

“是张双人床，能睡两个人。”他对迪娃和迪诺拉说。

一切都安排停当，他才向众人道了声晚安。要是还需要什么，别不好意思，任何时候都可以到作坊里去叫他。说完，跟阿格纳尔多一起走了，“可怜的牲灵”跑在他们前头。迪娃站在门口，从一棵登德树叶子的隙缝中看着他们走了：小狗、铁匠和哥哥。她没有立刻回到屋里，呆呆地望着嵌在河面的一轮圆月：终于到了。

3

迪诺拉讨厌那张吊床，愿意和莉娅一起在木床上睡：小孩睡在她俩当中。有两个人的身体温暖着，孩子停止啼哭，睡着了。随后，睏倦已极的母亲也响起鼾声。接着，孕妇莉娅也渐渐安静下来，忘记了沉重的大肚子，进入梦乡。

迪娃蜷缩着四肢，独自躺在吊床上，头脑清醒，倾听着下蛤蟆街或者旷场那边传来的响动：脚步声，断断续续的说话声和笑声。随着托卡亚格朗德谷地夜深人静，声音越来越大。迪娃听见远方牲口蹄子走在地上的响声，听见脚夫和助手们吆喝牲口的声音：瘦子！野花！钻石！河马！混帐母驴！隔壁茅屋里有人在说话：

“今天不行，我闹月经……”是个女人在求情。

“臭婊子！真倒霉！”男人没好气地说。

在深夜的寂静中，她突然听见有人喊黑人的绰号：

“蒂桑！喂，蒂桑！”

无疑，是某个脚夫叫他给驴钉掌，看来黑人很快就去了，因为那人没有再喊叫。

吊床散发出浓烈的气味，这气味肯定来自黑人蒂桑。在炎热的夜里，他搂着女人交欢，大汗淋漓，汗水渗进布纹里。现在，这男人的香味、雄性的香味包围着迪娃，使她昏昏沉沉，不饮而醉，就像去年圣若昂节晚上喝多了热尼帕波酒一样，头部沉甸甸的，天旋地转。

她辗转反侧，驱不散头脑中当天下午的场面。但是，又不完全清醒，在吊床上晃晃悠悠，闻着吊床上的气味。其实，这气味早在铁匠站在铁砧旁放声大笑的时候就闻到了，只不过现在从吊床上散发出来，更加强烈，钻进她的鼻子，渗入她的毛孔，在她的皮下弥散，使她小小的乳房渐渐胀起，又顺着肚子往下，烧着她处女的阴唇。她分明感到卡斯托尔的身躯在吊床上方游动，随着野猪皮的左右摇晃，他的那个部位时隐时现。最后，他用强壮的胳膊把迪娃搂在胸前。

迪娃终于睡着了，但睡得极不安稳，黑人一直跟她睡到天明。不过，他既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既不是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儿也不是白人和印地安人的混血儿。他是一团炽热的火，在她的双腿间越烧越烈。在很长一段捉摸不定的时间里，卡斯拉尔成了一只巨大的野猪，领着她穿过谷地，飞过河流和山脉，落在团圞的明月上。随后，又把她关在火炉里的一角，在飞舞的火花之中骑在了她身上。迪娃心花怒放，在烈火中熔化了。

侄子的哭声把她吵醒，驴队即将起程，外边熙熙攘攘。她的阴部流出暗红色的浓浓的血水，顺着大腿根滑动。是男人的气味钻进了她的躯体，把她造就成了真正的女人。

肮脏的吊床上那块红色的血污记录下卡斯托尔·阿布杜因·阿顺桑伟大的功绩，而这位绰号为蒂桑的黑人在为名叫“绳结”的毛驴钉完掌之后整夜都在呼呼大睡，而且是独自一人——这对他来说极为罕见。

4

母狗叫“送上门”，这名字是卡斯托尔起的，因为它是别人送上门的礼物，而且从小就自信、胆大。每当它向公狗“可怜的生灵”挑逗，在他身边蹦来跳去，咬咬他的腿，抓抓他的嘴，公狗总是乐意与它玩耍，糊里糊涂地跟在它后面奔跑，把它推翻在地，用两只前爪按住它的肚子不让它动弹。不过，除了欢乐的嘻戏和佯装恼怒取乐之外，公狗没有任何非分之想。

后来，母狗渐渐长大，不再那么喜欢打闹，往往一连几个小时在火炉边偎依着“可怜的生灵”睡觉。当然，有时候也挑逗公狗到旷野奔跑，与它假意厮咬取乐。看到这对狗疯了似地在尘土里滚来滚去，互相吠叫，卡斯托尔很是开心。玩累了，它们便舒舒服服躺在卡斯托尔身边休息。公狗“可怜的生灵”也有不高兴的时候：“送上门”倚仗年岁小，个子不大，跳到蒂桑怀里让他挠耳朵后边和肚子，于是公狗嫉妒心大作，后爪着地，举起前爪，赶走大胆妄为的母狗，把自己丑陋的大头放在蒂桑怀里。

有一天，一切都变了。不知道为什么，母狗“送上门”突然对“可怜的牲灵”冷眼相看。上尉的妻子济尔达头一次来到托卡亚格朗德仿佛是昨天的事，其实已经过了半年多。临走前，在贝尔纳尔达门前，济尔达从牛车里拿出这只小母狗，放到地上，小母狗马上就去挑逗“可怜的生灵”，两个

畜牲很快就如胶似漆了。“送上门来的家伙”，蒂桑从此便叫她“送上门”。

时间飞快地向前奔跑。有一天，看到“可怜的牲灵”像往日一样走过来玩耍，母狗出人意料地勃然大怒，龇着牙狂叫不止。发现对方还执意邀她到旷野上追逐滚打，它竟然下嘴咬了它一口。

一时间，“可怜的牲灵”懵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从此，它也变了，再也不像先前那样头脑简单，一味嬉戏。两条狗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母狗见了它就赶紧逃跑，似乎是怕它，避免和它见面只不过是几秒钟的事，赶走它之后又马上斜着眼寻找它，转过身让它看自己的臀部。

“可怜的牲灵”一改往日的习惯，不再朝运输队吠叫，不再围着过往的毛驴蹦蹦跑跑，不再感到饥饿——过去“可怜的牲灵”胃口极好，永远吃不饱——，甚至让卡斯托尔在黎明时分独自一人去丛林里打猎。它被母狗肿胀起来并且滴着血的阴唇散发出的气味迷住了心窍，一直在它身边转来转去。

一连几天，不论母狗怎样拒绝，怎样蔑视，甚至凶狠地咬它，“可怜的牲灵”总是锲而不舍，不离女伴左右，决心征服它。有志者事竟成，他终于达到了目的。这难道不正是母狗所希望的吗？现在，母狗不再吠叫，不再逃走，不再龇牙咧嘴，而是让他伸过鼻子闻肿胀的外阴，贪婪地舔它那地方流出的血汁。

一天下午，在铁匠门前的空地上，南多和埃杜瞪大了眼睛鼓动公狗，卡斯托尔站在旁边观看，土耳其人法都尔和科罗卡停止了谈话，“可怜的牲灵”终于把它的长钉扎进了

“送上门”的肚子里——公狗的那玩艺儿酷似带头的长钉，养狗专家埃杜就是这么说的。仪式结束之后，公狗和母狗被那玩艺儿连在一起。南多想在他们身上泼水以解开这个死结，但被卡斯托尔拦住了：让余下的事顺乎自然吧。

5

要是把这个故事与卡斯托尔·阿布杜因·阿顺桑和塞尔希培州姑娘迪娃之间的风流事联系起来，人们也许会说比喻不当。两者至少在有些地方不尽相同，比如说，在半年的时间里他如何看待姑娘，后来，在一个极为普通的一天，又如何发现了她的变化，大吃一惊。仅大吃一惊似乎还不够，应当说受到了巨大的震动：简直是上帝显灵。

当地其他人认为是极为普通的这一天对铁匠却不同寻常，使他喜出望外。对脾气乖张的姑娘也不寻常，她像母狗“送上门”一样，进入了发情期，阴唇肿胀，血汁流淌。生活留给我们的这类奇奇怪怪的事情如同谜语，好似天意，只能由大自然去解释，去解释。卡斯托尔·阿布杜因就是这样教导性急的南多的：如此先进而又明智的概念无需说第二遍。

6

然而，头一个意识到迪娃变化的却是巴斯蒂昂·达·罗萨，这位顾客盈门的石匠仪表堂堂，而且是蓝眼睛的白人——这在临时居民点上极为罕见，在女人心目中极有分量，成为妓女们争夺的目标。

在毛驴街，用梅伦西娅和泽·卢伊兹夫妇烧制的砖瓦盖起的房屋屈指可数，而巴斯蒂昂·达·罗萨——他的全名是若泽·巴斯蒂昂·达·罗萨——的住处是其中之一，而且最为壮观，最为舒适。这不难解释：为自己干活，总要想方设法把地基打得更牢，里里外外装修得更好。蓝色的墙壁，紫罗兰色的窗户外有木制手扶栏杆，并且装上了排雨水的管子。后院还建造了厕所：挖了个深坑，上面放个木箱，大小便坐在上边。这是托卡亚格朗德头一个厕所，卡斯托尔和法都尔马上仿效。不过，是法都尔独出心裁在商店后面挖了一口水井。当时供畜栏的牲口和脚夫们饮水的那口大井还没有打——那是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的财产。

一个单身汉，盖这么大一所房子，在托卡亚格朗德引起纷纷议论。大概要结婚成家了。有人猜测，新娘来自伊塔布纳市，因为他在那里留下了善于寻花问柳和华尔兹舞王子的名声，曾使许多待嫁的姑娘动心。托卡亚格朗德只不过是个脚夫们过夜之地，当年他来这里是受卢皮斯西尼奥之邀，合伙为决定离开流动商贩生涯的土耳其人法都尔·阿博达拉盖

那间木头房子。后来，喜欢上了这在地方，就在这里定居了。他经常受雇到附近各庄园干活，建船形晾晒器、修暖房、造发酵桶。他蓄起了胡须，只要愿意，说话故意卷起舌头，人们就会把他当成外国人。在托卡亚格朗德，他和蒂桑一样，备受妓女们垂涎。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巴斯蒂昂·达·罗萨仍然单身一人。虽然不乏女人有意，他还是不想成亲。其中有一位贫穷但出身高贵的女人玛丽娅·贝亚特莉斯·莫加尔多，她是卡门·莫加尔多·德·阿西斯·戈蒂纽太太的堂妹，由于姻亲关系，自然也就是恩诺奇·德·阿西斯·戈蒂纽上校的堂妹了。巴斯蒂昂在戈蒂纽庄园呆了一段时间，负责改建庄园主的住宅，出于一时的性欲，在玛丽娅·贝亚特莉斯太太身上趴了一次。那出身高贵的女人已经不是处女，富有的堂姐夫早就捅破了她的处女膜，当然，也是出于一时的性欲。要不是这样，年已三十、唇上长着浓密绒毛的可怜的堂妹会完整无缺地死去，在地底下喂了蛆虫。不料那女人情真意切，想丢下堂姐和堂姐夫施舍的床铺和一日三餐——作为报偿，她为他们整理房间，监视女佣们干活，照看孩子——，甘愿不办任何手续，不顾陈俗旧见、不怕莫尔加多和戈蒂纽家族的赫赫威名，跟巴斯蒂昂私奔。巴斯蒂昂没有理会，保全了性命。他不愿意因为女人在某个十字路口遭到埋伏，陈尸旷野。

他和吉多过了小河，应安布罗西奥和若泽·多斯·桑托斯之邀，去商量建面粉作坊的事。看到一个姑娘手持锄头在地里干活，他没有认出那就是迪娃，以为是若泽·多斯·桑托斯的女儿。若泽有三个女儿，个个膀大腰圆，干起活来都能顶个男人。两个小的还都很年轻，大女儿里卡迪娜瞎了一

只眼，但并不因此就没有男人要，有人就见过她跟多多·贝罗巴眉来眼去。这位多多·贝罗巴是个有点疯疯癫癫的人物，谁也不知道他怎么来的，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来到这里：恐怕不单单是来捉小鸟儿。他向卢皮斯西尼奥定做了一把理发椅子——赊欠，等什么时候有了钱再付——干起理发、刮胡子的营生。据经常光顾这个理发店的纳塔里奥·达·丰塞卡说，多多·贝罗巴的理发椅显然是个好征兆，表明托卡亚格朗德有权进入集镇的行列。

像其他木匠和石匠师傅们一样，巴斯蒂昂·达·罗萨经常受雇到各庄园修建房舍和用具，很少在托卡亚格朗德逗留，已经有几个月没有见安布罗西奥的女儿了。他记得那姑娘寡言少语，骨瘦如柴，头上吊着两根小辫，如男孩子们一起捉迷藏游戏，跟着父母和哥哥在集市上卖货，与眼前这个姑娘大不相同：胸脯丰满，手持锄头，撩起裙子在锄地，汗水从额头滴下来，显然成了个不折不扣的女人，年轻，漂亮，朝气蓬勃。跟什么相似？如同一棵枝叶茂盛的木薯。

从前，这里一片荒凉，干枯的灌木树下只有带刺的野草和毒蛇。随着塞尔希培州人的到来，成了郁郁葱葱的庄稼地，种上了豆类、玉米、木薯和蔬菜。一切都变了。不仅土地变了，人也大不相同：让泽、迪诺拉和险些死在路上的孩子；死气沉沉的阿格纳尔多和妻子莉娅：到这里时挺着大肚子；阿乌雷里奥和南多，还有那对忍屈受辱、垂头丧气的老夫妇。被人从马罗因赶出来的这些人都成了伊列乌斯人，个个都是干活的好手。莉娅在科罗卡帮助下生下的孩子是头一个在托卡亚格朗德出生的公民，长得又胖又壮。

安布罗西奥和若泽·多斯·桑托斯开始制定建造面粉作

坊的计划，卢皮斯西尼奥仔细听着，小时插嘴参加讨论。巴斯蒂昂·达·罗萨却望着地里那个姑娘，向她使眼色。在阳光下，那张脸像个圣女，那身材像个女王。嗯，跟她结婚，值得。

7

对于卡斯托尔·阿布杜因来说，事情发生得没有那样突然，但他感到的惊异却不在别人以下。那是在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一家搬到山顶上的新居以前——无论从规模、舒适程度还是从所处位置来说都是托卡亚格朗德的主要建筑——，迪娃正头顶着篮子往山上爬。山路陡峭，但用鹅卵石铺得整整齐齐，即便在雨季负重驮载的牲口上上下下也不困难。然而，只要有一个人持枪站在随便哪个转弯处的小平地上就能守住通道，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正朝河边走去，抬头看见她正在上山，大吃一惊，立刻停住脚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不可能是迪娃。不过，并非别人，确实是迪娃。你看，她停下来扶了扶头上的篮子，看见他正目瞪口呆地注视着她：裙子下露出两条赤裸裸的腿。她微微一笑，招了招手。

人们已经给那座小山起了名字，叫上尉山。站在上面，上尉就像站在瞭望塔上一样，把整个居民点尽收眼底：从妓女们居住的下蛤蟆街、贝尔纳尔达的茅舍到一座座房屋形成的毛驴街；从旷场到集市和大草棚——那里是脚夫们歇息和

举办舞会的地方——到罗布斯蒂亚诺上校的可可仓库和畜栏、黑人蒂桑的铁匠铺——上尉的大儿子埃杜正跟他学手艺，还有雅卡果树旁边土耳其人的店铺。往河那边望去，是塞尔希培州人和腹地人开垦的土地，茂密的树木和一块块的玉米地，一群群猪和鸡在觅食。

那里的一切和行人的一举一动，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从住宅的阳台上都看得真切。如果往前走几步，站在栓皮栎下，会看得更加清楚。当年，就在这棵树下，他曾让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观看这块当时还荒无人烟的土地，并且预言：它必将成为一座城市。七年以后，上校又途经这里，说："差不多了。"上校只不过说说而已：它还是个小小的村庄；作为一个城市，几乎还一无所有。可是，当他，纳塔里奥，从一贫如洗的塞尔希培州来到这可可产区的时候，塔瓜拉斯还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歇脚过夜的地方，没有火车，更没有车站；而今天偌大的伊塔布纳市那时还叫塔博卡斯，是个临时居民点。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上尉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关心备至，必要的时候表示意见或直接参预。他借钱给安布罗西奥和若泽·多斯·桑托斯请卢皮斯西尼奥和巴斯蒂昂·达·罗萨修建面粉作坊，与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上校一起资助砍伐树木建一座小桥。这些工程几乎花尽了他收获的全部进益。不过，谁想发号施令、享有权威，必须首先承担义务。很早以前他就是这样想的，那时候他刚刚开始开垦土地，刚刚遇到流落到这里以出卖色相谋生的贝尔纳尔达，离收获可可还差得远呢。

8

与很少和她见面的巴斯蒂昂·达·罗蒂相反，对蒂桑来说，事情发生得并不突然。黑人铁匠经常见到她，经常跟她说话，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是任何人的过错，只能怪罪自己。自从那天下午把塞尔希培州人全家送到法都尔的店铺，并借给他们吊床，安顿她在埃皮法妮娅的茅屋歇息以后——当时迪娃还是个毛手毛脚的小女孩，冻得瑟瑟发抖——他每天都与她接触。直到现在，看见她头顶着篮子往小山上爬，替万热太太把满满一篮子自己种的蕃薯、吉罗豆等菜蔬送往济尔达太太的厨房，他才头一次发现迪娃那两条裸露的大腿和裤衩难以遮严的臀部——已经是女人的大腿和臀部了。为了再看一眼那张他一直觉得非常漂亮而迷人的脸庞，为了打量打量她的胸脯，他在原地转了好久，等着姑娘下山。现在，已经看到了姑娘全身，他心醉神迷，再也不把她看成小女孩了，但仍然觉得她毛手毛脚，似乎头脑里缺一根弦。

从前，她跟桑安和南多从空场跑来叫埃杜，让他丢下活计，四个人一起到树林里捉蜥蜴，支捕鸟器捉小鸟，玩“铁片飞”——闲暇时间，巴尔比诺的消遣是制作这种玩具，交给小商贩到塔瓜拉斯的市场上去卖——或者到旷场上去放风筝，梅伦西娅糊的风筝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飞得更高。

南多和桑安都径直走进铁匠铺里，唯独迪娃不肯进来，

站在门口往里张望。蒂桑看着她那张天使般的脸，放下手中的铁锤，请她进来。

“不想进来吗，小姑娘迪娃？”

她摇摇头，不等小伙伴们出来就朝空场跑去，仿佛是有意躲避他：这是为什么呀？我的天！一开始，他还感到奇怪，日子长了，也就不大在意：她几乎每天在铁匠铺附近出现，躲在一棵大树后面偷偷朝里观望，神色慌张，胳膊上和腿上沾满泥巴。

一天清早，卡斯托尔像往常一样到树林里去收取猎物，一回头，发现她正绕过一棵棵树木，跟在后面。在河里也是一样：傍晚，他总是到水深的地方游泳，远远离开女人们洗衣服洗澡的较浅的地段。有一次，迪娃突然在他前面冒出来，几乎碰到了他那赤裸裸的身体。只见她穿件破衣服，与其说是穿着衣服倒不如说是一丝不挂。要不是她年岁太小，他肯定忍不住干出什么事来。他大声喊：小姑娘，小心！一是为了提醒她水流湍急，注意危险，二是以喊声驱除鬼怪——据说这里是水怪的老巢。一分钟之后，她又钻进水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游得极快，像一条鱼。不，是条美人鱼。

卡斯托尔常常见到她，跟她说话，迪娃总是微微一笑，低下头去，撒腿就跑，但又不肯跑得很远。既傻且瞎的蒂桑不明白她为什么行动古怪，表情惊慌，更没有发现她那两条细腿变得粗壮，干瘪的乳房成了丰满的胸脯：在他眼里，迪娃仍然是那个梳着两根小辫在空场奔跑的女孩子。他没有注意到，迪娃已经不再跟孩子们玩捉迷藏游戏，而是独来独往或者跟嫂子们在一起，独自行动的时候往往是到铁匠铺附近偷偷看他。一句话，他没有看出迪娃已经长大，成了个女人。

直到望见她爬上山坡去上尉家的时候，他才发现并充分意识到这巨大的变化。他大吃一惊，感到心脏在激烈地跳动，决定留下来等她，以便证实真的发生了奇迹。迪娃肯定也看到他了，停了下来，但又装作不曾发现他的样子接着朝前走，没有放慢脚步，随后又若无其事地停住，转过脸一笑，仿佛有意嘲弄他：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他绞尽脑汁，猜不透她这种若即若离的举止究竟出于什么原因，什么目的：时而欢笑时而垂下眼睛，时而躲避时而佯装，时而贸然行事时而谨小慎微，时而转弯抹角地挑逗时而冷若冰霜。她的模样变了，但行为举止依然如故，还是那么反复无常。卡斯托尔苦苦思索，仍然找不到谜底。若不是小女孩特有的乖张，就像是有意暗示：果实虽青但已经成熟。女人的把戏，妓女的调情。

自从看到她回过头来微微一笑，卡斯托尔心里什么也不再想，胸中只有一个欲望：没有迪娃，生活就毫无意义，就算不上生活。当发现巴斯蒂昂·达·罗萨也看中了她时——这不难发现——卡斯托尔濒于绝望了。石匠金色的胡须，浓密的头发，外国人似的红红的脸——像欧洲来的外国人，而不是土耳其人，土耳其人的脸棕黑，跟伊列乌斯的黑白混血儿一样。显然，石匠条件比他优越。她不是法国女人，而是塞尔希培州棕黑色女人，一定更喜欢蓝眼睛的白人，讨厌像烧火棍似的黑人。据他所知，并且有证据说明；只有法国女人对黑色人种给予应有的尊重。她并不因此而罢手：忍气吞声，退出争斗不是他的本性，更何况在目前的情况下，争斗的战利品是自己的生命。

9

看到杜尔瓦利诺到井边给厨房打水，法都尔满怀深情地想起了泽济妮娅·多·布蒂娅，深深叹了口气：井和店员都能让多情的妓女在他脑海里重新浮现。眼下，他心满意足：水井极有用处；杜尔瓦利诺在柜台上干了一年有余，虽然其貌不扬，但为人忠厚，是个好帮手。泽济妮娅的胸脯并不丰满，臀部也不滚圆——土耳其人最喜欢乳房硕大、长着雌蚁一样大屁股的女人——但他对别的妓女从来没有那样亲热过。她身上像是有一层可可汁似的黏稠稠的液体能把男人粘住：漂亮的小脸，身体像尊雕像；那玩艺儿像无底深渊，还有一颗感情丰富的心。法都尔又无可奈何地叹息了一声。

他猛然意识到，他所回忆的已经是一去不复返的往事，仿佛那妓女早已死去，安葬在拉加尔托公墓——幸亏这不是事实。不过，死也好，活也罢，都无关紧要，反正只能在梦中或沉思默想里才能重新跟她见面，听到她用温柔的腔调请他上床：来呀，土耳其人，来让我看看你那玩艺儿，我已经忘了它是什么样子了。她给他取了不少外号，收了他很多钱，变着法儿哄他。这女人恰似天使，如同上帝的恩赐！

自从她恋恋不舍地离去，前往塞尔希培州以后，法都尔只收到过一封信，是她的侄子杜尔瓦利诺带来的。小伙子又干又瘦，穿着短裤，脸上满是疙瘩。信上错字连篇，涂涂抹抹，字母大小悬殊，歪歪扭扭，并且没有标点。法都尔总算

看懂了，而且看了一遍又一遍，到了倒背如流的地步，就像背诵诗歌和圣经里的警句一样：“……写这几行歪歪扭扭的字是想告诉你，我亲爱的法都尔，我没有忘记你，也永远不会忘记你，因为晚上我梦见在床上搂着你，醒来眼睛湿了，下边你知道的地方也湿了，要是上帝允许，我还要回去找你。”在信纸下边，签的是：“永远属于你的马利娅·若泽·巴蒂斯塔”，随后又画了一连串的逗号、句号、惊叹号和问号，让收信人自己去放到合适的地方。

她指的是上路之前在托卡亚格朗德做的短暂停留：“我在那儿的时候看到你挺劳累，整天像个驴子似地干活”。所以，打发她的侄子——她姐姐的儿子，寡妇姐姐身患肺病，奄奄一息——来给他当个帮手。工钱多少没有关系，随便给点就行，就算是发发善心吧，“总比在这里饿死好”。当然，像往常一样，奉承了他几句：“把他交给你我就放心了，我知道你不是吝啬鬼，也敢保证这孩子不会让你失望。”这女人恰似天使，如同上帝的恩赐。

当时，他正打算雇个店员帮助他售货，可哪里能找到信得过的人呢？在艰苦的年代，只要愿意，他可以在白天睡觉。脚夫和妓女是店铺的主要顾客，极少有行人经过这里，只有傍晚，尤其是清早忙碌一阵。由于开垦了新的土地，生意越来越兴旺，日出之前就得起床，深夜才能睡觉，白天一整天都得接待顾客，随时有人来买东西。要想发财就不能掉以轻心，就不能吃得饱饱地睡觉——为了吃饱肚子，还有许多事情该做。

就这样，法都尔怀着明显的善意和暗暗的喜悦迎来了杜尔瓦利诺：泽济妮娅·多·布蒂娅，好样的，又为他解决了

一个难题。但是，他没有让瘦高个小伙子察觉内心的兴奋，因为不仅跟吉卜赛人做生意需要小心，同塞尔希培州人打交道也应该谨慎。富阿德·卡兰不厌其烦地说，塞尔希培州人就是巴西的吉卜赛人，而富阿德没有信口开河的习惯。

“要说需要人，倒也不非常需要，我自己还干得过来。不过，既然是泽济妮娅的要求，那我就不能不答应了。”

首先弄清了小伙子的能力：会读，会写，会做四则运算，还说什么活都愿意干，总比从日出到日落砍甘蔗强。

“试试看吧。把你的行李放到盛货物的房间里，扯一领席子用来睡觉，可以开始工作了。至于薪水，以后再谈。薪水多少不在我，那要看你了。要是让我满意，你不会后悔的。”

这时候，终于说出了憋在肚子里的问题：

“泽济妮娅呢，她过得怎么样？”

侄子回答说，托上帝的福，凑合着过呢。她既没有住在布蒂娅市，也没有住在拉加尔托，而是在阿拉卡儒生活，班菲洛·弗里埃博士为她修了所房子。博士是位有文凭的医生，但从来不看病，而是生产砂糖和精糖，还酿造甘蔗酒，制造方糖，富得流油，已经七十多岁了。跟个富翁在一起，很好。法都尔不想了解其他细节，只知道她还像先前一样性欲似火就够了。泽济妮娅不会满足于老家伙的那玩艺儿。

10

法都尔在屋子后面打井是听从了泽济妮娅·多·布蒂娅

的建议。妓女来到托卡亚格朗德既是为了履行一再许下的诺言，也是为了讨一笔钱，让土耳其人忍痛出血。就在那个幸福而又忧伤的时刻，她劝法都尔挖一眼井。“说不定哪一天，我会突然去看你，让你大吃一惊”，她在伊塔布纳的尚都妓院信誓旦旦地对法都尔说。土耳其人没有受骗：那是猴年马月的事。可是，泽济妮娅的父亲在拉加尔托咽了气。死于疟疾还是酗酒过度呢？无须究根问底。

在拉加尔托，姐姐和弟弟们不知如何是好，需要她为无依无靠的孤儿们指点迷津：每月月底准时寄点钱还不够，非让她亲自回去不可。启程之前，她跟着泽·拉伊蒙多的运输队，骑在一头脚步平稳的毛驴上，舒舒服服地到了托卡亚格朗德。泽济妮娅不期而至，正在店铺里忙碌的法都尔听见脚夫大声喊叫：

“法都尔先生！法都尔先生！快来看呀，看我给你带来的礼品！”

泽济妮娅跳下驴背，兴高采烈地搂住他的脖子：

“我不是说过吗？说不定哪一天我会来看你，你这个缺心少肺的土耳其人！”

随后，泽济妮娅眼含痛苦的泪水告诉法都尔她父亲死去的消息，说老人心地善良，可惜命运不济，年轻力壮的时候租种别人的土地，不料患了疟疾，死于酗酒。现在一家人都在庄园里打短工，男人们砍甘蔗，如果泽济妮娅不接济，他们就会挨饿。几个女儿当中，只有泽济妮娅混得不错，感谢上帝保佑，让她当了妓女。

运输队一个接一个地到来，脚夫和助手们陆续走进店铺买吃的东西，妓女们也来寻找嫖客，顺便喝杯甘蔗烧酒，显

然不是对泽济妮娅表示欢迎的时机。她把铁皮箱子提到屋里，立刻出来在柜台上帮助土耳其人接待顾客，这一举动使烧酒售量大增，因为大家都想跟她和精明的土耳其人干上一杯。有谁不知道他们之间执着的恋情呢？

她陪着法都尔到河边取水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今天用水比往日要多得多：泽济妮娅怕得那种肮脏的病症，爱清洁近乎成了怪癖。旷野上炊火点点，油灯摇曳，黑色的天空闪着几颗星星。他们俩手拉手朝河边走去，看泽济妮娅那股亲热劲儿，活像个背着父母跟恋人散步的姑娘。

“为什么不在家里打一眼井呢？”

“太费钱了。”

“总比你费力气打水好得多。哪能这样？”

他急于把泽济妮娅按倒在床上，把铁桶灌满水就要回去：多少次在梦中寻找她，想搂着她，可她虽然主动送上门来却又左躲右闪，不肯马上就范，而且冲着他的脸笑个不停。今天，她真的来了，该发泄一通了，一定要像高利贷者一样连本带利一并收取。

“走吧……”

“等一会儿。”

她拉着土耳其人的胳膊来到“贵妇浴盆”，在河边坐下，脚伸进水里，听着如鼓的蛙鸣。泽济妮娅把头偎在他宽阔的肩头，手伸进汗衫，抚摸着他毛茸茸的胸脯。

“临走之前，一定要来看看我亲爱的土耳其人。”

“一定要来砍我一刀，对吧？”他说得轻松，丝毫没有抱怨或者责备的口气。

“来求你帮助，我不撒谎。可是，不单单是为这个来

的，上帝可以作证。你是个粗鲁无知的土耳其人，以为我没有感情。”

法都尔把她搂在怀里，死死盯着她的眼睛：满眼的泪水已经不是为死去的父亲而流。在这个相见同时又是告别的夜晚，这滴滴泪水里饱含着眷恋和恩爱。

11

马嘶驴叫唤醒了幽静的河谷，脚夫们准备启程，泽济妮娅·多·布蒂娅和法都尔·阿博达拉同时起床了。一夜未睡，又仿佛在梦中度过，笑声和感慨声不断，欢快的呻吟夹杂着瓮声瓮气的吼叫，说不尽的蜜语甜言。法都尔让她再睡一会儿，她已经站起身：

“我去帮你干活。”

她望了望刚刚离开的大床，娇滴滴的声音里带着几分不快：

“你就是在上边跟儒萨干的，对吧？干了整整一个下午……臭婊子！”

时间过了那么久，她仍在耿耿于怀。法都尔用巨大的手掌摸了摸她赤裸的身体：

“没有哪个女人比得上你，以后也不会有。”

泽济妮娅从铁皮箱子里把一件件衣服拿出来，看穿哪件合适。大清早在柜台上卖酒，应当穿节日服装。她精心打扮了一番，仿佛要到伊列乌斯市旅行，而不是去那个不毛之地。

等喧闹声平静下来，两个人在河里洗了澡，吃过烤牛肉和熟透了的牛心果，才在这个小居民点转了转。妓女们站在茅屋门口向他们问候、打趣。科罗卡在下蛤蟆街碰见他们，笑嘻嘻地说：

“法都尔先生，找了个好女人，嗯？祝贺你，有眼力！”接着，又转脸对客人说：“你是泽济妮娅吧？我是雅辛塔，法都尔先生去看你的时候，我留在这里替他照看店铺。”

“我要到塞尔希培州去，这是来告别的。法都尔经常提到你，说你能顶十个男子汉。”

“那是他的好意。”

在整个托卡亚格朗德转了一遍，她认识了热里诺老人、梅伦西娅和卢皮斯西尼奥。她和卡斯托尔是老相识，不仅见过面、说过话，而且干过那种事。回到店铺柜台前，泽济妮娅总结了她的印象：

“和我出生的布蒂娅一样荒凉。只不过布蒂娅不往前走，而是像马尾巴似的一直向后。要是可能的话，我一定要跟你在一起留在这里。”

一夜未曾合眼。第二天一早，法都尔和泽济妮娅在人们的笑声和戏谑声中送走了一个个运输队。等最后一个运输队上了路，土耳其人给两头毛驴绑上鞍具，把钥匙和手枪交给科罗卡，一直把妓女送到塔瓜拉斯火车站。

一路上两个人都沉默不语，表情凄怆，仿佛在进行最后的诀别。上火车时，泽济妮娅用手指摸着他的前胸提醒说：

“打眼井吧，别忘了。”

她顾不上掩饰涔涔而下的泪水：

“谢谢你的帮助。”说完，勉强一笑，“谢谢你做的一

切。”抽咽声冲破堤坝，越来越大，越来越伤心。

土耳其人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块印着树枝、褪了色的大手绢递给泽济妮娅。她站在车厢门上，用手绢捂着脸。

法都尔想说句什么，但说不出口。汽笛响了，火车启动了，泽济妮娅挥舞着印有树枝的褪了色的手绢向他告别。

12

杜尔瓦利诺以其行动表明吃苦耐劳，而且为人诚实：如果说偶尔偷偷藏起一两个硬币，那也不过是迫于找妓女过夜的积习，而且数额极小，法都尔往往视而不见。还有，这个瘦高个多嘴多舌成癖，堪称吹牛大王。由于体高和舌头的关系，他荣膺了无数绰号：麻竿、钓鱼竿、传话筒、你等着瞧、你知道吗？——确实，这最后一个绰号带有问话的口气。这些是最为主要的，除此之外还有几个不太常用但颇有诗意的称谓：土耳其人肚子里的蛔虫、妓女的裤衩、狗身上的虮子。

科布拉斯河一带庄园星罗棋布，居民点和村落不计其数，暴力和械斗层出不穷。在这一带，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胆大妄为，去与佩德罗·西加诺争夺新闻发布人的角色。此公背着四弦琴云游四方，只要略收些施舍便为众人演奏，给大家增加欢乐和节日气氛，并且每到一地都带去最新的消息：谁死了，谁生了孩子，哪里新开了一家酒馆，哪家酒馆开了张，打手们扬言要抢占土地，枪杀印第安人，哪座庄园

要出卖土地以及与他一样行踪不定的妓女们的落脚之处等等。他的话真实可信，绝无杜撰，只是在听时必须多打些折扣：他一张嘴就夸大，能把一根白发说成满头银丝。

然而，在托卡亚格朗德，谁也抵不过杜瓦尔利诺，他对大小事件都一清二楚。妓女们吵架、脚夫们在舞场上争风吃醋、男女调情，无一不在他的掌握之中。人们称他为传话筒，但除了传话和夸大其词之外——这一点与佩德罗·西加诺极为相似——还应当说明，他有预言每一件事情如何发展、宣布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的癖好，所以又赢得了“你等着瞧”的雅号。

在下蛤蟆街，他是个尽人皆知的人物，常常由于传播秘闻轶事、流言蜚语，特别是因为散布不祥的预言卷入是非的漩涡。人们不难看到，一些自认为遭到诽谤、蒙受污辱的妓女追着他吵闹。不过，一般说来，每当他从妓女屋里出来，带着高深莫测的神气问一声：“你们知道出了什么事吗？”人们总是好奇地凑过去，津津有味地倾听这个长着两条圆规脚、瞪大眼睛的细高个儿发布新闻。

有杜尔瓦利诺在，法都尔的日子舒服多了：用不着天不亮就起床去接待脚夫们，把这个艰苦的工作交给了帮手。他上完厕所，到河里洗个澡，喝杯咖啡，吃点面包和腌牛肉才到柜台上。随着一声亲切的“老板，早安”，帮手开始报告新闻，发表评论，做出预测——不把肚子里的东西倒个干净，他是不肯去厕所、河边和厨房的。

“你知道蒂桑和巴斯蒂昂·达·罗萨之间出了什么事吗？为了迪娃……人们都知道了……”

法都尔已经知道了，杜尔瓦利诺本人早就提请他注意刚

才说的那两个人都在围着安布罗西奥和万热的女儿转，在众目睽睽之下向她献殷勤。鉴于托卡亚格朗德的居民——不论固定居民还是临时过客——天性嗜赌，他们已经对谁在这场为争夺塞尔希培州姑娘的处女膜而进行的献殷勤、讨欢心的比赛中获胜打赌了。迪娃的处女膜完好无损，这一点不容置疑，就连长舌像蝮蛇一样毒汁四溅的杜尔瓦利诺也毫无异议：直到卡斯托尔和巴斯蒂昂之中的一个为她干了这份差事之前，她仍然是个处女。对于这场争斗的结果，公众因意见不同而分为两个营垒，双方势均力敌，但杜尔瓦利诺成竹在胸，口气斩钉截铁，不容争论：

“你不觉得巴斯蒂昂先生一定能赢吗？莫非蒂桑先生以为迪娃会喜欢个既难看又愚蠢的黑人（这话只在我们之间说说，别让他听见），舍弃一个甚至像德国血统的白人？痴心妄想！他非被姑娘甩掉不可，你等着瞧！”

“因为蒂桑是黑人，你就以为他难看，可你长得也跟黑人差不了多少。”杜尔瓦利诺的姨妈泽济妮娅是个干可可色的混血儿，他的皮肤比姨妈还黑，“皮肤的颜色不能说明长得美或者丑，黑人和白人都有长得漂亮的。”他压低声音，仿佛是在自言自语：“假若泽济妮娅是白人，就不会那么漂亮了……”

就在这一瞬间，他又看见泽济妮娅站在柜台后面给脚夫们送上甘蔗烧酒，但马上又清醒过来，说了句让多嘴多舌的伙计更加难堪的话：

“我敢以你从我这儿偷的钱打赌，蒂桑一定会赢……”

杜尔瓦利诺干咽了口唾沫：

“我偷钱？你不能说出这种话来，开玩笑，不可能！我

发誓！”发过誓，立刻又回到原先那个惊心动魄的话题，要是你说蒂桑会取胜，我倒也不反对，雷苏雷桑也是那样看，她爱蒂桑爱得发疯。真是，什么事都有……不过，你等着瞧吧：这场戏没有好结果，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你等看瞧吧！”

13

争吵、打斗、拼命——这类事情总会有一些，大多数情况下是由打牌或者女人引起的。一般来说，吵几句嘴算不了什么，不值得多费口舌，更无须大惊小怪。两个人为赌注大小或为某个妓女翻了脸，互相咒骂，扬言誓不两立，但止此而已，其他人来劝解一下，双方也就心平气和。不过，有几桩事件情况微妙，性质严重，值得一提。

最严重的莫过于在人们经常提起的那次圣安东尼奥节上科蒂妮娅前额中了一粒子弹，当场身亡。后来，墓地又增加了一些十字架，其中仅有两个人是在这个小居民点因殴斗而死的：两个伐木工为塞巴斯打起来——而塞巴是个一文不值的下贱女人。为了她，一个伐木工丢了性命，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就草草埋进墓地，另一个受伤残废，钻进丛林，人们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还有，一个保镖杀死了一个脚夫的帮手，原因是后者抢在他前边翻了牌，当然凶手不会受到惩罚——难道这还用说吗？看到了吧：赌博和女人，两个引起打斗的祸根。除了这几个新坟以外，还有一些是由于在整个

可可产地横行无忌的毒蛇和热病造成的。

一个女人得了腹水病，家里人全体出动，轮流用吊床抬着前往伊塔布纳，病人在托卡亚格朗德附近断了气，只得就地掩埋。入葬之前在大草棚里举行了激动人心的守灵，热心肠的脚夫和妓女们前去参加，人们不停地喝甘蔗烧酒，通宵达旦，热闹非常。没有神父，多面手法都尔·阿博达拉用阿拉伯文唱哀歌，为死者举行涂油礼，并且分文不取；为宗教仪式效力他一向免费，在他死去那一天，慈善的上帝会考虑他的功劳。

还有一些争吵险些酿成灾难。例如，脚夫帮手瓦莱里奥·卡肖朗虽然酒量不大，但爱招是惹非。有一次喝醉了，要调戏奇科·埃斯比涅拉的妻子。在械斗结束以后，埃斯比涅拉曾被指控杀死了儒斯蒂诺·马西埃尔上校及其两个打手，被传到伊列乌斯法庭受审。现在他们夫妇二人前往塔瓜拉斯途经此地，在空场过夜。听到喊声，土耳其人和脚夫马尼尼奥及时赶到出事地点：奇科·埃斯比涅拉正一手按住瓦莱里奥·卡肖朗的脖颈，一手用匕首不慌不忙地结果他。瓦莱里奥·卡肖朗浑身鲜血淋漓，但总算保全了性命。

还在托卡亚格朗德开创初期，两个伐木工同时来到，都想发泄发泄。为了决定谁跟贝尔纳尔达过夜，他们各持砍刀，打得不可开交。其实，两个人仅在店铺见过妓女一面，谁也没有跟她说一句话。如果事先跟她商量一声，本来无须以砍刀相向，因为她正来月经，拒绝接待嫖客。法都尔冒着危险拉开了两个气势汹汹的情敌——既然贝尔纳尔达对他们之中任何一个都没有表现出一点兴趣，怎么谈得上是情敌呢？等到两个人都放弃跟这姑娘过夜的打算，自然又握手言

和。科罗卡用酒精给他们清洗了伤口，并满足了其中一个，另一个则去跟达莉拉同床——由于臀部丰满，达莉拉也是嫖客们追逐的对象。

刚刚到托卡亚格朗德的时候，贝尔纳尔达也曾引起过一系列的争吵，男人们不得不靠拳头或者用朴克牌抽签解决。可是，人们得知纳塔里奥·达·丰塞卡是她的保护者以后，这个令人垂涎三尺的妓女就不再是嫖客们争夺的对象了。她高居于众人之上，只是在空闲的日子才肯接待看得中的男人。教父一旦通知即将光临，她一连三天都为教父效劳：来的前一天要好好休息，准备迎接；当天云雨交欢，尽情享乐；最后一天则用来平心静气地回味头一天的每一句话、每个动作、狡黠的微笑、有力的搂抱、急促的喘息和飘飘欲仙的感觉。在既粗鲁又温柔的男人怀里度过的时光维系着她的生命。

以上就是托卡亚格朗德发生的最严重的暴力事件及其死伤人数。从这一记载来看，出的事并不算多，而且是雷声大雨点小，头破血流、受伤毙命的情况极为少见。不起眼的争吵和对骂司空见惯，法都尔以其商人或者债主的身份吆喝一声就能让双方偃旗息鼓。当然，在必要的时候，他也亲自动手，前面谈到的便是这种情况。总之，在惨无人道的可可之乡，托卡亚格朗德名声不坏，气氛平和，是个安全可靠的过夜之处，并且景色静谧，挣钱谋生也不困难。

14

杜尔瓦利诺不仅预见到巴斯蒂昂·达·罗萨和卡斯托尔·阿布杜因必将为争夺漂亮的姑娘迪娃大动干戈，而且确定了出事的时间和地点。为欢迎卢皮斯西尼奥——他确实是个值得敬佩的公民——的妻子来到托卡亚格朗德，人们要在星期天举办舞会，舞会上那对情敌肯定会一争高下。卢皮斯西尼奥的妻子埃斯特尔太太百病缠身，是个古板得令人作呕的女人，不喜欢聚会，甚至不会跳舞。她最大的乐趣是跟邻居们谈论各种病症、偏方和祈祷的效力。

许多年来，埃斯特尔太太拒绝到托卡亚格朗德居住，自己留在塔瓜拉斯，让丈夫和儿子在这偏远的不毛之地谋生。最后，她发现卢皮斯西尼奥前去探望的次数越来越少，只求过往的脚夫捎去必要的花销，才决定来和忘恩负义的丈夫一起住上几天，并为儿子祝福——来跟父亲学木匠手艺时他还是个孩子。济尼奥心灵手巧，吃苦耐劳，决心成为一个像吉多师傅那样指导木匠们干活的工艺师：

“木匠？木匠算得了什么？我是工艺师！”

埃斯特尔太太不会跳舞，但当地人并不因此而不表示欢迎。举办舞会的主意出自黑人蒂桑，大家知道，凡是聚会，不论其性质如何，出于什么目的，他一概热情张罗。尤其是在现在的情况下：他要利用这个机会把头脑中越来越混乱的局势弄个水落石出——在两个求爱者当中迪娃更倾向于哪一

个，如果她有倾向的话。姑娘性情乖张，反复无常，难以琢磨：时而对他笑脸相迎，时而眉头紧皱，怒气冲冲。所以，在毛驴街见到备受欢迎的人物佩德罗·西加诺时，他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就擅自决定举办聚会。跳舞的事，谁会出面反对呢？

佩德罗·西加诺早就不是唯一为舞会助兴的音乐家了。星期天，总是有别的人带着提琴或四弦琴前来伴奏，不过人们依然认为他是无可争议的头号乐师。而且他不计报酬，更不挑剔，人一到便用灵巧的手指弹出优美的乐曲。

西加诺居无定处，背着手风琴四处游荡，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为偏僻的不毛之地带去欢乐。早在土耳其人法都尔来到之前，他就到过托卡亚格朗德，喜欢上了这块地方，说它风景宜人。当时，只有科罗卡住在用树枝搭起的茅舍里接待过往脚夫，运输队刚刚在丛林中开辟了这条缩短行程、节约时间的道路。

佩德罗·西加诺常来常往，亲眼目睹了这里的变化：下蛤蟆街低矮的茅屋，毛驴街一排房舍，可可仓库，土耳其人的店铺，空场上的大棚，还有畜栏和铁匠铺。不过，他万万没有想到河对岸会开出大片田地，建起砖瓦窑和面粉作坊，家禽家畜成群。山上的宅院并不让他吃惊，因为上尉不止一次说过，他迟早要带领家眷搬到这里来住。当地人嘀嘀咕咕地说——有些事谁也不会大声宣扬——上尉早在所有人之前就来过这里，当时他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军衔，只不过是个以死神为伴、以杀人为生的打手首领。

那时候，贝尔纳尔达和科罗卡谈话当中，把佩德罗·西加诺列入了托卡亚格朗德的美男子名单，除他之外还有法都

尔、巴斯蒂昂·达·罗萨和上尉本人。卡斯托尔·阿布杜因的名字不在其中，因为铁匠还没有在这里露面。音乐家的美男子名声不仅来自贝尔纳尔达之口，许多妓女也持同样看法：在科布拉斯河沿岸广阔的地区，他的情人星罗棋布，哪里有几间茅屋、有在孤寂中招徕嫖客、急于得到温存的妓女，哪里就留下音乐家的风流韵事。

15

来到土耳其人的柜台前，佩德罗·西加诺马上从杜尔瓦利诺嘴里知道了黑人蒂桑和一头金发的巴斯蒂昂·达·罗萨之间的尖锐矛盾——巴斯蒂昂·达·罗萨，他还记得，是贝尔纳尔达美男子名单中的人物，同时也得知了“你等着瞧”预见的悲剧性结局。

佩德罗·西加诺好长时间没有来托卡亚格朗德了，他一直在拉果亚塞卡、科尔塔蒙和伊塔皮拉一带为圣像游行助兴。仪式主持人是位德国修士，善于滔滔不绝地描述地狱的种种刑罚，为人治病祛灾的拿手好戏是把患者掐死，并且极为贪食，在这一点上只有阿丰索神父能与之相比——阿丰索神父，还记得吧？

他指了指河对岸即将建成的房子问道：

“那是什么？”

“安布罗西奥和若泽·多斯·桑托斯合建的面粉作坊。”法都尔说，“今后这里不缺面粉吃了。”

“建房子的是巴斯蒂昂先生。”杜尔瓦利诺补充说，“他整天在那儿，为的是靠她近一些……我说的是迪娃……依我看，蒂桑先生已经败下阵来了……”

佩德罗·西加诺没有表示同意对方的见解，正忙于观察这个村庄日新月异的变化：

“是啊，谁想得到呢……”说着，他把空酒杯递过去，让法都尔再斟上一杯。两个朋友多日不见了，法都尔理当破费破费。

“已经开始生产可可了……”土耳其人满心不情愿地给音乐家斟上酒，向他说着两个人都听腻了的老生常谈。

“感谢上帝！”东游西逛的音乐家一饮而尽。

一群孩子在门前跑过，掀起团团灰尘，领头的女孩子嘴里不干不净地嚷着：婊子养的，手淫的家伙，爱鸡奸的小子！音乐家指着她问那是谁。

“阿尔塔米兰多的女儿，叫桑安，是个没有头脑的妞儿，整天和男孩子们鬼混，迟早肚子会大起来。”法都尔说。

佩德罗·西加诺发现，杜尔瓦利诺的目光一直望着那群朝远方跑去的孩子。法都尔的伙计不单单喜欢对别人的生活品头评足，手风琴之王心中暗想，微微一笑。不一会儿，小姑娘又跑回来了，一群男孩在后面追赶。只见她猛地冲进店铺，气喘吁吁地站在土耳其人身旁。透过破烂的连衣裙，少女的肉体历历在目。

“别让他们抓住我！他们要欺侮我！”

南多、埃杜和他的弟弟贝巴站在门外喘着粗气——贝巴是上尉的儿子，但不是济尔达所生，济尔达是他的养母——，等候姑娘出来。他们知道，她喝了“土耳其人肚里的

蛔虫”用带着酒味的杯子递给她的井水之后一定会再来挑逗他们。然而，看到佩德罗·西加诺在店铺里，她不肯玩捉迷藏了，轻蔑地朝门外等着她的男孩子们瞥了一眼。现在，她站在三个真正的男人中间，其中一个还年轻，但另外两个已经是饱经世事的男子汉了。她大模大样地坐在地上，向男孩子们吐了吐舌头，把手一扬，示意让他们滚开，随即把他们忘到了脑后。她把双腿伸开，半张的嘴里溢出笑容，兴高采烈地说：

“要开舞会啦？我最喜欢的就是跳舞。”

16

杜尔瓦利诺的话匣子一打开，便不停嘴地评论蒂桑和巴斯蒂昂·达·罗萨争风吃醋，估计两个情敌的前景，并对这场争夺战的结局作出预言。但他不肯跟任何人打赌，因为口袋里没有钱。但是，偶尔有人提到谁能捅破桑安的处女膜——毫无疑问，很快就会发生——他却装聋作哑。他本人是完成这件差事的候选人，虽然表面上故作镇静，实际上却在积极活动，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不谈为好。关于女人的事都危险重重，他有意让那些自以为占上风的人们大张旗鼓地去干，而他则不声不响，今天一个，明天一个，把所有稍具姿色的妓女全都玩遍。在桑安这个有残疾的姑娘身上，竞争对手多得很，个个风风火火，急不可耐。而他，杜尔瓦利诺，不动声色，伺机行事。

桑安不把埃杜和南多看在眼里，贝巴更不屑一顾，他们都是无能之辈。跑得筋疲力尽的时候，他们只能搂搂她，摸摸她；要是想撩开她的裙子，她马上逃之夭夭。几个人在一起不可能有什么更出格的举动，再说，这些男孩子们心底里更喜欢跟母驴和母马：常在托卡亚格朗德过夜的几匹母驴和母马已经习惯于他们的把戏。一旦有新的运输队来到，他们马上能发现其中哪头牲口愿意跟男人们交往：他们嗅觉灵敏，从来没有猜错过。

真正的情敌不是他们，而是正达到成人年龄的小伙子们，这些人常嫖妓女，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找母驴发泄发泄。其中有两个尤其让杜尔瓦利诺担心，桑安对他们和土耳其人店铺的伙计一视同仁，同样挑逗。塞尔希培州人阿乌雷里奥个子很高，锋芒毕露，最近热衷于学弹四弦琴；济尼奥是当地老住户了，总是衣冠楚楚，彬彬有礼，举止文雅，不苟言笑。他们当中谁将成为幸运儿呢？

只有造就这个疯疯颠颠的姑娘的上帝才知道桑安是否真的对其中某个人倾心。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不讨厌任何一个，对那群男孩子也不冷落。男孩子们个个呆头呆脑，愚蠢透顶，只有在她允许的时候才追得上她。尽管如此，他们能帮助她消磨时光，燃起她的欲火。对于济尼奥、阿乌雷里奥和杜尔瓦利诺——这三个壮小伙子都向她献殷勤，都想在树丛深处或僻静的河湾把她按倒——她不即不离，使他们都心急火燎，垂涎欲滴，用手攥着裤裆里那玩艺儿想入非非。不时让这个或那个碰一碰，允许他们把那玩艺儿放在她的臀部或大腿上，同意他们用手从胸脯摸到毛茸茸的阴部。一旦他们想把她的双腿掰开，她总是设法跑掉。

要是有人能猜出她的想法，此人就会知道，她并非为某个特定的男人欲火中烧，而是对男性特有的那玩艺儿感兴趣，不论对方是孩子、小伙子或是成年人。有时候，她躲在大树后面偷偷看法都尔和卡斯托尔撒尿。有一次，她对两者做了比较：两个人一面撒尿一面聊天。法都尔先生那玩艺儿——唉呀，上帝！——大得吓人，简直跟公驴的差不多。卡斯托尔的呢——唉呀，圣母玛利亚！——几乎是一截树干！为了它们，她在愿意的时候会叉开双腿。还有手风琴手，长得威武英俊。

17

耶曼娅①的王国是大海。咸涩的海水汹涌澎湃，无边无涯。与大海相比，土地只不过是巴掌大小的一块。为逃避死刑，卡斯托尔·阿布杜因在巴伊亚港上了一艘平底桅船。夜里，借着明亮的月光，他亲眼看见耶曼娅用手涂去了他留下的足迹。浪花是她的满头秀发，天上的星星是她炽热的眼睛。在她银白色的肚子里，有无数溺水而死的男人，女王从渔民和水手当中选中了这些最勇敢的男子汉，把他们带到海底成亲。耶曼娅有正反两副面孔，前者代表出生，后者代表死亡。卡斯托尔在她怀里的水上航行，走向自由。他被判处死刑，大海女王保全了他的性命。耶曼娅，既是母亲又是妻子。

① 耶曼娅：传说中的大海女王，水手们都是她的儿子，她看中了哪个水手便让他淹死，在海底与她成亲。

到了伊列乌斯以后，巫师阿洛卢告诉他，海滩边那个由浪涛冲出的岩洞便是耶曼娅的住处。他带着贡品前去朝拜：香水、香皂和一条蓝色的头巾。

耶曼娅身为大海之主，呼风唤雨，到这片平静的河湾来干什么呢？黑人卡斯托尔·阿布杜因·达·阿顺桑是光与火之神尚戈的儿子，身上带着主神奥沙拉和狩猎神奥舒西的双重印记。现在，他正用原始工具在白色金属片上烙着花纹，空心圆扇中间渐渐出现了活生生的美人鱼的图案。耶曼娅的圆扇用白银打成；司水女神奥顺的圆扇由黄金制造。没有金银，他只好用白色和黄色金属精心打制。漂亮的女人参加巫师们举行的聚会、跟人们一起跳舞的时候，手里拿的便是这种圆扇。蒂桑想把它放进神龛，跟圣器摆在一起。谁知道她是否肯离开居住的岩洞，坐在铁匠铺里，伸手拿起圆扇，在炉子里布上朝霞，点燃起欢乐之火呢？

司水女神奥顺来自江河，来自大海王国的支流，成了江河女王，占据了男人们睡觉和做美梦的吊床。但是，正如我们相信巫教的人所知，奥顺女神高雅绝伦，善于勾引男人，并且趾高气扬，朝三暮四，生性轻浮。她不肯当妻子，只愿做情妇：情妇做爱时间短促，风狂雨骤。埃皮法妮娅拿着金色的圆扇走了，"可怜的牲灵"跟着她走了一段路。现在，这条公狗正围着在大树后面探头探脑的迪娃转，不停地摇动尾巴向她献媚，她扔给它一团用木薯叶包着的剩饭。

塞尔希培州的耶曼娅是温柔甜蜜的伊纳埃，她是盐白色的海滩和岸边椰林的女主人。同样，她既是母亲又是妻子，能生儿育女。耶曼娅意味着繁衍生息。在创世之初，她和阿干亚神交配，生下了众多的巫师。他，卡斯托尔·阿布杜

因·达·阿顺桑，是黑奴的儿子，生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既无主人又无老板管辖，在奥沙拉庇护下长大成人。他希望有个儿子，至少有一个，而这靠母狗“送上门”是办不到的。

他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即便在卡波埃拉拳师们奉男爵先生之命前去结果他性命时也毫不畏惧。他不知道什么叫腼腆，像太阳一样生机勃勃，炽热灼人。女人们谈起他总是说：卡斯托尔·阿布杜因，一条钢打铁铸的男子汉！

然而，站在迪娃跟前，他顿时变成了另一个人，再也不是笑容满面、手艺高强的铁匠蒂桑，再也不是让妓女、女佣甚至名门闺秀身酥骨软、俯首就范的男子汉。现在，这位备受女人们青睐的黑檀木王子变得温驯了，失去了往日的生机与活力，像是突然患了相思病。

是耶曼娅从海上来到这里，把他变成了另一个人，变成了个战战兢兢的胆小鬼。他的勇气安在？为什么不敢去叫她，把她拉来，让她俯首听命？他那开朗的笑容和坦率的语言哪里去了？那张宽阔的脸上、扇合的鼻翼上、厚厚的双唇上和狡黠的眼睛里的灼热情感哪里去了？黑人卡斯托尔·阿布杜因·达·阿顺桑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突然患了相思病，匍匐在一个白女人脚下？白女人？她长长的头发，苍白的皮肤，要是在桑托阿马罗的糖厂，人们会把她当成浅色皮肤的黑白混血儿。

繁星满天，美人鱼在波浪中遨游。卡斯托尔刻上了一轮圆月——他的刻刀是一颗铁钉——因为耶曼娅不在的时候月亮就是大海的主宰。空心圆扇雕成了，耶曼娅可以用它照见自己的身影。

不，不能继续这样麻木不仁，疲疲沓沓，优柔寡断，不能继续像土生混血儿这样仅仅眉来眼去，在猜测对方心思上浪费时光。必须尽快恢复原状，成为敢做敢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黑人。当初，他并不如此思前想后，举棋不定，而是行动果敢，勇往直前，让糖厂主人、掌握生杀大权的小君主当了忘八，在他的床上威风凛凛地行事，最后还打得他满脸鲜血淋漓。其实，他并不想让那个女人成为他儿女们的母亲、孙子孙女们的祖母和家庭的主妇。他应当向奥莫卢神祈祷——它也叫奥巴卢亚埃，是专司黑热病、天花和一切无名热病及相思病之神——请神明为他恢复健壮的体魄，给他以力量。同样，也要向他的保护神尚戈、奥舒西和奥沙拉献上贡品。这一切都是为了治愈他的相思病，驱除人们的目光送来的灾难。

巴斯蒂昂正指挥建造面粉作坊，整天在迪娃身边。看来，他成了迪娃一家人的密友，千方百计取悦于她的双亲。跟让泽、阿格纳尔多和阿乌雷里奥形影不离，经常一起到法都尔的店铺喝酒。这场争斗困难重重，错综复杂，蒂桑早已知道人们为此打赌时的不祥预言。然而，他是个自尊自爱的汉子，不想与情敌较量，不想讨好女方的父母，更不想施展什么阴谋诡计。不错，他想占有她，永远占有她，但只有她心甘情愿迈动双脚走来才行。他绝不乞求神灵，借助巫师迫使她就范。这是他——卡斯托尔·阿布杜因·达·阿顺桑——本人的事，无需众神灵插手。

圆扇上，耶曼娅光芒四射：看到美人鱼的尾巴就像看到了塞尔希培州姑娘的臀部。

18

把脚夫们打发走以后，已经是半夜时分。蒂桑到毛驴街去叫醒爱捉鸟儿的多多·贝罗巴。必须有个帮手。“可怜的牲灵”在前面开路，“送上门”第二次怀了崽，留在火炉旁边。头一次生了七只小狗。它是条尽职尽责的母狗，一开始寸步不离它的子女。现在，七只狗崽各奔东西，不过都在本居民点。一对给了梅伦西娅和泽·卢伊兹，另一对到了阿尔塔米兰多家里，其余的三只分别送给了畜栏看守人利里奥、济尼奥和埃杜。埃杜已经有一群济尔达带来的猫和狗，这次又要了一只。全家搬到托卡亚格朗德以后，他依然在铁匠铺干活，只是和父母住在一起了。

太阳还在沉睡，蒂桑和多多就把打来的猎物放在了黑人的住处：一头又大又肥的棕獭足有十公斤重；两只秃狸和一条巨蜥，都是他们在丛林里为尚戈神寻找草蟒时顺便猎获的。除此以外，还有几只奥沙拉神可口的动物。多多·贝罗巴赶紧返回丛林去拿鸟儿——他早在树杈上安好了捕鸟器，要快点去，免得埃杜和南多捷足先登。

蒂桑不在家的时候，诸神的厨娘雷苏雷桑已经开始干活，在砂锅里煮上芋头和白玉米；切好嫩秋葵荚准备做汤；把一块洋铁皮支在火上，铁皮上在噼哩啪啦地爆着玉米花，这是天花之神奥巴卢亚埃爱吃的食品。头一天晚上，卡斯托尔在雷苏门口拍了拍手，妓女走出门来，满指望能挣点钱，不

料是请她去侍奉圣灵。好啊！她干得非常出色：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雷苏在巴伊亚的坎东伯雷神社曾头戴草帽，充当央桑神的战马。她把深红色的念珠套在脖子上，带着短刀和神器——一条马尾巴——来了。

放下猎物，黑人马上过河，朝阿尔塔米兰多家走去：猪是必不可少的祭品，奥莫卢神最爱吃猪肉。腹地人刚刚醒来，大吃一惊：蒂桑常常猎野猪、箭猪，为什么还要到他的猪圈里要一只呢？“我要活的。”蒂桑解释说，“我整整一夜没有睡觉，找遍各个陷井，没有猎到一只。除了棕獭以外，只有一只秃狸上了圈套，连个野猪脚印都没有看到。”

“小猪行吗？没有大的了，上星期六把最后一头宰了。”

可以，不管多么小，它毕竟是猪。阿尔塔米兰多坚决不肯收钱：蒂桑不是经常让桑安把腌好的猎物带回家来吗？再说，铁匠为他家打制了好几把砍刀，钱还没有付清呢。

“把小猪拿走吧，钱以后再说。”

河两岸，天空微微泛红，太阳就要出来了。脚夫们还在睡觉。

19

必须按照次序，不要把事情搞乱，先给魔鬼埃舒敬酒。你看，那小小的铁制埃舒就在神龛里。他常在十字路口恶作剧，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气，那玩艺儿比腿还粗。随后，为了

尽快把贡品做好，蒂桑先把草蟒的头砍下——没有比草蟒更难杀死的动物了，切成块放进锅里，它的肉还在抽动，似乎还活着。雷苏一面烧火，一面头也不回地问：

"只是为了敬神吗？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丰富的祭品！"

"为了治病。"

"你病了？什么时候病的？"

"爱上女人也是病，只是看不出来，但它能让人浑身无力，比病还厉害。浑身无力，打不起精神，知道吧？"

"怎么会不知道呢？我也得过，厉害得很呢，像是遭到了诅咒，不，比受到诅咒更糟糕：人都没有心思活下去了。"

雷苏嘴上这么说，但心里还是纳闷：

"猪是给奥莫卢神的贡品，那么其他这些动物呢？"

"很久以前许下的愿，早就该还了。我想，由于没有还愿身体才这样虚弱……"

"虚弱？你虚弱？"她浪声浪气地笑着说。

蒂桑催促道：

"快点吧，不然天就亮了。"

她使劲扇了扇火：草蟒肉难熟。然后，她跟着蒂桑到后边院子里，蒂桑拿着一把尖刀和一个椰子壳做的瓢。雷桑按住小猪的腿，蒂桑一刀下去，热乎乎的鲜血涌流出来，黑人立刻用嘴贪婪地吮吸了一口，雷苏也跟着喝了一口。随后，两个人接了满满一瓢供奉给众神灵。

他们为奥卢神唱了小曲，接着又按神社的规矩，有节奏地拍着巴掌，给司疾病的奥沙拉神跳起舞来：先弯腰弓背、有气无力地跳天花病人舞，随后又跳为人们祛病消灾、驱除死神的医师舞。蒂桑双膝跪倒，以头触地，恭恭敬敬地献上

鲜血贡品，祈求奥莫卢神拯救他，给他以力量，让魔力失灵：这魔力迫使他不愿开口，四肢无力，胸闷气短。

用小铁桶和洋铁皮盘子端上了热气腾腾的贡品：为每位神灵都准备了相应的食品。吃吧，奥莫卢神！为这位司疾病和健康之神送上的是猪肉和爆玉米花。吃吧，奥舒西神！为这位森林之主、司狩猎之神送上的是棕獭、巨蜥和秃狸。吃吧，尚戈神！为这位司雷鸣闪电之神送上的是草蜂和嫩秋葵荚汤。奥沙拉是众神之主，给他贡奉的是蜗牛、芋头和玉米，按照他的口味，全都不放盐。这些喷香的贡品都放在神龛里，放在用玉米杆、木头、铁或其他金属制成的神器前面：奥莫卢的手杖、奥舒西的弓箭、尚戈的双面锤子和奥沙拉的神鞭。

一时间，电闪雷鸣，虎啸狼嚎，天上暗淡的星星闪出血红的光芒。央桑驾着乌云来了，骑上战马，举起战刀和圣物，吼叫着跳起战斗和胜利的舞蹈，把蒂桑搂在胸前，赶走了他旁边的妖魔，清除了他身上的病灾。转眼间，雷苏又穿上了拖鞋。

现在，卡斯托尔·阿布杜因处处有神明保护，四面都是坦途。

20

两个人浑身是血，拿了块肥皂到河里洗澡。路上，雷苏说：

“听说巴斯蒂昂在粉刷房子，准备庆祝……”

“庆祝什么？”

“大概是……庆祝她决定跟他相好。不过，照我看来，她不至于让他高兴。况且现在……”她相信神力无边，相信贡品不会不起作用。

两人用肥皂洗了澡，又把草蟒的颅骨洗净。蒂桑为了感谢她的帮助，许诺说：

“我把它做成一个盒子，让你盛念珠。”

撩着河水逗了一阵，两个人同时潜入水里。太阳出来了，两个人身体紧紧挨在一起，玩起了那种最让人开心的游戏：谁也不是铁打钢铸的，小小的火星能燃起熊熊烈焰，男人心里想的是迪娃，是日思夜想的迪娃；女的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感到畅快。干这种事，他们俩不是头一次，不过原来都是在吊床上，这回是在河水里。

“除非她是傻瓜……”雷苏哼哼唧唧地说。

回到铁匠铺，把肉腌上，分成几份，送给朋友们吃：土耳其人、科罗卡、阿尔塔米兰多、热里诺老人等等。蒂桑生来爱赠送礼品。

“不送给万热太太吗？”雷苏故意挑逗。

“要是愿意的话，你去送吧，我不去。有些东西是买不来的，用钱或者礼品都买不来。爱情不是货物。”

雷苏走了，黑人卡斯托尔·阿布杜因站在铁匠铺门前，心情平静下来，朝河对岸看了一眼，那里住着他的心上人。他主意已定，去找她，向她吐露心事，无论如何也要搂住她，把她放倒在吊床上，让她知道一个坠入情网的黑人是多么勇敢。到时候了，必需结束这不伦不类的恋爱，否则蓝眼

睛的白人就会跑到前头。啊，相思和疾病之神奥莫卢！力量和健康之神奥巴卢亚埃！

21

卡斯托尔·阿布杜因到了河对岸：过不了多久就无须踩着石头蹚水过河了。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上校雇用的伐木工人正砍伐树木，吉多、卢皮斯西尼奥和其他木工们加工成木桩和木板，准备建造小桥。上校曾怀疑两位木工师傅是否能完成这样复杂的工程，考虑从伊塔布纳请几个能干的工匠。听到这个建议，可可仓库和畜栏的建设者之一卢皮斯西尼奥很是委屈：上校应当对他的能力有所了解。

“上校，你把钱留下好了，其余的事由我来管。”

庄园主把钱留下了，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也凑了一些，不久人们就能平平安安、稳稳当当地过河了。一年以前，当塞尔希培州人刚刚到来的时候，谁曾想到这里会发展如此之快，竟然修小桥、建面粉作坊呢？

至于面粉作坊，其工程已接近尾声。巴斯蒂昂·达·罗萨正指挥两个小工垒最后一堵墙；卢皮斯西尼奥和他的儿子小亚杜尔正为磨盘做最后的加工。工地四周弥漫着女人身上薰衣草的香味，那是万热太太、克腊拉太太、若泽·多斯·桑托斯的妻子和女儿们——磨房建在两家土地的交界之处。阿尔塔米兰多的土地离得稍远一些，但桑安和她的母亲也来帮忙。桑安请济尼奥教她使用刨子，而济尼奥则想教她使用

更简单的工具。女人们运石头、做饭、和男人们打诨调笑。卡斯托尔没有在人群里找到迪娃。她在哪儿呢？肯定是下地了。黑人坐到地上，向大家问好：

“下午好！”

老太太万热走过来说：

“愿上帝祝你下午好，蒂桑先生。雷苏给我拿来一块棕獭肉，说是你打来的。愿上帝让你打的猎物成倍增加。”她指了指正在施工的房子，“看到了吧？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能磨面了，再也不用从外地运来了。我烤好头一炉木薯粉点心就给你送去。”

巴斯蒂昂·达·罗萨手上和胸前满是白灰，也凑过来搭讪：

“我在这里造的头一座石头房子就是你那座，记得吧？在这儿，我建过砖房、木头房、土房还有茅草房。造过船形晾晒器、暖房、畜栏等等。在这一带，人必须什么都会干，只有一手不行。建完这所房子以后我要改作木匠，帮助修小桥了。”

此人极为健谈，让所有同他打交道的人心悦诚服，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把小桥建起来以后，我该给万热太太造新房子了，让她搬出现在住的窟窿。对吧，我的太太？”

说完，两个人——石匠和老太太——一齐笑起来。巴斯蒂昂·达·罗萨把万热太太拉到身边，搂着她说：

“她可是个好人呀，蒂桑。”

巴斯蒂昂·达·罗萨精明得很，谁也比不了，一头金发，两只蓝眼睛，跟外国人一模一样。那又怎么样？蒂桑并

不因此而善罢甘休，夹起尾巴逃走。

正想打听迪娃在哪儿，突然发现她站在眼前，头上顶块石头，用双手紧紧扶着。只见她汗水淋漓，通红的脸庞，更显得漂亮！看到卡斯托尔，她停住脚步，微微一笑。蒂桑站起来要去帮助她。

“不用了。”

她把石头放到房基旁边，用手背擦了擦汗水，来到黑人面前：

“你来了？这可是新鲜事。”

“来看看你。我给你做了个圆扇。”

“什么？”

“耶曼娅的扇子。从来没有听说过？”

从来没有，这是头一次听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她供奉的神不同，是乘六桅帆船从欧洲来的教会之神。在塞尔希培州的榨糖厂和甘蔗园里，这些神与被塞在贩奴船底舱从非洲泊来的蒂桑的神互相融合，合二而一了。不过，对这类复杂而又神秘的事情，迪娃几乎一无所知。

“扇子……我从来没有用过。”

真正的扇子？在马罗因，太太们星期天跪在教堂的祈祷室里，手里拿着扇子显示其高雅，是那种扇子吗？我只用过蒲扇，用过好多把呢，用来驱赶脸上的热气，也用来扇火炉。

“在哪儿？”

“在铺子里，你去取吧，随便什么时候都行。”

迪娃抬起眼睛望了望黑人，若有所思。蒂桑和巴斯蒂昂·达·罗萨都对她有意，这她不会不知道——除非她愚蠢透

顶，否则怎能不知道呢？两个人都围着她转，跟着她的脚印走，不断向她投去灼热的目光和微笑。巴斯蒂昂师傅更是穷追不舍，总是围着万热太太和安布罗西奥转，每天在工地吃午饭，对饭菜和调料赞不绝口，傍晚和男人们到土耳其人的店铺喝酒闲谈，仿佛成了那一家的成员。蒂桑常常从远处望着她，见到她在铁匠铺附近逗“可怜的牲灵”玩时便走过去搭讪，她到河里去洗澡时他也去游泳。

“要我去铺子里取吗？”

“你知道吧？你来的那天去过一次，后来再也没有进去过。看样子你有点害怕。”

“怕什么？”她笑了，笑得像来到托卡亚格朗德那一天错把黑人卡斯托尔·阿布杜因当成土耳其人法都尔·阿博达拉时一样开心，“今天我就去取。”

22

傍晚，迪娃到了。她站在铁匠铺门口朝里一望，发现炉火通红，但不见卡斯托尔的人影。她朝前走了一步，跨进门槛，环视一下铁匠铺，看到了神龛。在刚刚来到此地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她只看见了黑人赤裸的上身和系在腰间的那张满是油渍的野猪皮。

神龛前，有四盘食品，还有几件神器，分别用木头、草杆、铁和其他金属制成。她看呆了。突然闻到一股强烈的刺鼻的气味。那天晚上，那个无与伦比，独一无二的晚上，她

睡在吊床上就闻到了；并且头一次来了月经，她的身体里头一次流出了血。在看到他以前，就知道他刚刚走进来了，慢慢转过身。卡斯托尔满脸堆笑：

“这就是你的家。”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迪娃没有问。勇气到哪里去了？蒂桑走到放着那几件奇特的物件的角落，先是恭恭敬地弯下身子，用右手指尖轻轻敲了敲地面，随后趴在地上，吻了吻那块印地安人视为圣物的石头。

他站起身，拿起一件崭新的、闪闪发光的神器，朝迪娃走去。迪娃感到既紧张又害怕，仿佛处于一种奥妙无穷、魔法施威的气氛之中。她战战兢兢地伸出手，接过卡斯托尔递过去的扇子：铁匠的眼睛里闪着强烈的红光，或者说，有烈火在熊熊燃烧。他的声音低沉而苍劲：

“美人鱼是耶曼娅，就是说，是你。”

迪娃从扇子上的金属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脸。再看看扇子上雕的图像，她认出来了，或者说，想象出来了，那就是她：头发、胸脯和臀部。她笑了，垂下眼帘，等待对方说下去，说出她期待已久的那句话。

在沉默之中，两只胳膊猛地把她搂住，使她大吃一惊。男人的嘴张开了，但没有说出她指望听到的甜蜜话语，而是用嘴唇、牙齿和舌头紧紧挨着她的嘴贪婪而凶猛地吮吸，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大为惊骇，不知所措，一时间冷彻骨髓，失去了知觉，似乎心已经死了。本来希望得到温存，来的却是粗鲁和暴力。她使出吃奶的力气，猛地从对方怀里挣脱出来，不等那坏家伙再次把她抱住，就举起手，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

“你就不想想？”说完，风也似地出去了。

蒂桑昏头昏脑，竟然眼睁睁地看着她走了，没有说一句话，没有阻拦她一下。他懵了，心如槁木死灰，甚至没有发现，姑娘逃出门去没有跑多远又停住脚步，等了他一会儿——这一会儿长得像整整一生：卡斯托尔的气味钻进她的鼻孔，溶进她的身体，在她的血管里奔流。可惜，他气疯了，懊丧地一动不动，用黑黑的手捂着流血的脸，没有看见她。

迪娃胆战心惊地跑回家里以后才发现，手里拿着卡斯托尔为她打制和雕刻的金属扇子，在那个关键时刻，把耶曼娅的扇子当武器使用了。耶曼娅有两副面孔，巴伊亚港的水手们都这样说，有时风平浪静，表情甜蜜，有时风狂雨骤，面目狰狞。

23

虽然埃斯特尔太太没有出席庆祝她来到托卡亚格朗德的舞会，这次活动还是大获成功。手风琴之王佩德罗·西加诺是当地最老的见证人，连他也记不得有哪次聚会比这一次更热闹、更欢乐。首先，外号为“你等着瞧”的杜尔瓦利诺曾预见并一再宣称，卡斯托尔·阿布杜因和巴斯蒂昂·达·罗萨之间将有一场恶战，结果他们之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两个人不仅友好地交谈，而且还一起喝酒，向这次聚会的主要人物的丈夫卢皮斯西尼奥祝酒。

不过，店铺雇员的另一个预言却得到了证实：只要留意

观察，愿意得出结论，就能看得一清二楚，在两个求爱者当中，塞尔希培州姑娘倾向于哪一位。她刚刚满十五岁，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放开了两条辫子，用跟麻纱裙子上的腰带同样宽并且一样颜色的一条花布绾住头发，上身穿一件胸前系着饰带的紧身汗衫——汗衫出自纳塔莉娜太太之手——漂亮极了！

这位纳塔莉娜太太何许人也？她的名字尚未在托卡亚格朗德的人名录上出现，竟然唐突地闯到舞会上。她是谁？从哪里来？现在可以告诉你，她是个寡妇，亡夫若奥·梅德罗斯是阿拉瓜斯州人，寡言少语，在“好去处”庄园担任管理人，在最近一次埋伏中丧生。埋伏为何人所设，为何而设，至今不得而知。她年龄太大，不能当妓女，不过会做衣服，还有一架百灵鸟牌手摇式缝纫机，于是来到托卡亚格朗德，选择了裁缝的职业。本居民点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有些事情无暇提及，但忽视了纳塔莉娜太太的到来不仅是个差错，而且是不公正的。

对黑人蒂桑来说，迪娃究竟喜欢谁再也不是一个难解之谜，他再也无须挖空心思琢磨马罗因来的这位姑娘的态度了。自从他想吻姑娘，姑娘表现出厌恶，用拿铁扇子的手朝他脸上打了一巴掌之后，一切都水落石出了。蒂桑，你怎么啦？脸上让毒刺划破了？与先前胸中的伤口比较，现在脸上的疤痕算不了什么，前者鲜血流淌，疼痛难忍，并且不能显露出来，见到他的人不会怀疑他在遭受什么折磨，因为他强打精神，装得仍然是那个一贯笑容满面、欢乐豁达、性格坚强、无所畏惧的黑人。

在埃斯特尔太太的舞会上——我讨厌乱哄哄的舞会，就

是捆上我也不肯去，当佩德罗·西加诺告诉她这个消息并请她出席时，埃斯特尔太太这样说——最活跃的莫过于铁匠卡斯托尔·阿布杜因。开舞会的主意是他首先想出来的，他想让舞会开得热火朝天。他跳了整整一夜，不论是跳波希米亚舞、马祖卡舞、科科舞还是烁特舞，每次都不放过，还组织了一次四人舞，大出风头。巴斯蒂昂达·罗萨长得虽然像个外国人，但能用外国话流利地说出“跳舞”、“开始吧”的却是他蒂桑。他是在男爵夫人的羽绒被子和丝绸被单下面学会欧洲话和欧洲人的手势的——男爵夫人是地道的白人，皮肤细嫩得像牛奶，金黄的头发如同蜂蜜。

他首先请济尔达跳了一圈烁特舞。济尔达是由八个儿女陪着来的，其中五个是亲生的，三个是收养的。最小的儿子是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和埃尔内斯蒂娜太太的教子，在大棚里东跑西窜，闹个不停。姑娘们——有两个都刚刚十岁，虽说其中一个并非她所生，却长得像一对孪生姐妹，另外一个还不到九岁——对男人们的邀请来者不拒。上尉在阿塔拉亚庄园：可可已经成熟，他正指挥收获。没有等到舞会结束，济尔达就领着姑娘们和小的儿子们离开了舞场，埃杜和贝巴不肯陪她回家。

开始的时候也跟济尔达跳了一圈，但对任何一个在场的姑娘或妓女都不肯放过。他不知疲倦，舞姿出众，跟梅伦西娅跳，跟雷苏跳，跟若泽·多斯·桑托斯的三个女儿跳，跟桑安跳，跟贝尔纳尔达跳——她在跳波希米亚舞时也不肯放下孩子——跟婚姻美满的迪诺拉和莉娅跳，跟所有的妓女跳，无论哪个都不放过。只是没有跟迪娃跳，她一直是巴斯蒂昂·达·罗萨的舞伴，人们难得看见她那穿镶花边衣裙的

身子在别的男人怀里旋转，难得看见她腰间和头上的玫瑰色绸带跟别的男人一起跳跃。只是在跳四人踏踏舞时，卡斯托尔用指尖碰了碰她的手，但没有抬起眼睛正视她。

年龄并不妨碍科罗卡成为众人争夺的女伴，许多男人都预先相邀：下一圈留给我！在小步可可舞上，没有谁能跟她匹敌。在很多人之后，蒂桑才得到机会，搂着她在舞厅跳了一个曲子。土耳其人法都尔·阿博达拉对牲口贩子米扎埃尔说这地方叫舞厅——那个性情暴躁的家伙在圣若奥节上就是在这里闯下大祸，人们对此记忆犹新。当时，草棚刚刚建成不久，现在已经破旧不堪，摇摇欲坠，人们正筹划着建一座房屋让过往脚夫留宿，为集市遮风避雨，但法都尔依然郑重其事地称它为舞厅。说到法都尔，应当提一句，此人跳起舞来劲头十足，不肯漏过任何一个曲子。现在，他已经无须为卖酒操心，有杜尔瓦利诺照应着呢。

卡斯托尔走到哪里哪里一片欢乐。他笑着，逗着，不时请人喝上一杯，这是舞会组织者的义务。

“休息休息吧，科罗卡，不然就累死了。”

科罗卡跟他一起调笑，但不肯相信黑人真的满心欢喜。

“看你这股高兴劲，感谢上帝！为什么人在热恋的时候都变成瞎子，变成蠢驴呢？既看不见，又不会思考。”她没有说下去，卡斯托尔也没有追问这句话的含意。

正如蒂桑所希望的，舞会开得热火朝天。为埃斯特尔太太举办的舞会，却因为她不在场而更加完美。但是，她的儿子和丈夫——济尼奥和卢皮斯西尼奥——代替她出席，玩得开心、痛快。济尼奥寸步不离桑安，卢皮斯西尼奥则一直搂着满脸雀斑的尼尼娅，当年他们曾经相好，几乎到了结婚的

地步。济尼奥一直与阿乌雷里奥和杜尔瓦利诺争夺姑娘的青睐——杜尔瓦利诺一有机会就停止卖酒。我最喜欢的就是跳舞，桑安在法都尔的店铺里这样说过，事实果真如此。她连椅子也坐不热，从一个舞伴到另一个舞伴怀里，并且自己挑选，每逢看到某个她喜欢的男人——法都尔、卡斯托尔、巴斯蒂昂·达·罗萨、吉多——站在一边喝酒或者等待女伴，她就毫不客气地说：来请我跳呀，快点！她在佩德罗·西加诺怀里跳着在舞厅转了一圈：音乐家一只手弹奏，另一只手搂着她的腰。好一个佩德罗·西加诺，名不虚传！

离开科罗卡，看她跟巴尔比诺跳起来，卡斯托尔朝临时搭起的柜台走去。传话筒看他过来了，不等他说话就斟满一杯酒递过去：

“蒂桑先生，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活跃……”声音里既有钦佩也含惊异：铁匠宁折不弯，他大概心如刀割，可就是不露声色，好像对失恋满不在乎。

不知道卡斯托尔·阿布杜因是否听出了话外之音，只见他没有回答，也没有评论，把酒一饮而尽，还要一杯。杜尔瓦利诺再次斟满，赶紧收了钱，匆匆忙忙朝桑安走去：令人难以置信，她一时竟没有舞伴，正等人邀请呢。

“我去一下，马上回来……”

蒂桑看着她找到桑安，跳进舞圈，虽说姿势欠佳，但情绪高涨。有心计的巴斯蒂昂·达·罗萨正在跟万热太太跳舞。这时候，他突然发现一个黑影在眼前一闪，抬头一看，有个人站在了他前面。迪娃斜眼瞧着他，满脸挑逗的笑容，假意嗔怪说：

“你也不拉我去跳舞？”

24

面粉房建成了，磨出了头一批木薯粉。但是，巴斯蒂昂·达·罗萨并不因此就不再前去一起吃午饭。日落时分，那家的男人们从地里回来，他照样凑过去跟他们一起到河里洗澡，一有机会，他便在万热太太和安布罗西奥耳边说个不停，跟迪娃嘀咕什么喜好和性情之类的话，尤其爱谈论一对夫妇需要些什么。在跟木匠们一起建小桥之前，他忙于把自己的房屋修缮得更加舒适：已经粉刷完毕，还挖了一口井，修了一个烧木柴的炉灶——去看看吧，只有梅伦西娅的炉子能与之相比！他请万热太太看看修得怎么样。

一个阴沉沉的下午，濛濛细雨下个不停，万热太太跟迪娃到“贵妇浴室”洗衣服、洗澡回来，若无其事地对她说：

“巴斯蒂昂先生的房子修好了。我去看了看，漂亮极了。”

“我听说了。”

这件事仿佛已经说完，母女俩默默地走着。但是，万热太太终于挣脱了不祥的预感和难为情的羁绊，接着说：

“巴斯蒂昂先生是个正经小伙子，他跟我和安布罗西奥都说过了。”

“说了什么呀，妈妈？”

事情似乎难以启口，她没有马上回答：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两人在木桩上的小屋跟前停下，小屋下面的猪圈里，几头猪在拱食腐烂的雅卡果和面包果。万热太太默默地望着猪圈，仿佛回忆着什么，考虑着什么，忘记了女儿提出的问题。上面传来莉娅和阿格纳尔多儿子的笑声。她终于下了决心：

“在这里办事不能跟住在马罗因的时候一样。在那里，每礼拜天都到教堂做弥撒，听神父布道。要是有人找我，对我说，他想不结婚、没有定婚戒指就跟我女儿一起生活，我不知道会对他说出什么话来，反正不会是好话。你想过吗？让泽和阿格纳尔多都成家了，该想想你了，你已经是个女人了。”

她摊开双臂，以强调她的想法：

“可这里有谁结婚呢？既没有神父也没有祈祷的教堂。土地倒是多得很，我们成了大户人家了。在那边，我们种的是人家的土地，这里的日子过得松心。这地方落后，但比那里好多了。”

万热太太尽量把情况说得客观一些，说得恰如其分。她无可奈何地望着姑娘。女儿十五岁了，已经长大成人，到了结婚或者找个相好的男人的年龄。若是再耽搁下去，必将沦落成妓女，靠出卖色相为生。要是在马罗因，她会去找神父，订下婚期。可是，现在是在托卡亚格朗德，既没有神父也没有教堂，什么也没有。找个男人同居总比在下蛤蟆街招徕男人好得多。可怜的姑娘。

“巴斯蒂昂想跟你在一起生活。他向我保证，只要塔瓜拉斯来了神父，你们就去结婚，还说让我放心，他家里挺富裕，什么也不缺。那张大双人铁床是从伊塔布纳买来的，墙上还有面镜子。”她又说了一遍，为的是说服女儿，也为了

说服自己：“巴斯蒂昂是个正经小伙子。”

迪娃垂下眼睛，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结婚？妈妈，用不着。”

万热太太叹了口气。是表示惊讶还是如释重负？她望着木桩上的小屋，里面人摞人，像挤满畜牲的猪圈一样。她没有失去希望：巴斯蒂昂说过，修好小桥以后立刻着手给他们盖一所新房子。巴斯蒂昂·达·罗萨，真是个好小伙子。

唉呀，为什么上帝不赶快派神父团到塔瓜拉斯布道呢？只要愿意，万能的上帝马上就能办到，不费吹灰之力。不过上帝的事情多得很，忙于照顾上天王国的事情和世界上的大人物们，不肯为一个糟老太婆的些须小事浪费时间。法都尔的黎巴嫩天主教上帝心地善良，待人诚恳，有求必应，万热太太的上帝却恰恰相反，是永生的神父，人上之人，王中之王，高高在上，远离人间。该去打听打听，修士们什么时候在塔瓜拉斯下车，手持十字架，消除人间罪孽，倾听信徒忏悔，为孩子们举行洗礼，为青年男女主持婚礼。万热太太又叹息了一声。

相好，同居，这词儿可不好听。可又有什么办法呢？请巴斯蒂昂等一等？等到什么时候？迪娃在这个居民点里不是唯一到了寻找男人的年龄的姑娘。若泽·多斯·桑托斯的大女儿、独眼的里卡尔迪娜总是撩起裙子，向这个或那个男人显示某些部位。要不是父亲要她帮助在地里干活，她又惧怕父亲，那么早就到下蛤蟆街开门行娼了。两个小女儿，伊佐拉和阿毕加伊尔，都盯着石匠师傅呢。她们长得倒是挺漂亮，可一个比一个更不要脸。在托卡亚格朗德，人人都知道巴斯蒂昂·达·罗萨粉刷了客厅和卧室，打了一眼井，还修了个

炉子，为的是找个女人来一起过日子。追求他的人成串成队，只要他拇指和中指一拧发出响声，所有姑娘和妓女都会争先恐后地跑过去。这里不是马罗因。托卡亚格朗德既没有教堂又没有神父，怎么能指望结婚呢？

万热太太失神地想着，不禁黯然神伤。等她清醒过来，发现迪娃已经走了。用不着结婚，看来女儿是同意了，这使她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请想一想，要是她执意不肯，会是什么结果！为了表示重视，巴斯蒂昂·达·罗萨请求安布罗西奥和万热太太同意他在星期天集市散后把迪娃领到毛驴街，开始在他家生活。要是在马罗因……不会是这样。听天由命吧。万热太太又叹息了一声。

暮色降临，河面和庄稼地渐渐暗下来，谷地里的夜晚来得匆忙。迪娃走下简陋的台阶，手里拎着个包袱来到仍然在原地一动不动的万热太太跟前：

"为我祝福吧，妈妈。"

"你到哪儿去？"肯定是到巴斯蒂昂家去。

"我要走了，妈妈。"

"巴斯蒂昂约好在星期天集市散了以后，别着急嘛。"

"我要到蒂桑家去，跟他一起生活。"

25

灰濛濛的天空闪着几颗似有若无的星星。头一批运输队来到了空场上，脚夫们用麻袋捂着头，盖着驮架上的货物。

迪娃冒着细雨穿过小河，拎着装日常用品的包袱朝铁匠家走去，那里既是铁匠铺又是住处。他家肯定不会有炉灶，只好用打铁用的小火炉做点吃的。有没有镜子，她不知道。包袱里有那个金属扇子，可以当镜子照，而且还有她的肖像。这是聪明的铁匠发明的。想到这里，她笑了。

自从来到托卡亚格朗德，迪娃就喜欢他，爱上了他。那一天，她浑身泥土，疲惫不堪，一眼就看中了他：宽宽的脸上满是笑容，赤裸着上身，一块野猪皮系在腰间遮住了下面的部位。原以为找到了土耳其人，不想找到了她的男人。夜里，躺在吊床上，浓烈的气味——男人特有的香味——包围着她，沁入了她的肉体和灵魂，使她成了真正的女人。早在知道这个男人的重量和尝到他那玩艺的滋味以前，迪娃就属于他所有了。

巴斯蒂昂·达·罗萨是个好小伙子，蓝色的眼睛，一头金发，活像个外国人，还有现成的住宅，日子过得富裕。然而，她的男人，那个让她热血沸腾、每每在她梦中出现的男人却是黑人卡斯托尔·阿布杜因，绰号叫蒂桑的钉掌人。她来这里完全出于自愿，右手拎着包袱，左手捧着一颗心。

蒂桑已跪在地上为名叫拉米列的母骡钉新掌，一手按住它的蹄子，一手举着锤子，学徒埃杜站在身后给他递钉子，一个年轻的脚夫助手赞赏着他娴熟的技艺。迪娃在他跟前站住，微微一笑，卡斯托尔也微微一笑，即便显出了惊喜的表情，也不足以被人察觉。两个人没有说一句话：他手中的锤子敲在钉子上，母骡丝毫没有感到。“可怜的牲灵”和“送上门”跑上来欢迎，迪娃迈过门槛，进了家，进了自己的家。

炉子上的火越烧越旺，迪娃拿起一盏油灯，照亮了她从来不曾到过的卧室：地上铺着一领草席，屋子中间挂着吊床，一个木箱上扔着几件旧衣服。她打开包袱，拿出拖鞋，把两条裙子、两条衬裙、两件汗衫和那件麻纱连衣裙放在蒂桑仅有的几件衣服上，然后熄灭油灯，爬上吊床，躺在上面。从此，无论哪个女人都不能再占这张吊床了，它已经有了女主人。

男人的气味在身边滁漫，她笑了，像头一次见到蒂桑时那样笑了，心里觉得踏实，平静。明天，吊床上就会有两块血迹，两块她的血迹：月经初次来潮时留下的血迹和夫妇头一回交欢时留下的血迹。

村　　庄

孕妇结队，家畜家禽成群。

1

在托卡亚格朗德，成群结队的孕妇腆着肚子神气活现地在街上来来往往。夏收以后，她们要陆续生下孩子。一开始只有迪娃和若泽·多斯·桑托斯的小女儿阿毕加伊尔，随后，比妹妹大十一个月的伊佐拉和迪诺拉加入了她们的行列。随着埃斯坦希亚人的到来，孕妇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因为其中三个女人怀了孕，她们也要在雅辛塔·科罗卡那双无所不能的手里生下孩子。

来到托卡亚格朗德，顺着让泽带着希望的手指遥遥看见这个居民点的时候，迪诺拉获得了新生。那时候，她空有一个干瘪的躯壳。自从被赶出马罗因，只有奄奄一息的灵魂在低声抽泣，认为一切都完了。能够支撑着活下来纯属奇迹。但是，望见郁郁葱葱的谷地那美丽的景色，感到丈夫那长满老茧的大手爱怜地抚摸，她想，在这块缺少人烟的地方也许能重新回到土地的怀抱，再次养起家禽家畜，恢复交欢的热

情和欲望，甚至还能在地里干活，在床上行房事，怀上个孩子。

事实确实如此，不过没有马上怀孕，直到面粉作坊竣工之后，让泽在父亲和兄弟们帮助下建了一间土房让女人和儿子居住，才算如愿以偿。在家里那间窄小的屋子里，人们连想都不想干那种事。他们俩跟莉娅与阿格纳尔多一样，如果欲望难以控制，便躲到大树后头、丛林里或河边的僻静处偷偷摸摸干上一场，虽然也兴奋地叹息、呻吟，但只能匆忙行事。

在小土房里，他们总算找到了个安身之处，能安静地度过夜晚，等孩子睡熟了两个人能单独在一起相互笑一笑。于是，迪诺拉又怀孕了。

2

迪娃、伊佐拉和阿毕加伊尔先后腆起了肚子，并且相隔时间很短。头一个是她们当中年龄最小的阿毕加伊尔，她跟巴斯蒂昂·达·罗萨相好了，享受着工匠师傅家里的一切。巴斯蒂昂·达·罗萨粉刷了他的小宫殿——法都尔称石匠的住处为小宫殿，以区别于四周寒酸的房舍——把门脸漆成蓝色，窗户则漆成玫瑰色，还挖了一口井，生着了木柴炉灶，从伊塔布纳买来了床和双人床垫，床是铁制的，床垫用厚麻布做成，这上校式的豪华本来是为了跟迪娃相好，但现在他并不怀恨在心。确实，他一度恼怒过，咒骂过，曾对女

性的感情感到悲观，但很快便平静下来，没有任何绝望的表示，更不曾咬牙切齿地发誓报仇雪恨。

不错，他看中了那个姑娘，一连几个月日思夜想，讨她欢心，结果她却带着几件衣物到铁匠铺去了。这一举动使杜尔瓦利诺和托卡亚格朗德大部分居民目瞪口呆。用不着生气！她不是当地唯一的、或许不是最美丽的姑娘。后来，看见她跟蒂桑手挽着手兴高采烈地在集市上走过，巴斯蒂昂·达·罗萨祝她幸福，但说完就赶紧走开了。

暂且不说忙于说长道短的半吊子预言家们如何惊讶——甩下了巴斯蒂昂，看中了个黑人，真是无奇不有……——应当再次指出科罗卡料事如神。就在多嘴多舌的人们懵头转向的时候，科罗卡一面帮助贝尔纳尔达照看孩子一面说：

“我不是说过了吗？……只有瞎子才看不清楚……”

“大婶，人们目光短浅，只能用肉眼看，而你用眼睛和头脑同时观察。”

科罗卡同样预见到被抛弃的人如何反应：

“过不了很久他就再找一个。”

果然，巴斯蒂昂·达·罗萨没有犹豫。他不会在自怨自叹中白白浪费时间、劳动和金钱。修缮住处为的是迎来个永远在一起的女人，组成家庭，不能让房子空着，任凭蛇和臭虫居住。在托卡亚格朗德，除了迪娃以外还有别的年轻漂亮的女人，她们也会烧木柴灶，有了孩子也会养育。不用到远处去找：面粉作坊里，若泽·多斯·桑托斯的女儿们一边削木薯皮、搅拌瓦缸里的粉浆，一面东张西望。除去只有一只眼睛、缺乏头脑的大女儿里卡尔迪娜之外，他可以在伊佐拉和阿毕加伊尔之中选择，两个人都很年轻，长得端正，仍然

是处女。他选中了最小的阿毕加伊尔。

若泽·多斯·桑托斯是白人和印第安人混血儿，头发平直，身材高大，不善言辞，干起活来却劲头十足。他只关心庄稼的长势，把女儿们的命运交给克腊拉去操心。他知道，女儿们迟早要各奔前程，她们走后地里的活计会缺少人手。与丈夫相比，克腊拉太太皮肤很黑，头发鬈曲，身体肥胖，和蔼可亲，虽然年岁大了，但圆圆的脸蛋儿还相当漂亮。她时时注意打扮姑娘们，但并不为她们着急。

她也从塞尔希培州带来了令万热太太伤心的偏见，但没有费多少周折便适应了伊列乌斯这块物产丰富的新土地的现实。这里，生活的观念和价值都不相同。她最关心，或者说最担心的是女儿们沦为在下蛤蟆街开门接客的妓女。这一点确实让她焦虑。在这鬼都不下蛋的偏僻地方，相好同居意味着上帝的恩赐，比在原先居住的布金一带的教堂正式结婚还要气派！一切只能顺乎自然，人不可强求，对吧？这儿或者那里，有没有混帐神父祝福，完全一样，没有半点差别。

若泽·多斯·桑托斯和克腊拉太太生的三个女儿从长相到举止风度差别太大了，看起来不像是亲姊妹。伊佐拉待人亲切、善于交谈、能与大家和睦相处，这些都极像母亲，而那平直的头发、古铜色的皮肤、有印地安血统的混血儿瘦长的身材又像父亲。阿毕加伊尔象若泽·多斯·桑托斯一样寡言少语，其余都跟克腊拉太太一模一样：又胖又圆，皮肤黝黑，头发鬈曲浓密，眼角上斜，显然主要是黑人血统。独眼里卡尔迪娜是个粗壮的女人，她那一头金发、白皙的皮肤、蓝色的眼睛和高高的个子是从哪个祖先继承来的呢？在塞尔希培州的家庭里，多种血统混杂，偶尔也生出个蓝眼睛白皮

肤的白孩子，其肤色和身材来自某个荷兰籍的前辈或者——谁知道呢——跟着拿骚亲王逃到累西腓来的新教徒。失败之后，他们来到国王陛下的塞尔希培州避难，为当地人所容，于是定居下来，跟黑人或混血女人生儿育女。里卡尔迪娜是个极好的例证：虽说只有一只眼睛，长得确无可挑剔。

失去迪娃之后，巴斯蒂昂曾在伊佐拉和阿毕加伊尔之间犹豫过，但举棋不定的时间很短，不久就被阿毕加伊尔的温柔征服了。在这点上，她比迪娃要好，迪娃太高傲，有时候还粗鲁无礼。为了不重蹈覆辙，巴斯蒂昂没有先去和克腊拉太太与若泽·多斯·桑托斯商量，也没有向他们暗示一有机会便请神父主持结婚，而是直接找姑娘本人谈话，并得到了她的同意：

“要是你愿意的话，我也愿意。”好一个头脑简单的姑娘！

还不满十六岁，阿毕加伊尔就腆起了大肚子，巴斯蒂昂干活毫不含糊。应当说明一句，迪娃跟阿毕加伊尔同岁，之所以怀孕稍微晚了一些是因为来月经的时间问题，绝不说明蒂桑·阿布杜因能力逊色。至于伊佐拉，小伙子阿乌雷里奥早在跟她一起生活之前就在面粉作坊里的石磨后面捅破了她的处女膜。最近又来了三个埃斯坦希亚女人，于是在托卡亚格朗德随时都能碰到孕妇腆着大肚子，预示着在当地出生的托卡亚格朗德人将大大增加。

3

托卡亚格朗德人？为了把托卡亚格朗德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和问题叙述得带有学术气味，应当把关于这个偏僻之地的人，特别是在这里出生的人的命名问题的争论作个粗浅的介绍。如何称呼托卡亚格朗德的公民？托卡亚格朗德人？大埋伏人？或干脆叫埋伏者？在伊塔布纳的游艺场，法都尔在餐桌上跟富阿德·卡兰谈起了这个题目。在伊列乌斯港口上的一个酒馆里，他一边跟阿尔瓦罗·法里亚喝酒一边讨论这个问题。两位学者的结论说法各异，但内容大致相同。

“毫无疑问，”富阿德·卡兰声音里带着有茴香味的酒气，“我的苏丹王，在托卡亚格朗德出生的人自然是杀手，并且是最没有心肝、最残忍的杀手。”

阿尔瓦罗·法里亚品尝着威士忌，口气同样从容、客观：

“亲爱的法都尔，托卡亚格朗德生的儿子只能是匪徒。”

把托卡亚格朗德说得如此声名狼藉，是不适宜、不公正的，土耳其人不能同意。如果说在广阔的可可之乡，在整个伊列乌斯州还有一块平静的土地，它就是托卡亚格朗德，这里笼罩着上帝的宁静。从前发生的事件给了它这个名字和名声——在开始有这个居民点以前，此地还没有一个人生活。然而，在这里出生的婴儿一见天日背上就带着鲜血的印记和死亡的回忆。

4

谁也不相信桑安真的怀了孕，她的恶作剧只能是人们淫言秽语的谈资笑料。可怜的姑娘一心指望有个儿子，竟然把干草塞到连衣裙下面，为的是让人们以为她肚子大了。

一个星期天，她腆着大肚子来到集市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人们的哄堂大笑声中蹲在地上，生下了一个儿子，随后又当着大家扯开衣襟，把奶头往孩子嘴里塞。瞧她那副快活劲儿！

5

刚来到托卡亚格朗德的时候，阿乌雷里奥还是个不到十八岁的小伙子，天真纯洁，性烈如火，着实让几个妓女神魂颠倒，她们的吊床和席子都供小伙子使用，并且分文不收。

他神飞魄荡地跟妓女们周旋，直到有一天凑足了钱才和贝尔纳尔达交媾了一次。本想跟她睡上整整一夜，但那不好对付的女人自从生了儿子、重操旧业以来，把接待嫖客的时间严格限制在两次喂奶之间，从来不肯超过午夜。尽管如此，匆匆忙忙地干的这一场足以使阿乌雷里奥神不守舍，欲罢不能，对所有别的女人失去兴趣。当时，让他欲火再燃的

桑安还没有来到托卡亚格朗德。

他如影随形，死死缠着贝尔纳尔达，搅得她心烦意乱。为了能爬上贝尔纳尔达的帆布床，哪怕是草草干上一下，他险些去偷盗以凑足应付的钱。他从交欢之间的谈话中得知贝尔纳尔达喜欢听四弦琴演奏。仅仅为了这一句话，他就开始向可可仓库一位会弹这种乐器的看守学起来了。他把所有空闲时间都用在贝尔纳尔达身上，千方百计留在她身边，甚至帮助她照看贝尔纳尔多——贝尔纳尔达的孩子既然不能用父亲的名字，只好用母亲的名字了。

贝尔纳尔达对此毫无察觉。当她坐在木头房子门前给孩子喂下午最后一次奶的时候——接下来的四小时她用来接客挣钱糊口——阿乌雷里奥一直在眼前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妓女不得不停止当着他的面喂奶。塞尔希培州人来到这块不毛之地以后不到两个月，阿乌雷里奥向贝尔纳尔达提出一起生活。不仅如此，还说如果她愿意的话，两个人一起离开托卡亚格朗德，到一个有神父、更开化的地方去住，找到头一座教堂就跟她结婚，并且帮助她养育孩子，——当成他自己的亲生儿子哺养。

贝尔纳尔达听完小伙子一番痴情的话，劝他放弃这类疯狂的作法和荒唐的打算，但丝毫没有鄙夷对方，甚至还感激年轻人对她的衷情：

“任何一个人都能告诉你为什么我不想听你说这类事……”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不亲口告诉我？”

“好吧，现在告诉你：我有一个男人，并且喜欢他。就是因为这个。”

阿乌雷里奥想让她仔细讲讲，但贝尔纳尔达不肯再说下去。其他事情他是从别人嘴里知道的：小伙子，滚开吧，别再打那妓女的主意了，否则，会有丢人现眼，甚至遭受打骂的危险。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一个了不起的人物？阿乌雷里奥咽下了他的打算，忍气吞声，与其说是因为惧怕，倒不如说出于感激——塞尔希培州人一家是靠上尉的指点和帮助才得以来托卡亚格朗德定居的。年轻人涉世尚浅，容易头脑发热、干出些荒唐事情。不过，他们正是在病态和激情之中才能逐渐成熟起来。

于是，他又回到其他妓女的怀抱里，开始康复。后来，地平线上冒出的桑安才彻底治愈了他的相思病。人们看到，年轻的阿乌雷里奥以其独有的恒心围着那疯姑娘转个不停，表示对她的残疾并不介意，愿意跟她一起生活。桑安情欲炽热，任凭他抚摸，几乎允许他干想干的一切，但一到关键的时刻便抽身逃走。阿乌雷里奥欲火难耐，提出干脆和她同居，免得一再遭到戏弄。他认为，姑娘坚决拒绝的原因是怕真的干过那种事之后又被抛弃。

有一天，桑安出人意料地让他占有了。但是，胜利的喜悦立刻变成了失望，因为他发现姑娘早已不是处女。盛怒之下，阿乌雷里奥逼着她供出那两个人——济尼奥和杜尔瓦利诺——之中哪一个达到了他一直希望和追求的目标：捅破她的处女膜。没有得到回答，桑安只是笑，求他再来一次。后来，通过别的途径他才知道，木匠和店铺雇员也遭到了同样的失望，也问过她同样的问题：那两个人中的哪一个？并且同样得不到回答。在这种情况下，三个人不约而同地行事，在树林里跟她交欢：她让三个人都得到满足，并且每次都笑

着要求再来一回。

他从来不曾有意看过伊佐拉一眼。若泽·多斯·桑托斯的土地与安布罗西奥相邻，面粉作坊就盖在两家的地界上，阿乌雷里奥天天见到伊佐拉，但往往视而不见。阿乌雷里奥十八岁了，虽然急需有个女人发泄，但还没有达到有头脑和建立家庭的岁数，而刚刚十六岁的伊佐拉却比她真正的年龄成熟得多。

在削木薯皮、磨粉浆和搅拌的时候，他们的目光出人意料地相遇了，两个人竟然都看透了对方的心思。迪娃和阿毕加伊尔各自走上了自己的道路，伊佐拉也想遵从上帝指定的命运。在面粉作坊里，庄稼地里，小河旁边，他们互相交换眼色，交谈几句，等意识到是互相爱慕的时候，伊佐拉已经怀孕了，孩子的父亲就是阿乌雷里奥。他尝过一个又一个处女的滋味，但没有哪个比得上伊佐拉。况且，事情是在石磨后边干的，充满木薯的气味，更让人心醉。

两家人聚集在一起商量该怎么办，最难决定的问题是他们住在哪里：小伙子家还是姑娘家？最后双方同意，住在伊佐拉家，那里房子稍微宽敞一点，不过阿乌雷里奥仍然帮助自己的父母干活：半个星期在安布罗西奥地里，另外半个星期在若泽·多斯·桑托斯地里。

阿乌雷里奥不再露面，缩小了桑安晚间生活选择的余地，她很是诧异。对她来说，男人的婚姻状况和年龄无关紧要，无论是有妇之夫、已有恋人的小伙子或者单身汉，她都一概欢迎。只是她更喜欢成年男子，他们懂得多，不那么呆头呆脑，不把时间浪费在问些没有意思的问题上。小伙子也好，成年人也罢，不论他们急不可耐还是举止文雅，任何一

个都行，只要这个男人能在她身上播下种子，让她生个孩子，让她能抱着孩子摇晃。漂亮的佩德罗·西加诺先生到哪儿去了呢？

6

托卡亚格朗德飞快进步的消息不仅在科布拉斯河一带不径而走，而且传到费拉达斯、里约多布拉索、塞格罗德埃斯皮尼奥、阿瓜普雷塔、伊塔皮拉和伊塔布纳市。人们闻风而至，当地人口越来越多。脚夫、伐木工和雇员们——其中以四处为家的佩德罗·加西诺最为突出——对当地的热闹景象及其妓女们大肆宣扬。阿塔拉亚和圣塔·马里亚纳庄园的庄园主等腰缠万贯的上校们还把托卡亚格朗德的新闻带到了伊列乌斯。土耳其人法都尔到伊列乌斯去的时候更是大肆吹嘘，他定期去那里购货付款，痛痛快快地呼吸文明之风——伊列乌斯能力高强、标价昂贵的法国和波兰女人有求必应，提供的服务在人们的想象之上——当然也为了看看大海。

随着一批批邻居们流来，毛驴街沿着河岸弯弯曲曲地延伸，但房屋参差不齐，有些是砖瓦房，更多的是土屋，街上人来人往，家畜家禽成群。从前，脚夫们启程以后，阿拉伯人法都尔、黑人蒂桑和妓女们无所事事，不是各自休息，以消除夜里和凌晨操劳的疲倦，便是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听故事，唱小曲。现在却再也没有那么多闲散时光了。不过，他们还没有完全改变托卡亚格朗德尚是新歇脚点时的习惯，偶尔

也还聚集在老地方闲聊，只是次数大大减少，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星期天，人们成群结伙地聚集在集市上、“贵妇浴盆”里、铁匠铺子门前、多多·贝罗巴的理发馆里，或者像往常一样，在法都尔的店铺里。

舞会常常举行，由大提琴、手风琴、口琴或四弦琴伴奏。下蛤蟆街上茅屋的确切数目只有上帝知道。对，只有上帝和大名鼎鼎的传话筒杜尔瓦利诺知道。

7

同样，家禽家畜也成倍增加，河对岸的在家里喂养，这边的则在街上到处游荡。早上和夜间，毛驴运输队熙熙攘攘；白天，猪猡拱地上的泥巴，一群群母鸡在树下觅食或一伙安哥拉鸡在眼前飞也似地窜过。塞尔希培州人到达的时候，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从阿塔拉亚庄园带来了一打安哥拉种鸡鸡蛋，是济尔达送给万热太太的。后来，由一只当地母鸡孵出了十只小鸡，继而迅速繁殖，成了一群群在河两岸无主的野鸡，从道理上讲它们仍归万热太太家所有，实际上成了当地人的共同财产。安哥拉鸡肉质细嫩，能做成上好食品。

除了“可怜的牲灵”和“送上门”交欢生下的后代之外，新住户们也都带来了狗，它们不断繁殖，形成了托卡亚格朗德的瘦骨嶙嶙、饥不择食的野狗大军。济尔达又带来了可观的一批动物。除了狗、猫和家禽——鸡、安哥拉鸡、鸭子和火鸡——，在后院后门前的空场上养有木突鸟和雅古鸟，

还有一只鸫鹩鸟；一对塞里玛鸟叫声嘶哑，能啄死蛇类；大女儿露西娅喂着一只金翅鹊。不用说，阳台和廊檐上挂着鸟笼，养的是鹦鹉之类的小鸟。

鹦鹉一共三只，个个色泽艳丽、巧舌如簧。其中两只分别养在厨房和后院，第三只是个红脖绿鹦鹉，整日里蹦蹦跳跳，说个不停，懂得成套的淫言秽语，很少在鸟笼里，大部分时间在阳台上自由自在地玩耍，是男主人的宠物。它的名字叫“舔舔屁股”，这本来是它爱说的一句话，经常没头没脑地叫上几声。它在阳台的栏杆上跳来跳去，不停地骂人或者打口哨叫狗来，等几条狗应声跑来了它又尖声尖气地大笑不止。它还常常大模大样地呼喊它的主人兼好朋友的军衔和名字：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

上尉把它放在手掌上，让它两脚朝天，轻轻抚摸它的头和肚子，“舔舔屁股”闭上眼睛，一副美滋滋的模样。“看它那乐意让男人摆弄的神气，肯定是只母鹦鹉。”济尔达满有把握地说。不仅是只母的，而且还很贞洁，只让纳塔里奥一个人跟它如此亲昵。要是别人想讨好或者欺侮它，它就一边凶狠地啄咬一边骂：“小偷！婊子养的！舔屁股去吧！”有一次蒂桑过去逗它，险些被它啄下一个手指头：上尉，踢他！

红脖绿鹦鹉丰富的词汇是长期在烟雾弥漫的赌场学来的。这个赌场位于伊塔布纳母驴胡同的彩云旅馆之内。这里天天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不仅有烧酒、白兰地和鸡尾酒出售，而且还充当妓院——妓女们在阁楼上接客。这个无所不包的消遣场所的主人是凶猛的汉子路易斯·普雷托，他常常因为怠慢了某些客人惹起事端。在一次因打牌作弊而产生的

打斗中，上尉曾救过他的性命。

一个偶然的机会，应一位旧日相识的妓女之邀来到这里。“多日不见了，纳塔里奥。”娇滴滴的妓女在街上遇到了他。两个人谈起往事，越说越热乎，最后来到彩云旅馆的阁楼上庆祝重逢，上尉从裤裆里掏出那玩艺来满足两个人多日的怀念。

纳塔里奥正在穿裤子，准备告辞，突然传来掀翻桌椅的声音和一只鹦鹉的喊叫：“臭小偷！混帐东西！”仍然赤条条躺在床上的女人却不动声色，在这人来人往的地方打骂的事情司空见惯。不过，混乱仍然在继续，还有人扬言要杀人——我非把你这条癞皮狗的肠子掏出来不可！——上尉听出来是拉劳的声音——拉劳当年曾在他手下干事，是个说到做到的杀手——他及时冲下楼去，否则路易斯·普雷托非一命呜呼不可：拉劳的匕首在烟雾中闪着寒光。赌场恢复平静，重新摆好桌椅，又开始打牌，纳塔里奥没有马上离开，站在红脖绿鹦鹉跟前逗了它一会。鹦鹉挤眉弄眼，扇着美丽的翅膀命令他：“去舔屁股！”上尉竟然高兴地哼了一段小曲，他的这种举止实属罕见。路易斯·普雷托感恩戴德，打发人把鹦鹉送到上尉在伊塔布纳下榻的“小娘儿们”旅馆，算是一个死而复生的礼物。

在阿塔拉亚庄园，“舔舔屁股”学会了吹口哨，喊狗叫鸡和模仿黑人埃斯皮里迪昂的声音：“祝你安好，女主人济尔达！”在托卡亚格朗德，土耳其人法都尔又教会了它用阿拉伯语骂人：臭婊子！搞破鞋去吧！红脖绿鹦鹉把黎巴嫩山区的口音模仿得维妙维肖。

在上尉家丰盛的午餐桌上，法都尔这位常客听到小鸟儿

用葡萄牙语和阿拉伯语骂人，总是笑得死去活来。但是，不管他如何想方设法，始终不能摸它的脑袋，更不要说肚子了。那是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独有的权利。

8

"舔舔屁股"除了用阿拉伯语骂人之外，还跟留声机学会了用意大利语演唱歌剧片断《笑吧，丑角》、《女人善变》。这只懂多种语言的鹦鹉的名声随着毛驴运输队传遍了四面八方。

"纳塔里奥上尉有只了不起的鹦鹉，说土耳其话，用外国话唱歌，真有意思。"

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送的留声机是纳塔里奥·达·丰塞卡家里最豪华的陈设，最引人注目的物件。济尔达太太非常喜欢，只有她和纳塔里奥能使用，连大儿子埃杜也不准动手。上尉很少打开唱机的盖子，只有当高贵的客人来访时他才得意洋洋地转动摇把上弦，比如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上校、塔瓜拉斯火车站站长达尔沃，还有为科夫曼出口公司购买可可的西赛罗·莫拉先生。

闲暇时间，一般来说是在傍晚吃晚饭以前，济尔达就打开唱机，双手托腮，眯缝着眼睛倾听。她听不懂歌剧片断的语言，但其中的高音和低音，尤其是高音，使她心醉神迷。有时候科罗卡来跟她做伴，评论当地发生的事情，同时也听听音乐。唱片仅有三张，都是和唱机一起送来的。万热太太有

时也来看看，给上尉的厨房带点新鲜菜蔬——白薯、南瓜和甜木薯。她对唱机赞不绝口：

“要是没有亲眼看见，真不肯相信……”

万热成了济尔达的密友，对上尉十分敬重：她永远不能忘记在路上遇到他的那一天。关于上尉，她听到过一些传言，不过总是一个耳朵进，另一个耳朵出。对她来说，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人能跟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相比。她请上尉在莉娅和阿格纳尔多的孩子举行命名礼时当他的教父。至于教母——请济尔达太太原谅——只能是为孩子接生的雅辛塔·科罗卡。

一开始，埃杜和贝巴带来的孩子们围着唱机，聚精会神地听着，个个表情惊喜，都想知道谁在里边用外国话唱歌。但是，他们很快就听烦了：总是那几段音乐，还不如到树林里去支捕鸟器捉小鸟。

贝尔纳尔达也常常抱着孩子来，请教母祝福，帮助她干些家务事，或者一边面带微笑听着唱机，一面不声不响地在济尔达身上捉虮子。她总是在上尉不在家的时候来。如果上尉外出回来了，她正好在那里，便赶紧请上尉祝福，随后告辞，回到家里，专等上尉愿意的时候去看她。

济尔达用热尼帕波果酒和樱桃酒招待客人，这都是她亲手酿制的。要干那么多事，她哪来的时间呢？除了家务事、做饭、酿酒、做香蕉甜食和腰果干以外，还要缝制衣服，绣花。况且，对所有的儿子，不论是亲生的还是收养的义子，她都精心照料。没有人听见她提高声音喊叫，没有人见过她手忙脚乱，也没有人发现她抱怨过。有什么可抱怨的呢？纳塔里奥收留她的时候，她是个沿街乞讨的孤儿。当时，绝不曾

想过能有今天这种气派：结了婚，成了这所富丽堂皇的住宅的女主人，丈夫是国民卫队的上尉、庄园主，儿子们个个健壮，场院里家畜家禽成群，餐桌上菜肴丰富，宾客如云。抱怨？除非她是个忘恩负义的女人！

餐桌上菜肴丰富，宾客如云，确实如此，不请自来的人也同样招待。上尉不在家的时候客人较少：科罗卡、梅伦西娅、贝尔纳尔达和某个女友；家长不在，男人们从不来看望。纳塔里奥的大部分时间在阿塔拉亚庄园和好望庄园度过，尤其是收获季节，他需要照看收获和晾晒可可。可是，只要他回到托卡亚格朗德，家里便人来人往，络绎不绝。餐桌上坐不下，往往有人在阳台上或厨房里跟孩子们一起吃饭。朋友、干亲家、熟人、来和他商量事情的人，还有来问候他的当地和外地人。每当他骑马或步行走过空场、毛驴街和下蛤蟆街，大家都高兴而亲切地向他致意，态度既敬畏又尊重。男人们脱帽敬礼，女人们朝他微笑。有些男人稍含胆怯，有些女人暗藏调情。孩子们跑过来吻他的手：

“为我祝福吧，上尉！”

9

这一带说一不二的人物，济尔达的主人和干亲家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也亲口尝过她的饭菜，并且舔着嘴唇啧啧称赞：红烧母鸡、干烧巨蜥肉、登德油煎鱼、炸安哥拉鸡，还有香蕉和腰果做的甜食以及鳄梨酱。济尔达歉疚地

说，花样不多，只有四个菜，与上校家的午餐比起来太寒酸。女儿们在厨房里帮助济尔达做饭，学着怎样放调料，加多少酱油，怎样掌握火候。

上校从阿塔拉亚庄园来，穿小路到了托卡亚格朗德，为的是和纳塔里奥商量如何安置一伙塞尔希培州人，他们从上校的故乡埃斯坦希亚来到了伊列乌斯——后来人们才得知，这伙人是上校的亲戚。他还要利用这个机会到谷地看看：还是上次收获季节来过，已经一年有余了。那时候，托卡亚格朗德的飞速进步已经让他惊叹，那么现在呢？

他到安布罗西奥、若泽·多斯·桑托斯和阿尔塔米兰多的庄稼地里转了转——阿尔塔米兰多现在又养了一群绵羊——，不停地点头称赞。还到面粉作坊里走了走，人们正在削木薯皮。那伙埃斯坦希亚人未来的邻居都不错。

不过，令上校热情感叹一番的是即将竣工的小桥，其工程之大、质量之好、做工之细让他心花怒放。木匠师傅卢皮斯西尼奥和吉多兴奋而又歉逊地接受了上校的祝贺。卢皮斯西尼奥毫不介意地说：

“罗布斯蒂亚诺上校还以为我们干不了呢。”

他们告诉博阿文图拉上校，刚才提到的罗布斯蒂亚诺上校和眼前的纳塔里奥上尉都出了钱，其他人也都出了力，帮了忙，比如石匠巴尔比诺和巴斯蒂昂·达·罗萨、砖瓦匠泽·卢伊兹和梅伦西娅；铁匠蒂桑·阿布杜因干起了木匠活，甚至妓女们也不甘落后。

他们在贝尔纳尔达家里停留了一会儿，上校想看看在上次来这里时生下的孩子，当时，他曾在法都尔的店铺里用烧酒举杯祝贺。科罗卡拿来咖啡，贝尔纳尔达喜不自禁地把孩

子抱给上校看——孩子长得极像父亲。

“打着纳塔里奥的印记……”上校打趣说。

他还到卡斯托尔的铁匠铺去问候了迪娃。托卡亚格朗德不再是仅仅有妓女的过夜歇脚之处，它已经是个由住户组成的居民点：路上，碰到了迪诺拉和伊佐拉，看见了阿毕加伊尔，现在又跟迪娃在一起，这四个女人都在等待孩子降生。上校不由得想起了纳塔里奥的预见。当时，站在现在盖起宅院的小山上，望着没有人烟的山谷、莽莽的丛林和荒凉的土地，纳塔里奥看到了将来。上校一直无法解释这个印地安人与白人混血儿的天赋：能猜到别人的心思、预测未来。肯定是有印地安人血统的缘故，不会是因为别的原因。

午饭以前，他们还到法都尔的店铺里喝了一杯。

“你觉得这儿怎么样，上校？”

“过不了几年就能超过塔瓜拉斯，只差铁路没有通了。”

酒足饭饱，上校起身离席，径直到阳台的吊床上打个盹，不过在发出鼾声以前跟干亲家母济尔达聊了几句，告诉她阿塔拉亚庄园的最新消息。西娅·佩克娜有了个帮手，就是已故蒂布尔西尼奥的女儿：“还记得她吗，干亲家母？”

“萨克拉门托？记得，记得很清楚……那姑娘长得漂亮极了。”

上校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一丝不好意思的、近乎腼腆的微笑。

“西娅·佩克娜快走不动了，幸好，有这个姑娘，论干活谁也比不上她。干亲家母，她干得不错，把家里调理得整整齐齐，招人喜欢，甚至还为我操心。”他是在谈论女佣呢，还是在评说情妇？“干亲家母，这话只有咱们俩之间说

说：现在我在阿塔拉亚庄园呆的时间比在伊列乌斯还长。”

“干亲家，文图里尼亚呢？有他的消息呢？”

上校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还在里约热内卢，我想他大概在那里定居了。”

“一直在上学吗？他太用功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爱学习的”。不折不扣的恭维，但毫无恶意。

鹦鹉的叫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婊子养的！舔舔屁股！”

上校闭上眼睛，想从头脑中驱走在里约热内卢游荡的文图里尼亚。烦恼有什么用呢？但不论愿意与否，他内心一直在烦恼，那没有头脑的东西毕竟是他的儿子，而且是独生儿子。为了他，上校日夜不停地干，穿过丛林，砍伐树木，开出了多少公顷的可可园；为了他，上校拿起武器，冒着生命危险战斗，指使别人杀人或者亲手杀人。啊，要不是萨克拉门托姑娘，他会完全失去生活下去的兴趣——仅仅有金钱和权势是不够的。

看见上校闭上了眼睛，济尔达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没有发出一点响动。上校没有拦她，免得她又谈起刚才的话题：他不喜欢提起儿子不归的事。谁知道呢，也许正是由于儿子久久不归引起的不快，他才与当年手下的普通人感情格外密切。西娅·佩克娜在住宅里操劳，一天也不曾休息，现在苍老了；黑人埃斯皮里迪昂带着步枪来的时候还是个正值壮年的杀手，后来一直在住宅里保护上校，现在满头鬈发已经雪白。还有干亲家母济尔达和干亲家纳塔里奥。纳塔里奥成了干亲家和上尉，他除了和埃斯皮里迪昂同样勇敢、忠诚之外，还聪明干练，能读会写，特别是善于指挥。

萨克拉门托这姑娘也是个正经的普通人，她从来不亲昵地称上校为“你”，而是尊敬地称他为阁下或者上校，但那声音、那姿态对他痛苦的心里是个安慰，让他恢复活下去的力量和愿望。上校躺在吊床上，她坐在地上为他挠头，让他入睡。姑娘身上发出阵阵樱桃叶子的香味，躺在他怀里的时候轻轻地笑着叹息。纳塔里奥的劝告，上校总是听从。两人处得融洽，一直如此。

10

八十岁的寡妇莱奥卡迪娅太太身为母亲、婆母、岳母、姨母和祖母、外祖母，与全家人陷入了困境，仅仅靠微薄的收入和糖厂主莱昂维希多·卡拉桑斯的一点施舍为生。她想起了远房亲戚。在这捉襟见肘的时刻，除了堂弟还能向谁求救呢？虽然已是三等或四等远亲，落到这部田地的人也不能不加以考虑。

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最后一次来埃斯坦希亚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到集市上闲逛，碰见他们正摆摊卖租来的地里收获的产品，认出了他们，并向他们热情问候。虽然腰缠万贯，钱多得不知道往哪儿放，但上校并不嫌弃这些穷亲戚。他坐在莱奥卡迪娅堂姐旁边的一个木箱上，和她长时间交谈，共同回忆往事，有些令人捧腹，有些让人悲伤。莱奥卡迪娅不仅是堂姐，还曾是上校的父亲、号手若泽·德·安德拉德的恋人，在埃斯坦希亚乐队组织的聚会上，多次跟他

跳马卡祖舞和烁特舞。那是多么难以忘怀的日子！

“博阿文图拉堂弟，我差一点成了你的母亲。”

伊列乌斯的大亨动了感情，从钱包里陶出一些零钱送给孩子们。零钱？简直是一笔巨款！莱奥卡迪娅把它收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分手的时候，上校说，要是有一天需要什么帮助，他随时准备效劳，只要写封信去就行。在信封上写：巴伊亚州，伊列乌斯，博阿文图拉上校。用不着写街道和门牌，信一定能寄到，全市没有人不认识我。

他们的遭遇与其他人大同小异。原先，租种土地，收获的一半交租，一度生活得不错。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主人收回土地，甘蔗代替了玉米和木薯。在埃斯坦希亚无法谋生：没有土地可耕种，商店也不需要人手，除了在糖厂的甘蔗田里干活之外无事可做。

当年，埃斯坦希亚是塞尔希培州一个重要城市，从海上运来的货物卸在列亚尔河口，在克拉斯托港上堆积成山。运输队和推销员来往于埃斯坦希亚和腹地之间，路上车水马龙，行人如织。后来，连结巴伊亚和塞尔希培州的铁路建成了，在离本市很远的地方经过。这样一来，如果说它还没有被判处死刑，至少从此一蹶不振。埃斯坦希亚人无路可走，只得前往南方：可可种植园的名声吸引着无数穷人，尤其是那些失去土地和希望的农民。

于是，莱奥卡迪娅太太想起成了百万富翁的远房亲戚，召集全族人商量，建议迁移。一共二十三口人，父母、兄弟、叔伯和堂弟兄，血肉相连：七个女人，六个男人，还有十个年幼的孩子。名叫内尼卡的姑娘拒绝离开，她正和奥济里斯打得火热——小伙子口若悬河，是埃斯坦希亚乐团的劣等笛

手、他父亲阿梅里科先生布店里挂名的推销员，可谓行尸走肉。内尼卡利用这个机会走出家门，和求爱者同居了：可怜的阿梅里科先生又多了个包袱。内尼卡的父亲加布里埃尔威胁要打死她，她理也不理。莱奥卡迪娅太太说不要管了，由她去吧：既然她愿意留下来挨饿，最后不得不以出卖肉体为生，那是她的问题，我们操心的事已经太多了。

莱奥卡迪娅太太写了封信给上校，信中提到那次见面时他许下的诺言。“莫不是已经死了吧？”莱奥卡迪娅太太五十岁的大儿子问。要是真的死了。消息一定会传到埃斯坦希亚，坏事传千里，而且传得飞快，绝对不会中途消失。“他不会回信的。”她的女婿，不可救药的扫兴专家预言说。

上校不仅回了信，而且是用电报答复的。全家欢喜若狂，收拾一下行李，乘三等车厢前往巴伊亚，然后转乘去伊列乌斯的轮船。前一段靠他们仅有的几个钱，到了伊列乌斯就由堂弟管了。

工作倒是不少，尤其是在收获季节，但上校不愿意看到他的亲族当农工，在别人的土地上受苦受累。他想起了托卡亚格朗德，决定亲自走一趟，去看看那里的情况。在纳塔里奥帮助下，选择了阿尔塔米兰多的庄稼地与羊圈旁边的一块地盘。这里有发展的余地，一开始上校给他们一点钱。不存在别人夺地种甘蔗的危险，上校更不会在这里开辟可可园：这是块无主荒地，只要他们占下就行。

上校请纳塔里奥在他们从伊列乌斯到达时前往塔瓜拉斯火车站迎接。是啊，他们不仅是同乡，而且是亲族。老太太年近八十，更值得同情和敬重。纳塔里奥牵上一头最驯顺的毛驴去了，为了保险起见，还带着吊床和木杠：如果老态龙

钟的太太不能骑驴就把她抬来。

莱奥卡迪娅太太远不是个老态龙钟的老人，她不胖不瘦，腰板挺直，看不出已经八十岁。一路上，她心情激动，欢声笑语，让毛驴走得和表弟特使的烈性母驴一样快，并且不停地打听：

“那地方先进吗？有乐队吗？教堂里人多吗？城市保护神叫什么？”

纳塔里奥嘴唇上露出一丝微笑：

“乐队还没有，但不缺口琴和大提琴。也没有教堂，除此以外都很先进，你马上就会看到。至于城市保护神，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我，你的仆人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

三个女人已经怀孕：珐乌斯塔、伊尔达和泽菲莉娜。

11

理发馆土屋的墙上挂着六七个鸟笼，那只鲣鸟的笼子还不算在内，因为它总是空着，小鸟儿在简陋的房子里飞来飞去，用尖嘴捉虫子吃。同样，火斑鸠的笼子也没有计算。鸟儿漂亮得让人眼花缭乱，只只都是多多·贝巴精心挑选的。既然多多·贝巴每次在有利地点支上捕鸟器都能捉到许多鸟儿，他的屋里只有区区几只又做何解释呢？

埃杜和南多合伙做鸟儿和小动物生意，在星期天的集市上，他们货物齐全，向这一带的买主们兜售。有一只鸟儿

在，即便最贫寒的家庭也会显得欢快；鸟儿鲜艳的羽毛和啼啭能给任何人家增色，无论是科比蓊鸟、鸫鸟、麻雀、燕雀还是金丝雀或金翅鸟：鸟的种类多得很。至于鹦鹉，应当说，它们是人类最亲密、最珍贵的伙伴。

不仅鸟儿，其他动物也一样。寡妇纳塔莉娜养着一只褐色长尾猴，它总是蜷缩在又粗又长的尾巴里，躲在缝纫机的箱子里睡觉，鼾声不断。当地人相信，长尾猴又叫“半夜猴”，是专门种可可的。它们白天呼呼大睡，夜里出去干活。梅伦西娅和泽·卢伊兹在砖窑养着一条蟒，现在已经两米多，并且还在长。它能赶走毒蛇，保护砖窑不受野兽骚扰。妓女和孩子们则更喜欢养弥猴。

多多·贝罗巴逮鸟儿既不是为了在市场上出卖，也不是为了装进鸟笼装点理发馆——这间简陋不堪的土房里放了一把卢皮斯西尼奥做的椅子，把它称为理发馆实在言过其实，就如同把空场上的草棚叫做舞厅一样，只不过是当地人的一种说法而已。

多多·贝罗巴的捕鸟器收获颇丰，但也常常一只也不留。他仔细研究每一只小鸟，对它们进行莫名其妙的训练，然后按照只有他本人知道的奇特的标准选择极少几只，把其余的绝大部分都放掉。看到鸟儿突然获得自由快活地飞走，他欣喜若狂。这种做法不能不使人忽发奇想：他逮鸟儿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享受释放它们的欢乐。

被选中的鸟儿——由于长得漂亮、歌声悦耳或生性活泼，谁知道呢？——就开始在挂在理发馆的鸟笼里生活，捕鸟人跟它们一起度过一天的大部分时光。他以巨大的耐心和惊人的技艺训练鸟儿玩一些让人目瞪口呆的把戏。它们会用

尖嘴操纵鸟笼里用细绳编成的机关，让几只顶针儿在饮水用的洋铁皮小罐里上上下下，就像人从井里打水一样。它们还能打开笼子里的木头抽屉吃里面的粃子，打开和关上鸟笼的门，如此等等。多多·贝罗巴用拇指和中指发出响声指挥鸟儿玩这类把戏。

“我的孩子”、“野花”、“石竹花”、“颤抖”、“小金枪鱼”——每只鸟都有自己的名字，驯鸟人用甜蜜的声音一叫，鸟儿马上朝他飞去。理发师能让放出笼子的鸟儿在屋里或外边飞翔，不论飞多远也回来落在笼子上或者小门外的竹片上，等待他的命令。它们起劲地唱个不停，任凭多多·贝罗巴抚摸。孩子们常常一连几个小时不声不响、心醉神迷地看着他训练鸟儿做种种不可思议的技巧。

多多·贝罗巴是位吹口哨的行家，他一吹，科比翁鸟马上跟着叫起来。它们还维妙维肖地模仿旁边笼子里的鸟叫。他的鸟儿不仅像别的鸟儿那样驯顺，而且足以在杂技团充当角色。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就是这样说的，他从多多·贝罗巴手里买了一只科比翁送给萨克拉门托：听姑娘说过，没有任何东西能像科比翁鸟那样让她动心，以优美的歌声撩动她的乡愁。

各庄园、塔瓜拉斯火车站甚至伊塔布纳市的人都要求购买，多多·贝罗巴驯养的鸟儿供不应求。只有经过长时间的交谈，捕鸟人才满心不乐意地、怀着深深的悲伤离开它们。他不肯把鸟儿卖给随便哪个来买的人，成交前他必须先弄清买主是否真的喜欢动物，是否是没有心肝的斗鸡场老板，养鸟儿是不是为了斗鸟打赌。

在他的理发馆里，有一只火斑鸠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

即使用世界上的全部黄金他也不肯出卖：小鸟儿啄他的脚指，落在他的肩头或蓬乱的头发上挑出几根白发。有不少人想买，但他一概拒绝，如果对方仍然纠缠，他便失去惯有的耐心。要是听不到它那美妙而响亮的叫声：“火灭了！火灭了！”他怎能活下去呢？人们经常看到，他坐在门前一个木箱上，鸟儿在他头上啄着他蓬乱的头发。

不料，一天夜里，脚夫们的喧哗声已经平息，空场上一片寂静，多多·贝罗巴从睡梦中惊醒，听见火斑鸠发出欢快的叫声：东方还没有出现鱼肚白，它该在笼子里睡觉呢。他从席子上站起来，在黑暗中倾听：鸟儿们确实都在睡觉，叫声来自外边，像是在执着地呼唤。莫非是一只迷失方向的小鸟急得发了疯吗？谁知道是不是翅膀受了伤，不能继续飞翔，正向他求救呢？

为了不惊动熟睡的鸟儿，他没有发出任何响动，轻轻爬到门口。出了门，还没有走两步，就看见桑安在濛濛细雨里蹲着呢。在黑暗中看见他出了门，残废姑娘微微一笑，站起身，向他张开了双臂。

河水泛滥，险些冲毁托卡亚格朗德。

1

大雨倾盆，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上校的雨衣上滴着水。他在铁匠铺门前下马，把缰绳交给陪他来的保镖纳扎林诺——他是热里诺的弟弟，弟兄两个都是上校的亲信。

“到仓库去等我。”

卡斯托尔·阿布杜因受宠若惊，在门口大声欢迎庄园主：

“请进，干亲家。你的教子已经出生了，来看看吧，多漂亮的混血儿！”

上校也是混血儿，可是这一带有贫富之分，对于庄园主们来说，只有像若泽·尼克那样漆黑的黑人而且以其种族自诩的上校才不算白人。“黑人若泽·尼克！漂亮的百万富翁！”他骑在白头大马上，甩着银柄马鞭高声说。在收获季节来到之前，罗布斯蒂亚诺上校给圣若热教堂的主持马利亚诺·巴斯托神父送了一份布施，献到战神神龛上；另一份交

给巫师，献到大自然的主宰、狩猎神奥舒西的神龛上。在教会之神和巫神之中，总会有一个能保证风调雨顺，让可可开花结果，免受灾害威胁，收成好于往年。此愿非许不可，而且十万火急：科布拉斯河上游的大雨下个不停。

上校脱下雨衣，放在火炉边一块大石头上晾着：婊子养的混帐天气！

“我收到了口信，来看看干亲家母。她怎么样？”

“快活得像只小鸟，不住嘴地笑。”

上校当教父的承诺由来已久。在向上校偿还修建铁匠铺时借的债时——正如慷慨的债主答应的那样，什么时候想还就还，每次还多少都行。“不用忙，蒂桑，别着急”，每次收钱时上校都这么说——蒂桑宣布：

“有一天我结了婚，一定要请你和伊萨贝尔太太为我的头一个儿子举行命名礼。”

“我非常乐意，蒂桑。”

黑人履行了诺言。虽说算不上结婚，但毕竟同居了，其实是一码事。后来，迪娃肚子大了，蒂桑见上校来到托卡亚格朗德，对他说：

“上校，我成家了，你的教子有信儿了。”黑人又洋洋自得地加上了一句：“下种的时候好快活呀！”

确实快活，在吊床上呻吟不止。他和迪娃更像一对恋人，从来不曾红过脸，生过气，而且总是形影不离，手挽着手，说着悄悄话，不时亲吻一下。人们都说他们是天生的一对。蒂桑叫她“黑女人”，“我的黑女人”；迪娃叫他“我的白人”。迪娃把头偎依在他宽阔的胸前，蒂桑则张开大手抚摸她越来越大的肚子。两个人都焦急地等待着。

铁匠铺那个动人心弦的凌晨终于来到了。收获季节即将开始，运送干可可豆的驴队明显减少。夜里，迪娃感到一阵阵疼痛的时候，蒂桑跑到后院，拿来事先绑在番石榴树上的公鸡杀掉，以供奉众神，然后才去找科罗卡。

接生婆来到以后不久，亲人们跟踪而至：万热·莉娅和迪诺拉。迪诺拉的肚子大得出奇，不禁使人认为，让泽的那玩艺儿不同凡响，他妻子必定生下一对。卡斯托尔面带愠色，非要留在躺在席子上的迪娃身边不可，却遭到拒绝。一旦停止呻吟，迪娃就朝他笑笑，看那勇敢的样子，倒像个老练的产妇。

“滚出去！”科罗卡推了黑人一把，命令说，“去向神灵乞求保护吧。”世上的权威莫过于接生婆。

蒂桑勉强按捺住心头的焦躁，坐在神龛前等待着。“可怜的牲灵”和“送上门”卧在他的脚下。它们也心神不定，鼻子在空中嗅着，竖起耳朵，眼睛盯着黑人朋友。它们知道，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

听到婴儿第一声啼哭，卡斯托尔猛地跳起来冲进屋里。科罗卡手里托着刚刚出生的沾着血迹的孩子，借着黎明的光亮让大家观看：蒂桑和迪娃、万热和莉娅，还有腆着大肚子的迪诺拉。黑人感到自己的心越来越大，眼睛也湿润了。打从自以为长大成人以后，他从来不曾掉过眼泪，即使在冬末得知叔叔克里斯托旺·阿布杜因去世的消息时也没有哭过。叔叔生前也是个铁匠，而且担任巫教乐队的首领。蒂桑对迪娃说过，如果是个儿子，就让他叫克里斯托旺，像养育我的叔叔一样；如果是个女儿，你就给她起个名字。

2

他请脚夫罗米欧·达·卢斯给圣塔·马里亚纳庄园的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上校带去了口信：

“别忘了告诉上校，他的教子出生了。”

罗米欧·达·卢斯跟热里诺一起来问候迪娃，看看蒂桑的儿子。前来看望的人络绎不绝。济尔达送来了一件婴儿衫和亲手织的一双小鞋；法都尔从箱子里找出一个带小金手形饰物的项练挂在克里斯托旺的脖子上以驱灾避邪。头一批到的人当中还有巴斯蒂昂·达·罗萨和阿毕加伊尔——她也腆着圆圆的大肚子，虽说怀孕较早，分娩却比迪娃晚了三天。

“要是生个女的，”石匠师傅说，“等两个孩子长大了，就让他们到一块儿过吧。现在就说定。”

庄园里，收获已经结束，晾晒可可豆的工作已接近尾声。由于新开垦的土地上收获极好，整个产量大大超过人们的预见和希望，比前一年成倍增加。上校们的家里钱满为患，巴西银行在伊列乌斯和伊塔布纳分行以及各出口公司的支票雪片似地飞出。在游乐场里，庄园主们噼噼啪啪地打开香槟酒，向情妇们赠送宝石戒指、金手镯和珍珠项链。一个上校若想真正受到尊重，必须有两个家：民事家和军人家。在民事家里有在教堂举行过婚礼的结发妻子，她是一家的女王，负责照看家庭，尽母亲的义务；在军人家里，有花枝招展的情妇，她床上功夫娴熟，是个欢乐的女伴，不仅能赏心悦目，让肉体

享受，而且受人艳羡。

在城里的大街小巷，在乡间的路上，人们小声议论，说上校们为了显示挥金如土，用五百米尔雷斯的钞票点雪茄烟。看来此话不假。据说，为了庆祝丰收，达马济奥·德·卡斯特罗上校在伊列乌斯的一家游乐场举行令人难以忘怀的晚宴。席间，上校本人或他的儿子泽吉尼亚学士（各种说法互相矛盾）曾燃着一张五百米尔雷斯的钞票为“咪咪万达”点烟，为这位火红头发的波兰女郎点香烟之后，又用这张钞票点着了自己嘴上那支圣费克斯出产的苏迪埃克牌手工制雪茄。

雅辛塔·科罗卡的收获也同样丰富：一群婴儿。没有一个夭折，而且不是七个，而是一连九个。既然在冬天的濛濛细雨中托卡亚格朗德河两岸只有七个孕妇来来往往，为什么能生九个呢？正如好事的人们所预料的，迪诺拉生了一对女儿：马尔塔和马利娅，两个孩子只有半小时之差。这是科罗卡接生的头一对孪生姐妹，她洋洋得意地说是“一对布娃娃”。第九个——其实是头一个——是埃洛依·科迪尼奥的妻子夸拉西芭生的，这对夫妇来自雷孔卡沃。从他们嘴里，卡斯托尔得知了叔叔克里斯托旺·阿布杜因的死讯，并且了解到转而潜心于圣母院事务的男爵夫人虔诚的举止。虽然年岁大了，赤道的太阳晒得她更显苍老，但奔放的性欲不减当年，仍然生机勃勃，积极活动。在一场场闹剧中，她享用了不少在教堂充当辅祭的男孩，而且不计较肤色，但保持着往日的习惯：更喜欢皮肤稍黑的上帝的侍从。

夸拉西芭和埃洛依重操旧业，盖起了一间简陋的房子，开始用牛皮和木头制作皮靴，做工精细，技艺高强。夸拉西芭早已怀孕，险些把孩子生在路上。她是头一个产妇，埃斯

坦希亚女人泽非莉娜为这次生育热潮扫尾，在河水猛涨的那天晚上生下了个男孩。

在雅辛塔·科罗卡手上一连生了五个女孩，四个男孩。万热太太说她那双手能带来好运，这赞颂的话不径而走，附近的庄园都打发人来请她。是她救活了塞藤布里奥·亚鲁达上校的妻子——产妇和婴儿——把怀孕七个月的早产和难产转危为安。贝亚特莉斯太太正在位于塔瓜拉斯和托卡亚格朗德之间的庄园主住宅休息，等待到了预产期就前往伊列乌斯，由伊斯马伊尔·阿尔维斯博士接生，无论从学问还是从资历来说他都是理想的妇产科医生。不料突然出了事，一时手忙脚乱，立刻打发人骑快马去请科罗卡，让她火速赶来。她及时赶到，与死神较量，没有胆怯。莫非真的没有胆怯吗？

3

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上校送给干亲家母迪娃的礼品足以与其身分匹配。他收获了五千阿罗巴可可豆，在一群群绵羊上烙上他的印记，还拥有无数头大牲畜：牛、牛犊，还有两头斗牛——上校用重金从米纳斯吉拉斯州腹地买来的，是有名的斗牛饲养家阿尔弗雷多·马沙多上校从国外进口的斗牛冠军的后代。礼品是崭新的五百米尔雷斯的钞票。

“这是伊萨贝尔送给干亲家母的，让她给教子买点什么。”

前来祝贺，自然欢声笑语。然而，蒂桑发现平时谈笑风

生的庄园主举止异常，似乎有什么心事。他没有贸然询问，但上校本人在门口告别时说：

“我很担心，蒂桑，非常担心。”

“不知道我该不该问，上校，为什么呢？”

“河的上游一直下雨，而且越下越大，河水猛涨，不知道会出什么事。但愿上帝保佑平安。为了保险起见，我已经采取措施，把牲口赶到牛犊场那边去了，那地方你去过。”

这里的雨也下个不停，河面越来越宽。庄园主和铁匠在门口停了一会儿，眼望着乌云密布的天空，耳听着林中呼啸的风声。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上校冒着倾盆大雨启程之前，又说了一句：

“我最担心正开花的可可树：秋收可能遭殃。但愿上帝让雨停下来。”

4

在妓院里，人们称西赛罗·莫拉先生为高锰酸钾博士。他是最主要的可可出口公司——科夫曼公司——的代表，经常骑着一头叫“信封”的毛驴来往于科布拉斯河一带。“信封”脚步缓慢，小心谨慎：在泥泞坎坷、时而有悬崖峭壁的路上行走，骑手的安全要靠牲口的素质。

即便在穿过丛林中新开辟的道路，在窄小的木板房里歇息的时候，西赛罗·莫拉先生依然衣冠楚楚，不肯解下蝴蝶领结，不肯解开领扣和浆洗得整整齐齐的袖口，外衣口袋上

总是露出手绢的一角，表链斜挂在西服背心外面，头上发蜡锃亮，头发从正中分开——这是最新发式，仿佛去参加上流社会的晚宴。在一定意义上说确实如此，因为他尽量在庄园主们的住宅过夜，而他的到来总是使厨娘和女佣们欢喜若狂。他身材瘦小，每餐吃得不多，最喜欢的不是美味佳肴，而是庄园的女佣们。

西赛罗·莫拉先生最好的主顾是小庄园主们。他们在夏收和秋收之间需要钱花，不能像大庄园主们那样等到收获时卖好价钱。西赛罗·莫拉先生以公道的价钱提前订购下一季收获的可可，预付货款。他在这些小庄园里喝着咖啡或热尼帕波酒讨价还价，拍板成交，而吃住和过夜则更喜欢在大庄园，那里饭菜讲究，女佣们美不胜收。

真是美不胜收，个个年轻、干净。跟她们躺在一起，他心里踏实，没有得传染病的危险。在这一带的妓院里，花柳病漫延，只靠当地奥妙的草药治疗。刚刚来到这连鬼也不下蛋的地方，西赛罗·莫拉先生就在塔瓜拉斯一家妓院染上了淋病，后来转为慢性，恐怕终生难以治愈。从此以后，每逢出门都带上高锰酸钾：不得不让那玩艺儿受受委屈，拿妓女发泄的时候，先要她用高锰酸钾溶液清洗阴部，否则不肯上床和付钱——只要能满足要求，他绝不吝啬。只有在万般无奈地情况下才去找妓女。搂着女佣们他感到保险，因为一般来说她们只让上校们占有过，自然干净、健康。他也不讨厌已婚女人，最喜欢刚刚失去处女膜的小姑娘。西赛罗·莫拉先生，好一个风流角色！

在科布拉斯河一带，西赛罗·莫拉成了个尽人皆知的人物。在他那神气十足的皮包里，除了收购和付款账本之外，

还带着一沓彩色水印圣像，以同样的怜悯之心分送给上校夫人、庄园女佣和妓女们。这礼物总是大受欢迎。

偶尔能看见西赛罗·莫拉先生在阿拉伯人法都尔·阿博达拉的店铺前跳下“信封”，喝两杯烧酒，打听女人们的情况。

“我的朋友法都尔，这儿有新牛来吗？我指的是刚断奶的母牛犊。”

在夏收之前的一个雨天，可可收购者开始奔波，来到托卡亚格朗德，又向法都尔提出了每次必问的问题。土耳其人指了指披着麻袋站在小桥上的残废姑娘：

“有人捅了她的处女膜，现在男孩子们都跟她干。这个大个子也是一个。”他指的是在水井边洗酒瓶的杜瓦尔利诺。

西赛罗·莫拉先生还小声详细询问她多大岁数，事情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么小的妞儿，那玩艺儿像朵鲜花，还来不及染上性病，叉开腿为的是快活，不图钱财，这正合他的心思。他一口把杯子里的酒喝干，朝小桥走去，眼中欲火熊熊。

5

法都尔·阿博达拉一面给偶尔过往此地的顾客斟酒，一面望着铅灰色的天空，琢磨着使人心惊胆战的消息。在他满是油渍的柜台前，人们议论纷纷，做种种假设和预言，不时惊叹几声。土耳其人也忧心忡忡。

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上校冒雨前往塔瓜拉斯之

前——和他来到时一样，大雨如注——到法都尔的店铺来告别，喝了一杯酒以预防已显露症状的感冒，又提到了他心中的焦虑：

“我到依列乌斯去一趟，马上回来。十五年没见过这么大的雨了，看来情况不妙。”

从依塔布纳得知不幸的消息，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也风风火火地赶回“好望”和阿塔拉亚庄园，那里的可可正面临危险。卡肖埃拉河河水猛涨，淹没了庄园，冲毁了土地，好好的可可田变成了一片沼泽，农工们被迫逃往费拉达斯一带。损失惨重：正开花的夏收可可付诸东流。

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也不轻松。他先把埃尔内斯蒂娜太太送回伊列乌斯舒适的宅邸。启程之前，这位圣洁的太太在萨克拉门托的帮助下在“教堂”圣约瑟的像前点上了几十支腊烛。萨克拉门托这姑娘对男女主人忠心耿耿，勤劳正派——上校暗暗加上一句：在男主人旧愁新忧煎心的时候，她偎在怀里更加温柔、热情。如果上帝不为蜡烛和许愿所动，如果科布拉斯河上游的暴雨和卡肖埃拉河上一样下个不停，那么不仅夏收无望，秋收也危险重重。

不仅像罗布斯蒂亚诺上校和纳塔里奥上尉这些土地所有者们鸣钟报警，就连伐木工人、雇工、前往城市和火车站的行人以及仓惶逃离的妓女们也一再惊叹：“河水猛涨，可可难保！”佩德罗·西加诺也被大雨驱赶到托卡亚格朗德躲藏：

“已经没有道路了，到处是一片泥泞，运输队也过不来。我在这里呆些日子，等上帝让天气放晴以后再走。”

法都尔·阿博达拉的店铺生意兴隆。他站在柜台前，倾听人们惊心动魄的述说和不祥的预言。所有的人，庄园主和

农工、妓女和手风琴手，大家都担心开花结蕾的可可，都担心夏收和秋收。

他发现，人们纷纷估量卡肖埃拉河洪水泛滥造成的损失，但对活人的命运都漠不关心。逃荒的人群吃住无着，聚集在费拉达斯一带，无人关心，甚至无人怜悯。他曾打听过那些倒霉的生灵处境如何，得到的回答冷淡而模糊，说是已经出现了黑热病。几个零星的患者倒无须惊恐，如果形成瘟疫，尸体就会堆积如山。

二十多年以前，法都尔·阿博达拉来到了可可之乡，成了伊列乌斯人——先成了不折不扣的伊列乌斯人，后来才取得了身份证明。在大木箱里一个泛黄的信封里，保存着伊塔布纳公证处的证明，上面写着男孩子的出生时间、地点、“肤色：白”等等，还记载着他在某教堂接受洗礼，教名叫法都尔。出生地是离马库科不远的阿拉卢亚马庄园，父亲是二等书记官、妓院的常客乌巴诺·马杜雷拉。所以说，他是当地出生的、地道的巴西人。来自世界另一边的男人、女人，尤其是孩子们，在二等书记官蹩脚的笔下都摇身一变，统统成了巴西公民。律师马尔西奥·科斯塔·多·阿马拉尔学士签上大名、盖上印章，以证明文件属实，同时把可观的钱装进腰包。

应当把事实讲个一清二楚，说明他们都是善良的巴西公民。法都尔几乎忘记了在伊列乌斯下船登岸的日期和情景。当时他还年轻，远涉重洋来找他的同胞埃米里奥·卡利姆，并在这位巴扎尔·亚历山大酒馆老板的柜台上辛勤劳作，学会了经营。然而，既然来到了亲爱的故乡就不肯再寄人篱下，他随着可可树率先来到了托卡亚格朗德。

西赛罗·莫拉先生本该在各庄园为科夫曼出口公司收购

可可，不料突然把名叫“信封”的毛驴拴在店铺旁边，来到柜台前。虽然一路泥泞，外衣袖子折皱，但仍不失原有的整齐，小心翼翼地不把衣服弄脏。法都尔心里纳闷，经纪人不一如既往见面先打听女人，询问有没有母牛犊到来，而是满脸阴云，惶惶不安：

“我的朋友法都尔，情况不妙，没有一个人肯成交。我留在这里等雨停了再说吧。”

法都尔煞是奇怪：在托卡亚格朗德等着？高锰酸钾博士一直在塔瓜拉斯停留，那里有他的远房亲戚。土耳其人暗自寻思：总有一天能在柜台前了解事情的原由，无须像个多嘴多舌的孩子一样好奇地打听。

6

科罗卡跟着特尔西济奥朝河对岸埃斯坦希亚人住的房舍走去。穿过小桥的时候，她发现河水汹涌怒吼着向前奔流。一簇水莲顺流而下，两片绿叶之间有一朵纤弱的蓝色小花高踞于波浪之上，完整无缺。小河是人的密友，不仅奉献鱼虾，提供水源，而且让人们洗澡，洗衣服，谈笑嬉戏消磨时光。月明星稀或者新月朦胧的夜里，一对对男女到河里谈情说爱，拥抱着潜入温暖的水中或躲进芦苇丛中，发出阵阵荡气回肠的欢快的叹息。现在，它无端变成敌人，向人们发出雷鸣般的威胁。科罗卡是这样想的，但没有说出口，她不想让前来要求帮助的人更加心焦。

小伙子绷着脸，脚步急促。理所当然：妻子泽菲莉娜开始感到宫缩，一阵阵轻微疼痛。他一时乱了方寸，赶忙冒着倾盆大雨朝下蛤蟆街的小木板房奔去。等到宫缩厉害了或者产妇阴部出水时再想办法就太晚了，必须马上去找接生婆，刻不容缓！

“事情紧急！快走，科罗卡太太！”

快走！听到急切的召唤，立刻走出家门，自己也心惊胆战——这种事科罗卡遇到多少次了？她强忍住心头的紧张和惧怕，到了出事地点开始指挥战斗时才能平静下来。名符其实的战斗，对手是阴森森的死神。现在，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比以往更加惊慌，因为时间刚刚下午三点，而阴沉的暮色早已在托卡亚格朗德降临。

走吧！她笑着说，为的是安慰特尔西济奥。随后，在头上披一条蔴袋，前去为泽菲莉娜接生。从制靴女人夸拉西芭算起，是第八次了；如果考虑到迪诺拉生的是双胞胎，这该是第九个婴儿了。双胞胎，啊，那是个多么神奇的夜晚！

阵阵狂风险些把科罗卡瘦小的躯体卷走。过小桥的时候，她不得不拉着小伙子的胳膊。雨太大了，谁也不肯迈出家门一步，可分娩的日期不由产妇选择。为伊尔达接生的时候，粗通教会事情的莱奥卡迪娅太太说过，出生的日期和时间早就写在上帝的日历上了。科罗卡对老人的说法不以为然：如此说来，有的孩子早产，莫不是神灵在计算怀孕和生产的日期时出了差错？你说呀？莱奥卡迪娅太太对科罗卡的胡说八道报以微笑，这女人罪孽重重，是个异教徒，竟敢亵渎圣灵。好在后来天晴了，由于上帝的祝福，母子平安。埃斯坦希亚女人们个个善于生孩子，至少伊尔达和珐乌斯塔都

分娩顺利，泽菲莉娜肯定也不例外。只是丈夫们性子太急，听到妻子头一次呻吟拔脚就往接生婆家里跑。科罗卡命令他们做准备的时候，发现他们个个像安布罗西奥一样，勤劳、团结而又聪明，总是想出种种办法，制定五花八门的方案庆祝婴儿降生。他们在这里定居不久，爱热闹的本性未泯，寻找种种借口组织舞会，如果可能的话还拉上塞尔希培州人和当地居民参加，不肯让一个星期天无声无息地度过。伴奏不成问题，四个男人组成了小乐队，演奏得好坏无关紧要：瓦瓦和特尔西济奥弹吉他，加布里埃尔弹四弦琴，雅德里诺凑合着吹笛子，况且还有两个小伙子——泽里托和雅依尔——也能充当吉他手，至少不会丢人现眼。莱奥卡迪娅太太是助兴的好手，随时拉几个人唱支小曲。

阿尔塔米兰多的羊圈前头是个小山包，桑安放牧的羊群在上面自由自在地繁殖。埃斯坦希亚人在那里开出了一片片土地，种上了木薯、豆类、玉米和番薯。女人们负责照料菜园，出产最爱吃的蔬菜：秋葵、吉罗豆和南瓜。莱奥卡迪娅太太说：

“我就爱吃这些……”塞尔希培州的习惯来到了依列乌斯的餐桌上，产生了新的口味和喜好。

他们还打算开辟一片果园，栽种桔子——甜桔比蜂蜜还甜；小叶桔比胆汁还苦，但用它的皮能做出最可口的甜食——，还有柠檬和橙子。此外，各种野生的果树多得很。一丛丛香蕉，果实的颜色和种类各不相同，但都有益于病人恢复体力。莱奥卡迪娅太太懂得宗教，但更会做甜食，在埃斯坦希亚的时候以做饮料和果酱为生，常常顾客盈门。等埃斯坦希亚人在规划好的土地上建起果园，托卡亚格朗德的集市

上的水果会多得卖不出去，莱奥卡迪娅太太打算把余下的运到塔瓜拉斯市场。现在全家人只有一间大草房，里边隔成几块让各对夫妇和孩子们居住。他们打算最近建各自独立的房屋，至少四间。

与伊尔达和珐乌斯塔一样，泽菲莉娜分娩非常顺利，既不像伊佐拉那样费力，也不像迪诺拉那样生双胞胎。知道泽菲莉娜即将生产，纷纷猜测婴儿是男是女，还有人为此打赌。在托卡亚格朗德，任何事情都可以打赌，并且什么都可以当赌注：猫、狗、会叫的鸟儿、精巧的鸟笼、没有发条的钟表、火药枪等等。前一段生了四男四女，现在该由泽菲莉娜打破性别平衡了。行家里手们各自根据孕妇肚子的大小和形状作出判断，投下赌注。

直到晚上九点，生下了个女孩，莱奥卡迪娅太太宣布名字已经取好：雅辛达。雅辛达？别这样！应当这样，干亲家，是你为三个埃斯坦希亚女人接了生，谁比你更有资格享受这份荣耀？不，我没有资格，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反正不该这样做。科罗卡被这突如其来的主意搅懵了，失去了惯有的风趣，显得有点难为情了。

一切顺利，科罗卡用可可肥皂洗了洗手——可可肥皂，埃斯坦希亚人的另一发明——喝了一杯珐乌斯塔熬的咖啡，随后饮了一口加布里埃尔递来的白酒。她不肯让人陪她回去——陪着？哪有这种事？过小桥的时候，她才吓了一跳：河水咆哮着汹涌而来，像脱缰的野马，漫过了小桥，在桥板上奔流。还没有走到门口，就听见一声令人胆寒的轰鸣。

7

科布拉斯河上，暴雨不止，洪水掀起巨浪，怒吼而下，胡作非为，横扫一切，冲破千年的河岸，淹没了托卡亚格朗德。“让人毛骨悚然”，后来土耳其人法都尔回忆道。

洪水涌进丛林，动物仓惶逃窜，蛇蟒、虎豹、猴子、小鸟、野猪乱作一团，有的往树上爬，有的朝地里钻，又懒又笨的棕猴从这个树杈跳到那个树杈。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在湍流中无力地挣扎，不久就能看到许多家畜野兽的尸体随水漂流。

随着那声巨响，睡梦中的人惊醒了，等待发生祸事的人站起身来，大家一齐朝门外跑去。河水东冲西撞，越来越猛，吞没遇到的一切。风助水势，在空中旋转呼啸。托卡亚格朗德要彻底完蛋了。黑暗中闪出几个人影，有的举着油灯，但马上被风吹灭；有的高声呼叫，至于是提醒别人、求救还是下达命令，谁也弄不明白，因为狂风吞噬了喊声。耳边只有吓人的水声和阴惨的风声。

一个男人飞跑而过，那是木匠卢皮斯西尼奥，他要和小桥在一起。莫非想用手托住，用血肉之躯保卫小桥吗？女人们涌出下蛤蟆街，从毛驴街也来了不少人，他们聚集在空场上，晕头胀脑，乱作一团，呼喊声和哭叫声连成一片，谁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该怎么办才好。

比恐惧和绝望更能震撼人心的是阿拉伯人法都尔·阿博

达拉雷鸣般的喊声。只见他紧握拳头大骂苍天！那雷鸣般的吼叫压过了风啸，盖过了狂涛。

8

头一座倒塌并被急流吞没的建筑是年深日久、老朽不堪的大草棚。它的残骸带走了人们对欢乐和悲伤的记忆。人们在夯得像水泥板一样坚实的土地上跳舞的时候，土耳其人法都尔用游乐场的词汇给它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舞厅”。不过，它同时也是脚夫和过往行人的宿舍，他们在里边点起火堆烤腌牛肉或者煮咖啡。人们围成一圈打牌，它又成了赌场。一旦发生口角和殴斗，还充当刀光剑影的战场。另外，它是一座舞台，人们在里边闲谈、唱歌：风流轶事，儿女情长；戏曲小调、提琴、四弦琴和土制乐器。前往伊塔布纳求医的病人途经这里，它又充当医院的病房。若是有人死去，亲朋好友和过路的陌生人便把它作为举办丧事的教堂，一边喝酒一边追思死者生前的功绩和美德。大草棚又是调情和恋爱的场所。在那里，男人和女人眉来眼去，淫荡地嬉笑；有的一见钟情，有的反目、分手；在那里产生了多少美梦，又有多少美梦化作泡影。那里又是交恶、愤怒和争斗的所在，暴力行为往往以流血和死亡结束。

很久以前，披荆斩棘开辟道路以缩短运输队行程的勇士们在那里盖了一座小草棚，在这块美丽宜人的地方投宿的人们想起了刚刚发生的大埋伏，于是就给此地起了这个名字。

后来，过往脚夫越来越多，当地居民不断增长，妓女们生意更加兴旺，伐木工人和农工云集，土耳其人建起了店铺，钉掌的铁匠也盖上了门面，显然有必要有个更宽敞的场所。

几乎所有的居民都为建大草棚出了力，只有几个男女置身事外。卡斯托尔应埃皮法妮娅的要求打算庆祝圣若奥节，人们齐声响应。其实，就在庆祝活动当中决定了修建大草棚并分配了任务。这不算干活，实在是娱乐：砍下棕榈叶，挑选竹竿，用葛藤编织篱笆，打地基和上顶棚。

“简直是个节日。”佩德罗·西加诺说，他正路过此地，决定在托卡亚格朗德停留一些日子，跟众人一起忙碌，并指挥节日庆祝活动。他建议大棚在圣安东尼奥节夜里提前竣工，全体居民一致热情支持。

在托卡亚格朗德这座简陋而欢乐的舞厅里，手风琴手曾使多少次聚会陡生光辉？太多了，而且一次比一次热闹，他本人说不确切，别人更弄不清楚。然而，参加了头一次舞会的人谁也不会忘记那个夜晚，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死亡，亲耳听到了宣布生命永存。

舞会一开始就热闹非常，达莉拉、埃皮法妮娅、科蒂妮娅和祖莱扎等妓女叽叽喳喳地争吵，着实让人开心。要使聚会热火朝天，最好的节目莫过于一群妓女七嘴八舌地拌嘴。所以，舞会进行得人人满意，直到发生冲突的时刻——牲口贩子们要强行拉走妓女。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事情以悲惨的葬礼告终。

一颗流弹打死了科蒂妮娅。这令人惊奇的妓女身材娇小，富于同情心，性格坚强，会做甜食，善于酿造果酒，带有修道院的风范。她是在修道院长大的，为了更好地为上帝

效劳，首先为性欲旺盛、专门喜欢小姑娘的葡萄牙血统的修士努诺·德·圣马利亚消愁解闷。提到科蒂妮娅，人们总是充满怀念之情，科罗卡把她比作一只小鸟。

挨那一枪之前，她和其他所有在场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外地人，安分守己的平民百姓和权势显赫的富户，全都听见了法都尔·阿博达拉以在此地生活劳作的大家庭的名义大声宣告：在托卡亚格朗德，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这是当地人的座右铭。在这洪水泛滥、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托卡亚格朗德即将在洪水中消失的时刻，再次听到土耳其人以人口更多的大家庭的名义说话，不能不使人回想起他当初宣布的座右铭。这句话应当刻在托卡亚格朗德的市徽上——可惜它既不是城市，更没有市徽——象征着生命必将战胜死亡。

9

水上漂浮着七零八落的棕榈叶，人们在其中发现了西赛罗·莫拉的东西：赛璐珞袖口的硬领汗衫、蝴蝶领结和一条裤子。值钱的斗篷和皮靴到哪里去了？卡夫曼公司的代表、杰出的公民和可可收购者本人呢？如果在大棚过夜，大概是披上斗篷、穿上皮靴出去看洪水了。

10

大棚倒塌以后，妓女们的茅屋和土房一类的简陋住处也被污浊的流水冲走了。她们几乎一无所有：破床、草席、千疮百孔的麻布被单、陶器和多种用途的洋铁罐。好一个一贫如洗的游乐场所。

只有一座木板屋还孤零零地勉强支撑着，那是很久以前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为老太太科罗卡和小姑娘贝尔纳尔达建造的。房子里进了水，破旧衣物和其他日用物品漂出屋外。充作摇篮的木箱被急流冲走，撞在一棵大树上，粉身碎骨。

黑人妓女埃皮法妮娅刚刚来到这一带的时候，男人们打坯伐木，为她草草盖了一间小房。这个楼身之地虽然多抵挡了一阵，最终还是不能逃脱厄运，轰地一声倒下，变成一堆烂泥。时过境迁，一个个小妓院付诸流水，下蛤蟆街徒留虚名。

11

听见巨响，科罗卡慌里慌张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喊贝尔纳尔达，不等她把嫖客打发走就抓起孩子，蹚着水往外跑。

风太大，只得弯着腰前进。临出门还说了一声：

“我带孩子到上尉家去了，你快点！”

贝尔纳尔达在石阶下面追上她，喘着粗气说：

“这雨是怎么回事，干亲家？从来没见过……”

科罗卡把孩子还给她：

“光下雨还好……更糟糕的是河水淹了……你还不知道？”

“我正接客呢……你到哪儿去？”

科罗卡已经转过身去，贝尔纳尔达拉住了她的胳膊：泥水在两个女人的腿间奔流，狂风吹得她们站立不稳。

“泽菲莉娜刚才生了孩子……我去看看她和小女孩……帮她干点什么……”

小山脚下人影匆匆。贝尔纳尔达想也没有想阻拦老人，放开她的胳膊，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开始上坡以前还说了一声：

“我把孩子留给济尔达教母就去找你。”

“还是留在这里好，有很多人需要帮忙。”

“看情况吧。”

科罗卡小心翼翼地走下台阶，竭力保持平衡以免滑倒。贝尔纳尔达继续上山，看见埃杜迎面走来：

“我来帮你！把孩子给我！妈妈正等着你呢。”

“不用了。你要到哪儿去？”

“牵头毛驴，骑上去告诉父亲。他在阿塔拉亚，还什么也不知道。”

这时候，两个人听见一声巨响，大棚倒了。她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朝漆黑的夜里张望。风像鞭子似地抽在脸

上。埃杜飞也似地跑下山坡。

“快！”

贝尔纳尔达接着上山，怀里的孩子哭个不停。济尔达太太的身影出现在凉台上，只见她快步朝贝尔纳尔达走来，伸出双臂：

“把孩子给我！”

这时候，来到了教父母的家里，贝尔纳尔达才吓得瑟瑟发抖：既不是怕洪水带来的危险，也不是担心死亡。这些算不了什么。她怕的是人心的善良无私。科罗卡曾经告诉过她，在这个世界上，妓女一旦生了孩子必须准备遭受苦难，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儿子留在妓院带上耻辱的印记，遭人白眼，要么母亲离开自己的骨肉，痛断肝肠。

大大小小的事件同时发生——小事并非不重要——其速度之快如同洪水冲出河岸，四处奔流，淹没了整个谷地和小山脚下一样令人难以置信。“简直成了大海！”热里诺老人说。这比喻也许不尽恰当，因为他从来不曾见过大海。

居民们听到河水的轰鸣离开住处，发现外边水已经没过小腿。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惊呼一声，又涨到了大腿根，随后又淹没了高个子的肚子、矮个子的脖颈。上午，天昏地暗，仿佛黑夜仍未结束。洪水舔到了法都尔的下巴。人们有的爬上了小山包，有的挤在蜿蜒通往上尉家的石头台阶上。

一个恶梦般的夜晚。一开始人人胆战，险些酿成全体居民的恐慌。洪水还没有到半人深的时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着手采取措施。妓女们大惊失色，手足无措，跌跌撞撞地从铁匠铺跑到店铺，呼喊着向卡斯托尔和法都尔求救，有几个歇斯底里发作，还有的宣告世界末日到了。其他人拥到空

场，用即将埋入地下的肉眼看见在短短几分钟里毛驴街半数以上的房舍倒的倒，塌的塌。一间间茅屋像树上熟烂了的水果一样掉在洪水中。这些房子都是人们刚刚到来时临时草草盖起来的，他们本不打算长期居住，不料却在这里定了居，生了根。只有几间比较结实的砖瓦或石头房子还能支撑，不过，大水已经从门窗涌进屋里，主人全都逃之夭夭。

惯于和毒蛇猛兽为伍、常常在打埋伏的路上与死神周旋的杀手们个个胆量过人，从不肯认输，与胆怯无缘，这一次却突然遇到了强手的威胁——疯狂的洪水打家劫舍，吞噬动物，狂风把大树连根拔起，托向空中——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应付，感到束手无策。火器——手枪、速射枪、大口径步枪，白刃武器——匕首和尖刀，统统无济于事，需要的是另一种勇气。

人们惶恐、犹豫、走投无路，把法都尔团团围住，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想挺身而出，尽量减少损失，有不少事情可干：只要顺着土耳其人果断的手势朝四周看上一眼就明白了。法都尔斩钉截铁，向上帝说了最后几句话，准备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

首先，他先让店员杜尔瓦利诺恢复常态，清醒过来：那家伙几乎吓昏了头，干出丢人现眼的事情来。看到西赛罗·莫拉先生的衣物在水上漂浮，传话筒脸色苍白，颤抖不止，两眼圆睁，指着汗衫和裤子像个小孩子似地高声嚎叫，大有精神失常的症状，似乎在为妓女们的哭喊声加油助威。必须立即制止这恶劣的先例，否则别人会纷纷仿效，全都歇斯底里，后果不堪设想。法都尔没有在规劝上浪费时间，而是使用了已被证实过的有效药方，朝传话筒耳根啪地一巴掌：

“脓包，看你还闹不闹！”

立竿见影，杜尔瓦利诺立刻安静下来。如果说还没有完全恢复理智，至少咽下了心头的恐惧，马上开始工作。胆小、脓包，都不是说明店员精神状态的恰当词汇，应当说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产生了幻觉。他时而颤抖一阵，张开嘴像是要说点什么，但又马上忍住，把恐惧藏在心里。老板当面下了命令，他不敢争辩。

为了重新恢复被动摇的士气，阻止恐惧情绪蔓延，法都尔给每个人分配了应担负的具体责任——不是分配，而是强行布置，不得违抗。河对岸的居民由蒂桑·阿布杜因和巴斯蒂昂·达·罗萨负责，他们由于和塞尔希培姑娘同居而成了他们的亲戚。

13

上尉的家里人越来越多，到上午已经挤得满满的。那里，最垂头丧气的人也感到安全，对一切都不再害怕，甚至面对无法控制的大自然的力量也无所畏惧，上帝的愤怒和惩罚对他们也无可奈何，因为这所房子位于小山顶上，而且属于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所有。

转移到上尉家的除了婴儿和产妇之外，还有一个名叫阿尔济拉的妓女，她正发高烧，走不动路，是巴尔比诺背上来的。在满是人的客厅里，贝尔纳尔达的儿子纳迪尼奥正在蹒跚试步，上尉的其他儿子跑过去搀扶，引起阵阵笑声。贝尔

纳尔达下去帮助，向那欢乐的无忧无虑的人群投去不满的目光。

把孩子交给济尔达照看以后，迪娃也顶风冒雨奔下山坡，穿过水深齐腰的空场，去了解河对岸亲人们的消息。无论如何也要去，不管洪水多么凶恶，不顾事前蒂桑有言在先：你留下照顾孩子，其他事由我来管。

孩子们睡在双人床上，病人占了埃杜的吊床。一片混乱，女人们哭哭啼啼，男人们脸色阴郁，沉默不语。济尔达想做点什么减轻大家的担心，让可怜的逃难者们重新振作起来。照纳塔莉娜太太说的请大家祈祷肯定无济于事，悲凉的圣歌只能雪上加霜。济尔达走到唱机跟前，摇上弦，放好唱片，音乐声款款流出，声音越来越高，淹没了祈祷声，盖过了洪水的轰鸣和狂风的呼啸。

14

最初的惊恐过去以后，人们表现出了固有的勇气，齐心协力抵御灾害。在店铺里，他们帮助法都尔和杜尔瓦利诺把库存的货物全都放到靠近屋顶的最高的货架上；在畜栏里，人们把牲口赶到小山包上，以免被急流卷走。这是个极为难办的差事，好在所存牲畜不多，只有一头奶牛，一头牛犊和一头打算宰杀的公牛。罗布斯蒂亚诺上校早有准备，把大批肉牛赶到了伊塔布纳，在那里恢复膘情以后再送往屠宰场。人们又聚集到可可仓库，抢救因为科夫曼公司的运输队迟迟

不来而堆积在那里的干可可豆。

数以百阿罗巴计的可可豆摊放在地板上，一时间混乱不堪。在无数男女志愿者的帮助下——女人们停止哭泣，转而在忙乱中寻开心——热里诺和其他仓库看守员用建小桥剩下的木板做了个类似碗厨的架子，防止正准备装口袋运走的可可被淹没。尽管如此，一部分产品还是被水浸泡，等级从优降到良或者中。现在只剩下争论由谁来为损失承担责任了：是上校还是出口公司？在伊列乌斯，庄园主已经提醒过公司的头头库尔特·科夫曼：快！托卡亚格朗德谷地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连日大雨威胁着地里的可可开花结果，如果科布拉斯河像卡肖埃拉河一样泛滥成灾，库存的干可可豆也难免遭受危险。

佩德罗·西加诺以令人惊叹的勇气主动承担起寻找独木舟的任务。在这危急的情况下，独木舟成了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小船拴在对岸，自然应当由塞尔希培州人来管，但手风琴手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径自去了。杜尔瓦利诺再次举止失常，险些又挨一耳光。他对小船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执意要陪佩德罗·西加诺一起去，但法都尔限制他的活动，不让他离开左右，他只得遵命。

不知道是因为土耳其人下了命令还是出于自己的主意，杜尔瓦利诺把一些破布在沥青里浸过，捆在竹竿上，做成了几个风吹不灭的火把，用来在黑暗中照明。这样，人们得以及时挽救了几头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家禽家畜，找回了一些认为早已丢失的用具，把母鸡赶到番石榴和腰果树上，把猪和猪崽引到山坡上。人们并不关心这些家禽、家畜和用具属谁所用；如果有一天出现奇迹，洪水退去，它们的主人会很快来

寻找。

并非因为没有人祈祷和许愿：裁缝纳塔莉娜太太头上顶着她挣钱谋生的百灵鸟牌缝纫机蹚过危险的湍流，爬上滑溜溜的台阶，来到上尉家里，在这之前她向受苦受难者的保护神圣马利亚许下了大愿，还不停地唱圣歌，当然没有见到效果。梅伦西娅也乞求圣灵宽恕，怜悯众生。不用说，妓女们同样向上帝祷告：她们罪孽深重，声音到不了上天，融进滔滔的洪水，和茅屋顶上的腐朽的棕榈叶一起漂向远方。

梅伦西娅一向敬畏上帝，获得了上天的好感，她的祷告马上见效。借泽·卢伊兹举着的火把的光亮，她看见砖瓦窑里养的那条大蟒缠在一棵树干上，夹杂在破烂东西之中顺流漂浮。认出了是自己饲养的动物，梅伦西娅冲过去把它拉住，放在一棵还没有冲倒的雅卡果树上。随后出现了一个令人吃惊又惹人发笑的奇特景象，非常值得一看：大蟒缠在她丰满的胸脯上，跟她一起穿过奔腾的洪水。这是个惊人的夜晚。在托卡亚格朗德，人们大开眼界。他们有理由哭，有理由笑，有理由恐惧，有理由疯狂。

15

多多·贝罗巴正在兴头上，听见河水的轰鸣，如大炮怒吼，似死神嚎叫，想从里卡尔迪娜身上爬起来。巨浪掀翻了面粉作坊的大门，淹没了两个紧紧搂抱着的身体，冲得他们在地上滚了几滚。多多挣扎着站起身来，又帮助里卡尔迪娜

站起来，跑到外边去看。水已经涌进地里，吞没了玉米田。

独眼姑娘前来阻拦，说留在这里安全，但他一反往日彬彬有礼的习惯，猛地把姑娘推开，顶着风雨，蹚着急流走了，一心想着笼子里的鸟儿：

“放开我！”

来得太晚了，理发馆已不复存在，鸟笼和鸟儿全都被水冲走了。似乎为了减轻驯鸟人的悲痛，不让他流下泪水，吉多从水里捞回了他的理发椅子，椅子上站着那只火斑鸠。多多的眼睛湿润了，拿起小鸟，放在前胸，温暖着小牲灵的身子，这时候他才朝椅子看了一眼——这是剩下的唯一财产——，因为他多方寻找，没有见到鲣鸟的踪影。

16

蒂桑·阿布杜因和巴斯蒂昂·达·罗萨留下女人和孩子们——克里斯托旺和奥蒂丽娅——让他们跟冬末生的头一个孩子、制靴匠的女儿玛丽娅·罗莎呆在一起，便结伴走出上尉的住宅下了山。皮靴在水面漂浮，像一只只顶风冒雨的小船。

木匠卢皮斯西尼奥仍然在守护着小桥，济尼奥劝他离开，他硬是不肯，于是留下来陪他做伴。同吉多和卢皮斯西尼奥一起修建起了小桥的巴斯蒂昂·达·罗萨得意洋洋地说：

“这才算得上让人肃然起敬的工程呢。我们干得不错

呀，干亲家卢皮斯西尼奥！”小桥是托卡亚格朗德的骄傲。

“直到现在它还顶得住，就看以后怎么样了。你们要到哪儿去？”

“去看看那边人们安排得怎么样。”

“把孩子们送到上尉家里去。”黑人说，“你跟我们一起去好吗？也许需要帮忙呢。”

“我们去吧，爸爸。”小伙子说，“留在这儿有什么用？”

“一点用也没有，这我明白。可是，我们为这小桥出过力，受过累，它就像个孩子一样。要是有什么危险，我该跟它在一起，你跟他们去吧。”

“我不去，留下来陪着你。”

他们在面粉作坊里遇到的头一个人是科罗卡，她那干枯的胳膊里抱着刚刚出生、取名叫雅辛塔的孩子。地上的几个大瓦罐里分别放着其他几个婴儿：迪诺拉的孪生女儿、伊尔达和珐乌斯塔的儿子。只是不见伊佐拉的孩子，他正吃奶呢。伊佐拉的乳房又黑又大，奶水多得很。男人很少，都去寻找独木舟了。

生性好动的少年男女们不情愿地留在这里。女人们默不作声，空气沉闷，凄凉。巴斯蒂昂·达·罗萨说了句笑话，想打破这死一般的寂静：

“这一罐一罐的木薯粉蛋糕可真馋人呀！”

除了两三个少年人之外，只有坐在磨盘上，两条腿泡在水里的莱奥卡迪娅太太被工匠师傅的笑话逗乐了。安布罗西奥觉得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说了一句：

“要很久吃不上木薯粉蛋糕了，也磨不成面粉了。木薯

全都完了，河水把庄稼冲走了。一切全都失去了。”

万热太太朝丈夫迈了一步，堵住了他的嘴，不让他再悲叹下去。悲叹有什么用处呢？

“老头子，你说得对，河水冲走了几件东西：庄稼、房子、牲畜。可并没有把所有东西都冲走。地还在这儿，要是上帝允许的话，我们重新种嘛。”

另一个埃斯坦希亚人阿芒西奥说：

“看样子上帝不允许。要是靠他……”

莱奥卡迪娅太太坐在磨盘上表示同意万热太太的看法，训斥那个心灰意懒的年轻人：

“住嘴！你胡说些什么？万热太太，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都还活着，谁也不能把土地收走。我只求上帝让我们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还让太阳出来一会儿……”巴斯蒂昂又说起笑话来，“万热婶婶，还记得我向你许过什么愿吗？等洪水退了，我先给你盖房。不要以为我忘到脑后了。”

在小小的面粉作坊里，人们挤得无法动弹。蒂桑打听阿尔塔米兰多、他的妻子和女儿的消息。从埃斯坦希亚人嘴里得知，夫妻二人留在地里忙着抢救喂养的几头猪，洪水吞噬了他们的茅舍和猪圈。谁也没有看到残废姑娘，她到处乱跑，出门和回家都没有一定的时间。也许跟羊群在一起，躲到小山上去了。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前去寻找独木舟的男人们打断了，他们带来了不幸的消息。

果然不出所料，独木舟踪影全无。人们把它扣在了下游的贾亚果树下，那里河宽水深，没有礁石浅滩。怎么能指望小船仍然留在原处听候主人差遣呢？河水成了无可争议的唯

一的主宰，为所欲为，独断专行。安布罗西奥说，本来就不该去找。佩德罗·加西诺跟农民们一起回来了，他们是在贾亚果树下遇到他的，见他脸色阴沉，正在喃喃自语。

黑人卡斯托尔不等别人谈起独木舟的去向就说：

“快走，趁小桥还在，不然就完了！”

科罗卡走在前头，让石匠和铁匠看了看婴儿：

“多漂亮的小家伙！”

她脱下汗衫，把孩子包得严严实实——这孩子是一根线，维系着生命，维系着希望。

17

羊群站在小山包上，一动不动，如同一尊尊石雕像。突然其中一只狂奔乱跑，其他的也毫无理由地紧紧跟随。在这荒凉的景色中，只有羊群表明生命永存。

达斯·多雷斯和阿尔塔米兰多把肥猪、母猪和猪崽往小山包上扛。一共十几头，重得很，步步艰难。八只猪崽丢了三只。说起猪崽，不由得想起了桑安。她到哪里去了？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为什么不露面？她最喜欢抱着猪崽摇晃，给它们唱催眠曲。

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谁也说不准桑安的去处。为了她，父母都无计可施，如同背着沉重的十字架一样。她是个有残疾的姑娘，上帝没有给她正常人的头脑，不可能对她严加管教。管倒是管过，但无济于事。看到阿尔塔米兰多常常

为女儿操心，达斯·多雷斯一再说：

“随她去吧。上帝把她造成这个样子，就由上帝管吧，我们没有办法。”

达斯·多雷斯担心丈夫了解实情之后会在一气之下把可怜的姑娘打死。

确实如此，没有办法。阿尔塔米兰多想听从妻子的劝告，放手不管，免得头上冒火。可是，当桑安回到家里，喂羊、抱着猪崽或者跟着大人在集市上卖货的时候，当她跑过来搂着父亲的脖子的时候，这个腹地人虽然没有什么表示，但心里感到欣慰。他的女儿是个蛮不错的姑娘，没有头脑不是她的过错，生下来就这样。如果有谁该承担责任的话，那就是上帝，上帝不肯怜悯她。她长得俊俏，傻里傻气，在这一带极易受人欺侮，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最好还是不去想种种不幸。

把猪运到山包上，两个人筋疲力尽，达斯·多雷斯深深呼了口气，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庄稼没法挽救了。阿尔塔米兰多说：

“我到那边去看看。”

“干什么？”

“去找找她，一定要找到。”

“我跟你一起去。”

“为什么？你留在这儿照看吧。一个人单独去和两个人一起去都一样。我要么把她带回来，要么弄清她的下落。”

只能弄清下落，不可能找回来。上帝给了她生命，同样也能给她死亡，达斯·多雷斯心里想。阿尔塔米兰多下了山包，走进齐腰深的水里，弓着身子顶风冒雨走了，去寻找他

的女儿了。达斯·多雷斯双手捂着脸哭起来。

18

阿尔塔米兰多在越来越深的水里东奔西跑，到处打听女儿的下落——是不是看到她了，在哪儿，跟谁在一起，在干什么。看到他那懵头转向的样子，杜尔瓦利诺深深动了心，决定再次与法都尔·阿博达拉的怒火较量——杜尔瓦利诺最敬畏老板，对他唯命是听。

"法都尔先生，请不要介意，我必须去……"

"我的上帝，去哪儿？你以为还不够……"

"我亲眼看见……"

"孽种！你看不出现在不是胡闹的时候吗？"

"我以母亲的灵魂发誓，我看见他们两个，桑安和西赛罗先生，在独木舟那儿。佩德罗·西加诺先生也看见了。"

"为什么不早说？"

"我早就想说，你不让。"

店铺老板和伙计没有走到放独木舟的贾亚果树下，也没有得到桑安和西赛罗·莫拉先生的最新消息，因为有更艰巨、更紧急的任务需要他们完成。从塞尔希培州人嘴里得知了独木舟已经不知去向，佩德罗·西加诺说晚上亲眼看见疯姑娘和科夫曼公司的代表一起朝贾亚果树那边去了。至于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他一无所知。听到那声巨响以后，两个人逃走了还是被洪水淹没了？

走到小桥和面粉作坊之间，法都尔和杜尔瓦利诺碰见了那一大群塞尔希培州人。尽管情况紧急，但他们走得很慢，要照顾刚刚分娩的泽菲莉娜和孩子们，还要不时互相提醒小心一些。男女老少，不肯安静的孩子们，还有河这边来的人：科罗卡、卡斯托尔、巴斯蒂昂和佩德罗·西加诺。看到这般景象，土耳其人脑海里浮现出一个遥远的记忆：小时候看到的从沙漠里来的骆驼队，贫苦，不幸。两者多么不同，又何其相似！

直到遇见这逃难的人群，法都尔才估量出这场灾难的全部分量。在此之前，他来不及想到河对岸的农夫们：除了房舍以外，洪水还毁坏了所有庄稼，托卡亚格朗德被彻底摧毁了，河两岸只有贫穷和不幸。事情刚刚按照他的意愿发展，他刚刚开始收获坚韧不拔所结的果实。黎巴嫩天主教的慈善的上帝又一次来考验他了。善良的上帝？应当千刀万剐！带来灾难和痛苦的上帝！狠毒！乖张！混帐！无赖！

19

继续寻找桑安和西赛罗·莫拉是白费力气：作为参照物的独木舟不见了。蒂桑建议，把女人和孩子们安全转移到上尉家以后组织人在附近彻底搜查，寻找失踪者。托卡亚格朗德有那么多新居民，谁能说除了这两个人以外都安全无恙呢？把所有的男人都召集起来——“我不是男人，但请把我也列入名单。”科罗卡说。巴斯蒂昂对这个主意的可行性表

示怀疑：

“只要河水还在上涨我们就什么事也干不成。过不了多久连路也无法走了。从现在起，情况只能越来越糟。”

谁也没有想到，济尼奥像个幽灵似地出现了，他是来求救的。河水冲走了小桥上的木板。卢皮斯西尼奥急疯了，说是如果洪水冲毁了工匠们用汗水和高超的手艺精心建造的工程，他就要自杀。

洪水越涨越大，越来越凶。蒂桑和木匠学徒前去估计小桥遭破坏的程度。法都尔用两只大手举起尊敬的莱奥卡迪娅太太——她瘦得皮包骨头，却满怀活下去的愿望——放在肩头，让她的两条腿夹住脖子！

“舒服吗，大婶？”这句话是对老太太说的，随后又对大家喊：

“无论如何也要过桥，谁也不能留在这儿，否则非死不可！”

虽然不容易，但所有的人总算过了河。黑人潜入水里，证实洪水只冲走了桥板，支撑桥板的粗木桩还在，在河底固定得十分牢靠，没有冲垮。卢皮斯西尼奥松了一口气，认为可以利用桥桩过河。

立即组成了人桥：十二根桥桩上各站一个男人，把婴儿一个个传递过去，但小雅辛塔除外，因为科罗卡不肯把孩子交到别人手里。她估量好距离，蹬着一个个桥桩，小心翼翼地过了河，随后其他男女也用同样的办法到了对岸。玛乌斯塔和伊佐拉滑倒了，掉进河里，吃了几口水，但没有遇到危险。几个逞强的人游泳过河，瓦瓦险些在急流中淹死。

几个少年把面粉作坊的门板当作小船使用，南多手持一

根木棍充当舵手。他们专门打捞家畜和用具，在这充满恐惧与痛苦的混乱之中，他们却开怀大笑。对他们来说，洪水不是什么灾难，而是妙不可言的游戏，动人心弦的冒险。船长和水手们站在海盗船上，喜气洋洋，乐不可支。

莱奥卡迪娅太太从法都尔肩上下来，跟产妇们一起爬上通往上尉家的台阶以前，先询问了达斯·多雷斯的情况。在河对岸，曾见她往小山上运猪和猪崽，但阿尔塔米兰多在面粉作坊前经过、打听女儿下落的时候却是独身一人。不能把她一个人丢在对岸，无依无靠。

法都尔和蒂桑交换一下眼色，谁也没有说话就朝刚刚离开的河对岸走去。

20

心急如焚，加上洪水的轰鸣，土耳其人和黑人没有听见迪娃的喊叫。她声音很高，夹带着哭腔：怀里抱着“送上门”的尸体，这条母狗是跟她过河时淹死的。

迪娃跳进水里，游泳过河去帮助对岸的亲人们。坐等亲人的消息，无法忍受。她没有发现从上尉家出来时母狗“送上门”就跟在后头，只是到了对岸朝四周观望才知道大事不好，可惜已经太晚了，急流把母狗卷进河里，撞在水下的石头上。迪娃看见水面冒出鲜血，后来才发现尸体浮出水面。

迪娃终于追上了母狗的尸体，她游泳时像一条鱼，难道不就是条美人鱼吗？“送上门”的头撞开了花。迪娃不能让它

混杂在别的家禽家畜里被水冲走。蒂桑回来以后，两个人在墓地那座小山上挖了个坑，把它掩埋了，许多少年在一旁观看。一连几小时，公狗“可怜的牲灵”站在标明坟圹的那块石头旁边，不停地哀鸣。

21

桑安和西赛罗·莫拉的尸体在河的下游一堆水莲中找到了。下午，纳塔里奥·达·丰塞卡得到济尔达太太要他回来的口信，返回的路上看到了那两具死尸。

在阿塔拉亚庄园，埃杜不得不跑遍每一块土地寻找纳塔里奥，他正陪着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察看可可园呢。大雨影响了开花结果，危险仍在延续。上校和上尉绷着脸诅咒坏天气，估量造成的损失。

“请为我祝福吧，上校先生。请为我祝福吧，爸爸。妈妈让我来告诉你，洪水正在毁灭托卡亚格朗德，真是吓死人。”

“上校，请允许我去看看，明天，最迟后天就回来。”

真是吓死人，埃杜就是这么说的，让人心碎。雨小了，河水不再上涨，但仍然急流滚滚，在丛林里蔓延。在爬上小山回家之前，上尉在谷地各处转了一圈，黑色母驴的四只蹄子溅起朵朵水花，大部分人躲到了山坡上，他上去停住脚步跟大家谈天，叫着每个人的名字，倾听他们的叙述和慨叹，为孩子们祝福。他没有说这场洪水是小事一桩，也不说什么

世界末日到了，而是请大家提出意见，洪水退了之后应当怎么办：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对人们的意见和建议，他都仔细倾听，还同几个人讨论了重建托卡亚格朗德的计划。

“我的朋友埃洛依，你想过在什么地方重建皮靴作坊吗？你呢，安布罗西奥先生，打算增加庄稼地吗？”他们一起做出决定，敲定细节：“该在托卡亚格朗德建一座妓女公寓了。雷苏，你不认为这样吗？”雷苏点头称是。

他召集了几个志愿者把桑安和西赛罗·莫拉先生的尸体运来，又打听到了阿尔塔米兰多的下落，知道这位腹地人回到对岸的小山包上照看留在那里的家畜家禽，随身带着方糖、一块腌牛肉和一瓶甘蔗酒。夜间被蒂桑和法都尔救出来的达斯·多雷斯对两个人表示感谢，但是跟着丈夫回对岸去了，她不肯远离丈夫。在店铺里，上尉对法都尔说：

“我去告诉他们这个消息。”

“要我陪你去吗，上尉？”法都尔问，“这是个难办的差事，阿尔塔米兰多受不了。”

“干亲家，你最好留在这儿张罗葬礼。”

夜里，纳塔里奥才回到家里，向聚集在那里的人们问候：从八十岁的莱奥卡迪娅太太到出生不满一天的婴儿雅辛塔。大家把他团团围住。济尔达怀里抱着贝尔纳尔达的儿子：

“我要收养这孩子。”

上尉点头同意。宅院里，济尔达生的和收养的男孩和女孩们争着跑过来：为我祝福，爸爸。每个孩子都有印地安血统，长得都像白人和印地安人的混血儿。

22

傍晚，在火炬照耀下，人们用吊床把两具尸体直接抬往墓地。没有合适的地点进行沉痛的守灵，众多的生者不能喝着甘蔗酒回忆死者的美德。桑安头脑简单，可长得俊俏，常给当地人带来欢乐，有谁不喜欢她呢？

总是有一群小男孩吵吵嚷嚷地跟着她。在独木舟旁边，在山坡的草地上，在阳光微弱的丛林里，常有小伙子把她按倒，干那种事情，不晓事理的蜥蜴爬过去观看。不仅年轻小伙子们，而且成年男人也拿她享乐，她最喜欢的也正是这些成年人。如果举行守灵仪式，人们必将颇动感情，议论纷纷，心中暗暗思忖：谁知道在回忆往事、吐露实情的谈话中能不能澄清桑安的处女之谜呢？谁胆敢冒上帝的盛怒，捅破她的处女膜呢？人们满有把握地知道，阿乌雷里奥、济尼奥和杜瓦尔利诺这三个低能儿谁也没有干成这桩差事。那么是谁呢？手风琴手佩德罗·西加诺？驯鸟儿的多多·贝罗巴？吉多？巴尔比诺？硬领上打蝴蝶结的西赛罗·莫拉？

不会是西赛罗·莫拉先生。他不过在姑娘失去童贞以后顺手牵羊发泄一下性欲而已。关于西赛罗先生，也有许多话题：从高锰酸钾这个外号的起因谈起，说到爱清洁的怪癖，对女佣喜好，头油的香味和脑袋正中显眼的发缝。在科布拉斯河一带，他是个重要人物，代表出口公司收购可可。代替他带着装有文件和帐本从一个庄园到另一个庄园的人将是谁

呢？能不能像他一样分发人人渴望的小圣像呢？不论谁来代替，都不会像他那样衣冠楚楚、令人开心。只要妓女们满足他的要求，他从不讨价还价。

根据众多的分析家们的看法，当时不会游泳的西赛罗·莫拉先生到“贵妇浴盆”水浅的地方洗澡，桑安是为救他淹死的。在绝望中，他使劲搂住残废姑娘的脖子不肯松手，使姑娘无法动弹。谁也不想评论这件事的是非：没有守灵的热闹气氛，还是忘掉为好。

阿尔塔米兰多和达斯·多雷斯太太抬着放女儿尸体的吊床。上尉和法都尔抬着西赛罗·莫拉那瘦小的躯体，死者穿着皮靴和斗篷，眼睛惊恐地睁得圆圆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了送葬队伍：若泽·多斯·桑托斯和克腊拉太太，安布罗西奥一家和埃斯坦希亚家族。只有莱奥卡迪娅例外，她不喜欢去墓地。临时住到小山包上去的毛驴街居民和成群的妓女们下来了。梅伦西娅在胸前划着十字，嘴里颂着万福马利亚。又是一个难解之谜：是谁从成堆的水莲当中采了一朵一尘不染的小蓝花放在了桑安的手指间？

公墓位于山坡上，没有遭受水灾，完好无损。坟坑旁边长着巴婆树、香蕉树、腰果树和樱桃树，俨然是个野生果园，郁郁葱葱，万紫千红，香气扑鼻。沿着一个个坟头走过去。人们可以讲述托卡亚格朗德的全部历史，从很早以前那似是而非、朦朦胧胧的传说到今天尚未退去的洪水带来的灾难。

23

洪水猖狂了三十多个小时。第二天夜里，雨下下停停，水位开始下落，慢慢缩进河床。湿热的太阳照着泥泞的土地，荒凉的景象更加触目惊心。

河流两岸，一片破败凄凉：庄园受淹，庄稼被毁，家禽家畜死亡。居民点上剩下为数不多的几间砖房和石头房，五六间坯房，可可仓库，畜栏，砖瓦窑，铁匠铺和土耳其人的店铺以及小山顶上的上尉家的住宅。下蛤蟆街，仅保存下科罗卡和贝尔纳尔达那间木板房。

在各庄园里，可可地——尤其是位于河边的——损失惨重，但比战战兢兢地预料的还轻一些。似乎河流仍然沿袭在整个伊列乌斯大地上固有的传统，兴趣在于扫平人们的住处，而不在毁坏可可园。

几天以后，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由纳塔里奥·达·丰塞卡和黑人埃斯皮里迪昂陪同前往伊列乌斯，看望在那里祈祷、许愿、求神问卜了解天气情况的埃尔内斯蒂娜太太。路过托卡亚格朗德的时候，看到这里水坑遍布，到处残垣断壁，人们还在收拾残留的东西。上校惋惜地摇摇头，叹息说：

“干亲家母说得对：完了，彻底完了，再也不能恢复原来的样子了。”

这话是对上尉说的，也是对法都尔和卡斯托尔说的。这

三个人，还有佩德罗·西加诺，正在店铺柜台前边喝酒。一丝微笑在纳塔里奥唇上闪过，他没有提高声音，仿佛无须加重语气：

“对不起，上校，听我告诉你：你必将看到，托卡亚格朗德会比原先好两倍！”

他看了看其他人，希望所有人都在身边：热里诺老人和科罗卡，卢皮斯西尼奥和巴斯蒂昂，巴尔比诺和吉多，梅伦西娅和泽·卢伊兹，多多·贝罗巴和河那边的人们：

“不只我一个人这样说。请问问法都尔和蒂桑，问问暂时住在小山包上的随便哪一个人。”

他朝门外一望，在夏日明亮的阳光下，景色又恢复了往日的美丽：

“我没有听说有谁因为闹水灾而离开了托卡亚格朗德。连妓女们也没有走，她们可是居无定地的。人们只谈论盖房子，盖洪水冲不垮的房子。以后你一定跟我回来一次：你会看到托卡亚格朗德，一个让你赞叹的托卡亚格朗德。”

大棚竣工的那一天，热病蔓延。

1

佩德罗·西加诺外号叫吉卜赛人。如果他果真是吉卜赛血统，那么某些妓女的错觉就显得有根有据。她们认为，这位浪迹天涯的汉子准时来到托卡亚格朗德是由于他具有非凡的功能。然而，吉卜赛人只是他的绰号，人们把每逢发生重大事件时必在此地一事归功于手风琴手的智慧：谁也不相信纯属偶然。

“亲爱的，你能猜出什么时候举办聚会，对吧？”见他迈进“本德罗儿媳”妓女公寓的大门，妓女阿娜丽娅大为诧异，“你怎么知道的呢？”

“一只小鸟儿落在我肩上，对着我的耳朵叫了几声。你还不知道我跟鸟儿是知己吗？要发生什么事，它们都来告诉我。”

他一连几个月没有露面。由于脚夫们带来的消息，人们又不能以为他已经死了：他在各处为舞会助兴，逢人便打听

托卡亚格朗德。这么长的时间不肯来一次，无法解释。有人说佩德罗·西加诺被此地惹恼了。恼火了还是伤了心，只能如此。

究其原因，或许与桑安死在西赛罗·莫拉先生怀里有关。这种说法一直没有得到证实。不过，如果佩德罗以为由于他头一个在独木舟上跟桑安干了那种事她就没有在那里跟别人再干过，那就说明此人对残废女人这一极为特殊的家族一无所知。人们偶然相遇，信口交谈，纯属道听途说，并无真凭实据。佩德罗·西加诺从来不曾吹嘘过是他捅破了桑安的处女膜。即便别人提起此事，他也往往王顾左右而言他。

不论是因为未卜先知还是智慧过人，不论是由于火气已消还是怀恋之情难忍，反正在新的大棚开幕典礼的日期刚刚定下他就来了。你看，他正在店铺柜台前，小口啜饮着法都尔·阿博达拉为表示热情欢迎送上的甘蔗酒呢。

“怎么能缺席呢？是谁主持的前两个大棚的开幕仪式？即便死了，我也要从坟圹里爬出来赶到这里参加。”

开幕仪式定于星期天举行：九月七日。这一天恰恰是巴西宣布独立的纪念日，只有土耳其人法都尔想到了这一点，他是托卡亚格朗德绝无仅有的消息灵通人士和爱国者。对其他人来说，独立日是个空幻抽象的无稽之谈，毫无意义。在蒂桑看来，只有七月二日算得上个重要日子，那一天雷孔卡沃市的学生们举办庆祝活动，举着花花绿绿的旗帜，抬着印地安人和白人男女混血儿的雕像游行。七月二日，印地安人用弓箭与刺刀把葡萄牙人赶出家园。所有的节日中就数这一天重要。

“就等你来了。”法都尔说。

我怎能不来呢？痛苦的腔调表明手风琴手多么愤愤不平。是谁参加了修建前两个大棚？难道不正是他吗？还记得吧，法都尔先生？比起头一个来，第二个大棚可以称得上是宫殿了。是啊，头一个建得太寒酸，在小河和山丘之间的旷野上，用四根木头支起来，上面盖了几片德登树叶子。那天阴雨连绵，寒风刺骨，为了缩短路途而用砍刀和驴蹄子打开这条道路的脚夫们草草支起了那个简陋的过夜之地。当时佩德罗·西加诺就曾帮过忙，出过力。这不是笑话，不是胡编乱造，确实帮了大忙：为他们出主意，想办法。要建个棚子，仅仅凭力气不行，不用头脑便一事无成。他曾建议，为了庆祝建成大棚，为了驱散阴雨寒冷，举办一次舞会。舞会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一共八个人参加，除了脚夫和助手以及妓女们之外还有他，手风琴手佩德罗·西加诺。

“你们去问问拉扎罗，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陈年旧事，连土耳其人也不了解。不过，拉扎罗还活着，赶着驴队来往于马里亚多庄园和伊塔布纳之间，他可以证实或者否认流浪汉所说的这番话。当时一共三个妓女，当然还记得其中有科罗卡，也没有忘记另外两个的名字：玛丽娅·格列兰已经过世，多卡尔莫后来跟牛贩子奥塞伊亚同居了，不再以出卖肉体谋生。佩德罗·西加诺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还提到法都尔如何建起店铺，出售甘蔗酒、腌肉干和方糖。

怎么能不来呢？托卡亚格朗德发生的每个重要事件，不论好坏，手风琴手必定在场，用他那架破手风琴——啊，应当说那架神奇的手风琴——为聚会和舞会增光添彩。在餐桌上，他是个欢乐的陪客，酒量过人；跟妓女们在一起，他是

个招人喜欢的漂亮小伙子。居民们经历过的一切殴斗和灾难，他都以同样的态度亲身参加过，从热里诺老人所说的托卡亚格朗德“还是个只有四个妓女和一个酒馆的落脚点”时发生的杀手们的一次次杀戮，到最近险些毁掉这个居民点的洪水。

“你知道吗，佩德罗先生？人们都说连博阿文图拉上校也要来参加庆祝活动呢。”百事通杜尔瓦利诺说。

“感谢上帝！上校从前就喜欢舞会和年轻女人，那时候他还年轻，不过没有现在这样富。”

“至今喜欢年轻女人。”

说到女人，土耳其人想知道他的朋友佩德罗·西加诺是否已经去过“本德罗儿媳”妓女公寓：

“那儿有个新来的，叫赛希……”他右手五指并拢，摸摸嘴唇，向空中抛出一个飞吻，算是对妓女的夸奖。

佩德罗·西加诺还没有去过。他刚刚来到，但绝不会不去领教那个妞儿：

“大棚，这将是我参加落成的第三个了。不过，托卡亚格朗德有了妓女公寓，我可从来没有想到。听别人说过，我还以为他们在胡说八道呢。”

请看，佩德罗·西加诺朝“本德罗儿媳”妓女公寓走去了。他目瞪口呆，下巴下垂，在居民点各处转了转，不时停下来和别人交谈几句，一再发出惊讶的叹息。在妓女公寓，他对女老板的床上技艺、阿娜丽娅的温柔和众人交口称赞的诱人之处都不屑一顾，经自去找早就看中的保丽尼娅·玛利斯卡。

2

伊列乌斯的土地富足而神奇：用一杯水能造就大海。在小路和大道上，脚夫、雇工、妓女、杀手、甚至上校们都对托卡亚格朗德的巨大进步议论纷纷。小小的居民点被可怕的洪水淹没——洪水的大小和凶猛程度也被夸大了——却竟然在沼泽中重新站立起来，不仅恢复了热闹的小居民点当初的模样，而且名声大震，成了个前途无量的繁华村镇：飞速进步，若非亲眼目睹，谁也不会相信！

当地人民没有一走了之，而是同心同德，团结得像一家人，最有身份的见证人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上校在伊列乌斯说。在短短的时间里，重新种上了庄稼、盖起了房舍。若要详细叙述托卡亚格朗德重建的过程，势必连篇累牍。如果说某些细节由于有趣或者包含着勇敢的精神而值得一提的话，那么大部分事实平淡无奇，大同小异，说起来恐怕会让读者生厌。

塞尔希培州人和腹地人又开始耕种土地，饲养猪羊。在石匠和木匠帮助下，他们建起了一座座住房，而且比原先的更坚固，更宽敞，数目也更多。由于工作量太大，小工们成了石匠，锯板工成了木匠，工匠们则成了指导一项工程的师傅。巴斯蒂昂想起了他许下的诺言，在为若泽·多斯·桑托斯和他女儿的外祖母克腊拉太太建住处以前先为万热太太和安布罗西奥把房子盖好了。诺言是谁都不肯偿还的债务，但

巴斯蒂昂是个正直的小伙子，偿还了债务，履行了诺言，这种事并非绝对没有。

居民们夜以继日，有的自愿帮忙，有的以工换工，有的将来用农产品或家禽家畜报答，有的等上帝给了好收成以后付钱，终于使村庄的地形大变。“地形”一词过分庄严，有吹嘘之嫌，不尽适用于托卡亚格朗德：他们改变了本地的面貌。

洪水之前，除了沿河岸修建的毛驴街那条主要街道以外，只有空场和稀稀落落几间房屋：店铺、铁匠铺，可可仓库和畜栏。远处是下蛤蟆街，除了一间间茅屋之外就是贝尔纳尔达和科罗卡居住的木板房。托卡亚格朗德就是这样一个风景美丽但偏远冷落的落脚点，直到洪水冲走了人们的记忆。

毛驴街变成了正街，两旁的门面色彩鲜艳、欢快。与正街平行的是后街：有人喜欢住得离小河远一些。在连结这两条街的小街道——当地人自豪地称之为大街——，有制鞋匠和他们的作坊。纳塔莉娜太太也在那里支起了缝纫机，顾客多得应接不暇，最近的一件衣服是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订做的：萨克拉门托的礼服，这姑娘迷住了博阿文图拉上校。

在下蛤蟆街，旧有的草房全被冲光，在原地建起了新草房。妓女们急需有个地方铺上席子开业。有几个已经在托卡亚格朗德扎下根的妓女——比如与卢皮斯西尼奥相好的尼尼娅——利用这个机会盖起了固定的住处。这样，一条土坯房形成的小街日益繁荣：漆成黄色的“本德罗儿媳”妓女公寓就位于小街路口。此公寓不以雷苏命名，而以她十五岁在阿拉卡儒市开始行娼时的外号为招牌。可怜的雷苏，四十岁时已经

成了块臭肉，现在更是无人问津，上尉给公寓起了这个名字。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值得一提，它足以表明整个居民点陷入建房的狂热：一些人把没有被洪水冲垮的住处推倒，另建更舒适的新房。砖瓦窑的产品供不应求。如果说泽·卢伊兹和梅伦西娅没有成为富翁，至少大部分居民欠下了他们的债务。这些债款都可望讨回：虽然由于涝灾夏收减产，秋季丰收还可以补偿。

洪水退后，小桥重新搭上了木板。卢皮斯西尼奥亲自去塔瓜拉斯买来了建筑材料、大铁钉和工具。

“现在，来多么大的洪水也不用怕了。”木匠对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上校说，似乎赢了一场并不存在的打赌，“你当时还以为我们建不成一座坚固的桥梁呢。除了上面的木板以外，整个桥身连动都没有动一下。要是按你的意思打赌的话……”

上校没有打赌，但并不因此就不出钱资助某几项工程。没有他的支援，大棚远不会如此气派。这位托卡亚格朗德荣誉居民指着它自豪地对科夫曼公司的新特派员卡尔里尼奥·席尔瓦说：

“这么顽强的人我从来不曾见过，在困难的条件下绝不肯低头。”

3

桑安死后，阿尔塔米兰多一连几天不言不语，疯疯癫

癫。达斯·多雷斯拼命地干活，重建被洪水破坏的庄稼和畜栏。阿尔塔米兰多坐在地上不停地切烟丝、用匕首刮平玉米叶。他唯一的事就是抽烟。

有一天，他突然变了。太阳高照，他看见桑安像往常一样坐在小山丘顶上：是来放牧羊群的，还在冲父亲笑呢。阿尔塔米兰多赶紧把达斯·多雷斯叫来，让她也看看。但是，母亲来了以后，桑安却消失了。阿尔塔米兰多明白了。只有他和羊能看见。

桑安并不每天出现，只是偶尔露面。达斯·多雷斯不肯相信。非常自然，因为这是父女间的秘密。为买牛宰杀到他的畜栏去过的牛贩子们说，阿尔塔米兰多缺了个心眼，但并不因此就不按约交货。缺了个心眼才使他活下来，加倍努力地干活。

4

虽然卢皮斯西尼奥一再坚持，尽管他的干亲家卡斯托尔和迪娃苦苦恳求，罗布斯蒂亚诺上校仍然不肯参加大棚开幕庆典。他甚至不为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带来的消息所动：阿塔拉亚庄园的主人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已经答应出席。

与此相反，重要的可可出口公司新任代表卡尔里尼奥·席尔瓦先生结束对各庄园的例行访问之后没有直接返回塔瓜拉斯，而是留在托卡亚格朗德参加舞会，下榻于中心公寓。

这个中心公寓是怎么回事儿？在关于托卡亚格朗德再生的简短叙述中，已经不止一次提及“本德罗儿媳”妓女公寓，并且连其门面的颜色、所处的准确位置——下蛤蟆街土坯房小街的拐角处——等细节都一一交代清楚。门牌号数不曾提供，原因很简单，还没有门牌。不过据好色的土耳其人法都尔说，人们对寄寓在其房间里的妓女们交口称赞。这再一次证明，自称正人君子的人们所作的报道往往失之于偏颇。“儿媳”公寓是妓女们的住所，淫乱之地，所以备受青睐，赞声不绝，而中心公寓显然由于其家庭特点而一直受到冷落。

不折不扣的家庭式公寓，门前挂的招牌上就是这样写的：以低廉的价格向访问本居民点的来往宾客提供食宿。一共两个房间，每个房间有三张帆布床和一个小号马口铁脸盆，后院放着一口水缸。对于瓦莱蒂娜太太和儒卡·达斯·内维斯先生开的中心公寓还有什么可补充的呢？瓦莱蒂娜太太除了是老板娘之外，还担任厨娘和端汤送饭，打扫房间的女佣，如果外地人博得她的好感或者多付一些费用，她便会跟对方眉来眼去。她长得不算漂亮，但也不丑陋，不过是有夫之妇这一点提高了她的等级，能引起男人们的垂涎。这些细节如同公寓里的臭虫如何嚣张一样，有待于住客们去发现。

澄清了两座公寓引起的误解之后，现在该回过头来谈谈贵客卡尔里尼奥·席尔瓦先生的情况了：在身体和行为举止上都与他的前任截然相反。西赛罗·莫拉先生身体矮小瘦弱，行动谨小慎微，而卡尔里尼奥先生则膀大腰圆，性情豪爽。

此人一头略带棕红色的头发，眼睛明亮，典型的黑白混血儿，多嘴多舌的人们说他是公司创始人克劳斯·科夫曼的私生子。否则，那德国人为什么把他送到德国去学习了好几年呢？克劳斯死后，其弟库尔特担任公司首领，立刻命令已故头目的被保护人返回巴西——私生子？可疑。肯定是妓女生的。年轻的卡洛里尼奥回到了伊列乌斯，依然自称为贝内迪塔·席尔瓦的儿子——贝内迪塔是个极其漂亮的黑人女子，生前曾为克劳斯端汤送饭，并温暖他那张德国大床。从此，这位在魏玛学习的学生来到可可出口公司会计室任职。

在庆祝大棚开幕的集会上，他显出了其性情中出人意料的一个方面：会要魔术而且乐于在众人面前露一手。在他的西服背心里还藏着许多令人咋舌的东西，在以后的关键时刻我们就会看到。

5

人们都热情地说，这是托卡亚格朗德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为精采的一次聚会：言之有据。请想一想，舞厅里——这才是名符其实的舞厅——玻璃油灯通明，而玻璃油灯是店铺里货架上的时新奢侈品，刚刚有几家用它代替传统的油灯。

我们不想贬低佩德罗·西加诺和他的手风琴为聚会上增加的光彩，只想顺便说一句，他不是唯一为舞会助兴的乐师。埃斯坦希亚人带去了他们的乐器：大提琴、四弦琴和口琴，演奏了塞尔希培州的流行舞曲。盲人迪亚戈和他的儿子

卢卡斯显示了他们在大提琴上的才华。上尉、卢皮斯西尼奥、法都尔和巴斯蒂昂·达·罗萨从塔瓜拉斯请来了一批贵客，他们是火车站站长洛林索·巴蒂斯塔先生，电报员，收税员，两三名商人，几位经纪人和妓院老鸨玛拉，陪同后者来的还有四个狂欢节的女明星。

附近庄园的雇工们很早就来到托卡亚格朗德，在“本德罗儿媳”妓女公寓和下蛤蟆街的茅屋或土坯房门前排起队：晚上举办舞会，妓女们将关门拒客。在那个星期天，妓女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听说科布拉斯河一带有一座大礼堂开幕，很多妓女从远近各地赶来参加。

卡尔里尼奥·席尔瓦先生表演的魔术节目大获成功，无法用语言描绘。观众们时而笑得前仰后合，时而吓得目瞪口呆，孩子们时而欢欣雀跃，时而胆战心惊。巨大成功，这个形容词绝非夸张，几乎所有的观众都未看过任何演出，对幻觉艺术和魔术手法一无所知。女人们不停地赞叹：“我的天！”，男人们神魂颠倒，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想些什么。

卡尔里尼奥·席尔瓦先生挽起外衣和衬衫袖子，奇迹开始发生，大家亲眼看到了，这不是脚夫们打牌作弊。这位科夫曼公司的职员不用手，而是用思想的力量把几枚镍币从吉多的口袋里转到了埃杜的耳朵后面，还从泽·卢伊兹的鼻子眼里掏出了几个干可可豆。只见他口中念念有词，指手画脚，随后用指尖从瓦莱蒂娜太太领口裸露的两个乳房之间取出了一块手绢，而在此之前他明明把这块手绢放在了阿乌雷里奥的上衣口袋里，谁也没有碰它一碰竟然不见了：莫名其妙。用纸牌玩起魔术来更是神奇。请看，一张张纸牌在手指间旋转，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又冒了出来。红

桃A和黑桃A变成了小王，两张Q化作了方块10，接着又从贝尔纳尔达蓬乱的头发里抓出了一张大王。观众们惊呆了，拼命往前挤，想就近看一看，看到了却又不肯相信。

“跟你打牌？上帝保佑！还不如跟魔鬼打呢！”脚夫泽·拉伊蒙多虽然多次跟作弊者赌博过，但见到这样的高手也胆战心惊。

法都尔·阿博达拉鼓起掌来，其他人跟着喝采。很多观众都想知道其中的奥妙——莫非他使用了障眼法？——另一些人则发誓赌咒，说卡洛里尼奥·席尔瓦先生是魔鬼的亲族。最激动、鼓掌最起劲的要数萨克拉门托姑娘了，原先她一直紧挨着济尔达坐在一把木凳上，眼皮低垂，望着地面。甚至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也不停地鼓掌，对卡洛里尼奥·席尔瓦先生大加称赞：了不起，先生！向你祝贺！如果朋友你愿意的话，可以到州府的剧场演魔术为生！

音乐家，业余魔术师，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尤其是有大名鼎鼎的庄园主出席，使大棚开幕典礼规模空前。人们早把多多·贝罗巴的理发椅子放在了大棚一端让上校落坐，旁边是临时开设的酒馆，杜尔瓦利诺卖烧酒、甘蔗酒和热尼帕波酒，法都尔从旁严密监视。

没有人敢请萨克拉门托跳舞。但是，开始跳瓜德利尔舞的时候，看到卡斯托尔正在组织舞伴，卡洛里尼奥·席尔瓦这个对当地某些情况不甚了解的外来人觉得一再为他鼓掌的姑娘颇具乡村女子的野味，便走过去邀请。这时候，济尔达已经和上尉走进舞圈，萨克拉门托独自坐在木凳上。看见卡洛里尼奥·席尔瓦伸着双臂等她跳舞，姑娘心慌意乱地垂下眼睛，结结巴巴地说了句什么，不知道如何是好。面带笑容

地注视着这一场面的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从理发椅上站起来说：

“请原谅，卡洛里尼奥，这位夫人已经答应别人了。她的舞伴就是我，你的朋友。”

萨克拉门托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马上抬起头来，朝等着她跳舞的上校腼腆地一笑。在众人惊奇的目光下，她双腿颤抖，随上校走进了舞圈。卡洛里尼奥明白了，马上去找贝尔纳尔达：太晚了，妓女已经有了舞伴。万般无奈，只得跟瓦莱蒂娜太太凑合，有她总比没有人强。黑人蒂桑拍手请大家注意，这一圈舞马上开始。他声音很大，说的是法语。

6

迪娃随着舞曲跳着，为蒂桑的机敏自豪——丈夫也有魔鬼血统。可是，蒂桑了解她，能猜透她的心思，不论她多么佯装欢乐，知道她正忧心忡忡，惶惶不安，思想早已离开了舞会，跑到河对岸的父母家里。

万热和安布罗西奥没有来大棚参加舞会。在上午的集市上，安布罗西奥卖农产品的时候发起烧来。有人劝万热太太把丈夫带回家去，尽早发发汗，谁知道能不能滤清血液，祛除病毒呢？

午餐桌上熙熙攘攘，坐满了来参加聚会的宾客。济尔达对上尉说：看样子安布罗西奥染上了热病。

“但愿上帝不要让热病蔓延。”

7

大棚开幕典礼之后三天，安布罗西奥死了，热里诺老人和埃斯坦希亚人瓦瓦的儿子坦克雷多都不能参加他的葬礼：也被热病放倒了。

这种无名的热病，或者叫瘟疫，当地人都说甚至能让猴子丧命。谈起它来人们都压低声音，毕恭毕敬。这种杀人不眨眼的神明多少年来就践踏着可可之乡，在城市和农村像讨债一样收取人的性命。在交谈中，人们尽量避免提到它，想法忘掉它，以期它也忘掉人们，让人们安宁地生活。

如果它不慌不忙、慢慢腾腾地杀人，人们会忍气吞声地与它相处，一个个交出死者。然而，要是它在某个村庄或城镇安营扎寨，成为瘟疫，杀人如麻，那么人们的惧怕就会变为恐慌，父亲、母亲、妻子、丈夫和儿女就会不再低声痛哭，而是高声咒骂，骂声直冲云霄。

它能让病人高烧不退，四肢无力，头痛难忍，口中恶臭，内脏腐烂，几天之内丧命。必死无疑，无法救治，而且死得悲惨。

其他一些热病都有名字：虐疾，危害人畜的鹅口疮，黄热病，一种比一种危险，但每一种都有药可治，就连天花也有偏方：干牛黄粉涂于患处。但是，没有药可以治疗无名热病：热病，没有形容词修饰，无法诊断，更开不出药方，病人只能任上帝发落。无情的瘟疫上帝！人们只好求助于发

汗、泥敷剂、草药和一辈辈传下来的偏方，用丛林里的根叶煎成汤药。这类偏方对许多疾病药到病除，比如说淋病等花柳病，但对能让猴子丧生的无名热病却毫无效果。于是，只剩下祈祷、许愿和巫术了。

它突然到来，让健康人卧床不起，高烧不退，耗干他的五脏六腑，挖空他的头脑，把好端端的人变得皮包骨头，最后黯然死去。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等它填饱肠肚之后像来的时候那样突然离开，到其他地方去挖掘坟墓。是周而复始还是偶然降临？离去之时是因为已经厌烦还是听到了祈祷？哪种可能都有。既然伊列乌斯和伊塔布纳等城市里头戴博士帽、手戴博士戒指的医生们都无能为力，那么这个偏僻的不毛之地的蝼蚁小民只有一走了之，或者坐等热病转移营地、口袋里带着死刑判决书离去。痛苦、肮脏、臭气熏天的死亡，凶狠的无名热病。

8

热病在托卡亚格朗德猖狂了十五天。举行庆祝活动的那个星期天上午在安布罗西奥身上初试身手，两个星期以后乘着一阵狂风到别的地方肆虐去了，在托卡亚格朗德已经相当繁荣的墓地留下的九个新十字架记录着这一段历史。

洪水未能让居民们东逃西散，而不声不响、慢慢腾腾的热病却险些把小村庄变成空无一人的荒野。假若再持续一个星期，哪个疯子肯留下来等待死神呢？

逃难行动是在星期三，即埋葬头两个死者——安布罗西奥和妓女克莱门蒂娜——那天开始的，以后的两天又有人病死，出走的人越来越多。卢皮斯西尼奥的妻子埃斯特尔太太粗通医术，是她为人们敲响了警钟：热病在托卡亚格朗德安营扎寨了！这是内行人的意见：花钱买药是胡闹，祈祷是浪费时间。托卡亚格朗德没有药店，只有土耳其人的店铺里摆着四瓶药水。再说，也没有教堂供人们祈祷。出路只有一条，离开这个穷困、落后、瘟疫猖獗的鬼地方。

埃斯特尔太太履行了应尽的义务，挨家挨户通报这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并且从中得到某种满足，因为她不愿意在如此落后的地方居住，也感到当地人对她不够尊重。除了其他不顺心的事之外，丈夫时常跟那个姑娘明来暗往。如果丈夫能给姑娘盖所房子，体面地收做专有的情妇，那就任他去吧，可姑娘偏偏是个开门接客的妓女。埃斯特尔太太本想把儿子带走，但济尼奥拒绝陪她离开。她耸了耸肩膀：没有办法！与其跟家庭一起死在这个臭气熏天的地方，还不如回塔瓜拉斯孤独地活下去。她收拾好行李头也不回地走了：为大家做个榜样。

在这种悲惨的气氛下，情况自然被大大夸大了。在庄园、村庄、落脚点和道路上，到处流传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和故事。阿瓜普雷塔市一带某个无名小村的恐怖景象即将在托卡亚格朗德重演：居民全都死光了。小村庄究竟在阿瓜普雷塔、赛格罗德埃斯皮里奥还是在里约多布拉索，根据讲述者不同而变化，不过小村庄越来越大，死亡人数越来越多，只有一点永远不变：没有留下一个幸存者来讲述亲身的悲惨经历。至于托卡亚格朗德，连纳塔里奥上尉也被说成遇

难者，患热病丧了生，大概正在地狱里补赎罪孽。说不定还有人偷偷干杯庆贺呢。

本来就居无定址的妓女们纷纷逃离。塞尔希培州人的庄稼开始收割以后，热病又穿过小桥，到下蛤蟆街的土坯房舍肆虐了一番：两天之中三个女人命归黄泉。几乎所有的人都仓惶出走，妓女们手提或头顶着简单的行李，跟路过的脚夫或其他行人结伴而行。其中一位叫格洛丽娅·马利亚，临走之前已经病入膏肓，头晕呕吐，穿过丛林时几乎不省人事，一到塔瓜拉斯就断了气。她被埋葬在塔瓜拉斯，所以托卡亚格朗德的新坟没有凑够十个。

在一段时间里，部分脚夫改变了路线，不再经过托卡亚格朗德，大棚里自然也就不像先前那么热闹。第二个星期，逃难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所有的人都想离开。巴斯蒂昂·达·罗萨想叫若泽·多斯·桑托斯和克腊拉太太一起走，没有成功——庄稼和牲畜留给谁照看呢？——于是带上妻子和女儿到塔瓜拉斯去寻找安全的避难所去了。看到他锁上门，犹豫不决的人消除了疑虑，做出了决定。

9

从济尔达向上尉表示了对热病的忧虑的那个星期天算起，七天之内已经有五人丧生。这一天，在没有宾客、死气沉沉的餐桌上，济尔达又提起了七天前留下的话题：

“蔓延开了。”

这个星期过得凄惨、艰难。纳塔里奥满脸阴云，活像个走投无路的农夫。人们忧心忡忡、满怀焦虑地来找他，把他当成医生，指望从他这里得到个解决办法，而他却没什么办法可提供，甚至说不出一句鼓励的话来：即便说出来也空洞无物，虚假造作。人们不是寻求安慰，而是为活人找一条活路。泽·卢伊兹坐在凉台的木凳上，泪流满面：没有比看到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啼哭更让人不自在、更让人不能忍受的了。

济尔达提高声音又说了一遍，以期得到回答：

“蔓延开了。”

上尉用手指揉搓着一小块豆面点心：

“听说莱奥卡迪亚太太的另一个亲戚病倒了，是男的还是女的，你知道吗？”星期五，埃斯坦希亚人埋葬了小伙子坦克雷多。

“是个男孩，叫小马里奥，才十来岁，太可惜了。原来常在这里玩，跟贝巴好得像一个人似的。”

“听你说话的口气，好像他已经死了。”

“请上帝宽恕！我不想诅咒任何人，可你看见谁治好了？一个也没有！”

她垂下眼睛望着洋铁皮盘子，用餐勺漫不经心地搅了搅里边的食品：

“我一直为孩子们担心。你看该怎么办？把他们带到庄园去不更好吗？等热病过了再回来。”

上尉吃得香甜，并不注意听妻子唠叨，瞟了孩子们一眼，他们有的在桌子上，有的坐在地上。随后，他才盯着妻子说：

“你看到了吧，有多少人家关门闭户，多少人逃之夭夭？如果我们也走，你带着孩子们到庄园去，第二天托卡亚格朗德就连一个人也没有了。我们不能干这种事。”

济尔达放下餐勺，抬眼望着丈夫说：

“我收养着别人的孩子。”

“这就是他们的家，我们都不能离开。谁也不能离开。”他搓了搓沾上食物的手，“除非直接去坟墓。”

济尔达点头同意。他们不是在争论，而是在谈天。她了解丈夫，深知他的想法：享有权威的人必须承担义务。争辩无济于事，反对更是白费口舌。该做的她做了，表明了她的担心，接下去作决定的该是丈夫，她将百依百顺。

10

后来，跟贝尔纳尔达躺在床上的时候，上尉说：

“有些人走了，你也该走，这里太危险 。”

他望着木头屋顶，语调平淡、安详、似乎不是在下达命令，仅仅是个劝告。

“走？到哪里去？”

“塔瓜拉斯有个地方，你可以去住。”

“教父也走吗？”

“我不能离开这里。”

“教母呢？”

“跟我在一起，留下来。她和孩子们都留下。”

“你不走，教母不走，孩子们也不走，我为什么要走呢？为什么你想让我远远离开你？为什么要打发我走？我没干什么招你喜欢的事，可也没干过让你看不起的事呀。就是死我也要在这里跟教父和纳迪尼奥死在一起。”

她把头倚在教父胸前——从小就是这样——并且用双臂和双腿紧紧搂着教父赤裸的身体：

“你厌烦我了？”

“我没有说非让你走，只是提醒你一句。”

像济尔达在餐桌上做的那样，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也是在说他应该说的这句话。他用手指抚摸着教女和多年来的情妇的脸，早在说这句话时就猜到了她的回答。

11

梅伦西娅之死最让人伤心。如果患其他病症或被毒蛇咬伤致死，必定举行大规模的守灵仪式。与残废姑娘和可可收购商相比，她的身份重要得多。多少事件值得回忆，多少生活片断令人捧腹，多少时该令人心潮澎湃。

她是个有夫之妇，与妓女们保持一定距离。但是，在牛贩子们仗势欺人的时候，她又挺身而出保护她们。洪水过后，她不知疲倦地烧砖烧瓦，为托卡亚格朗德盖起一座座新房尽心尽力，手上磨起了老茧。在空闲时间，她以那双灵巧的手用竹签和纸做成一只只风筝送给孩子们。看到孩子们的风筝在小村庄上空高高飘扬，她为他们欢呼，鼓掌，称赞他

们手段高强。生前她希望有个儿子。啊，她多么想生个儿子！可惜子宫已经干枯。由于没有子女，她溺爱所有的孩子，养各种动物。有谁不记得洪水涨到齐腰深的那个上午草蟒缠在她身上的情景呢？

如果泽·卢伊兹在喝酒和嫖妓女方面过了分，喝醉了或者跟某个妓女难舍难分，梅伦西娅也会生气，但总是恰到好处地规劝，到下蛤蟆街去叫惹花沾草的丈夫，一边骂一边打地把他接回家里。每次举行葬礼，都是由她读送葬词。啊！要是她还活着，以后的守灵仪式会有多少哭声，增加多少沉痛的气氛！

她和其他被热病吞噬的人一样被草草埋葬了，为的是臭气不在空气中弥散，钻进活人的血液。作为一个在天主教教义和祈祷上造诣深厚的虔诚信徒，梅伦西娅一定会喜欢人们唱着颂歌送葬。本该如此，但在最后的时刻一切都从简了：没有守灵仪式，没有女人们的哭声，没有祷告，甚至妓女们也没有齐声喊一声“阿门！”。热病飞速致患者于死地，比人们胆战心惊地把死者送往墓地还快。在一片混乱之中，法都尔没有来得及用阿拉伯语念一段主祷文。

12

梅伦西娅埋葬以后的三天里，缺少生气、没有欢乐的小村庄再也听不到有谁得病或死亡的消息。佩德罗·西加诺冒着生命危险到卡斯托尔·阿布杜因的铁匠铺去了一趟，为的是

商量举办一次舞会：必须忘却倒霉的日子，停止哭泣，从记忆当中抹去热病，不再怀念死者——死者们只有在末日审判的那一天才能复生。

大棚开幕庆祝活动过后，佩德罗·西加诺就离开了托卡亚格朗德，爱嚼舌头的人们乘机对他说三道四。他被死神吓破了胆，赶紧逃之夭夭，甚至把手风琴也丢在了土耳其人的店铺里：在欢乐的时刻，他必定在场，伸出五个手指收取酬金，张开大嘴白吃白喝。这些指责都出自妒嫉者之口，他们看到音乐家非凡的天赋、东游西逛和经常变换情妇心里就不自在。这些卑鄙行为马上就被戳穿了：佩德罗·西加诺又像一阵旋风似地回来了，并且带来了在塔瓜拉斯的药店购买的奎宁和其他药品为大家治病——他不知道无名热病是无药可治的。他不仅回来了，而且给当地人分发奎宁预防，使托卡亚格朗德恢复了一点生机。

他相信灾祸已经接近尾声。于是建议举办一次像样的娱乐活动，并且四处寻找支持，以便消除对传染病的恐惧，让人们脸上重新绽出笑容。在铁匠铺里，他想到迪娃的父亲安布罗西奥老人头一个死于这场瘟疫，所以没有敢太热心，但迪娃没有介意，完全同意手风琴手的看法：驱除心中的痛苦、恢复生活的乐趣，没有比一场舞会更妙的了。“我也同意。”蒂桑说。佩德罗·西加诺接着去找其他人商量。

13

清晨，迪娃死了。她死得干净，安详，躺在吊床上，搂着蒂桑，用炭火一样的躯体感受着他清凉的体温，听着他低声嘟囔：哎呀呀，我的黑女人，我亲爱的黑女人，哎呀呀。水上微波粼粼，海滩浪花轻拍，远处传来螺号声。她说了一声“我的白男人”就断了气。

人们正想庆贺灾难结束、确定舞会日期的时候，她却染上了热病。第二天上午，当着佩德罗·西加诺的面，迪娃说两腿无力，脸上发烧，肚子疼痛。她仅仅支撑了一天一夜。

莉娅和万热前来陪伴，帮着干点什么。孩子送给迪诺拉照管，免得有染上热病的危险。蒂桑仍然蹲在席子旁边，看着一分钟一分钟死去的迪娃：她双手滚烫，说话断断续续，想笑又笑不出来。他杀了一头猪供奉天花之神奥莫卢，但心里明白，就像上星期杀的那两头一样，毫无用处。热病堵死了通往诸神的道路，打开了死神的大门。它摸摸谁的额头，谁就属于它所有。蒂桑心明如镜，但决心不让可恶的热病把迪娃一个人带走。如果不死在这张被呕吐、泻肚弄得肮脏不堪的席子上，蒂桑知道该怎么办。你看，他蹲在席子旁边，已经拿定了主意。

迪娃轻轻呻吟了一声，蒂桑托起她，搂在胸前，母亲和嫂子又把她身上的脏东西擦干净。但是，抹布擦不干净。她还感到自己满身恶臭，要他们烧点热水给她洗澡。莉娅和万

热执意不肯：发着高烧洗澡，荒唐的要求，烧糊涂了。看在上帝份上！迪娃有气无力地恳求。蒂桑发话了，要满足她的要求：不论是荒唐、胡话还是垂死的人的幻觉，她有权做她想做的一切。蒂桑去取澡盆了。

大家给她脱下内衣，让她坐在温水里。万热和莉娅到做铁匠活的外屋去吧，让她单独陪着蒂桑呆一会儿。她一丝不挂，干干净净，身上散发着肥皂的香味。现在，想让蒂桑跟她到吊床上去，两个人紧挨着躺下。

吊床下边，一动不动，把嘴埋在前爪间，那是公狗“可怜的牲灵”。

14

蒂桑死神般的吼叫划破了黎明的寂静，越过恐惧与悲伤，惊醒了所有的居民：跟夏天洪水咆哮而下、冲毁庄稼和房屋时的情形一模一样。什么灾难又要降临？难道我们所受的不幸和痛苦还不够吗？

东方燃起红霞，跑过来的人们看见热病大模大样地乘着一阵狂风走了：它吃够了人吧？感谢上帝。九个人丧生，连妓女格洛丽娅·马利亚一共是十个。还好，只是这个不毛之地的一部分。经过加减运算，除掉死的和逃走的，当地的永久性居民就所剩无几了。等着瞧吧，他们也会有那么一天。能致猴子于死地的无名热病一直在可可之乡游荡，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可以暂时休战，但绝不说永别。

莉娅飞也似地跑出来高呼救命，请法都尔帮助。随后一群脚夫、妓女和当地居民赶来，打听出了什么事。只见蒂桑像个夜游神似地慢慢穿过空场，朝小河走去，“可怜的牲灵”跟在后面。他用双臂托着披着晨光的迪娃的尸体：不能让她独自一个人走，海神的国土一直延伸到河床上，水深处。胡说八道！死者应当埋进墓地，活人应当哭，应当想念他们！

万热碰上一阵旋风，倒在泥泞中，没有追上卡斯托尔，请他尊重死者。贝尔纳尔达走过来把她扶起来。科罗卡穿上了魔鬼的拖鞋，在旋风中奔跑。空中，可怕的幻影化成了片片碎云。祸不单行。

法都尔来不及穿裤子就冲到铁匠前头，挡住了他的去路，一面跑一面喊：

“怎么回事，蒂桑？你疯了？”

卡斯托尔·阿布杜因没有停止前进，也没有加快脚步，而是照样慢慢腾腾朝前走。他已经不是人人尊重的好小伙子、铁匠蒂桑，变成了另一个世界的幽灵，嘴里嘟囔出一个没有语调、几乎听不见的词：

“滚开！”

在他四周，一个包围圈渐渐形成，人们决心阻止他亵渎死者。土耳其人走到离他最近的地方，封死了包围圈。

“给她穿上衣服，放到吊床上，举行葬礼。”

“滚开！”

蒂桑的眼睛里只有死神的空虚。他企图冲破包围，撞上了法都尔。四周，人人都准备动手：在热病面前无能为力，但绝不允许亵渎死者。

法都尔举起大手，不等别人冲上来，朝蒂桑猛击一拳。万热、贝尔纳尔达和莉娅收起迪娃的尸体。蒂桑爬起来，准备拼命，但眼前遇到的偏偏是生命之母科罗卡：

“混帐东西，你忘了有个儿子要哺养吗？”

莱奥卡迪娅太太请求托卡亚格朗德人
允许举办雷扎多舞会：跳吧！跳吧！

1

卡斯托尔·阿布杜因正在聚精会神地为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上校心爱的坐骑钉掌。这可是个细致活儿，因为这头名叫“皇后”的母驴快步如飞，蹄子特别娇嫩。突然，“可怜的牲灵”欢快地叫起来，引起了黑人的注意。只见它竖起耳朵，站起身，摇着尾巴朝一个行人跑去。“可怜的牲灵”不属于那类热情奔放的家犬，它总是粘在主人身边，只在主人面前撒娇，难得跟在生人后面蹦蹦跳跳。夏天的傍晚，晚霞把托卡亚格朗德的天空染上红黄相间颜色，光彩夺目。

蒂桑把驴蹄子和工具交给埃杜，让小伙子把活儿干完，随后朝远处看去，望见一个人的身影。太阳落山，人影模糊不清。铁匠头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可怜的牲灵”来到托卡亚格朗德的奥秘终于要水落石出了。事隔多年，有

人来看它，也许是要把它收回吧。

一个模糊的女人身影，披着晚霞和尘土。只见她弯下身子，把行李放在地上，以便更好地迎接对面跑来的狗并回报它的热情。就在这个时候，黑人既没有认出她的面容，也没有看清她的身段，马上断定她是谁：只能是她，不会是别人。自从走后，她音信杳无。蒂桑一动不动地等待着，似乎毫无反应：他内心已经死了，只是表面还活着。至少在小村庄是这样：真正可怜的牲灵不是那条狗，而是铁匠。

埃皮法妮娅步态轻盈，扭动着腰枝走过来了，但表情严肃，举止尽量稳重，没有哗众取宠，没有咧嘴大笑，更没有忸怩调情，简直不像当年那个让男人们神魂颠倒的娘儿们。她腋下夹着包袱，站在蒂桑面前，“可怜的牲灵”围着她蹦蹦跳跳。

“我是来照看孩子的。我一直没有回来，跟别人同居了。前天碰见了科斯梅，他告诉我了。我心里很难过。”

她声音沉静、坚定：

“我的孩子在哪儿？就是你赶我我也不走。”

不等蒂桑回答，她便迈进铁匠铺，朝屋里走去，“可怜的牲灵”紧跟在后面。血红的太阳沉入了河底。

2

莱奥卡迪娅太太由孙女亚拉卡蒂陪着——由于冬天热病流行，孙女没有庆祝十五岁生日——走过埃斯坦希亚人的

庄稼地和万热一家人住处之间的半里格路程。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健步如飞，小姑娘必须一溜小跑才跟得上。

两个人谈话的内容在这一带极为新鲜。她们正在争论领舞女郎——看样子指的是超群出众的领舞女郎们——该穿什么衣服，还提到奇特而诱人的名字和头衔：神女小姐、傻瓜猛兽、讨人喜欢的混血儿。这些吓人的角色，还有两位在马厩前表演的领舞女郎，即将在莱奥卡迪娅太太指挥下出现于托卡亚格朗德。夏天开始了，一场又一场阵雨洗净了天空，洗净了太阳，天气晴朗、炎热，人心不由得顿发奇想。莱奥卡迪娅太太此行是纯礼节性的：前去听取左邻右舍的意见，但决定早已做出，谁也不能让她改变主意。她就是这样对家里人说的：

“要是不能把雷扎多舞弄到街上，我一年也不活了。”

她用干瘪的脸上那两个深陷的眼睛探询每一个人，观察他们的反应。瓦瓦的妻子多尼妮娅低下了头，西尼娅转过脸去，但没有一个人敢说声反对。女婿阿芒西奥忍不住插嘴说了句俏皮话：

“你看，这里哪有什么街道呀？”

“我们在河那边跳。”

“河那边，既可以指盖有房舍的一边，又可以指种庄稼的一边，那要看说话人所站的位置了。阿芒西奥接着说：

“河那边，河那边有街道吗？你以为我们还住在埃斯坦希亚吗？”

“原来我们也住在农村，离埃斯坦希亚很近。现在住得离托卡亚格朗德很近。两个地方不同，我知道，用不着你教训我。有一样东西比那里好，有一样东西不如那里。街道不

如那里，可土地比那里好。我们来的时候，不是光带着身子来的。来的时候带来了雷扎多舞，我脑袋里带来的。现在，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这雷扎多舞也要给这里人们跳跳。”她在对女婿说话还是在教训所有在场的人？“要是反对，你就别出去跳，我另找别人扮演雅拉瓜神。我不强迫什么人去，谁愿意去谁去！”

“我怎么会不去？算我刚才没有说。是你说了算嘛。”

她是一家之长，她说话才算数，谁也不提出异议。至于阿芒西奥，没有人比他更迷雷扎多舞的了。扮演雅拉瓜神，他首屈一指。扮演傻瓜猛兽，他让满街人惊叹。只不过随便说说，说完就完了：这种人多得很。莱奥卡迪娅太太不等多尼妮娅、西尼娅或者别的傻女人提起死人的事，就表示谈话已经结束：

“这里的人们会跳疯的，你们想过吗？”

去年，刚刚来到托卡亚格朗德，他们不可能想到组织雷扎多舞会。在埃斯坦希亚，一连四十多年，莱奥卡迪娅太太率领的乡村雷扎多舞队年年到城里，跟城里的舞队争夺观众的欢呼。她的舞队人数不是最多，装扮也不是最华丽，但跳起来最活跃，最欢乐。就服装华丽、披金戴银而言，哪一个也不敢与阿伦卡尔家族的舞队相比，他们有文化，有才华。亚格拉埃博士和小阿伦卡尔先生全年都演练，甚至对照书本研究每个舞步、每句歌词，使整个舞蹈严格按剧情进行。即便如此，莱奥卡迪娅太太的舞队竟然与财富和知识较量，并且干得出色：一到城市入口，领舞女郎们便点起灯笼，神女小姐举起旗帜，市民们立刻涌过来鼓掌欢呼，一直跟着他们到圣母广场。莱奥卡迪娅太太脚蹬皮靴，雪白的头发绾上头顶，上边

插一把小木梳。

一路上，祖母和孙女一直谈论开雷扎多舞会的事。在托卡亚格朗德，情况与埃斯坦希亚大不相同，什么都缺，连必不可少的大鼓也没有，只好用手风琴和四弦琴凑合了。广场、煤油灯照得通亮的街道、小阁楼和有两间临街客厅的住宅在哪里？一间客厅里装饰成马厩的模样，另一间大门敞开，让跳舞的人进进出出，几张桌子上摆满食品，招待各种角色的扮演者和领舞女郎。在埃斯坦希亚，庆祝活动从圣诞节的午时弥撒开始，一直延续到神奇国王节：舁架上抬着竖琴，演奏着进行曲和烁特舞曲，在每个路口都停下来表演。可现在，埃斯坦希亚已是异国他乡，那里的庄稼地成了绿油油的甘蔗田。在托卡亚格朗德，没有煤油路灯，没有殖民地时代风格的阁楼，也没有有两间临街客厅、布置成马厩式样的住宅。除了来往无定的妓女、在大棚里歇息的脚夫和来赶集或找妓女发泄的雇工之外，只有三十五六个居民。然而，莱奥卡迪娅太太的雷扎多舞会并不因此而草草从事，冷冷清清。

从阿尔塔米兰多的畜圈前面经过的时候，孙女问道：

“奶奶，不去跟克腊拉太太说一声吗？”

“先告诉万热太太，然后再通知别人。要是她愿意，这雷扎多舞会就是我们和她一起办的了。”

3

坎坷的日子。埃斯坦希亚人来到托卡亚格朗德不到一年

半的时间，却像过了整整一个世纪。莱奥卡迪娅说得对：这里享有最好的条件，也遭受了最大的苦难。荒芜的处女地，土质肥沃——在埃斯坦希亚，土地已经贫瘠，而且归主人所有——有富人亲戚保护，有善良的同乡和邻居帮助，各种方便条件一应俱全。但是，在短短的时间里也遭受了灾难和死亡的折磨。

一场洪水毁掉了他们辛辛苦苦挣来的一切，当时他们正准备收获头一批果实。无家可归，茂盛的庄稼成了泥土。还没有来得及重新安置，热病，或者叫死神，又袭击了托卡亚格朗德。

热病最爱袭击塞尔希培州人，伊列乌斯人似乎对这种瘟疫的抵抗力强一些，甚至有人扬言身体是密封的，或许确实如此。死于热病的十个人当中——九个埋葬在托卡亚格朗德墓地，一个在塔瓜拉斯安息——六个是塞尔希培州人，克莱门蒂娜来自离那一带不远的阿拉瓜斯州，圣弗朗西斯科河另一边。万热家有两个人丧命：丈夫安布罗西奥和女儿迪娃，就是蒂桑的女人。莱奥卡迪娅家族也有两个人死去：小伙子坦克雷多和男孩小马里奥。一命呜呼的四个妓女当中，只有迪纳伊尔在可可之乡出生和长大；卡埃塔娜来自布金；格洛丽娅·马利亚来自伊塔波兰卡。

莱奥卡迪娅太太对死神已习以为常。在儿女、女婿、儿媳、孙子和重孙当中，她已经为十四个人祈祷过了，加上在托卡亚格朗德死的两个，一共是十六个。这两个死得最悲惨，因为这里偏僻荒凉，对那种热病又一无所知，只听说它能让猴子丧生。小伙子和男孩，哎呀，我的上帝，眼看着他们慢慢死去，把生命吐出来，拉出来，惨不忍睹。

即使莱奥卡迪娅太太的丈夫，一家之长弗尔杜纳托死去的时候，雷扎多舞会也没有停止，人们仍然到街上去跳。他是在地里干活的时候交出灵魂的，没有呻吟一声，没有任何预兆。一连多年，他都扮演讨人喜欢的混血儿，按埃斯坦希亚一带的说法，唱起公牛曲来，连阿伦卡尔家族舞队的莱昂纳多先生也无法与他相比：

我的公牛叫得响，

遭人诅咒才死亡。

弗尔杜纳托不在了，讨人喜欢的混血儿这一角色不再只由某个专人扮演。每年莱奥卡迪娅太太都从同族中挑选一个男人担任这个角色唱公牛曲。快到万热老太太家门口了，亚拉卡蒂鼓鼓勇气问道：

“奶奶，这一回你想让谁跳混血儿？”

“尽量让蒂桑先生干。好像他跟妻子一起进坟墓了。”

“奶奶，他这个人挺重感情，真好。你说呢？”

“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像个老寡妇似地服丧，我看没有什么好的。”

所谓服丧，只是一种说法。从头到脚穿黑色是城里的富人和庄园主宅院的特权。百姓服丧只是内心悲痛，哭哭啼啼，在穿衣上并无变化，一般时间也不会太长。生活已经够累人的了，哪里有时间和安宁的环境去怀念、哭泣呢？

4

卡尔里尼奥·席尔瓦先生从里到外彻底改变了可可仓库的面貌，而且又盖了两座新房，一座用作住处和办公室，另一座供看守们居住：从前他们在可可包旁边铺几领席子睡觉，到河里洗澡，钻进树丛里大小便。改建之后，他有了帆布床和厕所。人们说得好，卡尔里尼奥·席尔瓦先生有点外国人的味道，讲究奢华。房子一下就建了两座，一座归看守们，另一座由他单独使用，上了锁。

有人看到他跟卢皮斯西尼奥和济尼奥在仓库里制定计划，设计什么工程。消息很快传开了：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上校已经把仓库出让给科夫曼公司。上校这样做的原由应当从热里诺之死中去找，这位看守虽然是伊列乌斯人，但还是患热病丧生。

由于在极短的时间里埋葬的人太多，本文没有及时提到为热里诺守灵的情况，其规模远在桑安、西赛罗·莫拉的葬礼之上，与梅伦西娅的不相上下：这四个人再也不能为别人守灵了。热病心地狠毒，不仅杀人，而且阻止生者回忆受害者的美德。

当初，上校与收购他的产品的瑞士魏尔曼·谢尔曼公司闹翻了，转向德国人的科夫曼公司。为了讨他喜欢，科夫曼公司建议在地处圣塔·马里亚诺和塔瓜拉斯火车站之间的托卡亚格朗德接收干可可，于是修起了这座仓库。建好后，上

校交由热里诺负责看守，此人严肃忠诚，是个久经考验的打手，陪伴他度过了械斗的岁月，善于使用步枪，但在种地和饲养牲畜上却一无所能。

出口公司几乎都是德国人或瑞士人开办的，只有最小的一家属巴西人所有——据一些不怀好意的人说，它最会巧取豪夺。为了保住并争取各庄园主客户，它们明争暗斗，千方百计提高本公司的威望。对小庄园主，它们提前支付可可收购款项；对大庄园主，它们提供优惠条件。由于西赛罗·莫拉先生、尤其是卡尔里尼奥·席尔瓦的努力，科夫曼公司扩大了在科布拉斯河一带的经营，垄断了可可产区的大部分产品。为了给可可种植者、尤其是小庄园主提供方便，使他们无须把干可可豆运到在伊列乌斯的总公司或伊塔布纳分公司，减少在脚夫上的开支，卡尔里尼奥先生向老板库尔特·科夫曼建议在托卡亚格朗德建立一座仓库，接收和储存可可。此地位置优越，大有发展前途，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上校就是这样干的。

庄园主正为无可取代的热里诺死亡而伤心——和他一样可靠的打手只有自己的亲弟弟纳扎雷诺，而弟弟不能离开上校，感谢上帝！——得知了这一打算，建议把仓库出让给科夫曼公司，这是一笔对双方都有利的交易。一拍即合，于是卡尔里尼奥·席尔瓦先生带着行李搬到托卡亚格朗德居住。对他来说，这是个既舒适又实际的办法：只消每月去伊列乌斯一趟向老板汇报情况。

除了一张双人床之外，他还从城里运来了办公桌和书架，书架上大部分是外文书。有人对他在单身汉家里使用双人床感到奇怪，他笑嘻嘻地回答说，不错，我是个单身汉，

但不是手淫者。此人脾气随和，待人亲切，在不外出收购可可的时候，喜欢跟人们聊天，对各种乌七八糟的事儿都感兴趣：治疗哮喘和痨病的草药和偏方啦，什么人上当受骗啦，成语和歇后语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且，把听到的所有鸡毛蒜皮的事儿都用一截铅笔记在个小本子上：世界上真是无奇不有！为此，仓库的看守之一布劳里奥说，卡尔里尼奥先生这个人很有趣。布劳里奥是在伊塔布纳的妓女公寓听到的这个词儿，把它载入自己贫乏的词汇里，一旦遇到必须解释而又解释不清的事，他就说：很有趣！

听莱奥卡迪娅太太讲完举行雷扎多舞会的计划，卡尔里尼奥·席尔瓦先生当即热烈欢迎，并表示随时愿意效劳：我能干点什么？利用这个机会，莱奥卡迪娅太太提出了严肃的大鼓问题：有没有大鼓，雷扎多舞会可大不一样！卡尔里尼奥先生答应与科夫曼公司联系，请它赠送：请太太放心，绝不会因为没有大鼓雷扎多舞会就上不了街。同时，他也提出一个要求：想参加演练，太太同意吗？当然同意，每星期演练三次，到时候你到大棚去就是了。在埃斯坦希亚的时候，每次演练都是一次调情、唱歌和跳舞的欢乐聚会，有时候还能促成婚事呢。

5

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把玉米叶和烟叶还给埃斯皮里迪昂，把匕首别在皮带上，向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

转达了莱奥卡迪娅太太的口信：

"莱奥卡迪娅太太让我告诉你，她的表弟，希望你一定去参加雷扎多舞会。"

口信紧急：上尉，不要忘了告诉我表弟。上校笑了：

"这个老太婆！我还记得她的雷扎多舞会呢。从来没有见过比埃斯坦希亚人更喜欢热闹的。"

"她还说你父亲生前扮演马太，舞跳得很好。"

"泽·安德拉德是个爱凑热闹的老头子，跳雷扎多舞，敲鼓，画面具，一直到死。"

一直到死。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站在住宅的凉台上，望着眼前的两个打手。纳塔里奥，他的左膀右臂；埃斯皮里迪昂，他的看家狗。两个人都曾为他铤而走险。要不是有他们，现在他不可能在这里谈话。在敌人用重金雇用的杀手面前，纳塔里奥曾有两次、埃斯皮里迪昂至少有一次先于对手开了枪。在整整十年的殊死械斗中，上校和杀手们靠手指扣着扳机建立并保护了自己的财富，他曾认为必死无疑。在埃斯坦希亚，若泽·安德拉德充当乐队的鼓手，寻欢作乐一直到死。在庄园主住宅的凉台上，有权有势的百万富翁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在考虑人们的命运。

在伊列乌斯和伊塔布纳，学士俯拾皆是，形成一个淫乱可疑的种族；共济会分会和各种商会一应俱全；乌尔苏里纳教派的学校培养着女教师；五花八门的报纸铺天盖地，有的每星期出版，对政治高谈阔论，这是个污秽而又必不可少的职业；舞女们在游乐场招摇；一所所医院相继建成；每星期都有演说家们乘轮船从巴伊亚来这里挣钱，有的讲笑话让人开心，酸臭迂腐者则朗诵词篇；在阿瓜普雷塔，甚至还有一

个文学社团，那是在埃米略·马达瓦尔上校的儿子最近来访的时候成立的，大家还会记得，他就是文图里尼亚在法学院的同学、会写几首诗的小伙子。两个年轻人都在里约热内卢无所事事，挥金如土。蹩脚诗人至少能让父母向外人夸耀一番，每逢圣若奥节和新年还回来请父母祝福，把阿瓜普雷塔的文人雅士和姑娘们搅得心神不宁。好儿子，懂得孝敬父母。而他的儿子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只有纳塔里奥和埃斯皮里迪昂孝敬他。

城市里确实了不起，别墅和宅第金碧辉煌，发表演说，撰写社论，朗诵诗歌，举办讲演会、舞会等等，高雅的活动应有尽有。所有这些自我炫耀之所以能存在，是由于纳塔里奥、埃斯皮里迪昂等罪恶滔天的打手们和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埃米略·马达瓦尔等光荣的上校们手执火枪征服了丛林，可以说每一寸土地意味着一条人命。文人雅士们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大谈文明、进步、自由思想、选举、书籍等等蠢话，并且滔滔不绝，下笔千言。要是没有他们，上校和杀手们，演说和诗歌里所描绘的可可天堂根本不会存在，在梦幻中也不会存在。

上校一面听纳塔里奥说着埃斯坦希亚人的事，一面亲切地望着眼前的两个打手，尊敬和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他老了，再也不是当年在驴背上驰骋的好汉，再也不是靠手臂和砍刀叱咤风云的人物，再也不能对伊塔布纳的政治、司法、政府和公证处发号施令了。如果说至今他还紧握权柄防止有人作乱，那是因为他仍然指望有一天儿子返回，继承权位，使他能颐养天年。

泽·安德拉德老人一生贫穷，作为业余音乐家寻欢作乐

一直到死，不肯放过生活向他提供的一切：生活太丰富了。

“告诉莱奥卡迪娅，我太老了，跳不动雷扎多舞了。”

“她说你至少得去看一看，娱乐娱乐嘛。”

6

生活没有提供多少东西娱乐上校的晚年。不过，其中有两件足以使他感到慰藉：可可和萨克拉门托姑娘。

观赏和照看可可园犹如欣赏精彩的表演，令人心旷神怡。他刚刚在纳塔里奥陪同下视察了一块块田地。今年夏天风调雨顺，温度适宜，每一块土地，无论是原有的还是新开的，都花果累累，足以补偿头一年洪水造成的损失，足以让人心里暖洋洋的。

他也在“好望”庄园走了一趟，可可茂盛喜人，管理得井井有条，与阿塔拉亚庄园无异。纳塔里奥得到了报偿，虽然应当得到更多——曾两次救过他的性命——这个勤劳而又懂行的人至少有了自己的可可园，往后一定会富起来。而埃斯皮里迪昂还没有葬身之地，简单的行李放在住宅旁边接出来的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他睡觉很轻，听觉灵敏，在客厅里过夜，保卫着主人的卧室，让主人安心休息。

他从来不曾发过半句怨言，也没有提过任何要求。在械斗正激烈的时候他来到了阿塔拉亚庄园，身边带着个年纪还小的女儿：在孔基斯塔腹地的时候，母亲得了痨病，口吐鲜血死了。在上校的安排下，而不是出于父亲的请求，在庄园

主住宅当了女佣的小姑娘安托妮娅进了伊列乌斯的乌尔苏里纳教派学校，成为那里唯一的黑人女学生：其他人都是白人或肤色较浅的混血儿。现在，这位持有毕业文凭的女教师在塔瓜拉斯的小学校教孩子们读书识字。她没有结婚，戴眼镜，喜欢养鸟。黑人埃斯皮里迪昂非常尊重女儿，对她彬彬有礼，只差不尊称她“女主人”了。每逢提到她的名字，总是加上所有头衔：我的女儿、安托妮娅老师小姐。

埃斯皮里迪昂坐在凉台的台阶上，纳塔里奥坐在木凳的一端。上校坐在两个打手之间，正考虑着人生、晚年和仅余的一点欢乐。厨房里传来萨克拉门托唱的小曲儿：

祖兰鸟混身黑，
百灵鸟颜色像石竹花。
谁想得到爱情，
围着姑娘转，寸步不离开她。

文图里尼亚在里约热内卢寻欢作乐，挥霍钱财。上校圣洁的妻子埃尔内斯蒂娜太太在伊列乌斯祷告、许愿。他的姘妇、步步走向圣洁的阿德里娅娜不停地求神问卜。妻子和姘妇，各有各的病症，各有各的信仰，构成了其富有之家的一面。在庄园里——他在那里呆的时间最长——纳塔里奥、埃斯皮里迪昂和萨克拉门托构成了他家庭的另一面。为了不让他孤独地死去，生活赐给了他萨克拉门托姑娘。可惜她来得太晚了。

萨克拉门托停止歌唱，端着刚刚煮好的一壶咖啡来到凉台上。上校吹一吹热气腾腾的杯子，一边小口啜饮着一边说：

“大概埃斯皮里迪昂想喝杯甘蔗酒……”

“只他一个人想喝吗？”姑娘对庄园主的习惯了如指

掌，笑嘻嘻地说。

“我看纳塔里奥也非常可能想喝。你说呢，干亲家？”

“要是为了陪你喝的话，我倒愿意干一杯。”

上校笑了，笑得舒心，感到置身于亲人们中间。有姑娘在眼前，就像可可园的景色一样，使他胸中热乎乎的。萨克拉门托收起咖啡杯，端着酒瓶和酒杯回来了。精致的酒杯摆好了，一直斟到再也盛不下一滴。萨克拉门托伏下身子端酒的时候，上校从裙子的领口看见了她丰满而又线条清晰的乳房，并且故意用手背碰了它一下。性欲模糊了他的眼睛，甘蔗酒烧热了他的胸膛。

在庄园主住宅的凉台上，上校思考着生命、晚年、屈指可数的欢乐和不得不忍受的苦难：性欲和能力之间、干那种事的愿望和枯萎的那玩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他沉默的时候，纳塔里奥和埃斯皮里迪昂从来不多嘴，他们之间无须讲话就能相互理解，上校甚至还能猜测对方的心思。

雷扎多舞会是年轻人取乐的节日。活见鬼，他和莱奥卡迪娅还与什么混血儿、领舞女郎有什么相干？她行将就木；而他呢，也半截子入土了：真的半截子入土了吗？穷开心的老太婆，想在欢乐中死去。强人永远不垂头丧气：在瘟疫中，她失去了两个亲人，一个小伙子和一个男孩。泽·安德拉德老人也一样，直到死还在寻求欢乐。

可可园就是他的雷扎多舞会。萨克拉门托姑娘就是他的领舞女郎和神女小姐。这就是生命尚留给他的一切。他一口把酒喝干，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你这个小气鬼，把酒瓶留在这儿吧。给埃斯皮里迪昂怎能只敬一杯呢。”

他转身对着纳塔里奥有气无力地说：

“告诉莱奥卡迪娅，我不一定能去，很可能不去。我心里还是想去。不过，要么埃尔内斯蒂娜来这里过节，要么我到伊列乌斯去。我可不喜欢言而无信。”

暮色笼罩了可可园。河边，一只青蛙落到毒蛇嘴里，发出临死的哀鸣。客厅里，上校的情妇萨克拉门托点上了油灯。

7

血红色的太阳沉入河底。黑人卡斯托尔·阿布杜因——光与火之神尚戈之子，既像狩猎神奥舒西又像主神奥沙拉——一动不动地站在铁匠铺门口，黑女人埃皮法妮娅刚刚从这里进去找孩子。我的孩子，她说。红色的云彩在天空飞跑，光明与黑暗混合成一种进行埋伏的气氛，预示着威胁和凶险。“怎么办？”卡斯托尔暗自发问，“怎样对付她？如何对她说‘不’呢？”

突然从东方吹来一阵热风，搅动河水，穿过丛林，在空场中心与土耳其人的店铺之间伸张开来，形成一个灰尘的帐幕，把世界劈为两半：上边，阳光灿烂，充满生命的炽热；下边，漆黑的夜晚，到处是死神的寒冷。随后，分开光明与黑暗的帐幕挟尘裹土的旋风，变成了巨大的灵魂显像，令人毛发竖起。淹没在黑夜中的下半部分衣服褴褛，沾着呕吐和排泄的污秽，双腿和双臂被锈迹斑斑的铁链锁住；上半部分

光芒四射，犹如烈火熊熊。

直到地平线染上了血红的颜色，幽灵挣开锁链钻进红云永不回返，人们才发现了它的全身：纯金似的头发，嵌满星星的衣衫，蓝色贝壳做成的冠冕。它肯定不属于这个世界。

黑人蒂桑·阿布杜因亲眼看见吓人的鬼怪在虚无中形成，在空中越长越大，在风中旋转，随后呼啸着直冲天际。他吓得蜷缩起来，尊敬地弓下身子，闭上眼睛以免双目失明，接着说出了句向死者问候的话：唉巴，死神！幽灵嘟哝着命令他睁开眼睛，走过去听它说话。黑人鼓鼓勇气，朝幽灵的方向走去。

埃皮法妮娅已经修行十四年，战神奥贡附体，本来可以用她那神奇而洞察一切的目光看见幽灵，但她没有在那里：被惊呆了的蒂桑没有来得及阻挡，她钻进屋里去找孩子了。埃杜正忙着给钉上新掌的“皇后”刮蹄子，而奉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上校的命令牵母驴来的牲口贩子肉眼凡胎，两个人只看见突然而来的旋风卷起的一片尘土，为旋风直冲云天和力大无穷而吃惊。

蒂桑拖着沉重的脚步朝幽灵走去。他身不由己，离幽灵越近，越感到颈部和背部沉重，筋疲力尽，仿佛马上就要死去。这是迪娃在显灵，他猛地钻进沙漠热风：迪娃从另一个世界来叫他了，到时候了。

头晕目眩，两腿无力，跌跌撞撞地走到一块巨石旁边，按幽灵的命令坐在上边。他来到了黑夜的大门口，大门还没有打开；他来到了大海女神耶曼娅幽灵的跟前，却只能看到它的下身。下身裹着肮脏的破布，发出热病的恶臭，两脚被铁链紧紧锁住，这铁链跟他小时候在轧糖厂奴隶茅屋看到的

一模一样；锁住奴隶们的双脚，防止他们逃亡。

蒂桑看不清高处映出的幽灵的面容，但听出了迪娃在他耳边嘟哝的温柔而熟悉的声音：我的白男人，我是你的黑女人，我来了。声音凄楚，不时被抽咽和啼哭打断，充满了痛苦、悲伤和忧怨。为什么这么难过？你想知道吗？我来告诉你，你听着！于是，她开始发泄不满了，质问蒂桑为什么不放她走，为什么不付给她到另一个世界的船资，为什么还把她留在这个已经不属于她的世界上，用悲伤和愤怒的锁链捆住。我在瘟疫中死了，又被迫活着；你还活着，却像个死人，一切都颠倒了，颠倒了。唉呀，我的白男人，你的黑女人在受刑，是你判了我刑罚，我不得安宁。你为什么非压在我背上不可呢？

给我的死亡以自由，在心中保留着对我活着时的回忆吧。你为什么还把我的破烂衣衫放在煤油木箱旁边，把你用灵巧的双手为我雕刻的圆扇放在上面？解开我的镣铐吧：把我的衣衫送给莉娅和迪诺拉，也许她们能用得着。把圆扇放到诸神的神龛前吧，因为我已经神灵附体，成了耶曼娅的替身。去叫司水女神附体的埃皮法妮娅和风暴之神央桑附体的雷苏，跟她们去跳神具舞吧，至今你还没有跳过一次呢。给我的死亡以自由吧，它被你锁在胸中；重新开始吧！像认识我以前那样地生活。我想听到你爽朗的欢笑，不想看见你啼哭和绝望。重新成为蒂桑，成为堂堂的男子汉蒂桑吧。

抽咽声停止了，不再指责和埋怨，伤心重又被热烈的柔情代替：我的白男人，你听我说。她一连重复了三遍，让蒂桑牢牢记住：她，迪娃，你死去的黑女人，是克里斯托旺的母亲，也是她引导着埃皮法妮娅回到铁匠铺照料孩子。男人

永远不会独自养育儿女，克里斯托旺连笑也没有学会，与其说是个孩子，倒不如说像只走兽。还要照料他，卡斯托尔·阿布杜因·达·阿顺桑——原先欲火熊熊，现在却以为他那玩艺儿再也没有用途。我死去了，但并没有阉割了你，我的白男人。你，我的白男人，也变成了走兽、幽灵、狼人。既然我想听你的笑声，你为什么非要哭呢？

这时候，他才看见幽灵那张光芒四射的脸和全身：挣脱了锁链，脱下了破烂衣裳，披上了一身光彩。迪娃，小姑娘时的发辫；海神耶曼娅，一头长发——是两个女人，又合而为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迪娃飞过小河，飞过空场，用嘴唇亲了亲黑人的面颊，把生命吹进他的嘴里，使他那玩艺儿重新恢复生机。随后她带着死亡消失在虚无之中。

有人看见黑人蒂桑·阿布杜因坐在石头上望着化作一片尘土的彩光。他们说，黑人懵懵懂懂地站起身，随着马贡巴教神奇的乐曲跳起舞来。从第三者嘴里听到这个消息，法都尔·阿博达拉赶忙从店铺里跑来了：

“你怎么啦，蒂桑？不舒服吗？”

奇怪，他看见黑人笑了：

“没什么。刚才睡着了，刚刚醒来。”

他醒来了，笑了。好消息。

8

在孤独和丧气的日子里，蒂桑想为司水女神奥顺的替身

埃皮法妮娅打制一个金黄色的圆扇：孤独是沉重的负担，丧气让他窒息。奥顺来跟他作伴，帮助他把互不关心、仿佛他人不存在的邻居们捏合在一起。他们两个一起打破了孤独，在悲欢离合的时候准备了这次节日。

在疑虑和痛苦的日子里，卡斯托尔·阿布杜因为大海女神耶曼娅的替身迪娃打制了一个圆扇：疑虑是显而易见的伤口，痛苦能把人耗干。耶曼娅来自遥远的塞尔希培州，她乘船而来，停靠在他睡觉的吊床上。我的白男人，我的黑女人，哎呀！一切从吊床上开始，又在吊床上结束。

迪娃死后，孤独又回来了，但这是另一种孤独，完全不同的孤独。它不来自贫苦，不来自在本地无依无靠，不是包围着他，而是在他胸中。他不想把孩子交给外祖母或者婶婶哺养，也谢绝了济尔达的好意：把孩子交给我吧，让他跟我的孩子们在一起。然而，儿子在眼前并不能减轻他对迪娃的怀念，恰恰相反，使怀念更加让人心酸。

没有娘的孩子，只好马马虎虎哺养。有时候，蒂桑因为把他留在了身边而感到歉疚，但是，怎能离开他呢？科罗卡在那个悲伤的夜晚的喝斥声还在耳边回响：混帐东西，不要忘了你有个儿子！为了履行迪娃留给他的义务，黑人卡斯托尔·阿布杜因才没有自杀。在孤独和凄凉之中，只有三个畜牲住在这间屋子里：小克里斯托旺、蒂桑和"可怜的牲灵"。在河水里，在父亲的胳膊间，小克里斯托旺学着游泳；在铁匠铺里，他跟狗在一起，滚着爬着学习走路。一个脚夫送给了他一个大铃铛；土耳其人法都尔从伊列乌斯带来了一个赛璐珞天鹅，他用刚刚长出的牙齿咬着。没有娘的孩子。

蒂桑站在铁匠铺门口，听见屋里传来一阵又一阵笑声。

他一动不动，静静地听着儿子的笑声。小克里斯托旺不会笑，迪娃常常埋怨说，像个树林里的动物，而他，蒂桑，像个幽灵。说得对。只有孩子饿了或者拉了屎，他听见哭声才去照看一下。早晨带孩子到丛林里去，傍晚带他到河里洗澡，其他时间却由公狗“可怜的牲灵”哄着。他，蒂桑，变成了狼人。

席子上，小克里斯托旺、“可怜的牲灵”和埃皮法妮娅在玩耍。蒂桑在他们旁边蹲下来。埃皮法妮娅听说过，铁匠已经不是当年她认识的那个人了，没有了笑声，为活着而生活。是谁编造的这种谎言？你看，他在这里笑着，仍然是当年的蒂桑。谁也不如他笑得开心。

“你不走了？真的吗？”

“没听见我说吗？就是你赶我走我也不走。”

她没有带着挑衅的口气，而仅仅是让对方明白，让对方同意。她抬起眼睛望着卡斯托尔·阿布杜因。当初，这个人曾是她的恋人。她也曾高傲地暗暗发誓，永远不再和他见面。然而，一听说他遭受不幸，像条无主的狗似地艰难地生活着，她的脚不听使唤了，不由自主地来到这里。不过，她仍然保留着当年的傲气：

“我不是来占你的吊床的。你跟什么女人来往我都不管。为了孩子我才在这儿睡，我跟他睡在席子上。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跟你相好，不是想当这孩子的继母。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只求你让我跟孩子玩，有点事干。所有的孩子都需要母亲，所有的女人都需要有个儿子——不论是个布娃娃还是个真正的人。你知道我曾有个儿子吗？我从来没有讲过，何必要讲呢？死的时候和他年岁差不多。过去，我也曾想死

去，真的，蒂桑。”

“你来得好。是她把你带来的。”

“她？也许是吧。我在路上听科斯梅说的。当时我正往伊塔布纳走，听说了这件事以后继续朝前走。走了半里路才发现，走到托卡亚格朗德来了。”

孩子爬过去，偎在埃皮法妮娅怀里。

“小克里斯托旺喜欢你。”黑人这句话仿佛是表示欢迎。

“他叫这个名字？”

“为纪念我叔叔克里斯托旺。她活着的时候叫他托旺。”

孩子伸出小胳膊要找父亲。“可怜的牲灵”把嘴埋在两个前爪之间。黑人卡斯托尔·阿布杜因刚刚离开地狱深处，重新回到家里。

9

除了智慧无穷的万能的上帝，谁也不知道莱奥卡迪娅太太的雷扎多舞会能不能像在埃斯坦希亚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托卡亚格朗德的传统。卡尔里尼奥·席尔瓦先生断言，在埃斯坦希亚的事必将在这里重演，但这种凡夫俗子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毫无根据的猜测。在埃斯坦希亚的街道上，雷扎多舞跳了四十多年：扮演公牛和混血儿的装束光彩夺目，蓝红两队领舞女郎姿势优美，大鼓为手风琴和四弦琴组成的乐队打着节拍，鼓声中青年人自动形成队伍，召唤全

体居民都去参加。在这充满胜利和骄傲的一年之后，莱奥卡迪娅太太的雷扎多舞会命运如何，只有上帝知道——如果他知道的话。

有一点可以肯定，从十二月中旬到神奇国王节的前两天一直进行排练，跳舞唱歌，谈情说爱，热闹非常。有幸在节日当天和前夕目睹庆祝活动的人一生都不会忘记，一月五日和六日夜里，莱奥卡迪娅太太脚蹬皮靴，雪白的头发高高绾起，顶部插着一把木梳，神气活现地走出了大棚，身后是领舞女郎和各种角色。人们聚集在空场上，等着看他们跳舞。随后，他们还要到各家演出，头一个就是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的住宅，济尔达太太备好了美味小吃。

但是，在一月份无与伦比的巨大成功之前，进行了整整二十天的准备。二十个紧张的夜晚，制定计划，为雷扎多舞上街表演敲定各种细节。讨论公开进行——当然是泛指，因为扮演领舞女郎的姑娘们对自己的服饰大都保守秘密。至于各项决定，可以说是用欢呼的方式做出的：莱奥卡迪娅太太一人决定，大家鼓掌同意。

排练每两天进行一次，一次比一次红火：乐曲、舞步、唱圣歌、朗诵赞美诗——背得滚瓜烂熟。莱奥卡迪娅太太对尊敬的卡尔里尼奥·席尔瓦先生说——捐助的大鼓已经拿来了——，节日庆祝活动从头一回排练开始，一直持续近一个月的时间。

扮演各种角色的候选人只好尽量利用欢呼莱奥卡迪娅太太做出的决定的权利：这位瘦骨嶙嶙的老太婆是个铁腕人物，说一不二。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对土耳其人法都尔说，这与伊塔布纳竞选市政厅长和市长极为相似：政治家

们组成的议会欢呼通过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提出的人选。难道老太婆和庄园主不是扮演同样的角色吗？

有关人员和看热闹的人们聚集在大棚里——其实托卡亚格朗德的居民全都到了——，莱奥卡迪娅太太宣布了扮演各种角色的人选。神女小姐由她的孙女亚拉卡蒂担任：由于发生了瘟疫，她的十五岁生日过得太不像样子。瓦瓦穿上小丑的衣服，将再次胜任马太的角色，五花大绑，由兵士们拖着往前走。傻瓜猛兽又叫雅拉瓜神，这个角色如果落到别人头上，阿芒西奥会难过死的。阿乌雷里奥披上牛皮扮演公牛，这样万热家就有人参加雷扎多舞表演了。济尼奥、埃杜、杜尔瓦利诺、巴尔比诺、泽里托和雅依尔组成兵士队伍，押送被指控杀死公牛的马太。至于讨人喜欢的混血儿这一角色——它是男主角，要与神女小姐对舞、对话——，上午莱奥卡迪娅太太专门到铁匠铺去了一趟，请卡斯托尔·阿布杜因担任。在她看来，在托卡亚格朗德举行跳舞游行，讨人喜欢的混血儿非由黑人蒂桑扮演不可：他身材高大，膀阔腰圆，并且妙趣横生。现在他很悲伤，谁知道请他担任这个角色能不能让他振作起来呢？

要是一个星期以前去，她非碰钉子不可。莱奥卡迪娅太太同时向埃皮法妮娅提出她可以担任领舞女郎，这黑女人表示感谢，但婉言拒绝了，说是要照看孩子。

10

从头一次排练起，或者说，从头一次人们在一起决定一些重要事情起，莱奥卡迪娅太太准备在托卡亚格朗德举行的雷扎多舞会就别开生面，与四十年来让埃斯坦希亚人兴高采烈的舞会不同。埃斯坦希亚在塞尔希培州算得上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富裕繁华，曾寄寓过佩德罗二世皇帝，虽然现已衰败但文明的遗风犹在，而托卡亚格朗德只不过是个妓女和脚夫们的落脚之地，人口总共只有几十。两者的舞蹈队怎会一样呢？只能说是相似而已。然而，对于托卡亚格朗德来说，即便对重建后的托卡亚格朗德来说，莱奥卡迪娅太太的雷扎多舞会却令人吃惊，与七月二日庆祝规模不相上下，堪称壮举中的壮举！

要说从来不曾有名声不好的姑娘参加雷扎多舞队似乎有言不由衷之嫌。最有权威的人们提到在红队跳过舞的多洛伦斯。她是葡萄牙裁缝罗梅洛先生的女儿，为了挣钱跟棉布厂老板们上床睡觉，但又不是开门接客的妓女。罗梅洛先生无偿为马太的扮演者制作了服装，这可是个费力的活计。姑娘在阿拉卡儒市的尼尼塔妓院干了一阵之后专程返回埃斯坦希亚，为的是在红队担任领舞女郎，不料早已被别人取代，失去了机会。没有任何人向她解释这样做的理由，也没有解释的必要。

在托卡亚格朗德，若无妓女们参加，怎能组织起领舞女

郎的队伍？首先，当地年轻女人太少，凑不齐蓝红两队每队八人，而且一般来说有夫之妇和有同居者的女人大都借口有儿子、丈夫和相好的男人而拒绝参加。没有别的办法，只得依靠妓女们，尽管在托卡亚格朗德她们与成了家的人之间极难划出界限。雅辛塔的职业是什么？看在上帝份上，请心明眼亮的人说说：接生婆还是妓女？在两种职业上都颇有声望：仙女般的双手，交欢功夫娴熟；依靠在帆布床上接客糊口，从来不曾为接生收钱。在这里出生的婴儿都是经过她的手来到世界上的，包括伊尔达、玹乌斯塔和泽菲莉娜的儿子，其中泽菲莉娜的孩子是闹洪水的那天夜里生的，为了对她表示感谢，取名叫雅辛塔。谁要是不让妓女们参加托卡亚格朗德的领舞女郎队伍，那就是故意阻止雷扎多舞上街，必将受到众人的怒斥。

啊，多漂亮的领舞女郎！一个比一个穿得花枝招展，一个比一个姣媚俊俏！所以，必须增加人数，因为妓女和姑娘们一共二十三个要求参加，而红蓝两队各应有八人。莱奥卡迪娅太太当机立断，说既然托卡亚格朗德只举办一个雷扎多舞会，那些陈规旧俗应当破除：为什么每队只有八个人？她把红蓝两队都增加到十二人，为了使两队人数相等，又叫老太太万热也来参加，万热当然不必三邀四请；她这把年纪的老人担任领舞女郎，只有在这不毛之地才能见着！

在埃斯坦希亚，每个领舞女郎都有个传统的绰号，人是年年不同，绰号却永远不变。蓝队有蝴蝶、燕子、鹦鹉、贝兰鸟、白凤鸟、幸运鸟、尤里蒂鸟和百合花；红队有玉兰花、归革鸟、金翅雀、四季鸟、河鸥、樱桃、母羊羔和伯劳鸟。在托卡亚格朗德，必须增加八个绰号，按照莱奥卡迪娅

太太的意见，由当事者本人挑选。万热老太太叫塞尔希培州女人，雷苏叫伊塔布纳女人，贝尔纳尔达叫吉卜赛女郎，如此等等。如果有人执意要对莱奥卡迪娅太太组织的雷扎多舞会的每个细节都了解得一清二楚，我们可以告诉他，其他五个绰号是：姣姑娘、巴伊亚姑娘、大胆姑娘、小花和向日葵。

排练当中，各种事应有尽有：哭声、笑声、恋爱、争吵。为了争夺扮演向日葵的独眼姑娘里卡尔迪娜，多多·贝罗巴和脚夫莱文托反目，互相咒骂，但没有动手：莱奥卡迪娅太太要求在排练中必须遵守秩序，行为得当。

莱奥卡迪娅太太洋洋得意地说，在埃斯坦希亚，每次雷扎多舞上街必定促成婚事。在托卡亚格朗德仅仅有人同居，这是因为此地没有神父主持婚礼并为新郎新娘祝福。济尼奥本是个锯木工，靠帮人干活为生，现在却成了与卢皮斯西尼奥不相上下的木匠，据莱奥卡迪娅太太说，他为傻瓜猛兽和公牛做的道具比埃斯坦希亚的还好：更轻、更结实。雷扎多舞会结束之后，他与扮演河鸥的克莱德同居了。这个性欲如火、急于找个男人的姑娘是加布里埃尔和西尼娅的小女儿，死去的坦克雷多和内尼卡的妹妹——那个内尼卡同样性急，她留在了塞尔希培州，与奥济里斯在一起靠阿梅里科先生养活：要父亲就是为了这个！

成群的女人负责为领舞女郎们制做服装。裁缝纳塔莉娜答应为小丑马太做镶有薄金属片的麻纱长袍，为公牛做裤子，为全队做旗帜。为了打扮讨人喜欢的混血儿，从牲畜栏里借来了上衣和皮帽。找不到军服，托卡亚格朗德的兵士成了武装到牙齿的杀手：短枪、火枪和匕首。莱奥卡迪娅太太亲自动手，为扮演神女小姐的孙女亚拉卡蒂制做服装——一

半是蓝色，一半是玫瑰色，还有数不清的饰物。由于冬天热病横扫托卡亚格朗德，亚拉卡蒂的十五岁生日没有能好好庆祝一番，莱奥卡迪娅太太要在夏天出出这口气！

夏天，泥泞变成了尘土，阳光照得可可郁郁葱葱，花满枝头，田地里一派生机。人们个个欢天喜地，忘记了去年该诅咒的洪水和瘟疫：过去的事就过去了。

11

纳塔里奥骑着牲口和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并排而行，突然发现庄园主身体垮了。一夜之间，他苍老了许多，皱纹更深了，头发更白了，并且常常默不作声。

他们两人由埃斯皮里迪昂和脚夫若埃尔陪着去塔瓜拉斯火车站去接埃尔内斯蒂娜太太，她要来庄园跟丈夫在一起度假。脚夫的坐骑旁边是由于体壮膘肥而被称为“喜马拉雅山”的公驴。为了容得下上校圣洁的夫人，专门按照宽阔的驴背订制了一副鞍子。

在阿塔拉亚庄园的几天里，纳塔里奥没有意识到上校多么苍老。现在，两头牲口并排而行，他才发现年纪不饶人，干亲家脸色苍白，呼吸急促，着实有点吓人。

上校打个手势让纳塔里奥跟上，用马刺一磕母驴的肚皮，走到前边。保镖和脚夫与他们保持着适当的距离。

“告诉莱奥卡迪娅，有埃尔内斯蒂娜在庄园，我不能去参加雷扎多舞会。很可惜，因为萨克拉门托一定想去。我说让

她自己去，跟干亲家济尔达在一起。你知道她怎么回答的吗？你想象不到！她说，她不去，要是去了就没有人帮助埃尔内斯蒂娜了。真是个好姑娘。”

上校沉默了一会儿，似乎是在考虑萨克拉门托不去参加舞会的事，随后压低了声音：

“喂，纳塔里奥，我想求你一件事。”

“说吧，上校。”

“我活着的时候你有求必应。希望在我死后你也能这样做。”

纳塔里奥若有所思，警觉起来：上校要求他什么事呢？肯定是让他答应保留阿塔拉亚庄园管家的头衔和义务，像对他一样为他的儿子效劳。他不想做出这个许诺。只有他才知道，这对他的“好望”庄园会造成多么大的损失：上校有大片大片的土地，耕种、收获、加工、雇工，负责这一切是个艰难的任务，责任重大。再为一个主人效劳，绝对不干。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是头一个、唯一的一个主人，也是最后一个。除了上校，谁也不能向他发号施令。他心情紧张地等待着。

“喂，纳塔里奥，答应我，我死后由你来照顾萨克拉门托。”接着，又重复了一遍：“她真是个好姑娘。”

纳塔里奥松了口气：

“如果你走在我前头，你不用为姑娘担心，我会把她当女儿看待。”

好一段时间，两个人都沉默不语。忧虑的表情从上校疲倦然而镇静的脸上消失了。他声音非常坦然——每次做出决定之前都是这样：

“忍受一个老头子怪癖的要求而又得不到一点儿好处！你知道吗，纳塔里奥？我要在伊塔布纳给她买下一所房子。”

“请允许我说一句，上校，你做得很对。”

12

国王节前夕，一月五日晚上，莱奥卡迪娅太太组织的雷扎多舞蹈队朝位于小山顶上的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住宅走去，在那里开始表演。山坡的小路上，领舞女郎们手中的灯笼忽明忽暗，像无数萤火虫在飞舞。舞蹈队后面跟着全体居民。只有一个人不为这热闹的场面所动：腹地人阿尔塔米兰多。对他来说，只有一个节日，那就是女儿在牧羊的小山包上显灵的那一天。他默默地活着，再也不需要什么。

蓝红两队领舞女郎来到凉台前的场院，一直排到高大的栓皮栎树下，两队中间是各种角色的扮演者。宅院的主人在大门口迎候。莱奥卡迪娅打个手势，大家齐声向身穿节日盛装的济尔达太太和上尉唱起祈祷歌来：

来到了，来到了，
混血姑娘们来到了。
姑娘们的雷扎多舞，
哎呀，跳得多花哨，多花哨。

客厅里容不下全队人活动：公牛、神女小姐和讨人喜欢的混血儿各有一段舞蹈，小丑马太要翻跟斗，傻瓜猛兽要东奔西跑，兵士们也应当进去——在这里，士兵由杀手代替。

上尉的客厅尚且嫌小，随后访问的各家就更不用说了。在各户住宅，雷扎多舞蹈队唱了祈祷歌和圣歌，还为圣子唱了颂歌：

圣子万福，
圣子万福，
圣子出生了。

首先是两队一起跳，随后蓝红两队分开，开始争夺旗帜的比赛，观众们也分成两派。接下来进行领舞女郎个人表演，一个个来到客厅中间献艺。不能漏掉一个，因为个个长相漂亮，动作潇洒，包括万热太太在内，她的踢踏舞步首屈一指。凭心而论，贝尔纳尔达超群出众。这位扮演吉卜赛姑娘的漂亮领舞女郎手执竹棍，挑着绵纸灯笼随乐队的节拍跳了一场，博得了热烈的掌声，接着又用另一只手把两岁的孩子抱进场内跳起来：两岁稍过，过不了多少，济尔达的养子，贝尔纳尔达的亲生儿子。母子齐舞，是托卡亚格朗德对雷扎多舞的一大革新。

手风琴和四弦琴奏出单调的曲调，崭新的大鼓咚咚地打着节拍。领舞女郎们身穿色泽艳丽的麻纱衣裙，上面镶着花边、流苏和金属饰片，头戴饰有蓝色和玫瑰色彩带的草帽——蓝色代表纯洁的圣母，玫瑰色代表耶稣受难——为在贝伦的马厩出生的圣子跳舞唱歌。谁知道呢，为什么在贝伦出生的圣子却在罗马被发现了。

圣子出生了，
在罗马被人发现，
在罗马被人发现，
穿得整整齐齐躺在祭坛。

唱完颂歌，稍事休息，人们开始吃喝，酒菜丰盛可口。甘蔗酒瓶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大家对着瓶口畅饮；大小酒杯留给领舞女郎们唱热尼帕波酒。雷扎多舞演员们用手背擦擦嘴，开始唱告别歌——他们要到另一家去消遣了：

喂喂，晚安，

太太们，小姐们！

我要走了，

你们会伤心地哭泣。

名叫“舔舔屁股”的鹦鹉被歌声和跳舞的踢踏声惊醒，在鸟笼里慌乱地蹦蹦跳跳，扇动翅膀，在人们齐声唱最后一节时又扯着嗓子骂起来。

我要走了，

回到家乡去了，

伙伴们，

我要走了。

客厅里跳最后一圈，这是雷扎多告别舞：

吉拉里奥，吉拉里奥，

启明星出来了，

吉拉里奥，

从海上出来了。

领舞女郎们手中的灯笼像明灭不定的萤火虫，沿着小路下了山，后面跟着托卡亚格朗德的全体居民，还增加了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济尔达太太和他们的子女——无论是亲生的还是收养的。

13

在各家各户和各个小空场尽情地跳了，唱了，吃了，喝了，向帮助雷扎多舞队上街的人们道了谢：制靴夫妇夸拉西芭和埃洛依·科迪尼奥、吉多、卢皮斯西尼奥、土耳其人法都尔、纳塔莉娜太太、中心公寓的老板夫妇儒卡·达斯·内维斯和瓦莱蒂娜太太。当然不会忘记住在下蛤蟆街木板房里的科罗卡。表达友情的游行的最后一站是干可可仓库。舞蹈队敲着科夫曼公司捐赠的大鼓，向卡尔里尼奥·席尔瓦先生道谢——每次排练他必定参加，轮不到他跳的时候总是掏出本子记录下发生的一切。

舞会的最后一场表演是夜深之后在空场的大棚前边、平时开办集市的地方举行的，其场面之精彩空前绝后，必须如实写出。据说，除了阿尔塔米兰多以外不缺一个人。他的妻子达斯·多雷斯也去了，只是停留的时间不长。自从离开腹地以后就没有见过领舞女郎们的表演，她高兴极了！河两岸——居民点和庄户人家——的人们都来了，男女老少，连刚刚从母亲肚子里生出来的孩子们也来了。

谁要是看到了聚集在空场上的人群，甚至会以为托卡亚格朗德是个人口众多的村镇，因为附近庄园的农工和伐木工成群结队地来了，国王节前夕脚夫们的数目也陡然增加，妓女们就更不用说了。没有参加舞蹈队的当地居民并不因此而不洋洋得意，他们混杂在外地人中间，仿佛身价倍增，自豪地

夸奖莱奥卡迪娅太太组织的雷扎多舞会，赞扬托卡亚格朗德。在神奇国王节期间，塔瓜拉斯有牛舞游行，可只有六七个领舞女郎，而且无精打采，可怜巴巴，穿得破破烂烂，几个角色的化装更是糟糕透顶：扮演公牛的披的不是牛皮，而是旧麻袋；牧人更是寒酸，像个叫化子；农夫身上挂着几片从树林里摘来的树叶，仅此而已。与托卡亚格朗德的雷扎多舞会相比，简直让人哀叹！

走进空场，一路上跳舞和喝酒积蓄的热情全都迸发出来，把表演推向高潮：人人都赤着脚，脸上大汗淋漓，浑身沾满尘土，空气中汗味弥漫——这时候的汗味能让人心醉。

莱奥卡迪娅太太脚穿在埃斯坦希亚时从阿梅里科先生的店铺里买来的高跟靴，高高绾起的白发上插着木梳——不折不扣的女王王冠！——站到从土耳其人店铺里搬来的一个空煤油箱子上，拍着她那八十岁老妇干枯的手，要求大家安静下来：雷扎多舞会开始进行最后一项：集体表演。吼叫声、呼喊声、哄笑声、咒骂声和男孩子们的恶言秽语声响成一片，干瘪老太太的要求近乎荒唐、愚蠢，完全是浪费时间。

奇怪的是，她刚一拍手，宣布集体表演开始，全场立刻安静下来，鸦雀无声，只能听见人们急切的呼吸和心脏的跳动。

14

表演以祈祷歌、颂歌、对歌和舞蹈开始，这些节目并不

因为在各家各户已经听到和看到而不受欢迎。

来到了，

混血姑娘们来到了，

哎呀，跳得多花哨。

从这时候起，新鲜节目开始了，个个动人心弦，让人眼花缭乱。从两队当中冲出了公牛，吓得孩子们四处逃窜。几个胆大的前来引逗，公牛要用角顶他们。领唱者高唱起公牛进场歌：

谁要是有公牛，

拴在牛栏里。

我没有土地，

让牛跑东跑西。

领舞女郎们跟着手风琴、四弦琴和大鼓组成的乐队的节拍在原地跳动，神女小姐挥舞着旗帜——一面是蓝色，一面是玫瑰色。蓝色的一面是玫瑰色字体，玫瑰色那面是蓝色字体，字用布条缝成：莱奥卡迪娅·本温达·德·安德拉德雷扎多舞会。

谁要是有公牛，

拴在木桩上。

我没有土地，

养活淘气的公牛。

观众分成两派，支持自己喜欢的队伍夺取旗帜：把硬币塞进队员的口袋，最后女神小姐把旗帜奖给得钱多的一队。有人把钱花了个净光。济尼奥和巴尔比诺各不相让，直到把最后一枚硬币掏出来。济尼奥把钱统统交给了他的意中人克莱德——她在蓝队中扮演河鸥；巴尔比诺自然支持红队，具

体地说是支持阿芒西奥的女儿奇卡——这姑娘年岁不大，但已经像成年女人一样跟男人们眉来眉去，她就是绰号为尤里蒂乌的领舞女郎。

讨人喜欢的混血儿把公牛牵出来，让它向上尉和法都尔、科罗卡和卡尔里尼奥·席尔瓦先生、纳塔莉娜太太、若泽·多斯·桑托斯和克腊拉致敬，接着又把它拉回两队中间。小丑马太进场了，他脸上涂着白化石粉，一边翻跟斗一边和孩子们打闹，跟女人们调笑。来到“混血儿”跟前，要用三个硬币买下他的公牛：

我有一枚硬币，
人家给了我两枚。
我要买根绳子，
拴住我的公牛。

领舞女郎跟着齐声唱：

嘿，呀呀，嘿！
把公牛给你吧。

小丑马太接着唱起来。这时，从黑暗中冒出了雅拉瓜神，只见它穿着难看的傻瓜猛兽的服装，身体藏在用竹棍捆成、外面遮上麻纱布的架子里，用一个驴头骷髅当脑袋，吆喝着向观众冲去，吓得人们四散奔逃。领舞女郎们又唱起来：

可怕的家伙来了，
多么丑陋的野兽。

不仅丑陋，而且凶狠。它朝公牛冲过去，双方开始殴斗：公牛用犄角，雅拉瓜神靠魔鬼的神力。小丑马太向观众介绍说，这是一场恶战。可怕的雅拉瓜神抓住公牛的犄角，

把它打翻在地，凶狠地结果了它的性命。接着咧开驴骷髅的大嘴一笑，在小腿上涂一些油，借助魔鬼的力量逃走了。

“讨人喜欢的混血儿”把这件事告诉了神女小姐，她立刻走进场内，看见小丑马太神色慌张地站在公牛身边，怀疑是他杀死了公牛。领舞女郎们亲眼目睹了事情的经过，马上说马太无罪，请求给他自由：

神女小姐，
我们来向你请求，
放了马太吧，
他是我的朋友。

神女小姐高举着雷扎多舞会的旗帜，在两队中间跳起舞来，不肯听领舞女郎们的恳求。但是，她们一再坚持，提出了新的理由，说小丑马太是她们的心上人：

神女小姐，
请你开恩。
放了马太吧，
他是我的心上人。

克莱德望着济尼奥；奇卡望着巴尔比诺；里卡尔迪娜用那只好眼寻找驯鸟的多多·贝罗巴。神女小姐终于被她们的爱情打动了，同意她们的请求，释放了小丑马太：

你自由了，自由了，
我已经把你释放。

15

讨人喜欢的混血儿悲伤的歌声飞过小河，飞上小山，在托卡亚格朗德谷地回响，领舞女郎们跟着唱起凄凉的小调：

我的公牛在河边，

死得好凄惨。

这表明“讨人喜欢的混血儿”和神女小姐即将开始最有趣的表演：分公牛。人们挤到演员们跟前。混血儿首先把牛头送给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

牛头，牛头，

归上尉先生所有。

每分一部分，领舞女郎们都齐声唱道：

嘿，呀呀，嘿！

把公牛给你吧。

轮到神女小姐向卡尔里尼奥·席尔瓦先生致敬了：

牛脖子，牛脖子，

送给卡尔里尼奥先生。

这样，“讨人喜欢的混血儿”和神女小姐把公牛一块块分给了众人。西尼娅太太得到了小腿肉；臀肩送给了若泽·多斯·桑托斯；大肠归科罗卡太太所有；像往常一样，小肠分给妓女们；卢皮斯西尼奥获得了大腿。“讨人喜欢的混血儿”用蒂桑·阿布杜因的法语宣布分牛结束：

大肠头，大肠头，

归法都尔先生所有。

在托卡亚格朗德，人们从来没有笑得这样开心。为了让大家更加高兴，全体演员又唱起来，请求公牛复活。唱得最起劲的要数可怕的雅拉瓜神傻瓜猛兽了：

复活吧，嘿，公牛！

在舞厅里跳起来吧，嘿，公牛！

为大家跳吧，嘿，公牛！

公牛复活了，一转身站了起来。好一个狡诈而又不要脸的公牛。它跳到这边，蹦到那边，向人们致礼；向男孩子们奔去，追得他们狼狈逃窜。各个角色纷纷向公牛靠拢："讨人喜欢的混血儿"、小丑马太、傻瓜猛兽、领舞女郎和兵士们——在埃斯坦希亚是兵士，在托卡亚格朗德成了杀手。神女小姐自豪地站在队伍的前头，高举莱奥卡迪娅·本温达·德·安德拉德太太伊列乌斯式雷扎多舞会的旗帜，领着众人一齐唱起告别曲来。

16

没有不散的筵席，事事如此。雷扎多舞蹈队要走了，领舞女郎们开始数得到的硬币。哪一位钱最多就从莱奥卡迪娅太太的孙女亚拉卡蒂扮演的神女小姐手里夺得旗帜。理发师兼驯鸟大王多多·贝罗巴往里卡尔迪娜的围裙里塞了一枚大镍币——四百雷斯！只有向爱情挑战的人才能有这等疯狂的举动。莱奥卡迪娅太太打个手势，大家开始唱告别歌：

我要走了，

回到家乡去了。

伙伴们，

我要走了。

还好，明天白天还要跳，这仅仅是国王节前夕的最后一次。等神汉加斯巴尔、麦尔吉奥尔和巴尔塔扎尔把黄金和香火奉献给圣子的那一天，舞会才算真正结束。那天晚上，当领舞女郎们停止歌唱、收起灯笼、旗帜以及公牛和傻瓜猛兽的道具、把大鼓保存在可可仓库的时候，手风琴和四弦琴又响起来，招呼当地人和外乡客重新跳起来，雷扎多舞会才告结束。

克拉里奥，吉拉里拉，

要是我死去，

世界就完啦！

雷扎多舞蹈队在人群中跳着，人群混杂在各种角色及乐队里跳着。擂着大鼓打节拍的是马罗因的让泽；拉四弦琴的是三个埃斯坦希亚人：加布里埃尔、特尔西济奥和雅德里诺。谁在弹手风琴呢？并不难猜，这里提供一个线索：托卡亚格朗德欢乐或者悲伤的时候他必定在场。不是别人，也不可能是别人：你看，他边弹边跳，在领舞女郎的队伍里兴高采烈地穿来穿去，唱着告别歌：

吉拉里奥，吉拉里拉，

启明星出来了，

吉拉里拉，

从海上出来了！

雷扎多舞蹈队的灯笼渐渐离去，却有一匹无鞍快马从夜

色中飞奔而来，骑手狂乱地喊着上尉的名字。来到上尉跟前，他飞身下马，嘴里不停地说着：原来是黑人埃斯皮里迪昂：

“纳塔里奥！上校死了！我亲眼看着他死的，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就死了。他瞪大眼睛，脸一歪，就摔到地板上了。”黑人一口气把话说完，也许是急于摆脱眼前和胸中的景象。

埃斯皮里迪昂守在主人卧室门前，防备对手雇佣的匪徒前来暗害。但是，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却在他眼前倒下了，因为黑人保镖靠手中的武器无法跟埋伏在主人身上伺机行事的脑溢血搏斗。远处，舞蹈队还在唱着告别歌：

吉拉里奥，吉拉里拉，
要是我死去，
世界就完啦！
吉拉里奥，吉拉里拉！

济尔达嚎啕大哭。纳塔里奥·达·丰塞卡表情木然，如同一尊石雕铁铸的神像：上校呀，真是祸从天降！吉拉里奥，吉拉里拉，这世界完蛋啦！

罪 孽 的 城 堡
匪 徒 的 巢 穴

宗教裁判所到达托卡亚格朗德，带来福音、判决和混乱。

1

圣徒使团带着两个大铁皮木箱，里面装有圣器、教服、香火、圣水、弥撒葡萄酒和上帝的声音。他们到达托卡亚格朗德的时候正值冬季，日短夜长，天气阴沉，毛毛细雨下个不停，道路泥泞险恶。两个化缘教士肩负着传经布道的使命从科布拉斯河源头出发，沿着宽阔的谷地下行，一路上到处是新近出现的可可园、小村落和居民点，到处笼罩着灾难和不幸，到处邪恶横行、罪孽遍地。

圣体会的教士济格蒙特·冯·戈特梅尔和苏恩用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走过这边远荒凉的地区，历尽艰辛，传扬教义，剔除异端邪说。当他们骑着慢慢腾腾、小心翼翼的毛驴走近托卡亚格朗德的时候，心中的怜悯和愤怒油然而生。心怀怜悯的是年轻教士苏恩，他出生在荷兰，刚刚由罗马教庭任命为神父就被派到巴西传教。满腔怒火的是济格蒙特教

士，他身材瘦小干瘪，表情严厉，一副苦行僧模样，总是食指竖起，指斥异教徒们的恶行。济格蒙特，上帝的铁锤，名不虚传！

年轻神父苏恩圆圆的脸庞，头一次传教，在这不毛之地长途跋涉，显得疲惫不堪：这里既没有舒适的物质生活又缺少精神依托。作为商品，只有黄金能与可可相比，但可可产地却一无所有。济格蒙特比苏恩大二十岁，在伊列乌斯传教已有十年之久。他同样筋疲力尽，不过善于掩饰，仍然昂首阔步，奋勇向前，以履行揭露并战胜魔鬼的使命。

科布拉斯河两岸，无法无天、轻视伦理道德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必须建立秩序与道德，让人们畏惧上帝。济格蒙特不仅仅从派他来传播教义、训化刁民的教庭那里接受了这一使命，应当说，这是我主耶稣直接赋予他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教堂里，他独处一室，身穿苦行衣，彻夜祷告，自我鞭挞，以控制肉体不受尘世的诱惑，不受性欲的侵袭。光秃秃的墙上仅有的饰物是一张耶稣心脏的画，由于世人犯下罪孽、亵渎神明而鲜血淋漓。这张画栩栩如生，殷红的血点仿佛溅到了遭受折磨的教士的大腿上、肚子上、臀部和脊背上。耶稣命令他立即出发，以铁与火去战胜罪孽，把它彻底根除！

在济格蒙特教士看来，圣母教堂的圣徒当中没有一个比西班牙和葡萄牙宗教法庭大法官托尔克马达更圣洁、更值得崇敬。他没有被誉为圣徒这一事实本身是不公正的，但无损于他的声望。他是圣洁的代表，教义的象征。正是在他的旗帜下，济格蒙特教士加入了上帝的大军，义无反顾地前来征讨这帮异教徒、邪恶之辈和无法无天的家伙。地狱之火照亮

了教士的心，心明眼亮的人才怒气冲天。

在累人的跋涉中，两位神父从一个居民点走到另一个居民点，渐渐得知了托卡亚格朗德的恶名：暗无天日、乌烟瘴气。在河谷一带的居民点中，它最为繁华，却集残忍和混乱之大成。据说，在不信仰宗教、不尊重法律、为所欲为的人群中——个个浑浑噩噩，男女杂居，有的充当杀手，有的拦路抢劫——还有马贡巴教的黑人和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本地的名字——大埋伏——就能说明一切，按圣经上的话说，是七大罪孽中杀戮和奸淫的同义词。

2

深得人心的手风琴演奏家和跳舞能手佩得罗·西加诺紧紧跟随两位教士，踏着泥泞的道路，朝托卡亚格朗德走去。他既是教士的旅伴又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无论哪里有僧侣和教士举办宗教活动：布道、洗礼、忏悔、驱魔或者赎罪，佩德罗·西加诺的手风琴总是如影随形，成为盛大活动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同时又使宗教色彩大大减少。当地人举行婚礼或洗礼不能不操办舞会，而任何舞会都少不了佩德罗·西加诺的手风琴助兴。

佩德罗·西加诺屡屡参加宗教仪式，耳濡目染，熟能生巧，现在他可以充当教堂执事，帮助举行弥撒。尽管如此，每当望见他站在善男信女队伍的前排倾听慷慨激昂的布道词，济格蒙特总是感到翻肠倒胃：你看白白的脸上那放荡的

笑容，分明是有血有肉的魔鬼撒旦！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宗教裁判所无能为力、信徒不再对上帝言听计从的时代，一个传教士的痛苦可想而知。

3

自从把可可仓库卖给了科夫曼出口公司，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上校路过托卡亚格朗德的次数大大减少。不过，他偶尔也从崎岖的小路来看看畜栏，跟阿拉伯人法都尔和纳塔里奥上尉聊聊天，看望看望干亲家卡斯托尔·阿布杜因，顺便为教子祝福。

对于黑人卡斯托尔，上校十分敬重，帮助他在这里成了家，立了业。干亲家迪娃死后，黑人无精打彩，垂头丧气，对一切失去兴趣，上校曾十分担心。那个朝气蓬勃、口若悬河、妙趣横生的小伙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是他曾让圣塔·马里亚纳庄园充满欢乐，是他改变了小居民点的风俗习惯。

铁匠突然复苏，上校喜出望外。黑人干亲家私下告诉上校，迪娃在空场显灵，命令他停止守丧，在他僵死的躯壳里注入了活下去的愿望，还抚摸了他的前额、心脏和那玩艺儿。并且，迪娃引导着埃皮法妮娅的脚步，使姑娘改变方向，前来照顾他和孩子。迪娃的英灵是一颗明亮的星星，照耀着远方的埃奥卡神的王国，照耀着大海上的汹涌波涛。

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上校与许多人相反，他并不依靠血管里奔腾的黑人血液。因为富有，他成了不折不扣的

白人——拥有每季收获六千多阿罗巴的可可园和数目可观的牲畜——，教会的支柱，法国人的岳父大人——最小的女儿跟煤油公司的一个叫拉菲特的工程师结了婚——，但他并不因此就不再敬奉奥里沙神。他的母亲罗萨丽娅是个皮肤黝黑但长得极为标致的混血女人。当年，她走进神庙，打算怀个圣徒，不承想她的主人、长相英俊、身体虚弱的小学教师席尔维奥·德·阿拉乌若已经让她有孕在身。奥沙神汉成了她和尚未出生的婴儿的主人。为了给孩子争得生活的权利，罗萨丽娅不得不服沉重的劳役，为儿子的释放证书向神汉付出高昂的代价。她的心思没有白费，使儿子获得了自由。孩子长得身强力壮，年轻的时候便离家出走，参加可可争夺战，最后胜利而归。

父亲临终之前承认了这个儿子，但除了家庭姓氏之外没有给他留下任何遗产。年轻的罗布斯蒂亚诺参加了巴济利奥·德·奥利维拉的队伍，与巴达罗家族进行了史诗般的搏斗：穿过丛林，占据耕地，迎击杀手们的进攻。由于奥沙拉神的保护，他刀枪不入，身上连一块皮也没有划破过。他种植可可，牲畜越来越多，和富家姑娘伊萨贝尔结了婚——应当说一句，这姑娘属于巴达罗家族。他没有儿子，把两个女儿都送进教会学校和乌尔苏里纳教派的善良的修女们一起学习。像祖父一样，她们都会成为小学教师，但无须任教——长得漂亮又是富有之家继承人的混血姑娘是不愁没有追求者的。事实确实如此：医生伊塔济尔·维加跟长女结了婚；小女儿叫卡迪娅，在圣若热节那天的轮盘赌场里赢来了法国人让·拉菲特——一位在国外毕业的工程师。上校对教会和阿洛卢巫师的宗教活动同样慷慨解囊，还亲自抬舁架参加天主

教圣像游行。他不在奥里沙教或者坎东伯雷教节日里跳舞，但家里却供奉着奥沙拉神。

4

前一年夏天，罗布斯蒂亚诺上校来到托卡亚格朗德，逗留的时间较长，不像往常那样只来几个小时，看看畜栏，和朋友们随便寒暄几句。那次是应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之邀而来。他一向对上尉非常敬重，早就答应来看看他的“好望”庄园。与阿塔拉亚和圣塔·马里亚纳的大片土地相比，“好望”庄园小得可怜，但其产量高得让人咋舌：这一季收成超过了五百阿罗巴，而上尉声称在几年之内要增加一倍。

在履行许诺的时候——他走过整个庄园，参观每块可可田，仔细察看加工器械，船形晾晒架、温室、发酵箱——，上校的好奇心终于得到满足：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死去、他的儿子和唯一继承人文图里尼亚继承了全部财产之后，纳塔里奥和文图里尼亚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这个微妙的问题上，流言满天飞。据说两人反目成仇，恶语相向。

父亲猝然死去的时候，文图里尼亚正在欧洲，刚刚开始一次旅行，准备领教领教伦敦、巴黎、柏林和罗马等大都市的游乐场和幽会之地。他没有来得及访问柏林和罗马，因为还在巴黎花天酒地地享乐，父亲的死讯就经伦敦传到了法国

首都。消息来得太晚了：几乎一个月以前，上校就在伊列乌斯的上孔基斯塔墓地安息了——自然，葬礼隆重，在墓前有没完没了的演说——七日祈祷已过，埃尔内斯蒂娜太太和阿德里娅娜要求的周月弥撒即将举行。甚至上校的灵魂已经在巫教神汉佐拉维亚那干瘪而喜怒无常的躯壳上附体，要求阿德里娅娜为他举行追悼弥撒并向穷人施舍，以便灵魂离开天堂的下层。在城里，尤其是在伊塔布纳的街上，有些人得知托梦的事之后恶言恶语，把天堂的下层说成了地狱的深处。舌头比蝮蛇还毒，竟然连死者都不尊重。

还有一些人不问青红皂白，硬说上校患脑溢血猝死是因为收到了儿子从里约热内卢寄来的那封宣称将乘英国皇家邮船启程前往伦敦的信。这趟学习旅游预计三个月。费用是向一家英国银行借贷的，他请父亲汇钱去赎回借据。这次旅行是在最后一刻决定下来的，文图里尼亚为来不及提前通知父母感到遗憾：当父母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已经在英国了。由于尚无法告诉他们通信地址，现把银行地址寄上，请务必马上把钱汇去。这笔钱数额巨大：在欧洲旅游，总不能一身寒酸相，像个可怜虫。钱必须多，必须迅速汇去：在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学习的费用之高令人瞠目。

信到了伊列乌斯之后马上转往塔瓜拉斯。塔瓜拉斯火车站站长达尔沃遵照上校的命令差亲信送到阿塔拉亚庄园：文图里尼亚的信或者电报必须立即由专门信使骑快马送来。

据黑人保镖埃斯皮里迪昂说，上校刚刚读完那封倒霉的信就出了事。他举着信纸朝埃尔内斯蒂娜太太走了一步，没有来得及递到她手里就断了气，倒在保镖和圣洁的妻子之间、萨克拉门托姑娘的脚下。埃尔内斯蒂娜太太怎能忍受住

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没有当时就倒在丈夫身边死去呢？

她惊叫一声，扑在挺直的尸体上，等萨克拉门托把她扶起来之后，两个人抱头痛哭了一场。丈夫死了，儿子远去，她孤身一人，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忠诚而又不知疲倦的萨克拉门托是唯一的安慰和依靠。第二天上午，她带着姑娘乘专用列车把亡夫的尸体运往伊列乌斯埋葬。半夜时分，纳塔里奥风风火火地赶到，担负起安排后事的责任。上尉表情木然，一言不发，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文图里尼亚回来之前，萨克拉门托一直陪伴着埃尔内斯蒂娜太太，和她一起为死去的上校伤心落泪——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可可庄园主，百万富翁，打手们的首领，阿塔拉亚大片土地的主宰，伊列乌斯和伊塔布纳一带说一不二的人物！

5

纳塔里奥对阿塔拉亚庄园和“好望”庄园的可可林同样精心照料，众人有目共睹，异口同声，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上校也亲眼看到。既然如此，总管拒绝继续留任，文图里尼亚心中的不快便不足为怪了。纳塔里奥断然拒绝留任，不论条件多么优厚、给多少钱财都不能改变他的决心。为什么呢？——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一边称赞可可的长势和天堂般的景色一边问道。是哪，没有比花满枝头、果实累累的可可园更能拨动人的心弦、更能与天堂里的美景

相比。

纳塔里奥·达·丰塞卡听到这个问题，那白人和印地安人混血儿的脸上没有任何一块肌肉动一动：紫铜色面庞，小小的眼睛，还有学士兼诗人埃米略·马达瓦尔曾以尖刀利刃形容的嘴唇上那一丝微笑。这微笑谜一样高深莫测，有些人说内含讥讽，另一些人则觉得暗藏杀机。

“如果您有耐心听的话，上校，我可以给您讲一讲。我是从塞尔希培州来的，当时还是个孩子，在那里闯了祸。其实也算不了什么，那家伙还不值得我浪费那颗子弹呢。我带着一封介绍信来找上校，他收留了我。”

罗布斯蒂亚诺上校的名叫“皇后”的母驴和纳塔里奥上尉的黑色母骡并鞍款款而行，小心翼翼地穿过可可树之间的小道。上校没有插嘴，上尉接着讲述：

“当时，博阿文图拉上校已经卷入械斗之中，这一点您知道，因为你们常在一起。他信任我，给了我一支连发步枪，让我跟着他干。可以说，是他把我养大的，他总是像对待男子汉一样对待我，我的今天是多亏有他，我的一切都是他给的。我不记得我的生身父亲：那人把我母亲的处女膜捅破以后就完蛋了。我认识的父亲是博阿文图拉上校。”

“可是，我听他本人说过，你不止一次救过他的命。博阿文图拉把我们脚下这块土地划到你的名下算不上给了你什么恩惠。”

“上校收留了我，我为他保镖，他付给我报酬。我枪法准，脑子灵，只干了我应当干的事。如果他愿意，完全可以不给我土地，不给我军衔。我不是说我不配得到这一切。配，配得很。只是他没有义务这样感谢我，因为他收留了我并付

给我报酬”。

上校松了松缰绳，让母骡自由自在地沿着熟悉的小路前行。若是依他的话，会走别的路，以前甚至不是路的路：

“博阿文图拉上校是我见过的最勇敢、最正直的男子汉，我为他去死都甘心情愿。正因为这样，在有了自己的土地，种植了可可以后，我没有离开他，仍然为他照看阿塔拉亚庄园。有一次，我对他说，只要你还活着，还需要我，我就是你的人，为你效劳。至于他死后，我只答应了现在我正履行的一件事，但绝不再替他照管可可园，绝不再当总管。”

“人们告诉我，文图里尼亚表示过，你要多高的报酬他都肯付。”

“上校，我想任何男子汉都愿意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起初，我在圣弗朗西斯科河一带以保护香客谋生的时候听人们说过，人的命运由上天注定，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可我的想法却不相同。我觉得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着想，我总想成为我自己的主人。我为上校效力二十多年：来的时候刚刚十六岁，现在已经过了四十二岁生日。我从来没有答应过为他的遗孀和儿子效劳，他也从来没有要求我那样做。”

他看了看罗布斯蒂亚诺上校，接着说：

“他死前不久的一天，我们在一起谈天，就像现在你我一样随便聊。他说求我在他死后为他办一件事。当时我很怕他要求我继续当阿塔拉亚庄园的总管，因为我会说“不”。只有他才是我的主人，任何别人我都不干。幸好，他要求的是另一件事，我答应了。文图里尼亚以为我会继续照看庄园，所以当我说不管给多少钱我也不干时他大吃一惊。不论是钱或者情谊产生的义务都不能改变我的主意。上校一死。

情谊就完结了。”

他又把缰绳一提，两头牲口离开可可园，朝纳塔里奥刚刚建成的住处走去。罗布斯蒂亚诺上校还没有见过他的新居。纳塔里奥的声音变得柔和了：

“我很喜欢文图里尼亚。我到庄园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子。但这种喜欢与对上校的感情不同。在我遭受追捕的时候，上校向我伸出了援助的手。现在，管我的人只有我自己，决定该怎么做的人也只有我自己。”

“文图里尼亚了解你的看法吗？同意吗？我看是不同意。”

“我没有问，也不想知道。他要继承父业，从事政治。我对他说，如果有一天敌人向他进攻，需要我去保护，只要打发人通知一声就行。但是，当雇员，请原谅，不论给他当还是给别人当，我决不肯干。”

在住宅前下马以前，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上校疑云全消，结束了这次谈话：

“纳塔里奥，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我的意见，我可以告诉你：你当初为博阿文图拉出力。现在拒绝替文图里尼亚效劳，都做得对。指使人的人和被指使的人之间有明显的界限，你们原先的界限并不清楚。”他话题一转：“好气派的宅院，祝贺你。”

“宅院？只不过是济尔达跟孩子们的一个小小的住处罢了。她每个月都来这里。”

6

在阿塔拉亚庄园，农工们的住处——都是土垒或木板钉的房舍——集中在主人住宅和小河之间的道路旁边，只有为数不多的几间孤零零地散布在可可地里。纳塔里奥非到各家各户看看不可，告诉他们即将离开的消息，向他们告别，赠送些礼品。他和农工以及脚夫们关系甚好，礼尚往来，其中几位还是他的干亲家呢。夜幕降临到可可园和丛林，虽然时值冬日，但没有下雨，夜间空气温暖宜人。上尉百感交集：既为终于不再有主人而轻松自豪，又为离开生活和劳作了二十多年的土地而惋惜和留恋。

在走访中，他发现已故蒂布尔西尼奥家土屋里的油灯亮着，感到纳闷：刚才还看见埃菲仁西娅太太在那边照顾伊达里西奥呢，这位年轻的可可园农工当天下午被蛇咬伤了，江湖医生正在抢救他。老太太没牙跑风的嘴里塞满烟叶。然后伏下身去用力嘬病人腿上的伤口，一边吮出毒液，吐到地上，一边低声祈祷：

我的上帝圣本托，
用棍子打死毒蛇吧，
打死毒蛇吧，
它是个坏东西。
不要让我中毒，
不要让我遭它袭击。

伊达里西奥身上滚烫，顽强地忍耐着。老太太吸出部分蛇毒，减弱了致命的毒性。上尉在病人床前找到了她，在离开阿塔拉亚庄园前跟她交谈了几句。上尉还祝愿伊达里西奥能够得救。靠着圣本托的神力和老人众所周知的智慧，他也许能活下来。谈到萨克拉门托，埃菲仁西娅太太很是伤心：她很想念女儿。女儿留在伊列乌斯照顾上校的遗孀，她无法实现自从得知女儿在伊塔布纳有一所出租的房子之后一直萦绕在心头的打算。出于感激，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慷慨地赠送给她那所房子。

上校买下这所房子，登记在姑娘的名下，并且在公证处公证，一切手续齐备。埃菲仁西娅太太和萨克拉门托是通过纳塔里奥知道的。只有上尉了解这件事，上校不希望四处传播。每月的房租收入可观，足以保证母女二人过得无忧无虑。从此以后，埃菲仁西娅太太就一直梦想着不再在庄园干活，到伊塔布纳或者塔瓜拉斯开一爿小店铺，卖香蕉、面包果、辣椒、吉罗豆和调料。

可是，上校身体非常健康，并且一直喜欢这姑娘，于是这位爱祈祷的太太把计划推迟到庄园主厌倦了萨克拉门托之后：谁都知道，富人的情妇朝不保夕，地位随时可能有变。上校还没有等到厌倦就一命呜呼了：死神朝他的后脑勺吹了口冷气，他一下子嘴歪眼斜，倒在地上。要是在伊塔布纳开个店铺，萨克拉门托在那里卖南瓜和其他菜蔬，不久就会再找到个有钱的男人为她在布店和鞋店立下帐户。埃菲仁西娅是这样想的。她雄心勃勃，并且讲究实际。

可惜，埃尔内斯蒂娜太太继承了萨克拉门托，也继承了城里和乡间的一切财产：庄园以及伊列乌斯和伊塔布纳所有出

租的房屋，还有金钱和利息，好大的一笔财富。埃菲仁西娅太太当店铺老板的梦想只得推迟到上帝再次施恩的那一天。

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的遗产成了人们在大街小巷低声议论、在酒馆店铺嘀嘀咕咕的主要话题。无须列财产清单，也不必分配。迟早都归他一人所有——人们指的是他的儿子，因为寡妇早已请阿丰索神父举办过几次弥撒，说只等上帝召唤她去陪伴丈夫。既然如此，何必费心劳神去划分大小不一的房地产业以及钱财和利息呢？文图里尼亚刚刚从欧洲取道里约热内卢和巴伊亚回到家里，母亲便把家产交给他支配。埃尔内斯蒂娜只留下了一件东西：女奴萨克拉门托。

7

在已故蒂布尔西尼奥家的窗户上，上尉看见油灯映出的一个人影。是谁呢？主人不在，他来做什么呢？肯定不会干什么好事。纳塔里奥右手握着手枪，左手猛地把门推开。不料，迎面走来的是蓬头垢面的萨克拉门托。看见他，姑娘轻轻叫了一声，但不是出于害怕，而是因为惊喜。

“哎呀，上尉！可见到您了！人们说您已经走了。”

“你在这儿干什么？埃尔内斯蒂娜太太不需要你了？”

萨克拉门托垂下眼睛，望着地面：

“要是只有埃尔内斯蒂娜太太的话，我永远不会离开那儿。可怜的太太一定以为我不好，怪罪我呢。我一句话也没有对她说就跑出来了。让我说什么好呢？”

"从上校家逃出来的？哪条蛇咬你了？"

"是博士……他要我……"

上尉似乎并不感到意外，嘴唇上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冷笑。

"文图里尼亚？"

"我刚才跟您说了。他流着口水，满嘴酒气，跌跌撞撞地闯进我住的房间。我还算走运，把他轻轻一推，他就倒在地上起不来了，嘴里嘟嘟囔囔地说一定要搂住我。我吓得要死，连东西还顾不上收拾，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总算找到了包着几个钱的那块头巾，赶紧跑到火车站等火车。为了看看妈妈，为了跟您说句话，我是从塔瓜拉斯走来的。"

上尉没有说话，只是眼睛眯得更细，冷笑的嘴唇绷得更紧。萨克拉门托抬起眼睛，盯着他说：

"他抓住我，打我，踢我，咬我。不信您看看。"她伸出胳膊，上面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斑痕；又让上尉看看脖子，上面布满嘴嘬牙咬的红印。

上尉仍然默不作声。萨克拉门托想，说不定他觉得这些伤痕还不足以解释这次出逃。接着，她把裙子撩起来露出大腿根：身材高大的公民文图里尼亚用膝盖在诱人的微黑色的皮肤上留下了一个个青色的印记。上尉久久地看着，萨克拉门托放下裙子，但没有垂下眼睛：

"我怎么会肯跟他的儿子睡觉呢？但愿上帝保护我，拯救我！他进去以后，说可以给我钱，说我长得漂亮，好话说了一大堆，我也记不清了。我求他别找我，可他提起了上校，大声说他什么都知道，说他也喜欢我。我又请求说，看在他母亲的份上，看在上校灵魂的份上，别欺侮我。他听也

不听，脱下外衣和裤子。这时候我把他推倒了。他喝得醉醺醺的，起不来，我才得救了。”

纳塔里奥一言不发，只是用指尖摸了摸姑娘那绷紧的脸，擦干了她脸蛋上的眼泪。萨克拉门托拉住他的手吻了吻：

“在火车上，我一直想您。除了妈妈以外——她什么忙也帮不上——我生活中就只有您了。”

她重又垂下眼睛，望着地面：

“有一天我想起您来，想着想着，听见您对我说，该给密赛特太太个答复了。”

上尉觉得这个名字好耳熟：

“我倒是认识一个叫密赛特的女人，她在科布拉斯岛开一所妓院。”

“她给我捎来个口信，让我到她那儿去当妓女。那时候我想到了您，您对我说，上校肯定不会同意你去干那种营生，还是留在埃尔内斯蒂娜家里当女佣吧。可有博士在那儿，不行呀！于是，我上了火车，在塔瓜拉斯下了车，就到这里来了。我刚刚到，还不知道妈妈在什么地方。不过，见到您我就心满意足了。”

她又盯着上尉，语气沉静而又坚定：

“谁也别指望用钱或者靠强迫让我跟他睡觉。”

她破涕为笑，看了看一路上沾满尘土的胳膊，用手梳理了一下脏得发硬的头发，低声说：

“我得洗个澡，脏透了。等妈妈回来以后我就到河里去洗。”

纳塔里奥告诉她，埃菲仁西娅在哪里，正在干什么。萨

克拉门托既像忸怩又像放肆地说：

“那么我现在就去洗，不等妈妈了。太脏了，太丑了，您一定看都不想看我一眼。”

“不论是脏还是干净，你总是那么漂亮。要不是上校看中了你，我非让你成了我的女人不可。”

“可能吧。既然我那么想念您，怎么能不同意呢？”

说完，姑娘就朝门口走。经过上尉身边时，丰满的乳房碰到了他的前胸。上校，请原谅：他跟在姑娘后边，朝小河边走去。

8

富阿德·卡兰坐在酒吧间的桌边，品尝着最喜欢喝的香甜的烈酒，朝他的朋友、土耳其人法都尔·阿博达拉微微一笑，神采飞扬地大声宣布：

“我的朋友，伊塔布纳的色情场上风云突变，一个女人成了我们所有人的主宰。她的名字富有诗意，而且奥妙无穷：卢德米拉·葛利高里沃芙娜·西特金潘。简直是诗句，对吧？”

他举起手，润润嗓子，以朗诵的腔调又重复了一遍：

“她来自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卢德米拉·葛利高里沃芙娜·西特金潘！”

在一秒钟的时间里，他一动不动，倾听着这个响亮的名字产生的清脆的回声，显然对自己的嗓音也得意洋洋：

“亲爱的法都尔，你听说过仙女吗？她是仙女的原型，是仙女的典范！我们全都为她的魅力而倾倒，为成为她的奴仆而欣喜若狂！”

富阿德·卡兰又啜了一口烈酒润润嗓子。他的脸光芒四射，显示出博学多识的人特有的兴奋。法都尔听得入了神。这个花花公子是他崇拜的两位导师之一，另一位是伊列乌斯的阿尔瓦罗·法里亚。

“我的朋友呀，她简直是个吞食男子汉的女人，尤其喜欢黑人。男人皮肤越黑，她就越动心，那玩艺儿就奇痒难忍。她属于我们的新主人和导师小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博士，但这仅仅就法律而言，事实上并不如此。你知道，博士是伊塔布纳和伊列乌斯联合王国的继承人，我们生活在欢乐王博阿文图拉二世治下，他继承了骑母驴大王博阿文图拉一世的王位。”

自从被阿拉伯慈悲的上帝打发到托卡亚格朗德这不毛之地以后，法都尔每次来到城里喧闹的街道购买货物或交付到期的货款，总是到游艺场玩玩，到妓院消遣消遣，或者到伊列乌斯海滩看看飞溅的浪花。除此之外，他还能享受一种独有的特权，即同两位博学多才的杰出人物谈天说地：伊列乌斯港的阿尔瓦罗·法里亚和伊塔布纳腹地的富阿德·卡兰。这两位学贯古今的学者似乎对任何工作都不屑一顾，而热衷于进行学术研究：聊天，打牌，评论当地发生的事情。在法都尔心目中，富阿德·卡兰似乎略胜其伙伴一筹，因为他是阿拉伯人，会说预言家的语言，并且口气中带着蜂蜜、蜜枣、蔗糖和茴香的气味。好一个富阿德，对真真假假的事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讲起来头头是道，妙趣横生，法都尔

听得如醉如痴。

“她长得漂亮吗？”法都尔问道，声音里透出欲火和贪婪。

“要描写卢德米拉·葛利高里沃芙娜，漂亮这个形容词力所不及，我们应当说‘美’。我想她是欧亚两洲的女人，斯拉夫人和闪米特人的混血儿。这样说来她还是我们的远亲呢，我们应当为此感到自豪。她不仅美，而且因为是俄国人而神秘莫测，因为是犹太人而激情满怀，因为有阿拉伯血统而情调浪漫、性欲如火。如果你的土耳其好运还在，那么还能有幸看见她在白天穿过街道，走进商店瞟瞟货架，或者在晚上看见她在我们年轻国王的陪伴下，叼着玉石烟嘴、闪着绿色的眼珠在游艺场大出风头！”

最后，他用阿拉伯语的感叹词总结出他的感受：呀嗬嘿！

“她怎么到这里来了呢？”

“当然是文图里尼亚带来的，不然她怎么会来到这儿？”

“她为什么跟小博士来呢？”法都尔还不满意。

“因为是妓女，这是她的谋生手段。她自称以唱俄国民歌为业。确实，《伏尔加船夫曲》从她嘴里唱出来美妙绝伦。顺便说一句，她弟弟弹俄国三弦琴弹得相当不错——应当承认，这是事实。”

“真是她的弟弟吗？”

“对这件事，我进行了研究和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卢德米拉·葛利高里沃芙娜与彼得·塞尔基诺维奇确实有血缘关系，而不是萍水相逢的床上交情。他们是同母异父姐弟。至于她当妓女，我们绝不应当横加指责。她只向我们了不起

的文图里尼亚卖身挣钱，对别人则分文不取，只图个欢乐。亲爱的法都尔，我们都了解，在世界上没有比干那种事更快活的了。”

“说得对。”

富阿德·卡兰这席夸夸其谈完全符合实际，整个城市正处于卢德米拉·葛利高里沃芙娜·西特金潘这醉人的女性造成的感情冲动之中。无论在吵吵嚷嚷的游艺场还是在妓院，这位皮肤如雪、情欲似火的女人挽着文图里尼亚的胳膊一出现，男人们便魂飞魄散，六神无主：人人都想一饱眼福，看到她的微笑便浑身暖流涌动，看到她的眼睛便筋酥骨软。在游艺场，喝得醉醺醺的人们立刻停止喧嚣，屏声息气；在教堂里，信徒们突然打破虔诚的沉默，发出一阵“哎呀”声，赞叹中包含着兴奋与贪婪。人们的欲火在她四周形成冉冉上升的光环，她活像一颗慧星拖着光亮的长尾。

9

博阿文图拉上校的死讯打断了文图里尼亚在皮卡尔广场巴黎大学迷人的学习生活，匆匆赶回巴西。那天，学士闷头喝了一夜伏特加，把一生的烦恼和悔恨全都喝进肚子里。

得知他“亲爱的父亲”的悲剧之后，卢德米拉·葛利高里沃芙娜也悲痛欲绝，放声大哭，甚至神经一度错乱。不是那种面颊上挂着两滴眼泪的随随便便的小声抽咽，而是斯拉夫式的嚎啕，声震寰宇，不时昏厥过去，口中还用俄语嘟囔

着祈祷词。初来欧洲的小伙子从喉头至睾丸都感动了，决定把卢德米拉带回巴西。这女人是欧洲文化的杰出代表，那么这自然就是把欧洲文化引进本国的最佳举动了。她的弟弟彼得·塞尔基诺维奇跟她同行，但她的情夫康斯坦丁·伊凡诺维奇·苏尔可夫却留在巴黎。按照凯旋归来的文图里尼亚的话说，留在巴黎，他只能跟卡塔戈女人鬼混了。

皇家卫队上校康斯坦丁·伊凡诺维奇·苏尔可夫男爵是皇家亲族，但与沙皇有隙。他向文图里尼亚透露了一件国家机密——在斯拉夫朋友圈里，文图里尼亚被称为博阿文图拉·博阿文图洛维奇——卢德米拉·葛利高里沃芙娜也有贵族血统，只是因为遭到不幸，沦落到巴黎在游艺场唱伤感的俄国小曲，所以不肯明说。由于尼古拉·尼古拉叶维奇·罗蒙诺夫大公想纳她为妾，不择手段地逼她就范，她逃出了皇宫。大公是尼古拉二世沙皇的叔父，任俄国陆军大元帅。她不得不颠沛流离。文图里尼亚感到奇怪，她为什么不肯依从那个位高权重的大人物。康斯坦丁·伊凡诺维奇对亲爱的博阿文图拉·博阿文图洛维奇解释说，年轻美貌、感情细腻的卢德米拉讨厌大元帅那带大蒜味的口臭：大公亲吻时她感到恶心，所以才得以保持了贞操。这样，持不同政见的上校流亡巴黎时她就跟着来了。他们二人关系微妙：不能结婚，因为上校在莫斯科有家室，妻子是沙皇的堂妹。夫妻离别时海誓山盟，至今信守不渝。文图里尼亚为他们支付账款，并且甘心情愿，充满自豪：能让俄国皇室成员当忘八，机会难得！

在白色广场的莫斯科式达莎游艺场，由技艺娴熟的三弦琴手伴奏。“亲爱的彼得，”感情炽热、开怀畅饮的时候，

文图里尼亚恳求道，“弹起你的吉他吧，让我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卢德米拉开始唱俄罗斯民歌，跳高加索舞蹈，露出两条妙不可言的大腿。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古老家族的康斯坦丁伯爵和新近荣膺男爵封号的小博阿文图拉一面喝着伏特加，一面击节称赏。夜深曲散，彼得把醉成一滩烂泥的康斯坦丁领走，把腼腆的卢德米拉留给在喝烈酒方面在欧洲大陆称雄的巴西人：在床上，她不愧是帝国骑兵中的一匹烈性母马、沙皇王室的骄傲。在云雨交欢达到高潮之际，她情不自禁地喊出普希金的诗句和东正教的祈祷词！

关于在莫斯科的经历，卢德米拉的说法与伯爵上校的讲述略有不同。这倒不是指的尼古拉大公那一段：确实，大公曾像条癞皮狗似地追求她，迫使她跟弟弟一起流亡巴黎。可是，说她曾衷情于康斯坦丁，那就大错特错了。康斯坦丁利用她亡命巴黎的可怜处境，以为她签订演出合同并保护她不受达莎游艺场顾客欺凌为名，硬是上了这位女艺术家的床。卢德米拉心怀感激，只得同意，只得容忍。然而，要说对他有什么爱情，那就谬误千里了，如同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广场与巴黎的皮卡尔广场之间一样距离遥远。

各种说法之间互相矛盾，漏洞百出，这是由于出场人物都没有掌握好法语所致。当然，卢德米拉不乏语言天赋，她跟文图里尼亚学会了几个葡萄牙语的脏字，跟他亲吻时一再重复使用，并且发音准确，令人敬佩。无论如何，各种惊人的说法之中总有某些真实之处，因为卢德米拉·葛利高里沃芙娜同意跟他前往巴西时，伯爵兼上校曾闯入巴西人居住的旅馆制造事端，扬言要以死相拼，并且真的手持匕首，准备决斗。

对于文图里尼亚，人们可以说三道四，但有一点无可指责：他绝不是个胆小怕事之徒。从前，他不止一次同怒气冲冲的丈夫或情夫们交手，从来不曾败下阵来。现在，他抓住沙皇的亲族，夺下他手中的匕首作为战利品保存起来。最后，他以文雅而又慷慨的方式了结了此事：既然此地没有卢布，只好以法朗和英镑解决。随后，他便乘查热斯·瑞尼斯航运公司的一艘远洋客轮返回里约热内卢，行李中包括卢德米拉和彼得，还有三弦琴和匕首——带回了整个俄罗斯帝国。

10

在游艺场，法都尔·阿博达拉亲自证实了富阿德·卡兰那番激动人心的话千真万确，并且从灵魂深处一再赞叹：呀嗬嘿！他甚至找到了借口，遇上了机会，有幸用粗糙变形的指头碰了碰俄国女人那雪白的手，因为文图里尼亚远远认出了他，向他亲切地招招手。这时，土耳其人鼓鼓勇气，冒昧地走到学士的桌子旁边致意，以便就近看一看让伊塔布纳城熊熊燃烧、使伊列乌斯海波涛汹涌的金发仙女。照富阿德尖酸刻薄的话说，那女人只喜欢黑人：倒是蒂桑·阿布杜因理想的美味，那黑人铁匠早已习惯跟外国女人同床。

回到托卡亚格朗德以后，他向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讲起这件事。俄国女人只同黑人和百万富翁交欢，对阿拉伯人酒店老板不感兴趣，法都尔不能不表示惋惜。上尉已经

认识俄国女人，在文图里尼亚回来的时候跟她打过交道。在上尉眼里，文图里尼亚仍然是二十多年前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孩子。是他交会了文图里尼亚骑马和射击；文图里尼亚尝到的头一个女人、满脸雀斑的儒莉娅·萨鲁埃还是他找来的呢。

“这孩子太轻浮，见了穿裙子的就忍受不住。在那个什么俄国女人身上不知花了多少阿罗巴可可的钱呢。尽管这样，他不会不再找混血姑娘。一句话，凡是女人他都想吃。说到底，他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花那么多钱，到头来当忘八……”

“为妓女当忘八算不上什么，亲爱的法都尔。那不是货真价实的忘八。”

土耳其人还想就这个问题争论下去，但停住了嘴：上尉可能会不高兴，因为他非常喜欢文图里尼亚，把小博士当成自己的亲族。还是近亲呢，近乎于一个不谙世事的小侄子。

11

圣徒使团即将光临托卡亚格朗德的消息像火药引线一样迅速传来，当地居民个个喜不自禁，欢呼雀跃。小河两岸，一片沸腾。

纳塔莉娜太太的缝纫机摇把转个不停。女人们全都订做服装，尤其是那些准备在五月当新娘的姑娘们。现在已是五月中旬，头几场雨刚刚下过，据修士们说，五月是圣母玛利

亚的日子。有权戴花环和面纱的新娘只能指出一个：一直跟巴尔比诺恋爱的姑娘奇卡。她仍然住在父母家里，而其他等待神父婚礼祝福的女人全都已经跟男人同居，其中几个还生了孩子。

就拿奇卡来说吧，虽然非常年轻，并且一直住在父母家里，可谁敢保证她是处女呢？在托卡亚格朗德，如同整个伊列乌斯一样，处女持续的时间极短。不过，据说庄园里有些女人即便跟十个男人睡过觉还自称黄花姑娘。

人们看到，奇卡常常跟巴尔比诺躲到河湾僻静处或者树林里。如果她的处女膜依然完好无损，那么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巴尔比诺是个阳萎病人，要么就是出现了奇迹。尽管如此，莱奥卡迪娅太太还亲自去找纳塔莉娜太太为孙女订做结婚礼服，说要按照塞尔希培州的式样，姑娘出嫁的装饰必须应有尽有。

其他新娘都没有订做那么多衣服，只要有几件普通新衣服，不穿得破破烂烂就心满意足了。莱奥卡迪娅的另一个孙女、奇卡的堂妹克莱德已经腆着大肚子了，她只订做了一条蓝色连衣裙。在雷扎多舞会上她属于蓝队，据说蓝色是伊马库拉达圣母喜欢的颜色。既然提起了雷扎多舞会，又说到莱奥卡迪娅太太的孙女们，就该注明一下，等待圣徒使团到来举行婚礼的新娘名单当中还有亚拉卡蒂，就是在舞蹈里扮演神女小姐的那位姑娘。她的父母、甚至一直关心她的祖母都非常吃惊，成功的舞会结束后不久，亚拉卡蒂就挽着吉多的胳膊来到家里，说是要跟他一起去住。埃斯坦希亚人当中有三个人怀孕、三个人结婚，为这个热闹的季节助兴。

早已同居的女人也都做了新衣，有的是请纳塔莉娜做

的，有的是在自己家里做的。阿毕加伊尔从塔瓜拉斯带来了新裙子，自从水灾之后她就和石匠巴斯蒂昂·达·罗莎住在那里。传教士们也会到塔瓜拉斯去，可是她想回到托卡亚格朗德，跟她的姐姐伊佐拉一起举行婚礼，在父母若泽·多斯·桑托斯和克腊拉太太家里热热闹闹地庆祝一番。一对对男女从附近的庄园赶来了。在科布拉斯河一带，圣徒使团出现并不是什么常见的事。

12

家里有孩子等待洗礼的父母们同样忙得不亦乐乎。在托卡亚格朗德，近十个未皈依的孩子等待成为罗马天主教徒，免得小时候死去灵魂进入儿童炼狱，成年后死去坠入地狱遭受折磨。同时，寻找干亲家也形成热潮，为孩子挑选教父教母引起激烈的争论和欢快的笑声。济尔达给贝尔纳尔达捎去个口信：该给纳迪尼奥挑选教父母了，圣徒使团路过这里时就要给孩子举行洗礼。

和纳塔里奥躺在床上，贝尔纳尔达提起了这件事：

“教父，您已经想到什么人了吗？”

她把头偎在上尉怀里，上尉则抚摸着她那散乱的头发。

“要是你愿意的话，就这样办：我挑选教父，你挑选教母。”

“照我说，教母只是选科罗卡大婶。她比我那可怜的母亲对我照顾得还多呢。”

“教父嘛，我想到了法都尔。我们已经互相称呼干亲家了。”

说着，上尉的手从教女的头滑到乳房上，随后又往下摸，从肚子往下摸。

纳迪尼奥的教父母定下来了。这孩子是贝尔纳尔达和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的亲生儿子，又是贝尔纳尔达的教母、上尉的妻子济尔达的养子。

13

“魔鬼，给我滚开！”奇卡忏悔到兴头上，济格蒙特·冯·戈特沙梅尔教士用拉丁语大吼一声。这姑娘年岁不算太小了，到今年圣佩德罗节就满十四岁。五月里结婚的新娘当中，在婚礼上有条件戴花环和面纱的只有她一个。

姑娘执意要说出所犯的轻罪和重罪的细节，并且荒唐地认为自己清白无辜。在雷扎多舞会上，她属于红队，但偏偏不会脸红——说这种事本该羞红脸的。她告诉气急败坏的教士济格蒙特，未婚夫让她尝到了多么美的滋味。巴尔比诺曾在伊列乌斯住过，学会了外国女人的发明创造。多亏这些新办法让奇卡过足了瘾！

在临时搭起的忏悔室里，宗教裁判者和红队姑娘之间的争斗虽然不血肉横飞，但也紧张激烈。姑娘兴致勃勃地描述用手指、舌头干的勾当，还有鸡奸——啊，鸡奸，多么惬意！——的不体面做法，教士禁止她戴面纱和花环。因为这

是处女的象征。不料新娘固执己见，一再要求，说有权戴纳塔莉娜用灵巧的双手为她做的桔花花冠，因为巴尔比诺那玩艺儿从来没有进去过——亲爱的神父，我以上帝起誓！——奇卡从来没有让它进去。至于他们干的其他事情，那恰恰是为了不让他捅破处女膜：尊敬的神父，你在哪儿听说过后边跟前边一个样？在埃斯坦希亚，大部分姑娘结婚时都是处女。可是，为了度过难熬的等待，她们只好用身体的其他部位，因为任何人都不是钢打铁铸的，亲爱的神父。

济格蒙特教士用拉丁语把她赶出忏悔室：魔鬼，给我滚开！要是在过去，他非用鞭子狠狠抽打她一顿，赶走她身上的魔鬼不可。宗教裁判所时代多么美好！奇卡心满意足地走了，以为神父已经为她祝福，同意她穿结婚礼服。她还一连念了三句圣母经和一句主祷文，因为神父心肠好，忘了惩罚她。

14

经卡尔里尼奥·席尔瓦先生同意，教士们在干可可豆仓库两端临时搭起了两个忏悔室。与一般忏悔室不同的是，忏悔神父和忏悔者之间没有遮栏，不过前去举行圣事的为数不多的女人们——根据济格蒙特·冯·戈特沙梅尔教士的真知灼见，来忏悔本身就极其重要——在倾吐罪孽时毫不胆怯地望着神父，这些不幸的女人还不知道什么叫羞耻。

女人为数不多，没有一个男人。教堂和神父是女人们的

事，男人们这样说，他们个个都是异教徒，其中不少是杀人犯，那个所谓上尉首当其冲。来这里的路上，经过科布拉斯河一带的每一寸土地都能听到人们战战兢兢地提到上尉的残暴和他以往的罪恶。他恶名远扬。

圣徒使团来到的头一天，苏恩教士和济格蒙特教士估价了托卡亚格朗德的整个生活：接待有罪者忏悔，了解当地宗教和道德状况。由于前来忏悔、请求惩罚或宽恕的人极少——在人称上帝铁锤的济格蒙特·冯·戈特沙梅尔教士嘴里，"宽恕"这个词更像谴责和惩罚——他们只好走出去挨家挨户、一个人一个人地询问。

回到临时下榻的卡尔里尼奥·席尔瓦先生的住所，苏恩心情沉重，为上帝的法律在这里遭到藐视而悲伤——哎，可怜的人们！济格蒙特则满腔怒火：看到这些异教徒生活在令人深恶痛绝的状况之下，他不能不义愤填膺。一群该死的罪犯！

儿童们没有经过洗礼，在罪恶中怀上私生子，夫妇们不经上帝同意和祝福就像牲畜似地生育，个个风流淫荡，人人罪恶滔天，不知圣母教堂为何物而任意亵渎。比起这个居民点中心的房舍来——只有两条窄窄的街道和一条胡同——下蛤蟆街那一片土坯房和茅舍显得更多，当地人用肮脏的嗓音称它为妓女区，口气中充满自豪，因为它是这一带最大的妓女区。

河对岸种植着在每周一次集市上出卖的瓜果，那里的道德和信仰也不比这边好。塞尔希培州人本来心地善良，敬畏上帝，由于和凶恶的伊列乌斯人接触，渐渐忘记了对上帝的义务，失去了对上帝的惧怕，染上了陋习，终于与这帮十恶

不赦的家伙同流合污。

在那里经商的阿拉伯人欺骗当地住户和过往行人，道德败坏，是个最糟糕不过的高利贷者。如果还算不上穆斯林分子，至少相差不远。他虽属于黎巴嫩天主教东方教派，但绝不是罗马教庭的子孙。要是他住在西班牙，遇上那美好的岁月，肯定逃脱不了基督的利剑，被送上专门杀摩尔人的圣地亚哥祭坛。

至于那些相信巫教的黑人，尤其是总是面带笑容的奸诈铁匠，他们一直企图玷污梵蒂冈谥封的圣徒们的纯洁和尊严，把圣徒与黑人信奉的妖魔鬼怪混为一谈，向它们供献血淋淋的牲畜。罪孽！

上帝的铁锤济格蒙特神父打算通过布道来鼓起这帮非教徒的精神，谁知道能不能让他们打碎在铁匠炉后面为妖魔鬼怪树起的神龛。黑人们通过共济会的阴谋诡计从奴役中解放出来之后，就称这些非洲妖魔为神灵，千方百计为它们披上圣徒光华的外衣。亵渎！

15

圣徒使团来到的头一天夜里，吃过野蛮而又香甜的有猎物和水果的晚饭之后，苏恩神父满怀怜悯地慨叹这些罪孽深重的人命运不济。他们深受愚昧和落后之苦，死后灵魂必定入地狱，也许归宿比地狱更糟。更重要的是，这里缺少道德规范，没有法律制约，更谈不上必须遵循的规矩。所以，他

们才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处于无法无天的状态。

卡尔里尼奥先生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并且发音清晰，俨然是一位学者——谁想得到，竟然是个头发鬈曲的混血儿！圣徒使团的教士们不能不为之惊讶。他语气平和亲切，若无其事地为当地及其人民辩护，仿佛魏玛大学的教授在讲课一样。济格蒙特教士用怀疑的目光审视了他一番。确实值得怀疑，因为混血儿为这帮野蛮人开脱，认为他们没有任何过错。托卡亚格朗德的居民们——他说——不拘泥于先入为主的思想，无须遵从法律规定的限制和约束，没有法典——不论是刑法典还是天主教的法典——强加的道德和社会偏见。虽然托卡亚格朗德——即“大埋伏”——名称不好，陋习成风，但它的居民在整个可可产区、在整个伊列乌斯是最为循规蹈矩的。尊敬的神父们，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这里谁都不向别人发号施令，一切都共同协商解决，绝不靠惩罚威吓。要是卡尔里尼奥·席尔瓦先生有权决定的话，他决不允许打破这里的宁静。在他看来，托卡亚格朗德人幸福的生活肯定该受到真正上帝的赞许。

“如果尊敬的神父们让我表示看法，我可以告诉诸位，这里就是智者们日夜寻觅的自然界的天堂……”

上帝的铁锤济格蒙特神父猛地站起身，打翻桌上的洋铁皮盘子，手中的念珠如同一把高高举起的皮鞭，在用力抽打着罪孽和犯有罪孽的人，特别是眼前这个异教徒。在伊列乌斯就听说过，这个混血儿和私生子曾在德国受过教育，颇有博士派头：罗马教庭的敌人，不肯安分守己的路德教派信徒，也许比马贡巴巫师更狡诈，肯定比穆斯林更危险。他是世上一切最恶劣事物的象征：法国革命和百科全书派无耻思

想的传播者，上帝和王室的敌人，手持燃烧弹和炸弹投向皇帝和贵族的罪犯，举起匕首再次刺向耶稣心脏的歹徒。不仅是路德派分子，而且是个无政府主义者！

16

卢皮斯西尼奥、吉多和济尼奥三位木匠在大棚和小河之间的空场上、集市前面竖起了一个高高的巴西红木十字架，这个工程雄伟壮观，只有河上的木桥能与之相比。从科布拉斯河上游或塔瓜拉斯火车站来这里的人远远就能望见这件圣物，得知头一个圣徒使团光临托卡亚格朗德，在这个鬼都不下蛋的地方传播美德，谴责罪孽。

十字架前面，用刨光的木板搭起了一个宽宽的台子，台子上放着教士们举行弥撒、祝福和洗礼或结婚仪式的圣器。教士们举行圣事或布道时都身穿教服。

苏恩在上午吃圣餐时布道，济格蒙特则在下午祝福的时候。居民们一致认为，从各个方面看，济格蒙特教士的布道词比荷兰教士好。好得无法比较。苏恩神父又矮又胖，说葡萄牙语几乎没有重音。他在布道词中着重讲述上帝的善良和怜悯，描写了美好的天堂。

德国教士又高又瘦，两颊凹陷，双手干枯，说起葡萄牙语来往往夹杂着德语单词和拉丁语词组，并且嗓音尖利，像猎狗在嚎叫。他的布道词征服了听众——听他布道比夏天参加莱奥卡迪娅太太的雷扎多舞会的人还多。他讲的内容主要

是地狱：天使堕落后成了魔鬼，犯有罪孽者遭受火刑。上帝的铁锤，名不虚传，济格蒙特神父大获成功，简直与卡尔里尼奥·席尔瓦先生的魔术不相上下。济格蒙特神父，了不起！

17

巧合出现了——无巧不成书，生活中更是充满巧合。圣徒使团布道活动的第二天，即最后一天，小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博士从伊塔布纳前往阿塔拉亚庄园途中来到托卡亚格朗德。现在，用家里的小名文图里尼亚称呼他的人越来越少了。同他一起来的有情妇卢德米拉·葛利高里沃芙娜——学士用“情妇”一词为的是表示衣着高雅、穿金戴银的贵妇，其身份远在一般姑娘、同居女人、女佣和妓女之上。请看，她一头火红色的金发，满身浓烈的麝香气味，身穿英国式骑士服，俨然是俄国沙皇马厩里的一匹母马，或者像深谙圣经的土耳其人法都尔所说的，像所罗门国王的坐骑。

在混乱的年代，一群一伙的杀手们交火司空见惯，每片番石榴林里都可能设有埋伏，人们随时会遭到攻击，所以上校们出门都由保镖护卫。械斗结束后，保镖的队伍减为一个枪法准确的亲信。几次死里逃生的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最近几年也只要黑人埃斯皮里迪昂陪同。有时候纳塔里奥也跟他们同行，但只是为了和上校谈话，敲定一些事情，不像先前那样以贴身保镖的身份了。

文图里尼亚却不同。无论从伊塔布纳到阿塔拉亚庄园还

是到别的什么地方，总要像黄金时代的巴济里奥·德·奥里维拉、巴达罗族长或恩里克·阿尔维斯一着，带一队保镖护卫。

这一队武装到牙齿的好汉由一位当年有名的杀手指挥：挖坟坑的贝纳亚——这外号足以说明一切，无需画蛇添足。“我数到了二十个，后来就没有数下去。”每当谈起他挖过深深浅浅的坟坑掩埋被他打死的人，贝纳亚豪情满怀。他是个黑人和印地安人混血儿，又矮又瘦，尖嘴猴腮，沉默寡言，但枪法极准，善用砍刀。

由于若萨伐·裴梭托上校之死，他曾三次受审。头一次判刑三十年，第二次判刑十六年。第三次有大名鼎鼎的律师路易·贝纳尔瓦出庭辩护，他被宣布无罪释放。获得自由之后加入了军事警察营，文图里尼亚就是从那里把他找来担任私人卫队队长的。他干的最后一桩事是杀死了一个名叫毕拉的妓女，因为那婊子向圣母许了愿，当天不肯接待他。军装在身，恶名未去。在监狱服役期间，他虐待犯人，还狠狠揍过到妓院发泄的两个可怜的推销员，妓院老鸨马利亚·萨卡杜拉也未能幸免。

18

文图里尼亚答应了卢德米拉的要求，决定在托卡亚格朗德留下来，直到祝福、洗礼和婚礼举行，直到济格蒙特·冯·戈特沙梅尔神父最后一次布道：无论如何也不能失去观看

这个精采场面的机会。

“这样的话，我们只好夜间赶路了，我想到庄园去睡觉。”

“在森林里走夜路，太浪漫了，我亲爱的！”

“我亲爱的”同意了，得到了一个亲吻。在彼得和“挖坟坑的”陪同下，他和卢德米拉在纳塔里奥和济尔达家里吃了午饭。为了庆祝圣徒使团到来，这顿午餐欢乐而丰盛，还有干亲家法都尔·阿博达拉参加。纳迪尼奥即将举行洗礼，法都尔穿上了进城的服装。

喝过咖啡，文图里尼亚躺在凉台的吊床上，点上英国雪茄，跟上尉和法都尔谈起来。他雇用了一位农艺师来代替纳塔里奥管理阿塔拉亚庄园，还说此人是农艺学博士，足以胜任；他正在对种植和收获的方法进行一场革命，扬言让产量增加两倍。纳塔里奥意下如何？纳塔里奥没有任何看法，没有评论，也不想比较书本知识与上校和管家们从实践中积累的可怜的经验孰优孰劣，只有一丝微笑在嘴唇上掠过，这微笑究竟表示怀疑还是松了一口气，人们不得而知。

谈起埃斯皮里迪昂，文图里尼亚不明白，为什么这个黑人像纳塔里奥一样不肯听他的话，担任他的私人卫队队长呢？现在只好由“挖坟坑的”贝纳亚来干这差事了。他说这个老保镖忘恩负义。纳塔里奥不同意这种看法。如果说到感谢，不是黑人应当感谢文图里尼亚，而是上校的儿子应当感谢那个几次救过他父亲的命、多少年来保护他安安静静睡觉的人。学士改换了话题，他从小就学会了尊重纳塔里奥的意见。即便这种尊重使他不快，他也绝不表现出来。同样，阿塔拉亚庄园原先的管家也不使用指责或有先见之明的口气，

而是说得平平淡淡，面部毫无表情。

倒是法都尔对文图里尼亚表现出得理不让人的态度。他说，有一次学士路过托卡亚格朗德，对这个地方的前景表示极为悲观，预言它不久就会消失。这里没有前途，永远是个肮脏的猪圈。法都尔没有忘记那番曾让他心烦意乱的话。要不是黎巴嫩天主教慈善的上帝指引，他可能一厥不振。文图里尼亚笑着承认他估计错了：

“说得对，先生，我认错。这座猪圈有后劲，扩大了，有了点城市的样子了。”

他不厌其烦地解释说，用“城市”这个词是为了强调这个居民点的发展较之这一地区其他地方更快，因为就连地区政府所在地伊列乌斯和伊塔布纳也算不上名符其实的城市。严格说来，州府巴伊亚也不够格。假如与巴黎和伦敦相比，充其量里约热内卢算得上一座城市。是啊，巴黎和伦敦才是真正的城市。你看看那里的女人！两位干亲家可以用他带来的俄国女人判断。这样的女人你们可曾见过？

不曾见过，混血上尉和土耳其人都不曾见过。但是，纳塔里奥记得学士身边总是有漂亮女人。漂亮女人成了他的一日三餐，成了床上的垫子，必不可少。七年以前，文图里尼亚刚刚成了博士，再也看不起托卡亚格朗德，开始跟外国女人和女艺术家们交往，那时候爱着一个阿根廷女人，还记得吧？

文图里尼亚想起来了，惬意地想起来了。阿德拉·拉·波尔特尼娅，一个高大的女人，会唱探戈，床上功夫娴熟。不过，要是跟卢德米拉·葛利高里沃芙娜·西特金潘相比，她只不过是个下等妓女，只不过是一堆破烂儿！

19

利用文图里尼亚在阳台上谈话的机会，卢德米拉和彼得由“挖坟坑的”贝纳亚保护，走下小山，在托卡亚格朗德转了一圈。

一路上骑马经过一座座庄园和村镇，俄国女人欢喜若狂。在一行人的头一个落脚点卡拉皮丘庄园，德莫斯蒂尼奥·贝尔贝特上校隆重地欢迎文图里尼亚和他的情妇。上校还是个单身汉。三个漂亮的年轻女人为他照看住宅，并满足他四十多岁但仍然旺盛的欲火。由于祖父是有巴西血统的法国人，他用准确而流利的法语向卢德米拉介绍了他的三个宝贝马利亚：库尼安、米尼奥塔和玛莱——一个印地安人，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上校兴趣高雅，深通女人之道，这三个妞儿都是他亲自挑选的。

在这人烟稀少的可可之乡，卡拉皮丘庄园的主人算得上个罕见的人物：在他的住宅里有书架、酒窖和留声机。另外还有一架钢琴。有时上校心血来潮，会亲自为蹲在旁边的三个妞儿弹上一曲。他家的常客富阿德·卡兰曾提到德莫斯蒂尼奥上校有座苏丹王的藏美宫；从伊列乌斯港口酒馆请来的阿尔瓦罗·法里亚在他的庄园住了一个星期，喝了一瓶瓶的葡萄牙葡萄酒和法国香槟。据这位伊列乌斯文人的看法，整个伊列乌斯地区只有贝尔贝特称得上真正的文明人。

在上午喝咖啡的桌上——他们一早便从伊塔布纳出发，

以便傍晚能到达阿塔拉亚庄园——上校请他们品尝当地特产：嫩玉米粥，豆面糕，酸奶，炸香蕉，面包果，番芋头，红薯和巧克力。卢德米拉吃得非常香甜，每样都尝一尝，尝过之后就以含糊不清、神秘莫测的声音赞美一番。

他们还参观了正在收获的可可园——农工们凌晨五点就开始工作——和奶牛场。趁文图里尼亚兴致勃勃地去看一头苏拉米塔纯种牛犊、心不在焉的机会，德莫斯蒂尼奥上校摸着卢德米拉·葛利高里沃芙娜那高贵的臀部，悄悄对她说了几句话，嘴里呼出的热气吹得她怀里隐隐发痒。

“你什么时候愿意来，这里都是你的家，我的另一座住处在伊列乌斯，面向大海，也随时欢迎你。”上校的法语说得纯正，像徐徐的春风。

卢德米拉微微一笑，投过去谜一样的目光。俄国美人特有的微笑和目光。从高雅的臀部把手抽回之前，勇敢的上校在上面划了一道轻轻的血印，让她记住这盛情邀请。

这一天，卢德米拉·葛利高里沃芙娜·西特金潘大饱眼福，永远难忘。道路在可可园边经过，金黄的可可豆在朝阳下闪闪发光。没有更美的庄稼了，就连大平原上成熟的麦田也比不上它漂亮。走渴了，在这个或那个庄园停下来，喝上一口水，一杯咖啡，尝尝香蕉或者桔子甜食，饮一杯用可可豆上的白霜冲的果汁——简直是上帝的创造！

上校们的夫人得知文图里尼亚博士的情妇光临，都想见识见识俄国女歌唱家。她们抛弃了偏见，离开厨房，慌忙换上节日服装前去问候。卢德米拉伸出指尖让庄园主们吻一吻，朝太太们高雅而又谦逊地笑一笑，说声“感谢您的盛情款待，夫人。”好一个迷人的俄国女歌唱家！

不论是腰缠万贯的上校还是两手空空的农工，不论是应有尽有的庄园主住宅还是寒酸的小土屋，都同样热情，同样令人陶醉。这一致和相反之处都与贵族、地主和农奴同时存在的俄国一模一样。卢德米拉·葛利高里沃芙娜跟她的弟弟交谈了几句，说希望有一天从慷慨的情夫文图里尼亚——或者从像他一样富有的其他人——手里得到一片土地，得到一个有黑奴的村庄。她像有了什么重大发现一样兴奋，一切都显得那么有情、浪漫，可惜其中夹杂着一点危险：毒蛇和匪徒。

圣徒使团让她着了迷，是她以渊博的知识把圣徒使团历史性地比作宗教裁判所，再一次向爱她爱得五体投地的文图里尼亚表明，她不仅仅是个使男人眼花缭乱而又热情奔放的女性：只是在床上才热情奔放。绝顶的智慧和高深的文化给她的美丽锦上添花：她足可以给伊塔布纳的学士们讲课。

她爱上了托卡亚格朗德，游览了空场和街道，穿过了小桥和下蛤蟆街，在铁匠铺里停下来看蒂桑·阿布杜因——他光着上身，下面围一块满是油迹的兽皮——在铁砧上打制一个金属手镯。她想买下来，黑人爽快地奉送给她：虽说值不了多少钱但很珍贵，在太阳下闪闪发光。

散步回来，卢德米拉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芒，脸上挂着晶莹的汗珠，激动地问仍然躺在吊床上午睡的文图里尼亚：

“这个村庄是你的吧，亲爱的？这些人都是你的奴隶吧？”她伏在吊床上，两个乳房激动地起伏不停，“要是你真的爱我，为了表达你的真心，就应当送给我一个村庄和一些奴隶。”

20

在上午作弥撒的时候，由圣体会教士苏恩布道。布道词生动感人，口气和缓，哀叹托卡亚格朗德人满足于坠落和无法无天的状况，但说最善良的上帝仁爱慈悲，他的心因为怜悯迷途的羊群而淌血。教士要求人们痛心疾首地忏悔。

假如托卡亚格朗德人不是铁石心肠，他们会顿足捶胸，放声大哭，因为人人都有罪孽，无一例外。要是果真如此，就应当把聚集在十字架前这一小群人静听布道、表示痛心和忏悔的时刻载入托卡亚格朗德的编年史。可惜，既没有痛心的表示又没有忏悔的愿望，记载些什么呢？不过，有一点听众们意见相同：神父善于讲话，口气炽热。在极为挑剔的妓女们眼里，他也算得上个漂亮的小伙子。

上午，没有人痛哭。下午，上帝的铁锤济格蒙特教士用狗叫似的声音敲打听众的时候，也没有人咬牙切齿或惊惶失措。苏恩教士的布道在妓女中大获成功：他在黑教服上套了一件白法衣，在临时搭成的祭坛上来回走动，说当地人面临危险，为他们的命运感到痛心。这时候妓女们不怀好意地交头接耳，说如果有幸把这个有一张娃娃脸、长得胖乎乎的教士搂在怀里该是个什么滋味。而济格蒙特教士的布道词里既有咒骂又有威胁，充满火药气味，使男人们兴奋：这教士有种！

只有几个孩子被抱到圣水池前的时候哭了几声。所谓圣

水池，即土耳其人法都尔借给的一个崭新的搪瓷脸盆，在小店铺的货架上算得上是件贵重物件。法都尔在集体洗礼上扮演了突出的角色：右边有科罗卡拉着纳迪尼奥；左边是孩子的母亲贝尔纳尔达，她神情激动，穿镶花边的裙子和条纹布汗衫，手里举着一支点燃的腊烛，显得格外漂亮。

没有经过洗礼的人都聚拢过来了，其中有些是从附近庄园来的近乎成人的小伙子。苏恩教士站在权作圣母教堂的台子上，一个个地让他们尝盐和油，用圣水濡湿他们的头，把他们变成教徒。他口中不停地祈祷：愿你们信奉万能的上帝。父母和教父母们也跟着叨念，不过声音杂乱，像个熙熙攘攘的集市。

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上校和他的妻子伊萨贝尔太太言而有信，一清早就赶到托卡亚格朗德参加已故迪娃和卡斯托尔·阿布杜因的儿子克里斯托旺的洗礼。你看，他们正在这里呢。黑女人埃皮法妮娅绣了一块布裹住淘气的孩子，根据习惯，她自然也是孩子的教母。孩子尝到盐味，把小嘴一撇哭起来。这时候，“可怜的牲灵”汪汪叫着窜过去要咬教士。这个喜剧性场面引起一阵笑声。

洗礼过后，上校和伊萨贝尔太太由纳扎雷诺保护着返回塔瓜拉斯火车站。路上，遇到了文图里尼亚一行，双方在泥泞地里寒暄了几分钟。伊萨贝尔太太打量打量老朋友博阿文图拉上校的儿子从外国带来的女人。不可否认，她长得确实漂亮，并且态度和谦，表情纯真，活像出走埃及图中的圣母马利亚。“这类貌似圣徒的女人往往最坏”，继续上路的时候，伊萨贝尔太太对丈夫说。在她看来，身材高大的学士只不过是个百无一能的花花公子。

21

打算在五月结婚的新娘们有的已经怀孕，有的领着在姘居中生下的儿女。她们面对祭坛，站在十字架前的台子上。苏恩教士帮助她们排好队伍，男女证婚人站在每对男女的两边。

蒂桑·阿布杜因为每个新娘打制了一个金属结婚戒指。上午，举行洗礼的时候，他兴致勃勃，面带笑容；下午的婚礼上，他是巴斯蒂昂·达·罗萨和阿毕加伊尔的证婚人，但表情严肃，一言不发。埃皮法妮娅在人群中望着他，忧心忡忡。她知道，这黑人正在思念迪娃。要不是迪娃被热病夺去生命，他们也会在这个时候举行婚礼。

指出哪位新娘最漂亮，哪位最心满意足，那就太难了，并且会失之于偏颇。不过，要说哪位最年轻，则易于反掌；奇卡还不满十四岁，包括济格蒙特教士都知道，新娘当中只有她一人处女膜完好无损：尊敬的神父，你在哪儿听说过后边跟前边一个样？她的新郎巴尔比诺的那玩艺儿从来没有进过她前边，因为奇卡不答应。既然如此，为什么在举行婚礼的时刻教士大发雷霆，非要姑娘扯掉漂亮的面纱，摘下纳塔莉娜太太事先做好的桔花花冠呢？莱奥卡迪娅太太不是个好惹的人物。她一时火起，想大闹一场，把她的人全都叫回去，不再参加这个仪式。不过，她没有这样干，只是威胁济格蒙特教士说，要是你没有穿这身教服，看我怎么收拾你？

最后，经苏恩教士调解，双方达成协议：撤下花冠，留着面纱。奇卡哭成了泪人儿，大声喊叫说她还是处女，受了委屈。

婚礼和洗礼举行完毕，圣徒使团的任务遂告完成：第二天一早，两位传教士将启程前往塔瓜拉斯，那里不仅比托卡亚格朗德地方大，而且也不如此地淫乱。济格蒙特教士的布道词宣告这次宗教活动结束。在这四十八小时里，托卡亚格朗德天翻地覆，热闹非常。最后一项无需教士们参加，自有本地荣誉居民、手风琴手佩德罗·西加诺指挥，把婚礼和洗礼的庆祝活动合二而一，不用说，要通宵达旦。在文图里尼亚催促下，卢德米拉·葛利高里沃芙娜·西特金潘没有等到舞会结束就启程前往阿塔拉亚庄园，不过她不肯放过跟卡斯托尔·阿布杜因跳一圈法国四步舞。这一天，黑人百感交集，情绪起伏不定。卢德米拉对她的弟弟彼得私下说，蒂桑简直是埃塞俄比亚的王宫的贵族。这天晚上，彼得也兴高采烈，像贫苦的少年时代在俄国农村跳舞时一样兴致勃勃。

济格蒙特·冯·戈特沙梅尔的布道词堪称圣徒使团传教活动的金钥匙，或者说，钻石般的结尾。他那坚定而激烈的话语虽然未在这块偏僻的荒郊野地上深入一个个麻木不仁的灵魂，但肯定在某些人的耳边回响，引起他们深思，使他们按照布道词行动，建立良好的习俗。

此地叫托卡亚格朗德，即大埋伏，这个名字就说明一切，罪恶滔天。了不起的宗教裁判所法官就是这样开始他的布道词的。他说，托卡亚格朗德是罪孽的城堡，匪徒的巢穴，既不遵守上帝的规矩，也不按照人间的法律行事。淫乱堕落，凶狠残酷。一句话，这里魔鬼横行，撒旦肆虐。上帝迟早有一天要大发怒火，惩罚你们这些不信教的家伙，捣毁保

护罪恶和亵渎行为的城垣，把丑恶和残酷的巢穴化为灰烬。这就是教士的预言。

进行祝福的时候，落日的残辉显得格外凄凉。上帝的铁锤济格蒙特教士举起晒得黑黑的爪子，在空中划了个表示逐出教会的十字，再次诅咒托卡亚格朗德和它的居民。

法令到达托卡亚格朗德，美好城市的
历史夭折在襁褓之中。

1

“无法无天的匪徒、杀人犯、暴民和妓女的藏身之地。”上帝的使者大声咆哮，发誓结束暴行和淫乱，不允许他们继续肆意妄为，大逆不道。溜须拍马的正人君子们齐声响应，一时间流言蜚语满天飞，传遍了教堂、市政厅和游艺场。

这里的传统是为争夺土地尔虞我诈、设埋伏枪杀对手，从中自然产生所有权和法律。国王骑上继承来的骏马，率领军队前去建立秩序和规章，在只有自由和梦想的地方建立起人人必须遵从的权威。

从宗教裁判所法官的诅咒到大军压境只有一步之遥，恰恰是冬天布道与夏天枪战、生与死和男子汉与臣民之间的距离。战斗的时间更短暂：从捎来口信到占领此地仅仅几天。

2

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从“好望”庄园回来就收到了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的信。庄园的收获刚刚结束，在新开辟的可可园里，收成比最乐观的估计还好。上尉本来预计能收六百阿罗巴稍多一点，结果超过了七百。种得这样好的可可园从前只有阿塔拉亚可以与之相比。现在，虽然有路易斯·塞撒尔·古斯蒙博士及其“梧桐科植物可可树之种植术”的帮助——这位农艺师最爱使用晦涩的词汇——阿塔拉亚庄园已远远落在后面。

路易斯·塞撒尔·古斯蒙博士掌握高深的农学知识，但险些遭到被辞退的厄运。他的老桥文图里尼亚在卢德米拉·葛利高里沃芙娜和她的弟弟彼得陪同下到里约热内卢小住，以重温文明的滋味。回来以后，发现产量比前一年下降，于是大发雷霆，百般威胁，要求做出解释。农艺师翻开专业书籍辩解说，这完全正常：使用现代科学种植方法需要有时间和耐心才能得到成果。什么他妈时间和耐心！文图里尼亚怒吼一声。但是，他终于在巧舌如簧的古斯蒙的论据前让步了，因为纳塔里奥又一次拒绝了重新担任阿塔拉亚庄园总管的建议，虽然条件经过修改，更加优厚。

文图里尼亚既伤心又气愤，因为他曾提出，只要博阿文图拉上校当年的保镖肯重新担任总管，甚至可以考虑利润提成，这种条件在庄园主们眼里是空前绝后并且必须受到指

责。有火气就要爆发出来：文图里尼亚逢人便说纳塔里奥不忠诚，甚至用了“叛徒”这个词。是啊，纳塔里奥的一切都是靠上校得来的。现在上校死了，他却连主人和保护人的英灵都不肯尊重。死者尸骨未寒，他就给上校的小妞儿置买房屋，供养她生活，让上校死后戴上绿帽子。卑鄙可耻的背信弃义。文图里尼亚说“死后”一词用的是拉丁文，就像农艺师谈到“梧桐科种植可可树种植术”一样，充满学术气味。

3

我听到一些流言，很不高兴，你要提防——这就是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上校捎来的信，而带信来的上校的亲信保镖纳扎雷诺也不了解详情。起初，上尉以为指的是文图里尼亚心怀不满，嘟嘟囔囔。纳塔里奥对此早有耳闻，只是付之一笑：趾高气扬的孩子发脾气了，等我到伊塔布纳去时教训教训他，跟他喝上几杯，谈谈女人，他的火气立刻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过，跟法都尔·阿博达拉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他大吃一惊，因为土耳其人几乎同时收到了富阿德·卡兰写来的一个纸条——其中有些话是近乎诗句的隐喻。“农夫在绿州上种了一片杏树，但收获果实的却是无赖。亲爱的朋友法都尔，小心为妙，因为果实开始成熟了”——他用一笔一画的阿拉伯文字提醒说。纸条是由熟悉当地道路的脚夫泽·拉伊蒙多亲手交给店铺老板的。

纳塔里奥和法都尔绞尽脑汁，后来又求助于卡斯托尔·阿布杜因，但仍然无法解开上校的信和文人的隐喻之谜。

“下星期我到伊塔布纳去一趟，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纳塔里奥急不可耐了。

是什么流言让罗布斯蒂亚诺上校不快？提防什么？富阿德·卡兰所说的开始成熟的杏林指的又是什么？把两封信联系起来看，扑朔迷离的言辞后面隐藏的内容非同小可。

法都尔和上尉素来以干亲家相称，纳迪尼奥洗礼之后两个人成了真正的干亲家。现在，他决定提前到伊塔布纳去跟批发商定货，清算帐目，以便陪上尉上酒馆，逛“尚都”妓女公寓，在游艺场消遣。在妓女公寓，他要跟老鸨一起回忆温柔多情的泽济妮娅·多·布蒂娅，多好的女人！自从到塞尔希培州去以后，她音讯杳无，连她的侄子、传声筒杜尔瓦利诺也不知道这女人的下落。

如果时间允许，他还要到伊列乌斯跟阿尔瓦罗·法里亚聊聊，望望大海。年轻的时候，他跟一群移民从杏的故乡出发，穿过大海，来到这块盛产可可的土地上。

4

计议中的旅行落了空，事态的发展如狂风骤雨，呼啸而来。

纳塔里奥·达·丰塞卡刚刚坐到午餐桌上，他的儿子贝巴就闯进来：不是来吃饭。只见他慌里慌张，上气不接下气

地对父亲说：

“外面有两个人朝猪开枪，听说是警察，已经打死……”

不等贝巴说完，上尉就摘下挂在桌边墙上的来复枪，冲下山坡。他远远望见匆匆赶去的阿尔塔米兰多跟其中一个陌生人扭打成一团。两个手持武器的家伙吆吆喝喝来到这里以后一连打死了几头猪，大部分是这个腹地来的农夫养的。

阿尔塔米兰多手握一把匕首，那家伙的枪掉在了地上，两个人正在地上滚打。由于距离还远，纳塔里奥只能大声吼叫。这时候，另一个家伙瞄准阿尔塔米兰多一连开了几枪：养猪人松开了手，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背部，鲜血直流。几乎就在同一时刻，凶手被上尉一枪击毙。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活着的家伙放开阿尔塔米兰多的尸体，正想爬起来，蒂桑·阿布杜因冲上去拧住了他的胳膊。

那家伙被众人团团围住，一连挨了几拳，见大事不好，赶紧双膝跪下，哀求大家看在上帝面上饶他一条命：家里还有老婆孩子要供养。他和他的同伙是被派来执行命令的，两个人都是伊塔布纳市政府的警察。除了本市之外，市政府还管辖附近的村镇和居民点，托卡亚格朗德居民点——或者叫别的什么——在它的管区之内。来这里是为了维持秩序，禁止任何动物在街上乱窜：警察军曹命令他们打死街上所有不在畜圈的四条腿的动物。即使有畜圈也要杀死，为的是教训教训当地人。上尉先生，执行命令的人没有罪过，您发发善心，饶了我这个听人差遣的可怜虫吧。

一阵拳打脚踢之后，人们放开他，让他骑上原来的毛驴。不过，在此之前解除了他的武装——除了扔掉的枪以外，还带着匕首、短剑和不少子弹——脱下他的衣服，让

他像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一样赤条条的一丝不挂。在另一头毛驴的鞍子上捆上另一个前来杀猪的家伙的尸体。放他们走以前，上尉对战战兢兢的警察说：

“告诉派你来的人，在托卡亚格朗德，任何外人都不能插手，只有我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说了算，你带回去的东西就是证明。不要忘了把这个口信捎到。”

5

把去庄园要带的东西收拾停当以后，济尔达来到阳台上，坐在纳塔里奥身边。埃杜正在铁匠铺帮助蒂桑干活，别的孩子们在山坡上跑上跑下，把东西和洋铁皮箱子运到等在下面的牛车上。济尔达好长时间没有吱声，最后才开了口：

“这次走心里不痛快，要不就别走了。”

“我看没有必要。自从住宅造好以后，你就一直说要到庄园去。我以为你挺高兴呢。”

“原来我是那样想的。警察来过以后，我就不想走了。你觉得他们为什么来这里？”

上尉坐在山顶的阳台上，望着托卡亚格朗德。在那个遥远的日子，连公墓还没有的时候，他曾告诉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这里有个无人知晓的谷地：“等这场争斗结束、您建起庄园以后，我要在这里修一座住宅。”他转身望着妻子，发现她往日宁静的脸上布满愁云。济尔达从来也算不得漂亮，但身材苗条，削瘦的脸上还留着几分青春的丰韵；尽

管年岁大了，还有这么多孩子——有的是亲生的，有的是收养的——当年的活力和精神并未消退。这时候，贝巴带着鹦鹉走过，鸟儿喊了几句骂人的话。即便在械斗频繁、危险重重的时刻，只要济尔达打破惯有的沉默、问及厮杀和女人的事，纳塔里奥总是如实相告。

“也许没什么事，只不过是奥里热内斯军曹或市长卡斯特罗博士想出出风头。”

伊塔布纳市市长仍然是里加多·卡斯特罗学士。十年以前，他离开了埃利亚斯·达尔特罗上校，带着武器和行李投奔了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他的武器和行李是唯唯诺诺和雄心勃勃：既然如此，当一市之长对他来说是个再好不过的职位，于是他和埃尔内斯蒂娜的亲戚、牙科医生萨尔维亚诺·内维斯一起登台。卡斯特罗学士一再当选，几乎成了终身市长，但仅仅充当傀儡角色，特别喜欢炫耀权威。

“我到伊塔布纳去的时候，让文图里尼亚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上校在世的时候，他们总是小心翼翼，谁也不敢惹事生非。可惜文图里尼亚任凭他们胡来。”

“你以为他不了解实情？”女人赶紧补充说，“我觉得，可能有人在耍什么花招。”

上尉点了点头。谁知道呢，这很可能是奥里热内斯军曹的主意：卡斯特罗博士那头蠢驴想不到这些。夫妻二人的谈话似乎已经结束，但纳塔里奥还在说。济尔达是他的妻子，是孩子们的母亲，上尉不能让她仅仅了解事情的一半。他对妻子和妻子对他同样忠诚。有时候，上尉不主动向妻子谈起某件事，但只要她开口询问，上尉从不隐瞒。

“情况也许更复杂。或许军曹或博士后面有人指使。托

卡亚格朗德一天天发展起来了。它从前不值几文钱。现在，不少人出于政治或者钱财的原因盯着它呢。有人想插手这里的事，可我绝不允许。

想法已经说清楚了，他结束了这次谈话：

“跟孩子们一起走吧。”

“我真不想走。”

上尉把目光离开夏天的朝阳照耀下的景色，久久望着济尔达有点抽搐的脸：

“还记得吗？热病流行的时候，你想带着孩子们到庄园去，我不让你们走。那时，我们不该离开这里。你、我和孩子们都不该离去。就是死了也不能离开。现在我叫你走，带着孩子们走。在这种情况下，我一个人留下就够了。”

“我跟你一块儿留下不更好吗？”

“我们在一起呆了多长时间了？你说呀！我是干什么的？你忘了吗？”

他语调平缓，既无恼怒也不激动，仿佛在谈论什么家庭琐事。他把对妻子的温情锁在心里。这女人是用枪弹得到的，为了她，把一个混帐家伙送进了地狱。利用圣徒使团巡行的机会，他们在神父主持下举行了婚礼。济尔达为他生了一群孩子，这还不够，又收养了不少别的女人生的孩子。他们全都是上尉的亲骨肉。

“你一直和孩子们在一起，很好。我会照顾自己。我的职业就是保镖，杀手，你知道得很清楚。走吧，带着孩子们走吧。把屋子收拾好等着我。”

“你会在这里呆很长时间吗？”

“说不定。庄园里还有很多事等我去做，但我必须先到

伊塔布纳去看看出了什么事。”

山丘脚下传来孩子们往牛车上放东西的嘈杂声。贝巴跑上来说，一切都准备停当，可以走了。上尉跟济尔达一道下来，向孩子们祝福。济尔达伸出指尖，碰了碰丈夫的手。随后，纳塔里奥和往常一样，摸了摸妻子的脸蛋。

晨光明媚，托卡亚格朗德平静、安详。轻风吹皱河水，只有平日的声响。女人们一边洗衣服一边唱着小曲儿，一头头猪猡拱着树下腐烂的水果。法都尔站在店铺门口，杜尔瓦利诺到井边打水。卡斯托尔·阿布杜因的铺子里传来时紧时慢的铁锤敲打铁砧的叮噹声。贝尔纳尔达和科罗卡走过来祝济尔达一路顺风，吻了吻纳迪尼奥。

公墓里又添了一座新坟：养羊养猪的阿尔塔米兰多的坟头和其他坟头一样低矮。人们猜到了他的心愿，把他埋在桑安旁边。

6

这天傍晚，天气炎热，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正跟他的教女兼情妇贝尔纳尔达一丝不挂地在床上干那种事，突然感到有谁推开了木板房的大门。上尉以为是科罗卡到河那边看望万热太太回来了，没有在意，想接着干下去。可是，贝尔纳尔达产生了怀疑，猛地从他身子下边挣脱出来。自从警察来这里打死几头猪那天起，贝尔纳尔达头脑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心里像是压上块石头，一直战战兢兢。

一个人影从外室冲过来，大喊一声：

“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你这个臭上尉的死期到了！”

说着，一枪朝上尉打过来，不料贝尔纳尔达已经站起身，挡住了教父。子弹射向她的胸脯，打进左乳房。她慢慢倒在纳塔里奥身上。

就在这一瞬间，一颗子弹从门口飞来，撂倒了杀手。在半明半暗的外屋出现了黑人埃斯皮里迪昂的身影。他没有走进卧室。正如很久很久以前看手相的吉卜赛女人预言的那样，贝尔纳尔达死在了教父的怀里。

“亲爱的……”贝尔纳尔达胸脯和嘴里淌着血，有气无力地说。这是她头一次称上尉为“亲爱的”，而上尉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亲人。断气之前，她又重复了一句：“亲爱的……”

贝尔纳尔达的鲜血染红了纳塔里奥的前胸，顺着他的肚子和大腿流淌。上尉把她抱起来，放在床上，用床单盖好。只见上尉表情冷峻、牙关紧咬，两只小眼睛如同锋利的刀刃。他一动不动地站在教女的尸体前面，足足有一分钟。这场面叫人心酸，又阴森可怕。

7

“是达尔维诺。还记得他吧？”黑人埃斯皮里迪昂踢了踢杀手的尸体，问了一声。

纳塔里奥清楚地记得那个皮肤近乎白人的家伙。在械斗的岁月里，那汉子像许多人一样曾发誓要杀死他。当时，达

尔维诺替费拉达斯的达尔顿·梅洛上校效力，他为博阿文图拉上校保镖。有一次，两个人在伊塔布纳一家妓女公寓为一个女人翻了脸，不过没有打起来：达尔维诺喝得醉醺醺的，站也站不稳，舌头发硬，只是吆喝了几声，说一定要报仇。这时候，一个女人把他拉走，带他上床了。

达尔维诺留小平头，下巴颏有道战斗留下的显眼的红色伤疤。他枪法极准，曾为好几个主子效劳，在埋伏中杀人无数。达尔顿上校因患能置猴子于死地的热病一命呜呼之后，达尔维诺成了谁出钱就为谁卖命的狙击手。后来去向不明，人们都以为他死在热杰腹地了——他来自热杰地区，又回去了。不料此人突然复活，出现在托卡亚格朗德，为的是结果纳塔里奥的性命。要说是来报往日的仇恨，时隔太久，难以令人置信。肯定是受人雇用，而且此人必定熟悉这个居民点的地形，并且了解上尉的习惯，知道他常到什么地方去，跟哪个女人来往。

“塔瓜拉斯的杀手们多极了，每天都到达一批，从伊塔布纳来的。”埃斯皮里迪昂接着说，“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我告诉你，他们正聚集人马，准备进攻托卡亚格朗德。”

在塔瓜拉斯火车站，埃斯皮里迪昂发现杀手们一批批来到，感到奇怪，想方设法打听原因。很久以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杀手了，而且从表面看来完全没有理由，因为上校们和睦相处，土地被大人物们瓜分已定，而且政局稳定，离选举还远。除了赞叹他的女儿、女教师安托妮娅的学识之外——看着她在黑板前教孩子们算术，父亲心花怒放，咧开没牙的大嘴笑个不停——埃斯皮里迪昂无事可做，就出去打听：为什么众多的杀手聚集在塔瓜拉斯？并且其中有几位颇有名

气，让人们闻风丧胆。他们个个武装到牙齿，钱包鼓鼓囊囊，在妓女公寓里大吃大喝。

大部分汉子不了解内情，只知道是奥里热内斯军曹奉命请他们来干一桩什么差事，说能大把大把挣钱，而且会得到战利品，如果表现突出，还可望在军警内谋到职位。加入军警队伍，身穿制服，不受惩罚，这是没有固定职业的杀手们的最高愿望。他们先在塔瓜拉斯汇集，到时候会得到指示。

有几个人知道得多一些，多次提到托卡亚格朗德这个地名。达尔维诺在华尔兹胡同的玛拉妓女公寓喝得酩酊大醉，大吹大擂，说他负有特殊重要使命，指挥杀手们行动。这可是个好差事，使他有机会报昔日的一箭之仇。

最后，他提到了上尉的名字，从此埃里皮里迪昂就一直监视着他。后来，远远看见他和刚从伊塔布纳赶来的警察所副所长奇科·隆科略上士嘀咕了一阵。达尔维诺赶赴托卡亚格朗德的时候，黑人跟着他上了路，但保持一定距离，免得被他发觉。后来的事情纳塔里奥就全知道了。

黑人遗憾的是没有抢在那个混蛋之前射击，未能救贝尔纳尔达一命。不过，傍晚时分，屋内昏暗，他站在门口，看不清楚，怕误伤了姑娘或者纳塔里奥，直到达尔维诺开枪时他才借着子弹的火光下了手。贝尔纳尔达死了，真让人难过：在科布拉斯河一带，她长得最漂亮，没有人能跟她相比，简直像画上的美人儿。

8

转眼之间，很久以来被人们称为科罗卡的雅辛塔变成了个不中用的老太婆，仿佛年龄和辛劳一下子把她压垮了。她跪在贝尔纳尔达的床前，盯着死者的脸。多少年来，这漂亮的姑娘就在这张床上接客；多少年来，她只属于一个男人，这就是她的教父。

她们是干亲家，双重意义上的干亲家。科罗卡为她的儿子接生，后来又在圣徒使团的祭坛前为孩子洗礼。比干亲家还亲，可以说是女儿。是啊，两个人在托卡亚格朗德认识的时候，贝尔纳贝达还是个饱受苦难的孩子：父亲捅破了她的处女膜，母亲瘫痪在床，她和妹妹忍饥挨饿，遭受打骂。即便是亲生女儿，也不会比现在更亲。

这些年来，两个人同住在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给她们建的这座小房子里，从来没有拌过一句嘴，从来没有红过一次脸，从来不曾产生过任何怀疑和不信任，相处得总是那么和谐。我的天，今后可怎么办呀？科罗卡摇摇头，不愿意再想下去。

她什么也没有想，已经回忆不起往事，回忆不起无数次的交谈和打算，回忆不起悲伤和欢乐的时光，回忆不起逝去的危险、梦想和欢乐的舞会。她干枯了，空瘪了，似乎有人用匕首挖出了她的心脏，掏走了她的肠胃。她洗干净贝尔纳尔达的尸体，为她穿上衣服，梳梳头发，最后为她戴上教父

送的耳环。

人们陆续前来守灵。妓女们拒绝接客，以示哀悼。

9

干亲家们，我一言不发，但确实在对你们说，在以往的日子，在伊列乌斯这块种植世界上最珍贵、最漂亮的可可的土地上，人们要脸面、讲信用，相互之间以诚相待，无须签字盖章，无须出示什么文件和证明。所有公民，不论是贫是富，不管是上校还是打手，都同样忠诚、尊重、重信义，讲名声。背信弃义的代价是死亡。

昨天，人们手持枪械来到这里，绅士和勇士之间最珍贵、最可信的金钱是信任。现在，情况不同了，从里到外都变了，另一种人发号施令了。纳塔里奥的脸像一块花岗岩，没有显出内心的伤感，没有显出失去干女儿甚至可以说近乎女儿的情妇所忍受的痛苦。但是，在日复一日的共同生活中结成的干亲家们知道他在说什么，了解他在想什么，猜得到他的沉默意味着什么。

任凭天塌地陷，也要言而有信。一切诺言，在大大小小的事件中许下的诺言，已经明说或者仅仅默许的诺言，都要履行，不论因此得福或获罪，都要履行，这是生活的信条。

10

在火车站板凳上的闲谈中，在喧嚣的酒馆，在欢乐的妓女公寓，埃斯皮里迪昂听到一些流言，说伊塔布纳市政府、公证处、布里奥萨兵营、监狱和街上，到处活动紧张，大有风雨欲来之势。据此判断，一系列的阴谋正在密锣紧鼓地准备之中。

现象罗列了不少，但都非常空泛，不足以得出准确的结论。上尉想亲自到伊塔布纳去一趟，详细了解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弄个水落石出。可是，另外三个人，后来还有颇有眼光的科罗卡，都劝他说这样太莽撞，太危险：那无异于自投罗网，自己捆住手脚送到敌人手中。

按照埃斯皮里迪昂语气肯定而又合乎逻辑的说法，既然他们派人到托卡亚格朗德来谋杀纳塔里奥，那么在伊塔布纳的每个十字路口都有匪徒在等着他。法都尔·阿博达拉和卡斯托尔·阿布杜因完全同意前者的意见。埃斯皮里迪昂已经委托女儿——安托妮娅老师交往广，值得信任，由于广博的知识和表明这一点的那副眼镜而受到尊重——尽量收集情报，写在纸上派可靠的人送来。要论能写得清楚，而且书法漂亮，全伊塔布纳找不出第二人，只有安托妮娅老师。

然而，要不是卡尔里尼奥·席尔瓦先生回到托卡亚格朗德，上尉仍不肯放弃去伊塔布纳的打算。他到伊列乌斯去进行每月例行的汇报，带来了具体的消息和库尔特·科夫曼本

人下达的明确命令：全部运出可可，关闭仓库，返回总公司。等即将到来的紧张时期过后再决定仓库地点，如果情况允许也可能仍在托卡亚格朗德。

11

老太太万热由三个儿子——让泽、阿格纳尔多和阿乌雷里奥——陪伴，在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家阳台前面停下来：

“上尉，打搅您了。我想跟您说句话。”

上尉坐在木凳上，一面擦拭德国手枪一面跟法都尔和蒂桑谈话。堆在客厅里留声机下面的武器引起了万热太太的注意。

“请坐吧，万热大婶。”纳塔里奥指了指几个空凳子，“你们也坐下吧，有得是地方。”

让泽刚从塔瓜拉斯集市回来。那里的所见所闻吓得他目瞪口呆。他是跟弟弟阿乌雷里奥一起去的，毛驴驮架的一边是一笼母鸡，另一边装满自家土地的产品：南瓜、吉罗果和红薯。两个人慌慌张张地赶回来了：亲眼看见那里杀手们来来往往，集市上混乱不堪，听到的谣传让人不寒而慄。

“上尉先生，你知道让热在塔瓜拉斯集市上听到了什么吗？他对我说了，我简直不肯相信。”

上尉站起身，取来几个杯子，给新来的几位倒上甘蔗酒。

“大婶，接着说下去，我听着呢……”

在坐下之前，上尉又给黑人、土耳其人和自己的杯子里添上酒，把酒瓶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

“他们说我们都是罪犯，说我们没有主人的同意就占了别人的土地。”

“是这么说的。”儿子说，“说我们是偷地的贼。”

万热太太接着说：

“说要把我们赶走，说主人们就要来了，不久就来。”

“由打手们保护着……”让泽解释了一句。

“对，由打手们保护着……说他们是托卡亚格朗德土地的主人。让泽想反驳，可他们说这是法律，法律就要到了，还说这里太落后，没有法律，但马上就要有。上尉，您告诉我，这是真的吗？我只相信您的话。”

上尉把手枪放到一只木凳上，久久望着塞尔希培州老太太那张焦急的脸，喝了口酒，用手背擦了擦嘴：

“我的大婶，有人想要这样。要是我们答应，就会这样。”

“你详细说说，我不懂。”

弟兄三个，还有卡斯托尔和法都尔，都默不作声地听着老太太和上尉谈话，时尔啜饮一口甘蔗酒。空气紧张得凝固了，几乎用手可以触摸得到。让泽朝门外吐了一口浓浓的粘痰。

“您跟故去的安布罗西奥带着孩子们来到这里有多少年了？您告诉我，那时候土地有主人呢还是荒着？你们占了那块地，清除灌木，种上木薯，有人对你们说过他是土地的主人吗？”

“没有。”

"不可能有人说这种话，因为从来没有主人。多少年了？现在，土地开垦出来了，种上了庄稼，有了磨坊，你们在这里和塔瓜拉斯卖出产的东西了，就有人眼红。您没有看见警察干的勾当吗？他们打死的那几头猪是谁的？不是阿尔塔米兰多的吗？连他也给打死了，还说什么法律，说什么我们必须遵守法律。"

阿格纳尔多张开嘴，刚要愤怒地说："混蛋法律！"但母亲拦住他，接着说：

"你等等再说，孩子。上尉，您刚才说我们要是答应，他们就来占，对吧？"随后又重复了一遍，"我们要是答应的话，他们就来占？"

"是这样，万热大婶。他们在伊塔布纳捣鬼，说什么我们建起托卡亚格朗德的这片土地有主人，从开始就有。河西岸的这片土地上，有你们和若泽·多斯·桑托斯、阿尔塔米兰多和莱奥卡迪娅太太种下的庄稼，有我们修的房子。洪水冲走了庄稼和房子，咱们又重新种上，修好。这片土地是你们的，是我们的。可现在有人说它有主人，一直有主人；说白纸黑字，公证处登记在案，只等我们同意了。"

"同意他们夺了咱们的土地？"

"万热大婶，您注意听我说。让泽、阿格纳尔多和阿乌雷里奥，你们也听着。要么咱们承认他们做得对，举手投降，跟他们达成协议：你们把收成的一半交给他们当地租，我向他们交房租；要么跟他们干一场，保卫咱自己的土地和房屋。"

"顶用吗？"让泽又朝门外吐了一口，"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打手。"

“打起来一定很残酷……”上尉用他那双小眼睛扫了扫几个塞尔希培州人，压低了声音，“咱们很可能输。让泽，虽然这样，我觉得顶用，干亲家法都尔和蒂桑也这样想。我们决定跟他们干。”

上尉久久望着老太太那张饱经风霜的脸：

“托卡亚格朗德是咱们建起来的，万热太太，是我们和你们建起来的。还有故去的安布罗西奥、阿尔塔米兰多、梅伦西娅等等睡在墓地的人们。我说得不对吗？只要我活着，就不让任何人欺侮。”

阿格纳尔多想插嘴，上尉打个手势，让他别着急：

“我马上就说完，阿格纳尔多，过后你再说。亲爱的大婶，谁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您和您的孩子们都一样。跟他们达成协议、离开这里或者以后再回来、拿起家伙跟他们干，都行。”

“我嘛，知道该怎么做，不会像上次那样，上次她们不让我干……”阿格纳尔多火了，几乎是在喊叫。

万热的声音没有任何改变，接着说：

“上尉，还记得我们从塞尔希培州来到这里，您在路上遇到我们的时候吗？对我来说，这是第二次了，头一次是我父亲的土地被人家夺了去。我知道阿格纳尔多怎么想，他从来没有忘记。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每个人只了解自己。可是，我可以告诉您，上尉，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刚刚来到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灌木丛。我们开出的土地我们种，不让任何人收一半或者三分之一地租。谁也别指望。让我走？除非让我死。别人嘛，我就不知道了。”

“妈妈，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让泽站起身，不

能耽误了地里的庄稼，“我们该去干活了。”

“上帝会报答你，上尉。”万热太太走了，儿子们跟在后头。最小的孩子阿乌雷里奥一直没有说话，这时故意留下来：

“上尉，能给我弄件武器吗？家里只有阿格纳尔多有条枪。我的枪法不错。”

12

干亲家们，洪水退了，热病过去了。现在法律来了。法律在哪儿？在连射步枪枪管里，在手枪的扳机上，在马步枪的枪口上。

谁要是想走，那就走吧，上路吧，在远处等着看这场械斗结束吧，等着乖乖地回来，低下头让主人给你戴上夹板，听他使唤吧。谁要是愿意，就去阉了那玩艺儿，鞋底上擦上油，收拾收拾东西走吧。托卡亚格朗德没有孬种的立身之地。

决定怎么办之后、采取最后措施之前，曾指挥过无数杀手的好汉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由卡斯托尔或法都尔陪同，有时由两个人陪同，走遍了河西岸各家各户，向每个人讲清楚当前的情况，说明即将发生什么事件。

对许多人，上尉很了解，就劝他们小心从事，赶紧逃走。即便他们不乏勇气，但也没有理由拿起武器抵抗。这场争斗要比洪水难对付得多——啊，难得多，简直无法相比！

法律比瘟疫更残酷。

只有那些必须履行某项承诺的人才应该留下来参加这场恶战。有人与上帝有承诺——黎巴嫩天主教的仁慈的上帝——法都尔是这种情况。或者为了自由，卡斯托尔就是如此，有人为了保护用汗水挣来的土地，万热太太属于这一类。科罗卡则是出于对生活许下的诺言。还有人因为取得了权力和权威，从而承担了义务，必须履行，这是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的情况。

13

在期待中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像前几次一样，黎巴嫩天主教仁慈的上帝又在他的孩子法都尔·阿博达拉梦中出现。双方经常保持接触，就当时发生的事件交换看法。阿拉伯人有时赞颂上帝的恩德，有时指责他粗心、轻浮。

威风凛凛的黎巴嫩天主教上帝来了——他是遮天盖地的乌云，为了跟法都尔交谈，现了人形，变成个胡须浓密、长发散乱的巨人老者——打断了土耳其人的美梦，因为他刚刚把寡妇儒萨拉·拉莫斯·拉巴特搂在怀里。其实，这女人已经脱离寡妇的行列，进入了有夫之妇的队伍：一个刚刚来到本地的年轻同胞继承了东方商店，也继承了令人怀念的卡利尔那忘八的称号。随后，精力旺盛的阿博达拉又迷迷糊糊地开始跟一对姊妹云雨交欢。这两个人都是有夫之妇，并且全都风流淫荡。从前，魔鬼引诱他离开托卡亚格朗德，去跟

继承了大量财产的姑娘们结婚的时候，他曾跟这两个人有过一段交往。她们属于阿德玛家族，丑陋得不堪入目，坏得无法比拟。这故事发生在居民点创建初期，而且是在伊塔布纳，所以没有列入托卡亚格朗德的编年史之中。如果由熟悉其中人物的富阿德·卡兰嘴里讲出，势必增添一些新的角色，例如不同凡响的酒馆侍者阿迪贝·巴鲁德。这故事一定妙趣横生，可惜现在再讲为时已晚。

在这个孤独的夜晚，美梦还没有做完。就连阿鲁扎那姑娘也来了。自从被一位学士玩弄并且怀孕之后，她就埋在那张铺满稻草、满是臭虫的大床上不再出头露面。现在，她来了。向土耳其人献上她完整无缺的处女膜。阿鲁扎突然又变成了床上功夫娴熟的泽济妮娅·多·布蒂娅。在最近几个漫长的期待的夜晚。泽济妮娅一直跟他作伴。

黎巴嫩天主教仁慈的上帝拍了拍他的肩膀，把他从女人们怀里拉出来，提醒他托卡亚格朗德面临危险。他睁开眼睛，上帝变成了细高个子杜尔瓦利诺。店员神色慌张，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法都尔先生！法都尔先生！匪徒们来了！”

店员紧张得不同寻常。他的主要特点本来就是沉不住气，这时的状态可想而知。法都尔站起来说：

“你怎么知道的？”

“佩德罗·西卡诺告诉我的。他现在在店铺里，想跟您和上尉说话。可上尉不在家。”

土耳其人一面在洋铁皮脸盆洗脸，一面让杜尔瓦利诺讲得仔细一点。可惜对方知道得也不多：

“佩德罗先生在路上遇见他们正往这儿来。就悄悄跟在

后面，一直跟到离这儿不远的地方。”

传声筒又是搓手，又是抓耳挠腮，掩饰不住内心的慌乱。法都尔洗完脸，对他说：

“你今天就走。”

“我？到哪儿去？您要解雇我？我干了什么坏事？”

“你想错了。你什么坏事也没有干，是我不愿意让你留在这里，不愿意让你出什么事，免得事后你姨妈怪罪我。”

杜尔瓦利诺冲着老板的脸笑了：

“泽济妮娅姨妈打发我来的时候对我说，利里尼奥——她总是这样称呼我，——你跟法都尔先生到一起去吧，好好照顾他。我的土耳其人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最爱参加打斗，你一步也不要离开他。要说打斗，有比眼前的情况更危险的吗？您怎么能让我现在走呢？我姨妈会怎么说？”

他神色庄重地望了望老板，把内心的想法一古脑儿端了出来：

“您走着瞧吧，法都尔先生，我们非死在这帮人手里不可，一个也剩不下。您走着瞧！”

14

佩德罗·西加诺靠在柜台上，自己取下一瓶酒喝起来，清清口。大半夜时间，他一直在丛林中匍匐行走，监视着从塔瓜拉斯强行军开来的打手们。

法都尔习惯地看了看酒瓶，估摸一下这个走南闯北的人

喝下了多少，随后耸了耸肩膀。这种时候不该表示什么不满。很可能杜尔瓦利诺说得对，谁也逃不掉。现在正处在战争状态，经商的人不能小气。他只是没好气地说了一句：

“你选择了这个倒霉的时候来，太糟糕了。”

“为什么我的朋友法都尔说出这种话来？生我的气了吗？”

“你亲眼看见了杀手们，了解得最清楚。没看见吗？他们来进攻托卡亚格朗德了，你不知道？”

“有哪次我不在场，你说说呀！小马努埃尔、奇科·塞拉和然让毁掉一切的时候谁在这儿？闹洪水的时候，是谁去寻找西赛罗·莫拉和桑安？可怜的桑安！热病蔓延期间，是谁去取药？法都尔，不是我自吹自擂，在这节骨眼上，我更不能逃走。你去问问上尉，他不是今天才认识我的。”

随后，他把酒杯放在满是油渍的柜台上，摸了摸手风琴：

“怎么样，朋友，来块腌牛肉当早饭吧。空袋子竖不起来，在热闹开始以前该填饱肚子。”说着，把手风琴递给土耳其人，“劳驾，帮我保存一下这玩艺儿，等事情过后庆贺的时候还用得着呢。”

15

佩德罗·西加诺提供的消息得到证实，千真万确。安托妮娅也写了情报，由她的学生、火车站站长达尔沃的儿子、

机灵鬼拉济尼奥送来了。这孩子常常到阿塔拉亚庄园给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上校送信，送电报。这一回，他骑上一头不带鞍镫的公驴，赶在打手们之前赶到了托卡亚格朗德，使人们能及时做准备。必须立刻采取措施，但做起来着实不容易。

首先，说服黑人埃斯皮里迪昂前往好望庄园并不容易。不过，看在跟纳塔里奥的交情份上，他同意了：多年一起征战的老朋友一再恳求，他决定保护朋友的妻子儿女，让朋友无后顾之忧，安心指挥托卡亚格朗德保卫战。上尉刚向他说起这件事的时候，黑人差一点发了火：

“去庄园？纳塔里奥，你还不了解我？现在离开这里？让我成个老孬种？我不干。”

“世界上谁能说你是孬种？”上尉大吃一惊，竟然笑起来，这种事实在少见，“别这么想，听我说。”他把手搭在黑人肩头，以这种亲昵的动作增强说服力，“你来这儿为的什么？不是为了托卡亚格朗德，而是为了帮助我，因为我们亲如兄弟。我说得不对吗？”

“完全对。”

“这就好了。你跟济尔达和孩子们在一起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一旦有什么事，总得有个信得过的人吧。说不定那边也有凶狠的杀手呢。”

纳塔里奥不容埃斯皮里迪昂思考便接着说：

“要是杀手到了那边，你先开枪，然后让贝巴来通知我。”

他一直把手搭在黑人的肩头。现在，他向黑人表露了对长子埃杜阿尔多的赞许：

“我本想让埃杜跟你们一起走，可他说什么也不肯听。他说，爸爸，我从来没有顶撞过您，这是头一回。”上尉显然对小伙子的逆忤高兴，口气里既有担心也有自豪。

纳塔里奥把手从埃斯皮里迪昂的肩上抽回来，一反矜持的常态，拉住黑人的胳膊。自从贝尔纳尔达死后，他简直变成了另一个人。

“告诉济尔达，一定要留在那里，天塌地陷也不离开庄园，好好照看孩子们，等着我。”

16

更加困难的是说服黑女人埃皮法妮娅，让她带着伊萨贝尔太太和罗布斯蒂亚诺·德·阿拉乌若的教子克里斯托旺前往科布拉斯源头一带的圣塔·马里亚纳庄园。

蒂桑·阿布杜因是战神尚戈之子，既有狩猎神奥舒西的特性，又有主神奥沙拉的本能。埃皮法妮娅是河流和爱情女神，自然不听任何凡夫俗子的命令。大清早，太阳还没有照到当地居民和杀手们身上，铁匠就把雷苏雷桑叫来，请她帮着准备贡品：杀了四只公鸡，其中一只特地献给在已故迪娃身上附体的大海女神耶曼娅。

风与雨之神泱桑头一个跨上战马，雷苏雷桑跳过战舞，开始战斗，带着四只断了气的公鸡回来，献到诸神前面。

黑人一阵颤抖，双手捂住眼睛。他嘴上沾满献给耶曼娅的公鸡的鲜血，东奔西跑。一阵风突然吹来，乌云从天上

落下，变成了人形：不是黎巴嫩天主教仁慈的上帝，而是大海的女主人耶曼娅。尚戈和奥舒西的儿子蒂桑右半个身体有主神奥沙拉附体，迎来了耶曼娅。女神把孩子抱起来，用双手高高举起，唱起欢乐和生命之歌。

附体神的命令，埃皮法妮娅不得不听。这女人有主意，喜欢争斗，宁折不弯，眼里从来没有流过一滴泪水，嘴唇间从来不曾发出一次哭声。只有在交欢的时候她才呻吟和叹息，那是欢快的呻吟，舒心的叹息。埃皮法妮娅本想不从，但这是附体神用干枯的手指向她下达命令，她不能不听。就像上一次一样，神把孩子交给她，强迫她走上生的道路。

黑人女人埃皮法妮娅上路了，一面走一面哭。若非亲眼所见，人们绝不肯相信。“可怜的生灵”跟着她走了老远才回到拿起武器的朋友身边。

告别的时候，蒂桑把孩子紧紧搂在胸前：

“告诉上尉，让他把这孩子养成一条好汉。”

17

上午十一点钟左右，伊塔布纳法院刑事部门的小官吏伊伦尼奥·戈麦斯代表着法律上场了。这个委琐的角色由两名军警保护到达托卡亚格朗德，宣布建立权力，如果可能的话让人人遵从。两名士兵武装到腐烂不堪的牙齿，皮带上别着生了锈的老式手枪。

小官吏来到广场——就是小空场——圣徒使团竖起的十

字架前，没有下马，一边由一名士兵护卫，宣布了法官签署的命令，说这道命令已经在伊列乌斯周报上发表，四处张贴。

他命令托卡亚格朗德的全体公民向当局缴械，还说杀人犯纳塔里奥·达·丰塞卡已被通令逮捕，必须出庭受审，听候法律制裁。

伊伦尼奥·戈麦斯在人群的喧嚣和嘲笑声中宣布完毕就开始撤退。撤退中没有出事，或者说几乎和平地进行，因为聚集在广场的人们只是缴了三个家伙的械，几位激愤的公民叫喊说，法律是臭狗屎，法官是婊子养的。

18

头一次交火是下午两点在若泽·多斯·桑托斯与万热太太两家地界上的磨坊进行的。最后一场战斗发生在半夜以后，地点是位于山顶的上尉的住宅：通往山顶的石头路上尸体狼藉，仿佛进攻者遇到了大批守军，但实际上躲在场院花满枝头的栓皮栎树下射击的仅有两个人。

从包围、进攻到占领托卡亚格朗德用了十个小时零二十分钟，这是奥里热内斯军曹紧张地盯着他那只镀镍旧怀表一秒一秒计算出来的。在三点至四点之间，或者说，从塞尔希培州人惨遭屠杀到奇科·隆科略上士指挥的第二次进攻发起之前，有一段短暂的休战。进攻者们利用这个机会完成对托卡亚格朗德的包围，当地居民则草草挖些墓穴，掩埋死者。这是本地最后几个单人墓穴，后来再没有时间埋葬任何人。

第二天，进攻者们刨了个大坑，把双方的尸体统统扔进了里面。

回到伊塔布纳招募新兵的时候，警察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欢呼胜利。没有妓女，只得限于大吃大喝。可没有妓女助兴，仅吃喝有什么意思？唯有妓女能使人心情欢畅，唯有妓女能重振在战斗中遭到挫折的士气，唯有妓女能驱走脊背的寒冷，唯有妓女能满足性欲。况且，只在可可仓库抢到了不少东西，在各家各户几乎一无所获。在托卡亚格朗德遭到进攻之前或战斗期间逃离的人们带走了所有带得动的什物，个个成了驮载负重的毛驴。幸好纳塔莉娜太太的缝纫机是手摇式的，不是脚踏式的，她顶在头上运走了。中心公寓老板儒卡和妻子瓦莱蒂娜太太扛走了几个大包袱，里面装上了衣物和床上、桌上的用品，累得汗流浃背，嘴里不停地咒骂。

至于那些因为胆怯或惜财拒绝拿起武器、匆匆逃离居民点的人们，无需多费口舌谈论。不过应当说明，上尉和他的两位副官法都尔和卡斯托尔都没有强迫任何人留下来。没有比指挥胆小鬼作战更危险的了，这一点纳塔里奥知道得最清楚。

为了保全性命、带着一些东西逃跑的那些人失去了一切，包括自爱之心和他人的尊敬。好像在从亲人和邻居队伍中开小差的同时染上黑热病或者麻疯病。确实如此。

在软骨头名单中，不应当记录那些因为负有特殊使命或护送伤员和孩子而离开的人们。济尼奥搀扶着当天傍晚受了重伤的父亲卢皮斯西尼奥走了，而且受纳塔里奥本人嘱托，去散布上尉已经战死的消息，以麻痹敌人。让泽的胳膊和肩膀负伤，用破布裹起来。他领着一群孕妇、产妇和孩子朝科

布拉斯河上游走去，把母亲、三个兄弟、弟媳和一个女儿以及干亲家若泽·多斯桑托斯的尸体留在了墓地。

济尼奥、卢皮斯西尼奥、让泽和其他人受了伤：埃洛依、巴尔比诺、泽·卢伊兹和雷苏雷桑。这些人虽然逃走了，但他们赫然列入勇士的名单，时机一到，应当被人们高声赞颂，可惜这种机会微乎其微，因为至少这一次被杜尔瓦利诺不幸言中了：托卡亚格朗德人非死即伤。泽·卢伊兹一条腿残废，杀手用匕首剜下了雷苏雷桑的一只眼睛。

尽人皆知的店铺伙计、传声筒杜尔瓦利诺的估计完全正确。打开勇士名单，除了他本人之外，参加厮杀的还有卢皮斯西尼奥、济尼奥、巴尔比诺、吉多、砖窑老板泽·卢伊兹、鞋匠埃洛依、佩德罗·西加诺、若泽·多斯·桑托斯、让泽、阿格纳尔多、阿乌雷里奥和放走了笼中驯服的小鸟的多多·贝罗巴。在这十三个人当中，除了见多识广、久经沙场的手风琴手之外，都不善于使枪弄棒。

在某个时刻加入勇士行列的还有埃斯坦希亚人瓦瓦和阿芒西奥。他们没有和其他家庭成员一起溜之大吉。上尉造访之后，埃斯坦希亚家族聚在一家商量了一阵，决定至少在遭到攻击之前不参加战斗。至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的条件，可以留待以后讨论。万热太太家出事以后，埃斯坦希亚人分裂了，大部分逃往附近的庄园。

共有十八个人聚集在卡斯托尔·阿布杜因、法都尔·阿博达拉和纳塔里奥·达·丰塞卡上尉周围，听从他们指挥。然而，仅仅因为没有睾丸就不把女人们计算在内就太不公正了。她们没有那玩艺儿，但不缺乏胆量：要论不屈不挠，谁也比不上雅辛塔·科罗卡。除了她以外，舍命留下来的还有

万热太太、她的儿媳莉娅和莱奥卡迪娅太太。上天显灵，保丽尼娅·玛利斯卡也决定和她们同生共死。雷苏雷桑瞎了一只眼睛，脸上带着一道长长的刀口，失去了天使般的容貌，变成了个狰狞的魔鬼。

如果因为埃杜和南多年幼就被人遗忘，那就更有失公正了。南多来到托卡亚格朗德时年仅十一岁，在妓女们中间长大成人，显得有点女里女气。他战死在亲人们身边。同样，特尔西济奥的儿子、莱奥卡迪娅太太的孙子米里尼奥刚刚十二岁，也瞒着父母和叔伯们来到纳塔里奥麾下，屡次机警灵活地深入敌人背后侦察，确实帮了上尉的大忙。被俘以后，杀手们残酷地结果了他的性命，掏出了他的内脏。在战斗中，埃杜倒在了法都尔身边：继承了父亲的勇敢和枪法。

十个小时的枪战、埋伏、白刃战和厮打结束了，一共有四十八个人死亡。托卡亚格朗德居民中，包括男女老少，二十二个人阵亡；进攻者方面共有二十六个人丧生，其中有奇科·隆科略上士和杀人不眨眼的贝纳亚——外号叫“挖坟坑的”。即便在巴济利奥和巴达罗两个家族为争夺土地而厮杀的时代，也从来没有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死过这么多人。

19

不论战争如何进展，结果如何，都无法指责和怪罪任何人。力量对比悬殊，托卡亚格朗德必然陷落。

奇科·隆科略上士和奥里热内斯军曹指挥的军警队伍由

八名士兵和二十多个临时招募来助战的人组成。直到得知上尉已死，只剩下六个有战斗力的人员和一个女人时才发动了最后一次进攻。这个女人就是身兼妓女、接生婆，在法都尔和卡斯托尔战死后又担任上尉的副官的科罗卡。进攻前由不穿制服的杀手们进行骚扰——没有那么多制服——这些人也至少有二十个，都是在各地游逛、惹事生非、打家劫舍的家伙，这次被收罗来干这桩差事。

有一点无法隐瞒，只得实话实说。头一批杀手出现之后阿格纳尔多近乎疯狂的反应开始了厮杀，从此这场争斗就演变成血腥的杀戮。费利庞·祖列塔率领的一伙杀手穿过农田而来，比同伙们先到，占领了磨坊。纳塔里奥命令卡斯托尔带领四个志愿者——多多·贝罗巴、巴尔比诺、泽·卢伊兹和充当战神尚戈之妻泱桑的黑女人雷苏雷桑——穿过小桥，目的是赶走入侵者，至少阻止他们向居民点进发，不等这几个人到来，阿格纳尔多就抄起枪，朝磨坊奔去。

自从在塞尔希培州惨遭欺辱的那些遥远的日子以来——被逐出马罗因，像头被屠宰的牛一样被捆在拴马桩上，被教训奴隶用的戒尺打得皮开肉绽——阿格纳尔多胸中和嗓子里就一直燃烧着复仇的渴望。要是能朝那个参议员开枪当然更好。既然找不到他，别的大人物们派来执行或建立混帐法律的家伙们只好替他偿还血债了。

逃难时把这支枪带在身边没有派上用场。现在，他一枪击中了一个杀手的胸腔，随后自己连中数弹倒下了。这是这场厮杀的头两个死者。他的妻子莉娅冲过来——不知道是不是想阻拦他——被杀手就近一枪打死，倒在丈夫身上。在女人身后冒出了阿乌雷里奥，只见他手持上尉给他的武器，但

没有来得及射击。

遭到突然袭击，费利庞恼羞成怒，下令猛然进攻，但一度受阻。他们打死打伤有武器的若泽·多斯·桑托斯和让泽还不算，又杀了呼喊着跑过去的万热老太太、手持弹弓作战的南多和迪诺拉的孪生女儿中的一个——无辜的孩子还站立不稳，正伸着小胳膊朝射手笑呢。

匪徒们仅仅未能结果塞尔希培州居民——安布罗希奥和若泽·多斯桑两家人——因为他们离开磨坊准备再次屠杀的时候，卡斯托尔领着几个人包抄过来，打得他们措手不及，落荒而逃。

20

埃杜和杜尔瓦利诺都倒下了，一个断了气，另一个奄奄一息，只剩下土耳其人法都尔孤身一人。现在，手枪里的子弹打完了，腰上的子弹袋空了。他猛地扑到最近的一个敌人身上，这不是别人，正是挖坟坑儿的贝纳亚。只见法都尔用他那两只善于拉架、能把两条壮汉分开的铁钳般的大手紧紧掐住匪徒的脖子，但没有来得及把他憋死；同时被枪手们击中两弹，一颗打在肩膀上，另一颗打在脖子上。他手指松开了，倒下了。但匪徒们没有立刻把他杀死：贝纳亚憋得脸部青紫，喘着粗气命令他们把土耳其巨人捆起来，暂时扔在他们盘据的畜栏里，等战斗结束以后再收拾他。

几分钟的时间里，法都尔故意一动不动，积蓄力量。虽

然肩膀和脖子鲜血直流，但他还是吸足了气，猛地一使劲，把身上捆牛的绳子绷断了。随后，他飞快地从一个匪徒手中夺过手枪，开始射击，把两个家伙送进了地狱。这时，贝纳亚一连朝他身上开了六枪。挖坟坑的贝纳亚失算了，没有能用刀收拾土耳其人。他又气又恼，神经错乱，嚎啕大哭起来。

法都尔·阿博达拉死了。好一个土耳其苏丹，土耳其人法都尔。雇工和脚夫们称呼他法都尔先生。此人是经验丰富的小贩，酒店老板，居民点杰出的公民，以其高超的做爱功夫受到称赞，以其巨人般的力气受到尊重，以其和蔼可亲的态度受到喜爱，以其坦率、真诚的本性受到敬重。很久以前，不正是他颁布了托卡亚格朗德“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的信条吗？

当年，他曾和拉着他的手把他带到这里来的上帝——黎巴嫩天主教仁慈的上帝——达成默契。虽然历尽苦难，他忠实地履行了诺言，不料在死去的时刻却得不到上帝的救助。四周烟雾弥漫，泽济妮娅·多·布蒂娅的形象出现在他浑浊的眼前，正从车厢门口向他挥舞有树枝花纹的头巾呢。他张开嘴，没有说出一句温柔的话语，却发出了一声像西罗卡被他捅破处女膜时那样的喊叫。值得思念的漂亮女人太多了，在把灵魂交到上帝手中、交到黎巴嫩天主教仁慈的上帝手中的时候只想到了这个姑娘。仁慈的上帝？谁愿意相信就相信吧。它不履行达成的协议，是个狡猾的东西，无赖，婊子养的。“混蛋！”咽气之前，他嘟囔了一声。

21

一切都成为过去，法律已经建立，必须严格履行。这时候，关于攻占托卡亚格朗德的故事在大道和山间小路上广泛流传。据报纸报道，这是从夺地械斗结束以来当地发生的最激烈、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无巧不成书，夺地械斗正是从那次令人难忘的大埋伏结束的，地点也正是这里，所以这个居民点称为托卡亚格朗德，即大埋伏。

在腹地，在塞尔希培州的草原上，吟唱诗人们弹着四弦琴，唱起一个个令人胆寒的故事。从他们嘴里，复仇和打斗款款而出；贪婪与坚强相互交织；一方面是怯懦和狠毒，一方面是勇敢和高尚。邪恶压倒了自由。

如果说州府的报界各执一词，褒贬不一，四弦琴大师们的弹唱却完全相反：他们异口同声，一致谴责屠杀，明显地站在托卡亚格朗德人一边。歌声明确地唱出了入侵的原因：对财富的贪婪，对权力的渴望。他们赞颂战败者们的事业，鞭挞当权者的报纸捧出的英雄，说胜利者是一群凶恶残暴的畜牲，粗俗的歌词中流露出无知的下层人的反叛态度。这些歌词或许缺乏文人的雕琢，甚至不合语法，但却传到了帕拉伊巴州和伯南布哥州遥远的村镇。它们像微弱的火光，像摇曳的油灯，照亮托卡亚格朗德阴暗的、鲜为人知的一面。

在民歌里，一些名字遭到诅咒，一些名字备受赞颂。歌手们唱出社会的不公，唱出对虚伪和阴险的义愤，唱出鲜血

与死亡，也唱出美好和欢乐。对建造房屋、种植豆类的忠诚汉子们，他们唱道：

用爱心和信念，
建造了上尉的住宅；
种大豆的土地，
属于万热老太太。

“纳塔里奥上尉记实”一书为研究民间传说的学者阿伦卡尔家族的后裔费洛梅诺·达斯·罗萨斯·阿伦卡尔所著。这位贫穷的作者描述了纳塔里奥的丰功伟绩。此书的记载并非事事真实。然而，他杜撰的故事也都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混血儿的刚强和正直：

勇敢的指挥官，
上尉作战凶猛；
对女人，他是理想的情夫，
对敌人，他是无情的克星。

作者说，被包围期间，上尉的身影在托卡亚格朗德每个角落出没，指挥并亲自作战，一个人打死了无数匪徒。人们以为他死了，他又一连撂倒了几个杀手。剩下最后一颗子弹了，他以准确的枪法向背信弃义的家伙讨还了血债：

一枪击中了头颅，
脑浆迸撒满地。

阿马尔戈萨的四弦琴手杜杜·马蒂亚斯则把他的灵感和首尾韵四行诗献给佩德罗·西加诺和多多·贝罗巴：“两位生命歌手”。他以高超的弹唱天赋描述“手风琴手之王和小鸟的皇帝”应天宫的召唤到了天堂，佩德罗·西加诺立刻：

组织起热闹的舞会，

耶稣和马达莱娜翩翩起舞。

而多多·贝罗巴从弹孔累累的怀里掏出一只食鱼鸟，送给上帝：

为的是安慰圣子的心，

让上帝息怒。

所有的四弦琴手，无一例外，都唱到法都尔，说他是力大无穷的巨人，说他那玩艺儿“比他巨大的手掌还大，但比不上他博大的胸怀”。他们还歌唱科罗卡，称她是“呱呱叫的接生婆，越老越有滋味的妓女，在厮杀中顶两个、甚至三个男子汉。”

桑特安纳集市上的热祖斯·达·马塔是位即席自编自演的歌手，技艺无以伦比。他带着四弦琴在腹地歌唱“外号蒂桑的卡斯托尔·阿布杜因传”，从雷孔卡沃的甘蔗田唱到南方的可可园。他的歌词虽然不尽符合格式，但合辙押韵，活生生地勾画出黑人铁匠的千种风流，无穷轶事。

……有法国人的熏陶，仍是条正直好汉，

女佣和女主人统统喜欢。

占有了她们身上最好的部位，

跳起小步舞、四步舞和烁特舞，

她们个个笑开颜。

诗人以夸张为本，他肯定地说黑人曾“打过伯爵和男爵耳光，让勋爵和修道院院长当了忘八”。唱到在小桥上交火中阵亡时，歌手满怀激情：

枪弹穿过脊背，

倒下黑人英雄。

整个地区，

最好的神汉，
心灵手巧的铁匠蒂桑。
和他同时死去，
他的爱犬“可怜的生灵”。

杜杜·马蒂亚斯还歌唱卡斯托尔之死在各地引起的反响：

到处哭声震天，
法国宫廷和巴伊亚泪水涟涟。
因为机灵的铁匠，
对白皮肤和黑皮肤的女人同样喜欢。
她们个个心满意足，
为消除寂寞，把肉体奉献。

歌词还唱到，黑人卡斯托尔临终的时刻，闪电照亮宇宙，雷声震耳欲聋。好一个卡斯托尔·阿布杜因·达·阿顺桑，跟男爵夫人和女佣上床睡觉的黑檀木王子，为毛驴钉掌的铁匠，用洋铁皮打造手饰的艺师，战神尚戈的儿子，一半属于狩猎神奥舒西，另一半属于主神奥沙拉。他还是司水女神奥顺的情夫，大海女神耶曼娅的心上人。在雷鸣闪电中，在枪声大作的雷鸣闪电中，黑人蒂桑升了天，他的狗“可怜的生灵”也升了天。谁也不知道这条狗从何而来：魔鬼埃舒送来的礼物，没有别的解释。

蒂桑和爱犬化作一道火光升天了。至今，黑女人、白女人、混血女人们，包括那些名门贵妇，都能在月亮的光晕或满天的繁星中看到他们在圣托阿马罗的甘蔗田和科布拉斯河一带上空巡行。

22

州府的报纸进行了虽然不见血肉横飞、但堪称气势汹汹的激烈论战，这场论战因为其参加者都是杰出的天才、报界的雄鹰而载入巴伊亚新闻史册。

在反对派唯一的一份报纸上，满怀激情的作者们撰写文章、评论，大声疾呼，把愤怒、羞耻和鲜血一古脑儿倾倒在当权者的头上，说本州南方又回到了残酷的罪犯横行、牛鬼蛇神肆虐、土匪无法无天的可耻时代。政府的三份报纸则同样怒气冲冲地反驳说，这只不过是在匪徒、认罪的被告和警察局逃犯们盘据的最后巢穴强行建立法律和秩序，只不过是为清除一个可耻的野蛮时代的最后残余而进行的、最普通不过的例行战斗。

23

尽管急不可耐而又轻浮的上司们一再催促，奥里热内斯军曹直到空场上的十字架和大棚那边零星的枪声停息下来——这表明顽固的抵抗者们非死即伤，全部丧失了战斗力——又等了半个多小时才下达命令。

损失惨重，所以军曹格外小心。他没有料到有这么多士

兵和杀手伤亡。八名列兵只剩下三个：五个倒下了，奇科·隆科略还不计算在内。十五个杀手——他没有仔细数，但估计不会错——把灵魂交到上帝或者魔鬼手中。托卡亚格朗德的人们有几个是头一次拿起武器，可人人像职业杀手，哪一个也没有白死。这里边有什么鬼名堂，军曹不明白，但他是干这一行的，当年也是个杀手，所以敬重他们的伟绩。幸好纳塔里奥·达·丰塞卡已死。没有他在，其余的人就不在话下了。

奥里热内斯看着老式怀表，整整半小时鸦雀无声。现在，他命令虽然死伤惨重但仍然人数可观的队伍向大棚进发：慢慢走，小心，子弹上膛。对付疯子，不论他在什么地方，多么严加注意也不过份。

要是跟什么人打了赌，这回他赢了。士兵们接近十字架的时候，突然从夜色中冒出个奇怪的人影。只见他一只手高举着像一面战旗似的东西不停地摇动，另一只手用一把老掉牙的手枪射击：子弹胡乱打来，更加危险。

军曹立刻命令开火，士兵们击倒了孤立无援的狙击手，战旗旋转着落在十字架脚下。所谓战旗，只不过是雷扎多舞会红蓝两色的旗帜。挥舞旗帜、用破手枪射击的不是别人，正是莱奥卡迪娅太太。她没有跟着亲人们撤离，不愿意躲到别处等着以后再回来看落了个什么结果，而是冒着生命危险留在了托卡亚格朗德。这位八十岁的老人穿上孙女亚拉卡蒂在神奇国王节那天扮演神女小姐时用过的衣服，拿起红蓝两色旗帜和手枪来到了空场。雷扎多舞会的旗帜和倍受尊敬的埃斯坦希亚老人那弹孔累累的尸体留在了空场上。“老废物！”军曹嘟囔了一句。

打手们继续前进，占领了大棚。这时，巴伊亚州军警、伊塔布纳警察所长奥里热内斯·布里托才放了心，认为战争已经结束，开始把下属组成仪仗队，以应有的礼仪欢迎衣冠楚楚的市政当局要人，他们还在下蛤蟆街等着呢。只有在胜利仪式之后，军曹才肯让他部下随意抢劫，欢庆一番。

24

团圞的明月挂在中天，照着被摧残的土地，照着被惨杀的小河，照着四处游荡的死神。半夜时分，雅辛塔·科罗卡和纳塔里奥·达·丰塞卡埋伏在上尉住宅外场院的栓皮栎树下边，前者手持连发步枪，后者握一把德国造手枪。他们正尽情享受这美丽的景色。山丘下面，沉睡着被士兵和杀手们占领了的托卡亚格朗德。

"要说最开心的事，"科罗卡说，"什么也比不上接生。看着肉墩墩的小家伙从女人肚子里出来。在我手里动弹，好一个小活物！我简直想哭。头一次接生我就哭了一场。"

上尉嘴唇上露出一丝笑容：

"你接生的孩子可不少。变成个人人敬重的太太了。"

"在这地方，我们都变了，都成长了。纳塔里奥，你也一样，不是当年那个保镖了。"

"可能吧。"

一阵短暂的沉默。夏天的夜晚，小风从河边徐徐吹来，

吹得人心旷神怡。空中弥漫着茉莉花香。科罗卡的声音里带着热情，带着微风：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那么喜欢另一个人，我是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人像贝尔纳尔达喜欢你一样那么喜欢一个男人。”她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说，“我觉得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爱情。这我知道，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就知道了。他叫奥拉沃，捅破了我的处女膜。可惜他胸部虚弱，后来吐血死了。想起来好像是今天的事呢。”

马蹄声传来，要人们从下蛤蟆街出动了。妓女们早已逃跑，只剩下在阿拉瓜斯州跟家里人学会了射击的保丽尼娅·玛利斯卡守护着妓院区。士兵和杀手们消灭了她以后在这里扎营，市长、法官、检察官等一群威风凛凛的大人物就躲在木板房里等待胜利进入托卡亚格朗德的时刻。

月光下，一群人出现了。看到这帮骑手，人们不禁拍手叫好：个个肥头大耳，身强力壮，衣着考究，精神抖擞：他们带来了法律，要在这里执行。雅辛塔·科罗卡把手枪支在树杈上。纳塔里奥·达·丰塞卡说：

“住在这里真不错，太漂亮了！”

“哪儿也比不上。”科罗卡立刻同意。

那一群人里，众星捧月，在市长和天仙般的卢德米拉·葛利高里沃芙娜中间，一头威武的母驴上是当地的政治领袖、铁腕人物、身材高大的小博阿文图拉·安德拉德学士。在众人簇拥下，文图里尼亚笑容满面。

纳塔里奥瞄准了文图里尼亚的前额。二十多年里，他弹无虚发。请原谅，上校。

25

伊里索波利斯市的历史刚刚讲了个开头，就此打住。当时它还称为托卡亚格朗德。并且我们只叙述了其阴暗的一面。后来发生的事情——进步、解放、易名、升格为乡和市、建起教堂、别墅、豪华住宅、铺上英国式石子路、有了市长、教区长、检察官和法官、出现了广场、监狱和百货商店以及俱乐部和文学会，总之，其光明的一面——无须再讲，说起来也味同嚼蜡。好，再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大埋伏
作者＝（巴西）若热·亚马多著孙成敖　　范维信译责任编辑：刘存沛
页数＝６５９
ＳＳ号＝１０３３９２６７
出版日期＝１９９１年１０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目录

法令到达托卡亚格朗德，美好城市的历史夭折在襁褓之中。